俞理明 著

# 《太平經》正讀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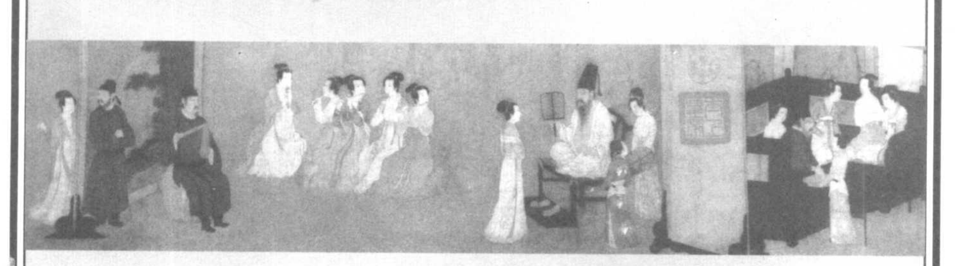


四川大學『211工程』項目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

# 《太平經》正讀

俞理明／著



巴蜀書社

2001·成都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太平經》正讀/俞理明著，—成都；巴蜀書社，2001.4
ISBN 7－80659－222－9
Ⅰ.太… Ⅱ.俞… Ⅲ.太平經—校勘 Ⅳ.B95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1）第 19229 號

策劃組稿：陳大利　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太平經》正讀**　　俞理明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编室電話(028)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6662019
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9.625　字數 475 千
2001 年 4 月第一版　2001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5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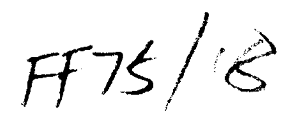
ISBN 7－8059－222－9/B·28　定價：42.00 圓

# 序

《後漢書·襄楷傳》記載，東漢順帝時琅琊人宫崇將題爲《太平清領書》的一百七十卷"神書"獻給順帝。據唐李賢注，所謂《太平清領書》就是道門中流傳的《太平經》。現存明《正統道藏》"太平部"即收入此經，全書已殘缺不全，僅存五十七卷。1930年，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最早考定《道藏》本《太平經》即東漢時出世的《太平清領書》。自此以後，有關《太平經》的諸種問題迭有研究，或考訂《太平經》的作者和成書年代，或整理校勘《太平經》的經文，或探討《太平經》的思想及其性質，或考察此經與太平道、五斗米道、上清派和佛教的關係，等等。這些研究表明，一方面我們對《太平經》及其中所反映的宗教和社會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學者們對《太平經》還有不少分歧意見，關於此經的許多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太平經》實有繼續深究的必要。

拙見以爲，凡治《太平經》，無論從什麽角度入手，都必須搞清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此經的成書問題，二是此經的文本問題。這兩個方面互有關聯。

關於《太平經》的成書，《後漢書·襄楷傳》、《神仙傳》、《太平經復文序》、《猶龍傳》、《混元聖紀》、《老君説一百八十戒序》、《甄正論》等史籍、道書、釋典的説法並不一致。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曾據這些資料考證《太平經》的淵源和傳授，共整理出歷史上



的四種説法。無論是《太平經》的作者、成書年代還是流傳地域,這些説法都有歧異之處。這正表明,一百七十卷《太平經》絶不是一時一地一人所作,就其内容的龐雜、卷帙的浩繁來看,也不像是某一個人的著作,可能是當時秘密流傳的早期道教中很多人的著作,經過逐步積累,最後匯編而成的。由於《太平經》來源較廣,或因流傳地域和時代不同,傳聞各異。後人據不同的傳説而筆之於書,遂産生了不同的説法。所謂《太平經》始於周朝的説法,當與老子化胡説有關,這完全是後來的道教徒爲了與佛教抗衡而憑空臆造出來的,毫無事實根據。至於《太平經》起源於西漢末年的説法,雖亦不可信,但説明《太平經》或許與漢成帝時甘忠可的《包元太平經》有一定的關係。總之,《太平經》一百七十卷是逐步完成的。對《太平經》内容的衆多研究也顯示,《太平經》的思想源出多端,其中有墨家、神仙家、陰陽五行家、讖緯、道家、儒家等各種思想成份。書裏的許多觀點也不無矛盾之處,如其中既有維護封建統階級利益的思想,也有反映農民群衆願望的烏托邦思想。這説明,《太平經》確非一人一時之作。

關於《太平經》的文本,首當注意的是它的古今版本,次則應着力於對其語言文字的校釋。這兩個方面亦有關聯。《太平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分部,每部十七卷,故而或稱《甲乙經》。據《抱朴子·内篇·遐覽》著録,至遲在晉代即已出現《太平經》的異本,一種即通行本一百七十卷,另一種爲五十卷。南朝還流傳一個一百四十四卷的本子,名爲《太平洞極之經》。明《正統道藏》所收《太平經》存五十七卷,缺甲、乙、辛、壬、癸五部及其他幾部中若干卷,系一百七十卷本的一個殘本。其亡佚部分,尚可從唐人閭丘方遠節録之《太平經鈔》中見其大略。不過甲部之鈔事實上並

非抄自《太平經》,而《太平經鈔》癸部的内容却抄自《太平經》的甲部。故癸部實缺,其内容篇目僅見於敦煌本《太平經目録》。今人王明先生根據《太平經鈔》及其他二十七種引書校補,編成《太平經合校》一書,大體上恢復了原《太平經》的面貌。不過,正如王明先生所考證,《太平經鈔》甲部的内容事實上抄自《靈書紫文》等上清經,可知《太平經》可能後來經過南朝上清派道士的重新整理和編輯,今本已非東漢流傳的一百七十卷本《太平經》之舊,而與唐人所見的上清派傳本差異不大。總之,對於今本《太平經》,我們一方面應認識到它包含了來自不同時期的多層次内容,必須在辨識和考訂的基礎上纔能將其作爲史料加以運用;另一方面從其語言文字、思想内容、名物制度等因素來看,除了後來竄入或僞補的少部分内容,今本《太平經》大體上還保持着漢代道書的本來面目。它是研究東漢晚期甚而上至西漢時期中國宗教史和思想史的重要資料,許多地方都可補傳統史書之闕。不過,《太平經》作爲早期道書雖則重要,要研究利用它並不容易,因爲其中存在不少語言文字障礙。一則《太平經》出於早期民間道流之手,又多用對話體或問答體寫成,包含了不少具有漢代特徵的口語,其中有些很難索解其義。二則在長期傳抄和刊刻的過程中,《太平經》的文字頗多奪衍訛誤,造成有些文句上下扞格不通,煞是費解。三則是《太平經》中有一些特殊的名物典故或宗教用語,不加以訓釋則難以理解經文。正由於這些原因,對《太平經》的文本作校釋就顯得格外重要。在這方面,前人王明先生編了《太平經合校》一書,開篳路藍縷之功,其後又有楊寄林《太平經釋讀》、羅熾等《太平經注譯》、龍晦等《太平經全譯》等成果面世,解決了該書中的不少語言文字問題。現在俞理明同志又貢獻出《太平經正讀》一書,無疑爲我們掃除《太平

經》的語言文字障礙又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俞理明同志潛心研究釋道典籍語言已歷有年數,近幾年專治《太平經》,用力甚勤。《太平經正讀》一書,匯集了他研讀《太平經》語言文字的絶大部分成果。是書不僅對《太平經》經文作了重新編排,以恢復漢代道書之舊貌,且着意於經文語言文字的校釋,廣泛吸收前賢時人之説,又屢有自我發明之處,洵爲學人們研討《太平經》的較好讀本。而且,是書也必將有裨於早期道教與漢代社會文化的研究,足爲該領域的研究者所取資。

是爲序。

卿希泰

2000年12月於四川大學芙蓉樓

# 序

道教是中國本土産生的宗教,具有中國特色。兩千年來,道教對中國人民的思想生活和社會政治都産生過重大影響,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大量典籍傳世,值得好好研究。

道教形成於東漢末年,思想上以黄老爲基礎,包含儒、墨、陰陽、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古代的巫術、秦漢時期的方術也被它納入自己的體系。神仙方士宣傳不死之藥可以延壽長生,投合上層貴族要求長期享樂的欲望,得到他們的支持;用符水治病,驅鬼去邪,不用醫藥,則爲下層勞苦大衆所歡迎,漢末黄巾起義就是利用了道教的組織形式。早期道教還没有統一的理論和組織,漢末張道陵創五斗米道於蜀,教主爲天師,又稱天師道,信徒崇奉《老子五千文》,而中原地區的太平道,崇奉《太平經》。經晉宋葛洪、陸修静、陶弘景等人整理和發展,包括哲理、神譜、組織、齋醮儀式、符籙禁咒、服食修煉等一套完整的道教體系正式形成。與此同時,道教典籍也越來越豐富了。明代道士白雲霽編《道藏目録詳注》,收道經五千四百八十六卷,按傳統分爲洞真、洞玄、洞神、太玄、太平、太清、正一七部,成爲道教文化的豐富寶庫。

《太平經》又叫《太平清領書》,是初期道教的代表性經典之一,成書於東漢安帝、順帝時期,爲於吉、宫崇等人的集體創作。書中講陰陽五行、神仙鬼物、符籙禁咒,又講政治倫理、忠孝仁德、周急

救窮,内容龐雜,觀點非一。《後漢書·襄楷傳》説它"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道藏目録詳注》説它"内則治身長生,外則治國太平"(卷四),是符合實際的。在我們看來,它的龐雜内容恰恰爲研究東漢道教思想,探索漢代哲學、社會意識、風俗習慣和語言特點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是很有價值的。

《太平經》原書一百七十卷,幾經流失,今僅存明正統《道藏》本六十七卷;其中一至十卷爲唐末道士閭丘方遠所録《太平經鈔》,本經僅存五十七卷,而且其中各卷多有殘缺。本世紀五十年代,王明教授廣泛搜集、利用有關文獻資料,采取校、補、附、存四種體例,編成《太平經合校》,大體恢復了全書的原有輪廓,爲《太平經》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儘管如此,書中大量語言文字上的疑難問題並未解決,不少地方仍難讀通,《太平經》的研究遠没有完成。四川大學中文系俞理明同志經多年努力,撰成《太平經正讀》,行將付梓。我有機會閲讀書稿,覺得理明的確下了苦功,成績斐然。主要有以下六個方面:

1)調整全書編排,使《正讀》更接近於《太平經》原貌。其做法是,本經仍存的依本經,本經已缺的依《太平經鈔》,本經和《太平經鈔》都缺的依《敦煌目録》列出篇目,分部和各篇標題參用《敦煌目録》補充調整。

2)補正文字脱誤。如"萬物半傷"注:"半,當作中。"(卷三十五)"次皇後後宫之象"注:"之象,疑當作象之。"(卷二十二)"於其口口成文"注:"擬補:校聚。"(卷五十一)異文通假也一一指明,如"以浮華傳學"注:"學,同斅。"(卷三十七)"勤能壹言"注:"勤,通僅。"(卷四十)

3)注釋詞語。《太平經》比較接近當時口語,有的現在很難懂。

如“説一負,知四負之説”(卷三十七),“負”有“角”義;“今見天師説,積喜且駭”(卷四十)“積”有“非常”義;“一州有億户,有億井”(卷四十五),“億”指一百萬,是漢代特有的用法。複音詞的應用更顯複雜。有的詞素不同今語,如“欲樂”(卷三十六)“樂欲”(卷五十一)作“想要”講,“格法”(卷五十五)作“常法”講,“端首”(卷三十六)作“頭緒”講,“密達”(卷五十)作“深入細致”講;有的與今語形同義異,如“感動”(卷二十九)作“感應”講,“分别”(卷四十四)作“分析”講,“合同”(卷四十三)作“會集”講,“逃亡”(卷三十五)作“隱匿”講,“七正”(卷八十八)、“七政”(卷三十五)指人的耳目鼻口;有的詞序不同今語,如“何壹”(卷三十六)今語祇作“壹何”(多麽),“似類”(卷四十六)今語祇作“類似”(大致相像);有的詞素用字不同今語,如“根柄”(卷十一)今作“根本”(事物的基礎)。

4)分析語法。有關於句序的,如“令人愛之,不能樂禁”注:“不能樂禁,樂不能禁,喜得不能自禁。”(卷三十三)有關於句型的,如“‘王治且太平,人當貞邪不?’‘當貞。’”注:“‘當貞邪不’,反復問句,‘不’用在句末表示句中的否定項。”(卷三十五)《合校》作“當貞邪不當貞”中間未斷開,忽略了這是兩人的對話。有指明省略的,如“今唯天師,當云何乎?”注:“唯天師,是一省略説法,意同‘唯天師開示’。”(卷三十五)有指明使動或意動用法的,如“父母不當隨衣食之也”注:“衣食,名詞使動用法,使穿衣飲食,供給穿衣飲食。”(卷三十五)“不惜難之也”注:“難,意動用法,以爲難。”(卷三十七)

5)指明音韻特點。《太平經》是散文作品,但也有押韻的部分,《正讀》指明其韻字和所屬韻部,爲研究漢代語音史提供了實際史料。如《師策文》注:“此十三句,每句七言,句句押韻,韻字爲止、使、理、右、紀、久、已、給、市、母、始、士,都是之部字。”(卷三十八)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注:"各七言句爲韻文,押韻的字是:通、同、封、眸、弘、聾、童、通、上、重、凶,其中眸屬幽部,上屬陽部,其餘字屬東部。"(卷五十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通過《太平經》押韵的特點,並參《敦煌目録》指出《太平經鈔》癸部第二段原標題"以自防却不祥法"中"以自防"三字實爲上段之末"以拘奸乎以自防"的後半句,糾正了由前人誤抄形成的錯誤。

6)糾正標點錯誤。《合校》本句讀不當之處頗多,或當斷不斷,或不當斷而斷,《正讀》一一糾正之。如《合校》"'不敢不冒過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卷三十七)其中"道之"下語意未盡,不應爲句號;"意"下應爲一句,"何等也"乃師言,當屬下,"平""言"爲兩事,應斷開。《正讀》改作"'不敢不冒過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 平,言。'"是正確的。《合校》"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卷五十)意思頗爲含混,《正讀》改爲"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就詞順意通了。

以上六項總計數千事,縱不能説書中語文問題已全部解決,但是《正讀》將《太平經》研究提高了一大步則是實實在在的事實。從事古書的整理、注釋和研究,既要有相當深厚的學力,又要有甘於寂寞的耐心,不是容易的事。理明潛心學問,工作勤奮,深通漢語史,撰著甚豐,於佛、道文化亦有研究,所著《佛經文獻語言》頗受學界稱道;《正讀》出版後,相信讀者一定也會歡迎的。我在這裏預祝它成功,並寫了上面一些話,算是序言。

向　熹

一九九九年國慶

# 例 言

《太平經》原書一百七十卷,按天干分成十部,每部各十七卷,是研究漢代道教和漢代哲學、歷史、語言、風俗等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文獻。由於各種原因,本經僅存明《正統道藏》一個版本,内有六十七卷,其中卷一至卷十爲《太平經鈔》(省稱《鈔》),實際殘存《太平經》五十七卷,分屬丙丁戊己庚五部,各部並有殘缺;其餘甲乙辛壬癸五部,正文全佚。另外,在敦煌文獻斯四二二六《太平部》卷二中發現了《太平經目録》(也稱《敦煌目録》),幾乎全部保存了本經三百六十六篇的篇目和各篇所屬的卷次分部,與《太平經》本經和《鈔》中的内容、篇目大致吻合。據王明先生研究,《鈔》爲唐末道士閭丘方遠所録,每部一卷,共十卷,其中甲部一卷抄自《靈書紫文》,不是本經的内容;而根據《敦煌目録》,《鈔》癸部的篇目不同於《敦煌目録》癸部篇目,而與《敦煌目録》甲部篇目相同,且其内容也與其他文獻所引的甲部部分内容相合,所以可以斷定《鈔》癸部實爲經甲部一至十七卷的内容,而《太平經》癸部内容全佚,連《鈔》中也未有保存,僅《敦煌目録》保存了它的篇目。此外,本經部分内容作爲引文散見於其他的文獻中,可供輯佚。四十年前,王明先生綜合利用有關文獻,廣徵博集,編成《太平經合校》一書,大體恢復了全書的輪廓,爲《太平經》的研究和整理作出了重大貢獻。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又有成果,如楊寄林《太平經釋讀》、羅熾等《太平經注

釋》以及龍晦等《太平經全譯》等等，但是，本經因爲用語帶有很濃的時代性和口頭色彩，並且在長期流傳中缺乏整理，不僅缺佚嚴重，而且文字訛誤甚多，所以至今還有大量的語言文字問題有待於解決。

本書在前賢時哲研究的基礎上，以《太平經》本經爲基礎，本經缺處採用《鈔》補入，參以《敦煌目録》和其他文獻中所保存的異文和佚文，盡量恢復本經原貌，着重解決《太平經》閱讀理解中存在的語言文字方面的障礙，尤其是其中的文字奪衍訛誤。

本項研究的主要工作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以本經爲基礎，結合《鈔》文，參以《敦煌目録》，對全書的編排作了調整，使之在整體上儘可能地接近原貌，其中本經仍存的據本經，本經缺佚的補以《鈔》文，本經和《鈔》都缺的列出《敦煌目録》篇目以供參考；《敦煌目録》前後有後人添加的序跋，其中既引有《太平經》甲部内容，又有一些陳述與《鈔》甲部内容相似，所以附列在後；《鈔》甲部的内容雖經考證已知其非，但考慮到《鈔》的完整性以及它在客觀上的影響，所以和其他誤作《太平經》的佚文一起附在書末；

二，全書的分部和各篇的標題參用《敦煌目録》加以補充和調整，其中《太平經》本文或《鈔》的篇目有缺的，據《敦煌目録》補出，並標括號以示區别；《敦煌目録》篇目與《太平經》本文或《鈔》不同而有參考價值的，則以注文的形式逐一附出；屬《敦煌目録》本身訛誤則不予列出；

三，訂正文字訛誤，因爲字形相似、字迹不清、蟲蛀破損等原因，本經有不少文字訛誤，本書據文意刊正後以“某，當作某”標出；

四，本經中一些文字倒誤互錯的現象，在相應的文字之下以

“某某,當作某某”標出;

五,説明通假和異寫。對本經中出現的通假字,以“某,通某”標出;古今字和異體字以“某,同某”標出;對於一些與本字或正字有音形相近關係,按一般界定雖可視爲通假而未見於其他文獻的不規範用字,爲謹慎起見,仍以“某,當作某”標出;

六,試補空缺文字。本經中多處因文字損壞而留下的空白,以“擬補:某某”補出;有些地方據上下文明顯地有大段的脱缺,但原文並未標出,也據文意試作修補;

七,説明脱略和衍贅。由於本經的口語特點,話語之中既有個别詞語的跳躍省缺,又有重言贅語,這是直録口語所難免的,本不在文字辨正的工作範圍之内。但是這類現象和流傳轉寫中的脱文衍文交相混雜,不易分辨,對這類現象,凡不注明脱略無法讀通的語句,以“此脱略:某某”或“某,當作某某”標出;對一些不删衍字不能讀通的語句,以“某,疑衍”標出;

八,本書對異文都作了處理,其中可補正文缺失爲各家採摭的,逕作各家之説;而對屬於通用字、古今字、異體字、訛誤文字以及字面不同意義相同的異文,以正文爲準,不存異文,而對於意義不同的異文,因取捨在兩可之間,所以酌情保留,以備參考,以“某,某書作某”標出;

九,本經的佚文,可歸附到相應篇章的,附於相應的段落之後,不能歸附的總爲一部附在正文之後;舊説爲本經文字,而已確認爲非的,附在本書之末;

十,本經行文淺白,但在詞彙、語法和修辭方面也有不少一般文言或古白話文獻中罕有的用例,本書通過注釋對這類問題作必要的説明;

十一，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對本經中的標點逐一作了推敲審訂；

十二，各家之説，我們認爲正確的，逕引其説。各家未及之處或各家説法中我們不同意的，則另立己説，但不作專門説明，個别地方保存了一些不同説法以備參考。

十三，本書後附參考文獻，主要是與本書的語言文字研究整理關係比較密切的部分文獻，其中也包括了部分作者在本書整理過程中先期發表的文章。

# 《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叢書》編委會

# 目 錄

序 …… 卿希泰(1)
序 …… 向熹(1)
例 言 …… (1)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一)正讀 …… (1)
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行是與非法(第一) …… (1)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二)正讀 …… (4)
却不祥法(第二) …… (4)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三)正讀 …… (6)
盛身却灾法(第三) …… (6)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四)正讀 …… (8)
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第四) …… (8)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五)正讀 …… (9)
通神度世厄法(第五) …… (9)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六)正讀 …… (10)
賢不肖自知法(第六) …… (10)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七)正讀 …… (11)
(利尊上延命法第七) …… (11)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八)正讀 …… (12)
(脩古文法第八) …… (12)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九)正讀 ……………………………… ( 13 )
王者無憂法(第九) …………………………………………… ( 13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正讀 ……………………………… ( 14 )
還神邪自消法(第十) ………………………………………… ( 14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一)正讀 …………………………… ( 15 )
和合陰陽(第十一) …………………………………………… ( 15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二)正讀 …………………………… ( 16 )
令人壽治平法(第十二) ……………………………………… ( 16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三)正讀 …………………………… ( 17 )
七事解迷法(第十三) ………………………………………… ( 17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四)正讀 …………………………… ( 18 )
救四知優劣法(第十四) ……………………………………… ( 18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六)正讀 …………………………… ( 19 )
是神去留效道法(第十六) …………………………………… ( 19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七)正讀 …………………………… ( 20 )
救迷輔帝王法(第十七) ……………………………………… ( 20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十八)正讀 ………………………………… ( 21 )
合陰陽順道法(第十八) ……………………………………… ( 21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十九)正讀 ………………………………… ( 22 )
録身正神令人自知法(第十九) ……………………………… ( 22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一)正讀 ……………………………… ( 23 )
脩一却邪(第二十一) ………………………………………… ( 23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二)正讀 ……………………………… ( 24 )
(以樂却災灾法第二十二) …………………………………… ( 24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三至二十六)正讀 …………………… ( 26 )

調神靈法 ………………………………………………（26）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七）正讀 ………………………（27）
（守一明之法第二十七） ……………………………（27）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九）正讀 ………………………（28）
（行道有優劣法第二十九） …………………………（28）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正讀 …………………………（29）
名爲神訣書（第三十） ………………………………（29）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一）正讀 ………………………（30）
和三氣興帝王法（第三十一） ………………………（30）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二）正讀 ………………………（32）
安樂王者法（第三十二） ……………………………（32）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三）正讀 ………………………（34）
懸象還神法（第三十三） ……………………………（34）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四）正讀 ………………………（36）
解承負訣（第四十） …………………………………（36）
（闕題） ………………………………………………（38）
（闕題） ………………………………………………（39）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五正讀 ………………………………（41）
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 …………………………………（41）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47）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48）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六正讀 ………………………………（51）
守三實法第四十四 ……………………………………（51）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53）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55）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七正讀 …………………………… ( 60 )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 ( 60 )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 ( 62 )
太平經鈔丙部(補卷三十八)正讀 ………………… ( 66 )
師策文(第四十九) ………………………………… ( 66 )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九正讀 ………………………… ( 67 )
解師策書訣第五十 ………………………………… ( 67 )
真券訣第五十一 …………………………………… ( 72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正讀 …………………………… ( 73 )
努力爲善法第五十二 ……………………………… ( 73 )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 ( 75 )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 ( 77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一正讀 ………………………… ( 80 )
件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 …………………………… ( 80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二正讀 ………………………… ( 84 )
九天消先王災法第五十六 ………………………… ( 84 )
驗道真僞訣第五十七 ……………………………… ( 86 )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 ( 87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三正讀 ………………………… ( 91 )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 ( 91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四正讀 ………………………… ( 95 )
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 ( 95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五正讀 ………………………… ( 101 )
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 ( 101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六正讀 ………………………… ( 111 )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111）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七正讀 …………………………（115）
上善臣子弟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第六十三 …………（115）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123）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八正讀 …………………………（126）
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 …………………………（126）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九正讀 …………………………（135）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135）
太平經丙部卷五十正讀 …………………………（144）
去邪文飛明古訣第六十七 …………………………（144）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146）
丹明耀禦邪訣第六十九 …………………………（147）
草木方訣第七十 …………………………（147）
生物方訣第七十一 …………………………（148）
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149）
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151）
灸刺訣第七十四 …………………………（152）
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153）
葬宅訣第七十六 …………………………（154）
諸樂古文是非訣第七十七 …………………………（155）
太平經丙部卷五十一正讀 …………………………（158）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158）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二)正讀 …………………………（163）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第七十九) …………………（163）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三正讀 …………………………（165）

分別四治法第七十九 …………………………… (165)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四正讀 …………………………… (170)
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 (170)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五正讀 …………………………… (174)
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 (174)
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 (174)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六)正讀 …………………………… (177)
(與神約束訣第八十四) …………………………… (177)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七)正讀 …………………………… (178)
(曆術分別吉凶決第八十八) …………………………… (178)
(禁酒法第八十九) …………………………… (179)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八)正讀 …………………………… (181)
(上下失治法第九十) …………………………… (181)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九)正讀 …………………………… (183)
(陰陽施法第九十一) …………………………… (183)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正讀 …………………………… (184)
(觀物知道德決第九十二) …………………………… (184)
(書用丹青決第九十四) …………………………… (185)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一)正讀 …………………………… (186)
(天子皇后政決第九十五) …………………………… (186)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二)正讀 …………………………… (187)
(解天罷九人決第九十六) …………………………… (187)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三)正讀 …………………………… (189)
(分別九人決第九十七) …………………………… (189)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四)正讀 …………………………… (191)

(求壽除災決第九十八) …………………………… (191)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五正讀 …………………………… (192)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 (192)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 (195)
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 …………………………… (196)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六正讀 …………………………… (199)
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 …………………………… (199)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七正讀 …………………………… (204)
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 (204)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八正讀 …………………………… (217)
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 (217)
太平經戊部卷六十九正讀 …………………………… (219)
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 (219)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正讀 …………………………… (229)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 (229)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一正讀 …………………………… (232)
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 (232)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文第一百八 …………………………… (234)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二正讀 …………………………… (238)
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 (238)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 (241)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 (244)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三)正讀 …………………………… (246)
(闕題) …………………………… (246)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四)正讀 …………………………… (247)

(善惡閒圖決第一百十五) ……………………………… (247)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五)正讀 …………………………… (249)
(圖畫正根決第一百十六) ……………………………… (249)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七)正讀 …………………………… (250)
(使四時神吏注法第一百十八) ………………………… (250)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八)正讀 …………………………… (251)
(入室存思圖決第一百十九) …………………………… (251)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九)正讀 …………………………… (253)
(神吏尊卑決第一百二十) ……………………………… (253)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正讀 ……………………………… (254)
(占中不中決第一百二十一) …………………………… (254)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一)正讀 …………………………… (255)
(得道長存篇第一百二十二) …………………………… (255)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二)正讀 …………………………… (257)
(自知得失決第一百二十三) …………………………… (257)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三)正讀 …………………………… (258)
(經學本末決第一百二十四) …………………………… (258)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四至八十五)正讀 ………………… (260)
(闕題) ……………………………………………………… (260)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六正讀 …………………………………… (262)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一百二十七 ………………………… (262)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八十七)正讀 …………………………… (275)
(長存符圖第一百二十八) ……………………………… (275)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八正讀 …………………………………… (276)
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 (276)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九正讀 …………………………（281）
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281）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正讀 …………………………（283）
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283）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一正讀 …………………………（289）
拘校三古文法第百三十二 …………………………（289）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二正讀 …………………………（300）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300）
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三十四 …………………………（301）
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308）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309）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三正讀 …………………………（312）
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 …………………………（312）
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三十八 …………………………（314）
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316）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323）
效言不效行致災訣第一百四十一 …………………………（325）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九十四)正讀 …………………………（327）
(五壽以下被承賓災決第一百四十三) …………………………（327）
(壽命奇不望報陰祐人第一百四十四) …………………………（327）
(自受自奴決第一百四十五) …………………………（328）
(腸決第一百四十六) …………………………（329）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九十五)正讀 …………………………（331）
(各用單言孤辭決第一百四十七) …………………………（331）
(歎上禁三道文致亂決第一百四十八) …………………………（331）

(上書十歸之神真命所屬決第一百四十九) …………（332）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六正讀 …………（334）
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334）
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337）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第二百五十三 …………（347）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七正讀 …………（351）
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十四 …………（351）
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355）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八正讀 …………（358）
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358）
爲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360）
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363）
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365）
包天裹地守氣不絶訣第一百六十 …………（365）
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367）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九正讀 …………（369）
乘雲駕龍圖第一百六十二 …………（369）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正讀 …………（370）
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 …………（370）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一正讀 …………（371）
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 …………（371）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二正讀 …………（372）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372）
位次傳文閉絶即病訣第一百六十六 …………（374）
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375）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三正讀 …………………………（376）
虚无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誡第一百六十八 ……………（376）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四正讀 …………………………（379）
興上除害複文第一百六十九 ………………………（379）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五正讀 …………………………（379）
令尊者無憂複文第一百七十 ………………………（379）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六正讀 …………………………（380）
德行吉昌複文第一百七十一 ………………………（380）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七正讀 …………………………（380）
神祐複文第一百七十二 ……………………………（380）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八正讀 …………………………（381）
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381）
瑞議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382）
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383）
災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 ……………………（383）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九正讀 …………………………（385）
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385）
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387）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正讀 …………………………（389）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第一百七十九 ………………（409）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一正讀 ………………………（403）
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403）
有德人祿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405）
善仁人自貴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407）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412）

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十四 …………………… (414)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二正讀 …………………………… (417)
貪財色災及胞中誡第一百八十五 ……………………… (417)
七十二色死尸誡第一百八十六 ………………………… (419)
寫書不用徒自苦誡第一百八十七 ……………………… (422)
有過死謫作河梁誡第一百八十八 ……………………… (425)
衣履欲好誡第一百八十九 ……………………………… (429)
不忘誡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 (430)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三正讀 …………………………… (433)
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 (433)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四正讀 …………………………… (436)
(孝行神所敬)訣第一百九十二 ………………………… (436)
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 (438)
不孝不可久生誡第一百九十四 ………………………… (440)
見誡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 (442)
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 (445)
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 (448)
有功天君勑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 (450)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 (453)
大壽誡第二百 …………………………………………… (455)
病歸天有費訣第二百一 ………………………………… (458)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誡第二百二 ……………………… (460)
爲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 (463)
太平經鈔庚部(補卷一百十五)正讀 ………………… (465)
(神書青下丹目決第二百四) ………………………… (465)

(苦樂斷刑罰決第二百五) …………………………（465）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六正讀 ……………………（469）
(音聲儛曲吉凶第二百六) ………………………（469）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七正讀 ……………………（480）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480）
天咎四人辱道誡第二百八 ………………………（481）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八正讀 ……………………（491）
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491）
燒下田草訣二百一十 ……………………………（492）
天神考過拘校三合訣第二百一十一 ……………（493）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九正讀 ……………………（495）
三者爲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十二 …………（495）
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499）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正讀 ……………（502）
(不食長生法第二百十四) ………………………（502）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一)正讀 …………（504）
(占相乃不能救決第二百十五) …………………（504）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二)正讀 …………（506）
(閉藏出用文決第二百十六) ……………………（506）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三)正讀 …………（507）
(三道集炁出文男女誦行決第二百十七) ………（507）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四)正讀 …………（508）
(人腹各有天子文歸赤漢決第二百十八) ………（508）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五)正讀 …………（509）
(圖畫多夷狄却名神文決第二百十九) …………（509）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六)正讀 …………………… ( 510 )
(九事親屬兄弟決第二百二十) …………………… ( 510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七)正讀 …………………… ( 513 )
(不效言成功第二百二十一) …………………… ( 513 )
(上士善言教人增筭決二百二十二) …………………… ( 514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九)正讀 …………………… ( 515 )
(隨俗接文決第二百二十五) …………………… ( 515 )
(天多災變人過不政第二百二十六) …………………… ( 516 )
(天地復命順事法第二百二十七) …………………… ( 517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正讀 …………………… ( 518 )
(欺有善惡決第二百三十) …………………… ( 518 )
(象文行增筭決第二百三十一) …………………… ( 518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一)正讀 …………………… ( 520 )
(陽盛兵刃消決二百三十四) …………………… ( 520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二)正讀 …………………… ( 521 )
(見神戒第二百三十九) …………………… ( 521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三)正讀 …………………… ( 522 )
(賜貴決第二百四十五) …………………… ( 522 )
(太平炁至大效決第二百四十六) …………………… ( 522 )
(選舉近曆文第二百四十七) …………………… ( 523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四)正讀 …………………… ( 524 )
(官舍衣食千決第二百五十一) …………………… ( 524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五)正讀 …………………… ( 525 )
(斗前後六辰生死決第二百五十三) …………………… ( 525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六)正讀 …………………… ( 526 )

(力學反自然之炁決第二百五十七) …………………… ( 526 )
(時形中神精決第二百五十八) …………………… ( 526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七)正讀 …………………… ( 528 )
(相容止凶法第二百六十二) …………………… ( 528 )
(閉奸不並責平炁象決第二百六十三) …………………… ( 528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八)正讀 …………………… ( 530 )
(禁耶文戒決第二百六十六) …………………… ( 530 )
(誠效稱洞平法第二百六十八) …………………… ( 530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九)正讀 …………………… ( 531 )
(明師證文延帝命法第二百七十) …………………… ( 531 )
(常念相成黄帝議訓決第二百七十二) …………………… ( 531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正讀 …………………… ( 533 )
(陰念爲善得善爲惡戒第二百七十四) …………………… ( 533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一)正讀 …………………… ( 534 )
(天道助窮太平君臣不得相無決第二百七十六) …… ( 534 )
(效請雨止決第二百七十七) …………………… ( 534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二)正讀 …………………… ( 536 )
(五德神人兵馬圖決第二百七十八) …………………… ( 536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三)正讀 …………………… ( 537 )
(上繞不宜有刑決第二百八十二) …………………… ( 537 )
(力學問得封不敢失三事決第二百八十三) ………… ( 537 )
(樂天憂人卷不記字決第二百八十四) …………………… ( 538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四)正讀 …………………… ( 539 )
(文字大急十事不得汙辱決第二百八十六) ………… ( 539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五)正讀 …………………… ( 541 )

（八人能受三道服食決第二百八十八）………………（541）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六）正讀 …………………（542）
（委氣大神聖上明堂文書決第二百九十）……………（542）
（朝天詣見敕第二百九十三）…………………………（543）
（摩僚正儀敕第二百九十四）…………………………（543）
（有惡於人上其姓名敕第二百九十五）………………（544）
（明堂務平書上勿恐迷決第二百九十六）……………（544）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七）正讀 ………………（545）
（明古今文決第二百九十七）…………………………（545）
（古者天卷文未出出文大炁甲子有徵決第二百九十八）
………………………………………………………（545）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八）正讀 ………………（546）
（治天爲三時念道德決第二百九十九）………………（546）
（與天有人王相日不恐決第三百）……………………（546）
（道人爲天師決第三百一）……………………………（547）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九）正讀 ………………（549）
（事關天上三萬六千天戒決第三百二）………………（549）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正讀 …………………（550）
（兩生成一決第三百四）………………………………（550）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一）正讀 ………………（551）
（恩及草木無用他耶法第三百九）……………………（551）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三）正讀 ………………（552）
（守一長存決第三百十五）……………………………（552）
太平經癸部敦煌目録篇目（補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正讀 …
…………………………………………………………（553）

附録一　太平經佚文正讀 ……………………………… (556)
附録二　太平經疑誤文字正讀 ……………………………… (564)
(一)太平經鈔甲部 ……………………………… (564)
(二)《三洞珠囊》卷三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 … (569)
(三)《上清道類事相》卷三《實臺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 ……………………………… (569)
(四)《三洞珠囊》卷九《老子爲帝師品》引《太平部》卷八《老子傳授經戒儀注訣》 ……………………………… (569)
(五)《金鎖流珠》卷十五《五行六紀所生》注引《太平經·内品修真秘訣》……………………………… (570)
(六)《太上説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六引《太平經》……………………………… (570)
附録三　敦煌經卷太平經目録序 ……………………………… (571)
附録四　敦煌經卷太平經目録跋 ……………………………… (574)
附録五　太平經複文序 ……………………………… (576)
附圖一　興上除害複文 ……………………………… (578)
附圖二　令尊者無憂複文 ……………………………… (580)
附圖三　德行吉昌複文 ……………………………… (582)
附圖四　神祐複文 ……………………………… (585)
附圖五　乘雲駕龍圖 ……………………………… (588)
附圖六　東壁圖 ……………………………… (588)
附圖七　西壁圖 ……………………………… (589)
主要參考文獻 ……………………………… (590)
跋 ……………………………… (592)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一）正讀

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去浮華記，都都，總曰大順之道。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然，然後能養育萬物。經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爲經，地以嶽瀆山川爲經。天地失常道，即萬物悉受災。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經緯星辰嶽瀆，育養萬物，故曰大順之道。

## 神人真人聖人賢人自占可可，所行是與非法（第一）《敦煌目録》作：自古盛衰法

古者神人自占是非、得與不得，其事立可觀觀，察，弄清也，不但但，空，徒然闇昧，昭然清白。神道至衆，染習身神，正心意得，無無，通毋藏匿藏匿，隱藏，遺漏。善者出，惡者伏，即自知吉凶之法，如照鏡之式式，方式也。於此之時，賢明自安，時不再來，物不重應，乃得獨盛，洽洽，周遍遠方，故事見見，同現。其應見見，同現，慎無無，通毋拒逆拒逆，拒絶，違背，撰撰，滙集整理以爲寶器，可謂得天地之心意矣。其事時時，及時，合時矣，事皆職職，履行，發揮作用矣，神道來矣，賢者謀矣，吉人到矣，邪者不來矣，清明見見，同現矣，四方悦矣，幽人隱士出矣，得天心矣，得治術矣，邪不發矣，自然達矣，真人來輔矣，天下

善應矣，各以其事來矣，去憒亂矣。此應出腹中，發于胸心，乃若雷電之應證雷電之應證，雷電那樣迅速的反應也。夫瑞應反從胸中來，隨念往來，須臾之間，周流天下。心中所欲，感動皇天，陰陽爲移，言語至誠感天，正此也。念者能致正，亦能致邪，皆從志意生矣。使能動天地，和陰陽，合萬物，入能度身，出能成名，賢不肖皆由斯生。故賢者善御，萬不失一也。

〔《道典論》卷四《妙瑞篇》引《太平經》〕“人君爲善於內，風雨及時於外，故瑞應反從人胸中來。故有可有可，有所欲爲，皆見見，同現瑞應，何有不來者乎？夫至誠乃感皇天，陰陽爲之移動，誰往爲動者乎？”“身形不能往動也。動也者冥，乃心中至誠感天也。”

“人腹中有過，反面赤，何也？”“心者，五藏藏，同臟之主；主即王也，王主執正，有過乃白於天也。”“驚即面青，何也？”“肝者主人，人者憂也，反恎恎，同駭肝膽爲發怒，故上出青也。諸神皆有可有可，有所主，以萬物相應。故令人常自謹良，而順天地，而災不得復起也。”

外學多，內學少，外事日興，內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華。浮者，表也。華者，末也。夫天道遠，入邪中，不能自還。所謂神道書者，本根本根，王校作：精一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明同。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乃居野，其文錯亂，不可常用，時時，有時可記也。守本者，治若神矣；守中者，少少，略微亂而煩矣；守末者昏矣。故賢者守本戒中，不敢從末也。夫能守之不止，方方，王校作六方善來者，無拒逆，撰爲寶器，萬世不復易也。人力自爲善者可厄厄，疑當作危乎？邪辟辟，同僻夷狄却乎？兵革絶乎？杖策絞杖策絞，

杖刑鞭刑絞刑無聲聲，傳聞乎？四方安乎？道路通乎？人君明乎？神策：大人守之動四方，中士爲之令臣良，小人爲之不相傷，其辭約，其法明。占占，察知神文乎可可，通何不行？不能持乎慎無傷，以拘奸乎以自防以上七言句，方、良、傷、行、傷押韻，“以自防”三字原在下篇之首，疑抄經人以句中“乎”爲句末語氣而致誤。

［《敦煌經卷》斯四二二六《太平部》卷二引《太平經》甲部第一］誦讀吾書著之，災害不得復起，此上古聖賢所以候得失之文也。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然則精學之士，務存神道，習用其書，守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一化以三，左无上，右玄老，中太上。太上統和，无上攝陽，玄老總陰：陰合地，陽合天，和均人。人天及地，號爲三才，各有五德，五德倫分，脩事畢，三才後後，當作復一。得一者生，失一者死，能遵上古之道，則到太平之辰。故曰：三老相應，三五炁和，和生生炁，炁行，無死名也。和則溫清調適，調適則日月光明，人功既建，天地順之。故曰：先安中五五，疑當作士，乃選仙士，賢者心賢，必到聖治。

［《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雲笈七籤》卷六四《四輔》引《太平經》甲部］學士習用其書，尋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二）正讀

## 却不祥法（第二）

“却不祥”上原有“以自防”三字，是上篇篇末誤入

順用四時五行，外内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懸象而思守，行順四時氣，和合陰陽，羅網羅網，捕捉，拘制政政，通正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立冬之後到立春，盛行用行用，二字同義連文太陰氣，微行少陽之氣也。常常，通當觀其意，何者病病，忌諱爲人使，其神吏黑衣服，思之閑處四十五日，上至九十日，令人耳目聰明。立春盛德在仁，氣治少陽，王氣轉在東方，興木行，其氣弱而仁，其神吏青衣，思之幽閑處四十五日，至九十日，令人病消以留年留年，延長壽命，行不止，令人日行仁愛。春分已已，同以前，盛行少陽之氣，微行太陽之氣，以助少陽，觀其意無疑，深思其意，百邪服矣。立夏日盛德火，王氣轉在南方，太陽之氣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百鬼去去，離開千里。夏至之日，盛德太陽之氣，中和之氣也，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氣轉在西南，迴入中宫，其神吏黄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季，季月，每個季節的第三個月。此指季夏，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氣轉在西方，斷成斷成，成熟萬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

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强老壽。秋分日少陰之氣，微行太陰之氣也，逆疾順之。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氣轉在北方，其神吏黑衣，令人志達耳聰，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時之氣，内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寧；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興。能順時氣，忠臣孝子之謂也。此名大順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之道。故道爲仁賢出，不爲愚者生矣。

［《敦煌經卷》斯四二二六《太平部》卷二引《太平經》甲部第二］天四五九之道，不可失也。天地失之，万事亂常；五行失之，更相賊傷；四時失之，炁不行；人至不行，人失之，身被疾病。守之則吉，失之則傷。三皇常善者，能深用之，審得其意，可誠。是其人開，非其人閉，審得其人，可以致壽，可以致樂，可以除耶耶，同邪疾。德薄，得之遲；德厚，得之速。居居，當作君子至信，乃傳道，慎勿付小人。得人則授，不言信誓，正當重重，疑當作道重，不能數遇——遇此經者，皆爲真人所師玄師无極之神應感而現，事已即藏。流布叔叔，疑誤。或當作叚，通遐方，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聖主善治，謹用兹文，凡昔昔，當作君在位，輕忽斯典；羲軒之始，莫不奉遵，周漢之終，必也屏棄。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三）正讀

## 盛身却灾法（第三）

年十歲，二十年神；年二十，四十年神；年三十，六十年神；年四十，八十年神；年五十，百年神；年六十，百二十年神；年七十，百年神；年八十至百二十，神盡矣人年以百二十爲極，神也以百二十爲極，人年有增不減，神數至極而返，所以年七十百年神，年八十八十年神，年九十六十年神，至人年百二十，神年盡。少年神加，年衰年衰，六十歲以後即神滅滅，當作减，謂五藏藏，同臟精神也。中内中内，體内之候也，千二百二十善神爲其使，進退司司，通伺候，萬神爲其民，皆隨人盛衰。此天地常理，若以以，與神同城而善御之，靜身存神，即病不加也，年壽長矣，神明祐之。故天地立身以靖，守以神，興以道。故人能清靜，抱抱，保持精神，思慮不失，即凶邪不得入矣。其真神在内，使人常喜，欣欣然不欲貪財寶、辯訟爭、競功名，久久自能見神。神長二尺五寸，隨五行五藏藏，同臟服飾。君仁者道興，君柔者德生。中心中心，心中少少，稍有邪意，遠方爲之亂，神氣周流周流，運行，疾於雷電，急還神明，以自照照，察看内，故病自愈而人自治。故人生百二十上壽，八十中壽，六十下壽，過此皆夭折。此蓋神游於外，病攻其内也。思本正行，令人相親愛，古之求壽，不失

其道者。天地有常行，不可離本也；故求安而長存者，慎無無，通毋忘此道本元也。故畫圖以示後來，陳人物生受命之時，久遠以來到今，不失陰陽傳類傳類，生育繁衍更相生而久長，萬萬餘世，不可闕也。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爲君，衰即爲民；盛即得道，衰即受刑。夫孝者，莫大存形形，身體，乃先人統也，揚名後世，此之謂善人謹民。天地愛之，五行功功，成就之，四時利之，百王任之，萬民好之，鬼神祐之，五藏藏，同臟神留之。遇一得生，今且失之，離我神器，復爲灰土，變化無常，復爲萬物矣。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四）正讀

## 分別形容邪自消清身行法（第四）

《敦煌目録》作：思本正行法

道之生人，本皆精氣也，皆有神也，假相名爲人，愚人不知還全還全，收還保全其神氣，故失道也。能還反反，同返其神氣，即終天年；或增倍者，皆高才。或求度厄，其爲之法，當作齋室，堅其門户，無人妄得入。日往自試，不精精，專致不安復出，勿强爲之。如此復往，漸精熟即安，安不復欲出，口不欲語、視視，看到，遇到，吃到食飲，不欲聞人聲。關鍊關鍊，封閉修鍊。指不受感官影響，自我修行積善，瞑目還觀形容，容象容象，容貌若居鏡中，若闚闚，同窺清水之影也，已爲小成，無鞭策而嚴嚴，端莊，威嚴，無兵杖而威，萬事自治，豈不神哉？謂入神之路也。守三不如守二，守二不如守一，深思此言，得道深奥深奥，隱含的要意矣。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五）正讀

## 通神度世厄法（第五）

《敦煌目録》作：道神度世厄法

天之生人，萬事畢備。故十月而生，與物終始，故可度災厄，致太平。上士學道，輔佐帝王，當好生積功乃久長；中士學道，欲度其家；下士學道，纔脱其軀。道爲賢明出，不爲愚者，能用之者吉，不能用之，寧無傷無賊賊，傷害哉？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六）正讀

## 賢不肖自知法（第六）

上士高賢，事無大小，悉盡畏之；中士半畏之，下士全無可無可，無所畏。上士所以畏之者，反取諸身身，自身，自己，不取他人，心開意通無無，當作無不包容。知元氣自然之根，尊天重地，日月列星、五行四時、六甲陰陽、萬物蚑行動搖之屬，皆不空生；鬼神精魅、六合之間表裏風雲雷電不空行也，此皆有神有君長，比若人有示示，告示，警示，故畏之，不敢妄行。中士半畏之者，上不知元氣自然之有術，纔知今見見，同現。今見，現今，目前風雨雲氣與生物也；尚時時，有時言天無神，不畏列星日月也，纔知大火北斗。下士則不知土地山川之廣大可恔恔，同駭，纔知耕田種其所有、治其家眷家眷，家屬，家中的成員或事物術也；不知四時五行可以何何，疑衍履履，遵行修身也，但知隨而種樹種樹，種植之，收其利耳；不知六甲陰陽爲神，通言其無有也。夫人，愚學而成賢，賢學不止成聖，聖學不止成道，道學不止成仙，仙學不止成真，真學不止成神，皆積學不止所致也。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七）正讀

## （利尊上延命法第七）

一曰延命夷狄自伏法，萬種萬種，各種生物其類不同，俱得老壽，天地愛之，其身無咎。所以然者，名爲大順之道，道成畢，身與天地同域域，疆界，境界。古者爲之，萬神自得。欲知其効，瑞應自至，凶禍自伏，帝王以治，不用筋力；能知行此，夷狄自伏，行之不已成真人。故聖人之教，非須�揣擊鞁揣擊，强制約束和責打。鞁，馬具，此指約束。揣，捶擊而成，因其自然性立教。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因，隨順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八）正讀

## （脩古文法第八）

此下本與上段相連，此據《敦煌目録》卷八分立，並補標題

是道修古文，人本生時乃名神也，乃與天地分權、分體、分形、分神、分精、分氣、分事、分業、分居，故爲三處：一氣爲天，一氣爲地，一氣爲人，餘氣散備萬物，是故尊天重地貴人也。故三皇五帝皆立師，疑者跪問之，故國常治，雖災戹亦可愈也。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九）正讀

## 王者無憂法（第九）

大順之路，使王者無憂無事致太平。夫天地不大動搖動搖，活動，震動，風雨不橫行，百神安其居，天下無災矣，萬物各居其處，則樂無憂矣。何以致之？仁使帝王常樂，道使無愁苦也，若帝王愁苦，即天下不安。夫帝王，天下心也；羣臣，股肱也；百姓，手足也。心愁則股肱妄爲妄爲，亂動，手足行運行運，運行，運動、舞動不休止，百姓流蕩。是其自然相使也，天亦如是也。天失道，雲氣亂，地失道，不能藏矣。王者與天相通。夫子樂其父，臣樂其君，地樂於天，天樂於道，然然，然後可致太平氣，天氣且一一，俱，全部治，太上皇平此疑脱：氣且一下下，降臨。天地和合，帝王且行吾道，何咎之有？道者，天之心，天之首，心首已行，其肢體寧得寧得，難道會不來從之哉？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正讀

## 還神邪自消法（第十）

分別三氣所長長，職掌，還神守身。太陽天氣，故稱神。形者，太陰，主祇祇，成，包養萬物，故精神藏於腹中，故地神稱祇。精者，萬物中和之精，故進退無常。天地陰陽之精，共生萬物，此三統之歷歷，運行也。神者主生，精者主養，形者主成。此三者乃成一神器，三者法君臣民，故不可相無也。故心神動搖，使形不安，存之不置，利其可安可安，所安即留矣，不用其可安可安，所安即去矣。始學，用其可安之可安之，所安之教之，久久自都安不去矣。陰氣陽氣更相摩礪摩礪，摩擦，接觸交會，乃能相生。人氣亦輪輪，轉動，循環運行身上下，神精乘之出入。神精有氣，如魚有水，氣絶神精散，水絶魚亡。故養生之道，安身養氣，不欲數怒喜也。古者明師教帝王，皆安身，使無憂，即帝王自專專，專致，專一矣。天喜，太平氣出，無不生成。天恨，形形，王校通刑罰之氣出，莫不殺傷，萬物莫不被其毒，故同憂也。天不守神，三光不明；地不守神，山川崩淪崩淪，崩塌陷落；人不守神，身死亡；萬物不守神，即損傷。故當還之乃曰曰，當作日强，不還自守曰曰，當作日消亡也。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一）正讀

## 和合陰陽（第十一）

《敦煌目録》作：和合陰陽法，當從

自天有地，自日有月，自陰有陽，自春有秋，自夏有冬，自晝有夜，自左有右，自表有裏，自白有黑，自明有冥，自剛有柔，自男有女，自前有後，自上有下，自君有臣，自甲有乙，自子有丑，自五有六五，天干，天干分五陽干五陰干；六，地支，地支分六陽支六陰支，自木有草，自牝有牡，自雄有雌，自山有阜。此道之根柄根柄，根本也，陰陽之樞機樞機，關鍵，神靈之至意也。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二）正讀

## 令人壽治平法（第十二）

三氣共一，爲神根也。一爲精，一爲神，一爲氣。此三者，共一位也，本天地人之氣。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於中和，相與共爲一道。故神者乘氣而行，精者居其中也，三者相助爲治。故人欲壽者，乃當愛氣尊神重精也。欲正大事者，當以無事無事，平平，平安正之。夫無事，乃生無事，此天地常法，自然之術也，若影響影響，影子和回聲，此指立即見效。上士用之以平國，中士用之以延年，下士用之以治家。此可謂可謂，所謂不爲而成，不理而治。大道坦坦，去身不遠，内愛吾吾，己，自己身，其治自反反，同返也。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三）正讀

## 七事解迷法（第十三）

以德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致大大，同太和之氣何如？善善，有效，有作用而不達達，通達，發揮作用，達到目的，何能安哉？以仁、義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禮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文治身何如，及治萬民，善而約束使不得爲非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以，王校作以法治身何如，及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以滅滅，當作威武兵革治身何如，及以治萬民何如？善而不達，何能安哉？然此七事，亦不可無，亦不可純行。古者神人治身，皆有本也，治民乃有大術也。使萬物生，各得其所，能使六極八方遠近懽喜，萬物不失其所，乃當自然，能安八方四遠，行恩不失氂毛氂毛，釐毫，百分之一寸和千分之一寸。此指極細小的事物。今未能養其本，末安能得治哉？今此上德、仁、義、禮、文、法、武七事各異治，俱善有不達，而各有可有可，有所長，亦不可廢，亦不可純行。治身安國致太平，乃當深得其訣訣，答案，要旨。御御，駕御，實行此者道也，合以守一，分而無極，上帝行之，乃深乎不可測，名爲洞照之式。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四）正讀

## 救四四，王校作四海知優劣法（第十四）

天生人凡有三等：第一天生，第二地生，第三人種類。受命天者爲人君，受命地者爲人臣，受命人者爲民。君者應天而行，臣者應地而行，順承其上；爲民者屬臣，轉相事。凡是三氣共一治，然後能成功。故上之安者，其臣良也。臣職理者，其民順常。民臣俱善，其君明，其治長。太平者以道行，三氣悉善，合乎章章，顯明也，懷道德不相傷也。故大人治道，以平天下，救四海，恩及夷狄，禍不得起，其善證日生，凶不得來。中士學道爲國臣，助其治也，度其家，辟辟，同避禍災。其次治道，損損，當作捐，拋棄其父母，反遠遊，德獨小薄，纔脱軀脱軀，個人修行得道也，安能輔明王助國家哉？能平四海者，天助之；爲人臣者助爲治，與地謀；纔自脱脱，度脱，度世者，道狹小無可無可，無所得治。此三人皆度世老壽，有大小不同邪！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六）正讀

## 是是，當作時神去留效道法（第十六）

《敦煌目録》作：時神效道法。上缺卷十五清身守一法

神人言：明行效道，視命在誰乎？令人昭然覺悟，知命所從來、法審誰者誰者，何者，什麼持其正也。人法陰陽生，陽者常正，陰者常邪；陽者常在，陰者常無；陽者常息，陰者常消；陽者常生，陰者常殺。人日三變，象三氣，其政政，職掌，施行的措施殊異，相與分爭乖錯，不相從也。而而，通能習習，反復做，習慣使其常常，正常，穩定，守人形容者，吉。唯有真道者，能專精自殊異也，不學者，則不知神去留之効，立見之物，不可隱也，故君子制尸不制鬼。人不卧卧，躺下睡覺之時，行坐言語，分明白黑，正行住立，文辭以爲法度，此人神在也。及其瞑目而卧，光景光景，景象。此指視覺或視覺映像内藏，所念得之，但不言，神在内也。及其定卧定卧，入睡，精神去遊去遊，出遊，身不能動，口不能言，耳不能聞，與衆邪合，獨氣在，即明證也。故精神不可不常守之，守之即長壽，失之即命窮。人之得道者，志念耳；失道者，亦志念耳。

# 太平經鈔癸部（補甲部卷十七）正讀

## 救迷轉轉，王校作輔帝王法（第十七）

大道變化無常，乃萬里相望，上下無窮，周流六方；守之即吉，不守即傷，陰陽開闢以爲常。其付有道，使善人行之，其壽命與天地爲期與天地爲期，以天地爲期，與天地同期。夫德有優劣，事有本末，凡事悉道道，同導，引導，開通之也，將興者得善，將衰者得惡。比若土地，得良土即善，得薄土爲惡；善上合天，賤者都澤澤，低窪沼澤。都澤，匯入低窪沼澤下劣之處；坐者爲主人，行者爲流客流客，流離失所的人，外來依附的人。此盡道也，善人行行，動作，做事成福，惡人行成災。善人得以爲福德，尊者得之駕乘，卑者得以步足步足，步行，安步行走，正常行動；聖賢得以度世，小人得之，不相剋賊剋賊，爭鬥傷害。此皆道也。教不重見見，同現，時不再來，急教帝王令行太平之道，道行，身得度世，功濟六方含生之類矣。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十八）正讀

## 合陰陽順道法（第十八）

《敦煌目録》作：順道遂年法

還年不老，大道將還，人年皆將候驗。瞑瞑，通瞑目還自視，正白彬彬彬彬，美盛、兼備的樣子，此指光亮普照，若且向旦向旦，黎明時，身爲安，著席著席，躺在床上若居温蒸温蒸二字同義，温熱，熱氣中，於此時筋骨不欲見見，被動，口不欲言語，每屈伸者益快意，心中忻忻忻，同欣，有混潤混潤，混一和潤之意，鼻中通風，口中生甘，是其候候，徵兆也。故順天地者，其治長久，順四時者，其王日興，道無奇奇，特異，罕見辭，一陰一陽，爲其用也。得其治者昌，失其治者亂；得其治者神且明，失其治者道不可行。詳思此意，與道合同。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十九）正讀

## 録身正神令人自知法（第十九）

《敦煌目録》作：録身正神法

天之使道生人也，且受一法：一身七縱横七縱横，頭、胸、腹、四肢，陰陽，半陰半陽，迺能相成。故上者象陽，下者法陰，左法陽；右法陰。陽者好生，陰者好殺；陽者爲道，陰者爲刑。陽者爲善，陽神助之；陰者爲惡，陰神助之。積善不止，道福起，令人日吉。陽處首，陰處足，故君貴道德、下刑罰，取法於此。小人反下道德、上刑罰，亦取法於此。故人乃道之根柄根柄，根本，基礎，神之長也。當知其意，善自持養持養，保養，修身養性之，可得壽老。不善養身，爲諸神所咎咎，歸罪，神叛人去，身安得善乎？爲善不敢失繩纏纏，王校作墨。繩墨，準則，標準，不敢自欺。爲善亦亦，副詞，和下句亦呼應，表示並列神自知之，惡亦神自知之，非爲他神，乃身中神也。夫言語自從心腹中出，傍傍，同旁人反得知之，是身中神告也。故端神靖身，乃治之本也，壽之徵也，無爲之事，從是興也。先學學，同斅，通效，占察驗徵其身，以知吉凶，是故賢聖明者，但學學，同斅，通效，占察驗徵其身，不學學，同斅，通效，占察驗徵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君子得之以興，小人行之以傾傾，覆敗。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一）正讀

## 脩一却邪王校：邪下脱法（第二十一）

《敦煌目録》卷二十爲師策文，《鈔》在丙部解師策書訣前

天地開闢貴本根，乃氣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不思其根，名大煩，舉事不得得，成功，灾並來也。此非人過也，失根基也。離本求末，禍不治，故當深思之。夫一者，乃道之根也，氣之始也，命之所繫屬，衆心之主也；當欲知其實，在中央爲根，命之府也，故當深知之，歸歸，交付，傳授仁歸賢使之行。人之根處内，枝葉在外，令令、如果守一，皆使還還，回歸，使……回歸其外。急使治其内，追其遠，治其近。守一者，天神助之；守二者，地神助之；守三者，人鬼助之；四五者，物祐助之：故守一者延命，二者與凶爲期，三者爲亂治，守四五者禍日來。深思其意，謂之知道。故頭之一者，頂也；七正七正，同七政，指耳目口鼻七竅之一者，目也；腹之一者，臍也；脉之一者，氣也；五藏藏，同臟之一者，心也；四肢之一者，手足心手足心，手掌和脚掌的中心也；骨之一者，脊也；肉之一者，腸胃也。能堅守守，守一，知其道意。得道者令人仁，失道者令人貪。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二）正讀

## （以樂却灾灾灾，衍法第二十二）

以樂治身守形順念致思却灾。夫樂於道何爲者也？樂乃可和合陰陽，凡事默作默作，自然地發生發展。默，無聲無息，不事張揚也，使人得道本也。故元氣樂即生大昌，自然樂則物强，天樂即三光明，地樂則成有常，五行樂則不相傷，四時樂則所生王王，稱王，占主導地位，王者樂則天下無病，蚑行樂則不相害傷，萬物樂則守其常，人樂則不愁易愁易，憂愁苦惱心腸，鬼神樂即利帝王以上七言句押韻，韻字是：昌、强、明、常、傷、王、病、傷、常、腸、王，在陽部。故樂者，天地之善氣精爲之，以致神明；故靜以生光明，光明所以候神也。能通神明，有以道爲鄰，且得長生久存。夫求道，常苦不能還其心念。今移風易俗，趨趨，追求，追還其心指指，楊釋通旨。心旨，心念，誰復與之爭者？太平樂乃從宫中出，邪固以以，同已清。靖國安身入道，夷狄却，神瑞應來，懸象還，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内，反遊於外，遊不以時，還爲身害，即能追之以還，自治不敗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傍，同旁無人，畫象隨其藏藏，同臟色，與四時氣相應，懸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藏，同臟象，下有十鄉十鄉，上下八方十個處所，卧即念，以近懸象，思之不止，五藏藏，同臟神能報二十四時氣，

五行神且來救助之，萬疾皆愈。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隨四時轉移。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二十五神人真人共是道德，正行法，陽變於陰，陰變於陽，陰陽相得，道乃可行。天須地乃有所生，地須天乃有所成。春夏須秋冬，晝須夜。君須臣，乃能成治；臣須君，乃能行其事。故甲須乙，子須丑，皆相成。作道治正正，通政當如天行，不與人人，疑當作天相應，皆爲逆天道。比若東海居下而好水，百川皆歸之，因得其道，鯨魚出其中，明月珠生焉，是其得道之効也。道人聚者，必得延年奇方出，大瑞應之。衆賢聚致治平，衆文聚則治小亂，五兵五兵，五種兵器，泛指各類武器和軍隊聚其治大敗。君宜守道，臣宜守德，道之與德，若衣之表裏。天天，當作天地不廣，不能包含萬物，萬物皆半好半惡，皆令忍忍，容忍之。人君象之，次皇后後宫之象之象，疑當作象之也。此二者，慈愛父母之法也。故父母養子，善者愛之，惡者憐憐，哀憐之，然後能和調家道。日象人君，月象大臣，星象百官衆賢，共照萬物和生。故清者著天，濁者著地，中和著人。

# 太平經鈔乙部
# （補卷二十三至二十六）正讀

## 調神靈法

《敦煌目録》無此篇目，其卷二十三至二十六篇目分别爲：
實核人情法、分别人善惡法、神真行寬乘法、聖真食神法

“吾欲使天下萬神和親和親，和睦親近，不復妄行害人，天地長悦，百神皆喜，令人無所苦。帝王得天之力，舉事有福，豈可間間，疑當作閑哉?”“……故聖人能守道清靜，之時之，至。之時，到時候旦旦，當作且食，諸神皆呼與語言呼與語言，招呼。此指邀請喫飯，比若今人呼客耳。百神自言爲天吏、爲天使，群精爲地吏、爲地使，百鬼爲中和使。此三者，陰陽中和之使也，助天地爲理，共興利帝王。”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七）正讀

## （守一明之法第二十七）

守一明之法，長壽之根也，萬神可可，所祖祖，《太平聖君秘旨》作御，出光明之門。一一，王校作守一精明之時，若火始生時，急守之勿失，始正赤，終正白，久久久久，久後正青，洞明絕遠復遠。還以治一，内無不明也，百病除去。守之無無，通毋懈，可謂萬歲之術也。守一明之法，明有有，有如，猶如日出之光、日中之明，此第一第一，最，極善得天之壽也，安居閑處，萬世無失。守一時時，王校作明之法，行道優劣。夫道何等也？萬物之元首，不可得名名，稱述者。六極之中，無道不能變化，元氣行道，以生萬物，天地大小，無不由道而生者也。故元氣無形，以制有形。以舒以，同已。舒，散發，洩漏元氣，不不，不能緣道而生。自然者，乃萬物之自然也，不行道，不能包裹天地、各得其所、能使高高，高峻，高險者不知危。天行道，晝夜不懈，疾於風雨，尚恐失道意，況王者乎？三光行道不懈，故著於天而照八極，失道，光滅矣。王者百官萬物相應。衆生同居，五星察其過失：王者復復，履行，實踐德，德星往守之；行武，武星往守之；行柔，柔星往守之；行强，强星往守之；行信，信星往守之。相去遠，應之近，天人一體，可不慎哉？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二十九）正讀

## （行道有優劣法第二十九）

據《敦煌目録》上缺卷二十八習善行得福法

春王王，稱王，佔據主導地位當温，夏王當暑，秋王當凉，冬王當寒，是王德也。夫王氣與帝王氣氣，王校衍相通，相氣與宰輔相應，微氣與小吏相應，休氣與後宫相同，廢氣與民相應，刑死囚氣與獄罪人相應，以類類，同類遥相感動感動，感應。其道也，王氣不來，王恩不得施也。古者聖王以是思道，故得失之象，詳察其意。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爲灾異。夫王者靜思道德，行道安身，求長生自養；和合夫婦之道，陰陽俱得其所，天地爲安。天與帝王相去萬萬餘里，反與道相應，豈不神哉？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正讀

## 名爲神訣書（第三十）

《敦煌目録》作：行神决書法

元氣自然，共爲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悦喜，則善應矣；不悦喜，則惡應矣。狀類景景，同影象其形、響和響，回聲。和，應和其聲也。太陰、太陽、中和三氣共爲理，更相感動，人爲樞機樞機，關鍵，故當深知之。皆知重其命，養其軀，即知尊其上，愛其下，樂生惡死，三氣以悦喜，共爲太和，乃應並出也。但聚衆賢，唯思長壽之道，乃安其上，爲國寶器。能養其性，即能養其民。夫天無私私，偏私，不公正地偏向祐，祐之有信，夫神無私親，善人爲效。一身之中，能爲賢，能爲神，能爲不肖，其何故也？誤也，神靈露露，外露，出外不歸也。故守一之道，養其性，在學學，學習修行之也。衆中多瑞應者，信人也；無瑞應者，行誤人也，占占，觀察而是非即可知矣。夫斤兩斤兩，指不同物體斤兩的差異所察，人情也，天之照照，觀察人，與鏡無異。審詳此意，與天同願，與真神疑脱：同爲，其安得不吉哉？成事□□擬補：可效，不失銖分不失銖分，絲毫不差。欲得天地中和意，故天地調則萬物安，縣官平則萬民治。故純行陽，則地不肯盡成，純行陰，則天不肯盡生，當合三統，陰陽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聖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氣不通，百事乖錯。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一）正讀

## 和三氣興帝王法（第三十一）

《敦煌目録》作：和三五興帝王法

通天地中和譚譚，楊釋同談，順大業，和三氣，游王者，使無事，賢人悉出，輔興帝王，天大喜。此王校據《裹楷傳》補：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邪？"神人言："但大順天地，不失銖分，立致太平，瑞應並興。元氣有三名名，名稱，事物的種類，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極爲中也；地有三名，爲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欲太平也，此三者常當腹心，不失銖分，使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矣。故男者象天，故心念在女也，是天使人之明效也。臣者爲地通譚譚，同談，地者常欲上行，與天合心，故萬物生出地，即上向而不止；雲氣靡靡，楊釋通摩天而成雨，故忠臣憂常在上，汲汲不忘其君，此地使之明效也。民者主爲中和譚譚，同談，中和者，主調和萬物者也。中和爲赤子，子者乃因父母而生，其命屬父，其統在上，託生於母，故冤冤，受到冤枉委屈則想君父也。此三乃夫婦父子之象也。宜當相通辭語，并力共憂，則三氣合并爲太和也。太和，即出太平之氣。斷絶此三氣，一氣絶不達，太

和不至，太平不出。陰陽者，要在中和，中和氣得，萬物滋生，人民和調和調，和順，王治太平。人君，天也，其恩施不下至下至，下達，物無由生，人不得延年。人君之心不暢達，天心不得通於下，妻子不得君父之敕，爲逆家也。臣氣不得達，地氣不得成，忠臣何從得助明王爲治哉？傷地之心，寡婦在室，常苦悲傷，良臣無從得前也。民氣不上達，和氣何從得興？中和乃當和帝王治，調萬物者各當得治。今三氣不善相通，太平安得成哉？”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二）正讀

## 安樂王者法（第三十二）

君者當以道德化萬物，令各得其所也。不能變化萬物，不得稱君也。比若一夫一婦，共生一子，則稱爲人父母，亦一家之象。無可可，所。無可，無所生子，何何，怎麼名爲父母乎？故不能化生化生，化育生長，生育。二字同義萬物者，不得稱爲人父母也。故火能化四行，自與與，加入五，故得稱君象也。本本，王校作木性和而專，得火而散成灰；金性堅剛，得火而柔；土性大柔，得火而堅成瓦；水性寒，得火而温；火自與五行同，又能變化無常，其性動而上行，陰順於陽，臣順於君，又得照察明徹，分别是非，故得稱君，其餘不能也。土者不即化，久久久久，久後，後來即化，故稱后土。三者三者，其餘木、金、水三行佐職，臣象也。道無所不能化，故元氣守道，乃行其氣，乃生天地，無柱而立。萬物無動無動，無論哪一種動物，類而生類而生，同類相配而繁衍後代，遂及其後世相傳。言有類也，比若地上生草木，豈有類也？是元氣守道而生如此矣。自然守道而行，萬物皆得其所矣。天守道而行，即稱神而無方無方，没有方向處所的局限，上象人君父，無所不能制化，實得道意。地守道而行，五方合中央，萬物歸歸，歸附，依附焉。三光守道而行，即無所不照察。雷電守

道而行，故能感動感動，震動天下，乘氣而往來。四時五行守道而行，故能變化萬物，使其有常也。陰陽雌雄守道而行，故能世相傳。凡事無無，無論，不管大無小，皆守道而行，故無凶，今日失道，即致大亂。故陽安即萬物自生，陰安即萬物自成。陰陽治道，教及其臣，化流其民，受命於天，受體於地，受教於師，乃聞天下要道。守根者王，守莖者相，守浮華浮華，不結實的花朵。在本經中常指虛浮華麗違背實際的事物。這裏是雙關者善善，疑衍則亂而無常。帝王，天之子也，皇后，地之子也，是天地第一神氣也，天地常欲使樂，不得愁苦，怜怜，愛之如此。天地之心意，氣第一者也，故王者愁苦，四時五行氣乖錯，殺生無常也。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三）正讀

## 懸象還神法（第三十三）

《敦煌目録》作：懸象神。下缺：數憶萬世道二出決

夫神生於内，春，青童子十；夏，赤童子十；秋，白童子十；冬，黑童子十；四季，黄童子十二。此男子藏藏，同臟神也，女神亦如此數，男思男、女思女。皆以一尺爲法，畫使好，令人愛之，不能樂禁不能樂禁，樂不能禁，喜好得不能自制，即魂神速還。

〔《三洞珠囊》卷一《救導品》引《太平經》第三十三〕真人問曰："凡人何故數有病乎？"神人答曰："故肝神去，出遊不時還，目無明也；心神去不在，其脣青白也；肺神去不在，其鼻不通也；腎神去不在，其耳聾也；脾神去不在，令人口不知甘也；頭神去不在，令人眴眴，楊釋通眩冥冥，通瞑也；腹神去不在，令人腹中央甚不調不調，不順，不舒適，無所能化也；四肢神去，令人不能自移也。夫神精，其性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處也；欲思還神，皆當齋戒，懸象香室中，百病消亡。不齋不戒，精神不肯還反反，同返人也，皆上天共訴訴，控告人也，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絶。"

〔《太平御覽》卷六百六十七引《太平經》〕真人云："人之精

神，常居空閑之處，不居汙濁之間也；欲思還精，皆當齋戒香室中，百病自除；不齋戒，則精神不肯返人也；皆上天共訴人，所以人病積多，死者不絕。”

# 太平經鈔乙部（補卷三十四）正讀

## 解承負訣（第四十）

《敦煌目録》作：解承負法。上有：占上古流灾法、占中古流灾法、占下古流灾法、救承負法、造作經書法

天地開闢已已，同以來，凶氣不絶，絶者而後復起，何也？夫壽命，天之重寶也，所以私私，眷顧，優待有德，不可僞致僞致，以僞而致，騙取。欲知其寶，乃天地六合八遠萬物，都得無所冤結、悉大喜，乃得增壽也，一事不悦，輒有傷死亡者。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惡，或有力行惡反得善，因自言爲賢者非也。力行善反得惡者，是承負先人之過，流流，流傳，傳承灾前後積，來害此人也；其行惡反得善者，是先人深有積畜大功，來流及此人也。能行大功萬萬倍之，先人雖有餘餘，遺留，留傳殃，不能及此人也。因復復，免除過去，流其後世，成承五祖祖，世代一小周，十世而一反反，同返初。或有小行善不能厭厭，鎮服或驅除灾禍，囹圄囹圄，牢獄，陷入牢獄。此指受困其先人流惡承負之灾，中中，中途世滅絶無後，誠冤哉！承負者，天有三部，帝王三萬歲相流，臣承負三千歲，民三百歲，皆承負相及，一伏一起，隨人政衰盛不絶。今能法此，以天上皇治而斷絶斷絶，指斷絶承負之灾，深思之而勿忘。凡人有三壽，應三氣，太陽太陰中和之命

也。上壽一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百二十者應天大歷歷，通曆一歲，竟終天地界也。八十者，應陰陽分別八偶偶，王校作隅，等應地，分別應地，分別萬物，死者去，生者留。六十者應中和氣，得六月遁卦，遁者，逃亡也，故主死生之會會，交會。指極盛轉衰也。如行善不止，過此壽此壽，上中下三壽，謂之度世；行惡不止，不及三壽，皆夭也。胞胎及未成人而死者，謂之無辜承負先人之過。多頭疾者，天氣不悦也；多足疾者，地氣不悦也；多五内五内，心肝肺腎脾五種内臟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忿爭，爭鬥也；多病憒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也；多病温温，熱，發燒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卒，通猝死者，刑氣太太，同大，盛急也；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八節，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泛指節氣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内内，實際上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和，平，安定，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急，加緊，嚴密地執行其刑罰，或增之，重益重益，增加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失，當作夭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勃，通悖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與，當作興至道，可以救之者也。吾知天意，不欺子也。天威一發，不可禁也，獲罪于天，令人夭死。初天地開闢，自太太，同大聖人各通達于一面，誠真誠真，真正知之，不復有疑也，故能各作一大業業，功業，令後世修修，學習之，無有過誤也。故聖人尚各長于一大業，不能必必，當作畢知天道，故各異其德，比若天，而況及及，當作凡人乎？天地各長于一，故天長于高而清明，地長于下而重濁，中和長養萬物也：

此略：天地中和猶不能兼，而況凡人乎？亥爲天地西北極也，巳爲天地東南極也，亥寒不以時收閉，來年巳反傷。子乃天地之北極也，午爲天地之南極也，子今冬不善順藏，午反承負而亡也。丑乃天地東北極也，未乃天地西南極也，丑不以時且生且生，將生，萌生，六月反被其刑。天地性運，皆如此矣。今帝王居百重之内，其用道德，仁善萬里，百姓蒙其恩，父爲慈，子爲孝，家足人給，不爲邪惡。帝王居内，失其道德，萬里之外，民臣失其職。是皆相去遠萬萬里，其由一也。習善言，不若習行于身也。

## （闕題）

以下二段《鈔》原缺篇目，《敦煌目錄》
中也没有相應篇目，姑附於乙部之末

真人問神人："吾生不知可謂可謂，所謂何等而常喜乎？"神人言："子猶觀昔者博大真人邪？所以先生而後老者，以其廢邪。人而而，通能獨好真道，真道常保，而邪者消。凡人盡困窮，而我我，自己，本身獨長存，即是常喜也。昭昭獨樂，何忿之哉？""卒爲不能長生，當奈何？"神人言："積習近成積習近成，反復去做就會接近成功，思善近生。夫道者，乃無極之經也。前古神人治之，以真人爲臣，以治其民，故民不知上之有天子也，而以道自然無爲自治。其次真人爲治，以仙人爲臣，不見其民，時將知有天子也，聞其教敕而尊其主也。其次仙人爲治，以道人爲臣，其治學學，同斆，教化微有刑被被，蒙受，施加，法令彰也，而民心動，而有畏懼，巧詐將生也。其次霸治，不詳擇其臣，民多冤而亂生焉，去治漸遠，去亂漸近，不可復制制，控制也。是故思神致神，思真致真，思仙致仙，思道致道，思智致智。聖人之精思賢人，致賢人之神來祐之；思邪，致愚人之鬼來惑之。人可思念

可思念，所思念，皆有可致可致，所致，在可思可思，所思者優劣而已。故上士爲君，乃思神真；中士爲君，乃心通而多智；下士爲君，無可無可，無所能思，隨命可爲可爲，所爲。"

## (闕題)

真人問："何以知帝王思善思惡邪?"神人言："易知邪。帝王思仁善者，瑞應獨爲其出，圖書圖書，河圖洛書一類向世人傳達天意的文書獨爲其生。帝王仁明生于木火，武智生于金水，柔和生土。天之垂象，無誤者也。"真人問："古者特生之圖奇方，誰當得者乎?""其吏民得之，獻王者。帝王此疑脱：行者，時氣即爲和良，政治益明，道術賢哲出爲輔弼之，帝王之道，日强盛矣，夷狄滅息，垂拱垂拱，垂衣拱手，不用操勞而治，刑罰自絶，民無兵革。帝王思善之證，可可，副詞，難道不知哉?不覩其人，已知之矣。"真人問："神人何以能知此乎?"神人言："以無聲致之。君欲仁好生，象天道也；臣欲柔而順好養，法地道也，即善應出矣。故天地不語而長存，其治獨神，神靈不語而長仙，皆以内明而外闇，故爲萬道之端端，首，基礎。夫神靈出入，無有穴窠，清靜而無聲，安枕而卧，神光自生，安得不吉樂之哉?夫用口多者竭其精，用力多者苦其形，用武多者賊其身，此此，王校作此三者凶禍所生也。子慎吾之言，不可妄思，思之善或有德德，同得，思之惡還自賊，安危之間，相錯錯，交錯若髮髻，子戒之，無無，通毋雜思也。夫人失道命即絶，審知道意，命可活。勉勉，努力養子精，無無，通毋自煎煎，折磨也。學得明師事之，禍亂不得發也。"真人："不敢失神人之辭也。"神人言："夫學者各爲其身，不爲他人也。故當各自愛而自親，學道積久，成神真也，與衆絶

殊，是其言言，當作信也。”真人問：“何以知道效乎？”神人曰：“決之於明師，行之於身；身變形易，與神道同門，與真爲鄰，與神人同户。求之子身，何不覩？患其失道意，反求之四野，索之不得，便至窮老矣，遂離其根根，根本，言天下無道也，常獨愁苦。離其根，是爲大灾，大人失之不能平其治，中士失之亂其君，仁人失之無從爲賢，小人失之滅其身。古之賢聖所行，與今同耳，古之小人所窮，亦與今同耳，明證若此。”真人問：“何以知人將興將衰乎？”神人言：“大人將興，奇文出，賢者助之爲治；家人將興，求者得生，其子善。可知矣。”真人問：“何以致是賢者？”神人言：“皆以思也。精思不止，其事皆來。”“神哉，道之爲治，可不力行哉？”神人言：“三綱六紀所以能長吉者，以其守道也，不失其治，故常吉。天之壽命，不奪人之願。木性仁思仁，故致東方，東方主仁。五方皆如斯也，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故帝王思靖，其治亦靜，以類召也。古之學者，效效，效驗，驗證之於身；今之學者，反效之於人。古之學者以安身，今之學者浮華文，不積精於身積精於身，專致於修身，反積精於文，是爲不知其根矣。”

#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五正讀

## 分别貧富法第四十一

“真人前，子連時連時，連續來學道，實已畢足未邪?”“今天師不復爲其其，代詞，在此指稱自己説也，以爲已足。復見天師言，廼知其其，代詞，指稱自己有不足也。今意極意極，竭盡思慮，訖不知所當復問，唯天師更開示開示，開解啓發其其，代詞，指自己所不及不及，不懂也。”“行行，應對用語，表示上文結束，繼續進行以下的活動，真人來。天下何者稱富足，何者稱貧也?”“然，多所有者爲富，少所有者爲貧。”“然，子言是也，又實非也。”“何謂也?”“今若多邪僞佞盜賊，豈可以爲富邪? 今若凡人多也，君王君王，《鈔》作帝王少，豈可稱貧邪?”“愚暗生見天師有教，不敢不言。不及不及，不懂，不通達有過。”“子尚自言不及，俗人安知貧富之處處，所在，區别哉?”“今唯天師令令，當作念弟子之無知，比若嬰兒之無知也，須父母教授之乃後有知也。”“善哉，子之言也。太太，同大謙，亦不失之也。諾諾，尊者對卑者的應答，或在句中表示提頓，真人自精精，專心，專致，爲子具言之。富之爲言者，廼畢備足也。天以凡物悉生出爲富足，故上皇氣出，萬二千物具生出，名爲富足；中皇物小小，稍，略微減，不能備足萬二千物，故爲小貧；下皇物復小小，王校作少於中皇，爲大貧；無瑞應，

善物不生，爲下極貧。子欲知其大效，實比若田家田家，農家，務農爲業的人：無有奇物珍寶，爲貧家也；萬物不能備足，爲下極貧家，此天地之貧也。萬二千物俱出，地養之，不中傷中傷，中途受傷害，爲地富；不而而，王校通能善養，令小傷，爲地小貧；大傷，爲地大貧；善物畏見傷見傷，被傷於地形形，通刑而不生，至至，以致爲下極貧；無珍寶物，萬物半半，當作中傷，爲大因因，王校作困貧也；悉傷，爲虚空虚空，一無所有貧家。此以天爲父，以地爲母，此父母貧極，則子愁貧矣。與王治相應。是故古者聖王治此句《鈔》作：古者帝王以道治天下，能致萬二千物，爲上富君也；善物不足三分之二，爲中富之君也；不足三分之一，爲下富之君也；無有珍奇善物此句《鈔》作：琦物不生，爲下貧君也；萬物半半，當作中傷，爲衰家也；悉傷，爲下貧人。古者聖賢聖賢，《鈔》作有道帝王迺深居幽室，而自思道德此下《鈔》作：而萬物自足，豈不樂哉所及，貧富何須問之，坐自知之矣。”“善哉善哉！今唯天師幸哀帝王久愁苦，不得行意行意，實行自己的意願，以何能致此貧富乎?”“善哉善哉！子之難問難問，疑問，詰問也，已入微言要矣。然，所行得失致之也。力行力行，《鈔》作帝王行真道者，迺天生神助其化，故天神善物備足也。行德者，地之陽陽，當作陰養神出，輔助其治，故半富也。行仁者，中和仁神出助其治，故小富也。行文者，隱欺之階階，途徑也，故欺神出助之，故其治小亂也。行武者，得盜賊神出助之，故其治逆於天心，而傷害善人也。道者，乃天所案行也。天者最神，故真神出助其化也。地者養，故德神出助其化也。人者仁，故仁神出助其化也。文者主相文文，文飾，粉飾欺，失其本根，故欺神出助之也，上下相文，其事亂也。武者武者，《鈔》作武治天下以刑殺傷服人，盜賊

亦以刑殺傷服人——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盜賊也——故盜賊多出，其治凶也；盜賊多以財物爲害，故其治失於財貨也。故古者上君以道服人，大得天心，其治若神而不愁者，以真道服人也；中君以德服人；下君以仁服人；亂君以文服人；凶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是以古者上君以道德仁治服人也，不以文刑殺傷服人也，所以然者，乃鄙鄙，輕賤，不看重用之也。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此句《鈔》作：爲帝王法之本意，以類相報，故天迺好生不傷也，故稱君稱父也。地以以，《鈔》作以寧靜好養凡物，故稱良臣、稱母也。人者當用心仁，而愛育似於天地，故稱仁也。此三者善也，故得共治萬物，爲其師長也。夫欺刑者，不可以治，此脱略：以治日致凶矣，不能爲帝王致太平也，故當斷之也。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力行之，令効，立與天相應，而致太平，可名爲名爲，稱爲，成爲富家，不疑也，可無無，通毋使帝王愁苦，反名爲貧家也。”“今民間時相謂爲富家，何等也？”“是者但俗人妄語耳，富之爲言者，迺悉備足也，一事不具，輒爲不具足也。故古者聖賢不責備於一人者，言其不能備之也，故不具責之也。今八十一域國，物各少不備足也，不能常足也，故從他國取之也。今一家有何等富哉？真人其其，語氣副詞，難道好隨俗人妄言邪？”“不敢不敢。”“子既學，慎言無無，通毋妄談也。夫妄談，乃亂天地之正文，不可爲人法，慎之。”“唯唯唯唯，表示接受聽從的應對語，用於卑者對尊者。今天師既加恩愛，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不得天意，爲其每具開説開説，解説，闡述可以可以，所以致上皇太平之路。愚生受書衆多，大眩童蒙童蒙，無知，不知當復問何等哉。唯天明師悉具陳列其誡。”“善哉善哉！然，天法，陽數一，陰數二，故陽者奇，陰者偶，是故君少而臣多。陽者尊，陰

者卑，故二陰當共事一陽，故天數一而地數二也，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尊者之傍傍，同旁不可空，爲爲，連詞，若，如果一人行，一人當立坐其傍傍，同旁，給侍其不足。故一者，廼象天也；二者，廼象地也；人者，乃是天地之子，故當象其父母。今天下失道以采采，當作來，多賤女子，而反賊殺之，令使女子少於男，故使陰氣絶，不與天地法相應。天道法，孤陽無雙雙，偶，配偶致枯，令天不時雨。女者應地，獨見賤，天下共賤其真母，共賊害殺地氣，令使地氣絶也不生，地大怒不悦，灾害益多，使王治不得平。”“何也？”“夫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物以類相感動，王治不平，本非獨王者之過也，廼凡人失道輕事輕事，輕率從事共爲非；其得過非一也，乃萬端，故使治難平乖錯也。天地之性，萬二千物，人命最重，此賊殺女，深亂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今天師爲王者開闢太平之階路階路，途徑，太平之真經出，爲王者但當游而無事。今是傷女爲其致大災，當奈何之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天心矣。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本惡過惡過，惡，憎惡；過，過錯，歸咎在其行。”“何謂也？願聞之，試試，嘗試。此作謙詞，表示能力不及而盡力去做得記於竹帛，萬萬世不敢去也。”“善哉，子今能記之，天下無復殺女者也。”“唯唯，願記之，以除帝王之災，吾所樂也，以救冤女之命。”“善哉，子已得益天筭筭，同算。天筭，天賦予人的壽命、歲數矣。”“何謂也？”“然，活人名爲自活，殺人名爲自殺。天愛子可爲可爲，所爲，已得增筭筭，同算於天，司命易子籍籍，簿籍，記録矣。”“不敢也，不敢也。”“無可復讓，此廼天自然之法也。然，天下所以殺女者，凡人少小之時，父母自愁苦，絶其衣食共共，同供養之——非獨人也，跂行亦皆然

——至於老長，巨細巨細，大小各當隨其力而求衣食，故萬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賢賢，能力强者得樂，不肖不肖，拙笨無能得苦。又子者年少，力日强有餘，父母者日衰老，力日少不足也。夫子何男何女何男何女，無論是男是女。何，無論，智賢力有餘者，尚乃當還報復報復，回報，報答其父母功恩而供養之也，故父母不當隨衣食衣食，名詞使動用法，使穿衣飲食，供給穿衣飲食之也。是者名爲弱養强，不足筋力養有餘也，名爲逆政。少者還愁苦老者，無益其父母，父母故多殺之也。今但爲乏衣食而殺傷之，孰若養活之者，而使各自衣食乎？真人，是誠冤。絶地統，民之愚甚劇也。”“今小生聞是，心大悲而恐恢恢，同駭，害怕，知冤者誠多，當奈何哉？”“然，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其學必懈而道道，中途止也，而而，通如得衣食焉，則賢者學而不止也。當使各有所利，不當使其還反還反，反而相愁窮也。”“何謂也？”“夫女者無官，女之就夫，比若男子之就官也，當得衣食焉。女之就夫家，迺當相與併力同心治生，乃共傳天地統，到死尚復骨肉骨肉，親人，此指夫妻同處，當相與併力，而因得衣食之。令使賢且樂，令使不肖者且苦。比若土地，良土其物善，天亦付歸之；薄土其物惡，天亦付歸之：不奪其材力所生長也。天地尚不奪汝汝，第二人稱代詞，此稱土地，擬與人對話功，何況人乎哉？如是則凡人無復殺其女者也。”“善哉善哉！一大深害除矣，帝王太平已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然，夫父母與子，極天下之厚厚，關係親密也，不得困愁焉，不宜殺之也。毋毋，當作母乃殺其子，是應寇賊之氣，大逆甚無道也，故其亂帝王治最深。夫女，今得生，不見賊殺傷，故大樂到矣。”“然，子説是也，可謂知之矣。今天下一家殺一女，天下幾億家哉？或有一家乃殺十數女者，或

有娠之未生出，反就傷之者，其氣冤結上動天，奈何無道理乎？故吾誠□□擬補：反復重知知，告知之也。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則令婦人無兩心，則其意專，作事不復狐疑狐疑，猜疑，猶豫也。苦而無功，則令使人意常不和調和調，平和，和順。此者，乃天性自然之術也。真人慎之，無無，通毋去去，棄此書，以付仁賢之君，可以除一大冤結災害也。慎吾書言，以示凡人，無肯復去女者也，是則且應天地之法也，一男者得二女也。故天制法，陽數者奇，陰數者偶。大大，同太中古以來，人失天道意，多賊殺之，迺反使男多而女少不足也，大反天道，令使更相承負，以爲常俗。後世者劇劇，使動用法，加劇天下惡過，甚痛無道也。夫男者迺承天統，女者承地統；今迺斷絶地統，令使不得復相傳生，其後多出出，出現，發生絶滅無後世，其罪何重也！此皆當相生傳類，今乃絶地統，滅人類，故天久久絶其世類世類，後世，後代也。又人生皆含懷天氣，具迺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四支支，同肢，四時也；五藏藏，同臟，五行也；耳目口鼻七政七政，七竅，三光也——此不可勝紀，獨聖人知之耳。人生皆具陰陽，日月日月，時間，預定的時間滿乃開胞而出户開胞而出户，指分娩，嬰兒出生，視天地當復長長，生長，共傳其先人統，助天生物也，助地養形也。今天地神信此家，故天地神統來寄生於此人，人反害之，天大咎之，而人不相禁止，故天使吾出此書以示後世也。事已發覺發覺，弄清楚，明了，而復故故，故意爲者，名爲故犯天法，其罪增倍增倍，成倍增加，滅世不疑。真人慎之，自勵自勵！”“唯唯。”“子今既已發覺此事，而逃亡逃亡，隱匿其書，子代人得罪坐之矣。”“不敢不敢。”“行，去，各爲身計。”“唯唯。”

右分別說貧富，君王行之立吉，禁人斷絶地統以興男女、平

復王政。

## 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

“真人前。今天太和平氣方至，王治且太平，人當貞邪不當貞邪不，反復問句，“不”用在句末表示句中否定項？”“當貞。”“何以當貞？”“夫貞者，少情欲，不妄爲也。”“噫，真人之說，純大大，同太中古以來俗人之失也。其師内内，内心妒，反教民妄爲也。”真人曰：“何謂也？”“夫貞男乃不施，貞女乃不化也，陰陽不交，乃出出，出現，產生結果絶滅無世類也。二人二人，兩種人，此指貞男貞女共斷天地之統，貪小虚僞之名，反無後世，失其實核實核，實際，實質，此天下之大害也。汝汝，指貞男貞女，虛擬的對話方，下同嚮不得父母傳生汝，於何得有汝乎？而反斷絶之，此乃天地共惡之，名爲絶理大逆之人也。其應應，反應，效驗乃使天地隔絶，天不肯雨，地不肯化生。”“何也乎？”“夫天不雨，即其貞不施也；夫地不生萬物，即其貞不化也。夫天乃不雨，地乃無所生物，天下之大凶咎也，何以爲善哉？觀真人之說也，不順天地之教令，逆天道，不樂助天地生化，反欲斷絶之，子之吐口出辭，曾無曾無，難道不負於皇天后土乎？”“無壯壯，當作狀，不及有過。見天師說，自知罪重。”“不也不也，表示否定性的應答。爲爲，爲了，爲的是子言事，無當反天道，而以以，依據俗人之言，不順天意。陰陽所以多隔絶者，本由男女不和。男女者，乃陰陽之本也，夫治事乃失其本，安得吉哉？”“今唯天師唯天師，是一省略說法，意思同唯天師開示，當云何乎？”“然，太皇天上平氣將到，當純法天。故令一男者當得二女，以象陰陽，陽數奇，陰數偶也，迺太和之氣到也。如大大，同太多女，則陰氣興；如大大，同

太多男，則陽氣無雙無法，亦致凶。""何也?""人之數當與天地相應，不相應，力而不及，故得凶害也。""夫帝王后后，通後宮迺應土地，意云何哉?""今真人所言，即助吾語也。夫女，即土地之精神也；王者，天之精神也。主主，當作王恐土地不得陽之精神，王氣不合也，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故州取其一女，以通其氣也。樂其化生者，恐其施恩不及，王施不洽，故應土地而取之也。徧徧，同遍施焉，乃天氣通，得時雨也，地得化生萬物。令令，當作今太平氣至，不可貴貞人也，此脱略：貞人內獨爲過甚深，使王治不和良。凡人亦不可過節度節度，節制也，故使一男二女也。""善哉善哉!"

右順天地法，合陰陽，使男女無冤者，致時雨時雨，《鈔》作時雨降，二炁和，令地化生、王治和平此句《鈔》作：地生萬物，帝王之道治，立致太平。

## 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

"真人前，今太平氣臨到，欲使謹善者日益興，惡者日衰却也。爲爲，如，如果其有傷殺人，盜賊發，爲作政爲作政，執政，處置政務。爲作二字同義連文當云何乎?""何謂也?""謂臨發所發所，案發地點知知，主持，負責處置也。如人君坐坐，因爲，由於有所疑，而欲使善者大興，惡者立衰也，盜賊起，使即時得也，其爲政爲政，執政，處置政務當奈何乎?今真人宜善記記，講述之。""今天師使之，敢不敢不，不敢不言。每言不中天師法。""何謙爲?言之。自古大聖人不責備於一人也，今子言不中，何謙乎?""唯唯。但當賞善罰惡，令使其分明□□擬補：不失，即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子言是也，其賞罰獨無名字名字，名稱邪?""不

及。勤勤，通僅能壹言，不敢復重。今唯天師大開示之。”“然，子主記之，爲子具言之。長吏到其發所，悉召其部里人民，故大臣、故吏使其東向坐，明經及道德人使北向坐，孝悌人使西向坐，佃家佃家，即田家，農家謹子使居東南角中西北向坐，惡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東北向坐，君自南向坐。”“何必正如此坐乎?”“各從其類，迺天道順人立善也，盜賊易得。”“何謂也?”“大臣大臣，指故大臣，退休的大臣故吏投義處，此人去不仕，欲樂使以義相助也。明經道德投明處，欲使明其經道相助察惡也。孝悌投本本，當作木。木鄉，東方鄉，至孝者用心，故使歸木鄉也；孝悌者欲使常謹敬如朝時也，物生於東，樂其日進也。謹力之子投東南角者，東南長養之鄉，欲樂其修治萬物而不懈怠也。惡子少年投西南，西南者，陽衰陰起之鄉，惡，欲相巧弄，刑罰罪起焉，故猴猿便巧，處處，安排，分派向衰之地置焉。東向西向北向悉居前，不謹子與惡子居其後。有酒者賜其各一器，無酒者賜其善言者，使相助爲聰明。已畢也，君坐間間，通閑處，居户内，自閉也。一一一一，逐一而呼此衆人以尊卑，始教教，使其各言一，各記主主，案主，犯罪人名也。所言所記，後當相應，後不相應者坐之。言而不相應者，大佞僞人也，後即知佞僞人處處，所在矣。言而相應者，久久久久，久後乃賜之，進進，提拔，進用其人，毋即時也。”“何乎?”“將致怨。爲人君父，而使其臣子致怨，非慈父賢君也。故已畢，悉遣諸善人去，惡子少年與吏俱逐捕，不得賊者，不得止也。真人用用，介詞，同“以”此書，以付上德之君，以示凡人，各知有此教，善者日興，惡者日衰矣，盜賊邪姦得矣。”“善哉善哉！何故先示之乎?”“夫天將興雨，必先有風雲，使人知之。所以然者，欲樂其收藏也。所以先示者，樂其爲

善者日興，爲惡者日止也。今太平氣當至，恐人爲惡亂其治，故先覺覺，使動用法，使覺知之也。此下《鈔》作：令帝王當法象天地，先視善道爲政當象天，夫天不掩人之短，此脱略：掩人之短太古聖人不爲也，名爲暗昧政，反復反復，反而致凶，不得天地心意，故先示之也。"善哉善哉！君何故必居户内自閉，而使言者居户外乎哉？""然，夫人將聞密言者，必心不自知前也。頭面相近，傍傍，同旁人知之，令爲言者得害矣。夫爲人君長，受人聰明，後使其人得害，名爲中傷忠信賢良股肱，後無肯復言者也。聰明閉絶，其政亂危者矣。又君者，陽也，居陰中；臣者，陰也，處陽中也。陰陽相得者，使人悦，所言進必盡信也，此天自然之法也。真人寧寧，表示疑問語氣的副詞。現代漢語中不譯，或譯作"是否"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妄言。此致太平之書也。""唯唯。"

右興善止惡，聰明達，立得盜賊，忠信者得訣訣，通決法。

#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六正讀

## 守三寳法第四十四

《敦煌目録》作：守别三寶法

“真人前。”“唯唯。”“天下凡人行，有幾何者大急？有幾何者小急？有幾何者日益禍凶而不急乎？真人宜自精精，精誠，專致思索，具言之。”“唯唯。誠言心所及，不敢有可有可，有所匿。”“行，言之。”“凡天下之事，用者爲急，不用者爲不急。”“子言是是，代詞，此，適也，雖然雖然，雖然如此，非也。欲得其常急而不可廢者，廢之，天下絶滅無人，天文并合，無名字者，故爲大急。今子所言，但當前當前，目前小合於人意，反長候致候致，招致，導致諸禍凶所從起也。真人前，吾今所問於子，廼問其常急而不可廢置者誰誰，指事物也？”“今唯天師爲其陳列，分别解示解示，解答之。愚生自强强，勉强，過過，錯，壹言不中，不敢復言。”“然，子言是也。知之廼可説，不知而强説之，會自窮矣。凡人所不及也，事無大小，不可强知也。及及，懂得，能理解、知曉之無難，不及無易也。”“是故唯天師既開示淺闇不達之生，願爲開闢其端首端首，頭緒，入門的途徑。”“諾，聽之。天下大急有二，小急有一，其餘悉不急，反厭厭，堵塞人耳目，當前善，而長爲人召禍此下《鈔》作：亡家喪國，若［若，當作苦］身絶後。坐不

急之務，而致此禍患若此，凡人皆得窮敗焉。”“何謂也?”“愚哉！然，天下人本生本生，初生受命之時，與天地分，身抱元氣於自然，不飲不食，噓吸陰陽氣而活，不知飢渴。久久離神道遠，小小小小，稍稍失其指意指意，旨意，意向。此句《鈔》作：漸失根本，後生者不得復知，真道空虛，日流就流就，趨向僞，更生飢渴，不飢飢，王校作飲不食便死，是一大急也。天地憐哀之，共爲生可飲食。既飲既食，天統陰陽當見傳，不得中斷天地之統也。傳之當象天地，一陰一陽，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相好，然後能生也。”“何迺正使一陰一陽?”“夫陽極者能生陰，陰極者能生陽，此兩者相傳，比若寒盡反熱，熱盡反寒，自然之術也。故能長相生也，世世不絕天神神，王校作地統也。如男女不相得，便絕無後世。天下無人，何有夫婦父子君臣師弟子乎？以何相生而相治哉？天地之間無牝牡，以何相傳？寂然便空，二大急也。故陰陽者，傳天地統，使無窮極也。君臣者，治其亂；聖人師弟子主通天教，助帝王化天下。故此飲食與男女相須二者大急。天道有寒熱，不自障隱障隱，遮蔽，半傷殺人，故天爲生萬物，可以衣之；不衣，但穴處隱隱，遮蔽同活耳，愁半傷，不盡滅死也，此名爲半急也。所謂天道大急者，迺謂絕滅死亡也，急無過此也。夫人不衣，固不不，衍字能飲食，合陰陽，不爲其善；此《鈔》有：夫衣者，依也衣則生賢，無衣則生不肖也。故衣者，有以禦害而已，故古者聖賢不效效，仿效，追求玄黃玄黃，赤黑色和黃色，泛指色彩，也代指彩色的絲織品也此下《鈔》作：但禦寒暑而已。飲食陰陽不可絕，絕之天下無人無人，《鈔》作無復君臣父子之道，不可治也。守此三者，足以竟其天年，傳其天統，終者復始，無有窮已。故古者聖人以此爲治也，其餘不急、召凶禍物者悉已去

矣。”“何謂也?”“此三者應天行。男者，天也；女者，地也；衣者，依也，天地父母所以依養人形身也此句《鈔》作：衣食者，中和。過此三者，其餘奇僞奇僞，稀奇精巧華美之物不必須之而活、傳類相生也，反多以致僞姦，使治不平，皇皇，《鈔》作和氣不得至，天道乖錯，爲君子重重，深，大憂。六情所好，人人嬉嬉，通喜之，而不自禁止，意轉樂之，因以致禍：君子失其政令，小人盜劫刺刺，《鈔》作：心生，家亡國敗，皆由此不急之物爲召之也。天下貧困愁苦，災變連起，下極極，當作亟欺其上以下《鈔》作：日就浮華，因而愁苦，不竟天年。復使後生趨走不止，山川爲空竭，元氣斷絶，地氣衰弱，生養萬物不成，天災變改，生民稍耗，姦僞復生。不急之物，爲害若此。而欲悦耳目之娱，而不悟深深［深深，嚴重］巨害矣，皆以此爲大害。所從來者久，亦非獨今下古後世之人過也，傳相承負，失其本真實，悉就浮華，因還自愁自害，不得竟其天年也。後生後生，後代，後來的人多事紛紛，但以其爲不急之事，以致凶事，故常趨走不得止也。上古所以無爲而治，得道意，得天心意者，以其守本，不失三急。中古小多事者，以其小多端也。下古大多憂者，以其大多端，而生邪僞；更以相高上相高上，比高低而相愁也，因生邪姦出其中也。内失其真實，離其本根，轉而相害，使人眩亂，君子雖愁心，欲樂欲樂，想要正之，所爲億萬端，不可勝理，以以，同已亂其治。真人深思此意。”“善哉善哉!”

右守三實，平氣來，邪僞去，奸猾絶。

## 三急吉凶法第四十五

“真人前，蚑行之屬有幾何大急？幾何小急？幾何不急乎?”

“然，各有所急，千條萬端。”“皆名爲何等急?”“跂行各有所志也，不可名字名字，稱説，説出。不可名字，無法説出也。”“真人已愁矣昏矣，子其故故，依舊爲愚，何壹何壹，多麽劇也。”“實不及。”“子尚自言不及，何言俗夫之人失計哉? 其不及乎是也。”“唯天師，願爲其愚暗解之。”“然，蚑行俱受天地陰陽統而生，亦同有二大急、一小急耳。”“何謂乎哉?”“蚑行始受陰陽統之時，同髣髴噓吸，含自然之氣，未知食飲也。久久亦離其本遠，大道消竭，天氣不能常隨護視之，因而飢渴。天爲生飲食，亦當傳陰陽統，故有雄雌，世世相生不絶。絶其食飲與陰陽，不相傳，天下無蚑行之屬，此二大急者也。其一小急者，有毛羽鱗亦活，但倮蟲亦生活。但有毛羽者，恒善可愛，禦寒暑；有鱗者，恒禦害：非必須而生也，故爲小急也。其餘凡行，悉禍處處，居處。禍處，禍的根源也。不守此三本，無故妄行，悉得死焉。此自然懸於天地法也。真人宜思其意，守此三行者，與天地中和相得；失此三而多端者，悉被被，遭受凶害也。”“善哉善哉！天師既開示，願乞問一事。”“平平，尊者對卑者的應對語，意思是免禮，行。”“今布根垂枝之屬，不食不飲不衣，當奈何乎?”“噫！子學不日進，反日無知，何哉? 亦有二大急一小急。”“何謂也?”“明聽明聽，仔細聽着。”“唯唯。”“萬物萬物，指植物須雨而生，是其飲食也。須得晝夜，壹暴暴，太陽照，曬壹陰，晝則陽氣爲暖，夜則陰氣爲潤，迺得生長、居其處，是其合陰陽也。垂枝布葉，是其衣服也。其物多葉亦生，少葉亦生，是其質文也。故無時雨，則天下萬物不生也，天下無一物，則大凶也，是一大急也。不得晝夜合陰陽氣，物無以得成也，天下無成實物，則大凶，是二大急也。物疎疎，同疏葉亦實，數數，密，密集葉亦實，俱實，不必

當數葉也，是其小急也。實者，是其核也。是故古者聖人守三實，治致太平，得天心而長吉、竟天年，質而已，非必當多端玄黄玄黄，色彩華麗也。故迷於末者當還反反，同返中，迷於中者當還反反，同返本；迷於文者當還反反，同返質，迷於質者當還反反，同返根。根者，迺與天地同其元也。故治，眩亂眩亂，迷亂於下古者，思反反，同返中古；中古亂者，思反反，同返上古；上古亂者，思反反，同返天地格法格法，法度；天地格法疑者，思反反，同返自然之形；自然而惑者，思反反，同返上元靈氣。故古者聖賢飲食氣而治者，深居幽室思道，念得失之象，不敢離天法誅誅，王校作銖分之間也，居清靜處，已得其意，其治立平，與天地相似哉！真人深惟思吾道言，豈豈，表疑問語氣的副詞知之邪?”“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而而，通能象吾書以治亂者，立可試不移時也。無無，通毋，不要匿此文，使凡人當自知質文所失處，深念念，思考其意，宜還反反，同返三真，無無，通毋，不要自愁苦以邪僞也。真人慎之!”“唯唯。”

右解萬物守本，得三急而吉，失三急而有害。

## 事死不得過生法第四十六

“真人前。”“唯唯。”“孝子事親親，父母，親終，然後復事之，當與生時等等，相同邪?”“不也，事之當過其生時也。”“何也哉?”“人由親而生，得長巨長巨，長大焉。見親死去，迺無復還期，其心不能須臾忘。生時日相見，受教勅，出入有可有可，有所反報反報，稟告；到死，不復得相覩，訾念訾念，思念。二字同義連文其悒悒，故事之當過其生時也。”“真人言是也，固大已失天道真實，遠復遠矣此句《鈔》作：子之言，但世俗人者之言耳，非大

道意也。今真人説尚如此，俗人冥冥冥冥，昏暗，愚昧是也，失天法明矣。”“何謂也？唯天師。”“然，人生，象天屬天也；人死，象地屬地也。天，父也，地，母也，事母不得過父。生人，陽也，死人，陰也，事陰不得過陽。陽，君也，陰，臣也，事臣不得過君。事陰反過陽，則致逆氣則致逆氣，《鈔》作即致陰陽氣逆而生災，事小過過，超過則致小逆，大過則致大逆。名爲逆氣，名爲逆政，其害使陰氣勝陽，下欺其上，鬼神邪物大興此下《鈔》作：而晝行人道，疾疫不絶，而陽氣不通，君道衰，臣道强盛。是以古之有道帝王，興陽爲至，降陰爲事，共乘乘，登，行走於人道，多晝行不避人也。今今，當作令使疾病不得絶，列鬼行不止也，其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子知之耶？”“愚生大不及不及，不懂，有過。不也不也，反問句，意思是“不是嗎”？今見天師已言，迺惻然惻然，真切，從心底裏大覺。師幸原原，推究，顧念其其，代詞，此指自己勉勉慎事，開示其不達。今是過過，過錯小微小微，微小，何故迺致此乎哉？”“事陰過陽，事下過上，此過之大者也，極於此，何等何等，怎麼迺言微乎？真人復重不及矣。又生人，乃陽也，鬼神鬼神，此指鬼。人死之後爲鬼，迺陰也，生人屬晝，死人屬夜。子欲知其大深大深，深透，徹底放放，楊釋通仿此。若晝大興長則致夜短，夜興長則致晝短；陽興則勝其陰，陰伏不敢妄見見，同現，則鬼神藏矣，陰興則勝其陽，陽伏，故鬼神得晝見見，同現也此句《鈔》作：夫日，陽也，夜，陰也。日長即夜短，夜長即日短；日盛即生人盛，夜盛即鬼神盛。夫生人，與日俱也，奸鬼物，與星俱也。日者，陽也，星者，陰也，是故日見見，同現則星逃，星見見，同現則日入。故陰勝則鬼物共爲害甚深甚深，《鈔》作：與［當作興］陰所致，爲害如此也，不可名字不可名字，無法説出也，迺名爲興陰反衰陽也，使治失政政，通正，反傷生人。此其爲過甚重，子深

計之。”“唯唯。”“故天道制法也，陰職職，職掌，所處的身份地位常當弱於陽。比若臣當弱於其君也，迺後臣事君順之；子弱於其父母，迺子事父母致孝也。如强，不可動移動移，觸動，鎮服者，爲害甚深劇。故孝子雖恩愛不能忘其親者，事之不得過生時也。真人亦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曉不耶?”“唯唯。”“慎之慎之！凡事不可但恣意而妄爲也。”“唯唯。”“子欲事死過過，超過於生，迺得過過，罪責於天。”“是何乎?”“迺爲不敬其陽，反敬其陰，名爲背上向下，故有過於天也。”“愚生大負負，罪責，過錯，唯天師原之耳!”“不也不也，表示否定的應答。這裏的意思是“不必”，但自詳計之，言事皆當應法。”“唯唯唯，疑衍天師開示之，願悉聞其不得過其生時意。”“其葬送，其衣物所齎持治喪，不當過生時。此脱略：過生時皆爲逆政政，通正，尚爲死者得讁也。送死不應本本，此指死者的實際身份、地位、品德、功業等，地下簿考問簿考問，按簿考問。簿，指鬼神記録人平生功過的簿籍。考問，核察訊問之，失實，反爲詐僞行，故得讁又深，敬敬，同儆，告誡，警告其興凶事大過，反生凶殃，尸鬼大興，行病害人，爲怪變紛紛。”“以何明之耶?”“善哉，子難難，提問，所提的問題也！以上古聖人治喪，心至心至，盡心。此指充分表達對死者的感情而已，不敢大興之也。夫死喪者，天下大凶惡之事也，興凶事者爲害，故但心至而已，其飲食象生時，不負焉，故其時人多吉而無病也，皆得竟其天年此句《鈔》作：送終不過生時，人心純朴，少疾病。中古送死治喪，小失法度，不能專專，專一，遵守其心至而已，失其意，反小敬敬，重視，看重之，流就流就，趨向浮華，以厭厭，采取某種行動驅避妖邪災禍或使别人遭受災禍生人，心財財，通纔半至其死者耳，死人鬼半來食，治喪微違實，興其祭祀，即時致邪，不知何何，

什麽，此指來路不正的鬼神物來共食其祭，因留止留止，留下，逗留祟人，故人小小多病也“中古”以下句《鈔》作：中古理漸失法度，流就浮華，竭資財爲送終之具，而盛於祭祀，而鬼神益盛，民多疾疫，鬼物爲祟不可止。下古復承負中古小失，增劇，大失之，不心至其親而已，反欲大厭生人，爲觀古古，當作占。觀占，觀看者作榮作榮，顯示榮耀，行失法，反合爲僞，不能感動天，致其死者鬼不得常來食也。反多張興張興，盛興，大事操辦其祭祀，以過法度，陰興反傷衰其陽，不知何鬼神物悉來集食，因反放縱，行爲害賊殺人，不止共殺一人者。見興事興事，指興凶事不見罪責罪責，名詞作動詞，歸罪，何故不力爲之乎？是故邪氣日多，還攻害攻害，傷害其主也，習得食隨生人行不置也。陰强陽弱，厭生人，臣下欺上，子欺父，王治爲其不平，而民不覺悟，故邪日甚劇，不復拘制拘制，控制也“下古”以下句，《鈔》作：下古更熾祀他鬼而興陰，事鬼神而害生民，臣秉君權，女子專家，兵革暴起，奸邪成黨，諂諛日興，政令日廢，君道不行，此皆興陰過陽，天道所惡，致此灾咎，可不慎哉。是故古者聖賢，事死不敢過生，迺覩禁明也。真人亦豈豈，疑問語氣副詞，表是非問已解耶？”“可悏悏，害怕。同駭哉，可悏悏，同駭哉！嚮天師不示，愚生心無由得知此也。”“真人前，子與吾合心，必天使子主問事，不可自易易，輕忽，不認真也。是以吾悉告子也。所以然者，今良平氣且臨至，凡事當順，一氣逆，轉轉，反過來不至。”“何謂也？”“夫天道，當興陽也而衰陰，則致順，令令，王校作今反興陰而厭衰陽，故爲逆也。反爲敬凶事，致凶氣，令使治亂失其政位，此非小過也。真人無無，通毋匿此書，出之，使凡人自知得失之處。夫治不調調，和諧，平順，非獨天地人君之過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過，更相承負，相益爲多，皆悉坐坐，因爲，由於不守實所致也。以以，楊釋同已離去其實、遠本，

反就僞行，而不自知。”“何謂乎？”“生者，其本也，死者，其僞也。”“何故名爲僞乎？”“實不見覩見覩，看見，瞭解其人其人，指死者可欲可欲，所欲，而生人生人，活人，指死者的親屬爲作知知，同智，妄圖畫形容過其生時也，守虛不實核事。夫人死，魂神以以，同已歸天，骨肉以以，同已付地腐塗，精神者可不思而致，尚可得而食之，骨肉者無復存也，付歸於地。地者，人之真母，人生於天地之間，其本與生時異事，不知其所職者何等也。故孝子事之宜以本，乃後得其實也。生時所不樂，皆不可見於死者，故不得過生，此脫略：過生必爲怪變甚深。真人曉不？慎之慎之。”“唯唯。善哉善哉，實實，實質，要旨已出矣！”“子可謂知之矣。行，去。”“唯唯。”

右事生到終本末當相應訣。

#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七正讀

## 試文書大信法第四十七

“大頑頓頓，通鈍曰曰，王校作日益暗昧之生再拜，今更有疑，乞問天師上皇神人。”“所問何等事也?”“請問，此書文其凡大要，都都，總，總體上爲何等事生?爲何職職，職責，使命出哉?”“善哉善哉！子之問事，可謂已得皇天之心矣。此其大要之爲解天地開闢已已，王校通以來帝王人民承負生，爲此事出也。”“今迺爲此事出，何反皆先道養性乎哉?”“然，真人自若自若，依舊，仍然真真真真，確實愚昧蒙蔽不解。嚮者見子陳辭，以爲引謙引謙，自謙，反真真冥冥昧昧，何哉?諾，真人更明開耳聽。然，凡人所以有過責者此句《鈔》作：凡自帝王大臣人民有承負過責流及後世，皆由不能善自養，悉失其綱紀，故有承負之責也。比若父母失至道德，有過於鄰里，後生其子孫反爲鄰里所害，是即明承負之責也。今先王爲治不得天地心意，非非，不止，不祇是一人，共亂天也，天大怒不悦喜，故病災萬端端，種，類。後在位者復承負之，是不究乎哉?故此書直爲是出也。是故古者大賢人本皆知自養之道，故得治意，少承負之失也此句《鈔》作：古者帝王大臣各知自養之道，安有承負哉。其後世學學，同斆，教導人之師，皆多絶匿其真要道之文，以浮華傳學學，同斆，違失天道之要意，令後

世日浮淺，不能善自養自愛，爲此積久，因離道遠，謂天下無自安全安全，保全之術，更生忽事忽事，輕忽處事，不分善惡而行事反鬥祿鬥祿，爲利益而爭鬥，故生承負之災。子解意解意，理解力豈豈，是否知之耶？”“善哉善哉！見天師言，昭若開雲見日無異也。”“行，子可謂已得道意矣。”“愚生蒙恩，已大解，今問無足時，唯天師丁寧丁寧，言語懇切，反復仔細重戒之。”“然，夫人能深自養，迺能養人；夫人能深自愛，迺能愛人。有身且自忽忽事，輕率，不能自養，安能厚養人乎哉？有身且不能自愛重而全形，謹守先人之祖統，安能愛人全人？愚哉！子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深解不耶？”“唯唯。善哉善哉！”“行，子以爲吾書不可信也，試取上古人所案行案行，遵行，奉行得天心而長吉者書文，復取中古人所案行得天心者書策文，復取下古人所思務行得天意而長自全者文書，宜皆上下流視流視，放眼觀察，綜合觀察考之，必與重規合矩無殊也。迺子蒙且大解，迺後且大信吾書言也。今天疾人後生者日益輕易輕易，輕率，不分善惡，鬥命鬥命，用生命相爭鬥試才。下愚迺言天無知，道道，説，認爲天不效也。夫地尚不欺人，種禾得禾，種麥得麥，此下《鈔》作：在用力多少，其稼善惡其用功力多者，其稼善，何況天哉？今故天積積，非常怨下愚無知者更相教輕事爲愚愚，愚蠢的事，後生者日益劇，故生災異變怪非一也。是天與人君獨深厚，比若父子之恩，則相教。愚者見是，不以時報其君，反復蔽匿蔽匿，隱瞞，斷絶天路，天復益忿忿，後復承負之，增劇不可移移，改變。帝王雖有萬人之善，猶復無故被被，蒙受其害也。故使爲善者不明，若無益也。令使下愚言天無知，固有以乎哉！”“今見天師言，心解與更生更生，再生無異也。善哉善哉！弟子雖多愁愁，使勁用法，煩擾天師，冒死

問事，始若有過，已問得解，意大喜，不悔之也。”“夫無知而不問，無由得通達，子言是其意也。行，書多悉備，頭足腹背表裏悉具，自與衆賢共案案，依照，遵奉之，勿復問。”“唯唯。”

右問天師文書衆多從上到下所爲出斷訣。

## 五事解承負法第四十八

蔽暗弟子再拜言：“夫大賢見師説一面，知四面之説；小賢見師説一負負，角，角落，知四負之説，故易爲説也。其愚暗蔽頓頓，通鈍之人，不事事，名詞，狀語，每件事見爲説之，猶復心懷疑，故敢敢，表敬副詞，意思是“大膽地”具問天師。師既爲皇天解承負之仇，爲后土解承負之殃，爲帝王解承負之戹，爲百姓解承負之過，爲萬二千物解承負之責，又言下愚弟子廼爲天問事。不敢不冒過過，過錯，犯過錯悉道之，願具聞其意。”“何等也？平，言。”“今帝王人民有承負，凡事亦皆自有承負耶？”“善哉，子爲天問事，誠詳且謹。”“今每與天師對會對會，會面。二字同義連文，常言弟子廼爲天問疑事，故敢不敢不，不敢不詳也。”“善哉，子有謹良之意，且可屬屬，同囑。托付事。行，今子樂欲令吾悉具説之耶？不惜難難，意動用法，以爲難之也，但恐太文，難爲才才，同材用。具説天下承負，廼千萬字尚少也難勝。既既，即便，就爲子舉其凡綱，令使衆賢可共意意，體味，領悟，而盡得其意，與券書無異也。”“唯天師。”“語語，當作諾，明開兩耳，安坐定心聽。”“唯唯。”“然，天地生凡物，無德而傷之，天下雲亂雲亂，混亂無序，家貧不足，老弱飢寒，縣官無收，倉庫更空，此過廼本在地傷物，而人反承負之。一大凡事解未解未，反復問句，意思是“理解沒有（理解）”？復更明聽：今一師説説，説教，傳授知識學

問，教十弟子，其師説邪不實，十弟子復行各爲十人説，已百人僞説矣；百人復行各爲十人説，已千人邪説矣；千人各教十人，萬人邪説矣；萬人四面四面，各方，到處俱言，天下邪説。又言者大衆大衆，衆多，多傳相徵，不可反反，同返。糾正也，因以爲常説。此本由一人失説實實，本質，要旨，迺反都使此凡人失説實核，以亂天正文，因而移風易俗，天下以爲大病，而不能相禁止，其後者劇，此即承負之厄也，非後人之過明矣。後世不知其所由來者遠，反以責責，責備，歸咎時人，故重相冤也；復爲結氣不除，日益劇甚。故凡二事解。真人復更明聽：令令，當作今一人爲大欺於都市中，四面行於市中，大言地且陷成涵水，垂泣且言。一市中人歸道之，萬家知之；老弱大小四面行言，天下俱得知之，迺使天下欺。後者增益之，其遠者尤劇。是本由一人言，是即承負空虚言之責責，過錯，罪責也，後人何過乎？反以過過，歸罪時人。三事解。然，真人復更明聽：夫南山有大木，廣縱覆地數百步，其本莖一也，上有無訾訾，王校同貲之枝葉實，其下根不堅持堅持，牢牢抓住地，而爲大風雨所傷，其上億億枝葉實悉傷死亡。此即萬物草木之承負大過也，其過在本不在末，而反罪未未，當作末，曾不曾不，難道不。曾，表反詰語氣的副詞冤結耶？今是末無過，無故被被，蒙受流災流災，傳承牽及的災禍得死亡，夫承負之責如此矣，寧寧，難道，表反詰語氣的副詞可罪後生耶？四事解。然，責責，王校作真人復更明聽：南山有毒氣，其山不善閉藏閉藏，封閉，春南風與風氣俱行，迺蔽日月，天下彼彼，楊釋作被其咎，傷死者積衆多。此本獨南山發泄氣，何故反使天下人承負得病死焉？時人反言猶猶，通由，由於惡，故天則則，當作賊殺汝，以過過，歸罪其人，曾不冤乎哉？此人無過，反承負得此

災，魂神自冤，生人復就過責過責，歸罪之，其氣冤結上動天。其咎本在山有惡氣，風持持，《道典論》卷三作時來。承負之責如此矣。五事解。然，真人復更危坐，詳聽吾言：本道常正，不邪僞欺人，人但座座，通坐，因爲先人君王人師父教化，小小小小，稍稍，逐漸失正。失正言，失自養之正道，遂相效學，後生者日益劇，其故爲此。積久積久，長期，很長的時期傳相教，俱不得其實，天下悉邪，不能相禁止，故災變萬種興起，不可勝紀。此所由來者積久復久，愚人無知，反以過時君，以責時人，曾不重被冤結耶？天下悉邪，不能自知，帝王一人，雖有萬人之德，獨能如是何？然，今人行，豈有解耶？若食，盡欲得之，而病人獨不能食，迺到於死亡，豈有解耶？今交陰陽陰陽，指男女相得，盡樂樂，想要有子孫，祭神求吉，而自若自若，依舊不能生子，豈有解耶？夫人生盡樂好善而巨壯巨壯，高大，而固反不肖且惡，豈有解耶？此盡承負之大效也，反以責時人，故不能平其治也。時人傳受耶耶，通邪僞久，安能卒卒，同猝自改正乎哉？遂從是常冤，因爲是連久連久，持久，長久，天憐之。故上皇道應元氣而下也，子勿怪之也。”“以何爲初？”“以思守一。”“何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生之道也；一者，元氣所起也；一者，天之綱紀也。故使守思一，此下《白帖》作：子欲養生，守一最壽，平氣徐卧，與一相守，氣若泉源，其身何咎，是謂真寶，老衰自去從上更下也。夫萬物凡事，過於大末不反本者，殊迷不解，故更反本也此段《鈔》作：欲解承負之責，莫如守一。守一久，天將憐之。一者，天之紀綱，萬物之本也，思其本，流及其末。是以古者聖人將有可有可，有所爲作，皆仰占占，觀察天文，俯視地理，明其反反，同返本之明效也此句《鈔》作：明其本末，覩其明效，真人解未？”“唯唯。”“今䀹䀹，願念

子悒悒，已舉承負端首端首，頭緒，要領，天下之事相承負皆如此，豈知之耶?”“唯唯。今天師都舉端首，愚生心結心結，心中的疑團，疑惑已解。”“行，語真人一大要言：上古得道能平其治者，但工工，致力，擅長自養，守其本也。中古小失之者，但小忽自養，失其本。下古計不詳，輕其身，謂可再得，故大失之而亂其治。雖然，非下古人過也，由承負之厄會也。行，文已復復，通複重，吾不復言，百言百同，無益也。可毋增書爲文，今天辭已通通，全部矚於真人。”“唯唯。”“行，歸思其要，以付有德君，書要爲解承負出。”“唯唯。”

右問凡事承負結氣訣。

# 太平經鈔丙部（補卷三十八）正讀

## 師策文（第四十九）

此據王校。《敦煌目録》卷廿師策文第廿，卷三十八守一法

師曰："吾字十一王校補：明爲止，丙午丁巳爲祖始。四口治事萬物理，子巾用角活活，王校作治其右，潛龍勿用坎爲紀。人得見之壽長久，居治治，王校作天地間活而已。治百萬人仙可待，善治病者勿欺殆殆，王校作紿。樂樂，當作樂乎樂乎長安市，使人壽若西王母，比若四時周反反，同返始，九十字策傳方士此十三句，每句七言，句句押韻，韻字爲止、始、理、右、紀、久、已、待、紿、市、母、始、士，都是之部字。"

# 太平經丙部卷三十九正讀

## 解師策書訣第五十

真人稽首再拜:“唯唯。請問一疑事解解，答案。”“平，言。何等也?”“天師前所與愚昧不達之生策書凡九十字，謹歸，思於幽室閒閒，同閑處閑處，清潔僻靜處連日時，質性頑頓頓，通鈍，晝夜念之，不敢懈怠，精極心竭，周徧不得其意。今唯天師幸哀不達之生，願爲其其，代詞，指自己具解說之，使可萬萬世貫結貫結，牢記而不忘。”此上《鈔》作:真人請問神人:“前所賜不達之生策書九十字，未知趨向，義理所歸，願爲一一解，以遺後世，貫結而不忘。”“善哉，子之難問難問，詰問，疑問乎，可謂天人也。諾，真人詳聆聽，爲子悉解其要意。“善哉”以下句《鈔》作:神人言:“爲子直解之。”師曰吾字十一明爲止:師者，正謂皇天神人師也。曰者，辭也，吾迺上辭於天，親親，本身，自身見遣而下，爲帝王萬民具陳，解億萬世諸承負之讁也。吾者，我也;我者，即天所急使神人也，今天以是承負之災四流，始有本根本根，根源，起因，後治者悉皆隨之失其政，無從得中斷止中斷止，中止，阻止之，更相賊傷，爲害甚深，今天以爲重憂。字者，言吾今陳列天書累積之字也。十者，書與天真誠信洞相應，十十不誤，無一欺者也，得而衆賢各自深計，其先人皆有承負也，誦之不止，承負之厄小大悉

且已除矣。一者，其道要正當以守一始起始起，開始，開端也，守一不置，其人日明乎，大迷解矣。明爲止，止者，足也止，古“趾”字，所以釋作“足”。這是隨文析字來敷講經文的微言大意，對其中文字結構或意義的分析，多有任意附會處，夫足者爲行生，行此道者，但有日益昭昭，不復愚暗冥冥也。十一者，士也士，析分爲十一，明爲止者，赤也赤，拆分爲士火。明，與火意義相關，所以“明爲止”意思是把“火”作爲字的下半部分“足”和上面的“士”合成“赤”，言赤氣得此，當復更盛王大明也。止者，萬物之足也，萬物始萌，直布根以本足生也，行此道，其法迺更本元氣，得天地心，第一最善，故稱上皇之道也。丙午丁巳爲祖始：丙午丁巳，火也，赤也；丙午者，純陽甲丙戊庚壬爲陽干，子寅辰午申戌爲陽支也，丁巳者，純陰乙丁己辛癸爲陰干；丑卯巳未酉亥爲陰支也；陰陽主和凡事，言陰陽氣當復和合天下而興之也。爲者，爲利帝王、除凶害出也。祖者，先也，象三皇德也。始者，反反，同返本初也，故行是道，當得反反，同返上皇皇，《鈔》作三皇化也。四口治事萬物理：四而得口者，言也言字，隸書四横下一“口”字，古“四”字爲四横，所以“四”“口”二字合成“言”，能日習言吾書者，即得天正經字也，令得其至意，迺上與天心合，使萬物各得其所而不復亂，故言萬物理也。子巾用角治其右者：誦字也子巾，上“巾”下“子”，合成一“字”。用角治其右，即用“角”加上“治”的右部，“治”的右部“台”在篆隸中形近“言”，與“角”合成“誦”，言誦讀此書而不止，凡事悉且一旦一旦，一下子而正，上得天意，歡然而常喜，無復留留，隱匿不傳倍倍，楊釋通背也。潛龍勿用欲欲，同坎爲紀：潛龍者，天氣天氣，《鈔》作天陽氣還復初九，甲子歲也，冬至之日也，天地正始起於是也。龍者，迺東方少陽，木之精神也，故

天道因木而出，以興火行。夫物將盛者，必當開通其門户也，真人到期月滿，出此書，宜投之開明之地。開者，闢也，通也，達也，開其南，更調調，《鈔》作滌暢陽氣，消去其承負之戹會也。潛者，藏也，道已往到往到，來到，反隱藏也。勿者，敢敢，有"不敢"一解，所以用釋"勿"也，未也，先見文者，未知行也。用者，治也，事也，今天當用此書除災害也。玄甲歲出之，其時君未能深原原，推究，瞭解書意，得能能，通而用之也。故言勿用者，見天文未敢專信而即效案用之也。信用之者，事立效見響應，是其明證也，迺與天合，故響應也。欿欿，同坎爲紀者，子稱餤欿，王校作欿。同坎。甲，天也，綱也，陽也；欿欿，同坎者，子也，水也，陰也，紀也；故天與地常合，其綱紀於玄甲子初出，此可爲有德上君治綱紀也，故言欿欿，同坎爲紀也。迺謂上皇天書下，爲德君出真經書，以繩斷繩斷，糾正斷絶邪，以玄甲爲微初微初，始初也，凡物生者，皆以甲爲首，子爲本，故以上甲子序序，依次出之也。人得見之壽長久：人者，正謂帝王一人也，上德易覺知，行道書之人也。據瑞應文，不疑天道也，深得其意則壽矣。壽者，竟其天年也。長者，得無窮也。久者，久存也。居天地間活而已：居者，處也。處天地間活而已者，當學真道也，浮華之文不能久活人也，諸承負之厄會厄會，災變，咎皆在無實核之道故也，今天斷去之也。治百萬人仙可待：治者，正也，天以此書正衆賢之心，各自治病，守真去邪。仙可待者，言天下聞之，真道翕然悉出，往輔佐有德之君治。真道者，活人法也，故言仙可待也。善治病者勿欺殆殆，王校作紿：凡人悉愚，不爲身計，皆以邪僞之文，無故自欺治治，王校作紿，冤哉！反得天重讁，而生承負之大責。故天使其棄浮華文，各守真實，保其一，旦夕旦

夕，早晚，隨時力行之，令人人各有益其身，無肯復自欺殆殆，王校作紿者也。樂乎樂乎，當作樂乎樂乎長安市：樂者，莫樂於天上皇太平氣至也。乎者，嗟歎其德大優無雙也。長者，行此道者，其德善長無窮已也。安者，不復危亡也，得行此道者，承負天地之謫悉去，迺長安，曠曠恢恢曠曠恢恢，寬闊廣大。此指没有災異變怪無復憂也。市者，天下所以共致聚人處也，行此書者，言國民大興云云云云，衆多，不可勝數的樣子，比若都市中人也。使人壽若西王母：使人者，使帝王有天德天德，《鈔》作大德好行正文之人也。若者，順也若，有順從的意思，能大順行吾書，即天道也，得之者大吉，無有咎也。西者，人人棲棲，古又從木西聲作"栖"，所以用"棲"釋"西"存真道於胸心也。王者，謂帝王得案行天道者大興而王也，其治善，迺無上也。母者，老壽之證也，神之長也。比若四時周反反，同返始：比者，比也。比若四時傳相生、傳相成，不復相賊傷也，其治無有刑也。九十字策傳方士：九者，究也，竟也。得行此者，德迺究洽天地陰陽萬物之心也。十者，十十相應，無爲爲，通僞文也。字者，言天文上下字周流徧，道足足，備足也。傳者，信也，故爲作委字委字，《鈔》作文守，疑當作文字符信以傳之也。方者，大方正也。持此道急往付歸有道德之君，可以消去承負之凶，其治即方且大正也。士者，有可有可，有所剋志剋志，同克己。克制自己，用正確的志向嚴格要求自己一介一介，耿介，忠心正直之人也，一介之人者端心，可教化屬屬，同矚事，使往通此道也。吾策之説將可覩矣。真人豈曉解未乎？"

"唯唯。善哉善哉！見天師言，大樂已至矣。""子可謂已知之矣。""愚生每有所問，自知積愁天師，嚮不問，何從得知之。""然，子言是也。賢聖有疑，皆問之，故賢聖悉有師也。不可苟

空苟空，任意憑空强强，勉强説也，夫强説適可一言，不能再轉轉，遞轉，深入也。”“唯唯。是以愚生不敢强説也。”“子言是也，大儒謙儒謙，柔順謙和，謙遜，亦不失之也。”“今天師事事假假，授予，指示其路，爲剥解剥解，分解，解釋凡疑，遂得前問所不及。今欲有可有可，有所乞問，甚不謙，不知當言邪，不邪?”“疑者，平平，免禮。尊長對卑者禮敬時的應對語，言勿諱言勿諱，説吧不用隱諱。”“唯唯。古今賢聖皆有師，今天師道滿溢，復當師誰乎?”“善哉善哉！子之問也，可謂覩微意矣。然，吾始學之時，同問於師，非非，不止一人也，久久道成德就，迺得上與天合意，迺後知天所欲言，天使太陽之精神來告吾，使吾語；故吾者迺以天爲師。雖喻喻，曉喻真人，嚮天不欲言，吾不敢妄出此説，此脱略：妄出此説天必誅吾。真人亦知此誡重耶？子誡慎之。”“唯唯。愚生問疑於天師，無不解者，心喜常不能自禁言，願復乞問一事。”“行，道之。”“唯唯。今天師比比，連續爲暗蒙淺生具説承負説，不知承與負，同邪異邪?”“然，承者爲前，負者爲後。承者，迺謂先人本承天心而行，小小失之，不自知，用用，因爲日積久，相聚爲多，今今，當作令後生人反無辜蒙其過謫，連傳連傳，傳承被其災，故前爲承。後爲負也，負者，流災亦不由一人之治，比連比連，連續不平，前後更相負，故名之爲負。負者，迺先人負於後生者也。病更相承負也，言災害未當能善絶也，絶者復起。吾敬受此書於天，此道能都絶之也，故爲誡重貴而無平平，衡量，估量，價值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怪怪，同駭哉，可怪怪，同駭哉！”“行，去，勿復問。”“唯唯。”

右解師策書九十字訣。

# 真券訣第五十一

“真人前，凡天下事，何者是也？何者非也？”“試而即應，事有成功，其有結疾病結疾病，痼疾，難於治愈的疾病者解除解除，消除，痊愈，悉是也。試其事而不應，行之無成功，其有結疾者不解除，悉非。非一人非，不止。非一人，不止體現在一個人身上也。”“善哉，子之言，真是也。言雖少，斯可解億萬事，吾無以加子之言也。夫欲效是非，悉皆案此爲法，可勿懷狐疑狐疑，疑惑，不相信，此即召信之符也。”“何謂也？”“夫凡事信信，確實，真實不信，何須必當考問考問，審核詢問之也？古者聖賢，但觀人所行證驗也，知之矣，明於日月。子説積善，不可變易也。欲知吾書，悉取信效於是。真人知邪？”“唯唯。”“行，去，名此爲真券，慎勿遺、無無，不，與上文“慎勿”構成雙重否定投於下方，以爲訣策書章。”

右召信符效書證真券。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正讀

## 努力爲善法第五十二

"真人前，天下之人凡有幾窮乎?""何謂也?""謂平平平平，一般。此指一般情況下無變，人有幾迫窮乎?""所窮衆多。""其所窮獨無有名字無有名字，没有名目，不能説出邪?""不可名字也。""子未知也，天下之人有四窮。""何謂也?""謂子本得生於父母也，既生，年少之時，思其父母不能去去，離開，是一窮也。適長巨大長巨大，長大自勝自勝，負擔自己，能獨立生活，女欲嫁，男欲娶，不能勝勝，忍受，克制其情欲，因相愛不能相離，是二窮也。既相愛，即生子，夫婦老長老長，衰老，顔色適不可愛，其子少可愛，又當見養，是三窮也。其子適巨巨，大，長大，可毋養，身便自老長不能行老長不能行，衰老不便行動，是四窮也。四窮之後，能得明師，思慮守道尚可，高才有天命者或得度度，度世，得道成仙，其次或得壽，其次可得須臾樂其身須臾樂其身，生前有愉快的生活。須臾，指不得長壽，魂魄居地下，爲其復見樂。""何謂也?""地下得新死之人，悉問其生時所作爲、所更更，經歷，以是生時可爲可爲，所爲定名籍，因其事而責之。故事事，《鈔》作子不可不豫防，安危皆其身其身，其本人自得之也。真人慎之。見此誡耶?""唯唯。天師迺勑以不見不見，没看到，不知道之

言。”“然，所以勑教子者，見子常有善意，恐真人懈倦，故明示勑之耳。”“唯唯。”“真人今學，以何自期期，期望，作爲目標乎?”“以年窮盡爲期。”“善哉，子志，可謂得道意矣。然，凡人行，皆以壽盡爲期，顧顧，衹是有善惡盡耳。”“何謂也？願聞之。”“然，守善學，遊樂而盡者，爲樂遊鬼，法復不見愁苦；其自愁苦而盡者爲愁苦鬼；惡而盡者爲惡鬼也。此者露見露見，顯見，明顯之事，凡人可知也。而人不肯爲善、樂其魂神，其過誠重。”“何謂也?”“人生迺受天地正氣，四時五行，來合爲人，此先人之統體也。此身體或居天地四時五行，先人之身常樂善無憂，反復傳生。後世不肖反久苦天地四時五行之身，令使更更，反而自冤死，尚愁其魂魄。是故愚士不深計，不足久居也，故令欲使令欲使，欲使其疾死亡，於其死不復恨之也。精神但自冤憐，無故得愁恚於此下士下士，下劣愚昧的人。是故古者大賢聖深計遠慮知如此，故學而不止也。其爲人君者樂思太平，得天之心，其功倍也，魂神魂神，《鈔》作魂魄神得常遊樂，與天善氣合。其不能平平，平定其治者，治不合天心，不得天意，爲無功於天上，已到終，其魂神魂神，《鈔》作魂魄神獨見責於地下，與惡氣合處。是故太古上聖之君迺知此，故努力也。愚人不深計，故生亦有謫於天，死亦有謫於地。”“可駭哉！弟子愚暗，不欲聞也。”“善哉！子既來學，不欲聞此，即且努力爲善矣。”“唯唯。天師處地處地，居於地上，降臨人間，使得知天命，受教勑深厚，以何得免於此哉?”“善乎！子但急傳吾書，道道，同導使天下人得行之，俱思其身，定精念精念，注意力合於大道，且自知過失所從來也，即承負之責除矣。天地大喜，年年，壽命復得反反，楊釋同返上古而倍矣。”“善哉善哉!”“行，辭小竟，真人努力勉之，異日復

來。”“唯唯。”“得書詳思上下。學而不精，名爲惚恍惚恍，迷糊，神思不清，求事不得，無形象，思念不致，精神無從得往。”“善哉善哉！”

右天師誡人生時不努力，卒死卒死，死亡，死後尚爲魂神得承負之謫。

## 分解本末法第五十三

“真人前，子既來學，當廣廣，廣泛，廣博知道意。少者可案行耶？多者可案行耶？”“然，備足衆多者，可案行也。”“噫！子内内，内心未廣知道要意也。今天，一也，反行地二，其意何也？今地，二也，反行人三，何也？”“愚生願聞其相行意。”“然，夫地爲天使，人爲地使，故天悦喜，則使今今，當作令年年，豐收，地上萬物大善；天不喜悦，地雖欲養也，使其物惡。地善，則居地上者人民好善。此其相使明效也。故治亂者由太多端，不得天之心，當還反反，同返其本根。夫人言太多而本句此下《鈔》作：亦致亂，若本根何患哉不見是者，當還反反，同返其本要也，迺其言事可立也。故一言而成者，其本文也；再轉言而止者，迺成章句章句，闡釋經義的著作。此指轉述原文也；故三言而止，反成解難解難，解釋疑難。此指細釋原文詞句，將有礙文意理解也，將遠真，故有解難也；四言而止，反成文辭文辭，繁冗虚浮的話語也；五言而止，反成僞也；六言而止，反成欺也；七言而止，反成破也；八言而止，反成離散遠道，遠復遠也；九言而止，反成大亂也；十言而止，反成滅毁也。故經經，《鈔》作終至十而改，更更，經歷相傳而敗毁也。夫凡事毁者當反反，同返本，故反反，同返守一以爲元初。是故天數起於一，十而終也，本句下《鈔》作：自然治亂之數

也是天道自然之性也。是故古者聖人問事，初一初一，開始，第一次卜占者，其吉凶是也，守其本也，迺天神下告之也；再卜占者，地神出告之也；三卜占者，人神出告之也，過此而下者，皆欺人不可占。故卦數數，多次則不中也，人辭文多則不珍。”“善哉善哉！今緣天師常哀憐其不及，願復更乞一言。”“平，行。”“數何故止十而終？”“善哉！子深執知執知，掌握了解問此事法。然，天數迺起於此有脱文，王校補：一，終於十，何也？天，初一也，下與地相得爲二，陰陽具而共生萬物：始萌於北，元氣起於子；轉而東北，布根於角；轉在東方，生出達；轉在東南，而悉生枝葉；轉在南方而茂盛；轉在西南而向盛盛，楊釋作老；轉在西方而成熟；轉在西北而終。物終當更更，重新反反，同返始，故爲亥，二人共抱一爲三皇初亥，本爲“豕”的異文，用作十二地支的末位，漢時别有解釋，如《説文解字·亥部》：“从二，二，古文上字也。一人男，一人女，从乙，象懷子咳咳之形。”解“亥”上字下兩人，一男一女，女已懷孕，所以這裏説“二人共抱一”。男象天，女象地，子象人，所以叫三皇初。是故亥者，核也核，從亥得聲，此用音訓，迺始凝核也，故水始凝於十月也。壬者，任任，楊釋通妊也任，從壬得聲，此用音訓，已任任，楊釋通妊必滋滋，長，日益巨，故子者，滋也滋，古音與“字”相近，此用音訓。三而得陰陽中和氣都具成，而更反反，同返初起，故反反，同返本，名爲甲子。夫天道生物，當周流周流，周遍俱具覩天地四明明，王校作時五行之氣，迺而而，通能成也，一氣不足，即輒有不足也。故本之於天地、周流八方也，凡數適十也。真人寧寧，疑問副詞解知解知，知曉，理解。二字同義連文之不乎？”“唯唯。善哉善哉！誠受厚恩。”“子勿謝也，何乎？夫師弟子師弟子，師徒之間，老師對於弟子功大重，比若父母生子，不可謝而解也。”“何謂也？”“父母未生子之時，愚者或但投其施

施，動詞作名詞，指男子所施的精液於野，便著土而生草木，亦不自知當爲人也；洞洞洞洞，混沌未定形之施，亦安能言哉？遂成草木。及迺得陰陽相合，生，得成人，何於何於，於何，哪裏成草木乎哉？夫人既得生，自易，不事善師，反事惡下愚之師，迺教人以惡，學入邪中，或使人死滅，身尚有餘罪過，并盡其家也。人或生而不知學問學問，學習求問，遂成愚人。夫無知之人，但獨愁苦而死，尚有過於地下，魂魄見事事，治，不得遊樂，身死尚不得成善鬼。今善師學學，通斆，教導人也，迺使下愚賤之人成善人；善善而不止，更更，變成賢；賢而不止，迺得次次，達到聖；聖而不止，迺得深知真道；守道而不止，迺得仙不死；仙而不止，迺得成真；真而不止，迺得成神；神而不止，迺得與天比比，並列其德；神神而神神而，王校作天比不止，迺得與元氣比其德。元氣迺包裹天地八方，莫不受其氣而生，此下《御覽》卷六五九引《太平經》有：是善師之功也。不得其善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邪矣，叛去其師，是去其真道，自窮之術也，道有宗師祖師德迺復覆蓋天地八方，精神迺從天地飲食，天下莫不共祭食之，尚常恐懈，不能致之也。是主主，王校作至善師生生，産生，培養出善弟子之功也，寧可謝不乎寧可…不，能…不。“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現代漢語中不譯出，“不”表反復問句中的否定項？”“可駭哉！愚生觸忌諱，過言耳。”“何謙不置，真人也。行，覺子使知可謝不耳。”“唯唯。”

右分解本末終始數，父子師弟子功要文。

## 樂生得天心法第五十四

“真人前，凡人之行，君王君王，《鈔》作帝王諸侯之治，何者

最善哉?”“廣哀哀，愛不傷，如天之行最善。”“子言可謂得道意矣。然，治莫大於象天也，雖然，當有次第也。”“何謂也？愚生勤勤，通僅能一言，不復再言也，唯天師陳之耳。”“然，凡人之行，君王之治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迺後可也。其次莫若善於樂成，常悒悒欲成之，比若自憂身樂成以下，《鈔》作：樂成他人善如己之善，迺可也。其次莫若善於仁施與施與，給予，施捨，見人貧乏，爲其愁心，比若自憂饑寒，迺可也。其次莫若善於設法設法，制訂法律，不欲樂害害，陷害人，但懼而置之懼而置之，使他們畏懼法律不敢做壞事，而不是使人做了錯事再追究他們的過錯。置，放下，放過，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莫善於治治，懲處，懲誡，而不陷於罪，迺可也。其次人既陷罪也，心不欲深害之，迺可也。其次人有過觸死觸死，犯了死罪，事不可奈何不可奈何，無法可想，不能阻止或避免事態的發展，能不使及其家與比伍比伍，同伍的鄰居。伍，古代居民基層單位，每五家爲一伍，迺可也。其次罪過及家比伍也，願指有罪者，愼毋盡滅煞人種類種類，宗族或家族、家庭，也指後代，迺可也。夫人者，迺天地之神統神統，《鈔》作神明之統也，滅者，名爲斷絶天地神統，有可有可，有所傷敗於天地之體，其爲害甚深，後亦天滅煞人世類世類，後嗣，後代也。爲人先生祖父母不容易易，輕率，疏忽也，當爲後生者計，可毋使子孫有承負之厄。是以聖人治，常思太平，令刑格格，擱置而不用也。所以然者，迺爲後生計也。今真人見見，聽見，了解此微言耶?”“唯唯。”

“真人前。”“唯唯。”“真人真人，不及不及，不懂得，不會說乎？但引謙耶？一一，全部言之。”“然，吾統迺繫於地，命屬崑崙。今天師命迺在天，北極紫宫。今地當虚空，謹受天之施，爲

弟子當順承，象地虛心，敬受天師之教，然後至道要言，可得□□□擬補：而受之。□□□□擬補：不受師教，無有師弟子之義，但名爲交□□□擬補：相高上。□□□擬補：各强恃其才，是名爲亂學不純也。□□□□□□擬補：是故愚俗之人，□□擬補：妄相勑教使道不明，一是一非一是一非，或是或非，半是半非，其說不可傳於爲帝王法，故不敢有言。”“不也，何謙！吾願與真人共集議之爲善，亦無傷於說也。□□□□擬補：師弟子義也，何乎?” “生有先後，知有多少，行有尊卑，居有高下。今吾可說可說，所說，不若天師所云也，小人之言，不若耆老之覩道端首端首，要領，本元之明也。天師既過過，前來。指天師從天界來人世覺愚不及之生，使得開通，知善惡。難難，提出疑問之，何一何一，多麽，怎麽這樣卒卒，通猝致也？願毋中棄，但爲皇天后土。”“然，今既爲天語，不與子讓讓，謙讓也。但些些，當作訾，顧念子悒悒常不言，故問之耳。” “不敢悒悒也。今見天師說，積積，非常喜且駭。”“何也?”“喜者，喜得逢見師也；駭者，恐頑頓頓，通鈍學不徧，而師去也。今欲問，汲汲常若大渴欲得飲。”“何乎?”“願得天師道傳弟子，付歸有德之君能用者。今今，當作令陰陽各得其所，天下諸承負之大病，莫不悉愈者也。”“善哉，子之言也，詳案吾文，道將畢矣；次其上下，明於日月，自轉相使；今日思行之，凡病且自都除愈，莫不解甚，皆稱歎歎，當作歡喜。”“唯唯。”

右治所先後，復天心訣，師弟子讓說。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一正讀

## 件件，分列，一一理出古文名書訣第五十五

《敦煌目録》作：救古文名書決

"日益愚闇曚不闓闓，開悟曉解生謹再拜，請問一事。""平，言。"真人迺曰："自新力學不懈，爲天問事。""吾職當主授真人，義無敢有所惜也，疾言之。""唯唯。今小之道書，以爲天經也，拘校拘校，滙集整理上古中古下古聖人之辭，以爲聖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大德之辭，以爲德經也，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賢明之辭，以爲賢經也。今念天師言，不能深知其拘校之意，願天師闓示其門户、所當先後，令使德君得之以爲嚴教也，勑衆賢令使各得生生，龍譯同深校善意於其中也。""然，精哉！真人問事，常當若此矣。善哉善哉！諾，吾將具言之，真人自隨而記之，慎毋失吾辭也。吾迺爲天地談，爲上德君制作可以可以，所以除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厄會，義不敢妄語，此脱略：妄語必得怨於皇天后土，又且負於上賢明道德之君，其爲罪責深大也。真人知之耶？""唯唯。""然，所言拘校上古中古下右右，當作古道書者，假令假令，《鈔》作集衆賢共讀視讀視，閲讀古今諸道文也，如如，或，或者卷得一善字，如得一善訣事，便記書記書，記録出之。一卷得一善，十卷得十善，百卷得百善，千卷得千善，萬卷得萬

善，億卷得億善；善字善訣事，卷得十善也，此十億善字；如卷得百善也，此百億善字矣。書而記之，聚於一間間，通閑處閑處，清潔僻靜處，衆賢共視古今文章，竟都竟都，全都，完全。二字同義連文録出之，以類聚之，各從其家家，同一個部類，去中復復，通複重，因次次，排列其要文字而編之，即已究竟究竟，窮盡，徹底深知古今天地人萬物之精竟竟，王校作意矣，因以爲文，成天經矣。子知之乎?”“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聖經中善字訣事，卷得一善也，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如卷得十善字也，已得十億矣；卷得百善字也，已百億矣。賢明共記書，聚一間間，通閑善處已，都合校之，以類相從，使賢明共安安，通案而次之，去其復復，通複重，即成聖經矣，真人知之乎?”“唯唯。”“子已知之矣。拘校上古中古下古之賢明辭，其中大善者卷記一，十卷得十，百卷得百，千卷得千，萬卷得萬，億卷得億；卷得十，十億矣；卷得百；百億矣。已畢竟畢竟，窮盡，全部搜集完，復以類次之，使相從，賢明共安安，通案之，去其復復，通複重，編而置之，即成賢經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如都拘校道文經書，及衆賢書文，及衆人口中善辭訣事，盡記善者，都合聚之，致一間間，通閑處，都畢竟，迺與衆賢明大德共訣訣，通決，判定之，以類更相微微，當作徵明，去其復復，通複重，次其辭文而記置之，是名爲得天地書文及人情辭，究竟畢定其善訣事，無有遺失若絲髮之間間，間隙，細微。此道，道者名爲洞極天地陰陽之經，萬萬世不可復易也。”“善哉善哉!”“行，諸真人可謂已覺矣。”“愚生不及，今願復問一疑。”“行，言。”“今天地開闢以來久遠，河雒出文出圖，或有神文書出，或有神鳥狩狩，通獸持來

吐持來吐，用口銜來，文積衆多，本非一也，聖賢所作，亦復積多，畢竟各自有事各自有事，各自有針對的事。天師何疑何睹何見，而一時一時，即時，立刻示教下古衆賢明，共拘校古今之文、人辭哉?”“然，有所睹見，不敢空妄愁下古賢德也。今吾迺見遣於天，下爲大道德之君解其承負、天地開闢以來流災委委，積累毒之讁。古今天文聖書賢人辭已備足，但愁其集居集居，共處，並存各長於一事耳。今案用一家法也，不能悉除天地之災變，故使流災不絶，更相承負，後生者曰曰，當作日得災病增劇。故天怜德君復承負之，天和和，當作知爲後生者不能獨生生，發生，造成比比，楊釋作此積災諸咎也，實過在先生賢聖各長於一，而俱有不達，俱有所失。天知其不具足具足，備足，完全具備，故時出河雒文圖及他神書，亦復不同辭也。夫大賢聖異世而出，各作一事，亦復不同辭，是故各有不及，各有短長也。是也明其俱不能盡悉知究洞極之意，故使天地之間常有餘災，前後訖不絶，但有劇與不劇與不，即劇與不劇。“不”表示正反並列選擇詞組中的否定項耳。是故天上筭筭，同算計之，今爲文書，上下極畢備足，迺復生聖人，無可無可，無所。下同復作，無可無可，無所復益，無可無可，無所復容言，無可無可，無所復益益，增加於天地大德之君。若天復生聖人，其言會會，可能復長於一業業，事，猶且復有餘流災毒常不盡，與先聖賢無異也。是故天使吾深告勑真人，付文道德之君，以示諸賢明，都并拘校，合天下之文、人口訣辭，以上下相足，去其復復，通複重，置置，採擇其要言要文訣事，記之以爲經書，如是迺后后，通後天地真文正字善辭，悉得出也。邪僞畢去，天地大病悉除，流災都滅亡，人民萬物迺各得居其所矣，無復殃苦也。故天教吾拘校之也，吾之爲書，不效言也，迺效徵驗也。案

吾文而爲之，天地災變怪疾病姦猾詖詖，當作訞，通妖臣不詳詳，通祥邪僞，悉且都除去，比與陰日而除雲無異也。以此效吾言與吾文，□□擬補：行之，萬不失一也；如不力用吾文也，吾雖敬受天辭辭，話語，命令下語，見文不用，天安能空空，憑空，無依據的除災哉？自若自若，依舊文書內亂，人亦內亂，災猶無從得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願請問一疑事。”“平，言之。”“今天地開闢以來，神聖賢人皆爲天所生，前後主爲天地語，悉爲王者制法，可以除災害而安天下者。今帝王案用之，不失天心陰陽規矩，其所作文書，各有名號。今當名天師所作道德書字爲等等，何等的縮略，什麽哉？”“善哉，真人之問事也。然，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何故正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乎？”“然，大者，大也，行此者，其治最優，大無上。洞者，其道德善惡洞洽天地陰陽、表裏六方，莫不響應也，皆爲慎善，凡物莫不各得其所者。其爲道迺拘校天地開闢以來天文地文人文神文，皆撰簡撰簡，選擇得其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帝王案用之，使衆賢共迺力行之，四海四境之內，災害都掃地除去掃地除去，徹底清除，其治洞清明，狀與天地神靈相似，故名爲大洞極天之政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行，子已覺知之矣。”

右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人辭訣。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二正讀

## 九天消先王災法第五十六

“凡天理九人而陰陽得，何乎哉?”“夫人者，迺理萬物之長也。其無形委氣無形委氣，像氣體一樣没有定形。委，隨順之神人，職在理元氣；大神人職在理天；真人職在理地；仙人職在理四時；大道人職在理五行；聖人職在理陰陽；賢人職在理文書，皆授授，《鈔》作受語；凡民職在理草木五穀；奴婢職在理財貨。”“何乎?”“凡事各以類相理。無形委氣之神人與元氣相似，故理元氣。大神人有形，而大神與天相似，故理天。真人專又信，與地相似，故理地。仙人變化，與四時相似，故理四時也。大道人長於占知吉凶，與五行相似，故理五行。聖人主和氣，與陰陽相似，故理陰陽。賢人治文便言便言，口才好，會説話，與文相似，故理文書。凡民亂憒無知，與萬物相似，故理萬物。奴婢致財，與財貨相似，富則有，貧則無，可通往來，故理財貨也。夫皇天署職，不奪其心，各從其類，不誤也；反之，爲大害也。故署置天之凡民，皆當順此，古者聖人深承知此，故不失天意，得天心也。真人今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與句末的“不”呼應，爲反復問句曉此不?”“善哉善哉!”“吾是所言，以戒真人，不不，通毋。不要失之也。”“唯唯。”“行，努力。”“愚生今心結結，困惑，想不通

不解，言是九人各異事事，用，作用，何益於王治乎？”“不也不也，表示否定的應答。治得天心意此句《鈔》作：言九人各易治而得天心，使此九氣合和，九人共心，故能致上皇太平也。如此九事九事，九個方面不合乖忤，不能致太平也。此九事迺更迭相生成也，但人不得深知之耳，先聖賢未及陳陳，陳説之也，故久閉絶乎！”“然，今一事不得，治不可平平，安定，平定，何也？”“太上皇氣太太，通大至，此九人皆來助王者治也。一氣不和，輒有不是不是，不這樣。“是”指上文“來助王者治”者，故不能悉和陰陽而平其治也。”“其來云何哉？”“無形神人來告王者，其心日明；大神人時見見，同現，教其治意；真人仙人大道人悉來爲師，助其教化；聖人賢者出，其隱士來爲臣；凡民奴婢皆順善、不爲邪惡，是迺天地大喜之徵也。其一氣不和，即即，王校衍輒有不至者。”“云何乎？”“元氣不和，無形神人不來至；天氣不和，大神人不來至；地氣不和，真人不來至；四時不和，仙人不來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來至；陰陽不和，聖人不來至；文字言不真，大賢人不來至；萬物不和得不和得，《鈔》作不和，凡民亂；財貨少，奴婢逃亡：凡事失其職，此正其害也。今真人既欲救天亂氣，宜努力平之，勿倦懈，慎之。”“唯唯。”“氣得，則此九人俱守道，承負萬世先王之災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負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極無形，下極奴婢，各調一氣，而九氣陰陽調。夫人，天且使其和調氣，必先食氣，故上士將入道，先不食有形有形，此指食物而食氣，是且與元氣合。故當養置茅室中，使其齋戒，不睹邪惡，日練練，通鍊其形形，形體，毋奪其欲，能出無間間，空隙去，上助仙真元氣天治也。是爲神士，天之吏也。毋禁毋止，誠能就就，達到之，名爲天士，簡閲簡閲，考察，察看善人，天大

喜之，還爲人利也。”“何謂乎哉?”“然，此得道去者，雖不爲人目下目下，眼下，當前之用，皆共調和陰陽氣此下《鈔》有：以利萬物也。古者帝王祭，天上神下食，此之謂也此之謂，《鈔》作：爲此神吏也。”“曾但曾但，難道天精神自下食耶?”“善哉，子言是也。然，此人上爲天吏，天精神爲其君長，君與吏相爲使，吏者職在主行行，出行，外出執行公務。凡事，吏道道，説人善有功，故君與其下，既下，則説説，同悦喜，故除人承負。吏不説説，同悦，則道人有過於天，君吏俱不肯下臨人食，故過責日增倍，身尚自得重過，何能除先王之流災哉? 真人亦亦，副詞，表疑問語氣曉知此不耶?”“可駭哉! 吾大怖惶，恍若恍若，好像，彷彿失氣。今且且，當作旦過問過問，冒過求問天師，不意乃見是説也。”“行，子努力，所説竟，當去矣。”“唯唯。”

右簡閱九人竟其志竟其志，王校作意其無冤者，平王治，天因喜解其先王承負。

## 驗道真僞訣第五十七

“行，事亦且畢，不久。真人前，詳受教勑。”“唯唯。”“自行此道之後，承負久，故彌遠彌遠，久遠積厄結氣，并災委委，積累毒誠多，不可須臾而盡也。知力行是之後，承負之厄日少、月消、歲除愈。”“何以知之乎?”“善哉，子之難難，詰難，提問也，可謂得道意矣。然，明聽，行此之後，天下文書且悉盡正，人亦且盡正，皆入真道，無復邪僞文，此脱略：邪僞文絶去，人人自謹，其後生者尤甚，更相倣學，皆知道知道，懂得道，内有睹其身，各自重愛。其後生者孝且壽，悉工自養老，顔色不與無道時等。後生者日知其至意以爲家家，同類，楷式也，學復過其先，日益就相厚相親，愛重有道人，兵革姦猾悉無復爲者也。故承負之

厄會日消去，此自然之術也。□□擬補：行之，萬不失一，是吾之文大效也，不可但苟空苟空，憑空設善言也，親以徵驗起，迺與天地響相應，何可妄語乎？故文書前後出，非一人，稸稸，同蓄積難知情，是故吾道以誠也。子連時□□擬補：來難問，必樂欲知其大效。其效相反，猶寒與暑，暑多則寒少，寒多則暑少。夫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學學，通斆，教導人者，皆多絶匿絶匿，隱瞞其真道，反以浮華學學，通斆之，小小益耶耶，通邪且薄。後生者日增益，復劇，其故使成僞學相傳，雖雖，楊釋當作離天道積遠。先爲文者，所以相欺殆殆，王校作紿之大階階，途徑也。壹壹，一旦，一經欺不知，後遂利用之也。令上無復所復所，疑當作所復取信，下無所付歸付歸，依附，托付命，因兩相意疑意疑，猜疑，心中懷疑，便爲亂治。後生者後後，當作復連相承負，先人之厄會聚并，故曰曰，當作日劇也。天今寃是，故吾語子□□擬補：真道也。真人努力自愛，勉之，子迺爲天除病，爲帝王除厄，天上知子有重功重功，大功。”“不敢不敢。”

右效行徵驗道知真僞訣。

## 四行本末訣第五十八

“真人前。”“唯唯。”“人行有幾何乎？”“有百行萬端。”“不然也，真人語幾與俗人語相類似哉！人有四行，其一一，混一。此指衆多而不加分辨者或或，通惑。”“何謂也？”“然，人行不善則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浮平，一般平常行，壹善壹惡壹善壹惡，或善或惡，有時善有時惡，爲不純無常之行，兩不可據，吉凶無處無處，無常，不定也。”“善哉！”“行，吉凶有幾何乎？”“有千條億端。”“真人之言幾與俗人同。吉凶之行有四，一者惑。”“何謂也？”“然，凡事爲行，不大吉當大凶，不吉亦不凶爲浮平命，一

吉一凶一吉一凶，或吉或凶，有時吉有時凶爲雜不純無常之此疑脱：命，吉凶不占占，預測。”“善哉。”“行，天地之性，歲月日善惡有幾何乎?”“不可勝紀。”“子已熟醉熟醉，迷亂不清，其言眩霧眩霧，迷胡，昏亂不清矣。天地歲月日有四行，一者不純純，正，主爲變怪。”“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今天地歲不大樂當大惡，不樂亦不惡爲浮平歲，壹善壹惡爲天變惑歲。令今令今，疑當作今月日不大善當大惡，不善亦不惡爲浮平日月，壹善壹惡爲惑行，主行爲怪異災。吾是但舉綱見見，同現始舉綱見始，提出要領，指示大要，天下之事皆然矣。”“何謂也?”“然，天下之萬物人民，不入於善，必陷於惡，不善亦不惡爲平平平平，一般平常之行，壹善壹惡爲詐僞行。此脱略：詐僞行無可無可，無所立也，平平之行無可無可，無所勸勸，鼓勵，勉勵，大善與大惡有成名。”“何故正有此四行乎?”“善哉，子之難問，可謂得道意矣。然，大善者，太陽純行也；大惡者，得太陰煞行也；善惡并合者，中和之行也；無常之行者，天地中和君臣人民萬物失其道路也。故行欲正，從陽者多得善，從陰者多得惡，從和者這適，適的異體。“適”的草書和“道”形近，漢晋俗寫多把“適”寫作“這”浮平也，其吉凶無常者，行無復法度。是故古聖賢深觀天地歲月日人民萬物，視所興衰浮平進退，以自知行得與不得，與用洞明之鏡自照形容可可，當作何異?”“善哉善哉！今當奈何乎?”“然，行守本。法法，效法天者，是其始也；法地者，其多賊也；法和者，其次也；無常者，其行未未，楊釋作末也。”“今人何故乃得至無常之行乎哉?”“然，先人小小佚失佚失，過失，失誤之，其次即小耶耶，通邪，其次大耶耶，通邪，其次大失道路根本，更迷亂，無可無可，無所倚著倚著，依附，寄托其意，因反爲無常之行，便易其辭便易其辭，巧

言詭辯，爲無常之年年，壽命也。是明道弊未未，楊釋作末極也，當反反，同返本。夫古者聖人睹此，知爲末流極極，頂端，此指離本最遠點，即還反反，同返，故不失政政，通正也，而保其天命。故大賢聖見事明，是以常獨吉也。真人樂樂，想要重重，大，深知其信效耶?”“唯天師開示之耳。”“行行，接着往下。這是本書常用的提頓應對用語，表示一件事已完畢，結束談話，或轉入下一個話題，歲本興而末惡者，陰陽之極也。人後生者惡且薄，世之極也。萬物本興末無收者，物之極也。後生語多空欺空欺，空虛，空洞，虛假無核實者，言之極也。文書多穡穡，同蓄委積而無真者，文之極也。是皆失本就末，失實就華，故使天地生萬物，皆多本無末實多本無末實，多長枝杆不結果實。其咎在失本流就流就，趨嚮，下就末，失真就僞，失厚就薄，因以爲常。故習俗不知，復相惡，獨與天法相違積積，非常久。後生者日輕事，更作欺僞，積習成神，不能復相禁，反言曉事，故致更相承負，成天咎地殃，四面横行，不可禁防。君王雖仁賢，安能中絶中絶，中斷，阻止此萬萬世之流過？始失小小，各失若粟——天道，失之若毫釐，其失千里——粟粟相從從聚，迺到滿太倉數萬億斛。夫雨一一相隨而下流不止，爲百川，積成四海水多。不可本去本去，離本，故當繩之以真道，反反，同返其末極還就本，反反，同返其華還就實，反反，同返其僞還就真。夫末窮者宜反反，同返本，行極者當還歸，天之道也。夫失正道者，非小病也，迺到命盡後，復相承負其過。後生復迷復失，正道日闇冥，復失道，天氣乖忤，治安得平哉？人人被其毒害，人安得壽？萬物傷，多夭死。故比比比比，連續勑真人傳吾書，使人人自思，失道意身爲病、各自憂勞，則天地帝王人民萬物悉安矣。真人樂合天心，宜勿懈忽也。”“唯

唯，願復問一疑。天師，今是吉凶，曾但曾但，難道其時運然耶?”“善哉，真人之難難，問，得道意矣。極上者當反反，同返下，極外者當反反，同返内；故陽極當反反，同返陰，極於下者當反反，同返上；故陰極反反，同返陽，極於末者當反反，同返本。今天地開闢以來，小小小小，稍稍，逐漸連失道意，更相承負，便成邪僞極矣。”“何以知之乎?”“以萬物人民皆多前善後惡，少成事。言前□□擬補：後何哉?前有實，後空虚。古者聖人常觀視觀視，觀察萬民之動静以知之，故常不失也。”“善哉善哉！願復乞問一事。”“行，言。”“今若天師言，物有下極上極。今若九人，上極爲委氣神人此上二句《鈔》作：凡聖皆有極，爲無形神人，下極奴婢。下學得上行，上極亦得復下行不耶?”“善哉，子之問也。今真人自若愚罔罔，楊釋通惘，未洞洞，明白於太極之道也。今是委氣神人，迺與元氣合形并力，與四時五行共生。凡事人神者，皆受之於天氣，天氣者受之於元氣。神者乘氣而行，故人有氣則有神，有神則有氣，神去則氣絶，氣亡則神去。故無神亦死，無氣亦死。委氣神人寧寧，疑問語氣副詞入人腹中不邪?”“唯唯。”“又五行迺得興生於元氣，神迺與元氣并，同身并行。今五行迺入爲人藏藏同臟，是寧九人上極復下，反反，同返人身不?”“善哉善哉！初學雖久，一一，第一次，初睹此説耳。”“然，子學當精之，不精無益也。”“唯唯。見天師言夫天道，固如循環耶!”“然，子可謂已知之矣。行，去，有疑勿難問難問，把提問當作難事。難，形容詞意動用法。”“唯唯。”

右簡天四行，實本末，太極以反政政，通正。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三正讀

## 大小諫正法第五十九

真人稽首言:"愚生暗昧,實不曉道,今既爲天視安危吉凶,乃敢具問道之訣。今世神祇,法豈豈,是否。表疑問的語氣副詞亦有諫正邪?唯天師教勑,示以至道意。""子之所問,何其妙要深遠也!""吾伏見人有相諫正,故問天亦有相諫正不。""善哉,子之所問,已得天道實核矣,天精已出,神祇悦喜矣。今且爲子具説其大要意,今今,當作令使可萬萬世不可忘也。""唯唯。""然,天者小諫,變色;大諫,天動裂其身,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三光小諫小事,星變色;大諫,三光失度無明;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地也小諫,動揺;大諫,山土土,疑衍崩地裂;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五行小諫,災生;大諫,生東東,《鈔》作木行蟲殺人;南南,《鈔》作火行毒殺人,西西,《鈔》作金行虎狼殺人,北北,《鈔》作水行水蟲殺人,中央中央,《鈔》作土行吏民尅毒相賊殺人;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四時小諫,寒暑小不調;大諫,寒暑易位,時氣無復節度;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精氣共小諫,亂覆覆,通復數起,中有生蟲災,或飛或步步,爬行,多雲風而不雨,空虚無實;大諫,水旱無常節,賊殺傷萬物人民;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飛步鳥獸小諫,災人;大諫,禽獸食人,

蝗蟲大興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鬼神精王校此脱：物小諫，微數賊病吏民；大諫，裂裂，《鈔》作刑死滅門；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六方小諫，風雨亂發狂與輿，當作輿，惡毒俱行傷人；大諫，横加絶理横加絶理，違背常規常理，瓦石飛起，地土上柱柱，支撑，達到皇天，破室屋，動山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音聲之小諫，雷電小急聲；大諫，人多相與汙汙，同污惡，使霹靂數作；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吏民小諫，更變色；大諫，多相賊傷；諫而不從，因而消亡矣。天地六方八極大諫，俱欲正，河雒文出，天明證、大大，王校作天下瑞應書見見，同現，以諫正君王，天下莫不響應；諫而不從，王校補：因而消亡矣。天道經會當會當，應當，將會用，復以次行。是故古者聖賢見事，輒輒，《鈔》作終日惟論思惟論思，思考。三字同義連文其意，不敢懈忽失毛髮之間。以見微知著，故不失皇天心，故能存其身，安其居安其居，《鈔》作安其民，養萬物，無憂患，無危亡，凶不得來者，計事校筭筭，同算，實迺天心意同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今唯明天師既陳法，願聞其因而消亡意，黨黨，知曉，曉諭開之。”“善哉善哉！子之心也。然，天道迺祐易教，祐至誠，祐謹順，祐易曉，祐易勑。將要要，《道典論》卷四作與人君厚，故教之，不要要，《道典論》卷四作與其厚者，不肯教之也。其象效象效，類同的現象，猶若人相與親厚，則相教示以事，不相與至厚，不肯教示之也此兩句《鈔》作：天之於帝王最厚矣，故萬般譴變以致之。教而不聽，忽忽，王校作忿其不以時用其言，故廢而置之，不復重教示之也。於是災變怪便心心，王校作止，不復示勑人也。如是則雖賢聖，聾闇無知也，聰明閉塞，天地神祇不肯復諫正者也。災異日增不除，人日衰亡，失其職矣。故古者聖賢聖賢，《鈔》作聖

帝明王旦夕垂拱能能，通而深思慮，未嘗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父父，王校作文，保五行，順四時，觀其進退，以自照照，察，檢查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唯天地自守要道，以天保應圖書爲大命，故所行者悉得應若神，是迺獨深得天意也，比若重現現，王校作規合矩，相對而語也，故神靈爲其動搖動搖，動作，行動。此指作相應的行爲也。如逆，不肯用其諫正也，迺要要，迎，逆天、反與地錯錯，違反，五行四時爲其亂逆，不得其理，故所爲者不中，因而大凶矣，此之謂也。子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曉未?""唯唯。""故天地之性，下亦革諫革諫，警誡勸諫。二字同義連文其上，上亦革諫其下，各有所長短，因以相補，然后后，通後天道凡萬凡萬，所有的。二字詞義連文事各得其所。是故皇天雖神聖，有所短，不若地之所長，故萬物受命於天，反養體於地。三光所短，不若火所長，三光雖神且明，不能照幽寢幽寢，内室之内，火反照其中。大聖所短，不若賢者所長。人之所短，不若萬物之所長。故相諫及下，極小微，則不失道，得天心。故天生凡事，使其時有變革變革，改變，變異，悉皆以諫正人君，以明至德之符，不可不大慎也。夫天地萬物變革，是其語也。" "唯唯。皇天師既示曉，願效效，驗證於人。""諾，子詳聆吾言而深思念之。臣有忠善誠信而諫正其上也，君不聽用，反欲害之，臣駭，因結舌爲瘖，六方閉不通，賢儒又畏事，因而蔽藏，忠信伏匿，真道不得見見，同現；君雖聖賢，無所得聞，因而聾盲，無可無可，無所見奇異也，日以暗昧。君聾臣瘖，其禍不禁；臣昧君盲，姦邪横行；臣瘖君聾，天下不通，善與惡不分別，天災合同合同，會集，六極戰亂戰亂，混戰，互相爭鬥，天下並凶以上各句押韻，前六句句句韻，後四句隔句韻。其

中瘖、禁，侵部；盲、行，陽部；聾、通、同、凶，東部，可不愼乎哉？”“唯唯。”“故古者聖賢重災變怪，因自以繩正，故萬不失一者，實乃與要文大道同，舉事悉盡忠，無復凶。子重誡誡，通戒之，謹愼謹愼，小心，注意吾言。”“唯唯。”“然，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賢臣之功。今吾之言，但舉其綱見見，同現始，凡事不可盡書說也，子自深計其意。”“唯唯。”“行，去矣，說何極說何極，解說的話哪有止境乎？勿復有可有可，有所問也。”“唯唯。”

右天諫正書訣。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四正讀

## 案書明刑德法第六十

真人純謹敬拜："純今所問，必且爲過責過責，過錯。過罪甚深。吾歸思師書言，悉是也，無以易易，改變，替换之也。但小子愚且蒙，悃悒悃悒，憂鬱苦悶不知明師皇天神人於何取是法象？今怪師言積大□□擬補：深妙，願師既哀憐，示其天證陰陽之訣、神祇之卜要效。今且不思思，當作言，心中大煩亂，所言必觸師之忌諱，又欲言不能自禁絶。唯天師雖非之，願以天之明證法示教，使可萬萬世傳，昭然無疑，比若日中之明也日中之明，中午的陽光，終始不可易而去也。""然，子固固固固，不開化，此指愚頑穩定不變，鄙陋蒙昧不信吾言邪？子自若自若，依舊未善開通，知天心意也。子自若愚乎？愈愈，勝過於俗人無幾耳。以爲吾言可犯犯，觸犯，違反也，犯者亂矣，逆者敗矣。吾且與子語，皆已案考案考，考察。二字同義連文於天文，合於陰陽之大訣乃後言也。子來者爲天問事，吾者爲天傳言制法，非敢苟空僞言佞佞，當作妄語也。子生積積，積累歲月日幸不少，獨不見擾擾萬物之屬，悉盡悉盡，全都隨德而居，而反避刑氣邪？此者，純皇天之明要證也，所以嚴勑嚴勑，嚴格教敕，嚴密細致地告示人君之治得失之效也。""唯唯。今若且覺而未覺，願重重，深入問其教戒戒，同誡。"

“然，夫刑德者，天地陰陽神治之明效也，爲萬物人民之法度。故十一月大德在初九，居地下，德時在室中室中，內室。以下用內室、明堂、庭、門、道巷、野外、分别比喻説明刑與德的消長，故內有氣，萬物歸之也；時刑在上六，在四遠野，故外無氣而清也，外空，萬物士衆士衆，部屬，屬下。此指天地之間的生靈萬物皆歸王歸王，歸依。王，奉作王，與歸同義德，隨之入黄泉之下。十二月德在九二，之之，代詞，此時在丑，居土之中，而未出達，時德在明堂，萬物隨德而上，未敢出見見，同現，上有刑也。正月寅，德在九三，萬物莫不隨盛德樂闚闚，同窺於天地而生，時德居庭。二月德在九四，在卯，巳巳，當作已去地，未及天，讁讁，當作適在界上，德在門，故萬物悉樂出闚闚，同窺於門也。三月盛德在九五，辰，上及天之中，盛德時在外道巷道巷，街道里巷，指城鎮村莊等人口聚集處，故萬物皆出居外也。四月巳，德在上九，到於六遠八境，盛德八方，善氣陽氣莫不響應相生，擾擾之屬，去內室，之之，往，去野處；時刑在萬物之根，居內室，故下空無物，而上茂盛也，莫不樂從德而爲治也，是治以德之大明效也。”“今謹已聞用德，願願，《鈔》作未聞用刑。”“然，五月刑在初六，在午、地下，下內清無氣，地下空，時刑在室中，內無物，皆居外。六月刑居六二，在未，居土之中，未出達也，時刑在堂，時刑氣在內，德氣在外，擾擾之屬莫不樂露其身，歸盛德者也。七月刑在六三，申之時，刑在庭，萬物未敢入，固固固固，始終不變，依舊樂居外。八月刑在六四，酉，時上上，《鈔》作尚未及天界，時德在門，萬物俱樂闚闚，同窺於門，樂入隨德而還反反，同返也。九月刑在六五，在戌，上及天中，時刑在道巷，萬物莫不且死困，隨德入藏，故內日興，外者空亡。十月刑在上六，亥，

時刑及六遠八境，四野萬物擾擾之屬莫不入藏逃藏逃，隱匿，隨德行到于明堂，跂行目目，王校作自懷居内，野外空無士衆，是非好用刑罰者見從從，《鈔》作徒，皆誤。當作徙去邪哉？但心意欲内懷以刑治其士衆士衆，部屬，屬下，輒日爲其衰少也。故五月内懷一刑，一群衆衆，士衆，部屬，屬下叛。六月内懷二刑，二群衆叛。七月内懷三刑，三群衆叛。八月内懷四刑，四群衆叛。九月内懷五刑，五群衆叛。十月内懷六刑，六群衆叛，故外悉無物，皆逃於内。是明證效也。故以刑治者，外恭謹而内叛，故士衆日少也。是故十一月内懷一德，一群衆入從。十二月内懷二德，二群衆入從。正月内懷三德，三群衆入從。二月内懷四德，四方方，疑衍群衆入從。三月内懷五陽盛德，五群衆賢者入從。四月内懷六德，萬物並出見見，同現，莫不擾擾擾擾，衆多紛亂。此指萬物各自活動，十分活躍，中外歸之。此天明法效也。二月八月，德與刑相半，故二月物半傷於寒，八月物亦半傷於寒；二月之時，德欲出其士衆於門，刑欲内内，同納，入其士衆於門，俱在界上，故二月八月萬物刑德適相逢，生死相半，故半傷也。子今樂知天地之常法、陰陽之明證，此即是也。夫刑乃日傷殺，厭畏之，而不得衆力，反曰曰，王校作日無人；德乃舒緩日生，無刑罰而不畏畏，使畏懼，威脅萬物，反曰曰，王校作日降服，悉歸王之，助其爲治，即是天之明證，昭然不疑也。”“今人不威畏不可治，奈何乎哉？”“然，古者聖人君子威威，鎮服震懾人以道與德，不以筋力筋力，體力，武力刑罰也。不樂爲善德，劣者反欲以刑罰威驚威驚，威脇恐嚇以助治，猶見去也。夫刑但可以遺窮解卸遺窮解卸，去除極惡不良的人。遺、解、卸三字都有棄除義，不足以生萬物、明擾擾之屬爲其長也。今今，當作令使人不内附，反欺詐，其大咎

在此。今子比連時比連時，連時，連續幾次來學，問事雖衆，多畜積畜積，積聚。此指多方受教滙集而有重復、不得要領文，則未能純信吾書言也，得此寧寧，是否解未哉?”純稽首敬拜：“有過甚大，負於明師神人之言，内慙流汗；但愚小德薄至賤，學日雖多，心頓頓，通鈍不能究達明師之言，故敢不敢不，不敢不反復問之，甚大不謙，久爲師憂。”“不也，但爲子學未精耳，可慎之。天乃爲人垂象作法，爲帝王立教令，可儀儀，取法效法以治，萬不失一也。子欲知其意，正此也。治不惟惟，思此法，常使天悒悒忿忿不解，故多凶災。子戒之！天將興之者此句以下《鈔》作：王道將興，取象於德，王道將衰，取象於刑。夫爲帝王制法度，先明天意，内明陰陽之道，即太平矣，取象於德；將衰敗者，取法於刑，此之謂也。吾之言，謹與天地陰陽合其規矩，順天地之理，爲天明言紀用教令以示子也。吾之言，正若鋒矢無異也，順之則日興，反之則令自窮也。”“天法神哉神哉！”“是故夫古者神人真人大聖所以能深制法度，爲帝王作規矩者，皆見天文之要，乃獨内明於陰陽之意，乃後隨天地可爲可爲，所爲以治，與神明合其心，觀視觀視，觀察其可爲可爲，所爲也，故其治萬不失一也。今愚吏人民以爲天法可妄犯也，自恣，不以法度不以法度，不遵守法度，故多亂其君治也，大咎在此也。今子得書，何不詳結心意詳結心意，審慎地集中思想，丁寧丁寧，反復仔細思之幽室閑處，念天之行，乃可以傳天之教，以示勑愚人，以助帝王爲法度也。將舉刑用之，當深念刑罰之所居皆見從從，當作徙去，寂然無士衆，獨處。故冬，刑在四野，無人，萬物悉叛之内藏，避之甚；夏，刑在内，萬物悉出歸德，地下室内中空，刑寂然獨居，皆隨德到野處。德在外，則萬物歸外；德在幽空空，當作室則物物，當作萬物歸内。”

“天刑其威極盛，幸幸，正，剛好能厭服厭服，鎮服人民萬物，何故反不能拘制拘制，控制，轄制其士衆？獨不怪斯耶?”“明刑不可輕妄用。傷一正氣，天氣亂；傷一順氣，地氣逆；傷一儒，衆儒亡；傷一賢，衆賢藏：凡事皆有所動摇動摇，動作，震動。此指受影響而發生的行爲。故古者聖人聖王帝主乃深見是天戒戒，同誡書，故畏之不敢妄爲也，恐不得天心，不能安其身也。上皇天德之人，乃獨深見道德之明效也，不厭固厭固，禁固，鎮壓，不畏駭畏駭，恐嚇，而士衆士衆，部衆。此指民衆歸之附之，故守道以自全，守德不敢失之也。子德德，通得吾書誦讀之，而心有疑者，常以此書一卷自近，旦夕旦夕，早晚，隨時常案視案視，查閲之，以爲明戒戒，同誡證效，乃且得天心意也。違此者，已與天反矣。是猶《易》之乾坤，不可反也；猶六甲之運，不可易也；猶五行固法，不可失也；猶日月之明，不可掩蓋也；猶若君居上，臣在下，故不可亂也。此所以明天地陰陽之治，有好行德者。或有愚人反好刑，宜常觀視觀視，看，閲讀此書，以解迷惑。務教人爲善儒善儒，善良柔順，守道與德，思退刑罰，吾書□□擬補：所言，正天法度也。夫爲道德易乎？爲刑罰難乎？愛之則日多，威之反日無也。子疾去矣，爲天傳吾書，毋疑也。吾書言不負於天地六合之擾擾擾擾，衆生也。”“唯唯。誠歸思過，惟論惟論，思考，思索上下，不敢失一一，一點也。”“行，戒之慎之。子不能分别分别，分析，透徹地理解詳思吾書意，但觀天地陰陽之大部也。從春分到秋分，德居外，萬物莫不出歸王歸王，依附，歸附外，蟄蟲出穴，人民出室；從秋分至春分，德在内，萬物莫不歸王内，蟄藏之物悉入穴，人民入室：是以德治之明效也。從春分至秋分，刑在内治，萬物皆從從，當作徙出至外，内空，寂然獨居；從秋分

至春分，刑居外治，外無物無氣，空無士衆，悉入從德：是者明刑不可以治之證也。故德者與天并心同力，故陽出亦出，陽入亦入；刑與地并力同心，故陰出亦出，陰入亦入。德者與生氣同力，故生氣出亦出，入亦入；刑與殺氣同力，故殺氣出亦出，入亦入。德與天、上行同列，刑與地、下行同列。德常與實者同處，刑與空無物同處。德常與興同處，故外興則出，内興則入，故冬入夏出。刑與衰死氣同處，故冬出而夏入，死氣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與帝王同氣，故外王則出出，當作入陰，内王則入入，當作出刑；刑與小人同位，故所居而無士衆也。物所歸者，積帝王德，常見歸，故稱帝王也；刑未嘗與物同處，無士衆，故不得稱君子。是故古者聖人獨深思慮，觀天地陰陽所爲，以爲師法，知其大□□擬補：效驗，萬不失一，故不敢犯之也。是正天地之明證也，可不詳計乎？可不慎哉？自然法也，不以故人故人，歸罪人。故，通辜，過失，罪惡，此作動詞也，是天地之常行也，今悉以告子矣。子宜反復深思其意，動作動作，行動，一舉一動毋自易。”“唯唯，不敢負。”“行，吾已悉傳付真法語於子，吾憂解矣。爲天除咎，以勑至德，以興王者。子毋敢絶，此脱略：絶且蒙其害。”“唯唯。”

右案天法，以明古今前後治者所好、得失訣。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五正讀

## 起土出書訣第六十一

“下愚賤生不勝不勝，經不起，禁不住心所欲問，犯天師忌諱，爲過甚劇。意所欲言，不能自止，小人不忍情願情願，意願，內心的想法，五内五內，五臟，內心發煩懣悃悒悃悒，困惑鬱悶，請問一大疑。唯天師既待以赤子之分分，位分，身分，必衰衰，王校作哀原其飢渴汲汲乎！”“行，道之，何謙哉？”“唯唯。今天師乃興興，王校作與皇天后土常合精念，其心與天地意深相得，比若重規合矩，不失毛髮之間也，知天地常所憂□□擬補：預也。是故下愚不及生冒慚冒慚，冒着羞愧。指冒着犯過失的羞愧，乃敢前具問，願得知天地神靈其常所大忌諱者何等也？”“善乎，生精精，精神，專一的思想益進哉！子今且且，當作旦可問可問，所問正入天地之心意，人得知之，著賢人之心，萬世不復去也。吾常樂欲言，無可與語，今得真人問之，心中訣訣，通決。斷然，頓時喜，且爲子具分別分別，分析道之，不敢有可有可，有所隱匿也，所以然者，乃恐天地神靈深惡吾，則爲身大災也。真人但安坐明聽。天地所大疾苦惡，人不順與不孝。”“何謂也？願聞之。”“善乎，子之難難，疑問，提問也。夫天地中和凡三氣，内相與共爲一家，反共治生，共養萬物。天者主生，稱父；地者主養，稱母；人者

主治理之，稱子。父當主教化以時節，母主隨父所爲養之，子者生受命於父，見養食於母，爲子乃當敬事其父而愛其母。”“何謂也？”“然，父教有度數度數，准則，定制時節，故天因四時而教生養成，終始終始，結束和開始自有時也。夫夫，當作天惡人逆之，是爲子不順其父，天氣失其政令，不得其心，天因大惡人，生災異，以病害其子。比若家人，父怒治其子也，其變即生，父子不和。恨子不順從嚴父之教令，則生陰勝其陽，下欺其上，多出逆子也。臣失其職，鬼物大興共病人病人，使人疾病受害，姦猾居道傍傍，同旁，諸陰伏不順之屬疑脱：出，咎在逆天地也。真人，是又可不順乎？此乃自然之術，比若影之應形，與與，當作輿之隨馬輿之隨馬，車隨馬行。古代用馬拉車不脱也，誡誡，同戒之。”“唯唯。”“今謹已敬受師説天之教敕，願聞犯地之禁。”“諾，真人明聽。”“唯唯。”“天者，乃父也；地者，乃母也；父與母俱人也，何異乎？天亦天天，所依仰的對象也，地亦天也，父與母但以陰陽男女别耳，其好惡好惡，喜好和憎惡者同等也。此上《鈔》作：天地之位，如人男女之别，其好惡皆同天者養人命，地者養人形，人則大愚蔽且暗，不知重尊其父母，常使天地生凡人有悔，悒悒不解也。”“何謂也？”“善哉，子之言也，深得天地意，大災害將斷，人必吉善矣。”“何謂也？唯天師分别分别，分析，逐一解示之。”“然，今天下之人皆共賊害冤其父母。”“何謂也？”“四時天氣，天所案行也，而逆之，則賊害其父。”“何謂也？”“今人以地爲母，得衣食焉，不共愛利愛利，愛護佑助之，反共賊害之。”“何謂也？”“然，真人明聽。人乃甚無狀，共穿鑿地，大興起土功，不用用，遵用道理，其深者下著黄泉，淺者數丈。母内内，心裏獨愁恚愁恚，憂愁惱怒諸子大不謹孝，常苦忿忿悃悒，而無從得通通，

《鈔》作道其言。古者聖人，時運時運，隨時間表現出的命運際會未得及其道之，遂使人民妄爲，謂地不疾痛也此三句《鈔》作：時運未得通天地之意，凡人爲地無知，獨不疾痛。地内獨疾痛無訾無訾，無限，乃上感天，而人不得知之。愁困其子，不能制制，制止，上愬愬，同訴人於父，愬愬，同訴之積久復久，積數數，頻繁，故父怒不止，災變怪萬端並起，母復不説説，同悦常怒，不肯力養人民萬物。父母俱不喜，萬物人民死此二句《鈔》作：其子安得無災乎。不用道理，咎在此。後生後生，後來的人所爲日劇，不得天地意，反惡天地，言不調言不調，言天地不調和。指把災變萬端，萬物人民死歸咎於天地；又共疾其帝王，言不能平其治。内内，實質反人人自得過於天地而不自知，反推推，推委，推卸其過以責其上，故天地不復愛人也，視視，看待，對待其死亡忽然忽然，輕忽，不慎重。人雖有疾，臨死啼呼，罪名明白明白，確定，天地父母不復救之也，乃其罪大深，過委頓委頓，積聚，累積，咎責反在此也。其後生動之尤劇，乃過前，更相倣效，以爲常法，不復拘制，不知復相禁止，故災日多，誠共冤天地。天地，人之父母也，子反共害其父母而賊傷病之，非小罪也，故天地最以不孝不順爲怨，不復赦之也此二句《鈔》作：夫天地至慈，唯不孝大逆，天地不赦，可不怯哉。人雖命短死無數無數，未達到壽命的定數者，無可無可，無所冤也。真人豈曉知之邪?"“唯唯。”“今天使子來具問，是知吾能言，真人不可自易易，輕忽，不慎重，不可不慎也。”“唯唯。”“今人共害其父母，逆其政政，疑當作教令，於真人意，寧寧，表示疑問可久養不邪? 故天不大矜之也。”“今天師哀愚生，爲其具説。以何知天地常忿忿悒悒，而怨惡怨惡，憎惡人數數，多次，屢次起土乎?”“善哉，天使子屈折屈折，反復深入問之，足知爲天地

使子問此也。諾，吾甚畏天，不敢有可有可，有所隱，恐身得災。今且使子昭然知之，終古終古，永久著之胸心，不可復忘也。今有一家有興功起土，數家被其疾，或得死亡，或致盜賊縣官，或致兵革鬥訟，或致蛇蜂虎狼惡禽害人。大起土有大凶惡，小起土有小凶惡，是即地忿忿，使神靈生此災也，故天地多病人，此明證也。子知之邪?”“唯唯。今或有起土反吉無害者，何也?”“善哉，子之問也。皆有害，但得良善土者，不即病害人耳；反多四方得其凶，久久久久，久後會會，將會且害人耳。得惡地者，不忍人可爲可爲，所爲，即害之也，復并害遠方。”“何也?”“是比若良善腸腸，心腸，心意之人也，雖見冤見冤，受冤屈，能强忍須臾須臾，片刻，一段時間，心不忘也，後會害之；惡人不能忍，須臾交行交行，實施，指報復。”“善哉善哉！今地身體積積，非常，極巨，人比於地，積小小，所爲復小不足道，何乃能疾地乎哉?”“善哉，子之難也！天使子分别分别，分辨理解不明此。”“以何知之?”“以其言大惓惓惓惓，懇切。子今欲云，何何，多麼心中悃悒，欲言乃快。天地神精居子腹中，敬敬，警戒，警示。同儆子趣言，子固不自知也。凡人所欲爲，皆天使之。諾，不敢有可有可，有所匿也。子明德德，王校作聽。”“唯唯。”“今子言，人小小，所動爲動爲，動作，行爲不能疾地。今大人大人，身材高大的人軀長一丈，大十圍圍，手掌張開後從大拇指到中指的距離，其齒有齲蟲，小小不足道，合合，王校作食人齒大疾。當作之時，其人啼呼交交，通叫，且齒久久爲墮落悉盡。夫人比於天地，大小如此蟲害人蟲害人，《鈔》作蟲與人也。齒尚善善，勝過金石骨之堅者也，夫蟲但肉耳此下《鈔》作：而害物若此，何故反能疾是子? 人之疾地如此矣。子知之邪? 行，真人復更明開耳。”“唯唯。”“夫人或有長出

出，超出丈，身大出十圍，疽蟲長不過一寸，其身小小積小，不足道也，居此人皮中，旦夕鑿之，其人病之，乃到死亡。夫人與地，大小比若此矣。此蟲積小，何故反賊殺此人乎？真人其爲愚暗，何故大劇也，將與俗人相似哉？”“實不及。”“子尚不及，何言凡人乎？”“有過有愚愚，當作過，唯天師，願聞不及業業，事情，幸爲愚生竟竟，完畢，全部說其意。”“諾，不匿也。吾知天地病之劇，故□□擬補：反復語子也。行，復爲子說一事，使子察察察察，十分清楚重重，深明知之。”“唯唯。”“今大丈夫力士，無不能拘制疥蟲，小小不足見也。有一斗所一斗所，一斗左右。所，表示約數共食此人，病之，疾痛不得卧卧，安睡，劇者著床著床，卧床不起。指病重。今疥蟲蚤蝨小小，積衆多，共食人——蠱蟲者殺人，疥蟲蚤同使人煩懣，不得安坐——皆生瘡瘍。夫人大小比於地如此矣此句《鈔》作：人之害天地亦若是耳，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曉解不？”“唯唯。”“行，今子或見吾所說，如不足以爲法也，今爲子言之。人雖小，其冤愁地形狀形狀，狀況，使人昭然自知，深有過責，立可見也。今一大里有百户，有百井；一鄉有千户，有千井；一縣有萬户，有萬井；一郡有十萬户，有十萬井；一州有億億，一百萬。本經中從萬到億的進率，有十萬爲一億的，也有百萬爲一億的户，有億井。大井一丈，中井數尺，小井三尺，今穿地下著黄泉，天下有幾何哉？或一家有數井也。今但以小井計之，十井長三丈，百井長三十丈，千井三百丈，萬井三千丈，十萬井三萬丈。天下有如此者凡幾井乎？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也，今穿子身，得其血脉，寧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疾不邪？今是一億井者，廣從從，同縱凡幾何里？子自詳計之。天下有幾何億井乎哉？故人爲冤冤，使動用法，使……怨恨天地已明矣。

子賊病其母，爲疾甚劇，地氣漏泄，其病病，使動用法，使……病人大深，而人不愛不憐之，反自言，常冤天地何不純調純調，調順也，此不反邪？是尚但記道記道，記述諸井耳。今天下大屋、丘陵冢，及穿鑿山阜采取金石、陶瓦陶瓦，挖土燒制陶器，豎柱，妄掘鑿溝瀆；或閉塞壅閼，當通而不得通，有幾何乎？今是水泉，或當流，或當通，又言言，當作妄閉塞穿鑿之，幾何也？今水泉當通利通利，通暢，流出之乃宣宣，宣洩，排出，因天地之利瀆，以高就下。今或有不然，妄鑿地形，皆爲瘡瘍；或有塞絶，當通不通，王治不和，地大病之，無肯言其爲病疾痛者。地之精神，上天告愬愬，同訴不通，日無止也。天地因而俱不説説，同悦喜，是以太和純氣難致也。真人寧寧，是否解不邪？”“唯唯。今人生天地之間，會當會當，應該得室廬以自蓋、得井飲之，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今天不惡人有室廬也，乃其穿鑿地大大，同太深，皆爲瘡瘍，或得地骨，或得地血。”“何謂也？”“泉者泉者，《鈔》作穿地見泉，地之血；石者，地之骨也；良土良土，壤土，地之肉也。洞洞，穿透泉爲得血，破石爲破骨，良土深鑿之，投瓦石堅木於中爲地壯壯，肌膚内的異物。壯，《鈔》作瘡，地内獨病之。非一人非一人，不止一人所爲，甚劇。”“今當云何乎？”“地者，萬物之母也本句此下《鈔》作：而患省［省，當作苦］若此，豈得安乎，樂愛養之，不知其重重，深，過分也。比若人有胞中之子，守道不妄穿鑿其母，母無病也；妄穿鑿其母而往求生，其母病之矣以上兩句《三洞珠囊》卷一引《太平經》作：地是人之母，妄鑿其母，母既病愁苦，所以人固多病不壽也。人不妄深鑿地，但居其上，足以自彰彰，通障隱障隱，遮蔽而已此三句《鈔》作：凡人居母身上，亦有障隱，而地不病之也，大愛人，使人吉利。”“今願聞自彰彰，

通障隱多少而可。”“凡動土入地，不過三尺，提提，通堤其上。”“何何，爲什麽，怎麽止以三尺爲法?”“然，一尺者，陽所照，氣屬天；二尺者，物所生，氣屬中和；三尺者，屬及地身，氣爲陰。過此而下者，傷地形，皆爲凶。”“古者穴居云何乎?”“同賊地形耳。多就依山谷作其巖穴，因地中，又少少，稍，稍用木梁柱於地中。地中少柱，又多倚流水，其病地少微，故其人少病也。後世不知其過，多深賊地，故多不壽。”“何也?”“此劇病也。”“今時時有近流水而居，不鑿井，固固，仍然多病不壽者，何也?”“此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比伍，同伍的近鄰。古代以五家爲一個居民單位，更相承負，比若一家有過，及其兄弟兄弟，同類，近親也此句《三洞珠囊》卷一引《太平經》作：如此者，是明天地既怒，及其比伍，更相承負，比如一家有過，及其兄弟也。是知穿地皆下得水，水乃地之血脉，寧不病乎。”“今人或有不動土，有所立，但便但便，即便，就。副詞時時，當時就故舍，自若有凶，何也?”“是者行不利，犯神。”“何神也?”“神非一，不可豫名也。真人曉邪?”“唯唯。”“是故人居地上，不力相教爲善，故動作動作，行動，過反相及也。是者冤。”“今人或大遠流水，會當會當，應該得井水飲之乃活，當云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有故井者，宜使因故故，舊。此指舊井相與共飲之，慎無無，通毋數數，多次易之；既易，宜填其故，塞地氣，無無，通毋使發泄——飲地形，令地衰，不能養物也。填塞故，去中壯壯，肌體中的異物。”“何謂也?”“謂井中瓦石材木也，此本無今有，比若人身中有奇奇，通寄壯以爲病也。”“可恢恢，同駭哉！可恢恢，同駭哉！卿卿，王校作鄉，通嚮不及天師詳問之，不但不但，不會憑空地知是。”“真人來前。”“唯唯。”“子問事，恒常恒常，經常何一何一，多麽究詳也。”“所以詳

者，比比，連續與天師會見會見，相會，言人命在天地，天地常悅喜，乃理致太平，壽爲後後，久長，是以吾居天地之間，常駭忿忿，使憤怒天地，故勉勉也。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善哉，子之言也。”“吾所以常恐駭者，見天地毒氣積衆多，賊殺不絶，帝王愁苦，其治不平，常助其憂之。”“子何豫豫，參預助王者憂是乎？”“吾聞積功於人，來報於天，是以吾常樂稱天心也。”“善哉，子意。”“今天師既開通愚生，示以天忌，願復乞問一疑事。今河海下田作室廬，或無柱梁，入地法法，當作未三尺輒得水，當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也。此同爲害耳，宜復淺之。此者，地之薄皮也，近地經脉。子欲知其效效，同類的事例，比若人，有厚皮難得血，血出亦爲傷矣；薄皮者易得血，血出亦爲傷：俱害也。故夫血者，天地之重信效也。夫傷人者，不復道其皮厚與薄也，見血爲罪名明白明白，清楚，確定。夫人象天地，不欲見傷，傷之則怒，地何獨欲樂見傷哉？夫天地，乃人之真本，陰陽之父母也，子何從當得傷其父母乎？真人宜深念是於赤心。愚人或輕易忽然，不知是爲大過也。”“今子當得飲食於母，故人穿井而飲之，有何劇過哉？”“子言已失天心明矣。今人飲其母，乃就其出泉之處。故人乳，人之泉坼也，所以飲子處，比若地有水泉可飲人也。今豈可無故穿鑿其皮膚而飲其血汁邪？真人難問難問，疑問，提問，甚無意無意，没有意義，不合道理。”“愚生有過，觸天師忌諱。”“不謙也。然，難問不極，亦不得道至訣也。不惡子言也，此必皇天大疾，乃使子來□□據補：反復問是，此故子言屈折屈折，反復深入不止也。”“今唯天師原之，除其過。愚生欲言，不能自禁止。”“平，行，何所謙？子既勞勞，辛苦爲天地遠來問，慎無無，通毋閉絶吾書文也。”“唯唯。”“凡人不見覩此書，不自

知罪過重，反獨常共過罪天地何不和也？治何一何一，多麼惡、不平也？不知人人人人，楊釋作人有過於天地，前後相承負，後生者得并，災到無復天命，死生無期度期度，期限。這裏說期限的短暫不可測算也。真人努力，無無，通毋滅去此文，此脱略：滅去此文天地且非非，怪罪怒人。”“唯唯。”“真人，被其謫罰，則凶矣。”“唯唯。”“書以付歸有德之君，宜以示凡人。人乃天地之子，萬物之長也，今爲子道，當奈何乎？俱各自深思，從今以往，欲樂富壽而無有病者，思此書言，著之胸心，各爲身計。真人無無，通毋匿也，傳以相告語。今天地之神，乃隨其書而行，察視人言何也。真人知之邪？”“今以何知其隨人而行？”“以吾言不信也，子誡誡，通戒絕匿誡絕匿，隱瞞不讓人知道。三字同義連文此書，即有病；有敢絕者，即不吉。是即天地神隨視人之明證也。”“可畏哉！唯唯。”“行，去，自勵自勵！夫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當先安其天地，然後可得長安也。今乃反愁愁，使動用法，使……愁天地，共賊害其父母，以何爲而得安吉乎哉？前後爲是積久，故災變不絕也。吾語不誤也，吾常見地神上自訟，未嘗絕也，是故誠知其□擬補：冤。□擬補：今見真人比如比如，連續。如，形容詞詞尾丁寧丁寧，反復細致問之，即知爲天使真人來問，是天欲一一，全部，統統發覺發覺，公開此事，令使人自知。百姓適知責天，不知深自責也。”“今天何故一時一時，一下子，突然使吾問是乎？”“所以使子問是者，天上皇太平氣且至，治當太平，恐愚民人犯天地忌諱不止，共亂正氣，使爲凶害，如是則太平氣不得時時，即時，立刻和，故使子問之也。欲樂民不復犯之，則天地無病而愛人，使五穀萬物善以養之也；如忽之，忿不愛人，不肯養之也。故將凶歲者，無善物；將興歲，其物善，此之謂也。真人知

之邪?”“善哉善哉！古者同當太平，何不禁人民動土地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天地初起，未嘗有今也。”“以何明之?”“今者天都舉，故乃録録，選用，採用委氣之人、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皆當出輔德君治，故爲未嘗有也。初陰陽開闢以來，録天民仕之，未嘗有此也，故爲最大也。”“可駭哉，可駭哉!”“是故都出第一之道，教天下人爲善之法也，人善即其治安，君王樂遊無憂。”“善哉善哉！樂乎樂乎!”“是故教真人急出此書，慎無無，通毋藏匿，以示凡民。百姓見禁且自息，如不止，禍及後世，不復救。得罪於天地，無可禱也。真人寧寧，是否知之邪?”“唯唯。”“行，去，書中有所疑乎，來問之。”“唯唯。”

右解天地冤結。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六正讀

## 道無價却夷狄法第六十二

“天師將去，無有還期，願復乞問一兩一兩，表示少量結疑結疑，疑難的問題。”“行，今疾言之，吾發發，出發。此指出發的日期已有日矣。所問何等事也?”“願乞問明師前所賜弟子道書，欲言甚不謙，大不事事，侍奉。此指符合侍奉師長的禮節，今不問入入，深入，透徹，猶終古不知之乎!”“行，勿諱。”“今唯明師開示下愚弟子。”“諾。”“今師前後所與弟子道書，其價直直，同值多少?”“噫！子愚亦大大，同太甚哉！乲謂吾道有平平，衡量，價值耶？諾，爲子具説之，使子覺悟，深知天道輕重，價直直，同值多少。然，今且賜子千斤之金，使子以與國家，亦寧亦寧，表疑問的語氣副詞，是否能得天地之歡心，以調陰陽，使災異盡除，人君帝王考壽考壽，長壽，治致致，招致，達到上平耶？今齎萬雙之璧玉以歸國家，寶寶，以爲寶，珍視而藏之，此天下之珍物也，亦寧能使六方太和之氣盡見見，同現，瑞應悉出，夷狄却去萬里，不爲害耶？今吾所與子今吾所與子，《鈔》作吾所以告子道畢具，乲能使帝王深得天地之歡心，天下之群臣徧徧，同遍説説，同悦，跂行動摇跂行動摇，指各種動物。動摇，活動之屬莫不忻忻，同欣喜，夷狄却降，瑞應悉出，災害畢除，國家國家，君主延命，人民老

壽老壽，長壽，審能好善好善，喜歡，愛好案行吾書，唯唯，通惟思唯思，思維，思想得其要意，莫不響應，比若重規合矩，無有脱者也。成事大□□擬補：衆多，吾爲天談，不欺子也。今以此天法奉助有德帝王，使其無憂，但日遊，其價直直，同值多少哉？子之愚心解未乎哉？諾。復爲子陳一事也。天下之人好善而悦人者，莫善善，愛好於好女好女，美女。好，美麗也，得之迺與其共生子，合爲一心，誠好善好善，美麗，漂亮可愛，無復雙也。今以萬人賜賜，贈送國家，莫不悦且喜，見之者使人身不知其老也，亦寧亦寧，是否能安天地，得萬國之歡心，令使八遠響應響應，受影響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天下太平耶哉？吾道乃能上安無極之天，下能順理無極之地，八方莫不悦樂來降服，擾擾之屬者，莫不被其德化，得其所者也。是價直直，同值多少，子自深計其意。子欲樂報報，回報天重功，得天心者，疾以吾書報報，稟告，把消息或文書呈告尊長之。如以奇僞珍物累積之，上柱天，天不爲其説説，同悦喜也，不得天之至心至心，真心所想的事也。欲得天心，乃宜旦夕思吾書言，已得其意，即亦得天心矣，其價直直，同值多少乎？故賜賜，贈送。此指下送上國家故賜國家，《鈔》作欲與國千金，不若與其一要言可以治者也；與國家萬雙璧玉，不若進二大賢也。夫要言大賢珍道，乃能使帝王安枕而治，大樂而致太平，除去災變，安天下，此致大賢要言奇道價直直，同值多少乎哉？故古者聖賢帝王，未嘗貧於貧於，《鈔》作患財貨也，乃常苦貧於士，愁大賢大大，王校作不至，人民不聚，皆欲外附外附，背叛，叛離，日以疎少，以是不稱皇天心，而常愁苦。若但欲樂富於奇僞之物，好善好善，愛好之，不能得天地之心而安四海也；積金玉璧奇僞物，横縱千里，上至天，不能致大賢聖人仙士，使來輔治也。子

詳思吾書，大賢自來，共輔助帝王之治，一旦一旦，一下子，馬上，短時間內而同計。比若都市人一旦而會，萬物積聚，各資所有，往可求可求，所求者。得行吾書，天地更明，日月列星皆重光重光，太陽或其他天體外帶光環的現象，光照紘遠八方，四夷見之，莫不樂來服降，賢儒悉出，不復蔽藏，其兵革皆絶去，天下垂拱垂拱，放手，放鬆，不用警惕防備而行，不復相傷，同心爲善，俱樂帝王。吾書乃能致此，其價直直，同值多少，子亦知之耶？故古者聖賢獨深知道重氣平也，故不以和土和土，疑當作知士。知，同智。不以智士，不依賴智士，但付歸有德。有德知天地心意，故尊道重德。愚人實實，疑當作寶奇僞之物，故天書不下，賢聖不授，此之謂也。子其慎之矣，吾言不誤也，子慎吾道矣。夫人持珍物璧玉金錢行，冥冥，夜晚尚坐守之，不能寐也，是尚但珍物耳，何言當傳天寶秘圖書乃可以安天地六極八遠乎？出，子復重慎之。”“唯唯。”“吾書乃天神吏常坐其傍傍，同旁守之也，子復戒之。”“唯唯。”“吾書乃三光之神吏常隨而照視照視，察視，監守之也。”“唯唯”“吾書即天心也也，王校作地意也，子復深精念精念，思考，考慮之。”“唯唯。”“子能聽吾言者，復爲子陳數陳數，陳述，陳說不見之事。”“唯唯。”“出口入耳，不可衆傳也。帝王得之天下服，神靈助其行治，人自爲善，不日令而自均也。”“唯唯。弟子六人悉愚暗，無可無可，無所能，言必觸忌諱。今俱唯師自爲皇天陳列陳列，陳述，陳說道德，爲帝王制作萬萬歲寶器，必師且悉出内事内事，機密的事。此指天書無隱匿，誠得伏受嚴教密勑，不敢漏泄。”“諾。今且爲子考思於皇天，如當悉出，不敢有可有可，有所藏；如不可出，亦不敢妄行。天地之運，各自有歷歷，命運中應經歷的事，今且案其時運而出之，使可常行，而家

國大吉，不危亡。所以不付小人而付帝王者，帝王其歷，常與天地同心，乃能行此，小人不能行。故屬屬，同囑君子，令付其人也。"

右平平，估量道德價數價數，價值貴賤，解通愚人心。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七正讀

## 上善臣子弟子爲君父師得仙方訣第六十三

“真人前。凡爲人臣子民之屬，何者應應，適應，符合爲上善之人也？真人雖苦苦，困難，有困難，宜加精加精，更加仔細思考爲吾善善，好好地，認真地說之。”“唯唯。但恐反爲過耳。”“何謙？諾，誠誠，實，照實言。”“今爲國君臣子及民之屬，能常謹信，未嘗敢犯王法，從生到死，訖未嘗有重過，生無罪名也，此應爲最上善之人也。”“噫！子說似類似類，類似，近似之哉，若是而非也。子之所說，可謂中善之人耳，不屬上善之人也。行，真人復爲吾說最上善孝子之行當云何乎？宜加精具言之。”“今所言已不中天師意，不敢復言也。”“何謙？真人取所知而言之，不及不及，未達到，不足，不懂者，吾且爲子達達，弄懂，弄通之。”“唯唯。然，上善孝子之爲行也，常守道不敢爲父母致憂，居常善養，旦夕存存，省視問候其親，從已生之後、有可有可，有所知以來，未嘗有重過罪過罪，罪過，罪責名也，此爲上孝子也。”“噫！真人所說，類似之又非也，此所說，謂爲中善之人也，不中上孝也。”“不及爲過。”“非過也。今乃以真人爲師弟子，行作法，真人，視其且言何耳。今子言財財，通纔如是，俗人愚闇無知，難教是也。積愚日久，見上善孝之人，或反怪之。子不及，爲子說之。”

"唯唯。""行，雖苦，復爲吾具説上善之弟子。""今已有二過於天師，不敢復言也。""行，子宜自力自力，盡力加意加意，更加仔細思考言之。爲人弟子見教而不信，反爲過甚深也；但不及者，是天下從古到今所共有也。平，説之。""唯唯。然，爲人弟子，旦夕常順謹，隨師之教勑所言，不失銖分，不敢妄説亂師之文，出入不敢爲師致憂。從見教於師之後，不敢犯非歷邪犯非歷邪，做罪惡的事。歷，行，愉愉日嚮爲善，無有惡意，不逆師心，是爲上善弟子也。""噫！真人言，幾幾，幾乎，差不多類似之，是非上善之弟子也，財財，通纔應中善之弟子耳。""實不及。愚生見師嚴勑，自力强强，勉强説三事，三事不中明師天意，爲過責甚重，恐復有罪不除也。""凡人行有不及耳，子無惡意，無罪也。今天下人俱大愚冥冥，無一知是也，極於真人，説事常常，通尚如此，今何望於俗夫愚人哉？其常不達，信其愚心，固是也。""天師幸事事哀之，既闓示之，願復見爲達其所不及，恩惟惟，同唯明師師師，教導。""行，吾將爲真人具陳説之，子宜自力隨而記之。""唯唯。""諾。然，夫上善之臣子民之屬也，其爲行也，常旦夕憂念其君王也，念欲安之，心正正，正在爲其疾痛，常樂帝王垂拱而自治也，其民臣莫不象之而孝慈也。其爲政治，但樂使王者安坐而長游，其治乃上得天心，下得地意，中央則使萬民莫不懽懽，同歡喜，無有寃結寃結，懷冤失職職，職分，所處的社會地位或所擔當的職務職業者也。跂行之屬，莫不嚮風而化，爲之，無有疫死者，萬物莫不盡得其所。天地和合，三氣俱悦，人君爲之增壽益筭筭，同算，壽命。舊説人的壽命由天上簿籍登記計算，據人行善惡而增減，百姓尚當復爲帝王求奇方殊術，閉藏隱之文莫不爲其出，天下嚮嚮，通響應，皆言：'咄咄，善哉，未嘗有也。'上老上老，高

齡老人到于嬰兒，不知復爲惡，皆持其奇殊之方，奉爲奉爲，奉呈帝王；帝王得之，可以延年。皆惜惜，捨不得其君且老，治乃得天心，天地或或，《鈔》作必使神持負藥而告子子，疑衍之，得而得而，《鈔》作帝王服之，此下《鈔》作：壽無窮矣終世終世，終生，永遠不知窮時也。是所謂爲上善之臣子民臣之行所致也。真人寧寧，是否曉知之不邪？”“唯唯。”“子可謂已覺矣。是故太古上皇帝第一之善臣民，其行如此矣。以何能求之，致此治正也？以此道。吾道正上古之第一之文也，真人深思其意，即得天心矣。吾敬受是於天心矣，而下爲德君解災除諸害。吾畏天威，敢不敢不，不敢不悉其言此脱略：不悉言，天旦旦，王校作且怒。吾屬屬，通囑書於真人，疾往付歸之，上德君得之以治，與天相似，與天何異哉？”“善乎善乎！見天師言，承知天太平之平氣真真真真，確實已到矣。其所以致之者，文已出矣。樂哉，復何憂？”“今民非子事，何故見善即喜，見惡則憂之乎？”“所以然者，善氣至，即邪惡氣藏；吾且常安，可無疾傷。夫惡氣至，則善氣藏；使吾畏災不敢行：天下皆然。故吾見善則喜也。”“善哉，子之言也。”“天師幸哀，已爲説上善臣子民之法，願復聞上孝之術。”“善哉，子難問也。然，上善第一孝子者孝子者，《鈔》作孝之行者，念其父母且老去老去，老死也，獨居閒閒，同閑處念思之，常疾下下，光陰流逝也，於何於何，如何，怎麽得不死之術，嚮嚮，假使，如果可與親往居之嚮可與親往居之，《鈔》作以奉親。賤財貴道活而已，思弦歌哀曲哀曲，委婉動聽的曲調以樂其親，風化其意，使入道也，樂得終古與其居，而不知老也。常爲求索殊方，周流周流，遍及遠所遠所，遠處也，至誠乃感天，力盡乃已也。其衣食財財，通纔自足，不復爲後世置珍寶也，反悉愁苦愁苦，爲……愁苦，擔憂父母，

使其守之此下《鈔》作：此爲上善第一孝子也。家中先死者，魂神尚不樂愁苦也。食而不求吉福，但言努力自愛於地下，可毋自苦念主主，主持的人。此指父母者也。是名爲太古上皇最善孝子之行。四方聞其善，莫不遥爲其悦喜，皆樂思象之也，因相倣效，爲帝王生出生出，產生，培養出慈孝之臣也。夫孝子之憂父母也，善臣之憂君也，乃當如此矣。真人今旦所説，但財財，通纔應平平，一般，中等之行，各欲保全其身耳，上何益於君父師，而反言爲上善之人乎？此財財，通纔名爲自祐利之人耳。真人尚乃以此爲善，何況俗人哉？自見行謹信、不犯王法而無罪名者，啼呼自言不負天、不負君父師也。汝行適財財，通纔自保全其身耳，反深自言有功於上，而啼呼天地，此悉屬下愚之人也，不能爲上善之人也。今所以爲真人分別具説此者，欲使真人以文付上德之君，以深示勑衆賢，使一一，完全覺悟，自知行是與非、亦亦，是否當上有益於君父師不邪。太上中古以來，人益愚，日多財財，通材。多材，巧僞，爲其邪行，反自言有功於天地君父師，此即大逆不達理之人也。真人亦豈亦豈，是否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覺矣。今爲行善，實大難也，子慎之。子不力通吾文，以解天地之大病，使帝王游而無憂無事、天下莫不懽懽，同歡喜、下及草木，子未能應上善之人也，財財，通纔名爲保全子身之人耳，又何以置置，居處，立身天地乎？夫人欲樂全其身者，小人尤劇，子亦知之乎？”“唯唯。”“子可謂爲已覺矣，慎之！”“唯唯。今天師幸哀愚賤不達道之生，願復聞上善之弟子行也。”“然，上善之弟子也，受師道德之後，念緣師恩遂得成人，乃得長與賢者賢者，《鈔》作賢柔相隨，不失行伍行伍，行列，或得官位官位，《鈔》作名位，以報父母，或得深入道，知自養之術也。夫人乃得生爲爲，

王校作於父母，得成道德於師，得榮尊於君，每獨居一處，念君父師將老，無有可以復復，回報，報答之者，常思行，爲師得殊方異文，可以報功者。惟念惟念，思慮之正心痛也，不得奇異也。念之，故行更學事賢者，屬屬，同囑託其師，爲其言語，或使師師，《鈔》作無上得此疑脱：為國家之良輔，今今，當作令復上長有益帝王之治。若此乃應太古上善之弟子也，及後生者明君賢者，名爲上善之人。若真人今且且，當作旦可言可言，所言易教謹信、從今從今，從始至今，始終不達達，當作逆師心，此者，財財，通纔應順弟子耳，但務成其身也，又何益於上，而言爲善弟子乎哉？真人説尚言言，疑當作然，而民俗夫愚人常自言有功於師，固是也。夫爲人臣子及弟子、爲人子，而不從君父師教令，皆應大逆，罪不可復名也。真人所説善子民臣、善弟子，其行財財，通纔不合於罪名合，符合，達到。不合於罪名，未達到犯罪耳。愚哉，子也，何謂爲善乎？是故俗夫之人愚，獨已洞達洞達，透徹地瞭解久矣。今以真人説繩繩，衡量之，已知其實失正路、入邪僞，迷惑久哉！是故天獨深知之，故怒不悦，災委積，更相承負是也。皆若真人言，行財財，通纔保其身不犯非非，罪過者。自言有功於天地旁人也，是其大愚之劇者也，子復慎之，子言未盡合於天心也，吾所以使真人言者，不以故故，過失，過罪。此作使動，使……有過罪子也，但欲觀俗人之得失、以何爲大過乎。故使子言之，視其枉直疑脱：是非耳。子赤赤，王校作亦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本本，林富士作未覺覺，使……覺悟真人之時，不欲與真人語言也，見子惓惓日致善也，故與子深語，道天地之意，解帝王之所愁苦，百姓之冤結，萬物之失理耳。今既爲子陳法言義，無所復惜也，子但努力記之。”“唯唯。”“吾向睹幾何幾

何，多少，許多，很多弟子，但不可與語，故不與研究竟研究竟，仔細地分析探討語也，故吾之道未嘗傳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子曉矣。”“然，天師既哀弟子，得真真，當作直言不諱。君賢則臣多忠，師明則弟子多得不諱而言。”“善哉，子之言也，得覺意意，要旨，要領。行，言之。”“今天地實當有仙不死之法、不老之方，亦豈亦豈，是否可得耶？”“善哉，真人問事也。然，可得也。天上積仙不死之藥多少？比若太倉之積粟也。仙衣多少？比若太官之積布白白，通帛也。衆仙人之第舍多少？比若縣官之室宅也。常當大道而居，故得入天大道者，得居神靈之傳舍傳舍，官府設置的供往來官方人員休息的處所室宅也，若人有道德，居縣官傳舍室宅也。天上不惜仙衣不死之方、難難，不輕易予人也。人無大功於天地，不能治理天地之大病，通陰陽之氣，無益於三光四時五行天地神靈，故天不予其不死之方、仙衣也。此者，乃以疑脱略：予殊異有功之人也。子欲知其大效乎？比若帝王有太倉之穀，太官之布帛也。夫太倉之穀幾何幾何，多少，很多斗斛，而無功無道德之人不能得其一升也；而人有過者，反入其獄中，而正尚見治，上其罪之狀，此明效也。今人實惡，不合天心，故天不具出其良藥方也，反日使鬼神精物行考，笞擊其無狀之人，故病者不絶，死者衆多也。比若縣官治亂，則獄多罪人，多暴死者，此之謂。如有大功於帝王，宫宇積，多官穀，有布帛，可得常衣食也。夫人人，當作天命命，授命帝王，但常思與善人爲治，何惜愛惜愛，捨不得哉？人君職職，職分，會當會當，應該與衆賢柔共平治天下也。夫君無賢臣，父無孝子，師無順善弟子，其爲愁不可勝言也。是故上古三皇垂拱，無事無憂也，其臣謹良，憂其君，正正，正在常心痛，乃敢助君平天下也，尚復爲

其索得天上仙方以予其君也，故其君得壽也。或有大功，功大尚得俱仙去，共治天上之事，天復衣食之，此明效也，不虚言也。夫中古以來，多妬真道，閉絶之，更相欺以僞道，使人愚，令少賢者，故多君臣俱愁苦，反不能平天下也，又多不壽。非獨今下古人過也，所由來久矣，或大咎在此，子亦豈亦豈，是否知之耶?”“唯唯。”“故今天上積奇方仙衣，乃無億數也，但人無大功，不可而而，通能得之耳。比若人有縣官室宅、錢穀布帛，常當大道而居爲家，不逃匿也，而無功德者，不能得穀一斗、錢一枚、布帛一寸，此明效也。故太古中古以來，真道日衰少，故真壽仙方不可得也。而人過過，當作偶得獨壽者，極是其天下之大壽人也。”“何也?”“真道德多則正氣多，故人少病而多壽也；邪僞文多，則邪惡炁炁，同氣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壽也，此天自然之法也。故古者三皇之臣多真道也，故其君多壽；五帝之臣少真道，故其君不若三皇之壽也；三王之臣復少真道，不能若五帝也；五霸之臣最上功功，當作巧僞文禍，無有一真道，故多夭死，是明效也。其中時時時時，有時，偶或得壽者，極天下之壽人也。子重重，深知之耶?”“唯唯。”“是故占占，王校作古者聖賢，但觀所得瑞應善惡，即自知安危吉凶矣：其得上善文應者，其治已最無上矣；其得中文應者，已象中人矣；其得下文應者，已象下人矣。”“何謂也?”“謂得文如得三皇之文者，即其上也；若得五帝之文者，即其中也；若得三王之文者，即其大中下大中下，中等偏下也；如得五霸之文者，即其最下也。”“何以明如斯文乎?”“善哉，子之言也。教其無刑而自治者，即其上也；其出教令，其懼之、小畏之者，即其中也；教其小刑治之者，即其大中下也；多教功功，陳增岳作巧僞，以虚爲實，失其法，浮華投書，治事暴用

刑罰，多邪文，無真道可守者，即是其下、霸道之效也。古有聖賢，但觀可得可得，所得天教敕，即自知優劣矣。”“願聞教者，使誰持往乎？”“然，或爲其生賢，輔助其治，此若人家人家，人的家，一個家庭將興，必生賢子也。或河洛爲其出應文圖以爲券書，即是也。子知之耶？”“唯唯。”“復爲真人更明之。家人家人，一家人且衰，生子凶惡；人君且衰，天不爲生賢良輔也。人家且衰，子孫不好爲真正道德，反好佞僞浮華功功，陳增岳作巧邪淫法，即成凶亂家矣。且人家興盛，必求真道德、奇文殊方可以自救者；君子且興，天必子子，王校作予其真文真道真德善人，與其俱共爲治也。河洛尚復時或敕之，災害日少，瑞應日來，善應日多，此即其效也。”“善哉善哉！”“行，去，真人勉之力力，盡力之，當有功於天，當助德君爲聰明。”“何謂也？”“欲有大功於天者，子今又去世去世，脱離世俗，離俗修道之人也，不得譽譽，通與，參預於治，以何得有功於天乎？”“今當奈何哉？”“但以文書付歸德君。德君，天之子也，應天心，當以此治報天重功，而以安天下，興其身。即子亦得吉，保子壽矣。”“善哉！唯唯。”“行，去，三行之説已竟矣。以是示衆賢凡人，後世爲善，當若此也。”“勿敢勿敢，不敢。表示自謙。但財財，通纔利其身者，自言爲善，上以置置，處置，對待天君父師也。”“真人所説人行所説人行，所説的人的行爲也，尚可可，符合折中折中，中等以上，及其大下愚爲惡性惡行者積多，訖不可勝名。以書付下古之人，各深自實校校，考核，計算，爲行爲行，行爲，作事以何上有益於天君父師？其爲行，增增，當作曾但各自祐利而已邪？天深知人心□□擬補：暗愚哉，故病者衆多也。”“善乎！愚生得覩天心師言，已大覺矣。”“子可謂易覺之人也，今世多下愚之人，自信愚心，不

復信人言也，過在此。毁敗天道，使帝王愁苦者，正起此。下愚之士，反多妬真道善德，言其不肖而信其不仁之心。天病苦病苦，憂患之，故使吾爲上德之君出此文，可以自致，能安其身而平其治、得天心者。太古上皇之君深與天厚者，正以此也。真人寧寧，是否曉不邪?”“唯唯。行，子已知之，去矣。行，思之。”“唯唯。願復請問一事。”“行，言。”“天師陳此法教，文何一何一，多麼，怎麽這樣衆多也?”“善哉，子之難難，疑問，提問也，可謂得道意矣。然，天下所好善惡，義等等，相同而用意各異，故道者，大同而小異。一事分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然后后，通後天道小耳耳，當作具，而王道小備。若令都道天地上下八方六合表裏所有，謂此書未能記其力也。真人寧知之耶?” “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以此書付道德之君，令出之，使凡人自思行得失，以解天地之疾，以安帝王，其治立平。真人曉邪?” “唯唯。”“行，去，自厲厲，通勵，振奮努力勿忽也。”“唯唯。”

右分别君臣父子師弟子，知其善惡行得失占。

## 服人以道不以威訣第六十四

“真人前，凡人當以嚴畏智詐常威勝服勝服，鎮服人邪，不宜宜，當作當邪? 子自精言之。”“然，人致致，當作故當以嚴威智詐勝服人。”“何也?”“夫人以此乃能治正人。”“噫! 真人内但俗夫之人知耳，未得稱上真人也，其投辭投辭，答復，就某一問題發表意見。投，置皆類俗人，不入天心也。夫上真人投説投説，同投辭，乃當與天心同也。今以嚴畏智詐勝服人，乃鬼神非惡非惡，厭惡，憎惡。非，意動用法，以爲非，反對之也; 非獨鬼神非惡之也，乃陰陽神非惡之也; 非獨陰陽神非惡之也疑脱: 乃天地非惡之也。是故

從天地開闢以來，天下所共病苦而所共治者，皆以此勝服人者，不治其服者。故其中服而冤者，乃鬼神助之，天地助之。天地助之，故人者亦治其勝人者，而助服服，疑衍其服者也。是故古者三皇上聖人勝勝，征服人，乃以至道與德治人勝人者，不以嚴畏智詐也。夫以嚴畏智詐刑罰勝人者，是正乃寇盜賊也。夫寇盜賊亦專以此勝服人，君子以何自分别、自明殊異乎？此下《鈔》作：故道德之君常將嚴威智詐爲盜賊之行矣而真人言當以此，曾不曾不，難道不愚哉？是正從中古以來，亂天地者也，子知之耶？是故上古有道德之君，不用嚴畏智詐治民也；中古設象設象，設置法規，而不敢用也；下古小用嚴畏智詐刑罰治民，而小亂也；夫下愚之將將，長官，霸道大興，以威嚴與刑罰畏其士衆士衆，部屬，所統轄的官吏民衆，故吏民數反也。是故以道治者，清白而生也，以德治者此疑脱：仁愛而養也；以人治者，進退兩度度，謀畫，打算也，故下古之人進退難治，多智詐也。天以道治，故其形清，三光白；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其辭，變易無常。故也天正爲其初，地正爲其中，人正最居下，下極故反反，同返上也。”“以何知其下極也？”“以其言進退無常，出入異辭也。此三氣下極也，下極當反反，同返上就道，乃后后，通後得太平也，與天相似；就德乃中平也，與地相似；就和乃得小亂也，與人相似；就嚴畏智詐刑罰乃日亂，故與霸君相似，刑罰大起也。今真人反言當以嚴畏智詐，此乃亂天義者也。”“今天師言不當以嚴畏刑罰也，天何故時遣雷電辟歷辟歷，同霹靂取人取人，殺人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所以取之者，人，主由由，通猶，尚且所敬重，事欲施惡，以易易，輕易冤人。人乃至尊重，反使與人與人，當作人與六畜同食，故天治之也，而助其服

人、食此人服人食此人，被鎮服的人和食此不潔的人，惡之也。是故天下無大無小，輕易冤人者也，悉共見治也，而怜怜，憐憫，同情助服者服者，被征服的人也。故君子勝服人者，但當以道與德，不可以寇害勝人冤人也。夫嚴畏智詐，但可以伏無狀之人，不可以道德降服道德降服，對行道德者進行鎮壓，而而，通如欲爲無道者。當下下，意動用法，以……爲下此也，比若雷公以取無狀之人，不可常行也，與天心逆。治欲得天地心者，乃行道與德也。故古者聖賢，乃貴用道與德仁、愛利勝人也，不貴以嚴畏刑罰驚駭而勝服人也。以此邪枉安安，當作常威駭服人者，上皇太平氣不得來助人治也，所以然者，其治理治理，統治，管理，人不知知，當作和，或有大冤結而畏之不敢言者。比若寇盜賊奪人衣物也，人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反善善，好好地名字名字，稱呼爲將軍上君，此之謂也；或有力弱而不能自理理，申理，申訴，亦不敢言：皆名爲閉絶不通，使陰陽天氣不和。天之命人君也，本以治强助劣弱爲職，而寇吏寇吏，强暴的官吏反以此嚴畏之威之也，乃以智詐驚駭之。使平氣到，德君治，恐以是亂其正氣，故以此示真人也。以付上德君，以示諸賢及凡人，使吏民自思，治當有益於上，慎毋亂之也。真人覺曉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去，常慎言，毋妄語也，此脱略：妄語天非非，怪罪，歸罪人。” “唯唯。”“凡人不及，不若好問好問，愛問，多問也。”“唯唯。”

右分别勝服，天地人鬼神所非惡所助法。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八正讀

## 三合相通訣第六十五

純謹再拜："請問一事。""真人所疑者，何等也哉?""朝學暮歸，常居靜處，思其要意，不敢有懈也。今天師書辭，常有上皇太平氣且至，今是何謂爲上？何謂爲皇？何謂爲太？何謂爲平？何謂爲氣?""真人今且且，當作旦何睹何疑，一時一時，一下子，突然欲難問難問，疑問，詢問微言意微言意，精深微妙的要旨哉?""所以及天師徧徧，同遍具問書文意者，書上多道上皇氣且至，而不得其大要意。今不及天明師訣訣，通決問訣問，爲尋求解答而提問，尋求解答之，恐後遂無從得知之，故敢不敢不，不敢不具問之也。""善哉，子之言，萬世不可易易，變易也。夫天至道大德盛仁時已到，皇靈樂人急急，趕快行之，故天氣諷諷，暗示子之心，使子旦夕問。天法察察，吾甚怪怪，驚異之。諾，真人安坐，爲子具分解其字意，使可傳而無極時。然，上爲字者，一畫也，中央復畫一直，上行復抱一，一而上得三一，上行而不止，不復下行也以上分析"上"字形體。"上"字在一長横之上有一豎，豎旁加一短横，所以説"上行復抱"；共三筆，所以説"一而上得三一"；中間一豎下有横，上無其他筆畫，所以説"上行而不止，不復下行"，故名爲上者，迺其字無復上也。反上爲下，下者，一畫也，亦中央復畫此脱：

一直，下行復抱一，其行遂下，不得復上"下"字中間一竪，上有一橫蓋住，下無其他筆畫，所以説"其行遂下，不得復上"，故名爲下也。夫志常欲下行者，久久最下，無復下也，比若濁者，樂下爲地，故地最下，無復下也。上爲字者，常上行，不得復下，比若清者，樂上行爲天，天乃無上也。是故天之爲法，名各各自字各自定，凡天下事皆如此矣。故聖人制法，皆象天之心意也。守一而樂上卜，卜者，問也，常樂上行而卜問不止者，大吉、最上之路也，故上字一畫，直上而卜。下爲字者，一下而卜；卜，問也，常思念問下行者，極無下，故樂下益者不復得上也。故上常疑脱：作無上字者，迺言其治當日上行，合天心，復無上也。""善哉善哉！明師幸哀爲其解上字，願復聞皇爲字者。""一日而王一日而王，此析"皇"字，"一"是"皇"上撇的形變，去撇後餘下的形體析爲"日"、"王"。日上一者，天也；天者數一，天得日，昭然大明天得日，昭然大明，《鈔》作：天得日照，然後大明則王，故爲字一與日王并合成皇字也。一爲天，天亦君長也，日亦君長也日亦君長，《鈔》作：日君德也，王亦君長也，三君長相得成字，名爲皇。皇者，乃言其神盛神盛，《鈔》作盛德煌煌此用聲訓。"煌"，從皇得聲，所以認為"皇"有"煌"義，故名爲皇也；皇天下第一，無復能上者也。""善哉善哉！師幸哀開開，曉解以皇字，願聞其太平氣之字。""太者，大也，迺言其積大行如天。凡事大也，無復大於天者也。平者，乃言其治太太，同大平均，凡事悉理，無復姦私也；平者，比若地居下，主執平也。地之執平也，比若人此《鈔》有：種刈種善得善，種惡得惡本句此下《鈔》作：耕用力，分别報之厚，人與之善，用力多，其物子子，籽粒，果實好善；人與之鮮鮮鮮鮮，少，此指用力少。或衍一"鮮"字，其物惡也。氣者，乃言天氣悦喜下生，地氣順喜上養，氣之法行於天下地上，陰陽相得，交

而爲和，與中和氣三合本句此上《鈔》作：天氣悦下，地氣悦上，二氣相通，而爲中和之氣，相受，共養凡物，三氣相愛相通，無復有害者此下《鈔》有：故曰太平。太者，大也；平者，正也；氣者，主養以通和也：得此以治，太平而和，且大正也，故言太平氣至也。”“善哉善哉！此者乃獨言天地中和氣當合相通共治耶？凡事皆當三合共事耶？”“善哉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法。帝王象之以治，比若神矣。然，爲真人具説之，自隨而記之。”“唯唯”“元氣與自然太和之氣相通，并力同心，時怳怳怳怳，同恍恍，矇矓不清的樣子，渾沌不分明的樣子未有形也，三氣凝，共生天地。天地與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凡物與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凡物五行剛柔與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成共共，楊釋通供萬物。四時氣陰陽與天地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興生天地之物利物利，萬物，資源。孟仲季孟仲季，每個季節的第一、第二、第三個月相通，并力同心，各共成一面一面，一方，一部分。此指一個季節。地高下平相通，并力同心，共出養天地之物。蠕動之屬雄雌合，迺共生和和，和合。此指牝牡相慕相合相通，并力同心，以傳其類。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三人，《鈔》作父母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治，作，爲一家。君臣民君臣民，《鈔》作君臣民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國。此皆本之元氣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迺道可成也，共生和。三事常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職，共成一事，如不足不足，不具備一事便凶。故有陽無陰，不能獨生，治亦絶滅；有陰無陽，亦不能獨生，治亦絶滅；有陰有陽而無和，不能傳其類，亦絶滅。故有天而無地，凡物無於無於，無所，無處止；有地而無天，凡物無於無於，無所生；有天地相連而無和，物無於無於，無所相容自養

也。故男不能獨生，女不能獨養，男女無可無可，無所生子，以何而成一家、而名爲父與母乎？故天法皆使三合迺成。故古者聖人深知天情，象之以相治。故君爲父，象天；臣爲母，象地；民爲子，象和。天之命法，凡擾擾之屬，悉當三合相通，并力同心，迺共治成治成，做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體也，迺天使相須而行，不可無一無一，缺一，缺少其中之一也。一事一事，一方面有冤結，不得其處，便三毀三凶矣。故君者須臣，臣須民，民須臣，臣須君，迺後成一事一事，一個整體。不足一一，其中之一，使三不成也。故君而而，通如無民臣，無以名爲君；有臣民而無君，亦不成臣民；臣民無君，亦亂，不能自治理，亦不能成善臣民也：此三相須而立，相得迺成，故君臣民當應天法，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共爲一家一家，一個整體也。比若夫婦子共爲一家也，不可以相無，是天要道也。此猶若人有頭足腹，迺成一身，無可去者也，去之即不足，不成人也。是天地自然之數數，規則，法則也，故古者聖人取法於天。故男子須須，需要得順善女與爲治，然且有善子。男者，君也；女者，臣也；子者，民也。故天命治國之道，以賢明臣爲友，善女然後能和其子也，善臣然後能和其民也。善女然後能生善子，善臣然後能生善民，民臣俱好善，然後能長安其上也。真人欲樂知其效，天者，君也；地者，臣也：天雨雨，下雨周流周流，周遍，雨之善地，生物善；雨之惡地，生物惡，此之謂也。今父母君臣，尚但尚但，僅僅共持其大綱紀耳，大要大要，關鍵實仰仰，依靠衣食於子。人無子，絶無後世；君少民，迺衣食不足，令常用心愁苦。故治國之道，迺以民爲本也，無民，君與臣無可無可，無所治，無可無可，無所理也。是故古者大聖賢共治事，但旦夕專以民爲大急，憂其民也，若家

人父母憂無子：無子以何自名爲父母，無民以何自名爲君也。故天之法，常使君臣民都同命，同吉凶，同一職，一事一事，一方面失正，即爲大凶矣。中古以來，多失治之綱紀，遂相承負，後生者遂得其流災尤劇，實由君臣民失計失計，失算，謀畫錯誤，不知深思念、善相愛相通、并力同心，反更相愁苦。夫君乃一人耳，又可處可處，所處深隱深隱，幽深，四遠冤結，實閉不通，治不得天心，災變怪異，委積而不除，天地所欲言，人君不得知之，大咎在此不三并力，聰明絶邪，氣結結，堵塞積聚不理，上爲皇天大仇，下爲地大咎，爲帝王大憂，災紛紛不解，爲民大害，爲凡物大疾病。爲是獨積久矣，非獨今下古人過所致也。真人亦知之乎？”“知如此久矣，實不知其所由致，故問之。誠冤，今當奈何之乎？”“然，天太平氣方方，正，正要到，治當得天心，乃此惡悉自除去，故天使吾具言之。欲使吾救其失，爲出正文，故使真人來悉問之也，此所由生凶也。不象天地元氣自然法，不三相通、并力同心，故致此也。若三相通、并力同心，今立平大樂，立無災。”“願聞治之當云何云何，如何乎哉？”“急象天法，如比如比，如同，依照上上，以上所説的爲也。天法，凡事三并力同心。故天以三光爲文，三光常相通共照，無復絶時也。天券出以來，人以書爲文以治，象天三光，故天時時使河洛書出，重勑之文書人文也，欲樂象天洞極神治之法度，使善日興，惡日絶滅。書者，但通文書三道行書也。君宜善開導其下，爲作明令示勑教，使民各居其處而上書，悉道其所聞善惡。因却行却行，轉而上書，亦亦，此下三句句首“亦”表示並列關係可但寄便足便足，便人，順路到某處去的人，亦可寄商車載來，亦可善自明姓字到到，來到。此指到京師，爲法如此，則天下善惡畢見見，同現矣。君導

天氣而下通，臣導地氣而上通，民導中和氣而上上，當作上下通。真人傳書，付有德之君，審而而，通能聆吾文言，立平立樂，災異除，不失銖分也。吾書敬受於天法，不但不但，不僅僅空陳僞言也，此脫略：空陳僞言天誅殺吾，子亦亦，是否知是謫重耶？”“唯唯。”“欲得吾書信信，信效，效驗，得即效司效司，效法，照着做之，與天地立響相應響相應，如回聲一樣地有反應，立刻見效，是吾文信也。以此大明效證，可毋懷狐疑。夫治國之道，樂得天心自安者，但行此，效與天響相應，即天與人談之明券明券，明證也。吾但見真人常樂助有德之君，欲報天重功，故一二一二，逐一言之耳。吾知其失在此閉不通，□□擬補：子今得書，君爲制作明教善令，言：‘從今以往，吏民宜各居其處，力上書，悉道善惡，以明帝王治，以通天氣，勿得相止止，阻止，止者坐坐，因……被判刑罰其事三年。’獨上書盡信，無欺文者，言：‘且召而仕之。’”“其仕之云何？”“各問其才能所長，以筋力筋力，體力，能力所及署其職。”“何必署其筋力所能及乎？”“天之事人事人，以事任人，把事情交給人做，各因因，依據其能，不因其才能，名爲故冤故冤，使動用法，使人犯過受冤人，則復爲結氣增災。所以然者，人所不及，雖生之死生之死，從生到死，猶不能爲也。今人所樂，極樂得善物金玉也。今使明君有教，言：‘人有能撫手撫手，拍手。指不用費力盡得天下縣官縣官，官府金銀奇僞之物，不以過過，歸罪汝汝，指虛擬的對話人，即上句中的“人”，盡以與汝。’其人極樂得之也，力而而，通如不及，物繫其兩手，弊盡弊盡，竭盡。此指竭盡全力之，猶不能致也。今爲人父母，君將署臣子之職，不以其所長，正交正交，正使。交，通教殺之猶不能理其職事，但空空，白白地，徒勞地亂其官職，愁苦其民耳。官職亂，民臣愁，

則復仰呼天，自言冤，上動天，復增災怪。故古聖賢欲得天心，重慎署置，皆得人心，故能稱天心也。”“其稱天心云何？”“行之得應，其民吏日善且信忠，是其效也，則遷之以時，是助國得天心之人也。或但有樂一旦一旦，一時，短期内貪名得官，其行無效、不稱天心、無應者，夫帝王迺承天心而治，一一，全部，一切當稱天心，不稱天心爲過，故其治無善放放，當作效應，當退使思過。如此則天已喜，而天下莫不盡忠信，盡其能力者也。幽隱遠方幽隱遠方，指隱居的人和遠方的人聞之，無藏其能者也。其上書急者，人命至重，不可須臾不可須臾，不能拖延片刻，刻不容緩，人且復啼呼冤，今今，當作令復結增怪變，疾解報之；其事可忍者須秋冬。”“何必須秋冬乎？”“然，秋者物畢成，冬者物畢藏，天氣定也。物以仲秋八月成熟，其實核可分别，故當順天地之法，始以八月分别分别，此以聲訓釋“八”義，《説文》：“八，别也。”視之。九月者，天氣之究竟也，物到九月盡欲死，故當九月究竟究竟，此以聲訓釋“九”，“究”字從九得聲讀視讀視，審察之，觀其善惡多少。十者，數之終也十者數之終，古人計數，一位數從一起，到十止，故物至十月而反反，同返初。天正以八月爲十月十月，此指一個生物年的終結，即本經所説的陽盡將更生之時，故物畢成；地正以九月爲十月，故物畢老；人正以亥爲十月，故物畢死。三正竟也，物當復生，故乾在西北。凡物始核於亥始核於亥，核，從亥得聲，聲訓，天法以八月而分别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實核之，故天地人三統俱終，實核於亥。故十月而實核，下付歸之。所以然者，此八月九月十月三月也，天地人正俱畢竟，當復反反，同返始。不實不核，不得其意，天地且不悦喜，其災不除，復害來年。故八月而分别視之，九月而究竟之，十月而實核，下付歸

之，令使吏民悉得更思過失，不敢復爲也。來年吏民更謹，凡物悉善矣。不歸使思過，固固固固，始終不變，依舊民臣居下失政令，不自知有過，其心不易易，改變，改正，天道固固惡不易矣，故當付歸之也。真人欲知其效，今年所付歸，因書一通通，量詞，遍自置之，亦教吏民自記一通置之，視善惡多少，名爲天券；來年付歸，復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來年復付歸，置一通，視善惡多少；下疎疎，記録與上所記置，當繇繇，通遥相應，名爲天徵合符。令吏民更易心爲善，得天意，所上當多善；若令若令，假如大易，當大善。若令固固無變不易，所上固固；如令如令，假如爲惡不止，所上當益益，更惡；吏民大欺忿天，所上當大惡增劇。故是天洞明照心之鏡也，不失銖分，以明吏民治行。夫天地比若影響，隨人可爲可爲，所爲不脱也。真人幸有善意，努力卒之。愼之，子雖來問此，若無事，無益。天内内，暗地裏默視子口可言可言，所言。”“以何明之?”“以言也。夫人言事，辭詳詳，通祥善，人人，别人即報之以善，響亦應之以善；其言凶惡不祥，人亦報之以惡，響亦應之以惡也。凡事相應和者，悉天使之也。子寧寧，是否解耶?”“唯唯。”“夫天廼高且遠、尊嚴，安可事事自下與人言語乎? 故其法皆以自然應和之也。子心今開不?”“唯唯，已解。願及天師復假假，借，借問，請問一言。”“行，道之。”“中古皇無文，不三相通，以何能安之乎?”“善哉，子之言也。天運使其時人直質樸，其人皆懷道而信，又專一，但流言流言，傳言，口頭相傳相通，人人各欲至誠信，思稱天心，廼無一相欺者也。故君臣民三并力同心相通，故能相治也。如使如使，假如不同心爲一家一家，一個整體，即亂矣。今者承負，而文書衆多，更文相欺，尚爲浮華，賢儒俱迷，共失天心。天既生文，不可復流

言也，但當實核實核，審核，確認，得其實，三相通即天氣平矣。天法者，或億或萬，時時時時，各段時期不同，治各自異，術各不同也。今者太平氣且至，當實實，核實，考核文本元正字，廼且得天心意也。子不能分别，天地立事以來，其治億端，行其事，悉得天應者，是也；不得天應者，非也。是即其大明天券徵驗效也。寧寧，是否解耶？”“唯唯。”“行，去，勿得復問。今非不能爲子悉記天地事立以來事事事事，每件事分别、解天下文字也，但益文益文，增加文字難勝記，不可爲才才，同材用，無益於王治，故但悉指授要道而言。夫治不理，本由天文天，當作大。大文，虛浮不實耳，是天地大病所疾也，古時賢聖所共憎惡也。故道爲有德君出，不敢作文作文，造作虛浮繁冗的文辭，皆使還守實，求其根，保其元，廼天道可理，國自安。真人雖好問，勿復令益文也。去，思之。”“唯唯。”

右包裹元氣自然天地，凡事三合相通并力同心，天明券，和皇平治法。

# 太平經丙部卷四十九正讀

## 急學真法第六十六

"真人前,今良和氣且俱至,人但當遊而無職事職事,事務。指處理糾紛爭鬥、抗禦災變等意外變故,當以何明其心而正其意,常使其忽然忽然,不經意的,自然地忘爲邪惡而日好爲善不知置置,擱置,中止?令帝王垂拱垂拱,悠閑的樣子而無可無可,無所治,上善之人滿其朝,忠信孝子皆畢備,當以何致之乎?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常汲汲憂天道,宜自精,具陳説之。""然,但當急學學,同斆,教導之以真道真德真仁耳。""何以當學學,同斆以真道哉?""然,道乃能導化無前,好生無輩量無輩量,没有限量,不可衡量。輩,類,夫有真道,乃上善之名字;夫無道者,乃最惡衰凋凶犯死喪之名稱也。""真人此今但説真此脱:道,善哉!吾無以加之。何以當學學,同斆之以真德?""夫人有真德,乃能包養無極之名字名字,稱呼,名稱。夫無德者,乃最劣弱困窮小人之名字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之也,真真真真,確實是也。何以當學學,同斆之以仁道也?""仁者,乃能恩愛,無不包及,但樂施與無窮極之名字。夫不仁之人,乃好德德,通得,反惡典與典與,賜與,施贈,是乃大貪鄙之名稱,與禽獸同志,無可以自别異别異,區分也。""善哉!真人之言,吾復無以加此也。今真人説三事,吾無以加此也。今人當學爲善邪?不當邪?""當力學爲善。"

"夫爲善,亦豈亦豈,是否有名稱字名稱字,名稱,稱呼不邪?""小子不及不及,不懂,唯師開示之。""然,夫爲善者,乃事事,每件事合天心,不逆人意,名爲善。善者,乃絶洞無上,與道同稱,天之所愛,地之所養,帝王所當急,仕人君此疑脱:者所當與同心并力也。夫惡者,事逆天心,常傷人意,好反天道,不順四時,令神祇所憎,人所不欲見,父母之大害,君子所得愁苦也,最天下絶凋凶敗之名字也。故人之行,失吉輒入凶,離凶則入吉;一吉一凶一……一……,有時……有時……,偶或……偶或……,一善一惡,爲不純謹之徒,子寧寧,是否知之?""唯唯。""令令,王校作今於真人意,凡人之行當云何哉?""然,人今不力學道,輒爲無可無可,無所知道,輒名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人人,疑衍,最爲惡凶人也。今不力學德,輒爲無可無可,無所知德,夫無德而好害傷之人,乃凶敗之符符,徵兆,表現也。今人不力學仁,已不仁矣;夫不仁之人,乃與禽獸同路同路,同道,同志;人與禽獸同心,愈愈,勝過於死少少,略微,一點點。此作補語耳。今人不旦夕旦夕,隨時力學善,失善即入惡。夫惡乃死凶之處,故凡人不力學吉,輒乃入凶,夫凶迺天下惡名稱。""善哉,子已長入真道,不復還反反,同返惡矣。今真人久懷智而作作,當作詐愚,何哉?""不敢。""行,子幸有能,極極,盡,全部陳子所言,吾甚喜之,今能極於此。子曾但曾但,難道見吾言説反中棄中棄,放棄而止耶?""不敢也。見師比勑使説,適意有所不及,不敢疑脱:不悉言之。""善哉,子之言,常大謙。""今能極意真門,唯天師録示録示,逐一指示所不及。""然,子向所言悉是也。是故古者大聖三皇,常自旦夕力學真道,見不好學真道者,名爲無道之人。夫無道之人,其行無數無數,不可比數。指極下劣,天之大重怨。夫無道之人,本天不欲覆蓋,地不欲載也,神靈精鬼所不欲祐,天下所共苦也,聖人賢者君子乃大疾無道之人。

故古者上皇之時,人皆學清靜,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乃後得天心地意。人不力學德,名爲無德之人,夫無德之人,天不愛,地不喜,人不欲親近之,其行,常行事不爲德,乃爲王者致害,爲君子致災,鬼神承天教,不久與爲治。是故古者賢聖大儒,見無德之人,不與其通言語也。不力旦夕學仁,即且忽事爲不仁。夫不仁之人,言即逆於凡事,傷人心,不合天意,反與禽獸相似,故古者聖賢不與其同路也。令人不事師力學善,即且愚闇,不知爲善也,反且恣其無知之心,輕爲惡。夫惡人下愚蔽闇之人,其行乃不順天地之道,尚尚,倘若爲君子得事事,治,查辦,戮其父母,愁其宗親。爲行無法,鬼神承天心爲使,不喜之,爲害甚處,三法三法,天法、地法、人法所當誅,古者聖賢以爲大怨。故古者悉自實核其學問也,合於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當合天地之心,不以浮華言事。所以然者,且失天法,失之即入凶絶短命矣,或害後世。天道不誤,有格法格法,常法,夫不力學大吉之道,反事疑脱:愚者,輕忽自易,必且入凶。夫凶者乃天地人萬物所疾惡,不可久存,是大患之本,禍之門户,過過,誤而陷其中便死,不得還悔過反反,同返故故,原來,原來的狀態也。天下莫不共知之,而下士大愚,常共笑道,不知守道早避凶害,傳傳傳傳,遞相,互相影響爲愚,更相承負,後生愚闇,復劇於前。故真道閉而不通,令人各自輕忽,不能窮竟其天年,其大咎過,乃由此也。真人見吾書,宜深計之,愼無無,通毋閉藏閉藏,隱藏,隱瞞,以付賢柔明,使其覺悟。是故古道乃承天之心,順地之意。有上古大真道法,故常教其學道、學德、學壽、學善、學謹、學吉、學古、學平、學長生。所以盡陳善者,天之爲法,乃常開道門;地之爲法,常開德户;古之聖賢爲法,常開仁路。故古者聖賢,與天同心,與地合意,共長生養長生養,養育。三字同義連文萬二千物。常以道德仁意傳之,萬

物可興也;如以凶惡意傳之,凡物日衰少。故有道德仁之處,其人日多而好善;無道德仁之處,其人日衰少,其治日貧苦,此天地之格懸法格懸法,長期公佈的法令。夫有至道明德仁善之心,乃上與天星曆相應,神靈以明其行。故古者聖賢常思爲善無極,力盡乃以以,同已,不敢有惡念凶路也,夫下愚之人,其心常閉塞閉塞,愚昧,實無知,不可復妄假假,給予,指引之以凶衰之惡路也。不自知大失天道,相隨爲惡以爲常習俗,不能自退還退還,改悔也。是以吾上敬受天書教勑,承順天心開闢開闢,啓發,曉悟之,大開上古太平之路,令使人樂爲善者,不復知爲惡之術。天下之人其志也常高,而其所成者反常下,不能應應,符合其本所志念志念,打算也。故夫上士忿然忿然,發憤,奮發惡死樂生,往學仙,勤勤,通僅能得壽耳,此上士是尚尚,最高的,最上等的第一有志者也。中士有志,疾其先人夭死,忿然往求道學壽,勤勤,通僅而而,通能竟其天年耳,是其第一堅志士也。其次疾病多而不得常平平平平,平常,正常。此指平安、健康,忿然往學可以止之者,勤勤,通僅能得復其故故,原來的狀態,不變的狀態;已小困於病、病乃學,想想,希望能禁止之,已大病矣。其次大病劇,乃求索道術可以自救者,已死矣。是故吾書教學學,同斅人,乃以天長壽之法,旦夕自力爲之,纔得且平平平平,一般,中等。指處於善惡優劣之間耳,如以平平之法學學,同斅凡人,已入凶矣。愚者不知,天下凡人其本志所爲,常念念,打算,初束善高善高,勝過已已,已然,結果者,不能應其所志。故爲其高舉高舉,高高地提出。即提出很高的目標之,上極於仙,即纔得保其天年耳。夫大賢者志十得十,必與吾道書相應,中賢者志十,或中止更懈,纔得五,小人朝志之,暮忘其所言。故大高舉者,樂使其上中下各得其心所志念。今下古人大愚,去真道遠,力學學,同斅以天正文法,纔不陷於僞欺耳;學學,同斅以平平

之文，已大欺矣；學學，同斅以習習，慣用，崇尚文好言，大僞姦猾已起矣。天以帝王爲子，惡下欺上。夫人行下多邪僞，即上道德仁君無所信，下民人無所附歸附歸，依附，托附其命。夫力旦夕教學學，同斅以真道疑脱：纔得中善耳，力學學，同斅以善道，纔得平平之道也，力學學，同斅以平平之道，已入浮華矣。入浮華，凡人大迷惑窮困窮困，陷入困境矣，便成大凶惡之路，帝王爲愁苦，人不可治。真人欲知是信，比若人家慈父母，日教其子爲善，自苦絶衣食養之老，尚固固固固，依舊爲惡，何況凡人乃相示教以浮華之文哉！以吾書不信也，使凡人見吾書者，各自思所失。中古以來，有善道者皆相教閉藏，不肯傳與其弟子，反以浮華僞文教之，爲是積久，故天道今獨以以，同已大亂矣。天地災怪萬類萬類，各種現象，不空不空，不是憑空的，是有原因的也，賢儒宜各深思□□擬補：其意。然，吾今雖不旦夕與俗人同處，昭然已知之矣。天下下，疑衍大疾苦之，故使吾出此文以告屬屬，同囑之，吾不空也。真人實宜重慎之，且有天謫。""唯唯，不敢也。每見天師言，常駭慄。""子之言是也，即天且大悦大喜，不害子也。""唯唯。""凡人雖力旦夕學學，同斅勑教以真德，尚纔得平平之德耳；學學，同斅以平平之德，已入邪僞德矣；學學，同斅以邪僞德，愚人已無復數數，比數。無復數，不可比數，指最下劣矣，無有真德，恣心而行，此純君子之賊。力學學，同斅以上仁，纔得成中仁耳；力學學，同斅以中仁，其行纔平平，無有仁也；學學，同斅以不仁，愚人已成盜賊矣，不自知殺傷無復數。恣意而行，不用道理，是正天怨地咎，人之大賊。力旦夕學學，同斅以大吉之道，纔得中吉耳；學學，同斅以中吉，纔得小吉耳；學學，同斅以小吉，此已入凶道矣；學學，同斅以凶道，已不復救矣，俱大闇昧，無一知，見天道，言其不真，但欺調，純信其愚心妄言，上干干，王校作干天文，下亂地理，爲百姓害災。是

故吾道書學學，同斅凡人也，乃大學學，同斅之，使其上列真仙；如不能及真仙，可得平安，不爲有德之君憂。真人宜深思惟吾言，勿復反復反，反而怪之。""唯唯。""今吾乃爲天談，當悉解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責。不能大張張，展開，倡導之以上大道大德之法、上壽之術、上善之路，人失諸闇昧，誠久信其愚蔽之心，人會會，將要爲惡，不可禁止，猶復不能解其承負天地之讁過。真人寧寧，是否曉吾言耶？""唯唯。""夫聖賢高士，見文書而學，必與吾書本相應，不失絲髮之間；中士意半達，必得其半；下士自力，勤勤，能僅能不失法。所以大舉舉，提出，倡導天民天民，即上文所言真仙。真人仙人屬天吏、在天籍，故稱，凡人者樂其上下中無失法者，皆得正道，各自愛，不敢輕事爲大憂。上士得吾道，學之不止，可爲國之良臣，久久得其要意，可以度世度世，超脱俗世入天界成真人或仙人，不復爭訟、事視權事視權，爭權奪利，事，從事。視權，主持政務也；中士學吾道，可以爲良善小臣，可以竟其天年；小人學吾道，可以長謹，父慈、母愛、子孝、兄良、弟順、夫婦同計，不相賊傷，至死無怨，魂神居地下，尚復長長，長期不復見作事作事，役使，不見名爲惡，子無夭年戮死者也。夫古者本元氣天生之時，人盡樂學欲仙，尚不能壽，纔使人各畏死，不犯刑法耳。夫下古人大愚，反誦浮華，相教共學不壽之業，生時忽然，自言自言，自以爲若且無死，反相教無可無可，無所愛惜，共興凶事，治死喪過生。生乃屬天也，死乃屬地，事地反過其天，是大害也。吾以是行占占，觀察，分析之，知其俱愚積久，無一知知，同智也。凶事興，即鬼大盛，共疾殺人，人不得竟其天命。夫力學真道，纔得僞僞，不純真道，力學真德，尚纔得僞德耳，何況下古之人，反相學學，同斅以浮華之文，其去道遠哉！困窮不得復相拘制，反相教爲章奏法律辯慧，相持長短相持長短，持己之長攻人之短。指互相爭辯。夫教其爲仁，

尚愁其不仁,及及,王校作反教其學爲不仁之路！天乃爲人垂法,天自名爲大道,地自名爲德,所以然者,夫天地,乃萬物之父母,凡事君長,故常導之以善,不敢開昌昌,通倡導教開昌導教,引導,倡導之以凶惡之路,而況人乎？人者,天之子也,當象天爲行,今乃失法,故人難治。教導之以道與德,乃當使有知,自重自惜自愛自治,今反開之以刑法,使其視視,看待死忽然忽然,輕忽,不慎重,尚尚,崇尚勇力自輕,令使傳相治,因而相困,反更相剋賊,迭相愁苦,故天下人無相愛者,大咎在此。真人知之耶？慎之。""唯唯。""夫力勑教其仁,尚苦不仁,下古人之人反相教數數,謀略書,已大薄矣,其相憎怨不得絶。力教其爲吉,尚苦不吉,下古之人反相勑力學學,同斅死喪之具具,器具,豫與與,當作輿凶事以待之,日死不以其壽,幾滅門矣,而不自知過誤,臨時呼天號地自言,冤王治不平,使我我,自己失年。内行内行,本身的行爲自得之,愚人不防其本,罪定乃悔不爲謹,以以,同已無益也,雖號死其口,猶不復救矣。故吾今力勑教以大仙經道,纔開其壽階壽階,獲得長壽的途徑耳;學學,同斅人以德,纔使其仁;學學,同斅人以仁,纔使其平平,保其故,不敢相欺奪人財物也;學學,同斅人以平平,已失法矣;學學,同斅人以法,已失相尅賊矣;學學,同斅人相尅賊,已入大武矣;入大武,即民已無罪而欺矣,困窮也,成盜賊。故吾承天道法,開大吉之門,閉其凶惡之路,開天太平之階,人人誦之,且各自謹,無可無可,無所復治也;致令天時運轉樂,王者乃長游而無事。是故吾書悉考凡事之本元,纔得其中也;考其中,已得其下矣;學學,效仿,像愚人以下,已大亂矣。今下古,所以帝王雖有萬萬人之道德仁、思稱天心而凶不絶者,乃承負汴汴,同流災亂以來獨積久,雖愁自苦念之,欲樂其一理一理,全部得到治理,變怪盜賊萬類,夷狄猾夏,乃先王之失,非一人所獨致,當深

知其本。是以天使吾出書,爲帝王解承負之過。真人以吾道不與天相應,今但案吾文行之,不失銖分,立相應矣。是吾文大信。不力行以解冤結,天道安能默空默空,自然地相應乎?夫愚不學,安能賢乎?夫貧而不耕,安能收耶?學輒日賢,耕輒有收。行吾書,其□□擬補:效驗如是矣,吾保之。不學無求賢,不耕無求收,子知之乎?""唯唯。""真道以以,同已正也,大德興盛,仁各得其所矣,治平而言,莫莫,當作萬不失一。真人解未?幸欲報天地之功而得壽者,努力信道勿懈。""唯唯。今愚生欲復有所問,不敢卒卒,通猝言。""平,行。""今天師以何知人大無道德仁也?""善哉,子之言。觀其人行言云何。""願聞之。""然,覩道,人而忿然忿然,憤怒的樣子反非之,以以,同已知其洞洞,透徹,徹底無道之人;覩德而非惡之,以以,同已知爲大無德之人;覩仁而非之,以以,同已知爲大惡不仁之人;覩善謹而非之,以以,同已知爲不謹不善之人。天性:凡同志者相愛,異志者相憎,善人亦疾苦惡人,惡人亦疾苦善人。真人寧寧,是否解不?""唯唯。""夫古者聖賢見人,不即與其語,但精觀占視觀占視,觀察,審察其所好惡以知之矣。正以此鏡鏡,明察其行,萬不失一。""善哉!""故夫夫,當作天道者,乃與皇天同骨法血脉,故天道疾惡疾惡,憎惡好殺,此脱略:好殺故與天爲重怨;地者與德同骨法血脉,故惡惡,憎惡人傷害,此脱略:傷害與地爲大咎;夫仁與聖賢同骨法血脉,故聖賢好施仁而惡奪,此脱略:奪故與聖人仁爲大仇。是故昔者聖賢深知此爲三統所案行,故其制法,不敢違離真道與德仁也。故天行者與四時并力,天行氣,四時亦行氣,相與同心,故逆四時者,與天爲怨;地者與五行同心并力,共養凡物,此脱:凡物未當終死終死,老死,自然死亡而見傷害,與地爲大咎;聖賢與仁同心并力,故游居常尊道而貴德,倚附仁而處,如人好奪而不仁,與聖賢爲怨仇。故

火爲心,心爲聖,故火常倚木而居,木者仁而有心,火者有光,能察是非,心者聖而明。故古者大聖賢,常倚仁明而處,歸有道德仁之君。故吾重戒戒,同誡真人,以吾書付歸有道德仁明之君,必且樂好吾道,深知其意,案而效之,與神無異。吾不不,非,不是自譽譽,贊揚,吹噓於真人也,行之得應,必如重規合矩,乃後下古之人且念吾言。""唯唯。""行,去,力之勉之,力學道德與仁,餘者無可爲者,出此書,無無,通毋令藏。""唯唯。"

右重明賢人心以解愚閽書,疑者宜取訣於此。

# 太平經丙部卷五十正讀

## 去邪文飛明古古,當作占訣第六十七

《敦煌目録》作:去耶文蜚明占決

六端真人純純,林富士作純等稽首再拜謹具:"敢敢,大膽地。敬詞問上皇神人求真。吾欲使天地平安,陰陽不亂常順行,災害不得安生,王者但日游冶游冶,游樂,閑游尋樂爲大樂之經。雖所問上下衆多,豈可重重,深聞乎?""善哉!深乎,子之所問也,何其密達密達,細緻深入也!正問此要會要會,關鍵,子其欲進至道而退去邪文邪?諾,今且悉説之。子積善於天,吾何敢匿之?今爲子眷眷眷眷,通惓惓,心致專一其善,究於神明之心,吾不言不行,恐逆天意。若天故故,故意,特地使子求問之也,爲子具分别分别,分析,逐一言,自隨而記之,慎無遺也。帝王能力用吾書,災害悉已一旦除矣,天下咸樂,皆欲爲道德之士,後生遂象象,效法先世,老稚相隨而起,盡更知求真文校校,核實,真實事,浮華去矣。心究洽於神靈,君無一憂,何故不日游乎哉?如是天地凡事,各得其所,百神因而歡樂,王者深得天意,至道往祐之,但有日吉,無有一凶事也。吾言誠誠□□擬補:相應,萬不失一也,但恐得之不行,衆邪結結,聚集也。災異浮華,天地陰陽之大病也,大病而不治,以何得解愈解愈,除愈;痊愈哉?子既來問事,爲天語言,子詳思吾書上下之辭,幸有至意,慎無無,通毋,

不要亂之。""唯唯。誠得歸便處便處,閑靜處,日夜惟思,得傳傳,對經書本文的解説,注釋而記之,反覆覆,同復重疏疏,對經文和原注釋的闡述,闡發,冀其萬世無有去去,廢棄,棄除時也。""天地開闢,言語書文,前後相因,事同氣同氣,同類者以類相明明,分辨,求其類而聚之,其道日以彰明,無有衰時也。故自古到今,衆聖共爲天談,衆賢者同其辭,共爲聖謀。帝王者,天之貴子也,子承父教,當順行之,以除天地之憂,因得其祐,故言思之力之言思之力之,王校作:常思力行之。吾道□□擬補:子曉哉?見事當覺,不覺天地神明,當更求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一一事皆當相應,然後乃審可用也。爲爲,如不相應,急復求索其兄弟比類兄弟比類,同類。兄弟和比類同義連文,且有相應不失一者,是也。凡事皆當如斯。""以何審知其相應乎哉?""相應者,乃當内究於心,外應於神祇,遠近相動,以占占,預測事覆覆,核實下則應者是也;不相應者,説皆非也。慎之,無無,通毋妄言,此脱略:妄言令使人無後世也。所以然者,其説妄語無後無後,指與後來的事實不相符,没有結果,不可久用,故使人無後無後,没有子孫後代也,治道日衰乖逆,皆異言。此實非也,皆應亂天文地理。不應聖人心者,神不可使也,故言者,當内究於人情心,乃後且外洽究於神祇也,是者,既拱拱,衡量得失,天文之戒戒,同誡也。積文以類相從,使衆賢聚之,撰撰,楊釋通選其中十十相應,應於人心神祇者以爲文,共安安,通案,遵行其意,試之以覆下,如此乃萬世不可易也。覆者,乃謂占事則應,行之則應至,是也,然後可以困困,當作因成天經法,是正所謂以調定陰陽、安王者之大術也。此乃可以可以,所以轉凶禍以爲福,使人民更壽。""何故乎?""天文地理正,則陰陽各得其所;陰陽各得其所,則神靈俱大喜;神靈喜,則祐人民,故帝王長安而民壽也,可不力勉力勉,努力、盡力乎哉矣?

飛明者，三光之小者也，皆連於地下，乃上懸繫於天，其動與地人民萬物相應和，是要文之證也。其書文，占事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不相應和者非也。以是升量平升量平，衡量。升量作動詞用，與"平"同義之，其邪文邪書悉盡絶去矣。取過事過事，過去的事，以往的事以效今事，隨天可爲可爲，所爲，視天可興可興，所興，無亂天文，與天同力，可謂長吉。夫天但可順不可逆也，因其可利可利，所利而利之，令人興矣；逆之者，令人衰；失天心意，亡矣。

## 移行試驗類相應占訣第六十八

凡移徙轉行之文，天行書也，陰陽交合，天文成。帝王人民萬物，皆以其理中行，得其意者吉，失其意者悉凶：事有逆順，不可不謹善詳也。欲知其審審，詳細，確實，以五五二十五事試之，取故事故事，過去的事二十五、行事行事，正在發生的事二十五家家，種，件，詳記其歲日月日月，當作月日時所從來，其五音屬誰手手，當作乎，以占吉凶，驗百百十十相應者，是也，此審得天地之分理、安王者，不疑也，民臣不失其職，萬物各得其所；不若此書言，亂邪之文，不可用也。以升量升量，衡量之，誤人之文，有敢用者，後世無子。所以然者，賊傷人民，失天地之分部。天地主生，人反亂其陰陽，故令使人無後也。古者無文，天反原原，原諒，寬容之，已出天行書之後，皆已知天道意，而故爲之犯者，死、多不壽而凶，正此也。

施施，施化，造化生育有兄弟兄弟，同類的事物，以類相應和。五嶽萬里相應，以精詳念思，其中事善，善相應，賤，賤相和，其多少高卑，萬不失一也，常效以五五二十五氣，應爲二十五家，二十五丘陵。書十百相應，地識也，比其氣相加，兄弟兄弟，與……同類地也，其人民好惡同。又諸色禽獸草木相類，此即同氣地也，以此分明，

地齋相應不？水氣兄弟者，其魚鼈相類。以是爲占，分別其所出，萬物凡事，其可知矣。其象同者，其形同也，其象異者，其形異，是非正此也？

## 丹明耀禦邪訣第六十九

丹明耀者，天刻之文字也，可以救非禦邪。十十相應愈者，天上文書，與真神吏相應，故事效事效，每事有效驗。事，名詞狀語也；十九愈者，地文書，與陰神相和；十八相應愈者，中和人文也。以此效效，驗證之，其餘皆邪文也，不可用也，所以拱拱，比量，適合，招來邪之文也。此脫略：文乃當與神相應，不愈者皆誤人，不能救死也。或有鬼神所使書文，不可知而治愈者，是人自自，自己的命禄爲邪之長也，他人不能用其書文也，以此效聚衆刻刻，通剋。制勝，剋邪書文也，邪乃可刻刻，通剋而盡使之無人之野處也。是文宜一一一一，逐一，零散地而求之，不可卒卒，通猝得也。

## 草木方訣第七十

草木有德有道而有官位者，乃能驅使也，名之爲草木方，此謂神草木也。治事治事，治病的事立愈者，天上神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立延年者，天上仙草木也，下居地而生也。治事立訣訣，通決愈訣愈，痊愈者，名爲立愈之方；一日而愈，名爲一日而愈方，百百十十相應愈者是也，此草木有精神，能相驅使，有官位之草木也。十十相應愈者，帝王草也；十九相應者，大臣草也；十八相應者，人民草也；過此而下者，不可用也，誤人之草也。是乃救死生之術，不可不齋詳審詳，慎重。方和合而立愈者，記其草木，名爲立愈方；一日而愈者，名爲一日愈方；二日而治愈者，名爲二日方；三日而治愈者，

名爲三日方。一日而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二日而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三日而治愈者方，使人鬼治之。不若此者，非天神方，但自草滋滋，滋長，産生療效治之，或愈或不愈，名爲待死方。慎之慎之，此救死命之術，不可易事，不可不詳審也。

## 生物方訣第七十一

生物行精，謂飛步禽獸跂行之屬能立治病。禽者，天上神藥在其身中，天使其圓方圓方，天地。古人稱天圓地方，禽類中有會飛的，有不會飛的，分别行於天上地下而行。十十治愈者，天神方在其身中；十九治愈者，地精方在其身中；十八治愈者，人精中和神藥在其身中。此三者，爲天地中和陰陽行方，名爲治疾使者，比若人有道而稱使者、神人、神師也，是者天地人精鬼使之。得而十十百百而治愈者，帝王上皇神方也；十九治愈者，王侯之神方也；十八治愈者，大臣白衣至德處士之神方也：各有所爲出，以此候候，占驗，測試之，萬不失一也。此三子子，者。此三子，指天地中和治療使者，即能入藥治病的禽獸皆爲天地人行神藥以治病，天使其各受先祖之命，著著，附著，身懷自然之術其中，不得去也。比若鳳凰麒麟，著德其身，比若蜂蠆，著毒其身，此之謂也。當深知天道至要意，乃能明天道性，有益於帝王治，使人不惑也，如不知要文，但言天下文書悉可用也。故十七中中，符合。此指對症治病以下皆爲邪，不與三瑞相應，爲害其其，王校作甚深。故治十傷一者，不得天心意；十傷二者，不得地意；十傷三者，不得人意；十傷傷，當作愈六七以下，皆爲亂治，陰陽爲其乖逆，神靈爲其戰鬥。是故古者聖王帝主，雖居幽室，深惟思天心意，令以自全，自得長壽命。吾書辭上下相集，廁廁，排列以爲文，賢明讀之以相足足，補充，此乃救迷惑，使人長吉而遠凶害，各當旦夕思

其至要意，以全其身。夫古今百姓行行，流行兒歌詩者，天變動，使其有言；神書時出者，天傳其談談，話語，以付至德，救世失也。夫天道惡殺而好生，蠕動之屬皆有知，無無，通毋輕殺傷，用之也，有可有可，有所賊傷賊傷，傷害，危害方化。須以成事，不得已，乃後用之也。故萬物芸芸，命繫天，根在地，用而安之者在人；得天意者壽，失天意者亡。凡物與天地爲常，人爲其王，爲人王長者，不可不審且詳也。

## 去浮華訣第七十二

欲得知凡道文書經意，正取一字如如，或一竟竟，王校作意，比若甲子者何等也？投投，放置於前，使一人主言其本，衆賢共�達，通圍而說之，且有專長於天文意者，說而上行，究竟於天道；或有長於地理者，說而下行，洽究於地道；或復有長於外傍傍，同旁。外旁。四面八方行，究竟四方；或有坐說，究於中央；或有原原，推究，究察事長於萬物之精，究於萬物；或有究於内，或有究於外，本末根基華葉皆已見見，同現，悉以類象名之，書凡事之至意、天地陰陽之文，略略，全可見矣。其頭足皆具具，具備，上繫下連，物類有自然，因共安安，通案其意，各書其辭，善者集成一說。是以聖人欲得天道之心意，以調定陰陽而安王者，使天下平，群神遍遍，全部悦喜，故取衆賢榮貫中榮貫中，榮，榮耀；貫中，備至而制以爲常法，萬世不可易也。今所以失天道意者，夫賢者，一人之言知知，同智適達一面，明不盡覩，不能用用，王校作周流六方、洽究達内外七處，未能源源，同原萬物之精，故各異説，令使天書失本文、亂迷惑者，正此也。凡事欲正之者，各自有本可窮，陰陽不復易，皆當如此矣。不者不者，不如此者，名爲孤説獨言，不得經意，遂從一人之言，名爲偏言。天地之性，非非，

不是,除非聖人不能獨談通談通,傳達天意也,此略:非聖人故故,堅持,勉强使説,内則不能究於天心,出則不能解天文明地理,以占覆占覆,預測驗證。此指預測則不中,神靈不爲其使,失其正路,遂從惑道,故曰曰,當作日就浮華,不得共根基至意,過在此,令使樸者失其本也。令天道失正,陰陽内獨爲其病,乖亂害氣數起,帝王愁苦其心不能禁止,變氣連作,人民不壽,以此爲大咎。賢明共失天心,又去聖人流久流久,久遠。流與本源相對,遂不能得其分理分理,紋理,事物間的聯繫,此名爲亂道。所以然者,經道凡書記,前後參錯參錯,參差交錯,爲天地談。凡事之頭首頭首,頭緒,要領,神靈之本也,故得其本意者,神靈不復戰怒而行害人也,則惡氣閉藏,盜則則,王校作賊斷絶;盜賊止,則夷狄却降,風雨爲其時節,是天悦喜之明效也。喜則愛其子,是故帝王延命也,澤流其人民,則及其六畜禽獸,究達草木,和氣俱見見,同現,則邪惡氣消亡,則正氣更明,是陰陽自然之術法。猶比若晝日用事,則夜藏,小人逃亡,則君子行。詐詐,王校作:詳思此言,此言所以益命,分明陰陽而説説,同悦神也。以爲吾書不然也,道以試成。欲知其得失,今試書一本字本字,經文中的文字,投於前,使衆賢共違違,通圍而説之,及其投意投意,思考的角度不同,事解各異。足以知一人之説,其非明矣,安能理陰陽,使王者游而無事、樂乎哉?是故執本者少少,當作衆,而説者衆衆,當作少,則無不窮矣。執本者衆衆,當作少而説者少少,當作衆,日使道浮且淺,淺而不止,因而亂矣;亂而不止,陰陽不喜,邪氣便起,故聖王乃宜重本。君子正始也,則無不理矣,不重尊其本,不正其始,則凡事失紀,萬物雲亂雲亂,雲霧一樣混亂,紛繁雜亂,不可復理。精之明之,惑道邪書去矣。

# 天文記訣第七十三

天地有常法,不失銖分也,遠近悉以同象氣類同象氣類,同類相應,萬不失一,名爲天文記,名曰天書。億億萬萬千千百百十十,若十二日一周子亦是也,十二歲一周子亦是也,六十歲一周子亦是也,百二十歲一周子亦是也。或億子而同,或萬子而同,或千子而同,或百子而同,或十子而同,俱如甲子如,依順。如甲子,遵循干支配合循環的規則也。其氣異,其事異,其辭異,其歌詩異,雖俱甲子,氣實未周,故異也。以類象類象,類別而呼呼,呼唤,聚合歸屬之,善惡同氣同辭同事爲一周也。精考合此,所以明古,復知今也,所以知今,反復更明古也,是所以知天常行也,分明洞達陰陽之理也。書辭誤與不,前後宜當以相足足,補充,歌音聲事事同,所謂大周中周小周法也。得其意,理其事,以調和陰陽,以安王者,是可以可以,所以效天常法書也,比猶若比猶若,比如春秋冬夏,不復誤也。今後生皆用用,因命少命少,壽命短,未覩一周,何知大小中有三周哉? 古常神道乎? 故遂失正路,覩須臾之間,又未通洞通洞,透徹古今神文,遂從偏辭,自言是也。正猶春兒兒,陳增岳通蜺生而死,不覩秋事;夏生而終,不覩冬事。説者當時各見其目前可覩可覩,所覩者□□擬補:説之,故雖十辯之,猶不知也,内不然此也。使天文不效者,正是也。故事不空見見,同現,時有理亂之文,道不空出,時運然也。故古詩人之作,皆天流氣使其言,不空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見微知著,因任行其事,順其氣,遂得天心意,故長吉也。逆之,則水旱氣乖迕,流災積成變怪,不可止,名爲災異。衆賢迷惑,不知但逆氣不順時務所爲也此句《鈔》作:不知逆順之道,不可不重慎哉。天所以使後世有書記書記,文書記載者,先生之人知旦旦,龍譯作且壽,知自

然,入虛静之道,故知天道周終意,若春秋冬夏有常也。後生氣流久,其學淺,與要道文相遠,忘前前,前人,先生之人令令,善,美之道,非神聖之人不能豫知周竟,故天更生文書使記之、相傳,前後可相因,樂欲使其知之以自安也。逢其太平,則可安枕而治;逢其中平,則可力而行之;逢其不平,則可以道自輔而備之,猶若夏至則爲其備暑,冬至則爲其備寒,此之謂也。天道有常運,不以故故,通辜,過罪,使……獲過罪人也,故順之則吉昌,逆之則危亡。天道戰鬥,其命傷,日月失度,則列星亂行;知順時氣,日月得度,列星順行,是天之明證也。能用者自力,無無,通毋敢閉藏,慎無賊傷。天之秘書,以歸仁賢,原原,推究明上下,令以自安。

# 灸刺訣第七十四

灸刺者,所以調安三百六十脉,通陰陽之氣而除害者也。三百六十脉者,應一歲三百六十日,日一脉持事持事,主事,起主要作用,應四時五行而動,出外周旋身,上總於頭頂,内繫於藏藏同臟,衰盛應四時而動移,有疾則不應度數度數,規則。此指體内氣血運行的規則,往來失常,或結結,堵塞或傷,或順或逆,故當治之。灸灸,《鈔》作火者,太陽之精,公正之明也,所以察姦除害惡也。針針,王校作刺者,少陰之精也,太白之光光,《鈔》作質,所以用義斬伐也。治百中百,治十中十,此得天經脉讖書也,實與脉相應,則神爲其驅使;治十中九失一,與陰脉相應,精爲其驅使;治十中八,人道書也,人意爲其使;過此而下,不可以治疾也,反或傷神,甲脉有病反治乙,名爲恍惚恍惚,迷亂,不知脉獨傷絶。故欲樂知天道神不神、相應與不也,直直,直接置一病人前,名爲脉本文,比若書經道本文也,令衆賢圍而議議,《鈔》作識其病,或有長於上,或有長於下,三百六十脉,各

有可覩可覩,所睹,取其行事,常所長而治訣訣,通決。治決,治愈者以記之,十十中者是也,不中者皆非也,集衆行事愈者,以爲經書,則所治無不解訣訣,通決。解訣,解除,治愈者矣。天道制脉,或外或内,不可盡得而知之也,所治處十十治訣訣,通決,即是其脉會處也;人有小有大,尺寸不同,度數同等,常常,應作當以以,依據窬穴窬穴,穴位分理乃應也。道書古今積衆積衆,很多,所言各異,名爲亂脉也:陽脉不調,反治陰脉,使人被咎,賊傷良民民,當作脉,使人不壽。脉乃與天地萬物相應,隨氣而起,周者反反,同返始。故得其數數,度數,規則者,因以養性,以知時氣至與不也,本有不調者安之。古者聖賢,坐居清靜處,自相持脉,視其往來度數至不,便以以,同已知四時五行得失,因反知其身衰盛,此所以安國養身全形者也,可不慎乎哉!人惑,隨其無數灸刺,傷正脉,皆傷正氣,逆四時五行,使有災異,大人傷大,小人傷小,盡有可有可,有所動遥遥,通摇不居其處者,此自然之事也。是故古聖賢重之,聖帝王居其處,候候,察驗脉行度,以以,同已占知六方吉凶,此所調調,當作謂以近知遠,以内知外也,故爲神要道也。

## 神祝文訣第七十五

《敦煌目録》作:神咒决。祝,同咒

天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民得之,謂爲神祝也。祝也,祝百中百,祝十中十,祝是祝是,疑當作是祝天上神本文傳經辭也,其祝有可有可,有所使神伭伭,通旋。立即爲除疾。皆聚十十十十,十分之十,全部中者用之,所向無不愈者也,但以言愈病,此天上神讖語也,良師帝王所宜用也,集以爲卷,因名爲祝讖書也,是乃所以召羣神使之,故十愈也。十九中者,真

神不到,中神到,大臣有也。十八中者,人神至,治民有也。此者,天上神語也,本以召呼神也,相名字名字,稱呼時,時下漏地,道人得知之,傳以相語,故能以治病。如使行人行人,往來的俗人之言,不能治愈病也。夫變事變事,突然發生的重大事件。此指突發的重病者,不假假,借,寬限人須臾,天重人命,恐奇方難卒卒,通猝成,大大,同太醫失經脉,不通死生重事,故使要道在人口中,此救急之術也。欲得此要言,直直,徑直,直接置一病人於前,以爲以爲,來驗證祝本文,又各以其口中密秘辭密秘辭,密辭,祝語,咒語前言,能即愈者,是真事也;不者,盡非也,應邪妄言也,不可以爲法也。或有用祝獨愈,而他傍傍,同旁人用之不決效者,是言不可記也,是者鬼神之長,人自然使也,名爲孤言,非召神真道也。人雖雖,王校作離天遥遠,欲知其道真不、是與非,相應和若合符者是也,不者非也。

## 葬宅訣第七十六

葬者,本先人之丘陵丘陵,墳墓居處也,名爲初置根種宅地也,魂神復當得還養其子孫,善地則魂神還養也,惡地則魂神還爲害也。五祖氣終,復反反,同返爲人,天道法,氣周復反反,同返其始也。欲知地效,投小微賤種於地,而後生日興大善者,大生地也;置大善種於地,而後生日惡者,是逆地也;日衰少者,是消地也。以五五二十五家冢丘陵效效,驗證之,十十百百相應者,地陰寶書文也;十九相應者,地陰寶記也;十八相應者,地亂書也,不可常用也;過此而下者,邪文也,百姓害書也。欲知其審,記過定事過定事,過去已發生的事,以效來事來事,將發生的事。來,將來,乃後真僞分别可知,吾書猶天之有甲,地之有乙,萬世不可易也。本根重事,效生人處也,不可苟易而已。成事□□擬補:不效,邪文爲害也,令使災變數起,衆

賢人民苦之甚甚甚甚,十分嚴重。故大人小人,欲知子子孫孫相傳者,審知其丘陵,當正明其故故,以往,以占來事。置五五二十五丘陵以爲本文,案成事而考之,録過過,過去以效今,去事去事,過去的事。去,過去之證以爲來事。真師宜詳惟念書上下,以解醉迷醉迷,迷惑,名爲占陰覆文,以知祖先,利後子孫,萬世相傳,慎無閉焉。

## 諸樂古古,當作占文是非訣第七十七

諸樂者,所以通聲音,化動六方八極之氣,其面面,當作相和則來應順善,不和則其來應戰逆。夫音聲各有所屬,東西南北,甲乙丙丁,二十五氣各有家家,同類,歸屬或時有集聲,相得成文辭。坟坟,當作故知聲,聆聲音以知微言,占吉凶。舉音與吹毛律相應,乃知音絃聲,宫商角徵羽,分别六方遠近,以名字善惡。云何哉?精者,乃能見其精神來對事也。故古者聖賢調樂,所以感物類,和陰陽,定四時五行。陰陽調,則其聲易聽,陰陽不和,乖逆錯亂,則音聲難聽。絃又當調,宜以九九九九,指黄鐘,樂律十二律的第一律,古人作爲定音的標準,次其絲絃,大小聲相得,思之不傷人藏藏,同臟精神也。不調則舞亂,無正聲音,不可聽,傷人藏藏,同臟精神也,故神祇瑞應奇物不來也。故得其人能任,長於聲音者,然後能和合陰陽化也。以何知之也?爲之神明來應,瑞應物來會會,聚,此其人也;不者,皆亂音,不能感動,故不來也。故凡事者,當當,倘若得其人若神,不得其人若妄言。得其人,事無無,無論難易皆可行矣,不得其人,事無大小皆不可爲也。是故古聖賢重舉措舉措,選拔安置任用,求賢無無,無論幽隱,得爲古古,當作吉。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亂矣。古文衆多,不可勝書,以一事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億況無極,事各自有家類屬家類屬,同類,類别,皆置其事本文

於前,使曉知者執其本,使長長,擅長能用者就説之,視其相應和、中者皆是也,不應又不中者,悉非也。欲知古聖人文書道審不也,此比若呼人,得其姓字姓字,姓名者皆應。鬼神亦然,不得姓字不應,雖欲相應和,無緣得達,故不應也。故古者名學爲往精,精者,乃精念其事象可宜可宜,所宜,復思其言也。極思惟此書策,凡事畢矣,書卷上下衆多,各有事各有事,各有適用的對象,宜詳讀之,更以相足,都得其意,已畢備,不深得其要意,言道無效事,故見變不能解陰陽戰鬥。吾書乃爲仁賢生,往付有德,有德得之,以爲重寶。得而不能善讀,言其非道,故不能樂其身,除患咎患咎,禍害也。夫大道將見見,同現,其如無味乎?用之不可既既,已,完畢乎?衆賢原之,可以和剛柔,窮陰陽位乎?諸文書畢定,各得其所,不復憒憒憒憒,昏昧乎?惡悉去矣,上帝大樂,民無祟乎?澤及小微,萬物擾擾,不失氣乎?復反反,同返於太初、天地位乎?邪文已消,守元炁炁,同氣乎?一者,道之綱;二者,道之横行;三者,已亂不可明也。吾道即甲子乙丑,六甲相承受,五行轉相從,四時周反反,同返始。書卷雖衆多,各各有可有可,有所紀,比若人一身,頭足轉相使。一字適遺一字起,賢者次次,排列之以相補。合其陰陽以言語,表裏相應如規矩。始誦無味有久久,念之不解解,同懈驗至矣。災害去身神還聚,人自謹良無惡子以上八個七言句,其中句末字韻,起、久、矣、子在之部,補、語、矩在魚部,聚在侯部,名之爲無刑罰、道化美極也。明案案,遵行吾文以却咎,姦禍自止民自壽,原原,推究未未,當作末得本無終始以上三個七言句,其中句末字韻,咎、壽在幽部,始在之部。十十相應,太陽文也;十九相應,太陰文也;十八相應,中和文也;十七相應,破亂文也;十六相應者,遇遇,當作偶中書也;十五相應,無知書也,可言可言,所言,所謂半吉半凶文也;十四中者,邪文也;十三中者,大亂

文也;十二中者,棄文也;十一中者,迭迭,王校通佚中文也:十十十十,當據《鈔》作十七中者以下,不可用,誤人文也,隨傷多少,還爲人傷,久久用之不止,法絶後滅門。此十十文也。

右却邪而致正文法。

# 太平經丙部卷五十一正讀

## 校文邪正法第七十八

純稽首戰慄再拜。"子復欲問何等哉?""純今見明師正衆文諸書,迺爲天談也,吾恐核核,同駭驚,不知可先後可先後,所先後,當以何能正得此書實哉?""子欲樂欲樂,想要得其實者,但觀視觀視,看上古之聖辭,中古之聖辭,下古之聖辭,合其語言,視其所爲,可知矣。復視上古道書,中古道書,下古道書,三合以同類相召呼召呼,參照,比照,復令可知矣。""今凡書文,盡爲天談,何故其治時亂時不平?願聞之。""然,能正其言、明其書者理矣,不正不明,亂矣。正言詳詳,楊釋通祥辭必致善,邪言凶辭必致惡。今子難問不止,會會,應當樂欲樂欲,想要知之。欲致善者但正其本,本正則應天文,與聖辭相得,再轉轉,翻倍,成倍增加。此指因轉述闡釋而使文辭大量增加應地理,三轉爲人文,四轉爲萬物,萬物則生浮華,浮華則亂敗矣。天文聖書時出,以考元正始,除其過者置置,安置,保存其實,明理凡書,即天之道也。得其正言者,與天心意相應,邪也致邪惡氣,使天地不調,萬物多失其所,帝王用心愁苦,得復亂焉,故當急爲其考正之。今念從古到今,文書悉已備具矣,俱愁其集居集居,聚集在一起而不純,集廁集廁,混雜交錯相亂,故使賢明共疑迷惑疑迷惑,疑惑,迷惑,不知何從何信,遂失天至心,因而各從其忤是也,使與天道指意指意,

旨意，要旨微言大相遠，皆爲邪言邪文書。此邪致致，通至。降臨，不能正陰陽，災氣比連比連，接連，連續起，内咎在此也。吾見子問之積眷眷眷眷，通惓惓，不忍，故反覆覆，通復爲子具道其意，疾疏疏，記錄吾辭，自深思念之。夫凡事者，得而不能專行專行，專致地實行，亦無益也，若能行之，除大讁也。夫天文亂，欲樂見理，若人有劇病，欲樂見治也。""何以乎哉？""然，子自若愚耳，誠無知乎？劇病不以時治也，到于死亡；天文不治正，至於大亂，四時爲其失氣，五行逆戰，三光無正明，皆失其正路，因而毁敗，人民雲亂，皆失其居處，老弱負荷，夭死者半，國家昏亂迷惑，至道善德隔絶，賢者蔽藏蔽藏，躲藏，隱居，不能相救，是不大劇病邪？故當力正之。今愚人日學遊浮文，更迭爲忤，以相高上相高上，相互爭高低，不深知其爲大害，以爲小事也，安知内内，實質上獨爲陰陽天地之大病乎哉？天下不能相治正者，正此也。夫神祇有所疾苦，故使子來反復問之也，見書宜旦夕宿夜旦夕宿夜，早晚，隨時。宿夜，同夙夜，與旦夕同義深惟思其要意，不可但自易，不爲皇天重計也，今今，當作令帝王無所歸心歸心，安心，其咎甚大。吾今雖與子相對二人而談，以爲小事，内迺爲皇天是正語議，不敢苟空妄言，此脱略：妄言，其咎在吾身，罪重不可除也。神祇之讁讁，歸罪懲治人，不可若人得遠避而逃也。子敢敢，不敢隨吾輕辭便言，若俗人陳忤相高上也。""唯唯，不敢也，見天師言，且恔恔，同駭且喜，誠得盡力，冀得神祇之心，以解天下憂，以安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吾願也。""子願何一獨善，不可復及也。""然，吾所以常獨有善意者，吾學本以思善得之，故人悉老終老終，老死，吾獨得在；而吾先人子孫盡已亡，而吾獨得不死。誠受厚命，慚於倉皇倉皇，通蒼黄，指天地，無以自效，報之復之報之復之，報答它。報、復二字同義也。常思自竭盡力，不知以何効効，効力哉？見天

地不調，風雨不節，知爲天下大病，常憐憐，顧念，憂念之。今得神人言，大覺悟，思盡死以自效於明天，以解大病，而安地理，固以興帝王，令使萬物各得其所，想以是報塞報塞，報答天重功，今不知其能與不哉？願復乞問不及於明師。”“善哉，子之言也。今見子言，吾尚喜，何言天哉？吾書□□擬補：所言，萬不失一也。子但努力勿懈而理之，是可以復復，報答天功，不復疑也。帝王行之，尚且立得其力，何況於子哉？吾連連，連續見子之言，吾不敢餘力餘力，保留也。吾雖先生，志不及子也，今俱與子共是天地，願與子共安之，吾欲不言，恐得重過於子，反得重讁於天。子更詳聆之，復爲子反復悉分別道之。正文者，廼本天地心，守理元氣。古者聖書時出，考元正字，道轉相因，微言解，皆元氣要也；再轉者，密辭密辭，細述的語辭也；三轉成章句也；四轉成浮華；五轉者，分別異意，各司司，執掌，堅持其忤；六轉者，成相欺文。章句者，尚小儀儀，仿效，效法其本也，過此下者，大病也，乃使天道失路，帝王久愁苦，不能深得其理，正此也。子幸欲報天恩，復天重功，天者，不樂人與其錢財奇僞之物奇僞之物，稀奇精巧的物品也，但樂人共理其文，不不，毋亂之耳。今吾見覩子初來學之時，以爲子但且問一兩事而去，何意乃欲畢天道乎！吾言而不正正，當作止，天道略可見覩矣。子樂欲正天地，但取微言，還以逆考，合於其元元，指天書本文，即得天心意，可以安天下矣。拘校拘校，滙集整理上古中古下古之文，以類召召，歸并之，合相從，執本者一，人自各有本事，凡書文各自有家屬家屬，同類，類屬，令使凡人各出其材材，才智，能力，圜而共說之，其本事字情實，且悉自出，收聚收聚，收集其中要言，以爲其解，謂之爲章句，得真道心矣，可謂爲解天之憂，大病去矣，可謂除地之所苦矣，可謂使帝王遊而得天心矣，可謂使萬物各得其所矣。是者，萬不失一也，吾見子之

言□□擬補:惓惓,知爲天使,吾不敢欺子也。今欺子,正名爲欺天,令使天不悦喜,反且減吾年,名爲負於吾身,又上慙於皇天,復無益於萬民,其咎甚大。子努力記之,但記,吾不敢有遺力遺力,餘力,保留也。""唯唯,見師言也,心中恐駭。既爲天問事,不敢道道,中途留止留止,停止也,猶當竟之耳,師幸原其其,自稱不及,示告其難易,故敢具問其所以。今文書積多,願知其真僞。""然,故固故固,同固固,依舊不變若子前日所問耳。十百十百,十十百百,完全相應者是也,不者,皆非也;治而得應者是也,不者,皆僞行也。欲得應者,須其民臣皆善忠信也。""何以言之?""然,子賢善,則使父母常安,而得其所置;妻善則使夫無過,得其力;臣善則使國家長安;帝王民臣俱善,則使天無灾變,正此也。子寧寧,是否解耶?不解耶?行,吾今欲與子共議一事。今若子可刺取可刺取,所刺取,所選取吾書,寧究洽達未哉?""小子童蒙童蒙,蒙昧,未得其意。""子試言之,吾且觀子具解不?""今若愚生意,欲悉都合,用之上下以相足,儀儀,取法其事,百以校千,千以校萬,更相考以爲且可足也;不者,恐不能盡周古文也。""然,子今言真是也,子前所記吾書不云乎,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億,正此也。""唯唯。願聞其校此者,皆當使誰乎?""各就其人而作。事之明於本者,恃恃,當作持其本也,長於知知,楊釋同智能用者,共圜而説之,流流,傳佈其語,從帝王到于庶人,俱易其故行而相從。合議,小知知,同智,下同自相與小疑脱:知聚之,歸於中知;中知聚之,歸於上知;上知聚之,歸於帝王。然後衆賢共圜而平平,衡量,評價其説,更安之,是爲謀及下者,無遺筭筭,同算,無休言休言,止言,未説完的話,無廢文也。小賢共校聚之,付於中賢;中賢校聚之,此疑脱:付於大賢;大賢校聚之,付於帝王,於其□□擬補:校聚成理文,是之無誤,真得天心,得陰陽分理,

帝王衆臣，共知其真，是迺後下於民間，令天下俱得誦讀正文。如此，天氣得矣，太平到矣，上平氣來矣，頌聲作矣，萬物長安矣，百姓無言矣，邪文悉自去矣，天病除矣，地病亡矣，帝王遊矣，陰陽悦矣，邪氣藏矣，盜賊斷絶矣，中國盛興矣，稱上三皇矣，夷狄却矣，萬物茂盛矣，天下幸甚矣，皆稱萬歲稱萬歲，歡呼萬歲矣。子無無，通毋閉塞閉塞，封鎖，不宣傳吾文！""唯唯，不敢蔽匿蔽匿，隱瞞也。既受師辭，誠報歸之。匿之，恐爲重罪，成事成事，成爲罪案也。""善哉，子之言也。已得天心，子名爲已報天重功。""唯唯。誠得退歸閑處，思其至意不解懈不解懈，不懈。下"懈"字疑爲注文誤入正文也。""行，去矣，勿復疑也。"

右考文訣。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二)正讀

## 胞胎陰陽規矩正行消惡圖(第七十九)

《敦煌目録》作:胞胎陰陽圖决

神人語真人:"内内,内心,子已明也,損子身,其意得也,其外理自正。瞑目内視與神通,靈不出言與道同,陰陽相覆天所封。長生之術可開眸,子無無,通毋强腸强腸,剛愎、强横宜和弘和弘,平和寬容,天地受和如暗聾。欲知其意胞中童胞中童,胎兒,不食十月神相通。自然之道無有上,不視而氣宅十二重。故反反,同返嬰兒則無凶,老還反反,同返少與道通。是故畫像十二重,正者得善,不肖獨凶以上各七言句爲韻文,押韻的字是:通、同、封、眸、弘、聾、童、通、上、重、凶、通、重、凶,其中眸屬幽部,上屬陽部,其餘各字屬東部。天道常在,不得喪亡,狀如四時周反反,同返鄉,終老反反,同返始故長生也。子思其意無邪傾無邪傾,勿入邪而傾覆,積德累行道自成以上各句押韻,韻字亡、鄉爲陽部,生、傾、成爲耕部,才不如力,道歸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夫道若風,默居其傍傍,同旁,用之則有,不用則亡。賢者有里,不肖有鄉,死生在身常定行。天無有過,人自求喪,詳思其意,亦無無,通毋妄行以上各四言句隔句押韻,韻字是行、傍、亡、鄉、行、喪、行,都屬陽部。天與守道力行故長生,人不肯爲故死傾死傾,死亡傾覆,以上兩句押韻,韻字是生、傾,在耕部。記吾戒戒,同誡子:道傳其人則易行。古者

聖賢傳道,飲血爲盟,天道積重,愚人反輕。道乃萬物之師也,得之者明,失之者迷。天地雖廣大,不遺失遺失,誤差,偏差毫釐,賢知知,同智自養,比比,連續與神俱語,是乃陰陽之統,天地之樞機也。古者聖賢深知之,故以自表,殊殊,突出,顯明天道之要也。内以治身,外以消災,不當爲之,乃與天地同憂?”

#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三正讀

## 分别四治法第七十九

據《敦煌目録》當作第八十

真人純稽首戰慄："吾今欲有所復問，非道事也。見明師言事，無不解訣解訣，解釋疏通。訣，通決者，故乃敢冒慚復前，有可有可，有所問疑一事。""何等？平，行，吾即爲子説矣。""夫帝王之仕仕，任用大臣，皆當老，少子少子，年輕人本非治世人也。""何爲問此哉？""吾見天氣間者比連不調，或過在仕臣失實，令使時氣不調。人君不明，灾害並行，道人亦傷——今天地三光尚爲其病，故無正明，道士於何於何，何所，如何自逃，獨得不傷？故吾雖得獨蒙天私私，偏愛，寵愛久存，常不敢自保。初少初少，幼小以來，事師問事，無能悉解之者，今不冒慚重重，深問於天師，解訣訣，王校通決其要意，恐遂無復以得知之也。恩唯明師既加不得已，爲弟子説其所不及。""善哉！子之言也。今旦今旦，今日，現在見子之言，吾知太平之治已到矣。然，吾且悉言之，子隨而詳記之。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氣極，然後跂行萬物治也。""願聞其意。""天治者，其臣老，君乃父事事，對待，事奉其臣，師事其臣也。""夫臣廼卑，何故師父事之乎哉？""但其位者卑下，道德者尊重。師父事之者，乃事其道德，當與其合策合策，共同謀劃而平天下也。地治者，友事其臣，

若與其同志同心也。地者陰順,母子同列,同苞苞,王校作胞同憂,臣雖位卑,其德而和,和平其君之治。人治者卑卑,下,其用臣少小小少小小,年紀很輕,象父生其子,子少未能爲父作策也,故其治小亂矣。跂行萬物並治者,視其臣子若狗、若草木,不知復詳擇臣而仕之,但遇官壹仕壹仕,全都任用,名爲象人無知也。""何故乎哉?""象人者,財財,通纔象人形,苟中中,被選中,被任用而已,不爲君計也,故善爭之也。象天治者,天下之臣,盡國君之師父也,故父事之,人愛其子,何有危時?夫師父皆能爲其子解八方之患難,何有失時也?象地治者,天下之臣,皆國君之友也,夫同志合策爲交交,朋友,同憂患,欲共安其位;地者,順而承上,悉承天志意,皆得天心,何有不安時乎?象人治者,得中和之氣,和者可進可退可進可退,所進所退難知,象子少未能爲父計也,欺其父也;臣少,未能爲君深計,故欺其君也。少者,生用日月少,人學人學,《鈔》作爲學又淺,未有可畏可畏,所畏,故欺也,故其治小亂矣。象跂行萬物治者,跂行者無禮義,萬物者少知,無有道德,夫跂行萬物之性,無有上下,取勝取勝,爭勝而已,故使亂敗矣。象天治者仁,好生不傷。象地治者順善,而成小傷。象人治者相利多欲,數相賊傷、相欺怠怠,王校作紿。象跂行萬物而治者,終無成功,無有大小,取勝而已。觀此之治,足以知天氣上下中極未失未失,不失,没有差錯。治,欲樂第一者宜象天,欲樂第二者宜象地,欲樂第三者宜象人,欲樂第四者宜象萬物。象天者獨老壽老壽,長壽,得天心,象地者小不壽,得地意,象人者壽減少,象萬物者死無時無數也。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爲三明,謂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陽,月以察陰,星以察中央,故當三道行書,而務取其聰明聰明,智慧。此指實質内容,書到爲往者,有主名而已,勿問通者爲誰。象地者,二道行書。象人者,一道行書,尚見苟苟,

通拘留苟留,滯留。象跂行萬物者,纔設言,復無文書也。""今是者,天使如是邪?人自爲之邪?""時運也。雖然,帝王治將太平且與與,當作興,天使其好善而樂象天治;將中平者,象地治;將小亂者,法法,效法人治;將大亂而不理者,法跂行萬物治。""此何故乎哉?今當以何救之?""然,天將興之,瑞應文琦書出,付與之,令使其大覺悟而授之,將衰者,天匿其文不見見,楊釋同現,又使其不好求之。""賢臣者,但得老而已邪?""不也。老者,乃謂耆舊老於道德也,象天,獨常守道而行,不失銖分也,故能安其帝王。老而無一知,亦不可仕也。""其師父事之云何?友之云何?子之云何?其萬物之云何哉?""父事之者,乃若子取教於嚴父也,乃若弟子受教於明師也,當得其心中密策秘言聖文,以平天下,以謝謝,告謝,稟告先祖宗廟,以享食之。其德以報天重功,故能得天下之心,陰陽調和,災害斷絶也。其友事者,以忠信相與合策,深計善惡難易。其子事者,必若父有伏匿伏匿,隱瞞之事,不敢以報其子,子有匿過匿過,隱瞞的罪過,不敢以報其父母,皆應相欺,以此爲階階,途徑也。其萬物者,大亂無數:夫物者,春夏則爭生,秋冬則爭死,不復相假假,寬容,忍耐須臾也。"純再拜:"所問多,過誠重,甚不宜,誠有過於師。吾又且不敢匿此文也,見而不行之,恐得過於皇天,吾今當於何於何,如何置置,置辦,處置此書哉?""子既問之,子爲力特特,當作持行,逢能通者與之,使其往付歸有德之君。帝王象之,以是爲治法,必且如神矣;得而不能深思用之,天亦不復過過,歸罪子也。""唯唯,不敢逆師言。""然,吾言亦不可大逆也。此乃天地欲平而出至道,使子遠來具問此法,天使吾談,傳辭於子,吾亦不空空,憑空,無端言也,天不欲言,而吾言,無故泄天之要道,吾當坐坐,受懲罰之。子得吾言而往付歸,亦無傷無疑。吾告子至誠,天乃更與帝王厚重,故戒

戒,同誠之也。天之運也,吉凶自有時,得而行之者吉,不疑不疑,無疑也。""謹問行者人姓字爲何誰何誰,疑問代詞,問人名乎?""然,天之授萬物,無有可私可私,所私也,問而先好行之者,即其人也。火火,當作天道至重,不可以私任,行之者吉,不行者疑矣。""謹更問天地何覩何見,時者時者,一時,一下子欲一語言哉?""實有可有可,有所覩見,不空言也。天以安平爲懽懽,同歡,無疾病,以上平爲喜。故使人民皆靜而無惡聲,不戰鬥也。各居其所,則無病而説説,同悦喜,則天言而不妄語也。若今今,當作令使陰陽逆鬥,錯亂相干,更相賊傷,萬物不得處其所,日月無善明,列星亂行,則天有疾病,悒悒不解,不傳其言,則病不愈。故亂則談,小亂小談,大亂大談。是故古今神真聖人爲天使,受天心,主主,負責當爲天地談語。天地立事以來,前後以是爲常法。故聖人文前後爲天談語,爲天言事也。""言談言談,所説的内容皆何等事也?""在其所疾苦。文失之者爲道質,若質而不通達者爲道文,疾其邪惡者,爲道正善也,使其覺悟。""今天地至尊自神,神能明,位無上,何故不自除疾病,反傳言於人乎?""天地者,爲萬物父母,父母雖爲善,其子作邪,居其中央,主主,專門爲其惡逆,其政治上下逆之亂之,父母雖善,猶爲惡家也。比若子惡亂其父,臣惡亂其君,弟子惡亂其師,妻惡亂其夫,如此則更相賊傷、大亂,無以見其善也。天地人民萬物,本共治一事,善則俱樂,凶則俱苦,故同憂也,嚮使嚮使,假如不共事,不肯更迭相憂也。是故天地欲善而平者,必使神真聖人爲其傳言,出其神文,以相告語,比若帝王治欲樂善,則有善教今今,當作令,此之謂也。子欲樂知天心,以報天功,以救灾氣,吾書即是也,得之善思念之,夫天心可知矣。""唯唯,不敢忽忽,輕忽,忽視,願師復重敕一兩言。""然,夫善惡各爲其身,善者自利其身,惡者自害其軀。子既有暢暢,宣揚,弘揚

善意，乃憂天地疾病、王者不安，其功極已大矣，但詳思之，子行善極無雙，勿復止傷之也。使念善順常若此。""唯唯，不敢懈怠也，不敢懈怠。"

右忿忩，王校作分別治所象安危法。

#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四正讀

## 使能無爭訟法第八十一

“吾所問積多，見天師言事，快而無已，其問無足足够時，復謹乞一兩一兩，一二言。”“平，行。”“今吾願欲得天地陰陽人民跂行萬物凡事之心意，常使其喜善無已，日遊而無職無事無職無事，沒有憂愁煩惱糾紛一類的事，其身各自正，不復轉相轉相，遞相，互相愁苦，更相過責，豈可得聞乎哉？”“子今且且，當作旦言，何一何一，怎麽，多麽絕快殊異，可問可問，所問者，何一好善無雙也。然，若子所問，猶當順事，各得其心，而因其材能所及，無敢反強強，勉強其所不能爲也。如是，即各得其所欲；各得其欲，則無有相愁苦者也，即各得其心意矣，可謂遊而無職事矣。天地之間，常悉使非其能，強作其所不及，而難難，責難其所不能，時覩於其不能爲，不能言，不憐憐，同情，顧念而教之，反就責之，使其冤結，多忿爭訟。民愁苦困窮，即仰而呼皇天，誠冤誠冤。氣氣，《鈔》作結氣感動六方，故致災變紛紛，畜積畜積，積累非一，不可卒卒，楊釋通猝除，爲害甚甚甚甚，十分嚴重。是即失天下之人心意矣，終反無成功，變怪不絕，太平之氣，何從得來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咎正在此。雖欲名之爲常平而內亂，何從而得清其治哉？子今問之，欲深知其審乎！天地之性，萬物各自有宜，當任任，任用，使用其所長、所能爲，所不能爲者，而不可強也。

萬物雖俱受陰陽之氣，比若魚不能無水游於高山之上，及其有水，無有無有，無論。《鈔》作：不限高下，皆能游往；大木不能無土生於江海之中，是以古者聖人明王之授事也，五土各取其所宜，廼其物得好且善，而各暢茂暢茂，旺盛繁茂，國家爲其得富，令宗廟重味而食，天下安平，無所疾苦，惡氣休止，不行爲害。如人不卜相卜相，觀察判斷其土地而種之，則萬物不得成、竟其天年，皆懷冤結不解，因而夭終，獨上感動皇天。萬物無可無可，無所收得，則國家爲其貧極，食不重味，宗廟飢渴，得天下愁苦，人民更相殘賊，君臣更相欺詒，外内殊辭，咎正始起於此。是者尚但尚但，尚且萬物不得其所，何況人哉？天下不能相治正，正由此也。此者，大害之根而危亡之路也，可不慎哉？可不深思慮之胸心乎？故古者大聖大賢將任人，必先試其所長、何所短，而後署其職事，因而任之。其人有過，因而責之，責問其所長，不過過，責怪，歸罪所短。是者不感感，驚動天也，反爲習進習進，熟習促進，使熟習促進此家此家，此人學，因而慎之，故能得天下之心也。令令，當作今後世忽事，不深思惟古聖人言，反署非其職，責所不能及，問所不能覩，盲者不覩日，瘖者不能言，反各趣得其短，以爲重過，因而罪之。不爲欲樂相利祐，反爲巧弄，上下迭相賊害，此是天下之大敗也。自古者諸侯太平之君，無有奇神道也，皆因任心心，疑當作其能所及，故能致其太平之氣，而無無，不冤結民也。禍亂之將起，皆坐坐，因爲任非其能、作非其事職而重責之，其刑罰雖坐坐，判罪之而死，猶不能理其職務也。災變連起，不可禁止，因以爲亂敗，吉凶安危，正起於此。是以古者將爲帝王選士，皆先問視試其能，當與天地陰陽瑞應相應和不？不能相應和者，皆爲僞行。""其相應和奈何？""大人得大應，小人得小應，風雨爲其時節時節，按時有節，按時令而發生，萬物爲其好茂，百姓爲其無

言,鳥獸跂行,爲其安靜,是其効也。故治樂欲安國者,審其署置署置,任用人。夫天生萬物,各有材能,又實各有所宜,猶龍昇於天,魚遊於淵,此之謂也。夫治者,從天地立以來,迺萬端,天變易亦其時異,要當承天地得其意,得其所欲爲也。天者,以三光爲書文記,則一興一衰,以風風,通諷。諷諫爲人君。地者,以山川阡陌爲文理,山者吐氣,水通經脉,衰盛動移崩合,以風風,通諷異爲人臣。人者以音,言語相傳,書記文相推移推移,傳遞。萬物者,以衰盛而談語,使人想而知之。人者,在陰陽之中央,爲萬物之師長,所能作最衆多,象神而有形,變化前却,主當疏記疏記,記録此變異,爲其主言。故一言不通,則有冤結;二言不通,輒有杜塞;三言不通,轉有隔絶;四言不通,和時不應,其生物無常;五言不通,行氣道道,中途戰;六言不通,六方惡生;七言不通而破敗;八言不通而難處難處,難於共處,爲數家;九言不通,更相賊傷;十言不通,更相變革。故當力通其言也。""古者無文,以何通之?""文迺當起起,産生,但中止中止,廢棄;天地者幾何起,幾何止,但後世不覩之耳。中古三皇,當無文而設言,下古復有天地之氣,一絶一起,獨神人不知老所從來,經歷多故,知其分理,内當有文,後世實不覩,言其無有。""何故時有文時無乎哉?""天氣且弊,人且愚,薄不壽,不能有可有可,有所刻記,故劝之以書文,令可傳往來,以知古事。無文且相辯訟,不能相正,各自言是,故使有文書。此但時人愚,故爲作書,天爲出券文耳。""見師言,已知之矣。願聞今通氣當云何?""但三道通行八方之書、民吏白衣之言,勿苟苟,通拘留。急者以時以時,隨時,即時解之,不急者隨天地萬物,須七月物終,八月而蕑蕑,通簡視,九月而更次更次,整理歸類,十月而不不,楊釋作下歸。三年上書而盡信誠者,求其人而任之。此人迺國家之良臣、聰明善耳目,因以視聆視聆,視聽。觀察

傾聽,不失四方候候,徵候,情狀也。帝王得之,曰曰,當作日安而明,故當任之。""其任之云何乎?""必各問其能所及,使各自疏記所能爲,所能分解分解,分析解釋,所能長,因其天性而任之,所治無失者也。故得天下之歡心,其治日興太平,無有刑,無窮物,無冤民,天地中和盡得相通也,故能致壽。上皇所以壽多者,無刑不傷;多傷者迺還傷人身。故上古者聖賢不肯好爲刑也,中古半用刑,故壽半,下古多用刑,故壽獨少也。刑者其惡迺干天,逆陰陽,畜積爲惡氣,還傷人。故上古聖賢不重用之者,迺惜其身也;中古人半愚,輕小小,略微用刑,故半此疑脱:壽,賊賊,傷害其半;下古大愚,則自忽,用刑以爲常法,故多不得壽,咎在此。讀此書者,宜反復之,重之慎之,死生重事,不可妄也。夫子賢明者爲父計,臣賢明者爲君深計;子不賢,不肯爲父深計,臣不賢明,不肯爲君計。是少年者,即是其人身邪,其人邂逅吉凶者,流後生,此格法格法,常法也。是故上古聖帝王將任臣者,謹選其有道有德,不好殺害傷者,非爲民計也,迺自爲身深計也,故得天地心意,舉措如與神俱。此之謂審舉得其人其人,適合的人選,而得人力之君也,如此迺感神祇,迺後天上真神愛之,因而獨壽也。好用刑,迺與陰氣并,陰者殺,故不得大壽。天之命,略可覩可知矣,天地人所疾惡同耳。"

右得天地人民萬物歡心,國興家安天下無爭訟者。

# 太平經丁部卷五十五正讀

## 力行博學訣第八十二

“今大命可知與未可知與未,可知與未可知乎?”“雖然可知矣——見明師比比,連續,接連言,大迷惑已解——唯加加,顧念,顧及不得已不得已,未能透徹,願復丁寧丁寧,細細告誡之。”“然,吾道可覩意矣,得書讀之,常苦其不熟,熟者自悉知之。不善思其至意,不精讀之,雖得吾書,亦無益也;得而不力行,與不得何異也?見食不食,與無五穀何異?見漿不飲,渴猶不可救。此者非能愁愁,使……愁苦他人也,還自害,可不詳哉?故聖人力思,君子力學,晝夜不息也,猶樂欲象天,轉運而不止,百川流聚,迺成江海。子慎吾言,記吾已重誡,子其眷眷眷眷,同惓惓,心志專一,心可覩矣。爲善與衆賢共之,慎無無,通毋專其市專,局限;市,集市,人衆聚集處。此指爲善應及隱逸高棲之人。夫市少人,所求不得,故人不博學,所覩不明,故令使見見,同現。顯示其真道。不得其要意,不信道,則疑不篤篤,厚,深乎?各各,楊釋作咎在此,人之所以自窮者也。故當深惟思其意,以令自救輔也。”

右對壽命指。

## 知盛衰還年壽法第八十三

天之授事,各有法律法律,法則規律。命命,《鈔》作令有可屬有可屬,有所屬,道有可爲出有可爲出,有所爲出,或先或後,其漸豫見見,同

現。比若萬物始萌於子,生於卯,垂枝於午,成於酉,終於亥。雖事豫見見,同現,未可得保也。事各有可爲有可爲,有所爲,至,光景先見見,同現,其事未對,豫開其路。天之垂象也,常居前,未常常,通嘗隨其後也。得其人而開通,得見祐助者是也;不開不通,行之無成功,即非其人也。以是爲明證,道審而言,萬不失一也。但但,只要是其人,明爲其開,非其人則閉,審得其人,則可以除疾,災異自消,夷狄自降,不須兵革,皆自消亡。萬物之生,各有可爲設張有可爲設張,有所爲設張。設張,設立,產生,得其人自行,非其人自藏。凡事不得其人,不可强行;非其有,不可强取;非其土地,不可强種,種之不生,言種不良,内内,實際上不得其處,安能久長?六極八方,各有所宜,其物皆見見,同現,事事不同。若金行在西,木行在東,各得其處則昌,失其處則消亡。故萬物著於土地迺生,不能著於天;日月星曆反著於天,迺能生光明。夫道如此矣,故有其人。星在天時有明,墮地反無光,即非其處也,故亂常。道有可爲出有可爲出,有所爲出,不妄行,是其人則明,非其人則不可行。夫道迺深遠不可測商測商,測量計算矣,失之者敗,得之者昌。欲自知盛衰,觀道可著可著,所著。著,附着,歸附,神靈可興可興,所興也,内内,實際上有壽證,候候,占驗之以此,萬不失一也。此迺神書也。還年之期,其道至重,何可不思?故傳之仁賢明,試使行之以自命命,存活,生存。是其人應當並出,賢知知,同智並來,神書並至,奇方自出,皆令歡喜,即其人也。以此爲効,不如此言,或但先見見,同現,非可得行也,當遺後來。道不妄出也,實有可之可之,所之。但問其人,令使自思。道之可歸可歸,所歸,亦不可禁,亦不可使,聽其可之可之,所之,觀其成功,道不可空空,沒有依憑。雖然,夫才不如力才不如力,倚仗才智不如努力去做,力不如爲而不息也。夫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神靈

皆試人,故人亦象天道而相試也。得見見,同現善者,其命已善矣;其見見,同現惡者,命已疑矣。自古到今,不至誠動天,名爲强求,或亦遂得之,强求不得,真真,實非其有也,安可强取?其事以以,同已不和良,乖忤錯亂。人命有三品,歸道於野,付能用者,不不,通無能用者,付於京師,投於都市,慎無無,通毋閉絶,此脱略:閉絶後世無子。傳書聖賢及與道士,無主無名,付能用者。道自有可之可之,所之,不可可,許可,贊許各人可附可附,所附言語。猶若大木歸山,水流歸海,不可禁止也,天性使然。順之者昌,逆之者敗亡。神書欲出,亦不可閉藏。得其人必自揚,不得其人暗聾盲,身則不悦,目中無光。精讀此策文,樂也夫夫,當作未央以上各句押韻,昌、亡、藏、揚、盲、光、央都是陽部字。天昌延命之期數,皆在此中也。太平之氣,皆已見見,同現焉;民慈愛謹良,皆以以,同已出焉;賢聖明者,皆已悦焉;殊方奇文,皆已付焉;勉行無無,通毋懈,以自輔焉;明王聖主,皆以以,同已昌焉;夷狄却降,皆以以,同已去焉。萬民幸甚,皆以以,同已無言,天壽已行,不復自冤,老以以,同已命去,少者遂全。書傳萬世無絶,子孫相傳,日以相教,名爲真文,萬世無易,令人吉焉。道以以,同已畢就,便成自然,有禄自到,無敢辭焉以上各句隔句押韻,焉、焉、焉、焉、焉、焉、焉、言、冤、全、傳、焉、然、焉,都在元部。大人得之以平國,中士得之爲良臣,小人得之以脱身。

右通道意是非之策文。

〔《雲笈七籤》卷六《四輔》引《太平經》丁部第四〕欲知吾道大効,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按,通案用之,立與天地乃響應,是其大明効證驗也。案此所引,頗似本經卷六十五《興衰由人訣》將近結尾部分中文,則丁部第四或爲丁部十四之誤。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六)正讀

## (與神約束決第八十四)

據《敦煌目録》下缺:忠孝益年決、思善改惡法、善人作神法

應天理上下和合、天災除、奸僞斷絶識本文此當爲本篇篇旨,據《太平經》本文體例應在篇末。上古之人,皆心開目明耳洞洞,透徹,此指聽得清楚,預知未然之事,深念未然,感動無情,卓然自異,未有不成之施。所言所道,莫不篤達,不失皇虚之心。思慕無極之智,無極之言,知人壽命進退長短,各有分部,常以陰陽合,得消息上下,中取其要,與衆神有約束約束,約定,約法,但各不得犯天地大忌,所奉所得得,當作行,當合天意。文書相白,上至天君,天君得書,見其自約束分明,乃後出文,使勿自怨。中直自進,不白自聞,音聲洞徹,上下法則,各不失期期,約定,恐有不及,未曾有不自責時,常恐有非非,過失見督録督録,省察記録。神相白未曾懈,有過見退用。故重復語勑,反覆辭文,宜不違所言。是天之當所奉承,神祇所仰,皆如法,常不敢息,恐有不達。所受非一,皆當開心意,恐違期。神有尊卑,上下相事,不如所言,輒見疎記。憂心惻惻,常如飢渴欲食。天君開言,知乃出教,使得相主,文書非一,當得其意,後各有信。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七)正讀

## (曆術分別吉凶決第八十八)

上古之人,失得來事失得來事,失之於預知將來的事,表裏上下,觀望四方,四維之外,見其紀綱。歲月相推,神通更始,何有極時。星數之度,各有其理,未曾有移動移動,改變,偏差,事輒相乘乘,累積,此指星辰運行距離按一定速度變化,無有復疑。皆知吉凶所起,故置曆紀,三百六十日,大小推算,持之不滿分數,是小月矣。春夏秋冬,各有分理,漏刻上下,水有遲快水有遲快,指四季白天和夜晚長短不一,所以漏水下滴在四季中白天和夜晚的量是不一樣的,參參,楊釋同三分新故參分新故,指依據日夜的長短把四季的晝夜分成三種,春秋晝夜各五十刻,冬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各令可知,不失分銖不失分銖,絲毫不差。各置其月,二十四氣前後,箭各七八,氣有長日,亦復七八,以用出入,祠天神地祇,使百官承漏刻期,宜不失脱失脱,錯誤之,爲爲,如不應,坐罪坐罪,獲罪非一。故使晝夜有分,隨日長短,百刻爲期,不得有差。有德之國,日爲長,水爲遲,一寸十分,應法數。今國多不用,日月小短,一刻八九,故使老人歲月老人歲月,使人年紀增長過快,當弱反壯,其年自薄薄,短少,何復持長時? 如使國多臣,樞機衡舒遲,後生蒙福,小得視息視息,觀看和呼吸。指存活,不直直,同值有惡,復見伐矣。惟天地之明,爲在南方,巳午同家,離爲

正目,當明堂之事。日照明以南向北,陽氣進退,亦不失常。陰陽相薄薄,迫,逼近,以至子鄉,寒温相直直,通值,照徹自然,甚可喜。生養之道,少陽太陽,木火相榮,各得其願,是復何爭?表裏相承,無有失名,上及皇燿皇燿,日月星辰,下至無聲無聲,指土石山水,寂静自然,萬物華榮,了然可知。不施自成,天之所仰,當受其名。機衡所指,生死有期,司命奉籍簿數通,書不相應,召所求神簿問簿問,審核查問相實實,核實,乃上天君。天君有主領所白之神,不離左右,其内外見敬敬,通儆,亦不敢私承,所上所下,各不失時。太陰司官,不敢懈止,正營正營,同怔營,惶恐不安門閣,恐自言事自言事,疑當作言自事,即反映、報告自己的過失,輒相承爲善爲要道,牒其姓名,得教則行,不失銖分。上古之時,有智慮無所不照,無所不見,受神明之道,昭然可知,亦自有法度,不失其常。從太初已已,同以來,歷歷,通曆有長短,甚深要妙。從古至今,出歷歷,通曆之要,在所止所成,輒以心思候算,下下,施用,實行所成所作,無不就并數,相應繩墨。計歲積日月,大分爲計。

## (禁酒法第八十九)

今天地且大樂歲,帝王當安坐而無憂,民人但遊而無事少職,五穀不復爲前前,首先要考慮的事,最重要的事物,無有價直直,同值。無有價值,指價格低廉。天下興作善酒以相飲,市道市道,集市和要道,指人衆會集的地方尤極,名爲水令火行,爲傷於陽化。凡人一飲酒令醉,狂脉便作,買賣失職,更相鬥死,或傷賊傷賊,傷害,或早到市,反宜宜,當作冥乃歸,或爲奸人所得,或緣高墜,或爲車馬所剋賊:推酒之害萬端,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内,有幾何市,一月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斛;又無故殺傷人,日日有之;或孤獨孤獨,獨身,不婚或夫妻不

睦,因以絶嗣。或結怨,父母置置,棄置,被置於害,或流災子孫。縣官長吏,不得推理推理,審理,叩胸呼天,感動皇靈,使陰陽四時五行之氣乖錯,復旱旱,當作日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氣逆行。蓋無故發民令作酒,損廢五穀,復致如此之禍患。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謂吏民言:"從今已已,同以往,敢有市市,在市上無故飲一斗者,笞三十,謫謫,罰作勞役三日;飲二斗者,笞六十,謫六日;飲三斗者,笞九十,謫九日:各隨其酒斛爲謫,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謫修城郭道路官舍,爲大大,壯大土功也。土乃勝水,以厭固絶滅,令水不過度傷陽也。水,太陰也,民也,反使興王,傷損陽精,爲害深矣。修道路,取興大道,以類相占,漸置太平。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四《飲酒緣》引《太平經》〕真人問曰:"天下作酒以相飲,市道元據元據,當作尤劇。凡人飲酒洽醉,狂詠詠,當作脉便作,或即鬥死,或則相傷賊害,或緣此奸淫,或緣兹高墮,被酒之害,不可勝記。念四海之内有幾何市,一日之間,消五穀數億萬斗斛,復緣此致害,連及縣官,或使子孫呼嗟,上感動皇天,禍亂陰陽,使四時五行之氣乖反。如何故作狂藥,以相飲食? 可斷之以以,同已否?"神人曰:"善哉!飲食,人命也。吾言或有可從或不可從,但使有德之君教敕言:從今以往,敢有無故飲酒一斗者笞二二,當作三十,二斗杖六十,三斗杖九十,一斛杖三百。以此爲數,廣令天下,使賢人君子,知法畏辱,必不敢爲。其中愚人有犯即罰,作酒之家亦同飲者。"真人曰:"或千里之客,或家有老弱,或祠祀神靈,如何?"神人曰:"若千里君子,知國有禁,小小小小,少量無犯,不得聚集聚集,指聚衆飲酒;家有老疾,藥酒可通。"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八)正讀

## (上下失治法第九十)

考天地陰陽萬物,上下相愛相治,立功成名,使心治一家,使人不復相憎惡,常樂合心同志,令太和之氣日自出,而大興平,六極同心,八方同計。所治者若人意,莫不皆響應響應,像回聲一樣回應。指立刻見效而悦者。本本,依據天地元氣,合陰陽之位,邪惡默然消去,乖逆者皆順,明大靈之至道,神祇所好愛好愛,愛好。吾乃上爲皇天陳道德,下爲山川別度數,中爲帝王設法度,中賢得以生善意,因以爲解除天地大咎怨,使帝王不復愁苦,人民相愛,萬物各得其所,自有天法常格在不匿在不匿,存在。不匿與在同義連文。古者聖帝明王,重大臣,愛處士,利人民,不害傷;臣亦忠信不欺君,故理若神。故賢父常思安其子,子常思安樂其父,二人二人,指父與子并力同心,家無不成者。如不并力同心,家道亂矣,失其職事,空虚貧極,因爭鬥分別而去,反還相賊害。親父子分身血氣而生,肢體相屬屬,繫聯如此,況聚天下異姓之士爲君師父師父,此指臣子乎? 故聖人見微知著,故重戒慎之。夫師,陽也,愛其弟子,導教導教,教導以善道,使知重天愛地,尊上利下,弟子敬事其師,順勤忠信不欺。二人二人,指師和弟子并力同心,圖畫古今舊舊,疑衍法度,行聖人之言,明天地部界分理,萬物使各得其所,積賢不止,因爲帝王良輔,相與合

策,共理致太平。如不并力同計,不以要道相傳,反欲浮華外言,更相欺殆殆,王校作紿,逆天分理,亂聖人之辭,六極不分明,爲天下大災。帝王師之,失其理法,反與天地爲大仇,不得神明意,天下大害者也。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五十九)正讀

## (陰陽施法第九十一)

人生備具備具,具備陰陽,動靜怒喜皆有時時,時機。此指不同的情景,時未未,當作來牝牡之合也,是陰陽當主爲生生之効也。天道三合而成,故子三年而行。三三爲九,而和道究竟,未知牝牡之合,其中時念之,未能施也。天數五,地數五,人數五,三五十五,而内藏藏,同臟氣動内藏氣動,進入青春發育期。這是談男子不同年齡期的生理狀況。四五二十,與四時氣合而欲施施,此指交媾,四時者主生,故欲施生。五五二十五,而五行氣足而任施。五六三十而强,故天使常念施,以通天地之統,以傳類。會會,會合,交配三十年而免,老當衰小衰小,衰萎,止閉房内。天下蚑行之屬,人象天地純純,完全耳,其餘不能也。故天地一日一夜共閏閏,通潤萬二千物,盡使生,夜則深深,濕潤,晝則燥,深者,陰也,燥者,陽也。天與地日共養此萬二千物具足具足,備足也。天之法,陽合精爲兩,陽之施,乃下入,地中相從,共生萬二千物。其二千者,嘉瑞善物也。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正讀

## (觀物知道德決第九十二)

據《敦煌目録》下缺:天地誡

夫萬二千物,各自存精神,自有君長,當共一大道而行,乃得通流。天道上下,往朝其君,比若人共一大道,往朝王者也。萬二千物精神,共天地生,共一大道而出,有大有中有小。何謂也?乃謂萬二千物有大小,其道亦有大小也,各自生自容而行。故上道廣萬步爲法,次廣千步爲法,其次廣百步爲法,其次廣十步爲法,其次廣一步爲法。凡五道應五方,當共下生於地,共朝於天,共一道而行。是以大道廣萬步,容中道千步,小道百步,釐釐,通氂道十步,毛毛,同毫。十毫爲一氂,故氂道十步,毛道一步道一步。物有大小,各自容往來。凡凡,當作凡物乃上受天之施,反下生施地,出當俱上朝天也,故大道但可張,不可妄翕也。翕之輒不相容,有不得生者,或有傷死。不得生出者,令人絶無後代;傷者傷人,死者殺人。古者聖人不敢廢絶大道者,覩天禁明也。子以何疑脱:知天道得傷?道者,天也,陽也,主生;德者,地也,陰也,主養;萬物多不能生,即知天道傷矣;其有不生者,即知天克克,當作統有絶者矣。一物不生一統絶,多則多絶,少則少絶,隨物多少,以知天統傷。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

## (書用丹青決第九十四)

五五,王校作吾書中善者,使青爲下下,底,底色而丹字。何乎?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也。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一)正讀

## (天子皇后政決第九十五)

天子者,天之心也;皇后者,地之心也。夫心者,主持正也。天乃無不覆,無不生,無大無小,皆受命生焉,故爲天。天者,至道之真也,不欺人也,萬物所當親愛,其用心意,當積積,極,非常誠且信,但常欲利不害,不負一物,故爲天也。夫帝王者,天之子,人之長,其爲行當象此。夫子者,當承父之教令嚴勑,案案,遵循而行之,其事乃得父心志意心志意,心意,可爲良家矣。如不承父教令,其家大小不治,即爲貧家矣,財反四去四去,四散。去,離開,常苦不聚,其事紛紛,災變連起,大得愁苦,過在此矣。古者帝王將行,先仰視天,心中受教,乃可行也。夫皇后之行,正宜宜,當作儀,仿效土地,地乃無不載,大小皆歸,中無無,無論善惡,悉包養之。皇后,乃地之子也,地之心也。心憂凡事,子當承象母之行、若母,廼爲孝子。夫天天,疑衍地之與皇后相應者,比若響之與聲,於其失小亦小,失大亦大,若失毫髮之間,以以,與母不相得志意。古者皇后將有爲,皆先念后土無不包養也,無不可忍,無不有常,以是自安,與土心相得矣。若失之,則災變連起,刑罰不禁,多陰少陽,萬物不茂,過在此。夫是二人正行者,則神真見見,同現,真道出,賢明皆在位,善物悉歸國。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二)正讀

## (解天嚶黽,勉九人決第九十六)

元氣,陽也,主生;自然而化,陰也,主養凡物。天,陽,主生也;地,陰,主養也。日與晝,陽也,主生;月星夜,陰也,主養。春夏,陽也,主生;秋冬,陰也,主養。甲丙戊庚壬,陽也,主生;乙丁巳巳,當作己辛癸,陰也,主養。子寅辰午申戌,陽也,主生;丑卯巳未酉亥,陰也,主養。亦亦,又諸九,陽也,主生;諸六,陰也,主養。男子,陽也,主生;女子,陰也,主養。萬物,雄雄,雄性禽獸,陽也,主生;雌雌,雌性禽獸,陰也,主養。君,陽也,主生;臣,陰也,主養。天下凡事,皆一陰一陽,乃能相生,乃能相養。一陽不施生,一陰並虛空,無可養無可養,無所養也;一陰不受化,一陽無可施無可施,無所施生統也。陽氣一統絶滅不通,爲天大怨也;一陰不受化,不能生出,爲此疑脱:地大咎。天怨者,陽不好施,無所生,反好殺傷其生也;地所咎,在陰不好受化,而無所出養長,而咎人,反傷其養長也。天不以時雨,爲惡凶天也;地不以生養萬物,爲惡凶地也。男不以施生爲斷天統,女不以受化爲斷地統,陰陽之道絶,滅無後,爲大凶,比若天地一旦毁,而無復有天地也。是故聖賢好天要文也。天者,衆道之精也。賢者好道,故次次,依次遞升爲聖。賢賢,當作聖者入真道,故次仙。知能仙者必真,故次真。知真者必致神。神者,上與天同形合

理,故天稱神,能使神也。神也者,皇天之吏也。神人者,皇天第一心也。天地之性,清者治濁,濁者不得治清。精光爲萬物之心,明治者用心察事,當用清明。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三)正讀

## (分别九人决第九十七)

今神人、真人、仙人、道人、聖人、賢人、民人,奴婢皆何象乎?然,神人者象天,天者動照無不知。真人者象地,地者直,至誠不欺天,但順人所種不易易,變换也。仙人者象四時,四時者,變化凡物,無常常,固定的形容,或盛或衰。道人者象五行,五行可以卜占吉凶,長長,擅長於安危。聖人者象陰陽,陰陽者象天地以治事,合和萬物,聖人亦當和合萬物,成天心,順陰陽而行。賢人象山川,山川主通氣,達遠方,賢者亦當爲帝王通達六方。凡民者象萬物,萬物者生處無無,無論,不分高下,悉有民,故象萬物。奴婢者衰世所生,象草木之弱服者,常居下流,因不伸也,奴婢常居下,故不伸也,故象草木。故奴婢賢者得爲善人;善人好學,得成賢人;賢人好學不止,次聖人;聖人學不止,知天道門户;入道不止,成不死之事,更仙;仙不止,入真;成真不止,入神;神不止,乃與皇天同形——故上神人舍舍,居住於北極紫宫中也,與天上帝同象也,名天心神——神而不止,乃復踰天而上,但承委氣,有音聲教化而無形,上屬天上,憂天上事。神人已已,通以下,共憂天地間六合内,共調和,無使病苦也。

〔《正一法文太上外籙儀》引《太平經》〕奴婢順從君主,學善能

賢,免爲善人良民,良民善人學不止成賢人,賢人學不止成聖人,聖人學不止成道人,道人學不止成仙人,仙人學不止成真人,真人學不止成大神人,大神人學不止成委炁炁,同氣神人。

# 太平經鈔丁部(補卷六十四)正讀

## (求壽除災決第九十八)

"願聞絶洞彌遠六極天地之間,何者最善?""三萬六千天地之間,壽最爲善。故天第一,地次次,次一等之,神人次之,真人次之,仙人次之,道人次之,聖人次之,賢人次之。此八者,皆與皇天心相得,與其同意同意,同心,思想一致并力,是皆天人也,天之所欲仕也。天内各以職署之,故思慮常相似也,是天所愛養人也。天者,大貪壽常生也,仙人亦貪壽,亦貪生。貪生者不敢爲非,各爲身計之。"

#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五正讀

## 斷金兵法第九十九

六方真人純等謹再拜白:"欲有所問天法,不敢卒卒,通猝道,唯皇天師假其門户假其門户,假,寬容,給予。門户,方便,機會,使得容言。""乎乎,王雲路作平,道之,勿有所疑也。""唯唯。今惟天師迺爲帝王解先人流災承負下下,降臨凡間,制作制作,制定(制度)可以可以,所以興人君,而悉除天下之災怪變不祥之屬。今愚生欲助天太陽之氣,使遂明,帝王日盛,姦猾滅絶,惡人不得行,盜賊斷亡,祅祅,同妖孽自藏,不復發揚發揚,流行散播,豈可聞乎?""善哉,六子之問也,天使諸真人言。諾,君子已遂無憂,小人祅祅,同妖臣不敢作矣,其勝勝,厭勝,驅邪避妖的方法已出,災自滅息矣。今爲諸弟子具陳天格法格法,常法,使不失銖分,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天法垂象,上古聖人常象之,不敢違離違離,違背也。故常厭厭,驅除鎮服不祥、斷狡猾、使祅祅,同妖臣不得作者,皆由案案,遵循天法而爲之。欲使陽氣日興、火大明、不知衰時者,但急絶由由,當作囚金氣,勿使其王也。金氣斷,則木氣得王,火氣大明,無衰時也。""何謂也?""然,人君當急絶兵。兵者,金類也,故當急絶之。故也今反反,反而時時時時,經常王者賜人臣以刀兵——兵,金類也,迺帝王賜之,王者王之,名爲金王此句《鈔》作:帝王戒賜兵器與諸侯,是王金氣。金王則厭厭,抑

制木而衰火，金王則令甲乙木行無氣，木斷乙氣，則火不明。木王則土不得生，火不明則土氣日興，地氣數動，有祅祅，同妖祥祅祥，凶吉的徵兆。此指凶災，故當急絕滅云。兵類，勿賜金物兵類，以厭絕不祥，此也天厭固厭固，抑制禁固，與神無異以上三句《鈔》作：金氣王則木衰，木衰則火不明，火不明則兵起之象。""願聞金興厭木，何故反使火衰也？""善哉，子之難問難問，詰問，可謂入道矣。真人欲樂知其大效，是故春從從，同縱興金兵，則賊傷甲乙木行，令天青帝不悦，天赤帝大怒，丙丁巳午不順，欲報父母父母，本經以甲乙屬木，丙丁巳午屬火，五行中，木生火，所以甲乙木行是丙丁巳午的父母之怨，令使火行多災怪變，生不祥祅祅，同妖害姦猾，其法反使火治憒憒雲亂不可乎！大咎在此也。""善哉善哉！願聞何故必多祅祅，同妖民臣狡猾盜賊乎？""爲真人重説，使子察察察察，明白，清楚知之。天之格法，父母見賊見賊，被傷害者，子當報怨。夫報怨之家，必聚不祥、僞佞狡猾少年能爲無道者，廼能報怨、爲反逆也。是故從從，同縱賜金兵，厭傷木也，火治不可平也。此者，天常格法也，不可以故人故人，歸罪人也。六真人以吾言不信，但急斷金兵，敢有持者，悉有重罪，即時火災滅除，其治立平，天下莫不言善哉。所以然者，火廼稱人君，故其變怪最劇也，其其，其他四行不能也。子欲重知其明效，五星，熒惑熒惑，火星的別名爲變最劇也，此明效也，其其，其他四星不能。子慎吾書吾文，天法不失銖分以上三句《鈔》作：火者君象，能變四時，熒惑爲變最效，天法不失銖分。""唯唯。""行行，提頓語，表示行爲的繼續，爲六子重重，進一步明陳天之法。故金氣都滅絕斷，廼木氣得大王，下厭土位，黄氣不得起，故春木王土死也。故惟春則天激激，同急絕金氣於戌，故木得遂興，火氣則明，日盛，則金氣因，猾人斷絕。金囚則水氣休，陰不敢害陽，則生生，産生，導致下下，世間，世人慎無災變。

木氣王,無金,則得興用事,則土氣死,生民臣忠謹且信,不敢爲非也。是天之格法券書也,天地之常性常行。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今復爲六子重明天法,使□□擬補:知之。今天下從從,同縱兵,金氣也。又王者或以歲始賜刀兵,或四面巡狩止居,反賜金兵。王者,王也,以金兵賜人,名爲王王,稱王,使……稱王金。金王則水相相,爲相。此以帝王和佐相喻金和水在五行中的地位,金王則害木,水相則害火。西北,陰也;東南,陽也;少陰得王,太陰得相也,名爲二氣俱得勝其陽,其災生下下,世間狡猾爲非。陰氣動則多妄言而生盜賊,是天格法也。六子知之耶?""唯唯。""然,六真人已知之矣,慎天法。""唯唯。今願請問,東南,陽也,何故爲地户?今西北,陰也,反爲天門?""然,門户者,迺天地氣所以初生,凡物所出入也。是故東南,極陽也,極陽而生陰,故東南爲地户也。西北者爲極陰,陰極生陽,故爲天門。真人欲知其效,若初九起甲子,初六起於甲午,此之謂也。故天道比若循環循環,順着環運行,周者復反反,同返始,何有解解,同懈已!其王者得用事,其微氣微氣,初生之氣。上文説初九起甲子,初六起於甲午,甲子指冬至日,極陰之時,甲午在一百八十天後,是夏至日,極陽之時。初九是陽爻之始,初六是陰爻之始,分别代表陽氣和陰氣初生。當陰極盛的時候,正是陽氣萌發的時候,陽氣極盛則是陰氣萌發的時候復隨而起矣。""善哉善哉!""復爲六真人具陳一事。王者大興兵,則使木行大驚駭無氣,則土得王起。土得王則金大相,金大相則使兵革數動,乾兑之氣作,西北夷狄猾盜賊數起數起,頻頻發生。是者自然法也,天地神靈,不能禁止也。故當務由由,當作囚厭斷金物,無無,通毋令得興行也。""善哉善哉!見師説天法,知其可畏矣。""子知畏之,則吉矣。""今皇天明師幸哀其其,指自己愚蔽不達於道,迺具爲明陳天法。今是獨爲一君生耶?天下之

爲法,悉如此耶哉?""然,天以是爲常格法。雖然,木行火行,無無,通毋妄從從,通縱興金獄,使錢得數王,盜行以爲大害,使治難平也。反使金氣得大王,爲害甚甚。能應吾天法斷之者,立吉矣,治興,祅祅,同妖臣絶。天法不欺人也。""願聞天以此爲格法意訣訣,要點,答案。""然,詳哉,六子問事也。然,天地以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東方。以南方爲太陽,太陽,君也,故離爲日,日爲君;南方,火也,火爲君;南方爲夏,夏最四時養長,懷姙盛興處也,其爲德最大,故爲君也,以此爲格法。雖然,音爲角者,并於東方;位爲火者,并於南方。今太平氣盛至,天當興陽氣,故吾見六真人問事,知爲天使之,故吾爲六真人具説所以興太陽君之行法。真人慎之。""唯唯。"

## 王者賜下法第一百

"今天師辛辛,王校作幸哀爲愚生陳天法悉具,願復問一事。今帝王見群臣,下及民人。天法:爲人父母,見其臣,是王者賢子也,故助王者治理天地也;民者,是王者居家不肖子也,爲王者主脩脩,同修田野治生。見之,會當會當,該當有可以可以,所以賜之者,不賜則恩愛不下加民臣,令赤子無所誦道,當奈何哉?""善哉,真人之言也。然,見賢者賜以文,見飢者賜以食,見寒者賜以衣。""見賢者何故賜之以文乎?""所以賜以文者,文者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生東北,故書出東北,而天見見,同現其象。虎有文,家在寅,龍有文,家在辰,負而上天,離爲文章在南行。故三光爲文,日最大明。故文者生於東,盛於南,此下《雲笈七籤》有:是知真文初出在東北也故日出於東,盛於南方。天命帝王,當象天爲法,故當賜文,以興太陽火之行也。日興火,能分别覩文是與非,文亦所以記天下是非也。""善哉

善哉！""行，六真人已知天道，大覺矣。""今皇天明師爲天具道法，既無可無可，無所悋悋，當作惜，願聞賜之當以何文哉？""詳乎，六子爲天問事也。然，當如此，凡事常苦不□□擬補：詳審。然，樂象天法而疾得太平者，但拘拘，搜集上古中古下古之真道文文書，取其中大善者集之以爲天經，以賜與衆賢，使分別各去誦讀之，今今，當作令思其古今要意，爲化民臣之大義。""當奈何？""因以各養其性，安其身。如此者，大賢儒莫不悦喜也，而無惡意。各得惟念惟念，思考天地之法，知之，則令使人上尊愛其君，還惜其軀，深知明君重重，極，實在難得。其中大賢仁者，常恐其君老，分別爲索殊方異方，還付其帝王。故當賜以道書文。""善哉善哉！""子已知之矣。今或自易易，輕忽，不謹慎，賜之以兵革金物，歸反各思利利，謀利事，而上導武氣，化流小愚民，則使利事生，而兵興金王，狡猾作，盜賊起。金用事，賊傷木行，而亂火氣，是天自然格法。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何不賜之以他文經書？""然，他書非正道文，使賢儒迷迷迷迷，迷惑，無益政事，非非，不能養其性，經書則浮淺，賢儒日誦之，故不可與之也。然，同可拘上古聖經善者、中古聖經善者、下古聖經善者以爲文，以賜之。但恐非養性之道，使人不自重，而反爲文文，浮華也。然，凡文善者，皆可以賜之，使其誦習象之，化爲善也。""善哉善哉！""六子已覺之矣。"

## 興衰由人訣第一百一

"今天師幸都爲愚生言，願問賜飢者以食，寒者以衣意。""然，夫飢者思食，寒者思衣，得此，心結念結念，念念不忘其帝王矣，至老不忘也，思自効盡力，不敢有二心也。恩愛洽著民間，如有所得奇異殊方善道文，不敢匿也，悉思付歸其君，使其老壽。是故當以此

賜之也,此名爲周窮救急。夫賢者好文,飢者好食,寒者好衣,爲人君賜其臣子,務當各得其所欲,則天下厭服厭服,滿足服順矣。""善哉善哉!""是以天性上道德而下刑罰。故東方爲道,南方爲德,道者主生,故物悉生於東方,德者主養,故物悉養於南方。天之格法,凡物悉歸道德,故萬物都出生東南而上行也,天地四方六陽氣俱與與,當作興生物於辰巳也。子知之耶?""唯唯。""天之法下刑,故西北,少陰太陰少陰爲西,太陰爲北。此當作:故西北,少陰太陰。少陰太陰,爲刑禍。刑禍者,主傷主殺,故物傷老衰於西,而死於北。天氣戰鬥,六陰無陽,物皆伏藏於内穴中,畏刑興興,當作與禍,不敢出見見,同現。天道惡之下之,故其畜生悉食惡棄惡棄,廢棄的東西也。是故古者聖人覩天法明,故尚真道善德奇文而下武也,是明効也。今刑禍武生於西北而尚之,名爲以陰乘乘,凌駕陽,以賤乘貴,多出戰鬥,令民臣不忠,無益王治,其政難乎乎,疑當作平。真人寧寧,表示詰問知之耶?""唯唯。""子可謂以以,同已覺矣。是故古者聖賢常尚尚,崇尚道德文,常投投,放置於上善處,而兵革戰備投於下處。一人獨居,則投文於牀上,而兵居牀下,如是則夷狄自降,盜賊日消滅矣。""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知之矣。六子詳思吾書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吾之言不負天地賢明也。行,去,辭小竟也,事他他,别的,另有所疑,迺復來問之。""唯唯。今六真人受天師嚴教,謹歸各居閑處閑,清静,思念天師言,俱有不解,唯天師示訣示訣,解答。訣,通决之。""行,言。何等也?""今天迺自有四時之氣,地自有五行之位,其王、相、休、囚、廢自有時,今但人興用之也,安能迺使其生氣而王相,更相尅賊乎?""咄咄,噫!六子雖日學,無益也,反更大愚,略類略類,完全類同無知之人,何哉?夫天地之爲法,萬物興衰反隨人。故凡人所共與與,當作興事,所貴用其物,悉王生

氣,人所休廢,悉衰而囚。故人所興事者,即成人君長師也;人所爭用物,悉貴而無平無平,無價,指價值昂貴。無法估算也;人所休廢物,悉賤而無賈直賈直,同價值。無價值,不值錢也。是故天下人所興用者王,自生氣,不必當須當須,必須,需要四時五行氣也。故天法,凡人興衰迺萬物興衰,此略:萬物貴賤一由人。是故古者聖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也。故上古時人深知天,尊道、用道、興行道,時道王。中古廢不行,即道休囚,不見貴也;中古興用德,則德王。下古廢至德,即德復休囚也。故人興用文則文王,興用武則武王,興用金錢則金錢王,興用財貨財貨王,天下人所興用,悉王,自生氣,其所共廢而不用者,悉由由,當作囚。""凡物何必迺當須天四時五行王迺王哉?""子學何不日昭昭昭昭,清楚,明白,而反日益冥冥無知乎?真人用意尚如此,夫俗人共犯天禁,言其不然,故是也。今以子況之,人愚獨獨,副詞,表示强調久矣。若真人言,中類中類……耶,表示反問的句式,意思是"難道……嗎"吾爲天陳法,爲德君解承負先王流災,將有誤人不可用者耶?如誤,何可案用乎?六子若有疑,欲知吾道大效,知其真真與不真真與不,相當於説真真與不真,令令,當作今疾上付賢明道德之君,使其按按,同案用之,立與天地迺響相應,是其人明效證驗也。今真人尚迺不能深知是人能使物興衰進退,俗人比於子,冥冥與盲何異哉?""今見天師分別爲愚生説之,已解矣,有過有過,真人自責的話,這是因自己提出的問題不合天意而自責。""不也不也,天師的答話,意思是没關係,即讓真人不要過度自責,夫人既學也,當務務,努力去做思惟其要意,勿但習言習言,學會字面上的内容也,而疑脱:不知其意訣意訣,實質内容,内涵,是天地與道所怨也。又學者精之慎之。""唯唯。""行,去,記此天政事、可以厭厭,避除猾祆祆,同妖、勿使德君失政事文也。""唯唯。"

#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六正讀

## 三五優劣訣第一百二

“大暗愚日有不解冥冥之生稽首再拜,問一大疑。”“何等也?”“書中比比比比,接連,屢屢,多次道天上皇氣且下,今訖訖,終究,仍然不知其爲上皇氣云何哉?”“子迺知深疑疑,提出疑問,思考此,可謂已得道意矣。行,明聽,爲真人具陳之。天有三皇,地有三皇,人有三皇;天有五帝,地有五帝,人有五帝;天有三王,地有三王,人有三王;天有五霸,地有五霸,人有五霸。”“何謂也?”“天有三皇若三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皇若高下平高下平,山陵窪地平原,人有三皇若君臣民也;天有五帝若五星,地有五帝若五嶽,人有五帝若五行五藏藏,同臟也;天有三王若三光,地有三王若高下平,人有三王若君臣民;天有五霸若五星,地有五霸若五嶽,人有五霸若五行五藏藏,同臟也。”“天師夻夻,同幸哀憐愚生,加不得已加不得已,顧念我未能理解透徹。加,加哀,顧念,示以天法,願聞其優劣云何哉?”“善哉,子之難問難問,詰問,詢問,可謂得天意,迺人人,當作入天心,可萬萬世貫結著貫結著,牢記。三字同義連文不復去也。然,天之三皇,其優者若日,其中者若月,其下者若星也,其優劣相懸相懸,相互差別大如此矣。地之三皇,其優者若五嶽,其中者若平土,其下劣者若下田下田,低窪沼澤地也,其優劣相懸如此矣。人之三皇,其優者若君,其

中者若臣，其下者若民，其優劣相懸如此矣。天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三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星有其三也。地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三也。人之五帝，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三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三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三也。天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二也。地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二也。人之三王，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二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二也；其劣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二也。天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日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月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大星有其一也。地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五嶽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平土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下田有其一也。人之五霸，其優者，比若四分大國有其一也；其中者，比若四分大臣有其一也；其下者，比若四分民有其一也。此迺天道不遠，三五三五，指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各自反反，同返，回歸，周而復始也。故天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地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人亦自有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也。""其何一何一，怎麼這樣多也？願天師分解分解，解答其訣訣，同決意訣意，答案。""然，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氣，分爲三體，各有自祖始祖始，初始。故三皇者，其祖頭祖頭，初始也；五帝者，其中興之君也；三王者，其平平平平，一般，中等之君也；五霸者，是其末窮劣衰，興刑危亂之氣也。故到五霸，迺四分有其一者，天道其統幾絶也。過此下者，微末不能復相拘制，比若大弱不能制强，柔不能制剛，少不能制衆，道且大亂，不能復相理，故更以上以

上，從頭復起。""何謂也？""然，九皇九皇，天地人各有三皇，共九皇者皆始萌於北，五帝者始生於東，三王者茂盛於南，五霸者殺成於西也。天生凡物者，陽氣因元氣，從太陰太陰，北方，冬季，合合，交合，交配，萌生；生當出達，故茂生於東；既生當茂盛，故盛於南；既茂盛當成實，故殺成於西，天地陰陽道都都，完全，全部周。夫物不可成實，此脫略：成實死而已，根種實根種實，指植物來年再生長的基礎。植物有從原株（根）上萌新芽，也可用扦插或播種塊莖、塊根和種子繁殖當復更生，故令陰陽俱，並入天門，合氣於乾，更以上以上，從頭始。此天地自然之性也。""善哉善哉！夫天地人何不共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乎？""善哉，子之難難，提問，得其意。夫天地人分部爲三家，各異處。夫皇道者，比若家人有父也；帝道，比若家人有母也；王道，比若家人有子也；霸道者，比若家人有婦也。今三家各異處，豈可共父母子婦耶？是若人分爲三家，寧寧，難道，表示反問得共父母子婦乎？真人寧寧，表示疑問曉不？""唯唯。""慎之，亦無無，通毋妄枉妄枉，胡亂歪曲地難也。天道自有格常法，不可但以强抵觸抵觸，冒犯，違背之也，不敢不行弩力弩力，同努力。""唯唯。雖每問事，犯天師諱諱，忌諱，不該提及的事物，不該說的話，不問又無緣得知之，欲復乞一言。""平，行。""今是有四十八部四十八部，合天地人的三皇五帝三王五霸，共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爲四十八，四十八部其行云何哉？""善乎！詳哉，子之問事也。此行得天心意者，災變不得起也。失天要道者，災變不絶，故使前後萬萬世，更相承負。夫善爲君者，迺能使災咎自伏消伏消，平息消退其所其所，它的發生地；失至要自養之道者，反使邪氣流行，周遍天下，故生是餘災，反爲承負之厄會。""何謂也？""然，精聽吾言。""唯唯。""天之上君若日，中者若月，下者若星也。地之上君若五嶽，中者若平土，下者若下田也。人之上君若君，中者若

臣,下者若民也。有其全者,其人民萬物悉無病平安,無爲盜賊欺僞佞者也,天地無災變,所謂上優,有其全者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三分人平善忠信,其一分傷死,或爲盜賊,共爲邪惡變怪,多少隨此四分一。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人民萬物有病、爲不信,半人半人,一半的人有欺僞之心,其天怪變半;其四分有其一者,其三分者悉病,無實、欺爲爲,通僞佞,皆爲盜賊,無有相利之心,一分者爲善耳,天怪怪,災變前後不絶,不處甲處乙,會會,會集不去其部界中也。""何故乎?""善哉,子之言也。是令盡有者,其道德悉及之,德所及者能制之,故盡善,萬物都都,全部蒙其道德,故平平平平,平安没有凶禍也。其四分有其三者,其道德不及一分,故一分凶也。其四分有其二者,其半道德不及覆蓋,故半凶也。其四分有其一者,德微,財財,通纔及一分,不及其三分,故三凶也。是故古者聖人帝王欲自知優劣,以此占之,萬不失一也。""所不及,何故?""病乎道德不能及及,達到無爲、無君長,萬物無長,故亂而多病,姦猾盜賊不絶也。古者以此占治,以知德厚薄;視其氣與何者相應,以此深知治之得失衰盛,明於日月也。""善哉善哉!以何救其失乎?""善哉,今真人以以,同已既知天經,當止此流災承負萬物也。""夫災以何止之?唯天師教衆賢,使得及上皇氣。""然,宜各論真道於究究,窮盡,終極,各思初一初一,初始,根本,以自治勞病,即其復優,盡令有之矣。""善哉善哉!""行,真人戒戒,謹慎事。""唯唯。謹已敬受四十八部戒矣。其行道長短云何哉?""詳乎,子問也。""不敢不詳,天道致致,通至重,師敕致致,通至嚴,故敢不敢不,不敢不一二一二,逐一問之也。""善哉,知爲弟子數數,道理,可以通天道意。然,天道有三,道應太陽、太陰、中和。優者行外,其次行中,其次行内,霸者無道,但假假,借路三王之内道,最短。天天,當作三皇大優者最行外,九皇九

皇,天三皇地三皇人三皇共一道,相次,劣者在内;其優者步行而不移移,移動。這是就旁觀者的感覺而言,譬如日月運行,雲彩飄動和鳥飛,遠處的物體移動得很快却令人感覺不到,近的物體實際移動不大,却使人感覺很快,其次微移,其次微知微知,旁觀的人略微感覺到。十五帝共一中道也,其優者行外外,指中道偏外道一側,其次行而知,其劣者行而疾也。三王九人,共一内道騎行,其次小疾,其劣者馳也;十五霸最假内極路,其優者若飛行外,其中者若飛而疾,其劣者若矢也。真人知之乎?""善哉善哉!""真人前,子問此事何一何一,怎麽,這樣詳也哉?""然,吾初生以來,怪歲一長一短一……一……,有時……有時……,或……或……,日一厚日日,疑衍一薄,一前一却,不及天師間,恐遂不知之,願聞其意。""善哉,子之言也。然,厚者,天之日也;其次厚者,地之日也;其次厚者,人之日也;其最薄者,萬物之日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勿復竟竟,從頭到尾問。是者,子之私私,個人的事也。非難難,難於爲子窮説之也,天下會會,將無以爲無以爲,無以此爲,不用它,亦無益於帝王承負厄會、百姓之愁苦,故不爲子分别道耳。不惜不惜,不是捨不得之也。""唯唯。多犯天師諱,有大過。""不謙也不謙也,不用過度自責。這是天師寬慰真人的話,樂欲知天上之事者,有私私,個人的想法,疑問乃來,爲子悉説之。""唯唯。""行,去。"

右分别九皇十五帝九王十五霸行度優劣法。

#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七正讀

## 六罪十治訣第一百三

"真人前,凡平平平平,普通,一般人有幾罪乎?""平平人不犯事,何罪過哉?""噫,真人何其瞑冥瞑冥,同冥冥,愚昧也。""愚生不開達,初生初生,出生以來未常常,通嘗聞人不犯非法犯非法,犯法,做不合法的事而有罪也。""子言是也,與俗同記記,通計。與俗同記,與俗人思慮相同。不睹凡人迺有大罪六,不可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真人學,迺不見此明白明白,明顯的罪,學獨不病憒憒耶?""愚生忽然忽然,輕忽,粗略不細致,不病之也。""子尚忽然,夫俗人懷冤結而死是也,誠窮乎! 遂無知,然而死,訖疑脱:不覺悟。天地開闢以來,凡人先矇後開開,明曉。先矇後開,疑當作先開後矇,何訾訾,念,思慮理乎!""願聞之。""然,人積道無極無極,無窮,極深厚,不肯教人開矇求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斷天生道,與天爲怨。人積德無極,不肯力教人守德養性爲謹,其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迺斷地養德,與地爲怨,大咎人也。或積財億萬,不肯救窮周急,使人飢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財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推通,流通周足,令人不窮。今反聚而斷絶之,使不得徧徧,同遍。流通也,與天地和氣爲仇,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會會,應當不得久聚

也，當相推移推移，流動。天生人，使人有所知，好善而惡惡也。幸有知，知天有道而反賤道，而不肯力學之以自救；或得長生，在其天統先人之體，而反自輕不學，視死忽然，臨死迺自冤，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令使生生，生來遂無知，與天爲怨。所以然者，迺天自力行道，故常吉，失道則凶死，雖愛人、欲樂善，著著，附著，付置道於人身，人不肯力爲道，名爲無道之人，天無緣使得有道而壽也，迺使天道斷絶，故與天爲怨也。人生生，生來知爲德善，而不肯力學爲德，反賤德惡養，自輕爲非，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與地相反。地者好德而養，此人忽事，不樂好德、自愛先人體，與地爲咎也。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爲之，反致飢寒，負其先人之體，而輕休其力，不爲力可得衣食，反常自言愁苦飢寒，但常仰多財家，須而後生，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後生。所以然者，天地迺生凡財物可以養人者，各當隨力聚之取足而不窮，反休力而不作之，自輕，或所求索不和和，交易，交换，皆爲强取人物，與中和爲仇，其罪當死明矣。此有六大罪而天憎惡之，其罪不可除也。真人知之耶？""唯唯。願聞天師聞天師，聽天師説，其爲罪爲罪，定罪何一何一，怎麽這樣重也？""噫！子曰曰，當作日益愚，何哉？是乃滅門之罪也，何故言其重乎？""愚生甚怪之，不知其要意。今唯天師更開示開示，開解指示之，令使大覺悟，深知其意，不敢復犯也。""然，真人言善哉，吾辭將見見，同現矣。真人宜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今皇天有道，以行生凡物，擾擾之屬，悉仰命仰命，依仗生存焉。今大渘渘，同柔道人，或默深知之，著其腹中，不肯力以教人也。夫教人以道，比若以火予人矣，少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也；無極無極，無數，無窮人來取之，亦不傷其本。今幸可共之，以教天下之人，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脩脩，通修

正正，楊釋通政，又使各懷道，求生惡死，令使治、助治，人不復犯法、爲邪凶惡。其心善，則助天地帝王養萬二千物，各樂長生；人懷仁心，不復輕賊傷萬物，則天爲其大悦，地爲其大喜，帝王爲其大樂而無憂也，其功增增，通曾不積大積大，很大哉？夫一人教導如化百愚人；百人俱歸，各教萬人；萬人俱教，已化億億，一百萬人；億人俱教，教無極矣。此之善，上洽天心，下洞無極，人民莫不樂生爲善，帝王遊無職職，事，需要處理的矛盾或糾紛，又何傷於人而不力相示勑？今人幸蒙先師勑戒，得深懷至道，而閉絶不以相教示，使人無所歸命歸命，依附，皆令强死强死，横死，非正常死亡冤結，名爲斷天道。人多失道而妄爲，天也不得久生，地也不得久養。夫人不得不知道，小人無道多自輕，共作反逆，犯天文地理，起爲盜賊相賊傷，犯王法，爲君子重憂，紛紛不可勝理理，治，君王旦夕旦夕，早晚，隨時念之，悒悒自愁苦。使天地失其正，災變怪不絶，爲帝王留負負，因前人罪過産生的禍殃。吾尚未能悉言，夫斷天道，大逆罪過，不可勝記。故財財，通纔舉其綱紀綱紀，要領示真人，是非重罪當死明耶？死中尚得有餘過，故流後生也。""可愘愘，同駭哉！""真人其慎之矣，唯真人迺知一愘愘，同駭，可謂已得長吉，遠凶害矣。""唯唯，不敢離離，背離，違背勑。""然，子已賢明，知天命矣，必生去死，不復疑也。""今謹以以，同，已聞天道之命，願得知地德之勑。""然，夫地之有大德，專以順天之道以好養萬物，擾擾之屬，莫不被恩德，養成其中者。是故大渘渘，同柔大德之人，當象此爲行，幸蒙先師功力，得懷藏善道無極之德。夫德以教人，比若臨大水而飲之也，少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無極之人往學德，亦不傷其本也。如力教教教教，疑當作教敕之，皆使凡人知守渘渘，同柔抱德，各自愛養其身。其善者上可助天養且生長之物，下可助地畜養向向，將成之物，悉并力同心，無有惡

意。其中大賢明心易開示者,廼可化而上,使爲君之輔,其中賢者可爲長吏師,其下無知者,尚可爲民間之師長,凡人莫不俱好德,化而爲善者也。爲教如是,廼上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地,即大化之本根,助帝王養人民,令不犯惡爲耶耶,通邪,君子垂拱而無憂,其功著大著大,顯著巨大,天地愛之,可移於官也。今則或懷有德廣大,而反詳詳,通佯愚,閉絶道德之路,不助天養其且且,將生,不助地養其且成,不助帝王和諸民人,今今,當作令使愚人後生,遂暗無知,白黑不分明,互互,當作至死不移,遂爲小人,不可東西不可東西,不堪驅使,忽身自輕,相隨爲非,奸軌軌,通宄畜積,上下不能復相教,冥冥憒憒,無有忌諱,上犯天文,下犯地形,其行逆四時,亂五行,爲君子大憂。爲小人,起害爲賊盜,或還以自敗,僇僇,通戮其父母,因而無世世,後世,後代。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綱紀,見見,同現其始始,端倪,頭緒,使衆人一一,全部覺,自策之耳。不肯教久久,當作人德,名爲斷絶地之養道,其罪過如此矣,是之爲無狀無狀,罪大不可言狀,乃死尚有餘罪,故流後生也。真人知之耶?""可愘愘,同駭哉! 可愘愘,同駭哉!""真人知蚤蚤,通早愘愘,同駭,可謂且得活矣。唯慎之。""唯唯。謹已受道德之禁禁,戒,教誡,願聞仁者之行。""然,夫天地生凡財物,已屬屬,托付,交付於人,使其無根,亦不上著於天,亦不下著於地。物者,中和之有,使可推行推行,流動,浮而往來,職當主周周,救濟窮救急也。夫人畜金銀珍物,多財之家,或億萬種以上,畜積腐塗。如賢知知,同智以行施予貧家,樂名仁而已,助地養形,助帝王存良謹之民。夫億萬之家,可周萬户,予予,借予,借出陳收新,毋毋,通無疾利疾利,急切地謀取利益之心,德洽天地,聞於遠方,尚可常得新物,而腐塗者除去也。其中大賢者,廼日奏上其功於帝王,其中小賢,日舉之於鄉里。其中大愚人不償報償報,償還恩者,極極,最,

最多十有兩三耳,安能使人大貧哉? 爲善不止,大賢渘渘,同柔明舉之,名聞國中,四海人道之者塞道,明王聖主聞之,見助養民,大喜,因而詔取,位至鼎輔,因是得尊貴,世世無有解解,同懈已解已,止息,休止,尚爲大仁,天下少有,上不負先祖,下不負於子孫,天地愛之,百神利之,帝王待之若明明,王校作朋友,比鄰比鄰,鄰居示示,通視之若父母。功著天地,不復去也;禄著官位,不復賤也;名著萬民,不復滅也。夫仁可可,通何不爲乎哉? 或有遇得善富地,并得天地中和之財,積之迺億億萬種,珍物金銀億萬,反封藏逃匿封藏逃匿,隱藏於幽室,令皆腐塗。見人窮困往求,罵詈不予;既既,通即,即使予不即即,立即許,必求取增倍增倍,加倍。指加倍償還,收取利息也;而或但一增一增,增加一倍,或四五迺止。賜予賜予,給予富人,絶去絶去,拒絶貧子,令使其飢寒而死,不以以,依據道理,反就笑之,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人爲大仇,百神憎之。所以然者,此財物迺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共,同供養人也。此家此家,此人但遇得其聚處,比若倉中之鼠,常獨足食,此大倉之粟,本非獨鼠有也;少少,王校作小内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愚人無知,以爲終古終古,永遠獨當有之,不知迺萬尸尸,王校作户之委輸,皆當得衣食於是也。愛愛,吝嗇,捨不得之,反常怒喜,不肯力以周窮救急,令使萬家之之,王校作乏絶,春無以種,秋無以收,其冤結,悉仰呼天,天爲之感,地爲之動。不助君子周窮救急,爲天地之間大不仁人。人可求可求,所求以祭祀,尚不給與,百神惡之,欲使無世;鄉里祝祝,同咒固祝固,詛咒,欲使其死;盜賊聞之,舉兵舉兵,拿起武器往趨,攻擊其門户。家困且死而盡,固固不肯施予,反深埋地中,使人不睹。無故絶天下財物,乏地上之用,反爲大壯壯,體内的異物於地下,天大惡之,地大病之,以爲大咎。中和之物隔絶日少,因而坐

坐,受牽連,受影響之不足,飢寒而死者衆多,與人爲重仇。夫天但好道,地但好德,中和好仁,凡物職當居天下地上,而通行通行,流通周給凡人之不足,反廼見埋,病悒悒不得出見見,同現。夫天與地,本不樂欲得財也,天廼樂人生,地樂人養也。無知小人,反壅塞天地中和之財,使其不得周足周足,備足,够用,殺天之所生,賊地之所養,無故埋逃此財物,使國家貧,少財用,不能救全救全,挽救保全其民命,使有德之君,其治虛空。夫金銀珍物財貨,作之,用人功功,功夫,人所付出的勞動積多,誠若若,王校作苦且勞,當爲國家之用,無故棄捐,去之上上,當作土。土,地下,地又不樂得之,以爲大病,以爲大壯壯,體内的異物。今愚人甚不仁,罪若此,寧寧,表示疑問的語氣副詞當死不耶? 中中,其中尚有忽然不知足者,爭訟自冤,反奪少弱小家財物,殊不知止。吾尚但見真人倈倈倈倈,勤勉專致,財財,通纔,僅舉其綱,見見,同現其始。夫大不仁之人過積多,不可勝紀,難爲財財,通材用,真人宜熟思之。故天地中和三氣憎之,死尚有餘罪,當流後生,真人寧寧,表示疑問的語氣副詞覺知之耶?""唯唯。可恔恔,同駭哉! 吾不欲聞也。""真人遺遺,失,忘記或不傳此語,天必奪子命。令令,當作今知覺悟,惡之,且活矣。自勑慎事。""唯唯。謹已敬受道德仁戒,願聞有知不好學真道意。""善哉,子之言也。夫天生人,幸得有賢知知,同智,可以學問學問,學習而長生。天之有道,樂與人共之;地有德,樂與人同之;中和有財,樂以養人。故人生樂求真道,真人自來,爲之不止,比若與神謀。曰曰,當作日歌爲善,善自歸之,力事衆賢,衆賢共示教之,不復遠也,可以全其身,不負先人之統。佗佗,同他人盡天天,當作夭終,獨得竟其天年;人皆名惡,獨得爲善人,爲衆人師,聞於遠方,内懷真道德仁而有之,助天生物,助地養形,助帝王化民。上師廼可化無極人,盡使愚人守道不爲非,

中師可化萬人,小師可化千數百人,致有益於君王,使小人知禁,不犯非匿匿,當作壓邪,上感得官,不負祖先,不辱後生。維學學,同斆,教導若此,寧寧,表示反問的語氣副詞可不爲乎?故古者聖賢,悉以勑學學,同斆,教導人爲大憂,助天地生成,助帝王理亂,此天地之間,善人之稱也。或有愚人,生而懷愿愿,黠,狡猾或智慧有知知,同智,而不肯力學真道,反好爲浮華行以欺人,爲子則欺其父母,爲臣則欺其君,爲下則欺其上,名爲欺天,罪過不除也。或有反好俗事爭鬥,相隨爲非,睹真人之人,反大笑之,笑之言'無以學爲'無以學爲,不用學,遂令冥冥,愚無可無可,無所知;又好勝而不可可,贊許,認爲是。不可,不承認别人的長處,苛苛,當作苟言天地無數,賢渘渘,同柔無知,恣情而行,上犯天文,下犯地理,出入無復節度,歸則不事父母,群愚相與會聚,遂爲惡子,爲長吏致事致事,招惹事端,還戮其父母,不能自惟思,因逃亡爲盜賊,行害傷殺人,殊不止。此正天所忌,地所咎,帝王所愁苦,百神所憎,父母所窮也。此害人之大災,絶其先人之統子統子,繼承祖先傳宗接代的人也。今不力學真道,爲行如此,於真人意,寧當死不?死有餘罪,流其子孫,尚名爲惡人之世世,後代、盜賊之後,惡寧流後生不耶?今尚但爲真人舉其端首,其惡不可勝記,難爲財財,通材用,真人寧覺知之耶?真人自慎。""唯唯,吾甚恢恢,同駭哉!""子知恢恢,同駭,已去惡矣。""謹已具聞四事,願後後,王校作復聞其次。""然,夫天生人,使其具足具足,備足乃出之,常樂其爲道與德仁。人幸有知,可以學德,天地以德養萬物,樂人象之,故太古之德人忍辱,象地之養物也。人學爲之,則其心意常悦,不復好傷害也,見事而慎之,日而而,通能爲者善,不復欲爲惡也。以類相聚,日益高遠,爲之積久,因成盛德之人,莫不響應,衆人歸向歸向,歸依,趨附之。聚謹順善不止,因成大渘渘,同柔師,其德迺之

之,至助天養欲生之物,助地養欲長之物,又好助明王化民,使爲謹,不復知其凶惡。小爲德,或化千數百人,大爲德,或化萬人以上,因使萬人轉成德師,所化無極。爲德不止,凡人莫不悦喜。天地愛之,增其筭筭,同算,壽算,一個人所應享有的年齡數,鬼神好之,因而共利祐利祐,助祐,保祐之,其有功者,迺人君官仕之。德不樂傷害,衆人樂之好之,所求者得居常獨樂,無欲害之者。此本由學順善爲德,迺到于斯,名聞遠方,功著天地,不負祖先,不辱後生。今人或幸有知,心知善惡,而反自輕易輕易,輕忽,不謹慎,不力學爲善德,反隨俗愚暗之人爲惡,好用氣尚武,辭語常凶,言出而逆,欲以伏人。此疑脱:人自言便便,口才敏捷,復有便於人人,此人,指上句"自言"的這個人者;人自言勇力,復有勇力於人者,故凡天下之事,各有所伏窮伏窮,降伏,故可制也。夫大火當起之時,若將不可拘拘,制,控制,得水便死死,熄滅,消除。人爲不善,當怒之時,若將不可制也,得獄便窮。用口用口,説話。此指擅長言辭若將不拘,得病使使,當作便降。故夫天地治人,悉自有法尺寸法尺寸,法度。尺寸,指分寸,度數,人乃有知,不肯好學,反自輕爲非,所居爲凶,無愛之者:天地憎之,百神惡之,帝王得愁苦之。此不成善人,自成盜賊,死尚成惡鬼,用力强梁,其死皆不得用。道理人莫不共知之,而自易不爲善,汙汙,同污先人之統,負負,留傳禍患於後生之子,遂見字字,命名,稱呼爲凶賊人之類類,後代也,人莫肯與其交語,行人不欲與同道。此子何過?承負父母之惡,尚或見謂爲盜賊之子,或遂得死亡焉。真人來,人自易,不好學於明師爲德,反隨小人,過乃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乎?""可畏哉!天師勿須道,吾念之已苦心痛矣。見人不學,以爲小事,安知迺致此乎?""此疑缺:真人甚愚,與俗人相似。人不深計,死有餘罪,真人既有功於天地,慎之。""唯唯。""不可自易也。

吾尚但舉其綱,見見,同現其始,不學之惡,不但不但,不僅僅盡於是也。子得吾書覺悟,自深計之。""唯唯。誠得歸便閒閒,同閑處便閑處,僻静處,精之詳之。""然,是也,學而不精,與夢何異?""唯唯。謹已受吾吾,陳增岳作五事之勑,願聞人生有力不爲之教。""然,天地共生蚑行,皆使有力,取氣於四時而象五行。夫力本以自動舉動舉,動作,行動,當隨隨,憑借,依靠而衣食。是故常力之人,日夜爲之不懈,聚之不止,無無,無論,不管大無小物,得者愛之。凡物自有精神,亦好好,喜好,喜愛人愛之,人愛之便來歸人。比若東海愛水,最居其下,天下之水悉往聚,因得爲海。君子力而不息,因爲委積財物之長,家遂富而無不有,先祖則得善食,子孫得肥澤,舉家共利;爲力而不止,四方貧虚貧虚,貧窮,此指貧窮的人,莫不來受其功,因本已大成,施予不止,衆人大譽之,名聞遠方,功著天地。常力周窮救急,助天地愛物,助人君養民。救窮乏窮乏,貧窮不止,凡凡,皆,都天地增其筭筭,同算,百神皆得來食,此此,當作比家比家,鄰家莫不悦喜,因爲德行,或得大官,不辱先人,不負後生人。人或有力反自易,不以爲事爲事,做事,從事正當的職業,可以致富,反以行鬥訟,妄輕爲不祥之事。自見見,同現,顯示,炫耀力伏人,遂爲而不止,反成大惡之子。家之之,當作乏空極,起爲盜賊,則飢寒並至,不能自禁爲姦,其中頓頓,通鈍不肖子即飢寒而死;勇力勇力,强壯大膽的人則行害人,求非其有,奪非其物,又數害傷人,與天爲怨,與地爲咎,與君子爲仇,帝王得愁焉。遂爲之不止,百神憎之,不復利祐利祐,保祐也,天不欲蓋,地不欲載,凶害日起,死于道旁;或窮於牢獄中,戮其父母,禍及妻子,六屬鄉里皆欲使其死,尚有餘罪,復流後生,或成乞者之後,或爲盜賊之子,爲後世大瑕瑕,缺點,毛病。此指禍害的根源。真人前,其過責如此,寧當死有餘罪不?""吾見天師説事,吾

甚驚恢恢,同駭心痛,恐不能自愈。""真人知心痛,將且生活生活,活命,存活矣。若忽然忽然,不在意,不重視,不大覺悟,子死不久死不久,死期不遠,不久將死也。慎之,吾言不可犯,犯者身滅矣。非吾殺之也,其行自得之,子亦知之乎?""唯唯。""吾爲子陳此六事,未能道其萬分之一也。賢渘渘,同柔得吾道,宜深思遠慮,勿反苟自易,不恕恕,疑當作努力爲善也。爲力學,想得善;爲惡,則反迺降人降人,降服於人也。各自爲身計,此中有六死罪,又有六大善,俱象之爲,身爲其善必得善也,自易爲惡者,日得凶惡子矣子矣,當作矣子,子屬下句。自策自計,莫樂於自恣,慎之思之,惟之念之,賢明之心,必當易開也。道德仁善,付有道德之士,凶惡付不深計計,打算,思考之子,此格法格法,常法。能皆象吾書文以自正,則天下無復惡人也。此乃天上太古洞極之道,可以化人,人一一,一旦知之,俱爲善,亦不復還反反,同返其惡也。上士樂生,可學學,同斅,教導其真道,大渘渘,同柔大賢可學學,同斅其德,好施之人可學學,同斅其仁,有知之人可學學,同斅其知知,同智,有能之人可學學,同斅其能,有力之人可學學,同斅其力,如能并盡用之,思之熟熟,細密地思考之,身已遠凶惡矣,天地愛之,六方養之,帝王無復事事,治,懲治也,迺長遊而治。真人亦知之乎?""大樂至矣,吾甚大喜。""子可謂樂善知之矣。是故古者賢聖,迺教而不止者,迺睹天禁明,各爲身計也。故賢聖之教,辭語滿天下也。子獨不覺乎?""善哉善哉!""是故古者聖賢上士皆悉學,晝夜力學而不止者,亦睹見天地教令明也,故不敢自易爲非也,不敢自輕易而不力學也,故得長吉而無害。此諸賢者異士,本皆無知,但由力學而致也,此中諸凶惡人,悉由不力學,自輕自易所致也。吾之爲道道,同導吉凶之門户也,子亦豈豈,表示詢問的副詞知之耶?""唯唯。""故都都,總舉迺以上以上,從頭及其下也。"

"何謂也哉?""噫! 子意何不覺也?""見天師連説,今更眩眩,糊塗不自知以何爲覺,以何爲不覺也。""今使子知。行之,真人前。夫天治法,化人爲善,從上到下,有幾何法哉?""其法萬端,各異意。""然,真人尚正若此,俗人難覺,迷日久,是也。""有過,唯天師。""然,助帝王治,大凡有十法,一爲元氣治,二爲自然治,三爲道治,四爲德治,五爲仁治,六爲義治,七爲禮治,八爲文治,九爲法治,十爲武治,十而終也。""何也?""夫物始於元氣,終於武,武者斬伐,故武爲下也。故物起於太玄,中於太陽,終死於白虎,故元氣於北,而白虎居西,此之謂也。故天使元氣治,使風氣養物;地以自然治,故順善得善,順惡得惡也;人者,順承天地中和,以道治,主動道,凡事通而往來,此三事應天地人識。過此三事而下者,德仁爲章句章句,解釋經典的著作。此指離本漸入浮華;過仁而下,多傷,難爲意。故吾之爲道,常樂上本天之性,戒中,棄未未,當作末。天之性也,生凡物,本者常理,到中而成,至終而亂,失亂者不可復理,故當以上以上,從頭始也。故天常守本,地守其中,一轉轉,變,人者守其下,三轉,故數亂道也。真人豈已曉知之耶?""唯唯。""子今有疑?""夫隨師可言可言,所言,不敢有疑也。""真人前,天將祐帝王,以何爲明證哉? 將利民臣,以何爲效乎?""唯天師,今不及。""何也?""數數,多次言而不中,多得過,故不敢復言也。""嗛嗛,通謙乎,行。""唯唯。然,天將祐帝王,予其琦文,今今,當作令可以治,用之絶踰絶踰,超絶,與陰陽相應;將利小臣也,予其良吏;將利民也,使其生善子。""真人言是,豈復有奇説奇説,特别有見識的説法耶? 而已極極,盡。此指已盡了自己的能力。唯天將欲興有德人君也,爲其生神聖,使其傳天地談,通天地意。故真人來爲其學也,宜以付謹良之民,覺其心,使其惟思,付上有大德之君也,以示衆賢,共曉其意,已解,以歸百

姓。百姓得之，十五相從議之。治之連不平，非獨天地人君也，過乃本一一，完全在人，長長長長，長久，很久以來自得重過責於皇天后土，皆由一由一，當作一由人。時有先學得真道者，不力相化教；大渘渘，同柔幸先知德，力不力不，當作不力相化；畜積有財之家，不肯力施爲仁；人生有知足以學，而不肯力學求真道以致壽；有能足以學德，以化化，感化。此指完善自我其身，而不肯力學德以自化；有力不肯力作，自易，反致困窮，此有大過六。天天，當作夫人爲是獨積久，天地開闢以來，更相承負，其後生者尤劇，積衆多，相聚爲大害，令使天地共失其正，帝王用心意久愁苦而不治，前後不平，天大疾之。故吾急傳天語，自太古到今，天地有所疾苦，悒悒而不通，凡人不得知之，皆使神聖人傳其辭，非獨我也，真人勿怪之也。今吾已去世去世，離開俗世進入天界，不可妄妄，隨便，輕易得還見見，同現於民間，故傳書付真人。真人反反，疑當作復得已去世俗去世俗，隱居不參與俗事，不可復得爲民間之師，故使真人求索良民而通者付之，今今，當作令趣使往付歸有德之君也。敢不往付留難者坐之也。""何其重也?""今天當以解病而安帝王，令道德君明示衆賢，以化民間，各自思過，以解先人承負之謫，使凡人各自爲身計，勿令懈忽，迺後天且大喜，治立平矣。子或懷狐疑狐疑，疑惑，以以，認爲吾言不大誠信者，吾文但以試爲真。所以然者，古文億億卷，其治常不能太平也，令賢明渘渘，同柔長獨懷狐疑，謂書不然也。夫勇士不試，安知其多力? 見文而不試用，安知其神哉? 吾受天言，以試真人，自是之後，得凡文書，皆立試之，不得空復設僞言也。天大疾之，地大苦之，以爲大病，誠冤忿恚，因使萬物不興昌興昌，繁盛，多災夭死，不得竟其天年，帝王悁悒，吏民雲亂雲亂，紛亂，不復相理，大咎在此六罪也：有道妬道妬道，忌妒别人得道，不肯力教愚人；有德妬德，不肯

力化愚人;有財畜積而妬財,不肯施予——天生凡人使施之;天天,疑衍。或作夫有知,不肯力學正道,以以,同已自窮,見教,反笑之;有能,不肯力學施,見教,反駡詈之;有力,不肯力作,可以致富爲仁,反自易懈惰,見父母學學,同斅教之,反非之。故敕真人疾見見,同現此文,使衆賢各自深惟念,百姓自思大過。真人寧曉知教敕耶?"

"唯唯。今神人既爲天陳法,何不但但,僅僅得人而已,布於民間,必當以上下以上下,自上而下乎?""善哉善哉!今天上極太平氣立至,凡事當順,故以上下也。不以上下,則爲逆氣,令治不平,但多由逆氣不順故也,真人欲復增之耶?""不敢也。""故當以上下,勿復重問。""唯唯。""行,去,慎事,各爲身計。此有大過六,天道至嚴,不可妄爲,天居上視視,察看人。""唯唯。願復更請問一言。凡人已得要道要德,當於何於何,如何置之?""當上以付其君。""何必當以付之也。""夫要道迺所以安君也,以治則得天心;夫要德所以養君,以治則得地意。實知之而不肯奏上,皆爲不敬,其罪不除。""何其重也?""觀子之事事,從事植辭植辭,置辭,措詞,言談,如無一知者。夫爲子乃不孝,爲民臣迺不忠信,其罪過不可名字不可名字,無法用言辭表達也。真人乃言'何一重者',等等,何等,什麽,爲什麽也?真人之學,何不日深,反日向向,趨向,接近淺哉?""甚愚生實不睹"。"子尚言不睹,夫俗人蔽隱藏蔽隱藏,隱匿。三字同義連文其要道德,反使其君愁而苦愚暗,咎在真道德蔽而不通也。又要道,迺所以稱天也;要德,迺所以稱地也。愚人迺斷絶之,天憎之,地惡之,其過不除也。真人幸獨爲天所私私,偏愛,眷顧得壽,而學反未盡盡,完畢,透徹,迺及天禁及天禁,觸犯天禁,宜事者慎之。""唯唯。"

右天教合和,使人常吉遠凶之經。

# 太平經丁部卷六十八正讀

## 戒六子訣第一百四

“吾將去有期,戒六子一言。夫道迺洞洞,透徹無上無下、無表無裏,守其和氣,名爲神。子近求則大得,遠求則失矣。故古君王善爲政者,以以,從,自腹中始起,真真,確實能用道,治自得矣。動不失其法度數法度數,規則,萬物自理,近在胸心,散滿四海,古者聖人名爲要道。治樂欲無事,慎無無,通毋失此,此以繩正賢者,今重丁寧丁寧,細説以曉子。子六人連日問吾書,道雖分别異趣,當共一事,然舌舌,林富士作后,通後能六極周,王道備,解説萬物,各有異意,天地得以大安,君王得以無事。吾書乃知神心,洞六極八方自降而來伏,皆懷善心,無惡意,其要結要結,要害,關鍵近居内,比若萬物,心在裏,枝居外。夫内興盛,則其外興,内衰,則其外衰,故古者皇道帝王聖人,欲正洞極六遠八方,反先正内,以内正外,萬萬相應,億億不脱脱,失,誤差也;以外正内者,萬失之也。故古者大聖教人大聖教人,《鈔》作聖人之教帝王也深思遠慮,閉其九户九户,七竅和大小便處,休其四使使,王校作肢,使其渾沌,比若環無端,如胞中之子而無職事也,迺能得其理。吾之道悉以是爲大要,故還使務各守其根也。夫天將生人,悉以真道付之,物具,故在師開之導之學學,同斆之,則可使無不知也;不闓其門户,雖受天真道,無一知也。比若

嬰兒生,投一室中,不導學學,同斅,教以事,無可知無可知,無所知也。所以人異人異,每個人不同者,但八方異俗,故其知學不同也。若能一一,統一人學,周流表裏,盡知之矣。吾將遠去有所之,當復有可授有可授,有所授,不可得常安坐守諸弟子也。六人自詳讀吾書,從上到下,爲爲,如有結結,疑團不解子子,林富士作予意者,考源源,通原古文以明之,上行者玄真知之,下行者順真知之,東者初真知之,南者太真知之,西者少真知之,北者幽真知之。夫道廼大同小異,故能分别陰陽而無極,化爲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中和萬物小備,未能究天地陰陽,絶洞無表裏也,故但考其無,舉其綱,見見,同現其始,使可儀而記。記古記今,其要亂亂,當作辭自同神聖所記,猶重規合矩,雖相去億億萬年,比若相對而語也,故可爲可爲,所爲天地常經,爲陰陽作神道。勿怪吾書前後甚復復,通複重也。所以復復,通複重者,恐有失之也。又天道至嚴,既言,不敢不具通通,達。具通,指全部告知,不通名爲戔戔,同殘道,爲過劇,吾誠哀之。此雖復復,通複重,比若上古聖人,中古聖人,下古聖人,皆異世而生,其辭相因,復復,通複重而説,更以相考明,廼天道悉可知,此之謂也。行矣,吾有急行。重慎重慎,慎重,仔細地持天寶,傳付其人重慎持天寶傳付其人,《鈔》作:天寶其傳焉。”

右戒六弟子。

# 太平經戊部卷六十九正讀

## 天讖支干相配法第一百五

真人再拜曰："愚賤生緣天師常待之以赤子之分，恩愛洽著，倉皇倉皇，忽忙急促。此指天師接待真人之速得旦夕旦夕，早晚，隨時進見，天功至大，不可謝。今欲復有質問質問，詢問就正密要，天之祕道，又不敢卒卒，通猝言。""平，道之，子既爲天問事，當窮竟，不得中棄而止也。""唯唯。愚生見天師所説，無有窮極時也，廼後弟子俱天天，陳增岳作大覺，承知天師深洞知天地表裏陰陽之精，諸弟子恐一旦與師相去相去，相離，分離，無可無可，無所復於於，跟，從質問疑事，故觸冒不嗛嗛，楊釋通謙，問可以可以，所以長久安國家之讖，令人君常垂拱而治，無復有憂，但常當響琴瑟作樂而遊，安若天地也，無復有危時。豈可聞乎哉？""然，諸真人思精進乎！深眇哉，所問廼求索洞通天地之圖讖文，一言廼萬世不可易也。天公天公，《鈔》作天君疾多災，愁苦之，廼使諸真人來問疑乎？諾，且爲真人具説天之規矩大要秘文訣，令使其□□擬補：大明，真人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夫皇天廼以四時爲枝枝，通肢，厚地厚地，同后地以五行爲體，枝枝，通肢主衰盛，體主規矩。部此九神，周沄沄，王校古文流天下，上下洞極，變化難覩。爲天地重寶，爲衆神門户，自有固常，不可妄犯，順之者長吉，亂之者長與天地乖仵仵，通忤。""唯唯。願聞其意，

豈可睹耶?""善哉,諸真人言也。方爲子具道之,但俱自精精,集中精力安坐,思吾言。""唯唯。"

"天常讖格法,以南方固固,固定,確定爲君也。故曰曰,王校作日在南方爲君也,火在南方爲君,太陽在南方爲君。四時,盛夏在南方爲君;五祀,竈在南方爲君;五藏藏,同臟,心在南方爲君。君者,法當衣赤,火之行也,是故君有變怪,常常,通當與陽相應,非得與他行相應也。陽者日最明,爲衆爲長爲長,王校作光之長,故天讖常以日占君盛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人君之法,常當求與仁者同家家,類屬。同家,作爲同類,作爲輔佐,有心者爲治。其可與共爲治者,常當行道而好生。小小幼弱,於其長,臣賢成器者,君當養之,不宜傷也。故東方者好生,南方者好養。夫不仁用心,不可與長共事;不明,不可以爲君長。故東方者木,仁有心;南方者火,明也。夫天法,帝王治者常當以道與德,故東方爲道,道者主生;南方爲德,德者主養,故南方主養也。治者,當象天以文化,故東方爲文,龍見見,同現負之也。南方爲章,故正爲文章也,章者,大明也,故文生於東,明於南。故天文者,赤也,赤者,火也。仁與君者動上行,日當高明,爲人作法式。故木與火動者,輒上行也,君之象也,故居東,依仁而上,其治者故當處南。故東方爲少陽,君之始生也,故日出於東方也。南方爲太陽,君之盛明盛明,《鈔》作盛德明照也。少陽爲君之家及父母;太陽爲君之身,君之位也。少陽爲君之家,木爲火之父母,君以少陽爲家,火稱木之子。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少陰爲臣,臣者以義屈折屈折,屈身。表示禮敬。此指服順,伏於太陽。故金隨火屈折屈折,彎曲。此指柔順,在人可欲爲可欲爲,所欲爲,臣者常以義屈折,佐君可欲爲可欲爲,所欲爲也,故少陰稱臣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太陰爲民,民沵沵,同流行而不止,故故,《鈔》作故似水沵沵,同流行而不知息也。民者職當主爲國家王侯治生治生,從事生産活動,故水者當隨生養木也。東方東方,《鈔》作木者,君之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少陽者畏少陰。故臣者,反主録主録,負責統領國家王侯官屬官屬,佐官和吏役也。太陽畏太陰,是故國有道與德,而王校補:君臣賢明,則民從也,國無道德,則民叛也。是故治國之大要大要,《鈔》作之本,以多民爲富,少民爲大貧困。諸真人曉知之耶?""唯唯。""行,已覺矣。"

"天之格法,分爲六部。東南上屬於天,故萬物生皆上行,蚑行人民皆出處外也,屬於天。故天爲之爲之,當作之爲色,外蒼象木,内赤象火。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已曉矣。"

"天地之格讖,西方北方,下屬於地,故萬物至秋冬,悉落下歸土也,人民蚑行至秋冬,悉入穴而居。故地之爲色也,外黄白象土金,内含水而異異,王校作黑,象北行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東方南方位尊,上屬天,主治,爲君長師父。西方北方位卑,屬地,爲臣,爲後宫,爲民。故己者,甲之後宫也。甲,天也,王者之本位也,故甲爲心星。心星,火也,爲王者。故東方亦爲王者之先也。心星,火也,行屬南方,比若日出東方,而位在南方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天之格讖。丙爲火之長,最其大明者也,君之位也。辛者屬丙,辛者,丙之後宫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今巳巳,當作己亦爲皇后,辛亦爲皇后,何謂也?""善哉,子之難難,疑問,提問也,得天讖訣意訣意,解答,答案。然,巳巳,當作己配甲,申申,王校作甲者,丙之父也,故己迺太皇后之宫也。辛者配丙,丙者,

甲之子也。故辛者,小皇后之宫也;丙者,廼甲之適適,通嫡子,受命皇命皇,《鈔》作受命之君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真人已知之矣。""庚者屬乙,是國家諸侯王之壻壻,同婿也。壬者屬丁,是帝王女弟之壻壻,同婿也。癸者屬戊,是國家太皇后之婦家也。""善哉,真人已知之矣。"

"今十干已解,各有所屬。願聞地之十二支當云何哉?""善耶!然,天之爲法,陰陽雖行相過,事過事,《鈔》作適者各自有家,天之爲法同,不舉家悉相隨而止耳。甲者以寅爲家,乙者以卯爲家,丙者以午爲家,丁者以巳爲家,戊者以辰戌辰戌,《鈔》作辰爲家,己者以丑未丑未,《鈔》作未爲家,庚者以申爲家,辛者以酉爲家,壬者以子爲家,癸者以亥亥,《鈔》作丑爲家。故天道者,反行治也,地道者,止也。故有分土,反無分民,蓋有國土而無國。故天天,疑衍地者不移,天反一日一夜周沵沵,同流一竟竟,完畢。一竟,一周行之,以此爲常。故十二支各居居,《鈔》作有其處,不隨十干而行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天地之道,四時五行,其道以相足相足,互相補充,轉而異辭,周沵沵,同流幽冥,無有極極,盡時,獨古者大神聖人時時知之耳。欲盡爲子説之,難爲財財,通材用,又復太文,反令益憒憒,使土土,當作上德之君見,眩亂不知所從,故止也。不惜不惜,不是捨不得爲諸子説也,而説無窮極無窮極,無窮無盡,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少覺矣。德君據吾天讖以治,萬不失一也。是故天道,廼有固界也,以東與南爲君王象,屬天,故名爲天子也。以西與北爲後宫民臣象也,屬地,故地爲后后,通後宫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讖,東方者畏西方。是故天地開闢以來,王者從從,同縱兵法,興金氣武部,則致君之象無氣,火者大衰,其治凶亂。真人

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上古中古到于下古,人君棄道德,興用金氣兵法,其治悉凶,多盜賊不祥也。是故上古聖人深知天固法象,故不敢從從,同縱兵革武部以治也。帝王欲樂長安而吉者,宜按此天讖,急囚斷囚斷,止絶金兵武備,而急興用道與至德,以象天法,以稱皇天之心,以長長,長久厭絶諸姦猾不祥之屬也,立應立應,立刻見效不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天之讖格法,太陽雖爲君者,反大畏太陰、水之行也。水之甘良者,酒也。酒者,水之王也,長也,漿飲之最善者也,氣屬坎,位在夜,主偷盜賊。故從從,同縱酒名爲好縱水之王長也,水王則衰太陽此句以下《鈔》作:水王當剋火,火者,君德也,急斷酒以全火德。真人欲樂知天讖之審實也,從太古以降,中古以來,人君好縱酒者,皆不能太平,其治反亂,其官職多戰鬥戰鬥,混亂錯雜而致盜賊,是明效也。是故太平德君方方,正將治,火精當明,不宜從從,通縱太陰,令使水德德,通得王,以厭害厭害,抑制妨害其治也,故當斷斷,禁止酒也。""願聞覩覩,當作都斷之耶,斷何所酒哉?""但斷市酒耳。""今天師何覩何見,而獨斷絶市酒耶?""然,夫市者,迺應水之行也,故四方人民凡物,悉沵沵,同流而往聚處。是故江海,亦水之王長也,故凡百川財物,亦流往聚處也。夫水者,北方玄武之行也,故貪,數劫奪人財物。夫市,亦五方流聚而相賈利賈利,謀求利益,致致,當作故盜賊狡猾之屬,皆起於市。以水主坎,天之法,以類遥相應,故市迺爲水行。縱其酒,大與與,當作興之,復名爲水王。市人亦得酒而喜王,名爲二水重王,其咎六六,當作大厭衰太陽之火氣,使君治衰,反致訞訞,同妖臣。真人知之耶?""今見天師訣訣,解答之,眩亂不曉,願聞其大訣大訣,全面的答案。""善哉,子之言也。然,諸真人迺遠爲天來問事,爲德君帝王解承負之害,吾無所惜也。俱安坐,爲諸真人

分别分别，逐一地悉説道其大要意。""唯唯。"

"天之讖訣，金玉興用事、人大興武部者，木絶元氣，土得王大起。土者，是太皇后之宫也，氣屬西北方、太陰，得大王，則生訞訞，同妖臣作、後宫失路騰而起，土王則金相，復相隨騰而起，巳巳，當作己與辛之氣俱得興王，騰而大起。天之格法，則生後宫多訞訞，同妖。此非後宫之過也，此迺名爲治失失，違背天讖，失其大部界，反使災還反反，同返相覆也。是迺天地開闢以來，先師天時運未及得分别具説天之大部界也，令帝王便失天之法治，令生此災變。真人深知之耶?""唯唯。""天之讖也，縱酒者，水之類也。市者，水行，大聚人王處也，而而，通如縱酒於市，名爲水酒大王。水王則火少氣，火少氣則化成灰，化成灰則變成土，便名爲火付氣於土也，土得王起。地與金水屬西北、太陰，屬於民臣，反得王，後後，當作復生訞訞，同妖臣，巳巳，當作己氣復得作，後宫犯事，復動而起，其災致偷盜賊無解解，同懈時無解時，没有止息的時候，各各，當作咎在縱水，令傷陽德。今所以爲真人分别説之者，見子來問事，大□□擬補：悃悃惓惓，承知爲皇天欲祐德君，故吾爲真人分明分明，辨明，説明天地大分大分，大要，治所當象之，勿復犯犯，違反也，犯者復憒憒致亂矣。子知之耶?""唯唯。願問一疑。""行，言。""今京師同聚人衆財貨，中類中類，難道京師反應應，對應，歸屬水行耶?""噫，諸真人學，何一時昭昭、時時闇昧哉?""不及。""然，安可盡及耶? 然，夫京師者，迺應土之中，火之可安止處可安止處，所安止處也，非若市但可聚財處也。夫京師，迺當并聚道與德、仁與賢渘渘，同柔，共治理天下。何故迺言京師人君但當聚財貨乎? 子其大愚哉! 子以吾言不信，爲子道之。古者京師到今，諸聚道德賢渘渘，同柔者，天下悉安其理;但聚珍寶財貨而無賢明者，悉亂。於真人意，京師寧寧，表示反問可若市

但可聚財處可聚財處,所聚財處? 非乎! 寧寧,表示詢問解耶?""唯唯。"

"爲諸真人重明天讖格法。日者生於少陽,盛於太陽;月者生於少陰,盛於太陰。日者,天之精也,陽之明也,故曰曰,當作日爲君,位在南方;月者,地之精也,陰之明也,故月爲臣,位在北方。南方爲晝,北方爲夜。是故日得王用事,則月與夜衰短;月得王用事,則日與晝衰短。故北方氣王,則南方氣衰;南方氣王,則北方氣衰也。故當急止酒王,以斷衰水金也。真人重明知之耶?""唯唯。"

"天之格分格分,確定的標準也,陽者爲天、爲男、爲君、爲父、爲長、爲師,陰者爲地、爲女、爲臣、爲子、爲民、爲母,故東南者爲陽,西北者爲陰。真人欲知天讖審實,從天地開闢以來,諸縱令令,當作金兵武備使王,縱酒使王,從從,同縱女政、大從其言使其王,少陰太陰與地屬西北,從從,同縱是令令,當作金者"少陰"以下二句疑有錯訛,或當在"從天地開闢以來"句下,後皆亂而有凶害。仁渘渘,同柔道德賢明聖人悉屬東南,屬於陽,屬於天,從是言者後悉理。""願聞夫賢聖何以屬東南方也?""火之精爲心,心爲聖,木之精爲仁,故象在東也。東南者養長諸物,賢聖柔明亦養諸物,不傷之也。故夫聖賢柔明爲性,悉仁而明,仁者象木,明者象火,故悉在東南也。""善哉善哉! 見天師之言,已大解矣。"

"又天讖格法,東南爲天斗綱,斗所指向,推四時,皆王,受命。西北屬地,爲斗魁,所繫者死絶氣,故少陰、太陰、土,使得王、勝其陽者,名爲反天地,故多致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數人,緣天師哀之,爲其說天讖訣。願問事。""一一,全部言之。""今南方爲陽,《易》反得巽離坤,北方爲陰,《易》反得乾坎艮。""善乎! 子之難難,難問也,覩天微意。然,《易》者,迺本天地陰陽微氣微氣,初生

之氣,以元氣爲初。故南方極陽生陰,故記其陰;北方極陰生陽,故記其陽。微氣者,未能王持事持事,執事,主管事務。與王同義也。故《易》初九,子,爲潛龍勿用,未可以王持事也,故勿用也。此者,但以元氣之端首耳。""善哉善哉!""行,真人已解矣。今吾所記天讖,乃記天大部,能王持王持,主持。二字同義連文天政政,通正氣,爲天下綱紀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今吾所言,正天下人君所當按按,同案之以爲治法也。子之所問,正氣之端首也。今真人見吾言,或疑也,爲諸真人具説天地八界。""唯唯。""日之界者,以日出於卯,入於酉,以南爲陽,北爲陰。天門地户界者,以巽初生東南角,乾初生西北角,以東北爲陽,以西南爲陰。子初九、午初六,以東爲陽,西爲陰。立春於東北角,立秋於西北角,以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此名爲天地八界,分别陰陽位。真人寧寧,表示疑問解耶?""唯唯。""行,已解矣。是故大部以東南爲天,西北爲地。地得順從,令令,假如王,得伏伏,使……伏順,降服其天者,爲天地反,故凶。天得行其事、王者,得伏其地爲順,各得其所,故吉。真人得書,思之思之,以付歸上德之君,思吾文,行之,與神無異,天即祐助之不宜宜,當作移時也。行,爲子説天讖證爲小竟,欲爲真人大説,天上地下、絶洞八極及星宿維列,悉一二一二,逐一説,周流天道微妙,或人反眩,不知所之,後後,當作復令真道絶不用,無以解古沵沵,同流災,復令上愁焉。故但爲子説大部大部,大的分部,總體易知者,使其其,指對方覺而已。故不言微妙難知者也。不惜不惜,不是吝惜之也。""唯唯。願請問一訣事。""言之。""今且且,當作旦天師爲愚生説天之十干皆有配合,地道十二支,同有陰陽奇偶,何故獨得天配合乎?""善哉!子之難難,疑問也,可謂爲得道要乎!然,地者,但比比,並列,匹配於天,爲純陰獨居,同自自,自身,本身有陰陽耳。天與地法,上下

相應：天有子，地亦有子；天有午，地亦有午；天有坎，地亦有坎；天有離，地亦有離，其相應若此矣。是故丑未者，寅之後宮也。申者屬卯，侯王之壻也。亥者配辰，卯者配戌。辰戌者，太皇后之家婦也。酉者屬午，小皇后也。子屬巳，巳，帝王女弟之壻也。真人知耶？""唯唯。""是故干爲帝王，支亦爲帝王。是故寅者，甲之支也，故丑未稱后后，通後宮。午者，丙之支也，故酉稱后后，通後宮。卯者，乙之支也，故申稱侯王之壻也。辰者，戊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也。亥者，癸之支也，故稱太皇后之家婦也。子者，壬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之壻也。巳者，丁之支也，故稱帝王女弟也。此天地相應和之法也。""善哉善哉！願聞此辰戌君君，楊釋作丑未，獨男則共聚聚，王校作娶，女則共嫁，何也？""微妙哉！子之難難，提問也。然，天者極陽，地者極陰也。地，衆凡陰之長也，陰者常偶數，故并也。""今戊巳巳，當作己同地也，何故不并？""善乎！夫戊巳巳，當作己者，五干也，地之陽也，位屬天，故不并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知之矣。今真人難是也，今五行字廼轉而相足相足，互相補充，以具天下凡事。子得吾書，自以類惟思其惡惡，陳增岳作要意，上下六方絶洞皆已備。是故聖人見一以知萬，大賢見一以知千，愚者力示示，通視會獨亂，不得道真也。故道德者付真人，真人知之耶？""唯唯。""行，知之矣。""願復請問一事。令令，羅注作今此上天之四時，地之五行，悉道帝皇侯王后后，通後宮之家，天道盡往配之，中中，其中亦豈亦豈，表示詢問有百姓萬物相配乎？""善哉！子之問也。可謂覩大道要矣。然，此相配者，同耳。夫五行者，上頭皆帝王，其次相，其次微氣。王者，帝王之位也；相者，大臣之位；微氣者，小吏之位也；王者之後老氣者，王侯之位也；老氣之後衰氣者，宗室之位也；衰氣之後病氣者，宗室犯事失後後，後嗣。此指爵位的繼承權之象

也;病氣之後囚氣者,百姓萬民之象也;囚氣之後死氣者,奴婢之象也;死氣之後亡氣者,死者丘冢也。故夫天垂象,四時五行周汓汓,同流,各一興一衰,人民萬物皆隨象天之法,亦一興一衰也。是故萬民百姓,皆百王之後也,興則爲人君,衰則爲民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已知之矣。"

右以天讖長安,國家以治,訞訞,同妖臣絶,姦僞猾滅。

#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正讀

## 學者得失訣第一百六

《敦煌目録》作:學者是非决

真人謹問:"吾復欲都合正合正,滙集勘正所寫師前後諸文,使學者不得妄言,豈豈,表示詢問可聞乎?""善哉! 子何一何一,怎麽這麽日益閑閑,同嫻習也。然,吾之道法,迺出以規規,規範陽,入以規陰;出以規行,入以規神;出以規衆書,入以規衆圖;出以消災,入以正身;出以規朝廷之學,其内以規入室:凡事皆使有限限,標準,準則。努力好學者各以其材能以其材能,恃仗自己的才能,自行其是,反失其常法,外學則遂入浮華,不能自禁,内學則不應正路,返返,通反入大邪也。夫諸學者迺常有大病,不能自知也。其好外學,才才,才能太過者,多入浮華,令道大邪而無正文,反名爲真道,更以相欺詒詒,通紿也。内學才太過者,多入大邪中,自以得之也,不與傍傍,通旁人語,反失法度而傳妄言也。今子乃疑,故復來問之。今爲子意善,惓惓倲倲惓惓倲倲,心志專一,至誠無慮無慮,没有雜念,爲其規矩,令各有限度限度,標準可議議,通儀,以爲分界而守之也。今古文衆多,不可勝限也,凡學樂得其真事者,勿違其本也,學於師口訣口訣,親口傳授的要語者,勿違其師言,是其大要一也。夫學之大害也,合於外章句者,日浮淺而致文而妄語也;入内文合於圖讖者,實不能深得其結要結要,關鍵,實質意,反誤言也。學長生而出,合於浮華

者,反以相欺也;合於内不得要意,反陷於大邪也。今子來反復問之,故爲子陳其文,見見,同現其限限,界限,標準也;合其法度者,是也,不合者,非也;明矣,可以是知之也。凡書爲天談,十十相應者是也,十九相應者小邪矣,十八相應者小亂矣,過此而下非真,不可用也,名爲亂天文地理,陰陽不喜,萬物戰鬥,人民被被,遭受,蒙受其大咎咎,禍害也。思養性法,内見形容昭然者,是也;外見萬物衆精神精神,《鈔》作精者,非也。學凡事者,常守本文,而求衆賢説以安之者,是也;守衆文章句章句,發揮性地解釋敘述而忘本事者,非也,失天道意矣。使人身自化爲神者,是也;身無道而不成神,自言使神者,非也,但可因文書相驅使之術耳。説凡事,本末中央相似者是也;不相類似者非也。入室,始少食,久久久久,久後食氣,便解解,尸解,靈魂脱離軀體昇仙去不見者,是也;求道,自言'得之不?'還反還反,反而有問者,非也。凡去者悉還,有教問者是也;而而,通如無教問者,而容死也。守清靜於幽室,成者是也;自言得道行以怒語言者,非也,失精之人也。入學而日善過過,超過其故故,原來,原來的狀態者,得道之此疑脱:人是也;入學而反爲日惡不忠信者,非也,陷於大邪中也。讀書見其意,而守師求見見,被訣示解訣示解,解答者,是也;讀書不師訣師訣,從天師處得到解答,反自言深獨知之者,非也,内失大道指意指意,内容意義,主旨也。學已得道,固固,堅持事衆師衆賢不懈者,是也,此日進之數數,術,方法也,故古聖師已知道,自若自若,依然事師,不敢止也,去師則讀文不懈也;學而獨自言得其要意,不復力讀古文聖辭,自言是,不事衆聖明者,非也,下愚之人也。凡人學,而而,通能窮竟其可求學其可求學,其所求學者,是也,萬物皆然。萬物既生,皆能竟竟,完畢,盡享其壽而實者,是也;但能生,不而而,通能竟其壽,無有信實者,非也。爲善得其實宜實

宜,實際效果者,是也,不得其實宜者,但外是内非也。案案,遵行讀吾書盡,不離繩墨而而,通能得其實者,是也;讀書出其奇多才出其奇多才,提出他的新奇見解。奇和多才同義連文,而不得其要實者,非也。天有風雨而萬物時時,按時令生者,是也;風雨而萬物反傷者,非也,有毒也。爲經道而日興盛者,是也;不日向興,反日向衰者,行内内,實際上失其意者,非也。是故夫天地之性,爲善,不即見見,同現,表現其身,則流後生,以明其行也;爲惡,亦不即止止,限止,限於其身,必流後生,亦以謬見見,同現明其行也。故夫爲善惡者,會當見見,同現耳。但爲善者,比若向日出,猶且彰明也;爲惡者,比若向日入,猶且冥冥。此天地陰陽自然性也。天生萬物,迺各隨其行而彰之,不隱匿也。故善者上行,命屬天,猶生人屬天也;惡者下行,命屬地,猶死者惡,故下歸黄泉,此之謂也。得吾書者,以付上德君也。吾有此書,敢敢,不敢障絶而傳讀之也。天道治天,不可盡知也,不可聽信一人之言。今故爲子定古聖文,今復要其合策合策,合對策文,明書前後相因以相證也。天地開闢以來,賢聖雖異世而生,相去積遠積遠,很遠,所疾惡者同也。共爲天談,救世得失也,其言相似,猶若重規合矩,轉以相彰明,不得不不得不,不可能不這樣也。夫物類相聚興興,當作與也,其法皆以比類比類,同類象相召也,是明效也。爲其失之於前,得之於後,考合異同以成文也。拘拘,收集,徵引古以明今,共議其事,以内文者明其外文,以外文者還考槩其内文也,使可萬世傳,無重過於天。一人之言,不可獨從也。衆人之言,深策取古賢聖之辭,内與天同也。共定而置之,帝王日明解訣訣,通決。解決,獲得答案,諸憒亂災惡除,天無重憂。共爲者興,拒逆者災不除也。”

右是學者得失訣。

#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一正讀

## 真道九首得失文訣第一百七

《敦煌目録》作:九道得决

真人再拜:"請問一事。""然,言之。""今天師爲太平之氣出,授道德以興無上之皇、上有好道德之君,乃下及愚賤小民,其爲恩,迺洞於六合,洽於八極,無不包裹。今賢渘渘,同柔得師文學之,及其思慮思慮,思考爲道,上以何爲竟,下以何爲極乎?""善哉!真人之問,一何一何,多麼,怎麼這樣微要微要,精微切要也。其欲聞洞極、知神靈進退邪?""實愚蔽暗事者,不及,唯天明師録示録示,依次指示,逐一教示之。""諾,道有九度度,種類,等次,分别異字字,名稱也,今將爲真人具陳其意,自隨而記之,勿使有所失也。""唯唯。""然,一事事,事物。一事,第一件事物名爲元氣無爲,二爲凝靖虚無,三爲數度分别可見,四爲神游出去而還反反,同返,五爲大道神與四時五行相類,六爲刺喜,七爲社謀,八爲洋神,九爲家先。一事一事,每一事物者各分爲九,九九八十一,首殊端異首殊端異,頭緒不同,文密密,細密,衆多,用之則共爲一大根,以神爲使,以人爲户門。今爲子條訣條訣,逐一解答之,亦不可勝豫具記。自思其意,其上三九二十七者,可以度世度世,超越俗世升入天界,即成仙;其中央三九二十七者,可使真神吏;其下三九二十七者,其道多耶耶,通邪,其神精不可常使也,令人惚惚怳怳怳怳,同恍恍,其中時有不精之人,多失妄語,若

失氣失氣,神智不清者也。""今愚生見師言,眩冥不知東西不知東西,不知所嚮,願分別爲下愚生說之。""然,其上第一元氣無爲者,念其身也,無一爲也,但思其身,洞白洞白,徹明若委氣而無形,常以是爲法,已成,則無不爲、無不知也。故人無道之時,但人耳;得道則變易成神仙,而神上天,隨天變化,即是其無不爲也。其二爲虛無自然者,守形洞虛自然,無有奇奇,人爲造作的東西也;身中照白照白,明亮,上下若玉,無有瑕也;爲之積久久,亦度世之術也,此次次,次於,在……之下元氣無爲象也。三爲數度者,積精還自視也,數頭髮下至足五指,分別形容形容,形體面容,身外内莫不畢數。知其意,當常以是爲念,不失銖分,此亦小度世之術也,次虛無也。四爲神游出去者,思念五藏藏,同臟之神,盡盡,王校作晝出入,見其行游,可與語言也;念隨神往來,亦洞見身耳,此者知其吉凶,次數度也。五爲大道神者,人神出,迺與五行四時相類,青赤白黄黑,俱同藏藏,同臟神,出入往來,四時五行神吏爲人使,名爲具道,可降諸邪也。六爲刺喜者,以刺刺,名刺,名片。此指召神的符録繫繫,拘繫,約束,控制地道神,各亦自有典,以其家法,祠神來游,半以以,當作似類真,半似邪,頗使人好巧,不可常使也,久久愁人。七爲社謀者,天地四時、社稷山川祭祀,神下人下人,降臨附着在人也,使人恍惚欲妄言,其神暴仇狂邪,不可妄爲也。八爲洋神者,言其神洋洋洋洋,没有邊際,無所歸屬,其道無可繫屬無可繫屬,無所繫屬,天下精氣下人也,使人妄言,半類真,半類邪。九爲家先先,祖先,已死亡的親屬,家先者純見鬼,無有真道也,其有召呼召呼,召請呼喚者,純死人之鬼來也,此最道之下極也,名爲下士也。得其上道者,能并使下,得其下道者,不能使其上也。""今願聞何故有是上下乎哉?""然,此者人行之所致也。守本者得上,好身神出入游者得中也,愚人迺損其本守末、他游神

者得下。守本者能盡見之,守中者半見之,守末者不能還自鏡鏡,鑒,省察見之,道也。故凡學者,迺須得明師,不得明師,失路矣。故師師相傳,迺堅於金石,不以師傳之,名爲妄作,則致凶邪矣。真人慎之慎之!""唯唯。""故古者上學聖賢,得明師名爲更生,不得明師者,名爲亂經。故賢聖皆事師迺能成,無有師,道不而而,通能獨自生也。""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效,比若夫人居大賢之里,則使人大賢;居中賢之里,則使人中賢;居不肖之里,則使人不肖、常不及,此之謂也。學此道者,審之詳之,此天之要道也。慎之慎之!""唯唯。""行,去,道歸其人,以付賢明。""唯唯。""是神訣要道也。"

右真道九首得失文訣。

## 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戒,同誡文第一百八

《敦煌目録》作:度世明誡

真人問神人曰:"受道以何爲戒戒,同誡乎?"神人言:"道乃有大戒戒,同誡,不可不慎之也。夫且得道,臨且成之時,乃與諸神交結交結,交往密切也,與精神爲鄰里,出入相見覩,與人相愛,若父子也。夫道,乃重事重事,重要的事物也——或悔與人,且欲奪人道——故先試人,視人堅堅,意志堅定不。共來欺人,使人妄語。得其辭語,堅閉之,慎無無,通毋傳之也,即可得壽也;久,可得真道矣。傳之,日消亡矣。此脱略:堅閉之又使人好生而惡害。"真人曰:"願聞其日消亡意。""精神消亡,身即死矣。夫虚無絶洞之道,常欲使人好生而惡殺,閉口無無,通毋泄,迺可萬萬歲也。"真人問神人:"願聞無無,通毋泄之禁忌。"神人言:"然,大人泄之亡其位,中人泄之即斷其氣,小人泄之滅其世類也。所以然者,夫天地乃以此自殊異自私,故能神,尤重之也。夫天地不深知絶洞之道,以何爲神乎?以

何爲壽乎？記之，吾告子，其精之重之慎之。"真人："唯唯，不敢妄言也。"真人稽首："願更聞其將欲敗人，奈何乎哉？"神人言："然，於人心中有惡意，使大邪來欺，人能堅閉耳，不聽其辭語，則吉矣；聽其辭，則凶害矣。夫人君聽之，惡其臣，言其臣不忠信而欲反也。臣子聽之，惡其君。此脱略：大邪就就，近前來欺之，言'子今當爲聖人、今當爲人君'。小人聽之，使人人，指上文的"小人"自言且大尊也，父聽之惡其子，子聽之惡其父。辯辯，言辭巧僞變其辭語，熒惑熒惑，迷惑人心意，言其且善且惡，亂人政治政治，正常的行爲舉措。政，通正，一喜一怒一喜一怒，或喜或怒，喜怒無常。大佞之邪也，方欲害人也，從古到今，諸學長壽者，皆不得度於此辭也。"真人問曰："當奈何哉？"神人言："閉耳無無，通毋聽，閉口無無，通毋語，此但佞邪，無可聽者也，聽之即真道去，去即死矣。子欲長存，慎之。此辭也，吾已爲子先更更，經歷之，幾何幾何，幾次，多次中於此大邪矣，吾常自正吾心，不復用之也。此大邪，常積積，非常欲觀人堅不。大猾邪常或乃來入人之腹中，動人之心，使人心妄爲，故也時時時時，常常怒喜，不能自禁止自禁止，自我控制，皆爲邪所誤也。爲邪所推推，動。改變，衆㳅㳅，同柔得滅亡於此者積衆多，審得其重戒戒，同誡，心亦不可移也。非獨學道者也，百姓喜怒無常，同同，同樣，也是是子是子，道人。此指大邪可爲可爲，所爲也。子慎之，自精。"真人："唯唯。"真人曰："吾身嘗中於大邪，使吾欲走走，奔跑。此下脱略：大邪言吾欲欲，將當爲人主，後當飛仙上天。吾受其言，信之，大喜，後反三月病癲疾。見神人天師言，心中大悦喜，吾親親，本人嘗中如此矣，幾爲劇病。後癲疾自止得愈，遂得數千歲。今自幸復與神人相覩，重復道戒戒，同誡，覩見門户，冀得長度爲天上之吏。"神人言："子持心志堅如此，何憂不得上九天，周歷二十五天乎哉？今是諸得上天之

士,皆得持心堅密,不可誤者也;諸可熒惑誤者,皆反蚤蚤,通早死,不得度也。欲得長壽,讀此文以爲重戒戒,同誡,此乃死生之戒戒,同誡,不可不慎也。是故古者聖賢先得度世者,不聆此之力力,作用也;學道而反不得、不長度者,皆坐坐,因爲聆此,得其賊賊,傷害也。夫天上大神非賊,人可爲可爲,所爲,便使人還還,反,反受此害尅,故無大福也,當生反死,轉爲天賊也。今吾所教示真人書,悉皆可得大壽矣,或得度世。但謹自持,無無,通毋以此爲害,審能專心,可得萬萬歲。"真人:"唯唯。吾不敢爲非,請受受,同授。授予明戒。"神人言:"子好道如此,成事,得上天之階矣。"真人問:"戒戒,同誡獨有此邪?復有深者邪?""復有上天之戒戒,同誡,固固固固,堅持不變,始終戒人耳。專戒以言共欺人、言人且尊貴,以是戒人,故使人觸防禁防禁,禮法教令不允許做的事,得誅死焉。復數試人以玉女,使人與其共遊,已者共笑人賤,還反還反,反而害人之軀。但但,祇,祇要人常默默,沉默,此指不受外界影響,萬歲無可聆無可聆,無所聆,但獨自守終命終命,終生,何有害哉?死生之間,專專,唯獨此也。"真人:"唯唯。"真人問:"何故專使邪神來試人乎?"神人言:"道重,難難,不輕易與人也。其執必堅,死而已者,亦不奪人之願也。天上度世之士,皆不貪尊貴也,但樂活而已者,亦無有奇道也。記吾戒戒,同誡,子□□擬補:度世矣。吾言萬世不可忘也,正使上行窮周無訾無訾,無量,不可計量,無窮之天,其戒戒,同誡皆如此矣,無復有奇哉也。"真人:"唯唯,不敢離繩墨之間也。"神人言:"審如子言,已得道矣,吉者日進,邪者上上,當作止休矣,持心若此,成神戒矣。成事,乘雲駕龍周流八極矣,大道坦坦,已得矣,命已長壽無極矣。"真人曰:"唯唯。"神人言:"道寶大,無內外,但常恐爲大邪所害,而而,通如不聽一邪,邪於何於何,如何敗乎?故古者帝王好道而學,不聽邪者,盡

得萬萬歲；其聽用邪言者，悉自敗矣。吾道迺萬端，悉當知其利害利害，指真道之利和大邪之害。"真人："唯唯。今得神人之辭，皆得須臾須臾，片刻，立即長生乎？"神人言："不深戒，成事□□擬補：復轉凶矣，道不得成也。"真人言："吾生有禄命邪？僥倖也？迺得與神人相遭逢。"神人言："然，六人生各自有命，一爲神人，二爲真人，三爲仙人，四爲道人，五爲聖人，六爲賢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風雨，道人主教化、吉凶，聖人主治百姓，賢人輔助聖人，理萬民録録，簿籍也，給助六合之不足也。故人生各有命也，命貴不能爲賤，命賤不能爲貴也。子欲知其審實，若魚雖乘乘，駕御水，而不因水氣而蜚蜚，通飛，龍亦乘水，因水氣迺上青雲爲天使乎！貴賤實有命，愚者而妄語。古者聖人帝王，其大優者，不復録問録問，採用僞言也，知其□□擬補：虛妄，會會，將無可無可，無所能爲也。此比若教無道之人，令卒卒，通猝蜚蜚，通飛，安而而，通能蜚蜚，通飛乎哉？能飛者，獨得道仙人耳。夫百姓相與游戲游戲，開玩笑，言'我能蜚蜚，通飛'，實不能蜚蜚，通飛。此妄言者若此矣。"真人言："善哉，吾一覺於此。"神人言："子自若自若，依舊愚，爲爲，難道天命可强得也哉？"真人言："然，此道亦可學耶？"神人言："然，有天命者可學之，必得大度；中賢學之，亦可得大壽；下愚爲之，可得小壽。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學耳：大賢學可得大官，中賢學者可得中官，愚人學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於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猶當勉勉，努力學耳。"真人："唯唯。吾爲之，未嘗敢懈也。"神人言："然，努力信道，天地之間，各取可宜可宜，所宜，亦無妄也。"真人："唯唯，請得尊天重地，敬上愛下，順用四時五行可爲可爲，所爲，不敢爲非也。"神人言："善哉善哉！子得道意矣，吾不復重教示子矣。"

右致善除邪，令人受道戒戒，同誡文。

# 太平經戊部卷七十二正讀

## 齋戒思神救死訣第一百九

六方真文文，王校作人悉再拜問："前得天師言，太平氣垂到，調和陰陽者，一一，完全在和神靈。歸俱分處分處，各自居處，深惟天師之語，使能反明洞照者，一一而見之，其人積衆多積衆多，很多，何以能致此？諸道士能洞反光者，能聚之乎？""噫！大善哉。天上皇氣且至，帝王當垂拱而無憂。故天遣諸真人來具問至道要，可以爲大道德明君悉除先王之流災承負、天地之間邪惡氣、鬼物凶姦尸咎殃爲害者耶？故真人來，一一□□擬補：而具問此至道要也。諸弟子亦寧自知不乎？""忽然忽然，輕忽，粗略不自知也。""今忽不自知，何故問之？""歸思天師教勑，有不解者。今不自知當皆以何能聚此諸絶洞虚靖反光能見邪者，怪之，今故相與俱來共問之也。""善哉，真人精益進精益進，集中精力思慮的能力更增進了，乃知疑此。天使子來，悉爲德君具問可解邪者。諾，方今爲真人具説，分别道其要意。安坐，共記。""唯唯。""天地自有神寶，悉自有神精光，隨五行爲色，隨四時之氣興衰，爲天地使，以成人民萬物也。夫天地陰陽之間，莫不被其德化而生焉。得其意者立可覩，不得其大要意，無門户門户，途徑知。能大開通用者大吉，可除天地之間人所病苦邪惡之屬，不知其大法者，神亦不可得妄妄，隨意空致、妄得空使也。""願聞其

意,使可萬萬世傳而不妄。""善哉,子之問也。然,欲候候,占驗,察驗得其術,自有大法。四時五行之氣來入人腹中,爲人五藏藏,同臟精神,其色與天地四時色相應也。畫之爲人,使其三合,其王氣色者蓋其外,相氣色次之,微氣最居其内,使其領袖見見,同現之。先齋戒,居間閒,同閑善靖處,思之念之。作其人畫像,長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爲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畫像如此矣。此者書已衆多,非一通通,量詞,表示文書的量也。自上下議議,通儀,仿效其文意而爲之,以文書傳相傳相,遞相微微,當作徵明也。吾書雖多,自有大分大分,大要,要領,書以類相聚從,字以相明,則畢得其要意。""唯唯。""此四時五行精神,入爲人五藏藏,同臟神,出爲四時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爲五德之神,與人藏藏,同臟神相似,其遠人者,名爲陽歷,字爲四時兵馬,可以拱拱,防禦,驅避邪,亦隨四時氣衰盛而行。其法,爲其具畫像,人亦三重衣,王氣居外,相氣次之,微氣最居内,皆戴冠幘乘馬,馬亦隨其五行色。具爲其先畫像於一面者,長二丈,五素上疎畫五五二十五騎,善爲之。東方之騎神持矛,南方之騎神持戟,西方之騎神持弓弩斧,北方之騎神持鑲楯刀,中央之騎神持劍鼓。思之,當先睹是内神已,當睹是外神也;或先見陽神而後見内神,覩之爲右右,上。古代以右爲尊。此者,無形象之法也,亦須得師口訣示教口訣示教,親口解答指教之,上頭上頭,位次在先的壹有關知關知,關心顧及,眷顧之者,遂相易,曰曰,當作日爲其易致易成。宜遠於人,便間間,通閑處爲之,易集集,成;近人,必難成也。於其道成,曰曰,當作日明大絶反洞者聚之,病形不多,多則吉,少則凶。或有不及,所治不決解愈決解愈,痊愈。決解,解除,與愈同義連文,當得多少而可哉?""高得萬,中得四五千,下得十十,當作千數百,如如,或者百數十。""其何何,怎麼這樣多也?""噫！真人其

復故愚邪？安坐，方爲子道其大要意也。今承負之後，天地大多災害，鬼物老精凶殃尸咎非一，尚復有風濕疽疥，今下古得流災衆多，不可勝名也。或一人有百病，或有數十病。假令人人各有可長有可長，有所長，或有可短有可短，有所短，或各能去一病。如一卜卦工師工師，有一技之長的人。從事某一職業的人中中，內心知之，除一禍祟之病；大大，通太醫長於藥方者，復除一病；刺工長刺刺，針刺經脉者，復除一病；或有復長於炙炙，王校作灸者，復除一病；或復有長於劾劾，用符咒降伏鬼魅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祀祀，祭祀者，復除一病；或有長於使神自導視鬼，復除一病。此有七人，各除一病，這這，同適，漢魏俗寫如此除去七病。下古人多病，或有一人十數病，乃有自言身有百病者，悉無不具疾苦也。盡諸巧工師，各去一病，這這，同適去七病，其餘病自若在，不盡除去。七工師力已極極，盡，此餘病不去，猶共困人，久久得窮焉，故多得死，不能自度於戹中也。人生比比，及，到竟天年，幾何幾何，多少次睹睹，看到，遇到病，幾何遭戹會？衰盛進退，天之格法，比如四時五行有興衰也。八卦乾坤，天地之體也，尚有休囚廢絶少氣之時，何況人乎？人者，乃象天地，四時五行六合八方相隨，而壹興壹衰壹興壹衰，有時興盛，有時衰微，無有解解，同懈，止息已也，故當豫備豫備，預先防備之。救吉凶之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理不亡亡，當作忘亂，則可長久矣。是故治邪法，道人病不大多道人病不大多，即病道人不大多，意思是苦於道人不多。假令一人能除一病，十人而除十病，百人除百病，千人除千病，萬人除萬病。一人之身，安得有萬病乎？故能悉治決愈治決愈，治愈。決，解除。三字同義連文之也。子知之邪？”“唯唯。”“故教其豫作戒戒，同誡，成其道者聚之者。”“唯唯。”“行，子知之矣。行，爲真人明陳列之。此所治病者，鬼物大邪，共爲盜賊——夫帝王安平，常備軍師

兵者,以備人反爲無義、成姦賊也。故一人敢死,十人不敢當;十人敢死,百人不敢當;百人敢死,千人不敢當;千人敢死,萬人不敢當;萬人敢死,四面横行——備其有疾病折傷。故軍師乃備萬二千人者,以備非常,其二千人者但備以補其休逋耳,乃能服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

## 不用大言無效訣第一百一十

"請問一事,天師。今太平氣垂到,邪氣當思思,當作自息除去也?""然,子言是也,又非也。然,太平氣至,邪固當自消去。惟天地開闢以來積久,邪氣大衆多,更相承負;太平之治氣雖至也,亦安能一旦悉卒卒,通猝除此乎?故當豫備之,爲其作法。困窮,然后后,通後求索良工,已大後大後,太晚之矣。夫上古之人,人人各自知真道,又其時少邪氣。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愚,好爲浮華,不爲真道,又多邪氣狂精殃咎,故人多卒窮,天夭,當作夭年而死亡也。悉由用心愚闇蔽愚闇蔽,愚昧,不知豫防其本也。今當上德君治,天愛之,不欲使其若此愚人多窮也,當使卒其大德,與天同心。故天使諸真人來問疑,使吾爲其其,指對方陳法,可以厭禦邪不祥妖惡者,故吾爲真人具言之。今真人反言當自除、不備,此言非也,名爲大誤君子之辭也。子言不可用也。""何謂乎?""然,有大急,乃后后,通後求索之,不可卒卒,通猝得也,令人窮困矣,故真人言大誤,不可用也。今積穀乃滿倉,可以備飢餓也。今爲真人察察察察,仔仔細細道之,使可萬萬世不忘也。""唯唯。""今飢乃教人種穀,言耘治之,待其米成,乃可得火炊食,亦豈及事及事,成事,做成事情,解決問題邪?於此已餓死困矣。或不及春時種之,至冬飢念食,乃欲種穀,種之不生,此豈能及事活人邪?非獨身窮,舉家已滅亡矣。是

真人之一大愚、無知冥冥之大效也。行，復爲子説一事：今人掘井，所以備渴飲也，居當近水泉，所以備渴也；臨渴且死，乃掘井索水，何及得也？已窮矣。是真人復問，二愚闇。復爲真人説一事：古者有穴居，今者作廬宅，所以備風雨也。及不風雨之時，居野極樂矣；浮雲已起，雨風已至，迺作廬宅，已雨寒而困窮矣。是真人三愚也。復爲真人説一事：夫太中古以來，聖人作縣官縣官，朝廷，官府、城郭深池，所以備不然，其時默平平無他也。及有不然，小人欲汙亂汙亂，作亂。汙，同污，君子乃後使民作城郭深池，亦豈及急及急，來得及救急邪？是真人劇愚暗效也。行，復爲真人説一事：今軍師兵，不祥之器也，君子本不當有也，下之惡之，故當置於鞘中，堅治藏之，必不貴有之也，不貴用之也，但備不然。有急乃後使工師擊治石，求其中鐵，燒冶治，當作冶之使成水，乃後使良工萬鍛之，乃成莫耶，可以戰鬥禦急者，亦豈及事邪？已窮服矣，死命屬矣。是非六真人之大愚不及邪？""唯唯，有過。""非過也，思事當詳卜卜，估量，掂量之胸心，乃出之也，後勿輕妄語也。""唯唯。""爲真人道小決事，反以明大。夫古者聖賢之設作梳與枇枇，通篦，以備頭髮亂而有蝨也。夫人生而不櫛，頭亂不可復理，蟣蝨不可復得困，乃後求索南山善木及象骨奇物可中中，符合，適合櫛者，使良工治之，髮已亂不可復理，頭中之蝨，不可勝數，共食人，頭皆生瘡矣；然后后，通後得梳與枇枇，通篦，已窮矣。然後後，疑衍，爲真人陳小決事，以小況大。夫河海五湖，近水之傍多蚊虻，不豫備作可以隱禦之者，夫蚊虻俱生而起，飛共來食人及牛馬，牛馬搖頭踶躅，不能復食，人者大愁且死，無於無於，無所，無處止息，然后后，通後求可以厭禦之者，已大窮矣。真人寧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夫良方所以能厭禦疥蟲，善衣善處，所以厭禦蚤蝨。不豫備之，病之乃求索可以去

之者,已得大窮,愁病之矣。子知之邪?""唯唯。""是尚最天下小小財財,通纔備數備數,充數之物也,何言其大巨者乎?夫天地之間,時時有是暴鬼邪物凶殃尸咎殺客,當其來著人時,比如刀兵、弓弩之矢毒著人身矣,所著疾痛不可忍,其大暴劇者,嘘不及噏,倚不及立,身爲暴狂。比若閒閒,當作闇亭遠帝王之縣吏,壅閼壅閼,阻塞,隔絶斷人辭語,不得言變事變事,災變怪異的現象,於此之時,乃求索良工工,疑當作士長者以自救,已窮矣,辭已不通,無可復得言之矣。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故吾尤急此,死亡,天下大凶事也。故吾文□□擬補:惓惓倈倈,教有德人君豫備之也。上賢明見吾書,言之,必大覺矣;中賢見吾文,言必小覺;下愚不覺反笑吾書,不備其本,已自窮矣。天地帝王,無無,通毋過於是也,今行太平氣至,陽德君治,當得長久。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壹壹,一旦死,終古終古,永遠不得復見天地日月也,脉骨成塗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之間,人人得壹壹,一次生,不得重生也。重生者,獨得道人,死而復生,尸解者耳。是者天地所私,萬萬未有一人也。故凡人壹死,不復得生也,故當大備之。雖太平氣樂歲,猶有邪氣。比若一家雖善,中中,其中猶有惡人,但相忍耳。是故益聚道術士者,爲爲,如,假使有不然,輒當除之,不疾除之,則生生,滋長之矣。故教其豫多其人也。夫大大,通太學所以益積益積,聚集道德之人者,備求可得也;如不豫蓄聚,求不可卒卒,通猝得也;如有變事,欲問古今比列列,同例。比列,成例,可參考比照的事例,不豫有大渘渘,同柔道德之人,無能卒卒,通猝對解者。令人君闇蔽,卒卒,通猝有疑事,問之不以時決解決解,解除愁,乃後往求索遠方賢明渘渘,同柔術,何及於倈倈當前乎哉?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大覺矣。""雖每發言有過責,不問又會不知之。願決一事。""言之。""今

是或高則萬人，中則數千，下則數百，何可卒卒，通猝得卒卒，通猝成乎？""善哉，子之問事也。但教十數人以善成之，且自轉相易，有急効之，有成功者，令使上德道君重之愛之，於其有功者賜之。衆人且願願，羡慕之，於其願之而大從從，追隨，仿效，使其爲之，於其得者共尊敬愛之。此四時五行天地之神精，見尊重愛，莫不説説，同悦喜，使人吉利。德君長蒙其吉福，衆賢渘渘，同柔下及愚人，莫不争欲爲之也。即爲者日益多以以，同已，久久大小盡化，能人人爲之。乃選取其中第一大功者悉聚之，大有功者署其位，小有功者賞賜之，天下人莫不欲爲之。但恐大多大多，太多，極多，不可勝記，何患憂患憂，擔心少哉？真人何其大愚暗且蒙也！一事大決。毋毋，當作毋取用但好大言者也，是人無益於人也。但効式式，通試之，常有成功者，即其人，得道意大信人也。知但數言而無大効者，即是其不得道意而妄語，大佞人也，不可用也，亂道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慎之戒之。誦讀吾書，惟思其上下意，以類相從，更以相證明，以相足也，迺且大解，知吾道所指趣指趣，宗旨，意義也。""唯唯。"

## 五神所持訣第一百一十一

"願請問一大決決，答案，東方之神何故持矛乎？""然，可毋毋，當作毋問也，真人必自知之。""所以問者，天師幸哀後生，爲作法。不問則令後世不得知天道之意決決，同訣。""然，此者，天之象也，物者各從其類。東方者，物始牙牙，通芽，萌芽出頭盡生，利刺刺，穿透土而出，其精象矛，故爲矛；其神吏來，以此爲節節，古代表示使臣身分的器物。南方，萬物垂枝布葉若戟，故其精神而持戟；其神吏來，以此爲節。西方爲弓弩斧，西方者，天弩弩，通怒殺象，夫弓弩斧，亦

最傷害之長也;故其神來,以此爲節。北方爲鑲楯刀,北方者,物伏藏逃伏藏逃,隱藏。三字同義連文,鑲楯所以逃逃,遮避身者也;刀者,小人所服,亦常以避逃、以害人,非上君子之有也;故其神來,亦以此爲節。中央者,爲雷爲鼓爲劍,中央者,土也,五行之主也,鼓亦五兵之長也,劍亦君子道德人所服也,亦五兵之長也;故中央神來,以此爲節。是天地自然實信實信,確實可靠之符節符節,古代用金玉竹木等制成的符信,分成兩半,使用時以兩半相合爲驗。此指憑證也,比若人生當有頭。應此,持其節、實信符傳來對;不若此,即非其行神也,應應,符合,屬於他神妄來對,悉爲亂政,久久其治亂,難平安。故皆求信符節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説乃淺而深,雖不足道者,反乃當與天地四時五行氣相應和。""善哉善哉!""行,真人知之矣。"

右厭邪、人盡變成道以救死命訣。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三)正讀

## (闕題)

本卷據《敦煌目録》有入室證訣、齋辭設五儀法、塗室成神仙法三篇,今《鈔》文無明顯相應内容。此段《鈔》文在卷七十四善惡間圖訣前,卷七十二之後,或出自卷七十三,姑以補之

守道德積善,乃究究,透徹,完全洽天地鬼神精氣、人民蚑行萬物四時五行之氣,常與往來,莫不知其善者矣。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四)正讀

## (善惡閭圖決第一百十五)

大慈孝順閭閭,里巷,居民聚居處第一:慈孝者,思從内出,思以藏藏,同臟發,不學能得之,自然之術,行與天心同,意與地合。上有益帝王,下爲民間昌昌,同倡率昌率,表率,能致和氣,爲人爲爲,疑衍先法,其行如丹青,故使第一。明道德大柔閭第二:明經道德,爲百姓先,學好道,善聚德,不致盜賊,上有益帝王,化之最真吉矣。孝悌始學化善閭第三:始學欲爲善,心中有庶幾庶幾,希望,去邪就正,且成仁,行未化也。佃家子謹閭第四:佃家謹力子,平旦平旦,清晨日日,疑當作而作,日入而息,不避勞苦,日有積聚,家中雍雍雍雍,和洽的樣子,以養父母;得土之利,順天之道,不敢爲非,有益縣官。大不仁之子、無義少年好兵聚姦閭第五:無義之人、不仁之子,不用道理不用道理,不以道理,不遵循道理,駡天擊地,不養父母,行必持兵,恐畏恐畏,恐嚇,威脅鄉里,輕薄年少,無益天地之化,反爲大害,并力計捕計捕,查辦捕捉,捐棄溝瀆,不得藏埋。不和家中、欺老愛少、共食異財共食異財,在一起喫飯却私藏積蓄閭第六:家將必敗,骨肉不和,不能相教,妄傳往來往來,交往,交際,更相逃避逃避,隱瞞,背本向末,其禍不救矣。悔過棄兵閭第七:生於窮里,希有聞覩,不知善惡,有過天下,行不合天;賴有明君,使我就善,少不知學,長乃悔之,使善

人賢士以五尺柱高以五尺柱高,立五尺高的柱子。此言立柱以記人善惡,卒有去閭學者,當考問考問,查考詢問之,一旦民皆爲善矣。悔過更合善閭第八:室學不成,禍亂悉生,賴有明君,知我情由,令我悔過,反致爲人師矣。大惡人邪貪敗化閭第九:尸禄邪惡貪賊,欺上害下大佞,名爲官賊,似人之形,貪獸之情,無益天地陰陽,災深當誅亡。除過復正悔事閭第十:悔過改行易心,少無善情,災害數生,朝過暮改朝過暮改,早年的罪過晚年改正,名爲善人。此十閭,古賢聖人之法,樂人爲善,使不相賊傷,欲令各終天年,還反反,同返其道,防絶其本,得覩太平之氣也。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五)正讀

## (圖畫正根決第一百十六)

據《敦煌目録》下缺卷

七十六證上書徵驗決

神者皆以規規,法度準則正,其根太相,太相繫於帝王,因以正天行之之,疑衍。其次根繫於皇后,因以順地理。中根繫於衆聖,因以理陰陽。細微小根繫於庶民,因以理萬物。大人爲之得大,中人爲之得中,小人爲之得小,皆可有正也。帝王行道德興盛,日大明,少道德少明;皇后行道德,月大光明,少道德少光明;衆賢行道德,星曆大耀,少道德少耀。四根俱行道德,天下安寧,瑞應出,大光遠。遥觀天象,風雨時善時善,應時適宜,調順,夷狄歸心,災害自消。今得天師書道德,以往付謹民,使謹民使使,當作持歸上有大仁道德之君,可以平天下之理理,治而長安身。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七)正讀

## (使四時神吏注法第一百十八)

帝王尸尸,王校作乃上皇天之第一貴子也,皇后乃地之第一貴女也。夫至神聖貴人,職當居百重百重,宫殿,皇宫之内,而反憂天下萬里之外,受天業天業,帝王之業爲陰陽六合八方持統首。天地之尊位,爲神靈所因任因任,根據才能加以任用,上下洞極萬物蚑行之屬,莫不歸心。於是作無上靈寶謁,能知天意,明於星曆之吏,名爲太史,直直,同值事不得通,日與夜迭上觀候觀候,觀察天氣盛衰、三光之得失,樂得天勑戒以自安也。十一月則修黄鍾,導地下之氣使上通,樂得后土意以自安矣。作明堂於太陽丙午之地,爲其開八窗四達,樂通八方四時之氣,欲與八風四時之氣合,其吉以自安也。明闢四門,樂得天下奇文殊策、希希,同稀見之物、賢明異術,可以長安天下而消災異。古者聖人在位,常力求隱士賢柔,可以共理。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八)正讀

## (入室存思圖決第一百十九)

此段《鈔》在經學本末決後,今移至此

入室獨居,思經道之本,所須出入,賢者先得其意,其次隨之,遂俱入道,與邪相去矣。

入室思存,五官轉移,隨陰陽孟仲季孟仲季,一年四時(四季)每季中的三個月爲兄弟,應氣而動,順四時五行天道變化以爲常矣。失氣則死,有氣則生,萬物隨之。人道爲雄,故立五官,隨氣而興。天道因氣飛爲雄,真人積氣聚神明,故道終常終常,始終獨行,萬民失氣故死。喪者爲賤,生者爲貴,子守道,可長久,隨氣而化天爲常,無急名利道自行。天道常生無有喪,地道持兩主死亡以上四個七言句押韻,韻字是常、行、喪、亡,陽部。夫上古古,楊釋作士聖賢者於官,中士疑缺:得道度於山,下士蟲死居民間。賢者見書,深思此言,先難後易,身亦無患以上各句押韻,韻字是:官、山、間、言、患,元部。而而,通能守德成大道,身學已更九室成神人,其念常與凡人殊絶異,朝夕朝夕,從早到晚,整天未常常,通嘗念地上,欲聞天事也。意乃念天上職事,乃後可下九室。積精篤竭自化,易其形容,即是上天聖人也,不得復理民間時事明矣。吾之書乃使高士遂生生,長生,昇仙而不見,下士不敢妄爲妄言也。吾書爲道,所能窮竟人志,使人賢不肖

各盡其才,至死無可無可,無所復悔者,乃各盡其天命也。欲壽樂久存者,思正道意,可往矣;不樂久存者,宜就俗事,但樂止其身而已。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七十九)正讀

## (神吏尊卑決第一百二十)

"願聞四時爲尊貴。""然,王氣乃爲無氣之長也,衆氣所繫屬,諸尊貴之君也。王氣乃爲天、爲皇、爲帝、爲王、爲太歲、爲月建、爲斗岡岡,當作綱、爲青龍、爲大德、爲盛興、爲帝王、爲無上王、爲生成主。是故王氣所處,萬物莫不歸王之;王氣所居,皆王而生;所背去悉死。由元元,疑當作王氣也,故王氣處陽則陽王,居陰則陰王,居天則天王,居地則地王,所處者皆王,受命主理。是古者聖人王者,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六月中央,帀帀,同匝氣則謁見天,王氣乃尊於天。當當,正對月建名爲破大耗,當帝王氣衝爲名死滅亡。元氣建位,帝王氣爲第一氣,尊嚴不可妄當也。月建後一爲閉,閉者,乃天主閉塞其後陰休氣,恐來前爲姦猾,干干,犯帝王建氣也,故閉其後也。開開,當作閉者,天之法不樂害傷也,故開開,當作閉其後者,示教休氣,爲其有爲姦者樂開開,當作閉使退去也;不去當見收,收則考問之則成罪,罪則不可除,令死危。故後五爲危,危則近死矣。故後六爲破,天斗所破乃死,故魁主死亡,乃至危也。故帝王氣起少陽太陽,常守斗建,死亡氣乃起於少陰太陰,常守斗魁。是故後六將天常休之空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匿奸宄,與邪鬼物同處,不可妄開發。古者賢人好生也,悉氣屬斗前,與天行并,故日吉,能有氣也。諸爲奸猾陰賊惡邪,悉象陰氣,屬斗後,故日衰,所爲者凶。"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正讀

## (占中不中決第一百二十一)

元氣怳怳,同恍惚自然,共凝成一,名爲天也;分而生陰而成地,名爲二也;因爲上天下地,陰陽相合施生人,名爲三也;三統共生,長養凡物名爲財。財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此疑脱:害而不止則亂敗,敗而不止不可復理,因窮,還反反,同返其本,故名爲承負。夫天道無心無心,没有成見,遭不肖則亂,得賢明則理。古者帝王得賢明乃道興,不敢以下愚不肖爲近輔。速以吾此文付上德之君,行之,洞明者光以三氣相見問之,占十中十,所理悉理,此第一善明,可以爲帝王使;占十中九,一氣亂不理,可爲諸侯使;占十中八,二氣亂不理,可爲凡人使。過此已下,名亂天正道,必有冤結,鬼神精伏逃伏逃,隱匿不見見,同現,不可理,不能調和太平之氣。子欲得道思書文,求道之法靜爲根;爲根爲根,王校衍積精不止神之門,五德和合見魂魄魂魄,當作魄魂以押韻;心神已明大道陳,先知安危察四鄰,群神大來集若雲,若是不息長壽君。此疑脱:深哉大道不用勤,形若死灰守魂神,魂神不去乃長存。周者反始環無端,去本求末道有患,衆民失之不得完,思其意無失真言,清靜爲本非用錢,可可,豈可不重愛明師言,順受師語不死焉。愚者逆師與鬼鄰,不得正道入凶門,遂不復還去此疑脱:魂神,骨肉腐塗稱祖先,命已滅亡大窮焉以上七言韻句,韻字文、根、門、魂、雲、君、勤、存、門、先,在文部;陳、鄰、神、鄰、神,在真部;端、患、完、言、錢、言、焉、焉,在元部。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一)正讀

## (得道長存篇第一百二十二)

凡愚之術,皆從内出,自有法律法律,法則規律,厚爲本根,見神而活,亦無苦愁,神惡勞烈勞烈,功業。此指好大喜功,安心定意,慎無無,通毋暴卒卒,通猝。暴卒,暴躁。久久自靜,萬道俱出,長存不死,與天相畢畢,終結。與天相畢,與天共存,即永存。爲之必和,與道爲一,賢持無無,通毋置置,放棄,凡事已畢。俗念除去,與神交結,乘雲駕龍,雷公同室,軀化而爲神,狀若太一。詳思書言,慎無無,通毋失節失節,失去控制,不能保持正常的行爲進程。凡精思之道,成於幽室,不求榮位,志日調密,開蒙洞白,類似晝日。不學之時,若夜視漆,東西南北,迷於其室。令賢聖惶悏悏,同駭,心獨戰慄以上十二句隔句押韻,韻字是:室、密、日、漆、室、慄,在質部。五守已强不死亡,安貧樂賤可久長,賤反求貴道相妨,尊官重禄慎無無,通毋望,强求官位道即亡,不若除卧除卧,整理卧具久安牀。此疑缺:得道不食而自明,百邪皆去遠禍殃。守靜不止此疑缺:道不喪,幸可長命而久行,無敢恣意失此疑缺:其常。求之不止爲道王,治活之術各異方,與民殊事不相妨。上之好生,民命久長。俗教道:上有仁王,聖主思道,化下流行,令民清廉,永無禍殃。民之不死,上之明也。上無明君教不行,不肯爲道反好兵,户有惡子家喪亡,持兵要要,攔截,伏擊人居路傍

傍,同旁,伺人空閑空閑,疏忽,不防備奪其裝,縣官不安盜賊行。觀民可爲可爲,所爲上可明:人君好仁,下求長生,上之不仁,下多邪傾,皆令夭死,不知樂生。下愚好德上教令也,民之好道者其主明也,盡欲長生遠禍殃也,不食廉潔去諸兵也,垂拱無爲棄不祥也,聖主大興其民相親也,恩及下愚是其王也,天道好生以安上也,下愚不爭上之慶,天下幸甚莫不歸王歸王,歸附臣服也。民不好道者上之不明也,内懷姦心疑缺:無明行也;不好爲德反好兵也,父子分離居道傍傍,同旁也,不得長生積死喪也,家有貧子若虎狼也。上之無德兵禍殃也,下愚爲君化不行也。民多好仙帝王明也,天見其治恩下行也,蚑行喘息皆被光也以上七言八言句和四言句交雜押韻,其中七言八言逐句韻,四言隔句韻,韻字是:亡、長、妨、望、亡、床、明、殃、喪、行、常、王、方、妨、王、行、殃、明、行、兵、亡、傍、裝、行、明、明、殃、兵、祥、王、上、慶、王、明、行、兵、傍、喪、狼、殃、行、明、行、光,在陽部,生、傾、生、令,在耕部,親,在真部,句末的“也”不入韻。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二)正讀

## (自知得失決第一百二十三)

此段《鈔》在入室存思圖訣後,今移置此

驗行鏡鏡,省察其身,自知可爲可為,所為得失法。賢明智迺包裹天地。積書無極,而不能自壽壽,長壽益命,此名空虛無實道也,術士之師也,久久還自窮之。學學,同斅能遍授天文地理,悉解萬物之情,衆書並合備具,而不能事親尊君,此知無益也。詳思此言,吉凶可知矣。此以簡簡,檢查,審核行,即令人自知得失。

# 太平經鈔戊部(補卷八十三)正讀

## (經學本末決第一百二十四)

天者好生,道楊釋補:亦好生,故爲天經;積德者地經,地者好養,故爲地經;積和而好施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相通,施及往來,故和爲人經也。古者將學問學問,求學,學習者,皆正其本。比若種木也,本本,樹苗索善種種,種類,品種,置善地,其生也,本末枝葉悉善。本者是其本師,枝實者是弟子。是故古之學,悉先念思本,乃學其道也。故可爲可爲,所爲者得與天心合,故吉也。夫種木不擇得善木木,疑當作本,又植惡地,枝葉華實安得美哉? 此者,始以端身正性,道意止歸之元氣,還以安身。念古法,先師所職行,何以能自治? 計定意極,且自得之。先以安形,始爲之。如嬰兒之遊,不用筋力筋力,體力,但用善意。詳念先人獨壽,其治獨意意,通懿,善美,以何得之? 但以至道,繩邪去姦,比若神矣,無有奇怪。本正,以是爲之,故得天心,不負地意,四時周,五行安,子孫不相承負,各懷至德,不復知爲邪惡也。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一引《太平經》〕真人問曰:“何爲天經,何爲地經,何爲人經,何爲道經,何爲聖經,何爲賢經,何爲吉經,何爲凶經,何爲生經,何爲死經?”神人曰:“然,修積真道,道者,天經也。天者好生,道亦好生,故爲天經。修積德

者,地經也。地者好養,德亦好養,故爲地經。修積和而好施與者爲人經,和氣者相通往來,人有財亦當相通往來,故和爲人經也。修積上古中古下古道辭爲道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聖文爲聖經,修積上古中古下古賢辭爲賢經。其師吉者爲吉經,其師凶者爲凶經,其師生者爲生經,其師死者爲死經也。法由聖顯,道寄寄,依托人弘。"

# 太平經鈔戊部
# (補卷八十四至八十五)正讀

## (闕題)

此下文字在《鈔》戊部末,據《敦煌目録》無適當歸處,暫補卷八十四至八十五。《敦煌目録》卷八十四大人存思六甲圖,卷八十五師明經圖傳集

學問何者爲急? 故陳列二事,分明士意失得之象。自開闢已已,同以來,行有二急,其餘欲知之亦可,不知之亦可。天地與聖明所務,當推行而大得者,壽孝爲急。壽者,乃與天地同優優,當作憂也;孝者,與天地同力也。故壽者長生,與天同精;孝者,下承順其上,與地同聲。此二事者,得天地之意,凶害自去。深思此意,太平之理也,長壽之要也。諸欲爲善求活者少,故父母者,生之根也;君者,授榮尊之門也;師者,智之所出,不窮之業也。此三者,道德之門户也。父母,迺傳天地陰陽祖統祖統,先人的統系,承繼前輩代代相傳的關係也;師者,迺曉知天地之意,解凡事之結;君者,當承天地,順陰陽,常務得其意,以理道爲事。故此三者,性命之門户也。深思此言,萬害除矣。壽孝者,神靈所愛好也;不壽孝者,百禍所趨也。此道自然不用力,欲知其効,常隨人意善惡所致。心意謀事於内,響響,回聲。此指即時産生的表徵應於外,欲知其道,正影響之應也。心以以,與,和意,吉凶之門户。古者太平之君,其理要但用心

意善,即臣善;用意誤,得臣亦誤。心意,天地樞機也,不可妄動也,此脱略:妄動使和氣錯亂,災害日生矣。

#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六正讀

## 來善集三道文書訣王校脱:第一百二十七

六方真人俱謹再拜:"前得天師教人集共上書嚴勑,歸各分處分處,單人獨處,結胸心,思其意,七日七夜,六真人三集議,俱有不解。三集露議者,三睹天流星變光。一者,見流星出天門,入地户;再者,見流星出太陽,入太陰;三者,見列宿流入天獄中。因三并而共策策,測度商討之,恐天師三道行書,爲下所斷絶,使不得上通,復令天怒重忿忿,上皇氣不得來也;令帝王道德之君固固承負先王餘災不絶,而得愁苦焉。""咄咄!六真人爲皇靈共來問事,益精進精進,專一思想,深入不止。天焉哉!吾見諸弟子言,無可無可,無所復以加諸真人也。今試自説其流星意。""六弟子愚蔽,敢不敢不,不敢不言。初始一初始一,最初,第一。三字同義連文流星出天門,入地户。天門者,陽也,君也;地户者,陰也,民臣也。今民臣其行不流流,移動而上附,返返,通反上施恩於下。夫門户乃主通事,今下户不上行,返返,能反上門通門而下,知爲下辭會會,正。副詞見斷絶斷絶,阻隔不通,不得上行也。""善哉!真人言,吾無以加之也。行,雖苦,復説二事。""唯唯。二事:見太陽星乃流入太陰中。太陽,君也;太陰,民臣也。太陽,明也;太陰,闇昧也。今闇昧當上流入太明中,此比若民臣暗昧,無知困窮困窮,處境困窘,當上自附歸明王聖主,

求見理冤結。今反太明下入闇昧中,是象詔書施恩,下行者見斷絶,闇昧而不明,下治内獨亂而闇蔽其上也。又象比近下民、所屬長吏共蔽匿天地災變,使不得上通,冥冥與民臣共欺其上,共爲姦之證也。""善哉善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也。行,雖苦,復説其三事。""唯唯。三事:見列宿星流入天獄中。夫列宿者,善正星也,乃流入天之獄。獄者,天之治罪名罪名,罪行處也,恐列士善人欲爲帝王盡力,上書以通天地之談,返返,通反爲閒閒,同閑野閒野,荒野,邊遠地區遠京師之長吏所共疾惡,後返返,通反以他事害之,故列宿乃流入獄中也。""善哉,精哉!吾無以加六子言。今六子問事,乃何一怒怒,奮發也!獨不懈倦耶?""不敢也。常見天師言真人爲天來問事,今欲止,恐天辭不通。今凡人命屬天地,天地不喜,返返,通反且害病人,則不得竟吾天年壽矣。""善哉,真人之言是也,不失之也。今吾爲諸真人説,亦不敢遺遺,當作道懈止也。吾與諸真人等耳,俱命屬天地,若閉閉,隱瞞不説、説而中止也,天地同且害我,故我説亦不敢妄道道,中途,事情做到一半的時候止也。行,且爲六真人具説之。今六真人新出穴,爲天思可以除天病者,爲有德君思可以除解災安身者。六真人極極,通亟共説其意,盡心所欲言者,令使不得閉絶。""唯唯。天師所勑,不敢不盡雀鼠之智悉言之。""不也,大慊慊,通謙。""唯唯。今天下所畏,口閉爲其不敢妄誕誕,通談。今日月星應應,王校作曆,親親,關係密切的天之列宿神也,尚相畏;是故日出,星輒逃匿不敢見見,同現,畏其威。夫四境之内,有嚴帝王,天下驚駭驚駭,畏懼,雖去京師大遠者,里里,王校作畏詔書不敢語也;一州界有彊長吏,一州不敢語也;一郡有彊長吏,一郡不敢語也;一縣有剛强長吏,一縣不敢語也;一閒閒,王校作閭亭有剛彊亭長,尚乃一亭部爲不敢語。此亭長,尚但吏之最小者也,何況其臣臣,王校作

大者哉？皆恐見害焉，各取其解免解免，免除，保全自身不受禍害而已，雖有善心意，不敢自達於上也，使道斷絶於此。今但一里有剛彊之人，常持一里之正正，同政者，一里尚爲其不敢語，後恐恨之、得害焉。但一家有剛彊武氣之人常持政，尚一家爲其不敢語也。一家尚親，自共血脉同種類而生，尚乃相厭畏如此，何況異世異世，不同世系，不同宗族姓氏乎？今太上中古以來，多失道德，反多以威武相治，威相迫協協，通脅，有不聽者，後會會，總要大得其害，爲傷甚深，流子孫。故人民雖見天災怪咎，駭畏其比近所屬而不敢妄言，爲是獨積久，更相承負。到下古尤益劇，小有小有，偶有欲上書言事自達於帝王者，比近持持，執掌，管轄其命者輒殺之；不即時害傷，後會更相屬屬，同囑託而傷害之。故民臣悉結舌杜口爲暗，雖見愁冤，睹惡不敢敢，《鈔》作得上通，故今今，當作令帝王聰明絶也，而天變日多，是明證效也。今民親親，自身得生王校補：於父母，受命於天地，以天地爲父母，見其有災變善惡，是天地之談語，欲有此此，《鈔》作所言也。人尚皆駭畏且見害於比近所繫屬者，不敢語言泄事，迺相勑教共背天地，與共與共，共同斷絶，不通皇天后土所欲言也。共蔽冤天地，乃使其辭語不通，天地長懷恨恨，當作悒悒而不達。今帝王雖神聖，一人之源源，指所處的核心地位，乃處百重人人，王校疑衍之内。萬里之外、百重之内，雖欲雖欲，《鈔》作人欲往通言，迫脅於比近比近，附近。此指帝王身邊的人，不得往達也。夫帝王，雖雖，《鈔》作人有萬萬人之仁聖，人各迫劫迫劫，受威脅。與迫脅同畏事，天地極最極最，最。二字同義連文神聖，人乃仰視俯睹，尚倚之當前自解自解，自免，保全自身而已，帝王安能神聖於天與地乎？愚生六人常常，通嘗逢猛虎於遠方閒閒，同閑野，六人俱止，足不敢移，口不敢語，頭不敢動，目不敢瞑。夫人之所迫脅所畏如此矣。""善哉善哉！今見六真

人言,承知天獨久病苦冤辭語不得通,雖爲帝王作萬萬怪變以爲談,下會會,總歸要閉絶,不得上達,獨悒悒積久。今故風風,通諷諸真人,教其丁寧丁寧,細説,細問,勑此行書之事。故諸真人悚悚悚悚,敬畏慎重的樣子倦倦倦倦,通惓惓,是天使也。諾諾,吾其畏天威,方方,正要爲子思惟其要意而具説。今之六真人問此事,常何一最劇最劇,深透,切中要害也?""愚生六人,七日七夜,共念此行書事,三集議,三睹流星,以爲天告人,教勑使人問也。又六人俱食氣,俱咽不下通,氣逆而更上,當此之時,耳目爲之眩瞑無睹。俱怪而相從議之,不知其爲何等,大駭驚怖。唯天師爲愚生説之。""善哉,諸真人古古,陳增岳作占變得具意。見諸真人言,乃知三道書,真人會且會且,將復見閉絶。""何乎? 願聞其意決意決,答案。決,通訣。""然,夫九竅九竅,眼鼻耳口七竅加大小便處二竅乃象九州之分也。今諸真人自言,俱食氣迺噃噃,哽噎不通,眩瞑無光明,是九州大小相迫脇,下不得上通其言急事也。夫氣者,所以通天地萬物之命也;天地者,乃以氣風化萬物之命也;而氣噃不通者,是天道閉,不得通達之明效也。天欲使真人丁寧丁寧,細説,細問此事,故以此氣動感真人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諾,天告六真人教吾極極,盡,透徹言耶! 六子安坐,爲諸弟子悉説之道之。爲爲,如畏其州郡長吏不敢言者,一州中諸善士賢明相索相索,相求,互相尋找串連,共集議於他州上之;畏其郡,集議於他郡上之;畏其縣,集議於他縣上之;畏其鄉亭,集議於他鄉亭上之;畏其里,集議於他里上之,皆悉在方方,當作旁。其禁畏禁畏,壓制威脇人者,以其所上罪變怪輕重罪之,復加故罪故罪,罪過一等。""何其重也?""不應重也,尚恐其輕。今天地愛有德帝王,欲爲其具談。人生於天地,乃背天地,斷絶天談,使天有病,乃畜積不除,悃悒不得通言報其子子,指帝王。

帝王爲天之子,是一大逆重罪也。夫民臣,乃是帝王之使也,手足也,當主爲君王達聰明,使上得安而無憂,共稱天心,天喜説説,同悦則使君延年。今返返,通反居下不忠,背反天地,閉絶帝王聰明,使其愁苦、常自責治失正,災變紛紛,危而不安,皆應不孝不忠不信大逆,法不當得與於赦與於赦,參與大赦,因大赦而減罪免罪,今何重之有乎？天談不得通,天地大怒,賊殺凡物,乃爲毁天地,乃爲太凶之歲。國斷無聰明,乃爲大危之國。此罪不可復名名,稱述,故爲當死過過,罪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吾所以敢不敢不,不敢不□□擬補:悉言者,見六子來問事,致致,通至,極承知爲天使諸真人,故敢不敢不,不敢不□□擬補:悉言也。子知之耶？""唯唯。""今不□□擬補:悉言之,名爲誤上也。德君見文,皆令勑上書者,使其大□□擬補:集其有功者,德賜德賜,恩賜之也。如此則天下莫不歡喜,樂盡其力,共上書言事也。勿得獨有孤一人言也,皆令集議。一人言或妄僞佞欺,名爲使上失實,不可聽,大過也。比連比連,連續年上書,比比比比,屢屢有信,有大功者。上士之人衆集者,常病不多,兩三人集,固固固固,依舊有有,疑衍有奸僞;多者,無奸僞。""何也？願聞之。""然,多者則其上書者便自傳相傳相,遞相,互相畏,恐事漏泄,見得長短長短,偏義複詞,同短,指過失,反爲欺上,爲傍傍,同旁人所上,故盡實核□□擬補:悉信,乃敢言之也,不□□擬補:實核不敢言。又不敢有可有可,有所隱,皆畏恐有後事後事,後患,是故悉信也。比若一里百户共欺也,男女小兒巨人巨人,大人,成年人,會有泄之者,旁里會有知之者,其里賢明畏事者,會不敢匿,恐坐其事,何況乃一州一郡一縣一鄉一亭？郡有非常事,陽陽何可隱？猶爲旁人所得長短,故善惡都畢出,天乃大喜,災除去,與流水無異也。子知之耶？""唯唯。""又大集議,無敢欺者,一兩人欲欺,

餘人餘人，别人會不從之也。有欲欺不信者，即時衆共記之上之，其法應爲背天地、欺帝王、詐僞大逆不道之人也，天怨之，人惡之，其罪不得與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已行上書，還反反，同返其家，有怨其行上書欲害者，即左方左方，流言誣陷。左，偏邪；方，議評之，名爲怨章，罪過不除。如是則三道行書已通，無敢閉絶者也。如是則天地已悦矣，帝王承負之災厄已大除去，天下太平矣，上皇氣悉來到，助德君治矣。□□擬補：吾言不負六真人也。""唯唯。""行，六真人精精，專致思維念道已大進，爲天除病矣，爲帝王除厄會厄會，災禍矣，功已著於天矣，王者已日彊明矣。六真人爲善，已得其數數，道，方法矣，宜勉力，慎之慎之！""唯唯。願問一大訣，惟天師示之。欲知行書乃出入究洽於神靈未，豈可聞乎？""然，自有大驗，天道不欺人也，各以其類相求索。令德君數遣信吏信吏，誠實可靠的官吏，問民間有疽瘺疥者無；有者，多少。有疽瘺疥者，行書未究洽於神靈，自苦有餘蟲食人。蟲乃食人，即蟲治人也固固，下有餘無道德臣民，比若蟲矣，反食於人，是使蟲治人之效也；無有疽瘺疥者，即皆應善人在位，無復蟲也，此者萬不失一。""善哉善哉！獨以此明之耶？復有餘耶？""凡天下災異，皆隨治而起，各有可有可，有所爲，但精思其事，且自知之也。""何獨以疽瘺疥言之乎？""其餘災尚但見見，同現於萬物，蟲反食人，最劇，故以效之也。""善哉善哉！嚮不力問於天師，無從得知之也。""觀諸真人今且且，當作旦説，已自知之矣，但引謙耳。""不敢不敢。愚生六人重得天師嚴教，各歸居便間間，通閑處，惟思其要意。今天師書文，悉使小大——下及奴婢——皆集議，共上書道災異善惡，曾不太繁耶哉？異異，王校作愚生願聞其意。""善哉！子六人爲天問事。詳慎乎！天使諸真人言也。然，所以使下及庶人奴婢者，今天之法界，

萬里異天地,五千里復小異;千里異風氣,五百里復小異;百里異陰雨,五十里復小異;一縣異變災怪善惡也。夫皇天有災怪變,非必常當處帝王之宅、縣官之庭、長吏之前也,災變異之見見,同現,常於曠野民間,庶賤反先知之也,各爲其部吏諱,不敢言;吏復各爲其君君,長官。指郡守諱,而不敢言,反共斷絶天地談——人人欲譽其長吏,使其名善而高功疾遷,共作無道,互互,當作至,通窒天地之災異變怪,令閉塞——不得通達帝王之前,使帝王無故斷絶,無聰明,不得天地心意,其治危亂難安,得愁苦焉。夫帝王,天所父命生,以天爲此二句,王校作:天所命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帝王爲天子,民臣共爲無道,乃斷人父母談語,不得通於其子,其罪莫大焉。爲共斷絶天地之談,共欺其上,爲人民臣不忠信,遇遇,楊釋作過乃如斯,罪當輕重,寧可名字耶? 子覺未?""唯唯。""又凡民臣奴婢,皆得生於天,長於地,得見養理於帝王,以此三事爲命。無此三事,則無緣得生長自養理也。而反下皆共欺其上,共無知無知,使……無知天與地,使帝王無聰明、閉塞,罪皆應萬死,尚復有餘罪。""何其重也?""真人其愚闇不解,何哉? 人得生於天,長於地,天地愁苦有病,故作怪變以報其子,欲樂見理。愚民反共斷絶天辭,天地大怒之。帝王,民臣之父母也,民臣反共欺其父母,使其常用心意愁困,而不能平平,平定其治,咎莫大焉。天地開闢已已,同以來,承負之厄會大積,悉起於是,故使民間上書也。今陽明德君治,天難難,擔心愁苦之愁苦之,使他愁苦。之,指陽明德君,故使吾言也。""善哉善哉!""行,今爲真人道之。今天下日蝕,極天下之大怪也,尚或有睹,或有不睹。天下之災異怪變萬類,皆天地陰陽之變革談語也,或國不睹而州睹,或州不睹而郡睹,或郡不睹而縣睹,或縣不覩而鄉亭睹,或鄉亭不覩而民間人睹,或甲里不覩而乙里睹。故古者賢聖之治,下及

庶賤者,樂得異聞,以稱天心地意,以安其身也。故其治獨常安平,與天合同也。今太平盛氣至,有一事不得,輒有不和,即天正氣爲不至。比若愚民竭水而漁,蛟龍爲不見見,同現,此之謂也。今故悉使民間言事,乃不失天心絲髮之間,乃治可安也。民間自力集上書,部部,分部,地方行政區諸長吏,亦且恐後民言事,且力遣吏問民間所睹,疾復上之,則變災無有失也。如是,皇天后土爲其大喜,愛其帝王。""以何明之乎?""然,有證:乃日月爲其大明,列星守度不亂錯行,是天喜之證也;地喜則百川順流,不妄動出不妄動出,不決堤泛濫,萬物見養長好善也,即是地之悦喜之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天師幸哀愚生,得其事得其事,遇到事情,碰到問題者進問。緣見待厚待厚,待遇優厚,優待,乃得悉問所疑。今使民間記災變怪,云何哉?""然,善乎!子問事也。然,當見之時,支支,疑當作及日晏蚤蚤,通早。晏早,早晚,隨時户記之,月盡者共集議之,可上而上之,未足上者,復待後月後月,以後的一個月,下一個月灾異如此。縣邑長吏且取晏蚤蚤,通早之時於民間也,則可謂爲不失天之灾絲髮之間也。吏亦畏民,民亦畏吏,兩相畏恐,所上皆得實,不失銖分之間,則令帝王安坐幽室無憂矣。民臣百姓大小盡忠信,得達其情實矣,天下莫不歡喜。如有止者,即共記之,皆應奸臣、不忠孝之民。無知無知,使……無知,蒙蔽天地,共欺其上,使上聰明斷絶,是大過也,故當共急記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有疑來問之。""今六真人俱歸慕思惟,天師使長吏民間共記災異變怪,皆當共記何等者哉?""善乎!六子問事詳善,不失天心,不負德君,是爲有功於天地,萬物莫不被蒙被蒙,蒙受之也。所以然者,乃其爲天問事□□擬補:詳審,悉究竟詳善,故不失銖分。天地陰陽三光五行四時神祇萬物所欲言,悉得見,故爲大有功也。子知之耶?""唯唯。""行,今爲

六真人陳之，詳自隨而記之。”“唯唯。”“然，夫大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大談也；中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中談也；小災異變怪者，是天地之小談也。子欲樂知其大意要大意要，要旨，比若人，大事大談，中事中談，小事小談。此大小，皆有可有可，有所言也，不空見見，同現也，天地不妄欺人也。見見，同現大善瑞應，是其大悦喜也，見見，同現中善瑞應，是其中悦喜也；見見，同現小善瑞應，是其小悦喜也。見同，同現大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大怒也；見見，同現中惡凶不祥，是天地之中怒也；見見，同現小惡凶不祥，是天地之小怒也。平平無善變，亦無惡變，是其平平，亦不喜，亦不怒。子知之耶?”“唯唯。”“災異變怪，大小記之，勿失銖分也。”“何其悉詳乎?”“真人何其愚也！過大小盡當見知，善惡大小亦悉當見知也。善者當謝謝，報償，獎勵其功，以善踰異踰異，超越等次享受特殊待遇之，過者數讓讓，責備，歸罪之，以稱天地之心意。子欲知其效者，天，比若人君長也，一小言不見從，則小恨；更中言，中言不見從，則更大恨；更大言，則爲害矣。故當大小記之，不當使天地恨怒也。”“善哉善哉！願聞所記意。”“記變怪災異疾病大小多少，風雨非常、人民萬物所病苦大小，皆集議而記之。所以使其共記之者，吏自相知長短長短，偏義複詞，指短處，民民，疑衍民自相知長短；迫近山阜而居者，知山阜變：近市城郭而居者，知市城郭變；近平土而居者，知平土變；近水下田而居者，知水下田變。高下外内，悉得知之，故無失也。是立致太平之術也，而帝王所宜用，不失大大，王校作天心之法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地開闢以來，所以多承負之災者，由其記事不及民間大小共集記之故也。有變怪，反乃他所他所，别處長吏來行行，處置之，比近各爲其部界長吏諱不言，共匿之，因使天地辭語斷絶，不得上通達其帝王，爲害甚深，令天悒悒，災爲之復增

益,咎在此也。他所長吏來考事,安知民間素所苦者乎?或相與厚善,反復相與共隱匿之;或得素有所不比不比,不親善,有矛盾之家,反復增加災,妄增益其事,故故,罪過,歸罪之也。共匿之,則使天地談斷絶;加故,共冤無罪之人;復令下比下比,勾結庇護壞人。《鶡冠子·王鐵》:"善而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貨財相隨。此三事皆爲大害冤結氣,復更增其災害也,故其治殊不可平也。令令,當作今夫太陽興平氣盛出,德君當治,天下太平,莫不各得其所者,是故六真人來,爲其具問事,吾爲其悉語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天將興祐帝王,皆令自有意意,疑當作異,從古到今,將興祐之,輒爲爲,《鈔》作爲出奇文異筴筴,同策,令可案以治,故所爲者悉大吉也。將不祐利之,悉斷之,奇文異筴筴,同策,使不得之也;如得之,又使其心愚,不知策策,測度。此指理解掌握而用之也。將興利之利之,《鈔》作行也,使其心曠然開通,而好嬉嬉,通喜。好嬉,《鈔》作受用之也。此者,天之格法也,不欺人也。故凡人將興者多好善,將衰者多好惡也,將吉者易開導也,將凶者好抵冒抵冒,頂撞人也,不可開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是故天者常祐善人,道者思歸有德。故天者不肯祐惡人,道者不肯附附,通付於愚蔽人也。故常勑真人,以付歸有德之君也。所以悉記其災異變怪大小善惡、外内遠近者,欲令上有德之君,與衆賢原原,推究其災異所起。夫天下變怪災異,皆象其事,法其行,緣類而生,衆賢共集議,思之曠然如其意,以其事類考問考問,核實驗證之,則得之矣。則天地日爲其大喜,帝王日爲其大安。如此則德究洽於神祇,莫不饗饗,王校作響應。欲知其大效,天下所疾苦、災異悉盡,民臣悉善,應詔書而行,不失銖分,下不欺其上之明效也。有餘多害,自若多欺者;少害,少欺者;無一餘害,無一欺者。常安安,通案觀下所上,以占民臣大小忠信與不,以

其事對對，核對之，比若窺明鏡、相對而面語。""神哉！爲道如斯。""此乃天祐上德之君子，其治天下之明鏡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付上德之君急急。一人獨上書，名爲投書治事付一信，名爲大欺，與皇天爲重怨，天道爲其常亂也。二人共上書，名爲太陰合奸共欺，二猾人固固相勑戒；或共有可有可，有所怨惡、共上之，共爲虚僞也，與地爲咎，地道爲其大亂也。三人共上書，固固尚不實，三人固固可相勑教，共有所疾、共上事，以公報私，固固爲共欺其上也，與中和爲仇，令和氣大亂也。四人共上書，中輒有畏事不真者，爲傍傍，同旁人所得，長短長短，短處，過失錯誤爲罪名固固耶耶，語氣詞，將似類真也，其不信者，亂四時也。五人共上書，似真未信□□擬補：而實也，其不信者，輒亂五行也。六人共上書，將真未信也，其不信者，輒亂六合也。七人共上書似信，八人近真，九人近實，十人而小□□擬補：得真。""今天師何其疑之多也？願聞其要意。""然，所以疑之多者，或五方好好，羅注作奸猾人，俱自有私怨咎，以公報私，固固可共相與爲大欺，猾姦人亂天地道而誤上，故未疾純敢信之也。但爲小□□擬補：得真，是故使衆人老小，賢不肖男女，下及奴婢者，大小集議，不可得以僞。其以公報私也，中會有不安而言之者，或有不肖，或有輕口輕口，多嘴不能匿，或有老人壽在旦暮，不復忌諱忌諱，顧忌隱諱，或有婦女小兒行言行言，流言，傳言，不能隱匿共爲姦也。故其事會泄，故無姦悉得真也，得真則天地心調調，和順，順暢。真人知之耶？""唯唯。""本本，追溯原因帝王所以連連相承負之過責，治常失天心，流災不絶，絶者復起，皇天不安，多害氣疾病，不得久大樂，須臾樂者復惡，其大咎正在此。猾奸人共背天地而欺帝王，人乃以天地爲命，以帝王爲父母，愚人及及，當作反背其命而共欺其父母，故天地共憎之，帝王惡之。其法：惡，死有

餘罪當流後生也。是故災不絶,害日多,人壽日少,萬物常亂也,正咎在是也。豈真人已大覺,重知之耶?""唯唯。""子可謂已知之矣。是故吾知皇天深疾惡,是故吾使是文復復,通複重□□擬補:相足,爲其平平,正,訂正。遺失其一事,一事可起,失之于前,得之于後。此事尤重,天大惡之也,吾知其□□擬補:大重,以示勑真人,以付歸上道德之君,得而行之,與神無異也,乃且太平上皇正氣立自來也。吾之文不敢負天地,不負上德君,不負後生下古之人,不負萬物,行之立效。""善哉善哉!願聞一人上書何故亂天,二人何故亂地?""然,此者各從其家家,所歸屬的類,并策相應者相感動。此自然法,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願問天師,今應應,響應,遵照此文言爲之,寧能盡實核、天下悉信信,真實可靠耶?""然,天下悉信矣。""願聞其意。""然,且語真人大要。説今是主者長吏,亦畏民泄其事,而生之六考問,長得其信也;民亦畏縣官得其短,亦復信也;縣官長吏居民亦畏行於他方上書者得其短,亦信也。行上書者,亦畏縣長吏居民得其短也,亦信也;更相畏,非敢有妄語者也,亦非有可有可,有所隱也。是故使三處上書,縣官與居民與行者,悉旦旦,王校作且三相應,不失銖分也。""神哉,爲道如此。願聞到也也,當作他所集議,人當於何期期,等待,約定乎?""善哉,子之言,悉記記,疑當作期於太平來善之宅下。""何必於此?""然,其有奇方殊文,可使投於太平來善宅中,因集議善惡於其下,而四方共上事也。爲爲,如一人議,中悔而止,或爲旁人所止,上書便在方道中止,意以其所匿事罪之。如此,書者天下已得矣,帝王已長游矣。""善哉善哉!今天帥帥,當作師文積備多,當盡何投投,放置,遞送之?""其文獨爲上出者止於上,悉爲天下事出者悉出之。子知之耶?""唯唯。""行,去,夫上德之君,天自使有聖心,且緣

是自有善意，自有善令。儀此爲天法，不失絲髮也。事亦不可勝記，常苦文文，華而不實，繁冗。行，去。""唯唯。"

右天告六真人使重知三道行文書訣。

#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八十七)正讀

## (長存符圖第一百二十八)

天符還精以丹書,書以以,同已入腹,當見腹中之文,大吉,百邪去矣。五官五王爲道初,爲神祖,審能閉之——閉門户,外闇内明,何不洞覩?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愚者捐去捐去,棄去,抛棄,賢者以爲重寶,此可謂長存之道。

獨貴自然形神相守,此兩者,同相抱,其有奇思反爲咎。子失自然不可壽也,嬰兒五精還自保也此段是韻文,七言句句韻,韻字是:守、抱、咎、壽、保,在幽部。句末語氣詞“也”不入韻。

#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八正讀

## 作來善宅法第一百二十九

六方真人再拜:"願有所問一疑。""行,言之。""今天師前所勑愚生拘校拘校,搜集核正上古中古下古之要文,及究竟究竟,窮竟賢明之善辭、口中訣事也。今四境之界外内,或去去,離開,距離帝王萬萬里,或有善書,其文少,不足乃遠持往到京師;或有奇文殊方妙術,大儒穴處之士,義不遠萬里不遠萬里,不能遠至萬里之外,往詣帝王,衒賣道德;或有黎庶幼弱老小、田家嬰兒婦女胸心,各有所懷善字訣事,各有一兩十數一兩十數,一句兩句或十來句,少少又不足使人遠齎持往詣京師;或有四境夷狄隱人胡貊之屬,其善人深知祕道者,雖知中國有大明道德之君,不能遠故故,特地,專門齎其奇文善策殊方往也。今天師言,乃都合古今河洛神書善文之屬,及賢明口中訣事,以爲洞極之經,乃後天地開闢以來災悉可除也,帝王長遊樂、垂拱無憂也。言言,此指神書善文訣事,一事不足備,輒有餘災,故當都合之。今不知當以何來致此奇方殊策善字,迺悉得之。""善哉善哉!諸真人思念劇也,天神已下,告諸真人矣,上皇之氣來祐助道德之君□□擬補:王治矣。行,真人今乃爲皇靈天具具,全,全面地問事,吾職職,職份當爲天下具談,何敢有懈焉。諾,諸真人安坐,方爲真人悉説之。""唯唯。""以此書付歸上皇道德之帝王,見天文

必思其要意，勑州郡下及四境遠方，縣邑鄉部，宜各作一善好宅於都市四達大道之上也。高三丈，其中廣縱亦三丈，爲四方作善疎疎，窗户，使與人面等；其疎間使可容手往來，善庇庇，掩，關閉其户也，勿令人得妄開入也。懸書於其外而大明其文，使其□□擬補：復明書其宅四面亦可也。其文言：帝王來索善人奇文殊異之方，及善策辭、口中訣事，人胸心常所懷、所能言，各悉書記之，投於此宅中，自記姓字。已且徵索徵索，徵召之，各以其道德能大小署其職也；所言多、少其能不可徵者，且悉勑所屬縣邑長吏以職仕之也；其老弱婦女有善言者，且勑主者賜之；其有大功而不可仕者，且復復，免除賦役之也；四境之外，其有所貢進善奇異策，用之有大效者，且重賞賜之也。如此，四境外内，一旦而同計大興，俱喜思爲帝王盡力，從上到下，從内到外，遠方無有餘遺策策，疑當作異策善字奇殊方也，人皆一旦轉樂爲善也。隱士穴處人中中，半途，事情做到一半。此指中止隱居出，遊於都市，觀帝王太平來善之宅，無有自藏匿者也。風雨爲其時節時節，合乎時令而有節制，三光爲其大明，是天大喜之效也。四夷八十一域中，善人賢聖，聞中國有大德之君治如此，莫不樂來降服，皆齎其珍奇物來，前後成行。吾之書，萬不失一也，豈不大樂哉？大德之治如此，諸真人寧解曉之耶？""唯唯。""然，子已覺矣，於其宅中文太太，通大多者，主者更開其宅户，收其中書文，持入與長吏衆賢共次次，排序，分類整理。其中善者，以類相從；除其惡者，去其復復，同複重，因因，依照順序事前後，齎而上付帝王；帝王復使衆賢共次，去其中復復，同複重及惡不正者，以類相從，而置一閑處；復令須須，等待四方書來，前後次之，復以類相從，復令須後書至也。其四方來善宅，已出中奇文殊方善策者，復善閉之，於其畜積多者復出次之，復齎上之，於四方辭旦旦，王校作且日少畢竟也。所

上略同,使衆賢明共集次之,編以爲洞極之經。因以大覺賢者,乃以下付歸民間,百姓萬民,一旦俱化爲善,不復知爲惡之數數,道,方法、途徑也,此所謂畢得天地人及四夷之心,大樂日至,并合爲一家,共成一治者也。六真人豈知之耶?""唯唯。""行,六真人已知之矣。夷狄聞之,日自却去,中國日以廣,不戰鬥伐而日彊也。天地助其除惡,是爲天地開闢以來未常常,通嘗有也,是故天下大喜也。天地神靈共除帝王承負也,災變已消去,其治與神無異也。天下人且大得道德奇方,皆思善文正字,不復爲邪惡也。所上且歲益善,於其後三歲一小録録,收集,五歲一大録,次之,此以下附附,當作付歸於民間也,使其各好爲善,不能自禁止也。取其中大善之事,有益於帝王正治者留之,勿下下,下付歸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然,今真人,天使諸弟子問是,今既爲天問事,乃爲德君作大樂之經,努力勿懈也,天且報子功。子乃爲皇天后土除病,爲帝王除災毒承負之厄會,子明明,顯然,肯定自當增筭筭,同算,吾言不敢欺真人也,慎之。""唯唯。""行,去,歸努力精精,專致深入行,有疑者來。""唯唯。""真人前,子前問事之時,吾欲去去,去世,離開俗間升入天界久矣,故中與子斷訣訣,通決。斷訣,告别之文。見子惓惓,知爲皇天祐陽精。所以然者,見真人精,中國當大興平,八十一域善人當降,來歸中國,故吾爲子更止留止留,逗留,悉究竟説之也。所以然者,見真人爲天問事不止,反恐得大過於子,得謫於天地,故不敢棄,道道,半途而中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努力精卒之,勿棄。天道問,一訣一訣,都解答。訣,同決也。""唯唯。願請訣訣,同決事。""言之。""天師何睹,正於都市四達道上,爲太平作來善文奇策密方之室乎?""善哉,真人之難問難問,詰問,提問也,得其大要意。天積悒悒,帝王使子難問耶?其投辭投辭,置辭,措辭,説話。此指提出的問題

何一工工,精,精要也。然,吾居天上觀之,有可有可,有所覩見,不空空,憑空,没有根據妄作此皇平之宅於四達道上也。天公公,《鈔》作君問:'天下何故難平安哉?'五行神吏上對言:'今帝王乃居百重之内,去其四境萬萬餘里,大遠者,多冤結,善惡不得上通達也;奇方殊文異策斷絶,不得到其帝王前也;民臣冤結,不得自訟通也。爲此積久,四方蔽塞,賢儒儒,《鈔》作良因而伏藏,久懷道德,悒悒而到死亡:帝王不得其奇策異辭,以安天下,大咎在四面八方遠界閉不通。'今故承天心意,爲太平道德之君作來善致上皇良平之氣宅於四達道上也,欲樂四方悉知德君有此教令,翕然俱喜,各持其善物殊方,來付歸之於上,無遠近悉出也,無復斷絶者也。""善哉善哉!響響,通嚮不及天師力問,不得知之也。""然,真若真人言也。夫人,天性自知之,其上也;不能自知之,力問,亦其次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一事。""言之。""何故必使其廣縱三丈,高三丈乎哉?""善乎,子之言也。一者,數之始也;天數亦終於十,地數亦終於十,人數亦終於十,故使三丈也。欲樂合天地人,使其俱悦喜也,故象天地人爲之也。""今請問,三數何故俱十乎哉?""然,天有五行,亦自有陰陽;地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人有五行,亦自有陰陽也。故皆十。""善哉善哉! 今獨天地人如此邪哉? 然,萬物悉如此邪哉?""然,萬物悉象天地人也,故天地人皆隨四時五行爲盛衰也。真人知之邪?""善乎善乎!""然,子可謂已知之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何故必爲其四方作疎疎,窗户與面齊者?""然,疎疎,同疏,逐條記録。此雙關指窗户者,欲使賢儒策策,記載之也;疎者,樂四方疎達疎達,通達,不復閉絶也,欲使賢者各疎記其辭,投此太平來善之室中也。與面齊者,面者,最人之善者也,太陽之分,象天道也,樂人各順天心,思爲善,與德君并力,共平天下也,故使與面齊。

面者,有七正七正,七竅,耳目口鼻,可以可以,所以通氣、神祇往來,樂大賢策之,使四方八極遠境聰明悉來至也。今帝王雖居百重之內,與民相去萬萬里,光明教令,悉暢達也,不失天地之心,以安其身。""善哉善哉!願請問,當使何吏守此宅哉?""長吏直直,同值署直署,任職於此官署,唱唱,高聲叫出名爲太平之宅樂善之吏也。""善乎!愚生知天已大喜矣,地已大悦慎行也,人已太平理矣,萬物已得其所矣。""今真人何以知之乎?""愚生見天師爲太平德君制作大樂之宅,以通天地人之談語。今使下民臣各得奏上其辭於其君,令帝王得奇策異文殊方可以長自安全者;又天地得通其談語,百姓下賤得達其善辭,以解天地悒悒,以助其君爲聰明。天地與人,爲凡物之長也,乃得悉通達,故大樂也。""真人説是也,善哉,吾無以加之也。子之言事,大入真道矣。""願請問一疑。""言之。""今天乃悒悒欲言,何故返返,通反使人談哉?""善乎,子之難問,得其意。然,夫天道乃轉而相因,更相使也,故兑爲天地之口,人亦然。故以類相求,故人爲天地談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易開哉,勉力勉力!""唯唯。""然,辭小竟,勿復問。疑缺:復問令道文文,繁冗蕪雜難知,反益憒憒也。""唯唯。""行,戒戒,同誡真人一事,爲爲,如已校書文殊方也,卷投投,置,安排一善方、始善養性之術於書卷下卷下,卷末,使衆賢誦讀,此當爲洞極之經竟竟,結尾者。因各集此方以自養,誦此術以自全,令各樂得久存。上賢可以爲國輔,中賢可爲國小吏,下小人不能仕者,可長養其親,而久守其子孫。""善哉善哉!天下大樂悦也,爲善無雙,無復惡人也。""子已知之矣。行,去,思之念之。既爲天問事,勿懈。""唯唯。"

右求善以致太平,令天下一旦合心,上皇大樂之宅文。

# 太平經己部卷八十九正讀

## 八卦還精念文第一百三十

玄明玄明,冬至。冬至日照最短,光綫暗淡,故稱。此指太陰之氣內光,大幽大幽,幽冥中,地下多氣,與賢同位,壬癸之居。亥子共身,周流相抱相抱,相合。亥爲十二地支之末,子爲十二地支之首,二者相接完成一個循環,極陰生陽,名爲初九。一合生物,陰止陽起,受施於亥,懷妊於壬,藩滋於子。子子孫孫,陽入陰中,其生無已。思外洞內,壽命增倍,不可卒卒,通猝致,宜以長久。少陽有氣,與肝共位,甲乙寅卯,青色相類。萬物之精,前後雜出萬物之精,前後雜出,少陽爲春季,是萬物萌生的季節,故言,仁恩心著。勇士將發,念之,覩此字,光若日之始出,百病除愈,增年三倍。太陽盛氣,與心相類,丙丁之家,巳午養位。覩之,百邪除去,身日以正。宜意柔明大,不可彊求。見字而壽,光若日中之明。中和之氣,與脾相連,四出季鄉季鄉,一年四時中,每時的第三個月叫季,其中季春爲辰月,季夏爲未月,季秋爲戌月,季冬爲丑月。它們同與天干中的戊己相配,乃返還戊己。中居辰戌,丑未爲根。舉順之而而,通能思其意,還以治其病,精若黄龍。而而,通能見此字,其病消亡,增年五倍,令人順孝,臣愛其君,子愛其父。少陰之旬,與師精并,靈扇出氣,位屬庚辛。申酉義誅,猾邪盜賊不起,邪不得害人。腎盛之氣,增年百倍。極陰生陽,其國大昌,常而

而，通能思之，不知死亡。陰上上，楊釋作止陽起，故玄武玄武，北方之神。此指北方、冬季爲初始；龍德生北，位在東方，故隨其後；朱雀治病；黄氣正中。君而而，通能行之，壽命無窮。升執其平平，正，百邪滅亡。八卦在内，神成列行。白虎在後，誅禍滅殃，正道日到到，來到，邪氣消亡以上八個四字句隔句押韻，韻字是：亡、行、殃、亡，在陽部。思精而不止，延年之紀。身而而，通能服之，何憂之有？下承其上，名爲順道，無有謫過，萬病自愈。念字覩形容，愛若父子，令人常喜，洞照無已。審而而，通能用者，其效立可待，長與晝俱，日與神遊。道以自然爲洞虚無，一旦自來。其道仁良，子爲之孝，臣爲其忠信，知則令人愛其身，不敢妄言；守而不止，命無窮焉。書不空出，與道連思，深知其意，神自來焉。初端形念字，反得道元，精得神明，因無自然。天道萬端，在人可爲可爲，所爲。道成其事，□□擬補：守正不爲非，患人不力爲，疑略：人不力爲正氣何從得來。行而不上上，楊釋作止，日吉遠危。大人爲之，其國太平，小人爲之，去禍招福形。思之幽處趣具成，子而而，通能守道，亂何從得生？思念而不止自太平，心中不亂無邪傾，守之不止日自生以上十句中七言句每句入韻，四言五言句隔句入韻，韻字是：平、形、成、生、平、傾、生，在耕部。道不妄出，付有德，歸其人。

右升平八卦六甲追道還精念文。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正讀

## 冤流災求奇方訣第一百三十一

"真人前,子學是,凡事積之,當知天下大訣分理,後乃言事□□擬補:投辭無復有疑也。今見凡人死,當大冤之,叩叩,拍打胸心而呼天、自投擗投擗,頓足捶胸而告地邪,不當邪?宜自精道之,令使可萬世誦讀,以爲常法,而不可復忘也。""今天師有嚴教,愚生敢不敢不,不敢不彊一言也。""平,行,勿疑也。""然,人死者大劇事,當大冤之,叩胸心自投擗也,力盡長悲哀而已,此亦無傷生也。""當冤何等人哉?""皆當冤之。""何也?""夫人死者乃盡滅,盡成灰土,將不復見見,同現。今人居天地之間,從天地開闢以來,人人各一生一生,有一次生命,不得再生也。自有名字爲人,人者,乃中和凡物之長也,而尊且貴,與天地相似;今一死,乃終古窮天畢地,不得復見自名爲人也,不復起行也,故悲之、大冤之也。""噫!子説與俗人同,又實非也。""愚生甚不覩覩,察知,明白其意,人死當奈何哉?願聞之,唯天師。""然,夫物生者,皆有終盡,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天爲爲,因爲其中時時且有自冤死者,或自少年年,壽命不壽壽,長壽者,天地乃爲萬物父母,恐其中有自冤哭淚、仰呼天俯叩地而自悲冤得年年,壽命少,故天爲其生真道奇方,可以自防而得小壽者。物生皆自有老終,而愚人不肯力學真道善方,何何,《鈔》作可以

小增小增,《鈔》作永享其年、不死遲老者?反各自輕忽。不求奇方,而共笑賤賤,輕賤,鄙視貶低真道,反曰曰,楊釋作日共作邪僞,以亂天道。共欺其上,爭置死地死地,墓地,墳墓名爲塚,修之治之以待死,預作死約及凶復復,王校作服,求死得死,有何可冤哉?年竟筭筭,同算盡,此比若日出自有入也,真人何故反冤之乎?真人投辭投辭,置辭,説話,多與俗人同,正似無一知人,何也?""當冤其何等者?願聞之。""當冤其年少年少,年紀輕未有所知而死者也,未知學問求可自防禦者,故當冤之也。又復當冤其常謹良、畏不壽年少年少,壽命短,常自苦行求真道善德奇方,爲行常善,不爲陰賊,或逢流災而中死中死,夭折。中,中途,或到老力盡,而訖訖,終究不得遭逢明師,可得須臾竟其天年者。是者大冤,可悲傷也。若無故冤悲、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反搥胸哭泣,呼天叩地,汝汝,指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這是天師説教時突然改變了説話的對象,假設正對不求奇方真道而死者説話身自得之,反過過,歸罪天地,是爲反民,天甚怨惡之。真人怨是,不若早自悲傷學不得真道、不知天地陰陽大分部訣也,久苦無明師而長懷悒悒而夭年將竟也,是誠可悲傷。子知之乎?""唯唯,愚生甚恐駭,命在天師。""吾同乞乞,給予,授與真道與子,欲使子努力不懈。天下下,疑當作上何不有?但求之不力至誠淚出感動天,故天不與之耳。若不道道,中途懈止,亦將得之,不久也。子知之耶?""唯唯。""夫愚人不自重愛、力求奇殊方可得須臾,反預置死器死處,求得死——天之爲法,若慈父母賢明君,不奪人可求可求,所求也,是自然,常求之,名爲得其所求之此句與下句同,而句末同上句有一"之"字,全句疑衍,名爲得其所求,亦可毋大冤之也。是以古者聖人帝王時時有大自重愛而畏死者,旦夕思行求異聞殊奇奇,王校作方,敬事道人,力盡財空而已;至誠涕出,感動皇天,天乃爲出瑞應,道

術之士悉往佑佑,《鈔》作佐之,故多得老壽,或得度世。其中時時有求而不得者,但未至誠,固固固固,保持不變,依舊好俗事,輕忽其身,言言,認爲可再得也。今天地乃以人爲子,帝王乃最天之所貴子也,不惜真道奇方焉。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古者聖人深計遠慮,知天下之財物,會非久是其有也。身身,本人,本身在,財物固固屬人身;身亡,財物他人有也。故無可無可,無所愛惜愛惜,吝惜,極極,盡力以財物自輔,求索真道異聞也。故其身反得長存,財則在,常屬於人也。是故當極力、財空盡而已。財者,但過過,從事求,須臾得之耳;失財,乃天下人之有也,會不久久,長久吾有也。此名爲賢聖明智養身以道、知用財法,故多得老壽也。子知之乎?""唯唯。""行,爲人師者多難,訾訾,思慮,顧念真人悒悒,爲子更復分别悉道其意。夫天道乃有格法,不以故故,歸罪,陷害人也。子欲樂知其審,此若冬至之後,天當大寒殺人;乃以五月初,始見見,同現陰氣於井中,爲其清,日日益劇,到冬至後,乃大寒傷殺人。此疑缺:故人不可無衣也,賢者預防也,則獨得大樂,不傷於寒而無憂;其懈惰不力,不預備之,則獨饑寒而窮矣,此之謂也。天無過也,人自得之。子寧重曉不哉?""唯唯。""行,子已覺矣。夫天之爲法,不以卒卒,通猝故故,歸罪人也,愚人自故故,過錯,犯過錯觸冒觸冒,觸犯之耳。"

"願請問不及。復當冤何等者哉?""復當冤大賢少而學善,順良有真道德,當爲帝王輔,助其理陰陽,帝王得之,抱腹因心抱腹因心,合心合意,垂拱而無憂,或反蔽塞不通,懷真道德到老死亡,是可冤悲傷;而帝王治不得大賢明,反與愚者共治,陰陽亂,萬變起,常旦夕自苦,得大愁焉,是復大冤,可悲傷之甚。是故古者聖人聰明大達,衆賢悉出上集爲輔,故兩無冤者也。天地亦爲其理,無病而不冤,何況於人乎哉此句《鈔》作:況人倫乎? 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

天師之言也。""以何爲善乎?""然,此乃天得之,以解病苦;帝王得之,以垂拱無憂;賢者亦得,盡其忠信之心,上輔其君爲治,亦得盡其能,力勉勉力勉勉,盡力的樣子使共解天地大憂;百姓萬物亦復得之而興也此句《鈔》作:萬民因而興。故言善哉也此句《鈔》作:豈不善哉。""善乎!真人之言,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凡人可求可求,所求作作,發生,產生者,皆不爲寃結也,自行自行,自身行爲得之也,所求不得,反爲大寃。今人求死得死,求惡得惡,求善得善,天順其心,是爲大吉,可求可求,所求者得。若人預爭置死地,作死約,得死,是也;日求凶,得凶惡而死,復是也:名僞僞,當作爲凡事所求者得,天與地無可無可,無所大負於此人也。真人寧亦大覺未?""唯唯。""行,子已覺矣。行,今欲爲子悉説之,益文。今已爲子舉其大綱,自思其意,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各加努力在所求,求而不得,未一一,完全至誠也。夫天地比若影響,不欺人,乃愁愚人各自欺自輕自忽,大咎在此。夫羣愚乃共亂天與地,不獨自愁也,其過乃如此也,天乃得大愁於是也。愚人自身求而得之,窮則反啼呼天與地,爲是積久,天地大疾之悒悒,故遣吾下具語,分解分解,分析解答天下人意,使衆賢明共策吾辭,吾辭則天談地語也。吾不空乙乙,王校同一二乙二,一一,逐一與真人道事也,乃天示教勑,吾下言之也,使一一,全部,都各自知過所由來,勿復更相罪責罪責,怪罪,責備也,故吾悉言之。吾不敢妄語,吾所以究竟盡言者,獨知天地心意,故見遣,下與真人共議天下,分别其曲直,使德君與賢者俱思惟之,使可萬萬世傳,後生者歌誦以爲常法而不復忘也。故吾每見真人問事,常喜爲天訣訣,通決,解答,訣得,一解其憂。故睹天言者,輒承天心地意,分别道説之也,不敢有懈也。子有疑者,爲復來共議之,既見信而見遣下語,實畏天威,無可無可,無所惜惜,吝惜也。子

重明知之邪?""唯唯。""行,子已得天地之意,應曉事生哉! 夫人積愚,不知早學真道善德殊方,以爲小事,不知其過積大,乃亂天地而共愁其帝王,身尚得天夭,王校作夭死,不得竟其天年而亡也。真人熟思吾書言,天下過,寧復有大於是死者邪?""善哉善哉! 愚生已大覺矣。""子知早覺,可謂爲曉事之生,遠凶而近吉乎! 覺而不止也,真道畢乎! 一旦得王侯,不若得仙人乎! 今行逢千斤之金、萬雙之璧,不若得明師乎! 帝王有愚臣億萬,不若得一大賢明乎! 父母生百子而不肖,不若生一子而賢乎! 一里百户不好學,不若近一大德乎! 萬目僂僂僂僂,細密衆多的樣子,不若一大綱綱,網上的總繩乎! 天下擾擾無不有,不若天獨神且聖,乘氣而飛行乎! 凡物雖衆多,不若一氣一氣,元氣獨活人乎! 故今勑真人學者,疾棄浮華,能務核核,實,實在的事,求真道乎! 欲太太,通大吉者,真若稱天乎! 天地無病而長悦喜,真道奇殊方出祐人乎! 是以古者聖人常稱天,不敢懈也,故常獨吉也,賢儒集策,天道畢也。各言一善而陰陽理、神靈悦也,災害悉伏,不復發也。所謂治得天心,而祅祅,通妖臣絶也。神哉爲道,自然術也。""善哉善哉! 愚生向不力問,復無緣得知是也。""然,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何從得日進乎? 行而不數數,頻頻移其足,道何從得達乎? 學而不得明師,知知,同智何從得發乎? 治國欲樂安之,不得大賢事之,何從得一旦而理乎?""善哉,天師之言也。""然,子已覩其微意矣。故金城九重,不如事一大賢也。是故古者聖賢皆事明師,以解憂患也,故聖賢悉有師法也。真人宜戒戒,謹慎,凡事自愛,吉凶門户可睹乎!""唯唯。""戒真人一言。""唯唯。""人所求而得者,天以以,同已順其所求,不負焉也,勿復臨死而哭天泣地也。是名爲自求而得之、反以罪天地,是名爲大逆之人也,天不好也,地不嬉嬉,同喜也,鬼神會不祐也。所冤者,獨當冤

求而不得者耳。夫萬物各得其所求,何故自冤哉?真人熟思吾言,是實非是實非,對還是不對。實,副詞,真的也?吾之文不誤也,大□□擬補:效之,萬不失一也。今天乃惡之疾之,故吾反覆道之,雖上已言,復戒真人於下也。吾乃故使其復復,通複重,樂下古之人深思之、美之、念之、傳之、寫之以相示,勿匿之也。天之戒書,樂見發揚發揚,傳播,不欲見藏也。""唯唯。""行,去。"

右集難人死當見冤與不、所求得與不、合國安危學逢明師與不肖師。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一正讀

## 拘校三古文法第此脱:一百三十二

"請問,天師之書乃拘校拘校,搜集校正天地開闢以來,前後賢聖之文、河雒圖書神文之屬,下及凡民之辭語,下及奴婢,遠及夷狄,皆受其奇辭殊策,合以爲一語,以明天道,曾不不,《鈔》作不大煩乎哉?""不也。爲其遠煩而不通,故各就其,爲作求善太平之宅於其所屬邑鄉,主備備,準備,應付其遠不能自致,故爲其立宅道上,使其投異辭、善奇策、殊方於其中也。因取中中,其中事傳傳,羅注作傳持往付付,《鈔》作獻於上有德之君,令其群臣臣臣,疑衍。群臣臣,《鈔》作群賢共定案之,以類相求。上上,《鈔》作取上第一善者,去其邪辭,以爲洞極之經,名爲天洞極政事,迺後天地之病且悉除去也,帝王之治且壹壹,全部大安也,承負萬萬世之災厄會且壹都都,《鈔》作却去也。然後萬物羣神,且無無,《鈔》作化萬一可言,而不復上白人惡於上天也。故勑使其拘校之者,迺天使吾下言也。雖煩,安得不力爲之乎? 天下久久,王校作文書及人各言一,或言十數,而天下之疑事悉自解,亦無大煩也。但各居其處而言之,傳傳,王校作傳持付付,《鈔》作獻上耳。是名爲天下集久久,當作文集言而語語,《鈔》作共語,以通達天地之意,以通達天地之炁炁,同氣,以除帝王災害,以利凡民及萬物,莫不各得處其所者,迺後天地壹壹,全部且大悦喜,病壹

除。此脱略:天地喜則祐帝王也,今今,當作令使無事而長游也。""願問天地何故一時一時,立時,即時使天下人共集辭策及古今神聖之文以爲洞極經乎?""善哉,子之問。然,天地有劇病亂,未嘗得善理也,故教示人使集議,而共集出正語奇策,以除其病也,故使其大共集言事也。""願請問天地亂而有劇病,何不更生善聖人乎?""力復生後聖人迺無益。""何也?""噫!真人愚哉!吾聞前已有言矣。""下賤闇之生,積愚固固,不能察察察察,清清楚楚知之。""真人尚迺言如此,俗人何以可曉乎?必且互互,并置吾文而更大忿天,災害反且更大起而不可救。故天使子反覆覆,同復問是也。欲使吾更□□擬補:一二具言耶?諾諾,吾親見遣,爲是事下,吾不敢有所匿而忿天也。行,真人明聽,爲子條條,分項逐條訣訣,通決解訣解,解答之,更以上下以上下,從上往下悉説道之。但安坐。""唯唯。""行,古今聖人有優劣,各長於一事,俱爲天談地語,而所作殊異,是故衆聖前後出者,所爲各異也。俱樂得天心地意,去惡而致善,而辭不盡同,壹合壹不壹合壹不,有的相符合,有的不相符合,大類相似,故衆聖不能悉知天地意。故天地常有劇病,而不悉除,復欲生聖人,會復如斯。天久悒悒於是,故遣吾下,具爲其語,以告真人。所以告真人者,天上諸神言,天下有樂善欲稱天心者,獨有真人耳。故吾以辭情告於真人也,吾不同同,疑衍空語耳。真人自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自知矣。行,所以拘校上古神文、中古神文、下古神文者,或上古神文未及言之,此下王校據《鈔》補:中古神文言之;中古神文未及言之,下古神文言之也。因以類相從以類相從,把同類的内容歸攏在一起相補,共成一善辭,故使集之也,迺後神書天地意可睹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上古聖人失之,中古聖人得之;中古聖人失之,下古聖人得之;下古聖人失之,上古聖人得之。

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可謂大解已。行,大聖或有短失短失,缺少,遺漏之,中聖得之;中聖失之,小聖得之。因復以類相從,因而相補,共成一善聖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大賢以以,同已短失之,中賢得之;中賢失之;小賢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賢辭矣。真人知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帝王失之,臣子得之;臣子失之,庶民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解矣。行,上老上老,老年人失之,丁壯丁壯,成年人得之;丁壯丁壯,成年人失之,少者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行,男子失之,女子得之;女子失之,奴婢夷狄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行,或上古文失之,中古文得之;或中古文失之,下古文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以以,同已大解矣。行,或上古人失之,中古人得之;中古人失之,下古人得之。以類相從,因以相補,共成一善辭矣。真人知之乎?""唯唯。""行,子已解矣。行,或上失之,而下得之;或下失之,而上得之;或上下失之,而中得之;或中失之,而上下得之;或天神文失之,反聖文得之;或聖文失之,反賢者文得之;或賢者文失之,而百姓文得之;或百姓文失之,而夷狄得之;或內失之,反外得之;或外失之,反內得之。會有失之者,會有得之也。故上下外內,尊卑遠近,俱收其文與要語,而集集,集中其長短長短,長處。偏義複詞,以類王校此補:相從,因以相補,則俱俱,王校作具矣。然後文書及辭言壹都通壹都通,全部。三字同義連文具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之,子已知之矣。天地出生凡事,人民聖賢跂行萬物之屬,

各有短長短長，短處。偏義複詞，各有所不及，各有所失。故所爲所作，各異不同，其大率要大率要，大體上俱欲樂得天地之心而自安也。當時各自言所爲是也，孔孔孔孔，深深地以爲真真也，而俱反失天地之心，故常有餘災毒，或大或小，相流而不絶，是其明效也。故生承負之責，後生者病之日劇。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解矣。故今天遣吾下，爲上德道君更考考，核查文，教吾都合之。從神文聖賢辭，下及庶人奴婢夷狄，以類相從，合其辭語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名爲皇天洞極政事之文也，廼後天地病壹悉壹悉，全部除去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核，同駭哉！可怢核，同駭哉！""行，真人已應曉事生，已知之矣，天已使子壽矣，及上真人矣。""不敢不敢。""子自行得之，非吾力也。子爲善天下無雙，故天愛之也。""不敢不敢。今愚生但無忿忿，使……憤怒，觸怒天而已，無敢可望可望，所望。無敢可望，不敢有所奢望也。""不嗛嗛，通謙也。""唯唯。請問合是衆類以相從，願聞其訣意訣意，答案。""然，善哉！子難問，天使之□□擬補：難問乎哉？諾，安坐，爲子分别道之也。""唯唯。""行，假令假令，假設正正，就共説説，解釋一甲字也。是一事也，正投衆賢明前，是宜天下文書，衆人之辭，各有言説。此一且無訾無訾，無量，非常多之文，無訾之言，取中中，其中善者合衆人心第一解者，集之以相徵明而起起，取，採用，合於人心者，即合於天地心矣。""以何明之？願聞其訣。""然，凡人之行也，考之於心，及衆賢聖心而合，而俱言善，是也，其應即合於天心矣；考之於心自疑者，考之於衆賢聖心，下及小人心，而言非者，即凶，天竟竟，最後，結果應之以凶也，是即其明徵也。故集此説以爲經，都合人心者是，不合人心者非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書文凡事，各自有本，按按，同案本共以衆文人辭葉辭葉，分别陳述闡發的言辭。葉，與本相對共，因而説之如此

矣，俱合人心意者，即合神祇；不合人心意者，不合神祇。”“善哉善哉！聞命矣。”“今真人何故言聞命乎？”“然，此下《鈔》作：善正其言則吉，不善正其言則凶行善正，則得天心而生；行惡，失天心，則凶死。此死生即命所屬也，故言聞命也。”“善哉！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是故天正其言與文則吉，不正其言與文則凶，是以吾教真人拘校之也。”“唯唯。”“然後太平上皇之氣立出，延年立來。此下《鈔》作：夫人有病皆願速較為善，天地之病，亦願速較為善天文聖人之辭，尚迺有短長短長，短處，不足。此指雜有邪辭誤言，故上皇之氣，見圄圄，囚禁於邪辭誤言，未嘗得來也。故天地後後，疑衍開闢以來，未嘗有上皇之氣來助帝王治也。今天欲都開出開出，放出，釋放之，故拘校文書也。有餘一邪言，輒餘一病；餘一邪說誤文，輒有餘一病；餘十十病，餘百百病，餘千千病，餘萬萬病，隨此餘邪言邪文誤辭爲病。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無病，即天無病也；人半病之，即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故使人病者，迺樂覺之也；而而，通如不覺，故死、無數也。”“願聞聞，使……聽聞，告知以何以天病邪言邪辭邪文，而有病乎？”“噫！子反更冥冥闇愚，何哉？行，安坐，爲真人說之。夫邪言邪文以說經道也，則亂道經書；道經亂，則天文地理亂矣；天文地理亂，則天地病矣。故使三光風雨四時五行戰鬥無常，歲爲其凶年凶年，歉收。年，收成，帝王爲其愁苦，縣官亂治，民愁恚飢寒，此非邪文邪言所病邪？如大用之，迺到于大亂不治也。子知耶？”“唯唯。”“夫邪文邪言誤辭以治國也，日日得亂。於是邪言邪辭誤文，爲耳耳，疑當作耶，通邪所共欺，則國爲之亂危，臣爲之枉法而妄爲，民爲之困窮，共汙汙，同污天地之治亂，天官大怒，日教教，疑當作叫不絕也，人哭泣呼冤，亦不絕也。子知之耶？”“唯唯。”“邪言邪文誤辭以治家也，則父子夫婦亂，更相憎惡，而常

鬥辯鬥辯，爭吵不絶，遂爲凶家。子知之耶？""唯唯。可慽慽，同駭哉！見天師言，誠怖惶。愚生不深計計，思考，不知是惡致此也。""真人獨愚日久矣。夫俗人以爲小事而不去之，迺不知此邪言邪辭邪文，乃與天地爲大怨也，是迺國家之大賊也，百姓之烈鬼烈鬼，厲鬼，惡鬼也，寧可不一都一都，全部投投，棄置而力去之耶？是故天愛上德之君，恐其不覺悟，復彼彼，通被是大災，故遣吾下具言之。真人疾以文付之，使其疾思天意，可以自安，不者，天怒會不絶也。故天不復使聖人語，會不能悉都除其病，故使天下人共壹共壹，一起言，俱壹俱壹，一起集古文考之也。今天忿忿積恚於是邪言邪文、單言孤佞辭單言孤佞辭，偏面不確没有佐證的話也，今今，當作令考是。真人欲知之，比若帝王愁恚夷狄數來害人也，故發兵士萬萬往擊之。病不怒怒，威武，勇猛也，怒者功賜功賜，賞賜多，不怒者帝王復考之。今考邪文如此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可畏乎！天下已正矣。""真人可謂已知之矣！今急是孤辭一人一人，指一人之言邪言邪文邪辭，天地今以是爲大怨，是帝王大賊也。本治不安，悉亂於是也。故今今，當作令斷之，皆使集言集説集上書，定安安，通案事，迺天氣旦旦，王校作且壹悉得其所，邪言邪辭迺旦旦，王校作且壹悉絶也，滅亡也。天從今以往，旦旦，王校作且使人亦考之，神亦且行且行，將，將要考之，但有日急，非有懈時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慽慽，同駭。""子知慽慽，同駭，可無并見考。""唯唯，愚生事事不及，有重讁過於天地，爲天師憂念，憂念，憂愁思慮，心病。謹已見此邪文邪辭一人之言戒戒，同誡；今願更見勑戒，丁寧是正文之所到至戒戒，同誡。""善哉！書文已比比，連續言矣。子自若自若，依然問之，何也？""闇昧之人固固心結，聰明猶不達，不重反覆覆，同復見曉勑者，猶曚曚冥冥，復亂天師道。故敢不敢不，不敢不反復問之也。""善

哉，子言也。諾，安坐，爲諸羣真人具說之。夫正言正文正辭，廼是正天地之根，而安國家之寶器父母也，而天下凡人萬物所受命也，故當力正之也。""唯唯。願聞正言正文正辭爲天地根，國家寶器，凡民萬物所受命決決，同訣意。""噫！真人已比比受此語，吾文書中，悉病疾浮華邪言，子廼復重問之，何也？""愚生此脫略：生而隨俗，爲愚積久，不知邪止止，當作正所在，故不重見丁寧解之，殊不解也。""然，子欲知其審實也，俗人俱言善善而共力行之，而災殊不除去者，即不善之文、不善之言之亂亂，當作辭也。俗人言此可可，不可耳，不能善也，而按按，同案行之，反與天相應，災日除去者，即正文正言正辭也，内内，實際上獨與天相應，得天地心意之明徵也。是故正言正文，廼見見，同現是正天地之心也。故言悉正，文悉正，辭悉正，而帝王按按，同案而行之，下及小民，莫不俱好行正。天地廼爲大正，四時五行萬物，一旦皆各得其正，日月三光守度，各得正也。國家大安無憂，廼到于神負不老之方賜賜，贈予，給予之，奇物善應悉出，姦猾妖惡悉滅絶，凡民各得保其家，而竟其天年，萬物悉得長老終，各以時也。是即正言正文正辭之爲天地根，而國家寶器、父母民萬物之命，大明效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悏悏，同駭哉！可悏悏，同駭哉！天地之根、國家寶器、命，反在此。""行，子可謂曉事之生，知之矣。是故天遣吾下，悉考正之也。天地開闢以來，行正言正文者，天地常爲其大喜説説，同悦，故常善；行邪言邪文者，天地常爲其大怒不悦喜，故常凶不安而多危亡也。俗人不知是爲天地大病，而亂帝王治也，而下愚之士，反共巧工巧工，巧僞，虚假不實，下作篇記篇記，篇章，文章書籍，習邪言邪文，以相高下，以欺其上，而汙汙，同污天正法，亂天正儀。是乃天之大怨，地之大咎也，而國家之大賊也。今乃得天怨地咎國家賊，而日共行之，其治安得平哉？"

"今天師責此邪言邪文,罪之,何一重也?""噫! 真人其其,何其愚耶。今人而共以邪言邪文共亂天地,天地迺爲其常有病,是非天之怨咎耶? 比若人,常行病人害人,人亦怨咎之不耶?""唯唯。""是故爲天怨地咎明白矣。今邪言邪文邪辭,迺已共欺其上,危國家,其治常失天心,其年命年命,壽命不增、爲之絶者,前後非非,不止一人坐坐,受牽連,受害之,是非國家之大賤賤,陳增岳作賊耶? 諸真人知之不?""唯唯。""下古人多愚,或有見天文,反言不。若此言,是純復純復,完全是國賊之長也,天地之大怨咎也,民之大害,萬物之烈鬼物也。德君慎毋用其言也,用其言者,天怨不正正,楊釋作止,當爲身深計遠慮,思其患害,以長自安。天迺與德君獨厚,故爲其製作可以自安而保國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大覺矣。自慎自慎,天威不可犯也。""唯唯。""戒真人一言。自是之後,德君詳察思天教天文,爲爲,如,要是得下吏民三道所共集上書文,到八月拘校之,分處爲三部:始校書者,於君之東;已一通通,遍。量詞,傳校於君之南;已再通,傳校於君之西;已三通,傳校者棄去於君之北。校者各異處,不得相時時,通伺。等候,窺探也。""何乎? 願聞之。""然,相睹復有奸,有可有可,有所弊不實,復爲欺。如是,復忿天地爲怨咎,爲國之大賊,天地惡人,使帝王治亂。故異其處,使三校之,當共實核之也,以解天心,以安王者治也。""何必始校於君之東?""東者,天氣有心而仁也,校源源,推求,追溯事者,當用心詳,務力仁以稱天地,而念欲安帝王也,故於東也。仁者以以,同已行,當明察之,故傳於君之陽也。已明察,當以義斷除之,有功者因記有功,無功者使記無功,以爲行狀行狀,履歷,對一個人生平行爲的記錄。已者藏於君之北,幽室而置之。以是知天下人行,知善惡,勿去也,故德君校校,同案行。是名爲大神人悉坐知天下之心、凡變異之動

靜也。真人知耶?""可怰怰,同駭哉! 可怰怰,同駭哉!""子知怰怰,同駭畏天談,子長活矣。""唯唯。""是故自是之後,長吏不復言行狀,行狀見於是,因以此爲行狀。故德君迺安枕而卧,無憂也。予予,王校作子知之耶?""唯唯。""天戒,校書脱脱,失,遺漏一事者笞三十,十事者笞三百,百事者笞三千;德君使退之,勿復仕也。此人乃輕忽事,是天怨地咎,國之大賊。夫怨咎與賊,不可與久共事,此脱略:共事必且忿天地,故當疾去之。""善哉善哉!""戒真人一大要。吾書文道,所以從上到下無窮也,悉愛正言正辭正文者,吾迺深受天勑而下也,誠知天愛是正言正文正辭;所以大疾是邪言邪辭邪文者,正知天地大怨咎之。此脱略:天以是勑吾,使吾下校,去是怨咎與賊,以安有道德之國,以長長,長久,永遠解天地開闢已來承負之讁,使害一悉去得休,使正氣悉得前治也。然後六方此疑脱:四極八遠皇天平氣,悉一旦自來。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吾文者,純純,完全是天語,不失殊殊,王校作銖分也。天疾是邪文,故吾疾之也;天愛是正文,故吾愛之也。故吾之爲道,悉守本而戒中而棄末。天守本,故吾守本也;天戒中,故吾戒中也;天棄末,故吾棄末也。吾之爲文也,迺與天地同身、同心同意、同分同理、同好同惡、同道同路,故令德君桉桉,同案用之,無一誤也,萬萬歲不可去,但有日章章,王校通彰明,無有冥冥時也;但有日理,無有亂時也;但有日善,無有惡時也;但有日吉,無有凶時也。故號爲天之洞極正道,迺與天地心相抱抱,吻合。故得其上訣者可老壽,得其中訣者爲國輔,得其下訣者,可以常自安。行,吾語辭小竟,疑者迺復來問之。""唯唯。請問無故脱誤脱誤,遺漏失誤事一,正笞三十乎?""善哉,子問也,天使子言耶? 然,夫數者,起於一,十而終,是誤脱一事,即其問一之本也,脱誤不實復爲欺,則復爲天怨地咎,國家之大賊也。王

校此補：笞十者，以謝於天，笞十者，以謝謝，謝罪，認罪於地，笞十者，以謝於帝王，天地人各十，合這這，同適爲三十也。笞此以謝過謝過，認罪，以解天怨地咎、帝王之賊也，迺天地喜悅。神祇戰怒也，本天地；所以常亂而戰怒者，本由考實文書人言不詳多誤，故生此流灾承負之厄也。今復不詳，旦旦，王校作且復如此，故當笞之也，不以以，爲了故故，歸罪，責罰人也，迺以正事也。今已集議，實核□□擬補：已畢，迺右右，通又上之上之，與上面所收集的書文核正確定；尚復集王校此脫：議，實核□□擬補：已畢，迺右右，通又下之下之，與下面所收集的書文核正確定，則名爲上下已俱實實，確實無誤矣。如獨下□□擬補：已實，上不實，固固無益也；如獨上□□擬補：已實，下不實，亦無益也。上下俱爲實，迺天氣平也。下實上不實，爲上冤冤，使……冤屈下，下復自冤力爲善無益，天怒復發矣。如上實下不實，爲下冤上，地怒復發矣。上下盡已實，帝王不以意平理之，則四時五行六親之神吏、六宗之氣、中和戰怒，凶氣復發矣。雖力使三道行文書，正天下之言及文，而自不力平之，無益也。故吾迺承天心，爲上皇德君作化，不敢失天心也。故悉拘天法，以天地象爲經，隨陽爲正，順四時五行爲令，萬世不易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謹以以，同已覺矣，甚畏天法。""子知畏之，已長吉矣。戒真人一大要言也。夫拘校文書法，毋但言其神文如如，或其書文言如此以爲真也，是名爲聾文也。言事獨無本柄本柄，根據耶？何以言如此哉？不禁其有也，但問其言之意，當得其意，迺事可明也；如不說其意，以何能得知之乎哉？故當問其解決意，不者，不可用也，名爲聾治。子欲樂知其意，比若人語必有本本，根據，當有可有可，有所由而起，不可但言東公言以立事也。夫人證立事者悉有本，安得但空設僞空言乎？故赤赤，當作亦凡事者，皆當以其實有據迺可立事也。子欲得

知其大效明微,比若吾爲德君化,法皆以試,立應,爲效言也;行之而不應,即僞言也;行之而不應,即爲天爲天,當作僞文也。夫實説文與言矣,比若此矣,安得空立徵徵,徵候,表象。此指論點而言其文言而無説乎?愚人或反有拘,何各神文言如是也?但可以解難拒窮解難拒窮,對付使自己陷入窘境的詰問之辭耳。夫神文何雄,或獨有意,但傳言其文,不居一卷也,獨自傳,遥相説。人不深得其訣意,反但以拒難救窮,言東久久,楊釋作公言,以是自明,實非也。皆爲失説意。令至道德辭不得通達者,悉坐是。子知之乎?""唯唯。愚生謹已覺矣。""然,子如此而不覺,則遂迷矣。是故桉桉,同案吾書,考文及人辭者,皆竟問其意何何,當作可以得其説者,以類聚之。迺後天下之文及辭言,且一窮竟,天道法可睹矣,善惡之辭得通矣。""善哉善哉!""行,吾之道見見,同現於此。真人自上下思之,思之悉更相徵明,則無不解矣。天下之事,無不畢矣,大道得矣,天地悦矣,德君長安矣。天下俱同口皆曰'善哉',無復言天言天,呼天叫喊來求助。形容極端痛苦。治迺復得天地心意,故曰曰,當作日安。舉事得凡人之心,故天下無復言。真人知之耶?""唯唯。""行,辭小此疑脱:竟,異疑脱:日有疑,復來問。""唯唯。"

右天怨地咎國之害徵,立洞極經文。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二正讀

## 三光蝕訣第一百三十三

"請問天之三光,何故時時,經常蝕邪?""善哉！子之所問。是天地之大怨怨,王校作怒,天地戰鬥不知知,王校作和,其驗驗,徵兆,徵象見見,同現效效,呈現,表現於日月星辰。然,亦可蝕,亦可不蝕,咎在陰陽氣戰鬥。""何故戰鬥乎?""陰陽相奸奸,干犯,侵擾,遞諍諍,通爭勝負。夫陰與陽,本當更相利祐,共爲和氣,而反戰鬥,悉過在此不和調。如使和調,不蝕。""亦當不蝕邪?""然,大洞上古最善之時,常不蝕,後生彌彌彌彌,漸漸共失天地意,遂使陰陽稍稍稍稍,漸漸不相愛,故至於戰鬥。子以吾言不然也,子使德君案行吾文。盡得其意,戰鬥且止;小得其意,小止;半得其意,半止;如不力行,固困耳。""請問:夫日月蝕,以何時運時運,時光推移和星辰運行萬物活動的規律性變化相逢邪?""噫！子其愚哉！真人正復更發發,引發天怒,今真人以何以何,憑什麼知爲時運邪?""愚生見其同處同處,日月蝕時,日月與地球處在同一條綫上也。""冥冥哉,子之心也,其暗冥何劇也。審若子言,運運,星辰萬物規律性的活動相逢也,何故於一年一年,某一年之間日月蝕？無解無解,没有答案,無法解釋矣。或連歲不蝕,運何以然？帝王多行道德,日月爲之不蝕,星辰不亂,其運何以然哉？又天性,陰陽陰陽,指月和日同處,本當相愛,何反相害耶?

又陰陽本當轉相生,轉相成功,何反相賊害哉? 是子之愚也。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常相厚,久不相覩,一相得逢遇,大喜,則更相祐利,相譽相明;及其素相與不比比,親近,友好也,卒卒,通猝相逢便戰鬥;大不比,鬥死而已;小不比,小鬥。""可駭哉! 可駭哉! 愚生已解矣。請問:今日乃太陽,火之精神也;月乃太陰,水之精神也。今水火不同處,自相遭逢則相滅,何謂也? 不比邪?""善哉! 子言,得其意。然,水火各以其道,守其行,皆相得,乃立功成事。比若五行,不可無一也,皆轉相生成。子欲知其實也,比若五藏藏,同臟居人腹中,同一處,心乃火也,腎乃水也,豈可爲爲,因爲同處而日相與戰鬥相蝕邪? 子寧解知解知,知曉不乎?""唯唯。愚生已覺矣。""是故和平氣至,三光不復戰鬥蝕也,三光不相蝕,乃後始可言得天地之心矣。以是爲證,故欲自知優劣、行道德未,俱觀此天證證,徵象而聚衆文言。同處相蝕,是者但記同愛之文,未深得之之,它意也。正使正使,正如有神文言,天乃未深見見,同現其情實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吾文出之後,帝王德君思此天意,勿忘此言,此言所以致得天心之文也。如得天意,命乃長全也;不得天意,亂命亂命,危害壽命,影響長壽不能盡享天年門也;行而不稱天心,亦大患也。初上古以來,衆聖帝王以此爲戒戒,同誡,深記吾言,結於胸心,乃微言可見,道可得也。以付上德之君,以救三光之鬥蝕也。""唯唯。""行,去,辭小竟。疑,復來問之。""唯唯。"

## 萬二千國始火始氣訣第一百三十四

"請問:天下共日月,共斗極,一大部乃萬二千國,中部八十一域,分爲小部,各一國。德優者張張,傳揚,分佈。此指佔有、治理地萬二千里,其次張地廣從從,同縱萬里,其次九千里,其次八千里,其次

七千里,其次六千里,其次五千里,其次四千里,其次三千里,其次二千里,其次千里,其次五百里,其次百里。此乃平平平平,一般,正常之土德優劣之所張保張保,佔有,統治也。德劣者,乃或無一平平,正常之土,悉有病變。令令,假如一國日月戰蝕,萬二千國中,寧盡蝕不?此疑脱:一國斗極不明,萬二千國寧盡不明不乎?""善哉!深邪遠邪眇眇,通渺邪!子所問也。何故正問此變?""今怪一國有變,萬二千國何譽譽,當作與,當復有變者邪?怪之,不及天師問,恐終古終古,永遠無以知之,故問之也。""善哉!子之所疑,可謂入道矣。一國有變,獨一國日不明,名爲蝕;比近比近,鄰近之國,亦遥覩之,其四遠之國,固不蝕也。斗極凡星不明,獨失其天意者不明,其四遠固不蝕。""今請問於何障隱障隱,遮蔽而獨不明邪?""噫!子固童蒙未開也,類俗人哉。今是天與地,相去積遠積遠,很遠,非常遠,是其失道無德之國,下邪氣共上蔽隱天三光,各以其類上行,使其不明。比若霧中之處,其三光獨不明,無霧之處,固大明也。子欲重知之,陰處獨不見月蝕,陽處獨見日蝕。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今年太歲在子,有德之國獨樂歲樂歲,豐年,無德之國獨凶年凶年,災年,歉收的年份,今是俱共一國一歲歲,年份,共一年年,收成,而其吉凶異。比若人俱共一天一地,其安危處異俗不同。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今是日月運照,萬二千國俱共之,而其明與不明者,處異也。有道德之國,其治清白,靜而無邪,故其三光獨大明也,乃下邪陰氣不得上蔽之也。不明者,咎在下共欺上,邪氣俱上,蔽其上也。無道之國,其治汙濁,多奸邪,自蔽隱,故其三光不明矣。子欲重知其審,比若翕翕,合攏目視日,與張目視日;比若善張目視日,與蒙薄帛視日,正此也。寧解不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是,則得長生矣。""唯唯。""其且凶衰之國,三光盡不

明,比若盲人,而獨不覩三光明:三光自若自若,依舊,没有變化,以其人盲,獨不見之矣。比若年盛者,獨覩三光明,年老者獨不覩三光明,是其盛衰之效也。悉寧解邪?""唯唯。""行,去矣。""請問一絶訣訣,同決,解答。與絶同義說。""何等也?""今不審知,一者,何等也?""噫,真人守文極多,何故爲疑此邪?""今眩冥也。""子知守一,萬事畢。子何問眇哉!宜思其言。""唯唯。""一者,心也,意也,志也,念此一身中之神也,凡天下之事,盡是所成也。自古到今,賢聖之化,盡以是成器名,以其早知學,其心意志念善也,守善業也。愚者盡凶,是也,以其守學之以惡業也。天地之性,跂行萬物悉然。故在在,由於,取决於師學學,通斆之,壽可得也;在在,任憑學何道,天地可按按,同案也。聚衆人億萬,不若事一賢也,衆愚億萬,但可疾凶敗耳。審能守一,賢,身何害?有身者,不能還自鏡照鏡照,鑒察,省察,見念反還鏡身。志念遠即身疾衰枯落,務志念近則身有澤。凡志念所成衆多,不豫記之。天下之事悉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請問旱凍盡死,民困飢寒而而,王校衍烈烈,當作烈病而死,何殺也?""此者,皇天太陽之殺也,六陽俱恨,因能能,通而爲害也。""何謂邪?願聞之。""然,六萬萬,王校作方洞極,其中大剛剛,《鈔》作綱,俱恨人久爲亂,惡之,故殺其其,王校作也。""其害於人何何,什麽原因哉?""無有名字無有名字,没有名目。指没有確定的罪名也,但逢其承負之極,天怒發,不道不道,不論,不區别人善與惡也,遭逢者,即大凶矣。子欲知其實,比若人矣。人大忿忿怒忿忿怒,《鈔》作忿努,乃忿甲,善人善人,無辜的人。此指與矛盾糾紛没有牽連的人不避之,反賊害乙丙丁。今乙丙丁何過邪?而逢人怒發。天之怒發,亦如此矣。故承負之責最劇,故使人死,善惡不復分别也,大咎在此。故吾書應天教,今欲一一,完全,全部斷絶承負責也。天其爲過深重,多害無罪

人,天甚憂之。故教吾勑真人,以書付上德之君,令惡邪佞僞人斷絶,而天道理理,理順,順暢。子知之邪?""唯唯。願請問天地開闢以來,人或烈病烈病,暴病。此指瘟疫而死盡,或水水,水災而死盡,或兵兵,戰亂而死盡,願聞其意,何所犯坐犯坐,觸犯哉?將悉天地之際會際會,交會,遇合邪?承負之厄耶?""然,古今之文,多説爲天地陰陽之會,非也,是皆承負厄也,天氣氣,疑當作地中和氣怒,神靈戰鬥。烈病而死者,天伐除之;水而死者,地伐除之;兵而死者,人伐除也。""願聞烈病而死者,何故爲天殺?""天者,爲神主,神靈之長也,故使精神鬼殺人。地者,陰之卑;水者,陰之劇者也,屬地。陰者主懷姙,凡物懷姙而傷者,必爲血,血者,水之類也,懷姙而傷者,必怒不悦,更以其血行汙汙,同污傷人。水者,乃地之血脉也,地之陰也,陰者卑,怒必以其身行戰鬥殺人。比若臣往捕賊,必以其身行捕取之也,不得若君,但居其處而言也。中和者人主之,四時五行共治焉,人當調和而行之。人失道不能順,忿之,故四時逆氣,五行戰鬥,故使人自相攻擊也。此者,皆天地中和忿忿不悦積久,有病悒悒,故致此。""善哉!嚮不力問,無從知之也。願聞此悉承負之厄,乃忿三氣;其不承負之時,人死云何哉?""然,人生有終,上下中各竟其天年,或有得真道,因能能,通而得度世去者,是人乃無承負之過,自然之術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曉哉!乃一旦一旦,一時,一下子而相隨死者,皆非命命,命數,天賦予人的壽命也,是乃天地中和四時五行戰怒伏殺效也。""善哉善哉!嚮不及天師問,無緣知是也。""故天地開闢以來,常有此厄也,人皆不得知之。今甚病之憂之,人多無罪而死,上感天,天故故,因此遣吾下,爲其具言。已行吾天文之後,人民萬物且各以其壽命死,無復并死并死,一起死亡。此指大量地死亡之會會,災厄也。""善哉善哉!後生各得其命矣。

真人知之邪?""唯唯。請問即非天道時運周周,一個循環完畢,下一循環將開始而死,何故常以天地際會而亂哉?五行際會而戰邪?五帝之神歷歷,依次司掌竟而窮困邪?""噫,善哉!真人之難也。今天且使子問邪?其投辭乃入天心讖,其何一要訣哉!吾甚嬉嬉,通喜之。今是真若子言,今爲子具條解之。今諸真人遠來,爲天地具問事,乃爲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問疑,宜安坐,聽吾辭。""唯唯。""然,夫天之爲法,人民萬物之爲數數,規律,生存的規律也,比若四時之氣,但當更相生成,相傳而去。比若人生,少者後後,當作復當老長,更迭相傳而去。不當乃道道,中途鬥戰,因絶滅世類也。所以道戰水旱癘病死盡者,人主由先王先人獨積稍失道心意,積久,至是際會,即自不而而,通能自度,因而滅盡矣,既滅盡,無餘種類。夫天地人三統,相須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頭足腹身;一統統,相關事物中的局部,系統中的組成部分凶滅,三統反俱毀敗,若人無頭足腹,有一亡者,便三凶矣。故人大大,當作失道大毀敗天地,三統滅亡,更冥冥憒憒,萬物因而亡矣。夫物盡,又不能卒卒,通猝生也。由是失幾何幾何,若干,滅絶幾何,更起或即復,或大久大敗,久乃能復也,故小毀則疾復也。子欲重知其審實,令後世德君察察知天地冤不之大效,比若家人治生,有畜積多者,雖邂逅逢承負凶年不收也,固固固固,保持不變,依舊而自存;大多畜積之家,雖連年遭惡歲,猶常活;小有畜積之家,遭連年不收,餓而死盡;常貧之家,遭一年凶,便盡死,不而而,通能自度出度出,度過,逃脱也,困困,當作因而無世世,後代。天道有格法,運運,事物發展的趨勢非際會也。比若夏秋當力收,冬春當坐食成事成事,已經做成的事,成果。此指夏秋收獲貯藏的食物;夏秋不善力收,冬春當餓死滅盡。古者聖人天書,因此共記爲際會也。真人欲知之,如此矣。今太平氣至,當常平平,平安,不當復道

道,中途際會死亡者也。夫天命帝王治,故覺覺,使……覺德君。凡民爲其道事,要使一一覩覺知如此矣。嚮使先生凡民人常守要道與要德,雖遭際會,不死亡也。夫天命帝王治國之法,以有道德爲大富,無道德爲大貧困。名爲無道無德者,恐不能安天地而失之也。先生先生,先輩,前代的人稍稍共廢絶道德,積久復久,乃至於更相承負,後生者被其冤毒災劇,悉應無道而治。至於運會運會,事物發展由量變轉化爲質變的階段滅絶,不能自出出,逃脱,大咎在此。子知之邪?""唯唯。可駭哉! 可駭哉!""行,復更曉真人一語。夫道德與人,正天之心也,比若人有心矣。人心善守道,則常與與,當作興吉;人心惡不守道,則常衰凶矣,心神去,則死亡矣。是故要道與德絶,人死亡,天地亦亂毀矣。故道使天地人本同憂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如不得同憂同事,不肯迭相生成也、相憂相利也,故道德連之,使同命。是故天地覩人有道德爲善,則大喜;見人爲惡,則大怒忿忿。真人豈解邪?""唯唯。可駭哉! 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則可長生,無凶矣;不知畏之,則天已易去易去,淘汰去除子矣。宜重慎之。""唯唯。""行,復重曉真人一解。今是吉凶之行,比若道德禮義與刑罰矣。人而而,通能守其道德禮義,則刑罰不起矣;失其道德禮義,則刑罰興起矣。故守善道者,凶路自絶,不教其去而自去;守凶道者,言言,當作善路自絶。此猶若日出而星逃逃,隱蔽藏匿,星出而日入,不失銖分。""善哉善哉!""今曉真人一大訣言也。今世人積愚暗甚劇,傳傳,通轉相告語,言時運時運,時光流逝星辰推移的規律性變化周周,周期性變化的事物一個循環結束,下一循環將開始有吉凶。如此言,爲善復何益邪? 爲惡何傷乎哉? 乃時運自然,力行善,復何功邪? 而吉吉,當作古者聖人常承天心,教人爲善,正是也。言時運而反共亂天道者,是辭也,使天地常不悦喜。實人行致之,反言

天時運；自惡，不肯自言惡，反意意，當作言天地爲惡。比若人家不孝惡子，不肯自言惡，反言父母惡，此之謂也。故天常苦忿忿悒悒，因是運會者，殺之門之，樂樂，欲，想要易易，變換，改換其世類世類，後代、種類也。嚮不但當相隨，老者去，少者長，各以其年命窮變化，比若天地開闢以來，人形變化不同是也。""善哉，愚生以以，同已一大解於是。""古今人形雖異而氣同，子欲重知其審，比若四時氣，五行位，雖不同受，内同氣轉相生成。猶若人頭足不相似，内反合成一人也。""善哉善哉！""今復重曉真人一言。天積積，非常疾人爲惡反常言時運凶。上皇氣至，當助德君治，恐時人行不改易，爲惡行以亂正氣，毁天寶，故遣吾下，爲德君出文，以曉衆人，使共常按按，同案吾文爲行，不復共愁天地而不犯天禁。自是之後，行吾天文，使神助德君治，犯者誅之。人不誅之，神且誅之。子知邪？""唯唯，不敢犯也。""行，辭小小竟。凡書自思其要。""唯唯。請問天師，萬二千國之策符各異意，皆當於何於何，如何置之？""各隨其國俗。""宜以何爲始？""以斗極東南火氣起。""願聞其意訣，何也？""火者，陽也，其符令令，《鈔》作令主天心。和者主施，開者主通，明者主理凡事。火者爲心，心者主神，和者可爲化首，萬事將興，從心起。心者主正事，倚仁而明，復有神光，萬二千國殊策一通一通，一起，全部以爲文書上章，天氣且自隨而流行，真人自勵興之。子勿逆之，此疑脱：逆之子喪。乃天樂出書，故使吾言。子乃乃，若，如果不信吾言也，求信於子之身也。子行之而災日除，是天樂行之，喜也，故災除也；子不行而多疾災，是天忿忿悒悒子留難留難，阻留妨礙其道也。火凶勿問於人，取效於此，明於日月。天意所欲爲，子不可不慎也；不行不順，令使人心亂也。真人慎之。""唯唯。""行，復誡誡，同戒真人一言。天不欲行，子獨行之，且病之。吾文以此爲信，自是之後，

亦皆然。文已復復，通複重，不復多言益文，使道難知。”“唯唯。”“行，重復誡誡，同戒子一言。此災病非一世人過也，其所從來久遠，勿反卒卒，通猝害害，殺害。此指去除之。但當行天道，以消亡之耳。如是者，所謂得天心意矣。不如如，順從，依照吾文言，復枉急其刑罰，災日多，天不悅喜。真人知之邪？”“唯唯。”

## 火氣正神道訣第一百三十五

“請問古者火行，同嘗嘗，王校作當太平，而不正神道，今天師獨使令火行正神道，何也？”“善哉！子之問也。是故百人百意，千人千意，萬人萬意，用策策，謀算，思考和理解不同各殊異，故多不得天心意。真人言是也，今乃火氣最盛，上皇氣至，乃凡陪。古者火行太平之氣後、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夫火氣盛者，必正神道。”“何也？願聞其意。”“然，夫火者，乃是天之心也。心主神，心正則神當明。故天使吾下理神道也。”“夫神道已自神，何必當理之邪？”“善哉，子之言。夫神，乃天之正吏也。今今，當作令邪神多，則正神不得其處，天神道內獨大亂，俱失其居，今今，當作令天氣不調，帝王爲之愁苦，而人又不得知其要意。子欲樂知其□□擬補：審實也，此比若人矣。今今，當作令邪人多居位，共亂帝王之治，今今，當作令使正人不得其處，天地爲其邪氣失正。夫邪多則共害正，正多則共禁止邪，此二者，天地自然之術也。子知之邪？故令令，當作今太陽最盛，未嘗有也。陽者稱神，故天爲神；陰者稱邪，故奸氣常以陰中往來，不敢正晝正晝，白日行。奸而正晝行，爲名陰乘陽路，病而晝作，名爲陰盛興，爲陽失其道，君衰閒衰閒，衰替，衰微。爲是久矣，故天道道，説，教導吾正神道也，令使不敢復爲也。子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

# 洞極上平氣無蟲重複字訣第一百三十六

“請問洞極上平氣至，無不治，故天師乃考疽疥蟲食人也。今獨以此驗之邪？其餘蟲云何哉？”“善哉！真人今旦問事也。天疾是，教教，使子問此邪？天甚疾人爲惡。猾吏民背天逆地，共欺其上，獨陰伏陰伏，暗地裏爲奸積久，如蟲食人也。天毒惡毒惡，極其憎惡之，故使子反覆覆，通復問之。然，蟲食人，所謂蟲而治人也，其爲災最甚劇最甚劇，極其嚴重，逆氣亂正者也。今皇平氣至，不宜有此應應，反應，現象。真人付付，囑咐德君，欲知道洞洽未，令民間悉移移，記録上報蟲主名主名，名稱大小爲害之屬。”“何也？”“謂疽癘傷傷，當作瘍疥，盡從盡從，並且包括腹中三蟲之屬，皆移主名此下《鈔》作：此蟲無不有，名[名，當作多]少耳。其移大多者，固固下多蟲治人；此蟲無者，下無蟲治人；此少者，少蟲治人。”“善哉！小生愚暗，覩此以爲天性也，故故，原來反應治邪？”“子其愚，何一劇！痛也。夫天地之性，人爲貴，蟲爲至賤，反乃俱食人，是爲反正，象賤人無道。以以，因，借助蟲食人，故天深見見，同現其象，故使賢聖策策，思考，謀劃之，改其正也。凡災異各以類見見，同現，故古者聖賢得知之；若不以類目目，當作見，同現，不可思策也。所以逃匿逃匿，躲藏，隱藏於内者，象下共爲奸，而不敢見見，同現於外。外者，陽也，陽者，天也，君也，天正帝王也，故蟲逃於内而竊食人，象無功之臣，逃於内而竊蠶食人也。”“可駭哉！愚生甚畏之。”“子知畏天，固是也；若不畏天，早已死矣。真人慎之。”“唯唯。”“是故古者爲治，神者致真神爲治，鬼者致鬼爲治，物者致物爲治，蟲者治治，王校作致蟲爲治。”“何畏畏，當作謂也？願聞之。”“然，神者，動作動作，行爲，舉動與天合心，與神同意，故神者，天之使也，天愛之。鬼者，動作避逃人所所，處所，

鬼倚陰中,竊隱語似鬼,故致鬼。物者,動作共欺其上,猾若物,故致物。蠱者,動作價價,通賈利價利,求取利益人,共價價,通賈利其上,其用意雜若王校脱:蠱,故致蠱。天天,疑衍天變相應,悉如此矣。太平德君得天下上書文,悉源源,通原,推究其災異意以報之,其正如神哉!""善哉善哉!災氣已究洽矣。""子何以知之?""見天師之正,以以,同已知無復逃蠱食人,故洽矣。""子可謂知道意邪!""請問重複之字何所主?""主導正,導正開神爲思之也。端及及,當作乃入室,以爲保券。""其爲之云何,豈可聞邪?""然,易知而微密微密,精細嚴密,此辭輕而重,不可妄傳也。精者吞之,謂之神也;不精者吞之,謂之不神也,不精吞之,謂之妄言也。故道者,傳其人乃行;凡事者,得其人乃明,非其人謂之爲妄行,過還及及,當作反入其人身。真人知之邪?""唯唯。不敢妄行,誠歸付其人。""如是者,爲子言之。以丹爲字,以上第一,次下行。將告人,必使沐浴端精端精,舉止端莊思想專致,北面西面南面東面告之,使其嚴嚴,整理準備以善酒如清水,已飲,隨思其字,終古以爲事,身且曰曰,王校作日向正,平善氣至,病爲其除去,面目益潤澤,或見其字,隨病所居而思之,名爲還精養形;或無病人爲之,日益安靜。或身有彊邪鬼物,反且變爭變爭,奮爭,發作,雖忿爭,自若力思勿惑也,久久且服去服去,平服去除矣。自是之後,天樂人爲正直,以他文爲之,天神亦助下之,隨人意往來。上士見人吞字,歸思亦然。當一吞字皆能教,故曰天道一旦而行。吾之爲道,不效辭語,效立與天道響相應和,以是爲神,真人慎之。既開天神,道歸于德君,付于賢良,人立立,馬上自正,有益於上政明矣。德君明師告之,以威爲嚴,所告悉愈。爲爲,如有所覩見神靈,慎勿道道,説,傳揚之。上士因是乃至度世,中士至於無爲,下士至於平平平平,平安。人所得各有厚薄,天神隨符書而命

之,故言勿傳。其所思不可得,不同也;不同,故不可相語也。""信哉!易哉!其爲道也。要哉!約哉!其爲志壽也。""因而學之,其人將自順也、將自善,有神明轉其心意,使其悦也。或今日吞吾字,後皆能以他文教,教十十百百而相應。其爲道,須臾之間,乃周流八方六合之間,精神隨而行治病。故自是之後,天下人畢畢,完全早正易正易,改正其行,皆樂真文,不復爲邪僞也。真人欲樂安天地,道道,同導,引導使疾正,最以三道行書爲前。""願聞爲前言言,解釋,具體内容。""善哉,子之問事。愚者難正,自若亂人治,令德君愁。故投投,放置行書於前,令使上下大小,自相拾正拾正,收斂歸正,其俗人無孤言辨士之害。""善哉善哉!願聞三道行書文,何何,何不但使一通一通,一起,全部集行書而上,必使有前後、文書衆多。""善哉善哉!子之言,中中,符合天心意。所以使有前後難問者,欲使俗人深自知過也、獨言之大病也。不見孤辭單文之惡,則無以見集行書之善。不傳其誤,分别其大失,皆解人心,乃後且可救也。心不解,不如如,當作知其所行久大誤也;人心覺,則易正。凡吾爲文,皆如此矣,非獨是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曉矣。真人慎事,書文已足,無無,通毋輕數數,屢屢句問句問,逐項地細問。欲不爲子説之,恐恨恨,不滿,使……不滿子意意,心裏,欲復爲子道之,今今,當作令道大文。又天道不可句極句極,逐字逐句地細細闡釋,得其意,天大喜,不得其意,逆天道,反與天爲咎,不敢復數言也。行,去。"

右大集難問天地毁起、日月星蝕、人烈死、萬二千國策符字開神訣。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三正讀

## 方藥厭固相治訣第一百三十七

“今愚生得天師文書,拘校諸文及方方,藥方書,歸居閑處,分別惟思其要意,有疑不能解。願請問一事。”“言之。”“今天師拘校諸方,言十十治愈者方,使天神治之也;十九治愈者方,使地神治之;十八治愈者方,使人精神治之;過此以下者,不可用也。愚生以爲但得其厭固厭固,鎮服抑制可畏可畏,所畏者,能相治也,不得其厭固者,不能相治也。”“善哉! 真人言也,得其難意。然,夫凡洞無極之表裏,目所見,耳所聞,蝡蝡,同蠕動之屬,悉天所生也,天不生之,無此也,因而各自有神長,命各屬焉。比若六畜,命屬人也,死生但在人耳,人即是六畜之司命神也。是萬二千物悉皆受天地統而行,一物不具,即天統有不足者,因使其更相治服也,因復各使有尊卑君長,故天道悉能相治制也。得其所畏,而十十者者,疑衍治愈者,即是其命所屬天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子已知之矣。”“請問一疑,甚不謙順。”“豈不言哉? 平,行,勿諱。”“今若盜賊劫人者,同服服,制服,鎮服人耳,豈可以爲天命君長邪?”“善哉! 子之難也。夫盜賊劫人者,但以無義妄於於,以,凭藉枉服人耳,不得常服久久,當作人也。一過一過,一經,一次服人,即有重罪,長吏遂遂,當作逐,追捕之不止也。子何以言是爲天命乎? 今若王者治服人,豈當見逐

索逐索，追捕邪？凡人生以王者爲君長、爲命也。真人亦寧解不？”“今已大解。”“善哉善哉！行，學者精之，亦無無，通毋妄難問也，天且非非，怪罪，降罪人也。”“唯唯。有過，有過。”“不也，敬慎之，勿但若俗夫之人欲言便語也。”“唯唯。今愚生每語有劇過，不言，又無緣得知之。今欲復有可有可，有所問，不敢卒卒，通猝言。”“平，行。”“今獨萬物各有君長，天地亦有君長邪？”“噫！子難問何一深妙遠劇也！”“今自知所問不謙。不及天師問之，會遂會遂，將會，以後就不得知之也。”“然，天者以中極最高者爲君長，地以崑崙墟爲君長，日以王日爲君長，月以大月爲君長，星以中極一星爲君長，衆山以五嶽爲君長，五嶽以中極下泰山爲君長，百川以江海爲君長，有甲者以神龜爲君長，有鱗之屬以龍爲君長，飛有翼之属以鳳凰爲君長，獸有毛者以麒麟爲君長，裸蟲者以人爲君長，人以帝王爲君長。天下若此者積衆多，不可勝記，纔爲真人舉其綱，見見，同現其始。子豈解邪？”“唯唯。”“宜自深思其意，亦不可盡記也，難爲財財，通材用。”“唯唯。”“今故言蚑行有知之属，方方，藥方。此指列在藥方中的藥在其身者，不待待，必須而成事者，無無，通毋妄殺傷。”“何乎？”“主恐忿忿，觸怒其君長也。今天太平氣至，當與有德君并力治，無無，通毋妄傷害，此疑脱：傷害則亂太平之氣，令治憒憒。”“今小物安能感動天，使其治亂憒憒乎？”“噫！子自若愚蒙，未大解也。今是各自有君長，若遠方四境之下賤小人，極最帝王之下極螻蟻螻蟻，喻指卑微瑣屑惡惡，下劣人也，無可比數。人無故共賊傷此百數十人，其家自冤枉，上書帝王，帝王聞之即大怒，下令以章章，法令規章考問之，紛紛州郡縣以爲大事，因而坐之危亡者，非一人也。子知之邪？”“可駭哉，可駭哉！”“行，子知大駭，乃且長生矣。”“唯唯。”“是故古者聖王知天法象格明，故不敢妄用刑也，乃深思遠慮之極也。故其

治常平，不用筋力筋力，體力而得天心者，以其重慎之也。今先王小小失之，承負之後，各有得失，故治難平也。子知之邪？""唯唯。""今太平氣至，天愛有德之君，故具爲陳戒也，難難，擔心其犯之也。以吾文歸上德之君，自使思其惡惡，陳增岳作要意。""唯唯。"

右集難方藥，命所屬，物各自有君長。

## 陽尊陰卑訣第一百三十八

"願問陽何從獨得尊而貴，陰獨名卑而賤哉？""善乎！子之難也，幾幾，幾乎覩道德意。陽所以獨名尊而貴者，守本常盈滿而有實也；陰所以獨名卑且賤者，以其虛空而無實也，故見惡見賤也。""愚生受天命受天命，獲得天年，獲得生命，劣少劣少，弱少，幼小無知，蔽暗蔽暗，蒙昧，愚昧難開開，啓發，曉悟，願天師具爲分解其意。""子學何不何不，怎麽没有具覩天道意？何哉？真人尚乃不解，俗人冥冥固是也。然，夫天名陰陽男女者，本元氣之所始起，陰陽之門户也。人所受命生處，是其本也。故男所以受受，同授命者，盈滿而有餘，其下左右，尚各有一實此描寫男性生殖器。所以受命者，指陰莖；實，指睾丸。上者上者，陰莖盈滿而有餘，尚常施與下陰下陰，女性生殖器，有餘積聚而常有實。上施者應太陽天行也，無不能生，無不能成；下下，即實，指睾丸有積聚，應太陰，應地，而有文理應阡陌，左實者應人，右實者應萬物。實者，核實也，則仁好施，又有核實也，故陽得稱尊而貴也。子知之耶？""唯唯。""陰爲女，所以卑而賤者，其所受命處，户空而虛，無盈餘，又無實，故見卑且賤也。本名爲陰陽男女者，此二事也。其一身上下既盡，無名者也，本名陰陽，以此二事分别之也。念女之頭目面耳支支，同肢體，俱與男等等，相同耳；其好善尚乃或好於男子，而反卑賤者，此也。男子，其頭面肢體，其好善不

及女也,而名尊且貴者,正以此也。""善哉善哉!""然,子可謂已覺知之矣。是故天道重本守始,是以聖人覩天法象明。故當反本守元,正字考文,以解迷惑也。故能使天地長安國家樂也。故守本而有實、好施與者爲善人;本空虚無實核,常不足而反好求者爲惡人,爲賤人,此之謂也。""今願訣訣,通決問一疑。""行,言之。""令令,當作今女見懷姙,實如天師言,無實何何,怎麽這樣也?""噫!子内空虚,略略,完全,差不多類似無道之人,但天見子勉勉一心,故使子來問事耳!今女之姙子,陰本空虚,但陽往施化實於陰中,而陰卑賤畏陽,順而養之,不敢去去,棄除也。陽乃天也,君也;陰乃地也,臣也,故重尊敬陽之施,因而養之而不敢去也。子欲知其實,比若君王有客,託於小家小家,身份低微的人家,百姓人家,小家養之不敢去也,客亦遂得肥巨成人,□□擬補:陰養正此也。今俗者言,陽生陰成,但陰隨而養成陽實也。吾書中,同同,同樣多以養說之如此矣。吾見真人欲樂得知真道之核、天之至要意,故爲子要言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子已覺矣。""今願問獨人有男女,可以分別陰陽實邪?天地萬物盡然邪?""噫!子自若癡迷不解。善哉!真人之難問也。然,天地之性,萬物盡然。吾爲子說一事,已上洞下達,子自若言不□□擬補:曉解。行,更開兩耳聽,勿失銖分也。""唯唯。""行,然,陽在外之時,凡物盡上懷姙於上枝葉之間,時天陽氣在外,未還反反,同返下根也,故皆實於表也,蚑行衆生人民積聚積聚,會集亦於外。及陽氣還反反,同返内,在地中也,萬物之屬,上悉空無實,盡下懷姙實於下地中,養根葉,蚑行人民亦入實積聚於内,此即皇天證明陽實核之大明效也。是故執陽道者有實核,守陰道者天天,王校作無實核,故古者聖人治常象天,不敢象地也。""願聞之,何謂爲象天乎?""象天者,聚仁賢明儒道術聖智,此者名爲象天

也。聚財貨小人不肖無知文章，名爲象地也。""善哉善哉！願聞此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何以象天？""天者，仁賢明儒道術聖智也；又天者，能乘氣而飛，此六人六人，六種人。即仁、賢、明儒、道術、聖、智，其上才而志真道不懈者，亦乃至於能乘氣而飛，故屬天象天也。是以古者聖人獨深知皇天意，故不敢失之也。""願聞此聚財貨小人不肖，何以象地乎？""然，夫財者會會，聚集，下財成塗塗，腐爛物，塗化成糞糞，垃圾，糞化成土。夫小人愚不肖者會，聾暗聾暗，愚昧無知不知道術，入凶門户，會當早居地下，若令不葬葬，埋入土中。此指死亡，久則爲天地之害甚深。與之爲治，則共亂天文地理，五行日戰乎乎，疑衍，四時失紀，三光少明，天地惡之，百神不愛之矣。無益於分理分理，天地萬物間的正常秩序，當早終死如此財矣。真人知之邪？""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子知駭者，可謂將長存矣；不知早駭，與天地爲重咎重咎，大罪過。""愚生甚畏之。""子知畏此天法，天且活子，如不敬畏之，與生同理。夫吉凶，本非天也，過也，人自求得之耳。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去，戒之。""唯唯。"

右集難男女本所以得尊卑陰陽實核、君子小人訣。

## 國不可勝數訣第一百三十九

"請問一事。""平，道之。""願聞天下凡有幾國？""深哉妙哉！子所問也。然，中部有八十一域，次其外復一周，天下有萬國，乃遠出到洞虚無表，合三部爲萬二千國以下《鈔》作：皆稟受太平之教。""何故乃有萬二千國乎？""天數始起於一，終於十，十而相乘，天道到於五而反反，同返，故適萬國也這是説從個位一開始，十進位到第五位恰好是一萬。十，與天干數相應。五，與五干相應，天干分陰陽，單數爲陽干，雙數爲陰干。其二千國者，應陰陽更數陰陽更數，地支和天干循環相配的差。

比若數十而終也，歲月數歲月數，每年的月數獨十二也，尚五歲再閏在其中也。此應天地之更起在天，天洞虛之表裏，應爲天地并數，故十二月反并爲一歲，尚從閏其中。此十二月者，乃元氣幽冥，陰陽更建始之數也。比若萬物終死於亥，乾因建初立位於天門，始凝核於亥，懷姙於壬，成形。初九於子，日始還；九二於丑而陰陽運，九三於寅，天地人萬物俱欲背陰向陽，闚闚，同窺於寅。故萬物始布根於東北，見見，同現頭於寅。物之大者，以木爲長也，故寅爲始生木，甲最爲木之初也，故萬物見見，同現於甲寅，終死於癸亥。故木也，乃受命生於元氣太陰水中，故以甲子爲初始。天道變數，因五相乘而周，故五千千，王校作干加十二支，字適六十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單對單，雙配雙，從甲子到癸亥，六十爲一循環，癸亥爲數終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未得其意也，今眩冥。""行，子思之，久久久久，久後，自得其意。行，子思之。今真人恒恒，常何故問天下有幾國哉？""愚生受天師書言，可以報天地重功，療天地病，而爲有德帝王除天地立事以來流災厄會。今以天師文書道一道一，疑當作一道付一有德之國——今一國之原原，本原，根本，雖其君有德萬萬人者，安能乃并解陰陽無極天地之災乎？乃周流遍治天地之表裏、絕洞虛洞遠無極之天地病乎？""噫！善哉，天乃使子問是邪？咄咄！可駭哉。咄咄！可駭哉。吾欲不言也，今恐得大適適，通謫死，過不除除，免除，免罪於子也。真人何以乃知問是乎？""愚生得天師教敕者，歸別處別處，各自靜養修道處，思惟其意，各有不解者，故問之也。""今子解一國有德之君而已而已，已，完畢，何故爲爲，將，又要問之乎？""今以天師文，但解一有德之君國之災，名爲但療治一國耳，安能乃療治天地病而報皇天重功乎哉？""善哉！子之言也，吾無以加子言也。真人試說其意。""然，今天師乃言天地洞虛有萬二千

國,今一有德之國受道,安能乃解是萬二千國之灾,而都安天地者乎?""善哉!子之言。子果見使見使,被遣使主問是邪?諾,今爲真人具分別說之,使其昭然,可以畢除天下病災。吾畏天威,義不敢有可有可,有所匿也,子力隨記吾言。""唯唯。""行,天數本起於一,十而終。一乘十,十也,各乘十而至百,百乘十至於千,千乘十至於萬。一者,其數之始也,十者,其數之終也,百者,其有德之國鄉國鄉,國家和地區。子但持吾書,往授教其一有大德之國,傳記吾書者持本去,無無,通毋盡以與也無盡以與也,不要傳與所有的國家地區。指先在一個地區傳道,周流以授百有德之鄉。一國得吾書者,國善,人并歸向之,其德乃并洽四方,百國皆被其化而爲善,天地乃俱爲其安,災害爲其除。以以,同已授百有德之國,而萬國無害,天地病悉除去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不教愚生比比,逐一地,不加選擇同樣對待以教授之。""然,所以不可比以教者,無道德之國,天所衰,會會,定將不能行真道,故但歸有德之國也,今今,當作令無德之國并歸有道德之國,亦自理矣。""善哉善哉!願聞何故正以是百國有德百國有德,百有德之國爲法法,法式,典範乎?""善哉!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天地人之數也,天數起於一,終於十,天下布施於地而生,數成乃後出,適合爲百。天地人備,天地人三合同心,乃成德也。一事有不和,輒不成道德也。""願聞天數何故正一乎?""一者,其元氣純純之時也。元氣合無理無理,没有紋理,没有縫隙或隔膜,若風無理也,故都合名爲一也。一凝成天,天有上下八方,故爲十也。又有五方五方,東南西北四方和中央,各自有陰陽,故數十也。下因地也,一下因地者,數俱於十乃生,故人象天數,至十月乃生也。一者,正是其施和洞洞之時也,已愛愛,楊釋作受施者,反當象天數,十月乃出,故數終於十,故一者乘十。地道者,母也,當禺禺,楊釋通偶,故

與此疑脱:天和,并連人,天地人三相得乃成道德,故適百國有德也。故天主生,地主養,人主成,一事失正,俱三邪。是故天爲惡亦凶,地爲惡亦凶,人爲惡亦凶,三共爲惡,天地人滅盡更數也;三共爲善,德洞虚合同,故至於三合而成德,適百國。""善哉善哉!""是者,天下萬國之綱,天地人合德之鄉鄉,區域,處所也。子知之邪?""唯唯。""故真人今既爲天地除病,爲德君除承負,雖苦,持吾文,往授百有德國,而陰陽病悉消亡,帝王之災皆已除矣。""善哉善哉!愚生嚮不力問,無緣得知是也。""子言是也,學而不力問,與不學者等等,相同耳。是故古聖賢之學,旦夕旦夕,隨時問於師,不敢懈也,故遂得知天之道也。""唯唯。誠得力問,不敢有懈也。""如是者,子已知道矣。""願問今天下乃習俗不同,以一道一道,一道文書,同一道文書往教勑之,曾不疑乎?""噫!子於是言者,更愚,略略,完全,差不多冥冥無知。何哉?今是習俗禮義者,但僞行僞行,後天養成的行爲習慣耳,非其真也。天下人乃俱受天地之性,五行爲藏藏,同臟,四時爲氣,亦合陰陽,以傳其類,俱樂生而惡死,悉皆飲食以養其體,好善而惡惡,無有異也。於其有不曉真人文而不達者,當授教之時,真人宜以其俗語習教其言,隨其俗使人自力記之。如是者,天下悉知用之,無有疑也。吾之道,比若日月,周流運行照天下,各自言昭昭大明而足。子欲重知其審實,比若萬物蚑行之屬,共一天地,六甲五行四時以是爲大足,故皆以天地陰陽格法教示之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難難,疑問,提問不止,則説無窮,今今,當作令道大文,反但但,疑當作且難得意得意,掌握主旨。""唯唯。願復問一事而止。""行,言之。""今其萬萬,疑衍二千國當云何哉?""然,此者并於數中,與閏同上文談百國有德而萬國盡化,但天下萬二千國除去萬國還有二千國未涉及,這二千國就和閏月未計入一年十二月一樣,包括在萬國之

中而不另加說明。子欲知其審,比若數,十而終,一歲反十二月乃終,尚閏并其中,時有十三月,此之謂也。但百國行道德,乃萬國無災,天地病已盡也,此亦并除。""善哉善哉!""子能自力以吾文周流百有德之國,使其各隨俗說吾書者,即萬二千國悉安,天地病大除,子已增年年,壽命亦無極矣。子安之少也,則得少年;安之半,則得半年;盡安之,則得無極之年。真人有既有善意,天使子具問是,宜具安之,子亦無無,通毋大自苦勞自苦勞,自以爲自己辛苦煩勞也。夫天,極自神且明而無上也,尚常行道自苦,日一周行,凡物而安之,故獨得常吉而長生也。地亦順隨天所爲而養之也。如天一日不行,日月星不移,即有不周之氣,天則毀矣。天尚乃行道不敢止,故長生也,而況子乎?努力各自爲身身,自身,自己屈屈,盡力,不能爲他人也。吾所以說而不止者,吾亦爲吾身屈,非而而,通能爲子也。凡六極之表裏,擾擾之屬,俱各爲其身計,不能爲他人也。子知之邪?""唯唯。吾得天師言行之,使有德之國記之,不敢懈也。""行,子已知之矣。俱努力努力,事畢而相從。""唯唯。""行,去。""願問一事。""何等也?""今六人謹歸居閑處,共思天師言,時時時時,有時若且大解,時時有迷亂不懈懈,通解,理解者,願及天師決其意。今念數愁愁,使……愁,煩擾天師,欲忍不言也,恐與天師相離,終古竟天年無以復得知之,故冒慙復前假假,借問,求教一言。""平,行,天使吾與六子相覩共語,勿辭謝也。""唯唯。今願聞天下之國,獨有萬二千國邪?復有餘邪?""噫!密哉,子之問也。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也。然,此萬二千國者,記一大部耳;其餘者,何有窮極乎哉?""何一多也?""噫!子今旦問疑,極知知,同智也;今反覆覆,通復。反復,反而又閉冥冥愚哉!""實不及。""然,觀弟子問事,未大究洽知天道也。適應校緋緋緋緋,似懂非懂的樣子若且及,而內獨不及。夫俗

人冥冥憒憒，固是也，以真人況之，吾不非非，怪罪也。然，更開耳，爲六真人説之。天者，乃上下無極，傍傍，同旁行無極，往往往往，處處，隨處，在適當的地方一合爲一部界。”“復分分，疑當作於何極乎？願聞之。”“然，天上當於何極，上復有何等而中中，中間，半途得止極乎？地下當於何極，下復有何等，於何得中止而言極乎？天地傍傍，同旁行於何極，何故得中上上，楊釋當作止而反極窮乎？此六表表，外，外嚮的面者，當於何窮極乎？是故天道乃無有窮已也，大用之亦適足，小用之亦適足，大用亦有餘，小用亦有餘。真人寧知其意乎？”“唯唯。可駭哉！可駭哉！嚮不力問，復無從得知之也。”“然，子可謂小覺矣。行，去，勿復竟問也，恐六真人驚而敗也。非力所及而彊問之，是亦大害也。然，爲人師者多難，今訾訾，顧念子悒悒，爲子更明之。行，更明開耳，安坐聽。”“唯唯。”“子欲樂知其大效也，比若一家有父有母有子，亦天道具，成一家。父象天，母象地，子象中和，其聚財物、家中所有象萬物，亦成一家：父爲君，母爲臣，子爲民，財貨以相通養共共，同供之象萬物，此一家亦共一大憂；一縣萬户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縣合成爲一郡，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郡合成一大州，亦合成一家，共一大憂；十州合共成一大國，亦合成一大家，亦共一大憂，而爲一大界；其帝王有德，憂及十二州，大憂及十三州，亦共爲一大家，亦共一大憂也。其外界遠方不屬於人國者，於於，如人國有道德，其中善人來；於於，如人國無道德，則不來；於於，如人德劣，則來害人也。此一部者，一界也，天地之分晝也，樂使天下擾擾之属，各有處，不相剋賊也。故爲太極中極小極。”“何謂也？”“太極者，主無復外表無復外表，没有止境也；中極者，主中部也；小極者，各應其部界而止也，但可以道德相求，不得大相剋賊也，此疑脱：相剋賊天怨之。此名爲共一家，故各共一大

憂也。子欲知其審實,比若一家父子夫婦,但獨憂憂,考慮,關心其家不富,不肯憂他家也。一縣但共憂其君,善則當遷之,使高功高功,漢代官吏考核中政績優異的一等,各爭進其長吏;惡則欲共去之。一縣一郡一州一國皆義説義説,闡釋解説等等,同,此其共一大憂也。今故記萬二千國,乃共一大部,以與真人,共一大憂也,共一界。其餘若此萬二千國者,不可勝數。是故古者聖人之作,皆共記一小部也。""何不記大部界乎?""天使不言也。大化未出,所作者異,不得同法,故不記之也。今者爲大化出,萬二千國歷運周歷運周,天象運行完成一個循環,將開始下一循環。歷運,天象運行顯示的王朝的氣數和命運,故天使真人來問無極之經、洞竟之政,故以文付百有德之國,一有德之國兼化九十九國此疑脱:萬國盡化。其萬萬,疑衍二千國并數,若一歲十二月爲一部,時十三月,閏亦并其中,此之謂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唯唯。""慎疑缺:之,天道神靈守之,勿妄亂毁。""唯唯。今已受天明師嚴勑文,慺慺慺慺,明細的樣子,小覺知一大部。願聞一小界,見示説此無極之國。""諾,爲真人悒悒,且小言,子詳記之。今欲使真人積財用,上柱柱,同拄天日月,下柱柱,同拄地。廣從從,同縱萬里,恐財用固固常病苦少也,不能記是其國多少之名字也。子知之邪?""唯唯。愚生不敢極問天道也,見天師言,今恍若失氣,惚若亡魂,不敢重問之也。""然,子可謂曉事之生。子欲報天地重功而命無極者,但周流是一大部萬二千國,則壽已無極矣。其上下六方洞極者,天亦不獨使六子憂之也,憂之者自有人,與子異界,亦不以過責反罪子也,其安危善惡,亦自有主之者也。一部説絶,勿復問。""唯唯。""行,六子努力請請,疑當作精之。真人學爲小通,但未大覩天道意耳,加加,更,進一步精勿懈。""唯唯。""學而不精與狂同,精而不得名瘖聾,示之以西反問東此上三個

七言句押韻,韻字是:同,聾、東,在東部。故天下師共辨難何悯悯悯悯,喧擾紛亂的樣子,雖悯悯,無益也,猶不知,比若嬰兒蒙蒙,未出胞中,隨其母身而行,安知天道廣遠而無方方,邊際,界限?是故小師小師,見識鄙陋執一面之詞的師傅彊怒喜狂説,反令使天地道傷。故失道意,不能安其君王,天下悯悯,皆被被,蒙受,承受其過。言之殊異,令災害横行,不可禁防。書雖億億萬卷,天下流災害猶不絶,前後合同,皆由彊説之生不知道要之過也。真人知之邪?""唯唯。""行,欲復爲子具説,無窮竟,難爲財財,通材用,又且復復,通複重,故一小止。疑,復來問之。""唯唯。"

右集難問授書訣訣,同決諸國部界。

## 敬事神十五年太平訣第一百四十

"願請問一事。""平,言之。""今天將太平,寧亦可預知邪哉?""然,可知,占占,窺察天五帝神氣太平,而其歲將樂平矣。""何謂也?願聞之。""然,春也青帝神氣太平,夏也赤帝神氣太平,六月也黄帝神氣太平,秋也白帝神氣太平,冬也黑帝神氣太平。""今以何明之?""然,太平者,乃無一傷物。爲爲,如太平氣之爲言也,凡事無一傷病者,悉得其處,故爲平也。若有一物傷,輒爲不平也;二物傷,輒爲被刑也;三物傷,輒爲羣物傷也;四物傷,輒爲四方傷也;五物傷,輒爲五方傷,天下有大害也;六物傷,輒爲惡究於六方也;七物傷,輒爲其害氣乃横行也;八物傷,輒使人賢不肖異計,不并力也;九物傷,輒爲惡究竟陰陽,令物雲亂席轉也;十物傷,乃爲大綱傷,天數終盡更更,重新,更替數也。是故古者上聖人但明觀天五帝神氣平未,輒自知治得失、且平與未哉。""願聞其平訣意。""然,春物悉生,無一傷者,爲青帝太平也;夏物悉長,無一傷者,爲赤帝太

平也；六月物悉見養，無一傷者，爲黄帝太平也；秋物悉成實收，無一傷者，爲白帝太平也；冬物悉藏無一傷者，爲黑帝太平也。五帝太平一歲，人爲其喜樂順善；二歲，地上爲其太太，王校作大樂；三歲，恩澤究竟於天究竟於天，《鈔》作究洽於天下；四歲，風氣順行；五歲，九九，《鈔》作行神九神，四時五行之神不戰，祅祅，同妖惡伏滅；六歲，而究著六綱綱，《鈔》作紀；七歲，乃三光更明；八歲，而恩究達八方；九歲，陰陽俱悦；十歲，萬物悉各得其所，爲數小終。物因而三合之，乃天地人備，故三十歲而太平也。今上皇氣出，真道至，以治，以下《鈔》作：十年小太平也。如力行真道，二十歲而中太平者故十五年而太平也。如不力行真道，安得空空，凭空致太平乎？此十五歲而太平者，乃謂帝王以下及臣，大小案行真道，共却邪僞，故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邪？是故欲知將平與未平，但觀五帝神平與未，足以自明，足以自知也。是故凡象，乃先見見，同現於天神也。天神不平，人安得獨稱平乎哉？是故五帝更迭治，可皆致太平。其失天神意者，皆不能平其治也。是故謹順四時，慎五行，無無，通毋使九神戰也，故當敬其行而事其神。今天第一上平氣且至，故教真人敬四時五行，而令人大小共興用，事其神事。古者但敬事四時五行，故致太平遲，三十年致平。今乃并敬事其神，故疾，十五年而平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然，子已覺矣。""願請問，人行忠直有實，寧可知邪？""善哉！子之所問也。與其交也，言行日若惡忿人，長念之，反月善；月若惡忿人，反歲善；少時觀其所爲作若最惡，老反最善也，人皆歸歸，依順，趨從，聽從其言而樂其行，而好愛其道，是即忠信上善有實核之人。""善哉善哉！願復請問，不忠信佞行，亦可知邪？""然，可知也。與之交也，觀其所言行也，日月月，疑衍合於人心，若順善，長念用之，反月使人益惡邪；月若善，

反歲惡;少時觀其人,可爲可爲,所爲若善也,言若忠信,至老念用其所爲,反最惡邪,是純爲僞佞不忠信之人行也,至老長,則窮。其言與行,最賤矣,災及妻子,禍流後生。""善哉善哉!"

## 效言不效行致災訣第一百四十一

《敦煌目録》作:致災決第百四十一,卷九十四又有:
司行不司言決第百四十二,此似合二篇爲一

"太上中古以來,人多效言,乃不效行,故致災害疾病畜積而不可除去,以是自窮也。是故吾敬受此道於天,乃效信實,不效虚言也。執一執一,堅持專一行吾書道者,下古人且日言吾道惡無益也,反月善;月言無益,反且歲善;歲言無益,反至老常善,久久不而而,通能去也,後生者以爲世學世學,傳世之學,世代相傳的學問矣。不知疾行者,但空獨一世之間久苦耳。故吾教勑真人常眷眷眷眷,通惓惓勉勉也。道爲有德人出,先生與後俱與吾無有獨奇獨奇,特别,特殊親也,吾受受,同授之等耳。故但得而力行之者,即其人也,無有無有,無論甲與乙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天道無親,歸于人;地德無私,付于謹民;人交無有先後,但愛于有實信。是故古者帝王有宫宅以仕仕,使……做官,給予官職有德,不仕無功之臣。有德之人,天地所愛,可助帝王安萬物;無德之人,天地所怨,陰陽之賊。""何其重也?""子自若愚哉!然,無德之人,其行無數無數,不可比數,乃逆天地,故與天地爲怨也;乃亂陰陽,故與陰陽爲賊也。子知之邪?""唯唯。""行,去,勿復問,善惡可覩矣。""唯唯。""行,爲子悒悒,且爲子分别解下古人之行。人人曰曰,當作日自言惠惠,通慧且善曉事,而反其行徵徵,徵象,表現也,反月德德,通得惡;月月各自言有善行,不負於天,而反歲得災多且凶惡夭死;少時人人自言善且大賢,賢過其父與母,而行到老長老長,老年或成年,反無一善賢者,

皆爲不肖之人，貧賤且共，壽則日少，無一知真道。夫下古之人善惡、賢與不肖見見，同現於是矣，何須自言賢且曉事乎？但觀其徵，可自知矣，可長明，可行真與僞矣，何須復辨陳之？成事已□□擬補：明矣。真人以吾書文示之，令使一一，全部覺悟，可天天，疑當作無久迷、與無無，羅注作天地爲重怨。行，吾辭小竟，後復有疑，乃來共議之。""唯唯。"

右集難問太平訣、人行有實與邪文。

#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九十四)正讀

## (五壽以下被承賓賓,當作負災決第一百四十三)

此段原在卷九十二《鈔》文後

天受受,同授人命,自有格法。天地所私私,偏愛,特別眷顧者疑脱:百三十歲,比若天地日月相推,有餘閏也,故爲私命,過此者應爲仙人。天命上壽百二十爲度度,度數,限度,地壽百歲爲度,人壽八十歲爲度,霸壽以六十歲爲度,仵仵,通忤壽五十歲爲度。過此已下,死生無復數無復數,没有度數。此指不在上列度數之内者,悉被承負之災責也。故誠冤乎?此人生各得天算天算,天數,天所給予人的壽命,有常法,今多不能盡其算者。天算積無訾,故人有善得增算,皆此餘算增之。欲知大效,比若一里有十户,户有千畝田,其九户爲惡盡死滅,獨一户爲善,并得九户田業,此之謂也。

## (壽命奇不望報陰祐人第一百四十四)

不望陰陽陽,疑衍祐人,今人或不得其數而望得天報者,會會,終將不得天報也。今日食人食人,給人食。食,使動用法,而後日住住,王校作往食之,不名爲食人,名爲寄粮;今日飲人,而後日往飲之,不名爲飲人,名爲寄漿;今日代人負重,後日往寄重寄重,托人負重焉,不名代人持重,乃名寄裝;今日授人力授人力,爲人出力,後日往報

報,求報之,不名爲助人,名爲交功交功,換工;今人人,王校作日譽舉人,後日見譽舉,不名爲譽舉人也,乃名爲更迭相稱,如此比類者衆多,不可勝記,如此者皆無天報也。然,人不祐吾,吾吾,自己獨陰祐之,天報此人;言我我,自己爲惡,我獨爲善,天報此人此人,這樣的人;人不加功加功,出力於我,我獨樂加功焉,天報此人;人不食飲我,我獨樂食飲之,天報此人;人盡習教爲虚僞行,以相欺殆殆,通紿,我獨教人爲善、至誠信,天報此人;人盡言天地無知無知,指不了解人間善惡,我獨陰畏承事之,天報此人;人盡陰欲欺其君上,我獨陰祐利之,不敢欺,天報此人;父母不愛我,我獨愛祐之,天報此人,如是比類比類,相類,相似者衆多,不可勝記,真人自計之。上士求天報,中士求人報,下愚不施反求報。上善之人得天報者度度,超脱塵俗昇入天界也;中善之人得人報,故愛利之而仕之;下愚無功而强報,故天地人共惡而誅之。故上皇皇天之氣悉下生,后土之氣悉上養,五行之氣悉并力,四時之氣悉和合,三光更明,天下同心爲一。天性爲行,最尊之重之愛之祐之。天性既善,悉生萬物無不置置,立,設立,成立也;地性善,養萬物而無不置也;聖人悉樂理天地,而萬物受其功。大善神真仙人助天地行,不敢自苦也,悉與元氣同,與天心相得,故獨長吉而無凶也。古者聖人賢人深思遠慮,乃知天道意,但專陰行善,不敢爲惡也,深覩皇天明禁。下下,與上古相對,指近世乃背而加之,學問淺劣,復不信天禁,故難移移,變化,教化矣,失而早亡矣。

## (自受自奴奴,當作努決第一百四十五)

"願聞天壽百二十歲、地壽百歲、人壽八十歲、霸壽六十歲、仵仵,通忤壽五十歲。""三正起於東方,天之首端也;歲月極於東北東

北,地支爲丑,丑月,夏曆一年之終,天極也。夫天壽者,數之剛也;東北,物之始也。一年大數終於此,故百二十爲象天也。地者,陰也,常受施;西北爲極陰也。陰者殺而陽生,故亥亥,十月,位在西北者核也,陰終西北角也,西北爲地之司命,故地壽得百歲。八十此疑脱一段。當以陰盛、酉、西南、人、成實爲言,六十者,陽止陰起,方方,將。六月屬未,在立秋前立秋。秋者白氣白虎持事,故霸命也。五十者,陽氣興長於上,陰氣伏起於下五月屬午,陽氣極盛,陰仵仵,通忤陽化,故爲仵仵,通忤命,過此而下,悉曰無常命,誠冤結哉! 今且曉子一解解,答案,可以終古自養而極極,盡者,不可忘也。人欲去凶而遠害得長壽者,本當保知自愛自好自親,以此自養,乃可無凶害也,身得長保。飲食以時調之,不多不少,是其自愛自養也;而而,通能撞撞,當作掩門户閉之,居内不與俗事,是自愛自養也;而而,通能讀書無極,安貧樂賤,無憂而已,是其自愛自養也:已已,同以前已前,以上皆如是而非也。夫自愛爲言者,誠誠自愛保,自念身無足,冥冥,同瞑目亦還自視無足,未常常,通嘗須臾離之,因思而憂之,乃至不食而飽,是爲自愛之人也。自好爲言者,乃好念身形,形容上下,累累可覩。誠好愛不止,面目生光明也。晝夜不能忘,以爲經常,因得肉飛肉飛,肉身飛昇,以俗間的軀體成仙昇天而可强,是爲自好愛之道也。"

## (腸腸,當作陽決第一百四十六)

今故使男女大小老少賢不肖共集上書,爲帝王通達聰明,帝王比若中極星,默常居其處,而衆星共往奏事也。大者居前,中者居中,小者居後。一星不得,輒有絶氣,天行爲傷。夫星者,乃人民凡物之精光,故一人不得通於帝王,一星亦不得通也,故天氣輒爲乖錯,地氣爲其逆也。故教其吏民,大小俱共上書,以通天氣,以安星

曆,以除天病,以解帝王承負之責。故示勑使三道行書者,恐有不通,故各自其使使,當作便宜,長吏者記城郭之災變,布布,當作市道者記市道市道,市場和交通要道等人衆聚集處,集鎮之災變,四野者記四野之災變,各相取長短相取長短,取長補短,傳以相語,共爭上之。長吏亦務上書,邑民亦務上書,行人亦務上書。長吏欲不上,恐民上之;民人不上,恐行人上之;行人不上,恐長吏上之。故使民俱坐坐,因……犯過罪。此指不上書而構成過罪,乃後且爭上事也。吏民有信者,帝王仕之不負焉,故吏民樂爲也。帝王得以爲聰明而稱王王,楊釋作天心,而長安其身;吏民得以尊天地,得以無病;天地四方俱有利,故長吉,爲萬萬世法也。以付上德之君,使民知天意,令以自安自全,無爲迷惑。

大集具正事,考本天地之根,以除天恐恐,王校作怨地咎、國之害,立洞極經。

# 太平經鈔己部(補卷九十五)正讀

## (各各,當作咎用單言孤辭決第一百四十七)

此段原在卷一百一《鈔》文後

開達無無,通毋閉絶,以稱天心地意,轉轉,扭轉天地之災變,暢暢,通達天地之譚譚,同談,使人民各居其處,萬物不傷。故天出文書,令使可遥行萬萬里,得通其言,以暢善人,以知惡人,以解冤結。故帝王乃居百重之内,得長自安,聰明達遠方也。

## (歎上禁三道文致亂決第一百四十八)

由太上中古已已,同以來,多背叛天地,共欺其上,故災害日興,死者不以數也。帝王久愁不能拘制其下爲奸僞,故天遣三道文出也,通其氣,樂知得失,上下和合,諫及四遠卑賤,令無冤結,以稱皇天心,樂災除去,勿令天怒。下古人心邪蔽邪蔽,邪惡愚昧,不若太上古之三皇人心質朴,心意專一,各樂稱天心,而忠信不欺其上,故可無文無文,没有文書。指不用文書教化也。下古小人愚蔽,嬌嬌,王校作矯妄文辭,欺天地,罔冒罔冒,欺瞞冒犯帝王,故天地常忿怒而災禍之。天地病除,帝王安且壽,民安其所,萬物得天年,無有怨恨,陰陽順行,群神大樂且喜悦,故爲要道也。

# (上書十歸之神真命所屬決第一百四十九)

此段原在卷九十三《鈔》文後。據《敦煌目録》

下缺:善惡人受真人爲賢工決

神人語真人言:"古始學道之時,神遊守柔以自全,積德不止道致仙,乘雲駕龍行天門,隨天轉易轉易,運行若循環循環,順着環形路綫。真人專一專一,專心一意老壽,命與天連。陽道積專日有單單,通亶,誠信,至信所致,無爭榮名而居高官,孝順事師,道自來焉。神乃知善,人與語言。夫師開曚,爲道之端,君父及師,天下命門命門,要害,關鍵,能敬事此三人,道乃大陳;不事此三人,室閉無門,福德皆逃,禍亂爲憐憐,楊釋作鄰。詳惟其事,無無,通毋失書言。父母生之,師教其交交,當作文,居親仕之居親仕之,家居侍親和出仕當官,可不可不,不可不慎焉! 天下至士,去官就仙,仙無窮時,命與天連。長吏治民,仙吏天官,與俗何事何事,無事,無關? 其事異焉。長吏治民仙萬神,天下之事,各自有君,努力思善,身可完全。以是遂去,不負祖先。吾圖書已盡,無復可陳,致勉學詳請請,疑當作精其文。神人將去,故戒真人,慎之慎之,亦無無,通毋妄傳,不得其人,慎無無,通毋出焉。藏之深淵幽冥之間,道不飲血飲血,即歃血,古代結盟時參加者微吸所殺牲之血表示誠意的儀式。此指同盟、同道,無無,通毋語要文。外内已悉,無可復言此段韻文,七言每句入韻,四言隔句入韻,韻字全、元、環、連、單、官、焉、言、端、言、焉、仙、連、官、焉、全、先、傳、焉、間,在元部,門、門、門、文、君、文,在文部,陳、鄰、神、陳、人,在真部。"

於此晝神人羽服乘九龍輦升天,鸞鶴小真陪從,彩雲擁前,如告別其人意。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六正讀

## 六極六竟孝順忠訣第一百五十一

"真人前,子共記吾辭,受天道文比久比久,連續長久,豈得其大部界分大部界分,主要範圍的劃分盡邪? 吾道有幾部,以何爲極,以何爲大究竟哉?""文中有道道,說,談及六極六竟。愚生今說,不知以何爲六極六竟。""咄! 子其愚不開。又學實自若未大精也,故不知道之所到至所到至,所至,所包括的範圍也。""有過,負於天師,其責必不可復除復除,免除,戒除,赦免。""不嫌嫌,當作謙。不謙,不要這樣謙責也,真人自責,何一重也?""愚生聞:子不孝,則不能盡力養其親;弟子不順,則不能盡力修明其師道;臣不忠,則不能盡力共敬事其君。爲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死尚有餘責於地下,名爲三行不順善之子也。常常,通當以月盡朔旦月盡朔旦,陰曆上月末下月初,兩月相替之際見對對,審核,對質。勘問審訊於天、主正理陰陽、是尊卑之神吏,魂魄爲之愁,至滅乃已。故自知不精,有過於師不除也。""善哉善哉! 子於何受此辭語乎?""受之於先師也。又愚生瞥覩瞥覩,看到,聽見天師說,受天師之法,見天象。天地乃是四時五行之父母也,四時五行不盡力供養天地所欲生,爲不孝之子,其歲歲,年成少善物,爲凶年。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養天地所爲,名爲不孝之子也,故好用刑罰者,其國常亂危

而毁也。萬物者,隨四時五行而衰興、而生長自養,是其弟子也,不能盡力隨其時氣時氣,節氣,節令而生長實老生長實老,出生成長、結果、凋零,終爲不順之弟子,其年年,年成物傷,人反共罪過罪過,怪罪,歸罪其時氣不和,爲時氣得重過。民者,聖人賢者之弟子也,今下愚弟子妄盜盜,當作道彊説,反使聖人賢者有過,名爲共亂逆天道,其罪至重至重,極重,不可赦除,故愚生過不除也。風雨者,乃是天地之忠臣也,受天命而共行氣與澤氣與澤,即風和雨,不調均,使天下不平,比若人之受命爲帝王之臣,背上向下,用心意不調均,衆臣共爲不忠信,而共欺其上,使天下悩悩悩悩,喧擾紛亂的樣子多變諍,國治爲之危亂。比比,當作此三事者,子不孝,弟子不順,臣不忠,罪皆不與於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惡之,以爲大事,以爲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爲最惡下行也。""噫! 真人久懷智而反詐愚,使吾妄説,説得過於天地也。吾之所説,不若子今且且,當作旦所言深遠也。""愚生意適達於是,今不能復有所言也。""大謙,然亦不失之也,下而不謙,其過亦重。""唯唯,不敢,不敢也。是故愚生爲弟子,不能明理師道之部界部界,分部類别,分類範圍,自知過重,故説天象,以是自責也。""善哉! 子之言也,吾亦無以復加之也。今以子説況之,子已自知也也,疑衍書之部界矣。""實不及之也。""然,子真不及之,爲子具分别解之,使相次,各有部界,萬世不可復忘也。今真人言人三行不順修善、言魂魄見對,極巧巧,精到也,於何受是□□擬補:見對説哉?""比若天師會會,相遇,遭逢事先師,自言爲上古真人戒,愚生以此言;又見天師書文中言,故□□擬補:以此重知之也。愚生問上古真人時,不知屈折屈折,深入提問,刨根問底,有所疑。""然,上古真人言是也,吾無以加之也。""今願及天師問其是意。""行,明聽。然,所以月盡歲盡見對,非獨生時不孝不順不忠大逆惡人魂神也,

天地神皆然。天以十五日爲一小界界,部分,故月到十五日而折折,返回。與還同義小還也。以一月爲中部,以一歲爲大部。天地之間諸神精,當共助天共共,王校衍生養長是萬二千物,故諸神精悉皆得禄食也。比若羣臣賢者,共助帝王養長凡民萬物,皆得禄食也。故隨天爲法,常常,《鈔》下有:諸神以月十五日而小上到到,王校作對,一月而中上對對,審核,考核,一歲而大對。故有大功者賜遷舉之,其無功者退去之,成成,王校作或擊擊,當作繫,拘禁治。此亂治者,專專,完全是邪惡之神也,邪惡之神行與是,故生時不善之人,魂魄俱行對。善人魂魄不肯爲其使也,是故逆不孝不順不忠之人爲其使,共亂天儀,汙汙,同污天治,故其惡神見收治收治,逮捕懲治,故并收治其客客,依附門下供驅使的人。比若反逆惡臣爲無狀,乃罪及其客也,此之謂之之,疑衍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故人生之時,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爲弟子當順;孝忠順不離其身,然後死,魂魄神精不見對也。子知之耶?""唯唯。可駭哉!可駭哉!今唯天師幸哀開示其天法象多少,願無無,通毋中棄,唯見示勑書文部界所到至也。""然,子問之大致數大致數,大要,主要的内容,吾猶當言也,如吾不言,名爲妒道業、學學,通斅而止,而反得天適適,通謫。諾,六真人安坐,爲子分别其部署。凡有六屬一大集。夫守一者,以類相從,古今守一,其文大同。大賢見吾文,守行之不解解,同懈,策策,思索之得其要意,如如,當作始學可爲孝子,中學可爲忠臣,終老學之,不中止不懈,皆可得度世。尚有餘策也,行之不止,尚或乃洞於六方八極也,萬事已畢,何不有何不有,無不有也。上乃可助有德帝君,共安天地,其恩乃下可及草木也,萬物擾擾之屬,莫不盡理也。天地爲之歡喜,帝王爲之長游,但響琴瑟唱唱,同倡樂,而無復憂。子知之耶?""唯唯。""中賢守行之力之,旦夕惟思其意,亦可少爲孝

子，長爲良臣，助國致太平，天下悉伏，莫不言'善哉'。外謹内信，還各自責自正，不敢負於天地，不敢欺其上也。衆賢共案力行之，令使君治乃與天相似，象天爲行，恩愛下及草木蚑蚋之屬，皆得其所。子知之耶？""唯唯。""凡民守讀之，共彊彊，當作彊，勉力行之，且相易易，融洽和睦共好嬉嬉，通喜之，不能自禁。令人父慈、母愛、子孝、妻順、兄良、弟恭，鄰里悉思樂爲善，無復陰賊好竊相災害。有有，通又人盡思樂思樂，想要忠順孝，欲思上及中賢大賢，故民不知復爲凶惡，家家人人，自敕自治，故可無刑罰而治也。上人中人下人共行之，天下立平不移時。子知之耶？""唯唯。"

# 守一入室知神戒第一百五十二

"是故夫守一之道，得古今守一者，復以類聚之。上賢明力爲之，可得度世；中賢力爲之，可爲帝王良輔善吏；小人力爲之，不知喜怒，天下無怨咎也。此者，是吾書上首一上首一，最首要第一部大界也，恐俗人積愚迷惑日久，不信吾文，故教示，使與古今守一之文合之，以類相從，乃以相證明也。""善哉善哉！愚生謹以以，同已覺矣。""夫守一者，大人守之亦有餘，中人守之亦有餘，小人守之亦有餘，三人俱守行之，其善乃洞洽於六方八遠，其恩愛與天地同計計，打算，思量也。如最下愚有不樂守行者，名爲天下最惡凶人也，天地疾惡之，鬼神不復祐之也，凡人久久久久，長久共不好利好利，友好幫助之也，此即天書所以簡簡，選擇，區分人善惡之法也。其好欲讀視者，天知爲善人；示之不欲視者，天知之爲凶惡人也。以此占占，觀察，測試人，萬不失一也。吾爲上德君作文，上不負天，下不負地，中不負德君、不欺真人也。守此得其意者，道已畢矣竟矣。六真人自深思其意，吾不能悉記此之善。夫一，乃至道之喉襟喉襟，要領，要害

也,上士所樂德德,通得,中士所響響,通嚮,嚮往知,下士之所疾惡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上士得之大喜,不而而,通能自禁爲也;中士得之,不而而,通能自止,常悦欲言也;下士見之,是其大忌也。以吾文觀此三人,而天下善惡分别明矣。子知之乎?""唯唯。""是文乃天所以券正凡人之心,以除下古承負先人之餘流災,以解天病,以除上德之君承負之讁也。子知之邪?""唯唯。""善哉善哉!行,子已覺矣。其二部界者,其其,王校衍讀吾書道文,合於古今合於古今,古今相合,以類相從,都得其要意,上賢明翕然翕然,一致的樣子喜之,不能自禁止爲善也,乃上上,王校疑衍到於敢入茆茆,王校通茅室,堅守之不失,必得度世而去也,志與神靈大合洞洞,當作同,不得復譽譽,當作與於俗事也。其善乃洞究洽於天地,其神乃助天地,復還助帝王化惡化惡,消除凶惡災厄,恩下及草木小微小微,微小的生物,莫不被蒙其德化者。是故古者賢明德師,乃能助帝王致太平者,皆得此人也。故其言事悉順善而忠信也,乃其所受道師善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其中中賢力讀而讀而,王校作共讀吾文書,合於古今道文書,以類相從,力共讀而不止,其賢才者,乃可上爲帝王良輔善吏,助德君化惡,恩下及小微草木,陰陽和合,無復有戰鬥者,帝王長遊而無憂事,羣臣下俱相示教力爲之,莫不順善而忠信,無刑罰而治,其善不可勝書。真人知之耶?""唯唯。""其百姓俱共讀吾書道文上下通,都合計同策爲一,無復知爲凶惡者也,拘校古今道文,以類相從相明,因以爲世學世學,世代相傳的學問,父子相傳無窮已也。如三人大賢中賢下賢及百姓俱爲之占占,察看。此指細讀天師書文,把古今内容相合的歸在一起遵照實行,天地之惡氣畢去矣,無復承負之厄會也,善乃合陰陽,天地和氣瑞應畢出,遊於帝王之都,是皇天后土洽悦喜之證也。故讀吾文者,宜精詳之,以上到下

以上到下,從上到下,思惟其要意,得其訣,與神明無異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其三部界者,夫人得道者必多見神,能使之。其上賢明者,治十中十,可以爲帝王使,辟辟,同避邪去惡之臣也;或久久乃復能入茆茆,通茅室而度去,不復譽譽,當作與於俗事也。故守一,然後且具知善惡過失處,然後能守道、入茆茆,通茅室精修,然後能守神,故第三也,賢者得拘校古今神書以相證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中賢守一入道,亦且自覩神,治十中九,可爲王侯大臣,共辟辟,同避除邪惡,或久久亦冀冀,希望,僥幸,有幸及入茆茆,通茅室矣。真人知之邪?""唯唯。""其小賢守一入道讀書,亦或覩神,可治十中八,可爲百姓共辟辟,同避邪除惡也。亦皆當拘校古今道文,以自相證明,乃愚者一一,一旦,一下子明,悉解信道也。如使讀一卷書,必且不信之也。反且言其非而自解解,通懈,則邪惡日興得害人也。如大賢中賢下及百姓,俱守神道而爲之,則天地四時之神悉興,邪自消亡矣。真人知之耶?""唯唯。""如此,則天下地上四方六屬六親之神悉悦喜大興,助人爲吉,以解邪害,上爲帝王除災病,中爲賢者除疾,下爲百姓除惡氣,令奸鬼物不得行也。""善哉善哉!須有大訣戒戒,同誡。大訣戒,有關主要内容的誡言。""見神以占事,言十中十者,法與天神相應;言十中九,與地神相應也;言十中八者,與人神相應也,過此而下者,言不可用也。或有初覩神,反反,而。連詞十十相應,久久反日日,一天比一天不中者,見試於神道,故使不中也。見是能復更自新,力自正思過,更爲精善,無惡意者,且復日上行,或中神意,乃射射,猜十中十,或出十,或射十,乃中一十。日以大中而上行者,是其日思爲善得道意之人也,故曰曰,王校作日進。以是自占,萬不失一也。或有初見神,占事不中,已反日已已,同以上行大中,是者精得道神意、日上進之人也。或有平平平平,一

般,平常,依舊不變如故,不進不退,是其用精不過故不過故,没有超過以前之人也;日衰者,曰日,王校作日懈之人也,以是占之,不得道意矣。見試而不覺悟,固固自若固固自若,依舊不變。二詞同義連文爲惡者,諸神且共欺之,牽牽,引導,引誘人入邪中,則致吉凶無常,或入祆祆,同妖言,或坐病止。故大賢中賢小賢百姓男女爲道,悉以是自占,不失之也。非猶非猶,非獨,不僅神道試人也,凡天下之事,皆以試敗。天地有試人,故人亦象天地,有相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子欲重知其大信效,天道神靈及人民相得意,相合與合與,當作與合心,而至至,同致誠信;不相得意,則相欺。是故上古之人誠信,相得意,故上下不相欺;中古人半不相得意,故半相欺;下古之人純純,完全不相信,故上下純以相欺爲事。故上古舉事悉中,中古半中,下古純不中,故危亡。是故古者賢聖常以是自占可爲可爲,所爲得與不得,則無失也。以此戒真人,吾見子常苦勞,故深戒子,子乃爲天地長使長使,主管的使者也,解天地流災,爲王者除害,其功甚大少雙。恐子爲道中懈,故以是神事以戒子。子乃爲天地使,而而,通如日吉者,是其得天地心意也;日凶衰惡,是其失天地心意也。與道神交,日吉善者,是其得道心意也;而而,通如日凶衰者,是其失道心意也。與人交,日益厚善厚善,親近友好者,是其相得心意也;而而,通如反日凶惡薄凶惡薄,敵對疏遠者,是其相失心意也。比若耕田,得穀獨成實多善者,是用心密密,細,仔細、用力多也;而耕得穀少不成善實者,是其用心小懈小懈,疏略懈怠,不認真、用力少也。此但草木,尚乃隨人心意、用力多少功苦功苦,勞苦,耗費的勞動爲善惡,何況天地神靈與人哉? 可不戒戒,警惕耶? 真人也,此之爲戒,若薄少不足言,而深思念之,反大重,此正所爲爲,疑衍謂安危吉凶門户也。子知之耶?""唯唯。愚生已覺矣,受命受命。""夫賢明爲

上德君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書之屬,以類相從,更相證明,道一旦而正,與日月無異。復大集聚大賢中賢下賢乃及人民男女口口,口頭流傳的辭訣事,以類相從,還以相證明,書文且大合,比若與重規合矩無殊異也。天地人策策,書策,文書俱并合比若一也,如此則天地人情悉在,萬二千物亦然。故德君當努力用之,則災害一旦而去,天下自治。無有餘邪文邪辭,洞白悉正,則無餘邪氣。夫邪文邪辭,繫災之根也,子欲重知其明審信效,比若人以邪文相記於君,比若人以邪言相惡,則怨咎日興衆多,人亦自相怨咎相惡,君亦聽之,反失正,聰明不達,爲天地所非,治危。辭不吉,又下反以邪文邪言共欺熒惑熒惑,迷惑,欺弄其上,久久上知之,亦復君臣相咎咎,怪罪,故是邪文邪言,日至至,同致凶惡之門户也,故當力拘校去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故德君盡以正辭,而天地開闢以來,承負之災厄悉除,無復災害。真人欲重知其大信也,夫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萬物之正本根也。是故上古大聖賢案正文正辭而行者,天地爲其正,三光爲其正,四時五行乃爲其正,人民凡物爲其正,是則正文正辭,乃爲天地人民萬物之正根大效也。子欲重明知其信,比若人以正文正辭相譽譽,稱譽於君前,君得以爲大聰明大達也,舉事悉得,無失正者。下上下上,臣民和君王乃得天地之心意,三光爲其不失行度行度,運行的度數,天體運行的正常軌迹和位置,四時五行爲其不錯錯,錯亂,人民莫不歡喜,皆言善哉,萬物各得其所矣。恩洽神祇,則名聞遠方,羣神瑞應奇物爲喜而出,天下賢儒盡悉樂往輔其君,爲不閉藏閉藏,逃隱躲藏,隱居,仙人神靈乃負不老之方與之,祆祆,同妖殃殃,同祥爲其滅絶。人民爲其行政政,通正言正文正辭,乃無復相憎惡者,則怨咎爲其絶,天下凡善悉出,凡邪惡悉藏藏,消除,德君但當垂拱而自治,何有危亡之憂?此即吾正文正辭爲善根

之明證效也,可不力正哉！真人寧解不?""唯唯。可駭哉！見天師言,謹已大覺矣,愚生知天下已太平矣。德君聽用之,已延命矣。""善哉！子可謂爲曉事之生也,已洞洞,透徹知之矣。""樂乎樂乎！天憂已解矣,地病已除矣"。"真人以何知之?""然,此邪惡盡應當見去,天地人民萬物之大病已除也。今已拘校正文正辭,故知天地之大病已除也。""善哉善哉！子已□□擬補:洞曉知之矣。帝王力行吾文,與天地厚厚,親近,關係密切,無復厄會也。""善哉善哉!""語真人一大要言也。上德之君得吾文天法,象象,仿效,遵從以仕臣,上至神人,下至小微賤,凡此九人:神、真、仙、道、聖、賢、凡民、奴、婢,此九人有真信忠誠,有善真道,樂來爲德君輔者,悉問其能而仕之,慎無無,通毋署非其職署非其職,任命不適於他們承擔的職務也,亦無無,通毋逆去逆去,拒絶,排斥之也。此疑缺:逆去名爲逆人勉勉眷眷眷眷,通惓惓之心,天非非,責怪,歸罪人。但因據因據,依據。二字同義連文,此指根據實際情况而任之,而各問其所能長所能長,所能所長,則無所不治矣。德君宜試之,日有善效者進之,慎無無,通毋失也;無效者疾退之,此名爲汙汙,同污亂天官,使正氣不得來,咎在此邪人也。夫正善人,心常欲陰陰,暗中,不事張揚地祐凡事爲憂,故曰曰,當作日致正善人也。邪人有邪心,不欲陰祐利凡事,則致邪,此乃皇天自然之格法也,故當即退之,不退之且忿天,使地殺氣出,故當疾去之。是大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之。""子知畏之,可謂曉事生矣,天且祐子。""不敢不敢。""此無可讓也,非吾而而,通能使子見祐於天也,子爲善,自然行得之也。故古者聖人之爲行也,不敢失繩墨者,乃覩天戒戒,同誡明,知其善惡,各爲其身也,故常求與賢者爲治,乃恐忿天也,得罪於天,無所禱禱,向神靈求告以去禍得福也。是故古者帝王,其心明達,不敢妄與愚者共事也,故獨

得長吉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夫中古以來,人半愚,以爲選舉選舉,選拔官吏爲小事也,不詳察之,半得非其人,半亂天官,政半凶也。下古復承負中古輕輕,輕率,不慎重事,復令自易,不詳察之,選舉多不俱得其人,汙汙,同污亂天官,三光爲其不正,證證,表徵,徵象上見見,同現於天,天不喜之也,故多凶年不絶,絶者復起。不知天甚怨惡之,人不深自責,反言天時運也。古者爲爲,行爲有如此者,天道非非,責怪,怪罪人反以其太太,通大過上歸天,下愚不自思過失,反復上共責歸過於帝王,天乃名此爲大反逆之民。過在下傳傳,通轉欺其上,以惡爲善,以善爲惡,共致此災,反以上歸天。以以,同已歸天者,復上責其君,天下絶洞絶洞,絶對,徹底凶民臣無狀之人也。今天地神靈共疾惡之,故天乃親自謁遣謁遣,召見派遣吾下,爲德君更制作法也。選舉署署,任用,任命人官職,不可不審且詳也。真人欲知是惡民臣之審也,比若家人,父母共生數子,子共欺其父母,行爲惡,父母默坐家一室中,安而而,通能知之?已行爲凶惡、盜劫人,反還反還,反而共罪其父母:父母惡,故生我惡也。縣官吏得之,不直不直,不僅殺其惡子,反復還罪其父母。夫父母生子,皆樂其賢且善,何時樂汝汝,指惡人行爲惡哉?反還罪其父母,是爲大逆不孝子也。夫君之謂謂,評論,評價臣,皆樂其爲善,何時教其爲惡?而民臣自下共爲凶惡之行,得天地災者,反以還罪責其君,百姓愁苦,於是猾吏亦復共上責於天,名是爲民臣共作反逆,罪不除也。共責其君,極已應大劇矣,尚復乃上罪責天,下罪責地,人之反逆乃如此,可不短其命而疾殺之哉?故下古皆應霸命,死生無時也。比若民家欲殺畜生,忽忽,忽然,臨時,即時欲殺之,便殺之也。善畜尚惜其死,惡畜樂其病死。真人知之耶?""唯唯。愚生甚畏天威。""行,子已覺矣。出出,出示,傳播此文,令德君以示諸賢儒,慎

無無,通毋匿,天樂出之急急急急,非常急切,盡快。""唯唯。""告真人一大要,大德上君已仕仕,委任,任用臣,各得其人,合於天心,則當知治民除害之術。夫四遠伏匿,甚難知也,夫下愚之人,各取自利,反共欺其上,德君當與賢明共正之。悉正,乃天地之心意且大悦喜,使帝王長吉也。天明知下古人且愚難治正故,故爲其出券文名爲天書也。書之爲法法,常規,常理,著也,明也,天下共以記事,當共所行也,可以可以,所以記天下人之文章也。故文書者,天下人所當共讀也,不爲一人單孤單孤,單獨生也。故天下共以記凡事也,聖人共以記天地文理,賢者用記聖人之文辭,凡人所當學而共讀之,乃後得其意也。書之爲類,乃當共原共策共記共誦讀之,乃以無奸也。故自古到今,賢聖之文也,幾何幾何,若干次,多次校,幾何傳,幾何實核,幾何共安安,通案之,尚故故故故,同固固,堅持不變,頑固不化,依舊有餘邪文誤辭,不可純行純行,完全遵行。故大賢諸道士,乃周流遍天下,考辭習語,視異同,以歸喻喻,曉喻,教導愚蒙,尚故故故故,同固固誤人赤子赤子,質樸的人,使妄說,其學則不可妄仕,不足以爲帝王之臣也。故一本文一,純一。一本文,指整理歧説使之回歸到原始經文的純正狀態者,章句衆多,故異言,令使天地之道乃大亂不理,故生承負之災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子明更明更,疑當作更明聽,且語子一大戒。下古之人所以久失天心,使天地常悒悒者,君乃用單言孤亂亂,王校作辭,核事其不實,甚失其意明矣。真人但以此上上,進獻給德君,乃使天下衆賢共考辭文。而不知皆爲誤學此句承"君乃用單言孤辭……"句言。"真人但以此上,乃使天下衆賢共考辭文"句疑錯簡,當在"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句下,故生災異不絶,天甚疾之,得亂生病焉,陰陽戰鬥而不止也。故天教吾下,拘校正之。今大中古以來,信孤辭單言孤辭單言,個别人的片面的説

法,每視覆下覆下,下達審核之文爲不敬,共以是相法罪法罪,制定刑罰律令來制止,遂用孤辭單言,反應投書治事故與天爲怨,亂天官。文書本使人共議其是與非,反使一人陰爲辭。夫聖人尚不而而,通能獨畢知天地之道,故聖賢前後生,所作各異,天上言其各長於一分一分,一部分,不能具除災,故教吾都合集校之。今反信一人之言,寧可用不?故教其三道行書,大小賢不肖男女共爲之,參錯參錯,參差交錯。形容各家言辭文書衆多而不一致的樣子共議是與非,皆令得其實核□□擬補:無僞,乃可上也。中中,其中一人欲欺,輒記之,如是則天地病已除,帝王無承負之貴貴,王校作責矣。天地得以無病而喜;帝王得以自安而喜;賢者得以自達而喜;百姓得以自解不見冤,家富人足而喜;奴婢得其主不爲非而喜;四時五行得順行,民謹不犯之而喜;萬二十十,王校作千物各得其處所,不見害而喜;鬼神見德君可爲可爲,所爲積善,亦復悦喜;惡氣不復上蔽,日月三光亦喜;太上平氣得來治,王者用事亦喜;惡氣得一伏藏,不伏伏,隱匿見使行誅伐亦喜;夷狄得安其處,不復數來爲天戰鬥亦喜;軍師使使,疑衍兵器得休止不用,士卒不戰死亦喜:凡天地之間,若此喜者衆多,不可勝記。行,爲真人舉其大綱,見見,同現其始,子自思其意。凡事以類推之,盡以以,同已得矣,德君案行之,天下咸服矣。故天尤急此三道行書,慎無無,通毋復廢,此疑缺:廢故災不去也。欲斷天文,反復爲聾盲之治也。夫聾盲之治,亂危之本也,滅身之災害也,可不慎乎?夫文,乃天下之人所當共案行也,不可信一人之言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及人辭,更相傳以相考明考明,察考辨明也,不考明則不可獨行,獨信一人言而行之,則危亡矣,是天下之大失大傷也。故吾書不敢容單言孤辭也,故教真人拘校上古中古下古文以相明,拘校天下凡人之辭以相證盟盟,通明,然後天地之間

可正,陰陽之間無病也。以吾書往考古今之天文地神書與人辭,必且與響相應、與神無異也,乃吾道且可信也。故吾爲道,不試試,檢驗,考查言也,乃求試行,不行之,安知吾道與天相應而信哉? 今日行之,比若與天語,十十五五,無有脱者。""神哉,爲道如斯,誠可謂大樂矣。""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曉事生矣。告真人一大訣,此本守一專善,得其意,故得入道,故次之以道文也。爲道乃到于入室、入真道,而入室必知神,故次之以神戒戒,同誡也。得守一,得道得神,必上能爲帝王德君良臣。臣者,必當助帝王德君共安天地六方八洞,得其意,乃國可長安也。欲安之,必當正文正辭正言,故以拘校文辭,得以大正,必當羣賢上士出,共輔帝王,爲其聰明股肱,故次之以仕臣九人。九人各得其所,當共安天地,天下并力同心爲一也,必常相與常通語言,相報善惡,故次之以三道行書也。人已都知守一,已入道,已入神,已入正文,以尊卑仕臣,各得其處也。已行文書,并力六事已究竟,都天下共一心,無敢復相憎惡者,皆且相愛利,若同父母而生,故德君深得天心,樂乎無事也。以爲道恐有遺失,使天地文不畢備,故復次之以大集之難難,疑問,提問,以解其疑,深者居其下,畢書出之。以書付有德君,天下一旦轉計嚮嚮,通嚮善自治,其爲易易,容易,比若火沿高燥,水從下,不教其爲,自然往也,不可禁止也,故爲太皇天道教化,立可待也。德君行之,乃名爲天之神子也,號曰上皇,與天地元氣相似,故天下之神,盡可使也,從天地開闢以來未嘗有。天書神文,使真人傳之,爲真道記記,楊釋通紀也,以往付德君,名爲道母也。太陽之氣,火行有也,得而行之,得其信信,確實,實際效果也,不知行之,則不真真,實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誠寄謹民,往付歸德君,不敢久留也。""行,子已曉之矣。天書不可久留也。疑缺:久留天神考人,使人不

吉,子慎之。行,去。""唯唯。"

六究洽洞極七竟,以類次書文使相得,災悉滅亡致洞極之吉文。

## 忍辱象天地至誠與神相應大戒

## 第二二,當作一百五十三

"真人前。""唯唯。""今且戒真人一大戒戒,同誡。吾道乃爲理天地、安帝王、生天地所愛者,乃當愛真道與真德也。故天者,乃道之真,道之綱,道之信,道之所因緣因緣,依靠,憑借而行也。地者,乃德之長,德之紀,德之所因緣而止也,故能長爲萬物之母也,常忍辱居其下也,不自言勞且苦也。吾之爲德君教化下愚,正以此天地二事爲祖祖,本原,根本也。故常案案,遵循天地之法度,不失其門户也。吾之書即天談地語,與神祇深獨相應若表裏也,步步,行走,實行,施行即相隨若規矩也,故順行者得天地意,失之者凶衰矣。今以以,通已戒真人,子宜思吾言而常慎之矣。""唯唯。""行,見子好真道德、好爲善少雙,且示子一言。今上士多樂真道善德,中士半好之,下士無狀,純無道無德,皆應大逆無道之人也。大凶無德之人,與天地内獨不比比,親近,不而而,通能相知,非天常常,通當所宥也、疑缺:所愛子也。故無道德者,命不在天地也,與禽獸同禄同命。""今不解,願聞其要意。""然,六真人明聽。""唯唯。""然,天者純爲道,地者純爲德,此無道德之人,與天地絶,屬無所象。象於天行,當有真道而好生;象地,當有善德而好養長。今人無道與無德,故天地不宥子子,指無道無德之人,意思同"他"也。欲知其明信效也,比若道人知道人,德人知德人,各自相收録收録,接納,結交往來同等對待,故命迭相在命迭相在,相依爲命,互相支持互相依靠。故道人者好興道

人,德人者好興德人,有道德之人與無道德之人不比,故不肯相收録,命不繫天也。""善哉善哉！願聞其與禽獸同命意。""善乎！子難,深得其數。然,禽獸者命繫於四方,其爲性者好相抵觸抵觸,衝撞、爭鬥,無有道德,勝者爲右右,上。古代以右爲尊。無道德下愚之人,亦好相觸冒,勝者爲右,其氣與禽獸同,故同命也。天道爲法,以是分别人優劣,故知之也。凡天下之名名,事物命所屬,皆以類相從,故知其命所屬。故含五性多者象陽而仁五性,指仁義禮智信。五性以仁爲首,所以説象陽而仁,含六情多者象陰而貪六情,人的六種慾望。《韓詩外傳》卷五:"人有六情:目欲好色,耳欲聽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多慾而好受,所以象陰而貪。受陽施多者爲男,受陰施多者爲女,受王相氣多者爲尊貴則則,而,而且壽,受休廢囚氣多者數病而早死,又貧極也。故凡人生者,在其所象何行何行,五行中的哪一行之氣,其命者繫於六甲何曆曆,通歷,以類占之,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人深原原,推究凡事,知人情者,以此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善哉善哉!""今故下古之人承負先人失計,稍稍共絶道德,日日,時間獨積久,與天地斷絶,精氣不通,不相知命,反與四足四足,獸類,禽獸同命,故天地憎惡之,鬼神精氣因而不祐之,病之無數,殺之無期,其大咎在此□□擬補:斷絶。今上德之君,命繫天地,當更象天地以道德治,故吾更理出天道出以上付之。天樂其爲善,不欲復使其有餘是四足之人行也。故吾書復重丁寧丁寧,細説,欲使其大覺悟也。故叙六極一大集難以付歸之。真人知之耶?""唯唯,可駭乎！樂哉樂哉!""真人以何知其可駭而樂哉?""然,愚生見天師言,真道德出,民一旦而轉轉,轉變,皆守爲道德,象天地,不復爲四足之人行,人人道,人人德,故知其大樂至意意,疑衍矣。""善哉,真人之言,無以加之也。""今願及

天師請問一事。""言之。""今人求道德及凡人行,當以何爲急務急務,急需做的事哉?以何而得知之?以何而與天地響相應也?""善乎,子之問也。當以至誠五内五内,五臟,此指内心情實情實,真情爲之,乃可得也。如不以五内情實爲之,是道德之所怨也,求善不可得也,神靈不應也。""今願聞至誠以何而感動天地神靈乎?""噫!真人於是殊爲愚,學吾書文,多固固未解邪?""愚生其爲暗昧曚暗昧曚,愚昧乃久重,難一旦而開。""然,子亦大謙。行,更明聽,爲子道至誠感動天地之意。""唯唯,聞命。""然,夫至誠者,名爲至誠,乃言其上視天而行,象天道可爲可爲,所爲;俯視地而行,象地德而移移,推移,行動。念天地使父母生長我,不欲樂我爲惡也,還孝孝,王校作考之於心乃行。心者,最藏藏,同臟之神尊者也。心者,神聖純陽,火之行也。火者,動而上行,與天同光。故日者,乃火之王,爲天之正,無不照明。故人爲至誠,心中正疾痛應。心神至聖,乃上白於日,日乃上白於天,故至誠於五内者,動神靈也。是故可不慎乎?"真人曰:"可畏哉!可畏哉!愚生過過,錯誤,不該做而做了問是,甚大怖。""子知怖,活之根也;子不知怖,死之門也;安危在子之身,無於他所他所,别處焉。""今雖每問天師而怖駭者,又問乃訣訣,同决乃大解,不問又無緣得知之。""然,子言是也。暗而不好問,何時復得昭昭哉?行,言,欲問何等?""今謹已聞至誠動天,願聞動地意。""善哉!子言日益大深,不惜惜,捨不得之也。行,安坐,爲子道之,不言恐得過於子。若天獨疾後世人不至誠,而使真人來主問之也。諾,今爲子説之,明聽。""唯唯。""行,人之至誠,有所可有所可,有所念,心中爲其疾痛,故乃發心腹不而而,通能食也。念之者,心也,意也。心意不忘,肝最仁,故目爲其主出涕泣,是其精思之至誠也,精明人人,通仁。精明人,指瞳仁者,心也。念而不置者,意也,脾

也。心者純陽,位屬天;脾者純陰,位屬地。至誠可專念,乃心痛涕出,心使意念主行,告示遠方。意,陰也,陰有憂者當報陽,故上報皇天神靈。脾者,陰,家在地;故下入地報地。故天地乃爲其移,凡神爲其動也。子欲知其大效,吾不欺真人也。真人但安坐深幽室閑處,念心思神,神悉自來到,此不不,非,不是明效證邪? 是吾告子至誠之信也,吾未嘗空空,憑空,白白地無法而説也。故求道德,凡人行皆由至誠,乃天地應之,神靈來告之也。如不至誠,不而而,通能感動天地,移神靈也。故承負之後,下古之人實無信,不至誠,不而而,通能感動天地,共欺天與地,故神靈害之不止也。""願聞以何明之乎?""然,有大明證於日月。""今願聞之。""然,下古之人生於父與母,而共忽忽,輕慢其父母,背叛其父母,萬未一人而孝也。得解蒙暗於師,已覺去者,忽其師,不師師,疑行爲其師自屈折屈折,屈身,對人表示敬意、執勞苦也。以貧賤得富貴於君,而反相教下皆共日欺其上,萬未有一人有誠信也。羣愚共欺其三綱三綱,此指父母爲子之綱,師爲弟子綱,君爲臣綱,名爲反逆而無信也,其罪過彰彰,下下,當作不可覆蓋覆蓋,掩飾,隱瞞,皆上見見,同現於日月三光也,故天地甚疾之惡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不自深十十,當作責問過罪重,反復哭而行也,言天酷,何一冤也! 汝汝,指上文"哭而行,言天酷"的群愚乃自冤,何時天冤汝哉?""可駭乎! 善哉善哉! 愚生已聞命矣。""然,子而而,通能守此以爲重戒,則可萬萬世無患矣。然,辭小竟,疑者復來問之。""唯唯。"

右大集難道德至誠天戒戒,同誡以示賢。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七正讀

## 妒道不傳處士助化訣第一百五十四

“真真愚暗日益劇、不曉、大不達之生謹再拜,問一從從,當作疑事。言之必爲過,不問又愚心不能獨自解。”“行,言之。”“愚生竊聞秘道要德,是乃天地之珍寶,天下之珍奇物也,故名之爲至道。不傳,其非凡人所宜聞、所宜言、所宜用也。而令令,王校作今天師都開開,開曉,使人明白太平學之路,悉勑使人爲道德要文,不得蔽匿。疑脱:蔽匿皆言其有天讁,到死罪尚不除,復流後世。皆授以真道秘德,曾不大陳增岳説脱:知哉? 令小人與君子不别。愚生以爲真道秘德不宜使小人聞、小人言、小人用之也。”“咄! 噫! 子今且且,當作旦言,有萬死之責責,罪責於皇天后土,不復除也。自天地開闢以來,後生日益薄薄,輕視妒道,小人斷絶天地之珍寶,以是爲失,積久,故生承負,令天災不絶;常使天地内内,實際上獨歲不平安,災變盜賊衆多,國家爲其愁苦,正起於是。子今且且,當作旦所言是,正是也;亂天反地,使治昏憒、民難治,正是也。子今且且,當作旦語,正與天爲重怨,錯哉錯哉! 亡子功矣。”“何謂也?”“今要道善德出之以教化,小人得之守道德,更相倣學倣學,仿效,不敢爲非;其中小賢得善道德,可爲良順之吏;其中大賢,可上爲國家輔;其中最下極無知者,猶爲善人。夫天以要真道生物,乃下及六畜禽獸。夫四時

五行,乃天地之真要道也,天地之神寶也,天地之藏藏,同臟氣也,六畜禽獸皆懷之以爲性性,本性,事物各有的特性,草木得之然後生長,若天不施具要道焉,安能相生長哉!而真人言,小人不宜聞要道、不宜言、不宜用也,天地之神保神保,治理和養育,終類終類,竟然好像,終不成人乃不若六畜草木善邪哉!真人自知今且且,當作旦言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愚生事師日少淺日少淺,時間短暫,不深知天道,見天師言,乃自知罪重,上負皇天,下負后土,中負於大德之君。""然,子退自責是也。凡舉事可不慎乎哉?皇天常獨獨,專門視人口言何,故使響隨人音爲吉兇,故響應不失銖分也。子獨獨,難道不常觀此天地之音證邪?宜自慎,不及,勿彊妄語,其爲害重。子今且且,當作旦言至道不傳人,何以傳?知之乎,終類至道不可傳,天道無私,但當獨爲誰生乎?""弟子自慎戒事戒事,鑒戒於自己的行爲甚無狀無狀,行爲不合道理。""子欲若俗夫小人復相教妒天道耶?""不敢不敢。""真人自精戒事,天怒一發,罪過著不復除也。天道正由此言廢毀,子復共增之耶?帝王所以不能理其治而嘗嘗,通常多災者,但由盡若子今旦可言可言,所言,因使真道道道,疑衍絶也,邪道起,故不可理也。寧曉心解不乎?""唯唯。已覺矣,慙負天師。""不也,常常慎事。""唯唯。今念每言有過,欲不言也,又不知。""平,言。""今人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者,何等也?""然,凡人乃不宜聞非真要道、非真要德。是故夫下愚之師教化小人也,忽事忽事,輕率處事不以要秘道真德勑教之,反以浮華僞文巧述示教凡人。其中大賢得邪僞巧文習知,便上共欺其君;其中中賢得習僞文,便成猾吏,上共佞欺其上,下共巧巧,作弄,欺騙其謹良民;下愚小人得之,以作無義理,欺其父母,巧其鄰里,或成盜賊不可止,賢不肖吏民共爲姦僞,俱不能相禁絶。覩覩,當作都邪不正正,當作止,

乃上亂天文,下亂地理,賊五行所成,逆四時所養,共欺其上,國家昏亂,其爲害甚甚,不可勝記。真人反言小人不宜聞要道要德,反當以邪巧僞之事教化,使天下人眩瞑,共習僞僞,當作爲非而不自知,遂俱爲無道耶?是以真人有萬死之罪,不復除也。天下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正不宜聞此僞文邪巧,大猾所生正由此。故吾爲天陳法,爲德君作教,不敢及及,當作反之,所以專開道德之門,而閉絶狡猾階路也,故吾書本道德之根,棄除邪文巧僞之法。此疑脱略:邪文巧僞之法悉不與與,參與,包括在内焉,子獨不怪之耶?是乃天地以爲病,帝王以爲害。行,復爲真人具説之,其以要道德以教化小人也,上賢得以守儒良,中賢德德,通得以上爲國家至德之輔臣,其中小賢,化爲順善之吏,其中下愚,猶爲謹民,不知相害傷。故自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宿,共以真道要德養萬二千物,下及六畜糞土草,皆被服其秘道要德而以得生長。今若以真人今且且,當作旦言,終類終類,竟然好像,終不成此人不若六畜及糞土草耶?子今且且,當作旦言,寧自知有萬死之過不除邪?""有死過,有死過。""勿謝,同不解耳。""今過過,错言當奈何哉?""今欲解此過,常常,通當以除日於曠野四達道上四面謝,叩頭各五行五行,五遍,先上視天,迴下叩頭於地。""唯唯。今且且,當作旦天師教愚生,何一急也?""然,所以急者,不以故故,歸咎,怪罪真人也,乃真人言得天地之忌。太上中古以來,人教化多妒真道善德,反相教逃匿逃匿,隱瞞之,閉藏絶之,反以邪巧道相教導化愚人,使俱爲非。其中大賢遠去避世,獨其中小賢爲吏,無有真道,亂其民,其中下愚,因爲無道,起爲盗賊。民臣俱爲邪,聚蚊成雷動,共逆天文,毁天道,逆地意,反四時氣,逆五行,使災怪億億,三光失其正明,帝王大愁苦之,得昏亂焉。治不得平安,正由此也,故真人寧知此罪重不?天不除除,免

除,赦免之也。吾不教,子當謝也。故所以當於曠野者,當於鮮明鮮明,清潔寬敞地;所以四達道上者,道者主通事。所以四達者,當付於四時,天之使氣也,且爲子上通於天也。四時者,仁而生成,且解子過於天地也,後有過者,皆象象,效法子也。天從今以往,大疾人爲惡,故夫君子乃當常過過,過度,過分於大善,不宜過於大惡。慎之慎之!子尚若此,何況於俗人?愚哉,相教嫉妒道,藏匿之,是也。子所言常善是,今旦一言,名爲大逆天地,從古到今,人君所得愁也。然,真人前,人安得生爲君子哉?皆由學學,通斅之耳。學學,通斅之以道,其人道;學學,通斅之以德,其人得得,通德;學學,通斅之以善,其人善;學學,通斅之以至道善德,其人到老長,乃復大益善良。故懷要道善德之人,乃名爲帝王之處士,人之第一上善者也,能助君子化者也;其不仕者爲上謹之人。學之人,學學,通斅之以惡,其人惡;學學,通斅之以文,其人文;學學,通斅之以僞,其人僞;學學,通斅之以巧,其人巧,學學,通斅之,其中大賢者則巧言,其習書者則巧文,小人得之爲猾民。於子心,寧可以教不哉?故夫要道秘德,乃所以承天心而順地意,可以長安國家,使帝王樂者也;而反禁絶,不以力化人,有謫於天,罪不除也。天以至道爲行行,品行,德行,地以此《鈔》有:至德爲行至德爲家家,同類,共以生萬物,無所匿,無可無可,無所私也。故古者聖人象天地爲行爲行,行動,處事,以至道要德力教化愚人,使爲謹良,令令,王校作令易治。今世反多閑閑,王校作閉絶之,故愚人共爲猾猾,王校作狡猾,失天道,不自知爲非,咎在真道善德不施行,故人多被天謫當死,不除也。愚人無道,不避忌諱,遂共犯天地,由不知道德要也。吾之爲書,所以反覆勉勉眷眷眷眷,通惓惓者,恐人積愚,一言不信,吾文故復復,通複重之也。人俱習爲爲,通僞邪久,或反謂吾可言可言,所言非也,復令使真道秘

德門門，王校作閉絶斷不行，天怒不絶，帝長愁苦，吏民無所投頭足無所投頭足，手足無措。指没有行爲的準則，無從判斷行爲的是非，因而不知該做和不該做的，相隨雲亂，不能相救，試試，疑當作是誠冤。吾辭於天，正爲解除此制作道也。人人被邪文愚蒙積久，故常常，通當勑真人，使出吾道以付上道德之君，以示衆賢。疾試吾道，乃知吾書之信與天地相似，不用不試，安知其□□擬補：效驗哉？今保保，保證，確保吾道不誤，故求試非非，不止，不限於一卷之文。真人慎之！""唯唯。""行，去，常慎吾言，勿自易妄語也。""唯唯。""出之無無，通毋匿藏，使凡人言語學問，當知得失處，不復妄爲。""唯唯。"

右解人常所不宜聞所不宜言所不宜用，斷邪出真文。

# 事師如事父言當成法訣第一百五十五

"今愚生舉言舉言，說話，提問，不中天師心，常爲重謫過。不冒過冒過，冒着犯錯誤的可能問，又到年竟年竟，壽終，老死猶無從得知之。願復請問一言。""平，道之，何所謙哉？不知而問之，是其數數，常規，常理也。""今以第一上道要德以教凡人，曾不大知知，同智乎？""善哉，子言也。何有大知知，同智之有乎這是"何有大知乎"與同義句"何大知之有"的雜糅？子何故疑此哉？""吾聞子智過其父，弟子智過其師，臣智過其君，則名爲下賢智過於其上，以爲不宜。""今子言是也，又非也。今下智過於上者，乃謂不當使下智爲巧僞之法其智過其上，此脱略：其智過其上則還欺其上。子欲樂知其效效，效驗，例證，比若教學，巧家巧家，崇尚謀略智詐的學派弟子智過其師，則還害其師矣。夫爲人下，習知猾僞姦道，則下共還熒惑欺熒惑欺，欺騙。熒惑和欺同義連文其上矣。是故古者大聖賢不敢妄授教猾巧僞文道也，常深念其本而斷其末，不使愚人知之。故以猾智知知，曉

解，傳授開導國，國之大賊也。故古者聖人常務授其真道，不授浮華僞相巧弄之法也，知其爲害大深。故常閉其兇學，而務開其吉路，使民常自謹，不知爲非。子欲重知其信信，徵驗，明證，是故上此疑缺：古三皇乃師事臣如父也，時臣各懷真道要德，無巧僞文猾人，故其時臣智悉過其君，能爲帝王師，其教若父，故師父事之，是則道德過其君之則則，典範也，故能使其君安坐垂拱而無憂。故言十中十，可輔帝王；言十中九，可佐大臣；言十中八，可爲小吏；過此而下，不足取策，所言不中，名爲妄語，亂誤上者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子欲重知其大效。到于五帝，道小衰，故君臣道德不能復相問問，詢問，請教，同門爲朋，同志爲友，所知君臣同，不能復大相高上相高上，比高低，有高下之别，要道秘德小塞不通，故無可無可，無所師父事，但朋友事之也。到于三王，師授者多妒學，閉絶真道奇德，其弟子日益愚蔽無知，反多入浮文，使君洽洽，王校作治眩亂，其道德淺薄，不足父事，不足友事，故子事之，其智少，故不而而，通能爲帝王圖難易圖難易，謀畫解決困難問題。難易，偏義複詞，指難，故使天地大怒，災變連起，不可禁絶，大咎在此。子知之耶？""唯唯。""行，子已覺矣，復爲子重明之。今五霸，其臣悉無真道德，皆能作巧僞猾、所以相欺詐者，其臣多知邪猾佞僞巧、所以相驚動惑驚動惑，煽動蠱惑之道，或乃過其君。因而反逆，子殺其父，臣殺其君，下殺其上，悉懷無義夷狄之心，人人有巧僞之術，各有姦心，無有真道，故數反逆，故事斧鑽鑽，當作鑕。斧鑕，指刑殺，視臣若死籍死籍，被判定死罪的人，可以任意宰殺的人或牲畜。乃其臣皆懷佞文，多巧猾，道不足重，故視之若畜也，是明效也。故古者聖賢應天心，娉娉，通聘真道德士仁人，而放放，放逐佞僞猾，以稱皇天之心。是故吾道悉開吉門，而閉兇户，不敢及及，涉及猾知知，同智可以過其君者也。子寧曉知之

耶?""唯唯。""慎之矣。"

"太上古之臣多仙壽,故能使其君壽;中古臣多知知,同智懷道德,故能使其君常無憂;下古臣多無真道而愚,故多使其君愚甚。君愚,其洽洽,王校作治常亂憒,不得天心。霸君之臣盡佞僞,多猾巧詐,共熒惑其君,使其失天正路,反入兇户,故與天爲大怨。子知之乎? 故其治悉兇,不得大久。真人爲天問事,宜日謹,不可但恣意妄言,言當成法。言不成經,不若默默,不説話也,舉言不中,罪深不除。""唯唯。""行,去,子已知矣。"

右智賢過其君難解訣。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八正讀

## 神司人守本陰祐訣第一百五十六

"請問一大疑事。""行，言之。""今天師廣開天道之路，悉拘校古者道書之文，以爲真要秘道。真道者多善其文，乃入神，故能睹神，與神爲治，所治若神入神，則真。其其，《鈔》無此字道也，乃多成於幽室，成成，王校作或有使度度，超脱塵俗於室中而去者；或有一出一入未能去者，或有但見神而終古終古，終身，永遠不去者。夫度去者，萬未有一人；大壽者，千未有一人也；小壽者，百未有一人也，竟其天年者，比比，遍，都是也。凡天下之人學問學問，讀書仕進也，萬未一人得上官也；千未一人得中官也，百未一人得小官也。其於佃家佃家，從事農耕的人，農夫活活，當作治生，萬未一人得億萬也，千未一人得千萬也，百未一人得百萬也。凡事者皆如此矣，故其本者本者，初始從事修道、學問或治生的人衆多，其度世及富貴者少也，愚生甚憂之。今爲道，當以何爲大戒而得長成乎？學問當以何爲大戒而得到大官乎？治生聚財當以何爲大戒而得致富乎？今不及天師力問諸疑，恐終古蒙昧，不復開通，無以無以，無從得知之也。""善哉善哉！諸真人問疑事也，天使子來問之。諾。安坐，善問問，當作聞身聽，今爲真人悉道之，使□□擬補：可睹可知，自隨而力記之。""唯唯。""行，後世得吾文，爲其廣開真道之路，必且俱學真道。夫真道

而多與神交際交際，交往，神道專以司司，通伺，偵察人爲事，親親，當作視人且喜與不，視人且驚駭與不，俱爭語言於人旁，狀若羣鳥相與往來，無有窮極：或言人且度去，或言人且富而貴，或言人且貧而賤，或譽旁人，或毀旁人，或使人大悦喜，或使人常苦大忿。夫神，乃無形象、變化無窮極之物也，人爲之爲之，對待它能專心自守，能不聽其言，考心考心，省察於心，深思熟慮乃行，閉口不傳其言，又不隨爲其愁怒喜，固固堅守本不移，務陰利祐人及凡物，不欲爲害。以年一年一，年初，年少知道之後，常爲上善，務利而不害傷，求道爲善，到年窮年窮，壽終乃止，爲是不敢懈怠，萬萬度世一不耳，萬得大吉一凶耳。如此則群神轉共祐助人也，使人日樂善，不知復爲邪惡也。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子已知矣。行，爲真人道其且亂敗者。人用心意不專純專純，專一，專致，又易喜易怒，易驚易惑，又易事輕口清辯慧，常欲語善惡語善惡，説長道短，無可無可，無所能隱匿，遭遭，逢，遇者欲言，不能自禁止。於其如是，則羣神共來欺之或或，通惑之。小人則且上上，通尚入入，接受，聽取祅祅，同妖言而死也，或數爭辯口而妄言也，或爲鬼神所驚，因而病狂也。大大，當作人用心意不專一，人怒喜無常，舉事舉事，行事，處事失正，惚恍無方無方，没有定準，或以是失其賢友善輔也，因以危亡。是者大咎在不愛利，爲上則不欲利其下，聽邪神，反欲害之，故賢者使去，反失其賢輔用。其於小人也，不欲尊重其上，反聽邪神詐僞祅祅，同妖言妄語，是即爲道不成，所以得凶之門户也，吾不能豫勝記之也。凡人用心不能專堅密專堅密，專致不移者，易瞀瞀，通瞀，眩惑，迷惑或或，通惑，皆舉事不吉，所爲多害得凶，其過失積衆多，不可盡言。但爲真人舉道其大綱，見見，同現其端首，使賢明深見吾文，自精詳，隨而察之，必已知矣。真人寧曉不耶？""唯唯。""行，子已大覺矣。守吾文以

爲深戒戒,同誡、以爲行者,萬世可無凶害,誠□□擬補:效也。故後世讀吾文書,從上到下,盡睹其要意義而行者,萬不失一也,守之不置,自然畢也,專心善意,乃與神交結也。邪心惡意,道必失也;大人不精聽耶耶,通邪,或失其正位,小人不精聽耶耶,通邪,與祅祅,同妖結也,此悉成身之害,不可不大戒慎也。凡人舉事有過,皆自身得之也,夫禍變近從胸心中出,不以以,自,從他所來也。真人知耶?""唯唯。可駭哉! 可駭哉!""子知懼駭於是,可謂已得入真道矣。""愚生已大覺矣。賢儀儀,取法,遵奉此以爲行,成事,得長入吉門,辟辟,同避凶户矣;死生之路,可長睹矣。案此爲行,凶耶耶,陳增岳作邪日遠去,吉者來矣。""然,子已知之矣,□□擬補:文多,不復重戒子也。""唯唯。""行,爲子道學而得大官者决决,同訣意。凡人學問也,今日入學門,用心專一,常欲祐利愛而不妄語,年少而學,至老窮無復知乃止,不樂得官也,但身好學,務欲得知經道,積爲善而不止。行名立,經道成,深知古今災變所從起,其行與學,有益於上,有利於下,爲善積聞聞,有名,著稱,不可闔閉闔閉,閉合,封鎖,名聞四遠。明王好之,因而徵索召取,百姓俱言'善哉',俱言'大吉',是其人也,旁人爲其説説,同悦喜。是者即其善人學而度世者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 爲道敗成戒第一百五十七

"行,復爲子説道説道,講述,述説其不度者意。今日入學門,不樂思得真道善説,但欲博聞多睹可以行窮極聖人者,又不樂推行推行,施行作善,反好浮華之天天,王校作文可以相欺僞者;或既得入經道,又用心不專一,常欲妄語,辯於口辭,以害人爲職職,處於一定地位而應該做的事,不尊重上,不利愛利愛,幫助扶持下。其行與與,於,

在……方面經道實空虚實空虚,實際完全不符合,名不副實,未足以爲帝王之良臣,反行守守,依附長者長者,有權勢的人,旁旁,依靠憑藉人,以財貨自助,欲得大官,以起名譽,因而盜採財利,以公起起,王校作趣私,背上利下。是即亂敗正治,天地之害,國家之賊也,民之虎狼,父母之惡子也,天地憎之,鬼神惡之。故其罪泄見見,同現。泄見,暴露者,時時見誅於帝王,以稱天心,以解民之大害也。是其工欺而得官者也。或有用心不專,實空虚無真守,反積常思欲得官。官者,乃天之列宿之官也,以封有德、賞有功也,不以妄予無功之人也。無功之人,天地所忽忽,輕視,神靈所不好愛也。下愚不能深自知惡,反妄思得天官而不止,耶耶,王校作邪鬼物因而共下下,降入其心,使其妄語,因而妖言不而而,通能自禁止也,故時有邪言而死者,此之謂也。非獨爲道不得其意則凶也以下《鈔》作:真人努力自度之術矣,凡人爲行不欲樂善爲善爲,善行,悉凶也。真人努力,子幸有善意,常欲愛利爲事,已度矣。雖然,真人,凡人且度不度,不在於前前,先天,年青的時候也,其失皆在於後後,後天,成年以後,皆由不自愛,自易。自言自言,自己説,自以爲且度,反中中,中途有過而不度也。故吾今説而不得中止者,乃真人使吾説不得止也,今欲中閉閉,止息,休止説而自易不言,恐恨恨,不滿,使……不滿真人。真人恨則上視視,通示天,反且使天害吾,故吾言不敢道道,中途,事情尚未完成的時候自易閉學而中止也。子知之耶?""唯唯。""行,凡人之得害如此矣。常得於未未,當作末。末,與下句"本"相對解,不與本相應,故失之也。子既有大功於天,努力努力。""唯唯。不敢自易業學自易業學,輕率地對待自己的學業而道道,中途上上,陳增岳作止也。""行,子已知自度之術矣,吾無以加之也。行,復爲真人具説。其人樂治家畜財得富貴者,年少力能布作布作,播種耕作,而長思爲事爲事,做事,

勞作，力盡因乃止；能揚善隱惡，常用心樂爲善，慄慄慄慄，恐懼的樣子。此指謹慎恭敬的樣子思尊上，凡疑悉慎戒之，不敢妄爲；又愛下不欲害人，不枉王法，不樂隨邪禮相隨飲食也，凡不急之事，不敢與焉。有知而爲此行，到老無知無知，失去知覺，死亡乃已，雖實若虚，口不輕語，故能致珍物畜積，因以因以，因而成人也。夫人賢不肖，用意各異。或有不善之人，輕上害下，好從邪禮不急之行，數到市道市道，集市和路口。指衆人匯聚的地方，用口妄語，不能忍非，即凶亂危亡之人也，非爲道也。子知之耶？""唯唯。""是故夫爲道者，專汝心，閉汝口，母母，當作毋妄言也。是故古者聖賢睹天法明，故能行道守德也。天乃專一，晝夜行道而不言，故能獨獨，《鈔》作長吉也；地乃晝夜行道而不言，愛養萬物，故能長獨安也；四時乃獨行道，晝夜不止，故能常獨興王而不止也；三光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常明，隨天運行也；五行乃獨行真道而不言，故能與天地爲常也。凡天下之爲道行者，象此不可勝盡盡，王校作書也。故能愛利，口不妄言，則道可得也，欲輕忽事，反吾文言者，成□□擬補：事復爲道所賊賊，傷害，破壞，萬不失一也。真人既遠來問疑，故以戒子也。得書思之惟之，吾不負子也，吾乃爲天談，以戒上德君之君之，王校作之君。民民，王校作夫德君天與之，必且好道，百姓且象其君而爲之，皆以此文爲大戒戒，同誡，則可得吉而遠凶也。出此之書，以戒下愚，慎母母，當作毋藏之。""唯唯。""行，去。此説戒戒，同誡乃若小而反大，若薄薄，淺薄，膚淺而反厚厚，深入，深刻。""何謂也？""然，念其辭言也若小耳，其戒戒，同誡反大也，念其言，若類似俗辯士所爲也，則似薄不足傳也。念其戒人成人則厚矣。故念吾爲真人作道，其大也則洞至無表，其小也則洞達無裏，尊則極其上，卑則極其下，故上及神人，下及奴婢。所以然者，欲使大人爲之亦言足，小人爲之

亦言足,賢聖爲之亦言足,百姓爲之亦言足。""何也? 願聞其意。""善哉! 子之難也,得其意。然,吾乃爲太平之君作經。夫太平之君治乃當象天爲法,不可若小國,但長長,做首領,統治於一界也。是故天之爲象法也,乃尊無上,反卑無下,大無外,反小無内,包養萬二千物,善惡大小,皆利祐之,授以元氣而生之終之,不害傷也。故能爲天,最稱神也,最名無上之君也。今上皇氣至,德君治,當象此爲法。故吾道一高一下,一沈一浮,欲使衆賢共察之也。是故東南地户,乃有柱天柱天,撑天,上達天。形容極多之水,不逆小流之力也,善惡大小皆歸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欲復説,辭無極,爲其大文。且小止息,各歸思之於胸臆。作道不得其意,示之以南反問問,疑當作向北,用心如此,則終古所學不得也。""不敢不此疑脱:敢。""行,子已曉矣。"

右集難道戒學治生成與不成、吉凶何所起訣。

## 核文壽長訣第一百五十八

"願請問一疑事。""言之。""今願及天師問文之訣文之訣,關於文的答案。人人,疑當作文之實長可與共事,而終古無復厭之時,豈可得聞乎?""然,子欲核核,考核,考察衆文知賢者處耶? 諾,安坐,爲真人道之。積文億卷,不能得壽,何益於命乎? 文書滿室,而不能理平其治,又何益於政乎? 臣子滿朝,而不能爲君致太平,樂其上,又何益於帝王乎? 一人生百子,使父母饑寒,又何益於親乎? 積方方,記載醫卜星相方法的文書重車,不能益壽,又何益於人命乎? 説事無窮,於於,而,却不能爲君除災患,又何益於朝廷乎? 凡事類若類若,類似此者衆多,不可勝記也,但爲真人舉綱見見,同現始,令諸賢柔自深察之耳。""願得其效效,實證例證。""子欲知之耶?""唯

天師。""諾,安坐自精,方爲子言之。文書億卷,中有能增人壽益人命安人身者,真文也,其餘非也;文書滿室,中有能得天心平理平理,《鈔》作平治者,真文也,其餘非也;臣子滿朝廷,中有能樂其君、助其君致太平者,是帝王之真臣良吏也,其餘者佐職之臣子也;人生一子,而父母常得其樂而不饑寒者,是賢孝之子,其餘悉備數備數,充數也;積方重車,中有能益年者,是真方也,其餘悉非也。天下若此比類比類,類别,種類衆多,不可勝記豫説也。真人自深思其意,吾文以一推萬以一推萬,根據一例推知萬事,足以明天下之道矣。故令使真人付付,《鈔》作傳道於土土,王校作上德之君,拘校凡文人辭聖書者,明以示衆賢,使一俱一俱,全都,全部覺解迷與惑也。已拘校凡文之後,災日去矣。夫邪文邪言乃是姦災之主人主人,居停主人,在當地爲外來者提供食宿的人也,夫正文正言乃逐除邪姦惡之吏也,文已正,言已正,姦僞無主人,則無於無於,無處止宿也。夫邪文邪言爲姦主人,比若盜賊有主舍止宿者,主人已死亡,盜賊無緣復得來止息也。真人亦曉知之耶?""唯唯。""行,天道之爲法,以一况萬以一况萬,根據一事推知萬事,亦不可盡書也,真人得之,自深惟思其要意。賢明心有九孔易達,見文自大覺矣,勿復問也。此疑脱:數問曾曾,楊釋通增文。""唯唯。""文多使人眩冥,不若舉其一綱,使萬目自列而張也。故萬民擾擾擾擾,衆多紛亂的樣子,不若一帝王也;衆星億億,不若一日之明也;柱天柱天,上達於天,極多群群,《鈔》作群下蚑行之言,不若國一賢良也;天道廣從從,同縱,無復窮極,不若一元氣與天持其命綱也。賢者上德之君,深思吾言,壽自長也;後世共思吾言,自父慈子孝,日廣且明也;母愛婦順,俱一國旦旦,疑當作且。下疑脱:善而賢良也。大小爭爲善,後者無彊彊,强横,横暴也,不知復有邪文,佞人因以藏也,災變盡除,二二,王校作三光明也。自然之

術,天神所共純行也,爲道如此乎,大樂何有傷?遂以爲法,乃天行也。誰書記之?是乃天地神明也。以徵徵,驗證之文,與天地響相應響相應,如回聲一樣相應,完全吻合也,是天合信符也。上君賢者宜共察此辭,行之者日興,與時宜爲期,得天地之欲,故吉哉。陰陽順行風雨時,萬變除去以以,同已徵書,吾不自譽也,誠知之,不但不但,不僅僅飾言飾言,修飾自己的言辭,顯示在言辭上也,宜疾效效,仿效,遵照實行之。真人知之耶?""唯唯。""行,去矣,行,去矣。精之詳之,道自來。""唯唯。"

## 男女反形訣第一百五十九

"願復請問一疑事。""言之。""天師前所賜子子,王校作予愚生書本文,有男女反形,願聞其意。""噫!子。書略略,全已說,可睹,何故復問之乎?""心愚閉難闓示,唯及天師訣訣,同決問之。""諾,安坐,方爲子言之。天地之性,陽好陰,陰好陽,故陽當變於陰,陰當變於陽。凡陰陽之道,皆如此矣,更相好,故其開練日疾。但宜□□擬補:身自以品訣訣,同決。品訣,評價判斷之耳,不可逕以示教人也,疑缺:逕以教人且入邪中。然,子明聽。陽者以其形反爲陰形,陰者以其形反爲陽形,正自以其身,爲其人形容形容,外貌也,不可逕及也,且中於耶耶,陳增岳同邪。""唯唯。若且曉而疑也。""噫!子何一難示也。但便以自身爲其形,陽者,若陰人身也;陰者,若陽人身也。""唯唯。""子已知矣。行,去,事可知。""唯唯。"

右集難解凡文方訣,簡賢得失實,陰陽反形以致道。

## 包天裹地守氣不絶訣第一百六十

"願及天師請問一事乃止。""行,言,何疑哉?""凡道包天裹地,

誰持其氣候者?""深哉遠哉妙哉! 子之所問也。何睹而問此?""有睹有見。見天地之道,獨不知窮極,故怪而問之也。""善哉,子之言入微意。然,天地之道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守氣而不絶也。故天專以氣爲吉凶也,萬物象之,無氣則終死終死,死亡也。子欲不終窮終窮,陷入絶境,宜與氣爲玄牝玄牝,天地,陰陽。此指配合的雙方,象天爲之,安得死也? 亦不可卒卒,通猝得,乃成幽室也。入室思道,自不食與氣結也,因爲因爲,因而成爲天地神明畢畢,當作必也,不復與於俗治也,乃上從天太一也,朝於中極,受符而行,周流洞達六方八遠,無窮時也。子思書言,自得之也,爲神之階階,途徑可見矣,去世去世,脱離塵世上天而治,不復見見,同現矣。子欲重知其明效也,世不可得久有久有,久存,永久存在而獨治也,故得道者,則當飛上天,亦是其去世也;不肯力爲道者,死當下入地,會會,終將不得久居是中部中部,天地之間,人間也。故天地開闢以來,更去避世,聖文常格在而不見其人,是明效也。不死得道,則當上天;死則當下入地,不得久當害害,妨害中和中和,此指人間之路也。子得吾文,自深思其意,欲樂上行常生在生在,生存,存在,與天并力,隨四時天下祭祀而飲食者,努力爲真道,是其汙汙,同污,洗去污垢。此指修身自潔法也。若不樂常在常在,常存,長壽而樂死者,棄道隨俗,亦將歸地下,不得久睹天日月星曆也。吾文□□擬補:之效,萬萬不失一也。故古者聖賢人盡去,今無見者,是其大效也。子自思之,樂上則上,樂下則下,無奪子志者也。故吾爲太平德君制作法法,王校作法度,不恨恨,使……不滿、怨恨一人也。夫太平氣來,有一人自冤不得其欲者,則上皇平氣不得俱來至也。故天教吾廣開闢其路,使得自恣,自擇可爲可爲,所爲也。賢明欲樂活者,可學吾文,思其意,入室成道,可得活;賢柔欲樂輔帝王治,象吾文爲之,可以致太平;欲樂居家治生畜

財者，思吾文，可億億，王校作竟其天年而終死。故各爲得其所願，無大自冤者也，故太平之氣得來前也。平之爲言者，乃平平無冤者，故爲平也，是故德君以治，太平之氣立來也。以以，王校作所以然者，乃天下無自冤者，各自得其所樂。所以勑真人以付上德之君者，上德之君，其用心必仁賢而明，明者不奪人所欲，必得天下之心，欲欲，疑當作故承天意，以道歸之也。真人知之耶？""唯唯。"

# 署置官得失訣第一百六十一

"行，且重戒真人一言，使其有似天行也。天之爲行，不奪人所欲爲也；地之爲行，亦不奪人所欲爲也；明君此下《鈔》作：象之，故致太平之爲行，亦樂象天地不奪人所爲也。與天地相似，故能獨長稱天地，得其心也。子知之耶？""唯唯。""夫天且爲惡，其歲且大凶者，常害人所爲，故民無可無可，無所收也，其歲凶飢寒也。是故地將爲惡也，傷人所養，其根不固而有病也，其歲不成多傷，民困窮也。衰惡之君將凶，署置不以其人所任任，勝任職，名爲故亂天官，犯天禁，失天儀，反復就責而罪之，不原原，推究其力所不及。人之所不及，比若一旦使君王步行百里，恐其不能到而道道，中途止也。人所不及，正是此也。故不擇選擇選，挑選，根據才能選擇人而妄事署其職，則名爲愁人而危其國也，則名爲亂治政敗政敗，當作敗政也。夫天地極神且明，尚不敢奪奪，違背人所欲爲，奪之則爲大凶歲也，何況人哉？真人寧解迷曉耶？""唯唯。誠得隨其國以師書授之，因就其俗示之曉之解之。""行，子可謂曉事之生。天不奪人願也，子行正自得天命，年日年日，指壽命益增，何有窮已？子學不求居世尊榮，何何，何不復求索得天意而增年？今已告子，子今寧能説不耶？""然，其受恩大喜，無復有所恨。但恐力極力極，力窮，能力不足，行以

師文授教，恐不能一旦而遍也。""何必一旦而遍，但爲之不止，自舟舟，通周流舟流，周遍不久。""唯唯。受嚴勑，不敢雖雖，王校作離繩墨。""子已知其意，吾無復以戒子也。行，辭小竟，事畢。異日有疑，乃復來。""唯唯。"

右大集難問天地氣候爲道與不、吉凶，君署置官得失文。

# 太平經己部卷九十九正讀

## 乘雲駕龍圖第一百六十二

(圖見附圖五)

#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正讀

## 東壁圖第一百六十三

（圖見附圖六）

著東壁

上古神人戒弟子後學者爲善圖象：陰陰暗中，不事聲張地佑利人常吉，其功增倍增倍，加倍，倍增。陽陽，公開，大事宣揚善者，人即相冗答冗答，浮泛地酬謝而解；陰善者，乃天地諸神知之，故增倍也。積德者富，人愛好之，其善自日來也。人之所譽，鬼神亦然，因而祐助之。好道者長壽，乃與陰陽同其憂，順皇靈之行、天地之性，得其道理，故天祐之也，失者亂，故天不祐之也。夫求善以以，而，以致善，無可怪者，學以仁得之，道之始也；以德得之，道之中和中和，中間狀態，中等水平也；以道得之，道之上也。咄咄！慎之慎之，行無無，通毋妄也。極思此書，傳之後世，可無傷也。隨四時轉，道之上也。善者自興，惡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於身，以類相呼，不失其身。天道無私，但行之所致。故前有弟子，後有善氣，趣趣，通趨學不止，令命得陽遂陽遂，清純通達。指没有災厄也，或得長壽，身不敗。故爲善，乃於乃於，乃至內外神反爲其除害。弟子居前，主爲其對，物有自然，天下之事，各從其類也。

#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一正讀

## 西壁圖第一百六十四

（圖見附圖七）

上古神人真人誡誡，同戒後學者爲惡圖象：無無，通毋爲陰賊陰賊，暗中進行傷害，不好順事順事，按道理行事，反好爲害嫉妒，令人死凶。天道不可彊劫彊劫，用暴力逼迫，劫必致兵喪，威威，威脅，脅迫之死滅世。亡亡，通無道神書必敗，欲以爲利，反以爲害，此即響應響應，與……響應，反映天地之性也，乃致自然之際會際會，新舊更替的時節。此指動亂災禍。齋樂以長存，慎之慎之，無無，通毋好無無，王校作爲害，善者自興，惡者自敗。觀此二象，思其利害，凡天下之事，各從其類，毛髮之間，無有過差過差，誤差，偏差。但人不自精，自以不知知，同智，罪名一著，不可奈何。不守其本，身死有餘過，乃爲惡於內，邪炁炁，同氣相召於外。故前有害獄，後有惡鬼，皆來趨鬥，欲止不得也，因以亡身。故畫象以示後來，賢明得之以爲大誡，愚者不信道，自若忽事。書齋如言，不失銖分，故守柔者長壽，好鬥者令人不存。物事物事，事物各從其類，不復得還，雖悔之無益，鬼已著焉。見誡當覺，以時以時，及時自還，今尚未傷，固可得爲善人。善者乃上行，惡者下降，天道無私，乃有自然，故不失法也，其事若神。

右著西壁。

# 太平經己部卷一百二正讀

## 神人自序出書圖服色訣第一百六十五

"吾本本,初,當初少學而不止,精神念之,涕常欲下,爲此積久,蒙皇天大恩,今日幸得逢天師人人,疑當作神人於曠野,始學若虧,司司,楊釋通伺,《鈔》作思問小事、外浮華外浮華,膚淺的事也,本求守一養性之法凡三百首首,量詞。此指書文、或話語内容的項目,相當於"條"或"點",乃見天師説而無極,故敢問身寧可得長存與不與不,《鈔》作否;見天師説而無極,故敢問小政事;見師説無極,乃敢具問天地開闢以來,帝王更相承負愁苦,天災變怪訖不絶,何以除之;又羣神無故共害人,人不得竟其年命年命,壽命,以何止之。今受天師嚴教深戒戒,同誡之後,宜何時出此止姦僞、興天地道之書乎?""乙巳而出,以付郵客郵客,傳送文書的人。因離家外出,所以稱客而而,楊釋通能往通之者也,後世歲歲在玄甲玄甲,甲子乃出之,是天諸甲之首、最上旬上旬,一月中的第一個十天。此指干支相配的六甲中,甲子居第一,其次是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與元氣爲初,乃以書前後付國家,可以解天地初起以來更相承負之厄會也。""比比,及,等到付當以何字?""其文教積累其字,獨自深知之,勿令泄皇天上和與第一之道也,將傳與能往付者,共分别解之。比到玄甲,使其憤憤憤憤,心中鬱結不通、迫切想得到解答,如有求吾書者,以守一、浮華爲前

以付之。已已,同以。通過,憑藉付郵客方士,往付上有至德之君。""何謂也?""得而防行之防行之,指防浮華而行守一,即其人也;不知行之,即非其人也。真人勿先出出,出示,告知之也,且天威怒,反殺人也。吾戒悉盡於是矣,所以□□擬補:盡言,誠畏天有言也。""今天師教勑下愚弟子,胸中慺慺慺慺,十分清楚的樣子,若且可知,不敢負也。誠問著圖著圖,畫圖者,畫神衣云何哉?""皆象天法,無無,通毋隨俗事也。今不曉天法,其人圖大小自以意爲衣。衣者,隨五行色也,今今,當作令使母含子母含子,五行,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能生者對被生者構成母子關係,居其内,以色相次也。大重之衣五也,中重之衣四也,小重之衣三也,微重之衣象陰陽,二也,大集之衣亂彩六重也。""願聞大重何象?""象五行氣相合也。""四重何象?""象四時轉相生也。""三重何象?""象父母子陰陽合和也。""二重何象?""象王相炁炁,同氣相及也。""六重何象?""象六方之彩雜也,故天下有雜色也,此之謂。""善哉善哉!""行,去,慎圖密文文,文飾,描畫。""唯唯。今弟子至愚且賤,蒙恩得與與,參預,接觸天師文,用日久,凡事響響,回聲。此指立刻見效的驗徵且畢。願更問一疑。""平,言,何等也?""今見天地開闢以來,文書前後出非一,乃積多復多,河洛出之。今此書何不須河洛出之乎?""善哉善哉!子今難也。天使子言,可謂得其意矣。今天悉使吾爲帝王人民具出陳承負之責會也,文書積衆多,不可以河洛出之也。夫河洛文書文,多當見見,同現其策見其策,呈現於其策。舊説伏羲時黄河有龍馬出現,背上有旋毛如星點,叫龍圖。夏禹時洛水出神龜,背有裂紋如文字,稱洛書。河洛文書都通過神物的身體來表達,"策"即指神物的身體,文多難以策悉知知,曉知,使……曉知之,故天因人出之也。天乃深知吾而而,通能爲其言,知而而,通能具難問具難問,解答疑問,故反反,當作乃使子與吾

共傳其要言也,子亦自知? 學而不得道心,真人爲何來哉?""今愚蔽暗,不自知也。"

右問閉藏出其圖畫衣服文。

## 位次傳文閉絶即病訣第一百六十六

"子爲天來學問學問,學習求問疑,吾爲天授子也。""願聞:其訣意訣意,要旨。此指天的意旨以何明之也?""其以又又,當作文明之。""云何哉?""今有德之君得吾書,心解行之,與衆賢共議,以化凡民,必與天立響相應,是其明證也。吾道以誠成,不設設,用僞言。行,已訣訣,同決。解答矣。""唯唯。弟子無狀,數愁天師。""不也,子不好問,亦無從知之也。吾含此學學,《鈔》作道久矣,無可與語者,故不得以時傳之,今今,當作令使人不知白黑,其過在吾也。今得傳真人問傳真人問,通過真人提問而傳授,誠喜甚喜,比若春得登臺而出見天無異。""何乎哉?""天怨結有劇病變不絶,此其悒悒不通,得與子言,喜也。""天師何不自往與之?""位次不得也。吾位職在天,真人位職在地,地者出萬物,故天生者,於地養之,故吾傳道於真人。地生君王凡民萬二千物,悉得陽施,從陰中出,故子得傳於人。""善哉善哉!""愚生大自怪當得此。響響,王校通嚮不力問天師,無由知之也,但猜疑,故也敢敢,謙詞,大膽地冒過問之耳。""善乎! 是名爲曉事之生。是亦非獨子力也,實天授子心,使其其,指真人言也,今今,當作令蔽塞,不自知行。今使子大自知,照若日月之光。子以吾言不誠信也? 夫天雖欲有所出,不與人語,難知情。吾書承天教令,明此脱略:若丹青也。子爲爲,以爲,認爲不然,今私匿閉絶吾文,而不以時出之,天即且病子災子,子或遏之猶不出,子已凶矣。是其天使子來學問學問,學習求問明證也,使真人出之明信也。""善哉善

哉！""真人重戒愼之。""唯唯。今天師職在天，覆覆，通復加不得已，欲復請問一疑。""不敢言乎？行。""今凡天事，皆爲天使有所傳耶，獨天師與愚生邪？""噫！子益愚何？知天下凡物，皆爲天使，故各有所職，共成天道也。一物不具足，即天道有不具者，子何故乃不知是乎？其冥冥何劇也。""愚蒙未悉開，得天師解之昭然。""行，子亦易示矣。行，弩弩，通努力勉之。凡民各有所職，乃復爲天使物，敢敢，不敢獨自勞自然自然，自以爲然，自以爲是也。""不敢不敢。""行，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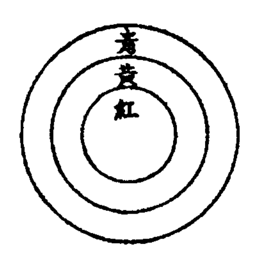
## 經文部數所應訣第一百六十七

天，數之始也，是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合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姙於玄冥，字爲甲子；布根東北，丑與寅；始見見，同現於卯，畢生東南，辰與己己，當作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尚尚，王校作向老西南，未與申；成西方，日入、酉；畢藏西北，戌與亥。故起數起數，《鈔》作數起於一，十而止。十者，十干之始，五行之本也。數以一乘十，百而備是也，故天生内百日，故畢終。是故斗建斗建，北斗星斗柄指嚮。斗，北斗星於辰，破破，斗魁指嚮於戌。建者，立也，故萬物欲畢生。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數從天地八方從天地八方，從天地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此往來復其故往來復其故，循環運行回到原先的位置，隨天斗所指以明事。吾書乃爲除害氣，故象天爲法。

右問天師書文徵信明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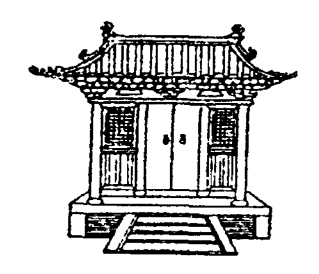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三正讀

## 虛无無爲自然圖道畢成誡第一百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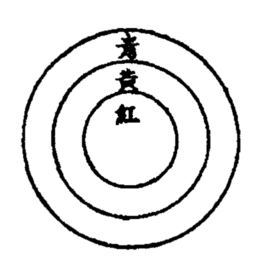

虛无者,乃内實外虛也,有若無也。反其胞胎,與道居也;獨存其心,縣縣,同懸龍慮也;遂爲神室,聚道虛也。但與氣游,故虛無也;在氣與神,其餘悉除也。以心爲主,故得無邪也;詳論論,研究,推考其意,毋忘真書也。得之則度,可久游也;何不趣趣,同趨精,反與愚俱也? 凶禍一至,被大災也;棄其真朴,反成土灰也。賢者見書,誡之誡之以上隔句押韻,韻字是:虛、無、居、慮、虛、無、除、邪、書,在魚部;游,幽部,俱,侯部,幽侯合韻;災、灰、之,在之部。句末"也"字不入韻。

右虛無之室。



無爲者，無不爲也，乃與道連；出嬰兒前，入無間也。到於太初，及及，王校作乃反反，同返還也；天地初起，陰陽源也；入無爲之術，身可完也；去本來末，道之患也；離其太初，難得完也；去生已遠，就死門也；好爲俗事事，《鈔》作學，傷魂神也；守二忘一，失其相也；可不誡哉，道之元也；子專守一，仁賢源也；天道行一，故完全也；地道行二，與鬼神神，《鈔》作爲鄰也；審知無爲，與與，於，在其道最神也；詳思其事，真人先也；閉子之金闕，毋令出門也；寂無聲，長精神也；神氣已畢，仙道之門也；易哉大道，不復煩也；天道無有親，歸仁賢也以上隔句押韻，韻字是：連、聞、還、源、完、患、元、源、全、煩、賢、在元部，門、先、門、門，在文部，神、鄰、神、神，在真部，相，在陽部。

右無爲




自然之法，乃與道連，守之則吉，失之有患。比若萬物生自完，

一根萬枝無無,無不。《鈔》作不無。此七字爲句有神,詳思其意道自陳,俱祖混沌出妙門,無增無減守自然。凡萬物生自有神,千八百息息,生命。千八百息,各種生物人爲尊,故可不死而長仙。所以蚤蚤,通早終失自然,禽獸尚度況人焉。愚者賤道,志志,王校衍下與地連,仁賢貴道,忽上天門,神道不死,鬼道道,《鈔》作神終焉。子欲爲之,如環無端。慎毋有奇有奇,《鈔》作入有,自益身患,亦毋妄去,令人死焉。天地之性,獨貴自然,各順其事,毋敢逆焉。道興無爲,虛无自然,高士樂之,下士恚恚,《鈔》作忽焉。詳學於師,亦毋妄言,有師道明,無師難傳。學不師訣訣,同決,君子不言。妄作則亂文,身自凶焉。道已畢備,便成自然以上四言句隔句韻,七言句每句韻,韻字是:連、患、完、然、仙、然、焉、連、焉、端、患、焉、然、焉、然、焉、言、傳、言、焉、然,在元部,神、陳、神,在真部,門、尊、門,在文部。

右道畢成誡。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四正讀

## 興上除害複文第一百六十九

（複文見附圖一）

右興上除害複文訣。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五正讀

## 令尊者無憂複文第一百七十

（複文見附圖二）

右令尊者無憂邪自除。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六正讀

## 德行吉昌複文第一百七十一

(複文見附圖三)

右德行者吉昌每留每荷法。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七正讀

## 神祐複文第一百七十二

(複文見附圖四)

右藏之幽處神祐之。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八正讀

## 要訣十九條第一百七十三

其爲道者,悉取訣訣,同決於入室,外内批批,排除,屏去之。滿日數,開户入視之。於其内自批者,勿入視也;其内不自批者,即樂人入視之也。開户入視,欲出者便出之。

其三道行書者,取訣訣,同決於集議,以爲天信,即其之人上建即其人之上建,《鈔》作且響應立效也。

其正礼礼,王校作神靈者,取訣訣,同決於洞明洞明,徹底曉悟,使……徹底曉悟萬萬人也,以爲天信矣。

其凡文欲正之者,取訣訣,同決於拘校,以爲天信。

其欲樂知吾道書信信,確實,可靠者,取訣訣,同決於瞀疾瞀疾,眼花目眩的病,行之且與天響相應,善者日與與,王校作興,惡者日消,以爲天信。

其欲署置得善人者,取訣訣,同決於九人。

其問入室成與未者,取訣訣,同決於洞明白也,形無彰彰,通障蔽彰蔽,遮掩,阻擋視綫,以爲天信。

其欲知身成道而不死者,取訣訣,同決於身,已成神也,即度世矣,以爲天信。

其欲洽洞知吾書文意者,從上到下盡讀之,且自昭然心大解,

無復疑也，一得其意，不能復去也。

其欲效效，驗證，查核吾書，視視，觀察，考察其真與僞者，以治，日向太平，以爲天信。

其欲知壽可得與不者，取訣訣，同決於太平之後也。如未太平，先人流災爲害，難以效命效命，見效於人的壽命，以爲天信矣。

太陽欲知太平者，取訣訣，同決於由由，當作囚斷金也。

水與火，欲厭絶姦臣訣訣，王校作訞。通妖不得作者，取訣訣，同決於由由，當作囚斷金、衰市酒也。

欲得天道大興法者，取訣訣，同決於拘校衆文與凡人訣辭也。

欲得良藥者，取訣訣，同決於拘校凡方文而效之也。

欲得疾太平者，取訣訣，同決於悉出真文而絶去邪僞文也。

欲樂思人不復殺傷女女，指女嬰者，取訣訣，同決於各居其處，隨其力衣食，勿使還愁苦父母而反逆也。

欲除疾病而大開道者，取訣訣，同決於丹書吞字也。

欲知集行書訣也，如如，遵循，遵照其文，而重丁寧丁寧，細說，詳細釋明，善約束之。行之一日，消百害猾，人心一旦轉而都正也，以爲天信。

## 瑞議訓訣第一百七十四

《敦煌目録》作：部誡訓決

"請問瑞者，伺伺，王校作何等之名字也？""子何故因因，當作固，通故爲愚邪？""不敢故愚也，實不及不及，不達，不懂。願天師不棄，示以一言。""行，安坐。瑞者，清也，靜也，端也，正也，專也，一也，心與天地同，不犯時令也。""願聞以何知其清靜端正專一邪？""善哉，子之問也。夫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惡者致惡，正者

致正，邪者致邪，此自然之術，無可怪也。故人心端正清靜，至誠感天，無有惡意，瑞應善物爲其出。子欲重知其大信信，驗徵，古者大聖賢皆用心清靜專一，故能致瑞應也。諸邪用心佞僞，皆無善應，此天地之大明徵也，子知之邪？”“唯唯。亦有應邪？”“然，邪者致邪，亦是其應也。不調不調，不和順，忤逆爭鬥者致不調，和者致和，此天之應明效也。”“善哉善哉！愚生解矣。”

## 忠孝上異聞訣第一百七十五

“請問人之爲善也，上孝子、上忠臣、上順弟子當思上上，進呈何等於其君父師哉？”“當上其異聞珍寶希希，通稀見之文而而，通能得上者，是也忠臣孝子順弟子常可樂爲可樂爲，所樂爲也。”“何不上同聞而上異聞邪？”“同聞上上，長上。指君父師自有之，何須復上邪？”“愚生不曉其意。”“行，且使子知其審實。天下所來所珍，悉未嘗見而善珍者也，以上其君，是上忠臣也；未嘗見善食以上其親，是上孝子也；未嘗見之説以上其師，是上善順弟子也。子知之邪？”“唯唯。願聞上同事。上之所有，而重上之，何也？”“然，皆應故故，巧僞，欺弄其上，罪不除。”“何其重也？”“子應不曉之生。人之所常有，重皆厭之，何須復上之邪？上人所厭，名爲故其上也。下而故其上，於子意寧當坐不邪？”“愚生已覺矣。”“故得瑞應善物、希希，通稀見之珍，當上於君父師也。上之所自有，慎無無，通毋上也。是故自古及今，大聖之定凡事也，去同取異乃得天地之心意，此之謂也。子曉邪？”“善哉善哉！”

## 災病證書欲藏訣第一百七十六

“請問天師，書以何知其欲見行，以何知其欲見逃逃，隱藏也？”

"子欲明之邪？以災病爲證也。出而病人，即天欲藏也；逃而病人，即天欲出行也。""以何重明之？""以天行四時氣，生養萬物，隨天意也。凡物樂出，而反逃藏之，大凶矣。凡物欲逃藏，而反出之，亦大凶也。悉爲逆天命，後皆有大災矣。子欲樂知吾天天，疑當作文天樂行不，以是爲占也。真人知之邪？""唯唯。""是故自古到今，舉事不詳悉詳悉，詳盡，失天道意，故生承負也。是故使民至於無道而治，共亂天正道，人異政治，故人民萬物多被冤也。""願請問：夫無道，乃重死罪之法也，天師何不爲制作重刑死法而各以其罪罪之？今天下之事，各以其罪罪之爲平平，公平也，今天師不以其無道罪之，何也？""不可也。""何故？""夫先人但爲小小誤失道，行有之耳，不足以罪也。後生人者承負之，畜積爲過也。雖其觸死，其行邪僞空虚者，後生人皆學於先生人，雖失天道、爲無道而治者，皆師師相傳，更以相教示，非一人造造，作此過也，故不可予其重刑也。念下古人罪過皆足以死，又神聖爲法，不可一旦予人重刑、滅人世類也，故天遣吾下者，革革，改變其行，除其責，而而，如，如果不章更章更，改弦易轍，天地人人，疑衍且共治之，使神病災之也。後世人見是，吾受天教之明效也。子知之邪？""唯唯。""行，語竟，天辭絶絶，盡，完畢，傳之德君。""唯唯。""行，去，勿復問。""唯唯。"

右凡訣瑞應説在下竟。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九正讀

## 兩手策字要記第一百七十七

"天有兩手兩手,這是用人的兩手比喻相輔相成的事物的兩個方面,乃常共成凡事。其其,其中一手有病邪惡,則無有成事,天大怨之,地以爲忌。天下亂而無成功,一一,全都由此一手邪惡而不并力。凡事盡不理,六方不太平,亦由此兩手有病邪惡,而不并力所致。吉凶安危,一由此兩手。真人亦豈深知之邪?""不及,唯天師開示其要意,使得知之則知之,不者,終古冥冥昏亂,無從得知之也。天天,王校作夫師者,乃天地凡事教化之本也,雖難難,困難,不易,安得不言哉?""善哉! 真人之求問事之辭也。天使子主問乎? 其言要而□□擬補:入微。其言要而□□,《鈔》作其要而言□□而已。諾,安坐,爲諸真人具説其意,天下象而行之,無復凶亂事。天上諸神名爲兩手策字爲要記,國家行之則長存,凡人行之則久富。要道將出,近在凡人之身,今爲諸真人分别言之。""唯唯。""天地者,主造出生凡事之兩手也;四時者,主傳養凡物之兩手也;五行者,主傳成凡物相付與之兩手也;男女夫婦者,主傳統天地陰陽之兩手也;師弟子者,主傳相教通達凡事文書道德之兩手也;君與臣者,主傳治理凡事人民諸物之兩手也。此有六事,纔舉其綱,見見,同現其治治,王校作始耳,不可勝書也。凡事相須而成事者,皆兩手也,天上名爲重規沓

矩，皆當相應者也，一手邪惡不等等，同，協同無成事。天上名爲大亂之治，六方八遠名爲鰥寡斷嗣，日以嚮衰，無成事，即由此兩手不并力也。""善哉善哉！請問天上何故正名此爲兩手哉？""善乎！子之問也，得其意。兩手者，言其齊同并力，無前無却却，後，乃後事可成也；兩手不并力者，事不可成也。故凡事者，象此兩手，皆當各得其人，并力同心，象此兩手，乃吉安太平之氣立至也；不象此兩手者，億億萬年不能出上皇太平氣也。太平氣常欲出，若天常欲。由此兩手久不調御調御，馴服，服順之，故使閉不得通出，治悒悒何訾，咎在此兩手不調。若兩手平調平調，和順，和諧者，此上皇太平氣出，前後至前後至，前後相繼來到，不相須。""善哉善哉！""是故天地不并力，萬物凡事無從得出；四時不并力，凡物無從得長；五行不并力，凡物無從得成；君臣不并力，凡事無從得理；夫婦不并力，子孫無從得長，家道無從得立；師弟子不并力，凡結事結事，疑難不解的事，疑問無緣得解，道德無從得興，矇霧矇霧，迷茫，迷惑無從得通，六方八遠大化無從得行。是故皆當并力，比若兩手，乃可通也；不若兩手，故日致凶也，雖治療之，無益也，猶無從得成功也，但空久愁苦，而日日凶凶凶凶，疑當作凶。故凡象此兩手者，選舉選舉，選拔推薦當得其人；不得其人者，天上諸神，名爲半死不持持，握，握緊，一手獨作，安有能成功成事哉？真人爲天來遠問凡疑事，宜深思此意以赤心。心生於火，還以付火，爲治象民民，當作是，則延年益壽，萬不失一，吾不欺子也。以示德君，以示凡人，賢者各思其意，無敢犯者也。用之名爲自厚自養，不用之名爲自愁自苦。神哉！吾之爲道，純純，《鈔》作傳天意也。但可前不可却，但可順不可逆，順之純得天心也，逆之事亂。亂禍悩悩悩悩，喧擾紛亂的樣子，人意西，天意東，名爲與天意不同。""善哉善哉！""行，子可謂已覺知之矣。"

# 四吉四凶訣第一百七十八

"真人前,今凡人舉士以貢帝王,付國家,得其人以下經文缺,王校據《鈔》補:幾吉,不得其人幾凶?得其人何所能成,不得其人,何所能傾[傾,敗毁],諸真人自精且對。"[此《鈔》略去真人的答話,下文仍是天師的話]"然,得其人有四吉,不得其人有四凶。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安,不得其人,天地六方八遠不安。""願聞其要意。""然,貢士得其人,上得以理,有成功而常安,日有益於上,一大吉也。所舉人可任,得成器,二吉也。得成器,能彰明[彰明,顯明,弘揚]其師道,恩及其師,三吉也。所舉者信,事有效,復令上信任用之,四吉也。共并力同心,所爲者日有成功,月益彰明,歲益興盛,天地悦喜,善應悉出,惡物藏去,天地悦則羣神喜。守而不失,上可以度世,中可以平理[平理,治理有序],下可以全完、竟其天年。舉士得其人,善如斯矣,天上明[明,楊釋作名]此續命之符。""請問何故正名爲續命之符?""然,所以續命符者,舉士得人,乃危更安,亂更理,敗更成,凶更吉,死更生,上至於度世,中得理於平,下得竟其天年,全其身形。夫舉士不得人,上無益帝王國家,令其理亂,帝王愁苦,天地不悦,盗賊灾變萬種,是一大凶也。所舉人不能理職,佞僞日欺,久久坐俟[俟,行,行動]不安,不得保其天年,或天地鬼神害之,或爲人所賊殺,辱及其父母,惡流及妻子後生已下,世類[世類,子孫,後嗣]遂見知過失爲惡人,是二大凶也。其人惡,則其學棄棄,廢棄。其學棄,把學到的東西廢棄,不實行,汙汙,同污辱先師聖賢業,禍及其師,是三大凶也。又舉之者不信,共欺其上,貢非其人,亂天儀,汙汙,同污列宿,天疾之,地怨之,國君惡之,聖賢非之,是爲世大佞妄語之子,當坐坐,因……獲罪是事,不得天地鬼神誅,則人當害之,辱其先人,禍及妻子後生,是四大凶也。犯四大凶,貢非其人也,乃使帝王愁苦,治雲亂,凡害氣動起,不可禁止,前後不理,更相承負。天地大怒,群神戰鬥,六方不喜,八遠乖錯,終古不理,天上名是爲曰日,當作日減年

短命之符。""何故名是爲短命之符哉?""然,治當長,反爲其短,年當多,反爲其少,舉事逢凶,無益於身,天地不悦,除筭筭,同算減年,故天上名爲短命之符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然,子可謂□□擬補:已曉知之矣。慎此天上文以示德君,以示凡賢,下及民賢賢,王校作間。爲人上,求士不可不詳詳,仔細;爲人下,貢士不可不忠。後世傳詳詳,王校衍誦此書文,結結,牢記,不忘於胸心中急急,當作急急,舉士不若此,天地不復喜也。知而故爲爲,《鈔》作違,其過重哉!真人慎之。""唯唯。誠受教敕,不敢犯禁忌餘力餘力,不盡力。""行,子可謂慎事,得天命矣。"

右天地此疑脱:兩手策,貢士四吉四凶、短命符、續命符、安國得天地心群神喜譏。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正讀

## 大功益年書出歲月戒戒,同誡第一百七十九

惟上古之道,修身正己,不敢犯神靈之所記神靈之所記,神靈記録、向天君稟報的各種過失,迺敢求生索活於天君,不敢自恣,恐不全。日念生意,與神爲臣,表其類也。欲得盡忠直之言,與諸所部主者之神,各各分明是非,迺敢信信,通伸理曲直耳,何日有忘須臾之間。上有占人占人,監察人間善惡的神靈,具知是非,何所隱匿,何所有不信信,確實者也。故得自理,求念本根,未曾有小不善之界界,處也。但自惜惜,珍惜得爲人,依仰元氣,使得蠕動之物所不覩見災異之屬,但人負信於誓言,兩不相信,故有所不安。天地中和上下各自有信,人不得知其要而言“何獨有善有惡耶”,災異悉所從生。人食五常之氣,無所不稟,無所不依,無所不行,獨何不奉知古有知人?相及逮乎?此爲失善從惡,令命不全,何獨而而,通如是耶?故天君言,有善有惡,善可令同。所以然者,當令有分别,不可自從從,任從,善當上行,惡當見刑,何得與善相及相及,相提并論耶?以人意言之,亦爲可知,自有當直直,楊釋通值之者。故設設,《鈔》作誤惡以分明天地四時五行之意,使知成生爲重,增其命年;人得生成之道,承用其禁,不敢觸忌觸忌,《鈔》作懈怠。以是言之,天知愚人甚薄而無報復報復,報答,回報之意,逆天所施爲證。天所施爲加加,疑當作如

人所施行邪所施行邪,《鈔》作:所施爲行也,中類中類,同終類,竟然是,難道是反當活惡疾善也?故聖人知陰陽之會,賢人理其曲直,解其未知,使各自知分畫分畫,分界,界限,不相怨。善自命長,惡自命短,何可所何可所,何所疑所所,《鈔》作何可所怨乎?人人,疑當作以人爲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水中物耶?以爲人無狀邪,天使然也?天同欲使爲善耳,不欲令爲惡也。如善惡同其苦樂耳,富貴壽老,天在上,爲爲,何爲,爲什么不能分別好醜?使無知人得氣揚聲,言:"我與汝曹等耳,行善何至用!"是故進益善,令久生,其人薄薄,劣者念之等耳,比惡亡命,乃欲正悔過。見善與與,疑當作興從事,見惡退止,日夜剋躬思省思省,反省,所負即復復,免除,小生小生,稍得存活得與人等,雖不仙度,可竟所受,不中中,中途亡年,是爲可矣。俗人之所長,須臾須臾,片刻,目前的,短時間耳,不念久生、可上及。知知,同智士有心念索生,故不作惡耳。天見其善,使可安,爲更求富有、子孫,雖不盡得,尚有所望望,希望。何爲作惡久滅亡?自以當可竟年,不知天遣神往記之,過無大小,天皆知之。簿疏善惡之籍,歲日月拘校,前後除筭筭,同算減年;其其,《鈔》作爲惡不止,便見鬼門,地神召問,其所爲辭語同。不同,復苦鬼鬼,王校作思治之,治後乃服,上名命曹。上對,筭筭,同算盡當入土,愆流後生後生,後代。是非惡所致邪?人何爲不欲生乎?人無所照見照見,曉知乃如是,何所怨咎乎?同十月之子,獨何爲不善?施惡不息,安得久乎?愚士之計,壹何壹何,怎么這樣不與小善合乎?行,復道小不急之事。凡人所爲,各不同計,自以爲可,所觸所犯,皆欲得人利,人亦不欲利之。善,利得生;須臾惡,利不久,以善不久居地上也,故使有天地。知不乎?天使人爲善,故生之,而反爲惡,以下一句《鈔》作:鬼神疾苦,安得怨乎故使主惡之鬼久隨之不解解,同懈,有解解,同懈不止,餘鬼上

之,輒生其事,故使隨人不置也。知不乎?此書先進善退惡,古今文也。自不從其長命長命,指爲善而久活就惡,無可奈何,鬼使得不白也。故有過者,没形於土耳,精神不安,未知所止,是誰過乎?人行且自詳思念,取便安便安,便利安適勿非勿非,勿爲非,所言辭語,前後復復,通複重,其所道非一事,故重耳。人命近在汝身,何爲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清,潔净,當清誰乎?有身不自愛,當愛誰乎?有身不自成,當成誰乎?有身不自念,當念誰乎?有身不自責,當責誰乎?復思此言,無無,通毋怨鬼神。此疑脱:鬼神見善白善,見惡白惡,皆不同也。復知之乎?辭小止。有惡不息,文書不絶,人没乃止。此戒戒,同誡可知,爲惡自負負,對不起,損害其身耳,不負他人也。復知之乎?行順所言,可思可思,所思無離於心,離之爲敗,不可復理,與鬼同伍,何得活乎?念生得生,是爲知,惡會當盡,不得久在在,存,保存。知之不乎?行,復小説。人居天地之間,皆得爲人,奈何忘天地恩乎?此爲何等哉?其愚乃如是,不能改,何所復望乎?欲望天報,當自責,懇惻垂淚而行,言:“我蒙恩得爲人,與萬物絶殊絶殊,不同,天使有異,能言能語,見好醜,知善惡可不不,《鈔》作否之事,當自詳慎。所言反天辭令,不奉順,是爲大逆不道之人,天安從得久與從事乎?故置凶。”神古古,陳增岳作占觀之,還辭如所言。其人自不好善,天君言:“前已有文書不絶,部主者下收其魂,骨肉付地主,不須時不須時,不待片刻,馬上,惡人不可數聞。”故自損威怒威怒,性情剛暴,還就儒雅儒雅,風度温文爾雅,改易其惡,采取衆善,著之於内,以心置。心神言:“我受天心教勑,使主隨人心,其不得、有小脱善惡,輒有傍傍,同旁神復得。”此疑脱:得心神言,益復悲楚,未知吉凶,故自恐在惡伍之部。日夜自惟,不知當所自置,故不敢有不善之意:“唯諸神相假借假借,寬容,寬恕,使得自

責,不用神誡,被誅不恨。”天君遣大神下言:“此人有自責悔過,不犯所禁,假假,寬容,寬恕之假之;後有不善,取之未晚。”見神言,日夜長息,恐身過未悉除,久不與太陽氣通,而在死伍之部,益復篤,不知而而,通如何也。受勑未能通達,於閑處自省責過所負,以謝天地四時五行諸所部神諸所部神,《鈔》作諸部神靈。天君聆聽,令自思惟。上古之人,皆有知知,同智慮,不敢犯禁,自修自正,恐見有失,動輒爲不承命,失其年。用是之故,不敢小解解,王校同懈。過輒有罰首罰首,贖罪認罪,以是自省自愛,敬重禁忌,不敢有違失意,復見責問。心常恐悸,悵然失氣,負天心,言有小不稱,是爲文煩,輒考問實核實核,證實。所言所所,可,可以信,可可,王校衍可以得名譽及其身;無信,久亡人年。故復思念,不失我我,自己心,切怛恐怖,不敢自安。舍氣而行,常自戀慕貪貪,欲,想要,希求與天地四時五行共承統而行,不敢有小過差過差,過失。心自忿忿,當作分當前後深知至意,不失其常。念恩不違精精,疑當作情實,貪生望活,何有小惡聞上乎?結軀結軀,彎曲身體。表示恭敬行,相承事,何敢有解解,同懈意?恐不能得上至意,不知如何也。心益復悸切,自安無益無益,無用。天壽難得,一失不可復還,遠俗遠俗,離開世俗。指隱居修道日久,而反中折中折,中途返回,半途而廢,當顧望下,是令悵然,故自敕惶慄而已。常恐一旦大小不稱見退,愁懣在心,自責自過:“既蒙天恩,得展舒展舒,寬延前命,飢渴之情不敢忘,得活而已。諸大神哀省,録示録示,次第開示元元,稟氣於天厨,駕乘天氣而行薄薄,迫近,逼近所主,防禁衆多,不可有失亡。身身,自己。此自稱雖鄙賤,不足榮寵,亦不以不肖,故能能,通而見嫌疑嫌疑,懷疑,猜疑也。真以心求進索生,唯大神原省語言,使見四時五行生成,復見日月難報,想不見中棄中棄,捨棄。正營正營,同怔營,惶恐不安之人,不敢自遠,傾倒

枕席傾倒枕席，不安枕席，寤寐不忘。"大神言："此人自師化廼如是，何嫛無蒙保蒙保，承保，舉薦者邪？往昔有是人，天右右，同祐哀之，近在左右。今見見，同現在視事久遠，多知知，同智慮，所言所語，無不得天君腹心者，且爲之爲。"生伏地泣出而言："被勑覺寤，廼以先古先古，前輩有心忠誠，進在所知，無不包懷包懷，包容，總括，全部聞之。何敢比望比望，比擬，類同先之人乎？"大神言："持是有信之人相語者，欲令相相，輔助，佐助生爲行比望耳，人有不及時。"生言："大神乃開導大分明，生等比等比，同輩，同類人衆多，獨見異，使有開思開思，曉悟，覺悟，是恩極重，何時教教，當作報大神乎？"大神言："思從中出，發憤念之爲報。"生言："自分自分，自料，自以爲不知所奉上，雖自天有珍奇可好者，思復上之。見勑發憤想念想念，思慮，思考，是爲可誠受，是言非口辭相報，有文也。誠日夜惟思，不敢有解解，同懈。"大神言："所誡誡，同戒衆多，所諫亦非一人所問。持是久遠相語者，誠重生耳，言特見厚哀尤深。"天君聞之，呼大神曰："比比，楊釋當作此生何從發起，自致大神異語乎？"大神言："見此學人尤信信，誠信，故爲道難易難易，艱難和容易，要領。"天君言："見善進之，使及是，是其宜也。"大神言："天君召問是信生。"生言："不敢希望及天左側也，願在無職之處，自力盡忠而已。"大神言："皆當有所部主部主，管領，統轄，負責，乃見信理。""如是誠僥倖，甚得大分，不敢有小不稱者也。"大神言："是生見化乃如是，宜且復進，可及先古。"生言："不敢進長壽也，其人所貪也。"大神言："是天願。"生言："是本因大神所保，不敢失大神之戒也。"天君知此二人相諫勑，尤深善之，使自相教也。

惟上古聖人之爲道也，乃出自然，心知天上之治，所施行皆豫知者。音聲徹徹，《鈔》作微通，還知形容，自視，心昭然意解，知當救

之事。吉凶之會,了然可知,心内欣然,乃知得天之福也。使見前行之事,皆戒篤達。自惟蒙恩見寵遇,得與諸六六,當作大神相持持,當作侍日久,輒見教戒,使不危。闚闚,同窺望四表,上下通洞,益復哀哀哀哀,懇惻。心中歡然,復得近近,王校作延期,并及所不聞,是皆天天,王校作天君大神恩力所施化。大神言:"是諸神共知,進進,王校作延者有命,録籍有真,未生豫著其人歲月日時在長壽之曹,年數且升,乃施名各通,在北極真人主之。變易骨體,身輕、潤澤生光,時暮得藥,以成精華。所在化爲,無不成,出窈入冥,絲髮之間,何所不通?"聖人言:"實有是,從俗成從俗成,在俗間成長,食從地陰神出,安得不重重,沉重。指身體沉重乎?易之易之,變易骨體爲輕,乃上。是易,大神恩。不能報功大施,想大恩,忍不及,使得蘇息之間間,間隙,間歇,深厚非辭所報。"大神言:"是天稟人命禄相當直直,同值,非大神意所施爲,見善薦之,是神福也,何所報謝乎?恐其後有疑,爲施禁固禁固,封鎖,阻止人得道者,使聖知知,同智教戒,後人照知照知,明知,曉解之耳,聖人自有知,無所勑也。"聖人言:"已得被報被報,受回報,雖生録籍,會當有教導不及。"大神言:"是生之語儻然儻然,虚心的樣子謙者,是其宜也。""生重見辭,前後悉備。唯大神以成就恩意,生見人分人也,而不敢自解解,同懈而有驕慢也。請復於閑靜之處,伸力力,力行,實行大神所教施。願念不逮之生。"大神言:"盡盡,當作書辭前後可知,餘無所戒也。辭别各宜照所言。"生言:"受戒之日,不敢解解,同懈止須臾也,但恐未能卒竟之耳。唯蒙扶將扶將,扶持,使得視息,復生望生望,生存的希望,傾側在心傾側在心,反復思量。唯大神時時相存教勑,是恩不小。"大神言:"是生之所言宜稱之。"生言:"唯唯。不敢以身自防防,當作妨。"大神言:"成名之人,精進有益兼并,部主非一。"天君聞之:"大神戒聖

人,相對辭語,爲有知之人。宜勿忽解解,同懈,命可至無訾之壽。各還就所部,見善當進之。"大神、聖人言:"俱受天君教,盡力有效,有效不敢倦時時,片刻也。"天君言:"成人者爲自成。""唯唯。"

惟上古得道之人,亦自法度未生有録籍,録藉藉,王校作籍在長壽之文,須年日月日月,王校作月日當斗斗,王校作昇之時,傳在中極。中極一名崑崙,輒部主者往録其人姓名,不得有脱。數使往動摇動摇,活動,扭動支支,同肢節支節,四肢和關節,屈申申,通伸轉傾轉傾,回轉側身,反覆覆,通復教戒勑,隨神屈折,以藥飲之,骨節開鍊開鍊,靈活,雖不時相見者,知其可堅與不不,《鈔》作不堅也,示之志不傾傾,敗毁也。貪生惡色色,王校作死,思行天上之神神,王校作事,數使往實核實核,核實,審核,有歲數,乃令拜受不足之文,心言出辭,使知所行防禁,傳示學者,不用用,《鈔》作問神文言自已。齎書且竟,神乃知,相對語言,亦連歲月。積千三百二十日,乃將與俱見大神,通元氣,行自然。天君簿見,密勑:"所案行不得有私相信,感感,《鈔》作惑心易意。行無無,通毋失誤。"大神言:"已筭筭,同算計諸神所假稟,常常,通嘗以八月晦日,録諸山海、陵池、通水、河梁、淮濟、江湖所受出入之簿,各分明。天君有所勞賜,有簿署署,記録,登記。王校認爲簿署當作部署,天君前自復數通,藏金室。署署,安排有心之人令主天君所問,輒當承承,接受,記録所教,宜日夜不解解,同懈;屬屬,同囑主室之人勿失所索部别,令可知。應得有心之人,須以定録簿。當有使神主爲計名諸當上下下,《鈔》作昇,先時百日皆文上,勿有失脱失脱,遺漏。如有文書不相應,計曹不舉者并坐。先勑令勿犯神書言。此書出後,三歲八月,乃示俗人,如有道信文文,王校作人者,大可示之。"天君有教言:"此人先時有承負,勑神爲解除、收藏,未藏者爲藏之。"大神言:"此人貧戹空虚空虚,匱乏日久,恐不自全,得

天君腹心,乃令神收藏不不,没有藏者。其主未藏者,時恐不如所言也。前乞勑拜謝受恩,雖日月日月,時間未至諸,先時一月令知之。”天君言:“下所部神將士衆田地田地,《鈔》作甲中,勿失時以藏。爲作姓名,令地主地主,土地的神靈敬慎,使有神靈往來,有欲從願所求,聽之。有信之後,宜慎之。”大神言:“如是必海内聞知,好道之人將相扶扶,攀附,依順,承事之敬之。”天君言:“有功之人,亦自當見敬。”大神言:“此人年未滿,期未至,請至期教其所報謝。當時未昇,其舍空虚,無以自衣衣,當作依。倚仗,此指生活上的依靠,有道者給食,至時止。”天君言:“是小事耳,以天官給家,有家有心者。”大神言:“請如所道。”“勑天官給所當得,此人空虚日久,與與,給予食令足。”大神言:“令勑天官神給姓名,勿令空乏空乏,匱乏,短缺。”天君言:“善。”

惟上古之人皆得天報應報應,回報,有信可成,乃令受命,爲神所護視護視,守護,恐有毁鈌鈌,同缺。日夜占占,觀察之,見爲善,助其歡悦,不欲聞其惡,常置長壽之曹,心使爲善,無有惡時,使有進善,有孝忠順之意。所承所行,不敢以意,承教而行,人謂無知無知,無人知曉,我我,自己亦見知之。人有善大恩,有哀以思,力自喜喜,王校作善。加加,王校作如人久見狐疑狐疑,懷疑,尤惡先没,用是自損度自約,恐犯惡人,日夜惶懼,不知如何也。天生人知善惡,行善有信,天不欲令王校補:人有惡聞也;用是欲貪生惡死貪生惡死,喜好生存不願死亡,亦不敢犯禁,如所妨害於身也。故因緣天氣,得與通人之辭語言,自往來知人情意。見其不善,而退自責,恐有文書汙名汙名,罪名。汙,同污存其中也。如人當時意,加施於人,誠不敢對首對首,當面理委曲理委曲,申辯是非,得自責。所施行不得人意,過多難除。故人來悔易勢來悔易勢,投機取巧,反覆無常,當時鋒通鋒

通,十分順利,以爲命可再得也,不意天遣大神,占之尤惡,先入土。用是自慰慰,居,處,隱忍隱忍,克制,約束不敢當惡、格辭有小異意。既得天恩假其須臾,使得蘇息,長有活之望,是天之部分部分,安排,處置也。以故得有分意分意,分散注意力,命不久存。用是之故,復益悵然有慚恔恔,同駭之心。欲見天神,求哀教戒,照照,明曉,告知未知之事,防備未來,當與天心合,可得小如意。貪上有計慮之人,并思善惡,得不見之勑,廼見大神,苦甘苦甘,真誠問候,懇切自道:"生求俗之人,貪及上,以故自修自正。唯大神勑厲厲,楊釋通勵其不足,使覺寤,望戒左側。唯大神哀省索生索生,求生之人。"大神言:"何惜禁戒禁戒,禁律戒條乎? 想自深知之。辭令各自吐寫情實,但恐不如所言。且復諦諦,細細思索之,計從心出,宜復熟念。"生言:"皆感恐,既身及之,何敢不從心出乎?"大神言:"如是爲發發,啓發,且復還靜處惟思之,有不足乃求。"生言:"稟知希疎少,未得大通著之戒也,匍匐須教,乃敢進見。"大神言:"如欲盡精誠,有功可得及之。努力自念從生以來功效所進,解先人承負。承負除解、過盡,亦當上,何所疑也? 且復慎所言,宜勿外意外意,他思,另外有想法也。"生言:"受勑見戒戒,同誡,不敢餘力而不進善也。已善復惡,自與命戲耳。"大神言:"善人也。宜復屈意,雖雖,疑當作難心勞命之日,當時微苦,用心不解解,同懈,復後得福。""生受敕,誠歸閑靜處,思失自責。"大神言:"思從中出,天神知之,勿倦也。""生以年窮盡乃止。"大神言:"有行乃如是,何憂不前前,上進乎?"天君聞之,重勑大神,使欲進者,觀其所爲,積歲月日,各令有部部,分部,等次的歸屬,有功當上,名須須,等待鈌鈌,同缺補。上古之人,心言口語,皆知人情,無文而治,表裏外内,具見見,同現其信,各不相負。天有要令,犯者尤醜尤醜,有過錯罪惡,輒見治問,責其過咎。用是之

故，益復悸動，惻然念天恩所施行，使得全完爲人，知好惡之義，人以此等念恩深厚，不知以何報之。但心思欲進，而有忠誠之信，所爲所作，承奉承奉，遵照奉行不敢失小差，恐爲衆神所白，見過於上，有不竟年命之壽。以是益復感傷憂心，不敢自解解，同懈，而望報施之。意實貪生，與諸天神共承天心，有善者財財，通纔小過除，竟其年耳。如有大功，增命益年。承事元氣，合精華，照見所知，復受大大，當作天恩，非辭所報，但獨心不知如何也。"唯諸大神共省哀録不及，教戒使見知慮。知天上所施，禁忌衆多，當輒相承，不得有失也。唯大神惟其不足，見戒戒，同誡不敢忘大分大分，大恩，受施不忘生恩意也。"大神言："生自有知之人，何所教勑，但當順天所爲，勿逆其心。見勑戒，應時奉行，勿失脱而已，是爲得天心意矣。賞罰有輕重，宜各實實，符合實際之，勿有失誤，得爲可。餘少所戒，宜詳慎所言，出辭當諦思諦思，細細思索之，令可行。有小妄者，輒以心自況況，比較，校正之從善，是爲小戒，餘者當平生之言。見深戒，不有失神意也。""自惜童蒙童蒙，蒙昧無知，未見大分大分，大體故固。大神重戒，所照照，明曉衆多，知慮廣博，無所不包。唯大神重戒，欲蒙其德，不逆所言。唯復顧意，伏須須，待重戒。"大神言："是語可知，天上之施，與中知知，楊釋作和地下傍傍，同旁行等耳，法律法律，法則規律相應，無有差也。自有相教者，且隨其主，勿逆而已。"生言："自分自分，自料，自思當當，面對戒也，法律雖同，而用心少得其意也，天心難知其訣。"大神言："是皆實無欺而已。乃豫知天君意所施爲者，爲上第一之人，可在天君左側。有功勞賜賞，謙遜不敢盡受，益復竭盡筋力，用心乙密乙密，精細爲大。故天君重復自面勑教人，是生之福也。所主衆多，平心爲行，是自可矣。"生言："不敢乃望在天君左側也，見活而已。但思忠孝，順理盡節，不敢受重賜，但

恐無功耳。如小功效之日,令生身日明,長見生。日久矣,但思無極,不敢有不思過須臾也,得見温言温言,鼓勵的話,心志飽滿。大神與生同居,對治對治,清心無慮無思也。誠復受恩,出入上下,時小相戒,是大神之恩,不可中謝;但心意戀慕,常在心中,不敢解解,同懈止。天君聞之,知之士所行,莫不得願也,常能自責過負,想不中惡。勑大神教戒之,使及上,勿倦也。上善之人,皆生於自然,皆有曆曆,通歷紀,著善籍之文,名之爲善人之籍。常有善人之行,未嘗有惡稱。行止出入,輒聞善意,未嘗有惡,故名善人。動輒進之於人,衆奇爲不見之物,得上於尊。尊者見之,或善其言,或貪貪,愛好其善行,或貪其誠,或貪其見愛,或貪其孝忠,或貪其久久,疑當作人所言,或亦貪其見信,是善之善也,故名之爲善。時見寵榮,復貪得長遊長遊,長生,復貪得神仙,復貪得不死位不死位,天界官位,復貪使衆神,是善人之貪也。行仰善,與天地四時五行合信,諸神相愛,有知相教,有奇文異策相與,見空缺相薦相保。有小有異言小有異言,偶然説出不合天意的話相諫正,有珍奇相遺,共進於天神,欲見敬敬,通儆求戒思過。恐有不稱天之大神也,常日夜進心念篤,見善從心,思聞善言,忠直之志。完軀之人,愛其命年,常恐一朝有異小不善之意。聞人有過,助其自悔。主其有知善所諫,用其人言,并見其榮,善教戒人求生索活之道,是善人之極。但當有功,不敢遂神之願,思慕長在,復得行見人之願所當逮及。唯天大神,通達辭令,檢勑所行防禁,得小失相假忍假忍,寬貸容忍,使思其其,《鈔》作天意。天恩廣大,多所愛傷愛傷,愛憐,使得自思悔過命長,是大分之施也。但恐不而而,通能卒竟恩貸。唯諸大神原其不及,願蒙蒙,受,接受不見之戒戒,同誡,使得思,樂其志廣見,唯思重勑。”大神言:“上天地各有文理,知用前用前,嚮前,上進,不知自却,此自然耳,不

惜愛惜愛,吝惜戒戒,同誡而不相教也。見衆善之人無有疑,何所復戒？但且詳念所言,相副副,符合而已。是善人之願也,宜復明之。”生言:“自不肖,行不純質,以故自親親,近,接近大神所禁戒者,數蒙厚遇,輒見思念顯見。以故復詣,不知厭足,天使其然。”大神言:“是生受自然之姿,天使來問者,知其同不耳,何所嫌疑嫌疑,懷疑,猜疑乎？密欲來承勑者,皆言自情實情實,真情,少雙。辭語出於華耳,會會,能以心自正者少,故使有空缺轉補,是生短也,宜復慎之勿解解,同懈也。”生言:“稟性遲鈍,設意不失,但以文自防也。唯哀之不耳。”大神言:“是亦出於知。知善行善,知信行信,知忠行忠,知順行順,知孝行孝,惡無從得復前前,前來也。想生自知,是故重之耳!”生誠悵然曰:“是生所聞,是大善,是有重戒戒,同誡出其中。大神所道乃如是,何敢有懈慢之意乎？是爲活生之意,蒙寵如是,不知何所用報大神恩也。”大神言:“是曹事視之,而不足爲戒。念可行可行,所行宜復成名,可及上無疑。行自得之,何所報謝乎？辭令自善,不得相聞語耳。”生言:“是戒戒,同誡使生長得有活之望,請於無知之處無知之處,無人知曉的僻靜處,思惟所言。”大神言:“當知,生辭勿離於内也,前後所戒來學問之人如此矣。”生言:“誰當肯相勑如此乎？生禄命,大神喜之,時約勑,前後備足。但無以副副,相配,報答恩,誠慚無以自置。”天君聞之:“是善之善,善中尤善。可兼行諸部,勿使有失。”大神還語生:“天君所勑,恩榮如是,宜勿犯之。”“唯唯。”上德之人乃與與,當作興天地之間當化成之事,使各如願。善者著善之文,不失其常,不失其宜,是爲上德。無所不成,無所不就,不失其明,不失其實,不失陰陽所生成,不失四時主生之氣所出入,不失五行之成,不失日月星宿,不失其度數,不失吉凶之期,不失有災異之變,不失水旱之紀,人命短長,不失所稟繫星宿厚

薄之意，是上德所當行也。故言有德之人，無所不照照，曉知，無所不見，上下中和，各從其宜，就其德，各不失其名，是爲順常。長生之文，莫不被榮，萬物巖牙巖牙，縫隙，裂縫部部，王校通剖甲而生，垂枝布葉，以當衣裳；霧露霜雪時雨，以當飲食；生長自成，覆葉葉，當作華實，令給人。地之長名爲水母，民名爲瓜，盛夏熱時，以當水漿，天下所仰，人無無，無論大小皆食之。是德人承天統，成天形於地，以給民食，行恩恩，《鈔》作思布施，無不被德，以自飽滿滿，《鈔》作是。是天恩，非也？天所施生甚大，不順命，反言自然，是爲逆耳。故使德人上知天意，教民作法，無無，通毋失天心，有有，王校作育養長大，使得爲人，復知文理，行成德就，可上及天士。天上之事，功勞有差，德人主知地之事，令民依仰依仰，依附仰仗，重見恩施；不能以時報之，德人爲天行氣，上下中央，不得其所者，人反輕天所施爲，是正令天怒不止，神靈不愛人，侵奪年命，反自怨非非，怪罪，責備天，是愚甚劇。故下神書，使住住，當作往勑、爲施禁固禁固，禁律戒條，既既，即，則民不犯。有豫知來來，將來事，遠惡趣善，不犯所禁，復得見天道所師化，無不從之化者。故使人主爲作羽翼，開導頭尾，成其所爲，城郭倬然倬然，高峻的樣子可知。知上及大化，并理元氣，復知人事，是亦有禄有命之人，皆先知之。隨人化可得延之期，天亦愛之，善神隨護，使不中惡。心使見善，惡者不得以爲比等比等，等輩，同類的人。故天重善，使得從願，不侵不剋如其平平，等同，相等；殊能過善，天復增其命年，不危陷，是非大恩也？當報何疑。前有大善，所行合天心意，近之左側，惡氣不來、不敢視之，延命無窮，是恩難報。報之不以珍奇，但寫寫，同瀉心歸誠寫心歸誠，盡心歸順，自實有信，不負所言，是爲有報。爲報爲報，報答。爲，廣義動詞爲爲，何爲？知不乎？知善爲善，見信行信，是人所長也，且宜照照，明

曉之,勿自疑。前前,以前有信人,已壽無極,化爲神靈,所兼備足,功勞所致,復知之乎?故德人有知之士,所得上進,天甚愛之,不不,没有其文章文章,記録的文字。此指所記的過惡。知命不怨天,行各自慎,勿非有邪,教人爲善,復得天心意者,命自長。事皆天君出,不得留止。俗人難化,化之以漸,無無,通毋有卒卒,通猝暴。詳慎所言,勿爲神所記,各慎所部,文書簿領,自有期度期度,限度,法度,勿相踰越。見善進之,見惡當改,勿有所疑。貪生之人,自不忘天所施爲,故重之者,誠愛人之命耳,念善得善,壽不疑也,天君愛信。知不乎?詳慎神文,勿以自試。天下之事,孝忠誠信爲大,故勿得自放恣放恣,放縱。疑脱:放恣復奪人筭筭,同算,不得久長。慎之慎之,勿懈也。懈爲自疑耳,疑之自令令,使不令令,善,知不乎,知不乎?"

右天上文解六極大集、天上八月校書、象天地法以除災害。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一正讀

## 大聖上章訣第一百八十

《敦煌目録》作:第百八十一,卷一百十有:有心之人積行輔真決第百八十,參本經第一百八十四

惟始始,《鈔》作與大聖德之人,乃承元氣,自然精光相感動,乃爲大聖聖,《鈔》作神。悉知當所施,輒如天意,不失其元氣之志。常行上爲大神輔相,如國有公卿,心知大神之指歷指歷,意旨,文書相通,上章各有薦舉,宜得其人使可保。有言事輒用,天君以事更更,當值明堂,得書輒下,無無,通毋失期,輒得朝上之恩貸,自自,當作白天君曰:"不訞訞,疑當作邀,阻攔朝廷旨,請寄之人,文書所上,皆自平均平均,平等,無有怨訟者。各自身受恩分恩分,恩惠。二字同義連文,賞罰有差,何有分爭分爭,爭鬥者乎?大聖先先,《鈔》作當知天君所當施行之事,安得有失乎?俗人不知,以爲如民長吏,安能知詔書所當道道,説下文乎?天上之事,音聲遥相聞,安得有隱也?此在自然之中,相檢何有脱時乎?"天君日夜預知天上地下中和之間大小乙密乙密,精密,細微事,悉自知之,諸神何得自在乎?故記首尾善惡。使神疏記,天君親隨月建斗綱傳治,不失常意,皆修正,不敢犯之。故言,天遣心神在人腹中,與天遥相見,音聲相聞,安得不知人民善惡乎?天君言,善信舉之,惡無信下之。不但天上欲得善信

人也，中和地下亦然。人不深知當來當來，將來之事，故使有心志之久久，王校作人久與大神同路，是天之所近，比如國有忠臣良吏，不離左側左側，身旁。指身旁侍奉的人。古時以右爲尊，所以屬下親隨都居左側。但人自不信天，天何時當信有二心之人乎？中不不，疑衍爲天不如民人邪？蟲蟻蟲蟻，喻微賤之人，亦何因緣得天心意所所，可壽？貪惜此人不時相親者，過起於民，收攝十三十三，十分之三於後，亦有歲數。見有心之人，不念俗事，貪進求生，故神告其心出之耳。有心志之人可與從事，對談誠信之；無有心志，念衆口當食求利，衣温飯飽，禮費禮費，用於應酬的禮物相隨，驅使貧弱，自以高明，非天腹心也。行不純質，復欲求道索久生，是正爲索所不得，罪大重，少有貰時，此爲知不乎？當白日昇上上，王校作天之人求生，有籍著文北極天君内簿，有數通。無有心志之人，何因緣得著録有姓名乎？彊學之人學之，得天腹心者，可竟天年。殊能思盡力有功效者，轉死籍之文，復得小生，何時當得駕乘精氣彊學之人……何時當得駕乘精氣，《鈔》作：早有心志之人終得駕乘精氣、爲天行事乎？是爲可知。得書感心，泣出自責，言："我同十月之子，施行施行，行動，行爲獨不得上心意，而在死伍之中，是行何一不得上意！是我之過也。天地上上，疑衍中和皆當從天恩生，而反多不信，是罪之重也，何可望何可望，何所望乎？"天上諸神聞知，言："此人自責自悔，不避晝夜，積有歲數，其人可原。"白之天君，天君言："人能自責悔過者，令有生有生，有壽，長壽，録籍之神移在壽曹，百二十，使有續世者；相相，骨相。舊説反映人的命運的長相貧者令有子孫。"此下《鈔》作：天以滅絶者爲惡不止，轉易更傷害物，故令絶之得富貴，少命少命，壽命短子孫單單，孤單。所以然者，富貴之人有子孫，家强自畜，不畏天地，輕以傷人以滅世，以財自壅壅，堆積不施用，殺傷無數，故天不與其子孫。爲惡不

息,安得與與,疑當作輿善而壽乎?此爲知不乎?大神遣小神下,令各受其命,長短之事從出,無所疑也。思之復思,書辭可知。小大念後,有失脱之文,當疏記。

## 有德人禄命訣第一百八十一

《敦煌目録》作:有德人保命决第百八十二

惟太上有德之人,各自有理理,道理,道,深知未然以下《鈔》作:自延福及子孫,况其身乎之事,照達照達,曉知上下,莫不得開。心之所念,常不離於内,思盡所知,而奉行大化,布置正天下所當奉述奉述,遵行,皆不失其宜。篤達四方,意常通問,正其綱紀,星宿而置列在四維,羅列各有文章文章,花紋圖案。此指星星排列像某些圖案,所行目目,當作自有其常,繫命上下,各有短長。生命生命,出生降世之日,司候在房房,通旁,記著録籍,不可有忘。命在子午,其命自長。丑未之年,不失土鄉,壽小薄。不宜有惡,使付土鄉。壽未盡,籍記在旁,雖見王相月建,氣以以,同已不長。所以然者,在土之鄉,故令坤艮之鄉,其壽自減。生日及時,三土相望,其日以生生,疑當作治生不進,價價,通賈作價作,經營商業,做買賣已已,同以錢,從歲至歲,少有利時。辰戍戍,當作戌之歲,天門地户,天土地土,自當所生。天地地,疑衍土生上草木,天天,疑衍地土生下草木,天土出聖智土土,當作士,地土有賢。雖有衡,衡伍不相干。人不知之,反言年在辰戍戍,當作戌,月建相破,以爲大惡。天門地户相對,陰陽相望,生日直直,同值之天戊日,復直直,同值歲生,是爲大德之人,無所妨,固宜勿惶懼。地土出賢爲之府,土乃所居,何有惡者?人自不知,以土爲人皆屬土府。壽命有期,直直,同值聖得聖,直直,同值賢得賢,是天常法,禄命自當,或出神仙。寅申之歲,其人似虎,日月相直,殊

不得相比。所以然者,寅爲文章,在木之鄉,山林猛獸,自不可當,但宜清潔。天遣令狩狩,通獸,不宜數見見,同現,多畏之者,名之爲虎。年在寅中,命亦復長,三寅合生,乃可久長。申爲其衝,了不了不,完全不相亡,多惡畏惡畏,害怕夜,但能緣木上下,所畏衆多。其命在金,行害傷人,故令小小,通少壽,是爲可知。事神忽荒忽荒,惚恍,恍惚,精邪厭畏無常,少有利時。卯酉之命,各直其月,其月月,楊釋作日復同。卯主於東,繫命東星,多所生活,人民飲食。卯故言東方,正卯爲東之中,春生榮華,夏長其實,無所不施,莫不被德,故名東星爲仁,不忍中傷。天惜人年,復得久長。酉正酉復在金鄉,喜行戰鬥,不得久長。行惡自然自然,自任,放任,何從久生?雖得王相月建,裁裁,通纔自如自如,依然如故耳。其六七六七,十分之六七惡,日亡其過半,是爲可知。巳亥之期年以生,各置其月,復以其名爲之,重陰無陽,命自不長。三陰會時會復當,故言巳亥,拘主開藏。亥主西北,巳主東南,所向所爲,少得其宜,治生難以進,壽難以長。故言十文轉相通,十干名功,復宜天筭筭,同算,計其短長,相推爲命,天之行何得自從自從,任從自己?故今大德之人并領其文籍,繫星宿,命在天曹,外内有簿,上下八方,皆有文理,何得自從?人不得其數,反言何負於天何負於天,無負於天!行善可盡年命,行惡失長就短。惡惡不止,禍及未生,何可何可,何所希望?行自得之。其命亦薄,不盡其筭筭,同算,閣閣,安放,存放在天上,以遺善人,可戒子孫。慎之,反正悔過反正悔過,糾正錯誤,悔過自新,可復竟年。各自分明,計其所爲,勿怨天神。努力爲善,子孫延年,不者自在,可無無,通毋怨天。復小正正,疑當作止,復念。其後復疑者,當平平,解答之矣。

# 善仁人自貴貴,當作責年在壽曹訣第一百八十二

《敦煌目録》作:第百八十三

惟太上太上,《鈔》作太古善人之爲行也,乃預知天地表裏,出入陰陽,道道,遵循其綱紀,發中念之,不忘其理理,道理。順天而行,不敢有疑,用是得成,奉天大施。思念在身,行無愆負,微微,細密,精謹稟自然,數見戒,前後可知。此下三句《鈔》作:不信不篤乃天怒之,自知悔過天復教之人自犯之,亦無所怨。從古以來,小小,通少有信人,信信,確實,真的欲相欺,不念其後,故令天地瞑瞑,通暝,昏暗怒殊不止。賢聖有知自悔耳,天知之教之。不用人言,反惡意相視,諫諫,規勸之不用,但欲自可自可,自己認爲可以,自以爲正確。此人無知,甚於畜産畜産,畜生。用是之故,故自責過,負安從起?日夜思人思人,想别人的短處。與"自責"相反,不解行所負,何所怨咎?但自無狀,不計其咎、妄爲不當行,不承大教,而反自在自在,自任,恣意而行,自令命短,何所怨咎?時念上古得仙度世之人,何從起念之?見書皆言忠孝,敬事父母,兄弟和睦,無有表裏,上下合同,知天禁。神主主,主管職掌爲理理,治,管理,白白,稟告。指向天君稟告其過失,無有休止,修身自省,即得生耳此句《鈔》作:天君爲理。受命有期,安得自在?念之心痛,淚下沾衣,無有解解,同懈已。日惜年命,恐不得壽,見長命之人問之。言有忠孝,不失天地之心意,助四時生,助五行成,不敢毁當生之物,爲善不行侵人,無所欺抵欺抵,欺騙頂撞,誠信不敢有所負。行成於人衆,不敢失於親而虧閭里閭里,鄉里,鄰里,居住在同區域的人。出輒相報,其以時還,未曾大醉卧於市里市里,集市里巷。賢知知,同智相隨相隨,相伴,相交,不顧不顧,不理會,不理睬愚子,念恩於天地,不敢望報,自責而已。復有過失,承負所起,自責

有歲數,乃感動耳。生俗多過負,了無有解解,同懈已,愁毒愁毒,憂愁痛苦而行,不知所止。每見人有過,復還責己,不知安錯錯,通措,思見善文及其善戒戒,同誡,禄命僥倖,逢天大神戒戒,同誡書文,反覆覆,通復思計念之,過多,無有解解,通懈已,叩頭自搏而啼鳴啼鳴,放聲大哭,有身不能自正,而反多怨,禁書致致,通至重,而自觸之,致命不壽。晨夜自悔,冀復小久小久,稍延歲月,不敢施惡,更念當行恩德布施,蒙得其理,無有惡言,但見淚耳,感傷於心。天神聞知,來下言:"此人爲誰,何一悲楚?"窺見大德之人,延命久長在。問之,言:"此但行應天心,合地意,是故得壽耳。還歸靖舍靖舍,靜室,閑靜之處念之,如太上德人之言,以故自省也。使神見自責悔人,還上天,道言道言,説道,稟告:"有悔過人啼淚而行,未曾有止時,恐見不活,以故自責。"大神聞知,言:"天君常勑諸神曰,有功善之人爲忠孝順,所言進。獨其人也。"因白天君。天君言:"聞知此人自責悔過有歲數也。此本俗人耳,而而,通能自責過無解解,通懈已,更爲上善人也。大神數往占視占視,觀察,察看之,知行何如?有善意欲進者,且著命年在壽曹,觀其所爲,乃得復補不足不足,空缺。指天界空缺的官位。"大神言:"此人自責大久,承負除解,請須有闕上補,名爲太上善人,可以報報,告示下不及者。"天君言:"太上善人之行,必當如其言。大神數勑之,護視成神。上之,皆須須,等待,依次等候其年數,勿侵侵,打亂順序,超越也。"大神言:"此人本無籍文也,得勑在壽曹,請須上闕,補以年次,不相踰越。"天君言:"得次補缺之日數,上其姓名,勿失期。"大神:"唯唯。"

惟太上仁人爲行也,乃積功累行於天。天乃聽信,使助東星星,王校作皇布置布置,分佈安置當生之物、華實以給民食,使得温飽。形身形身,身體長大,展轉展轉,轉而,反過來相養,陰陽接會接會,交

媾,男女成形,老小相次,稟命於天數。於星二十八宿展轉相成,日月照察不得脱,更直相生,何有解解,通懈息。但人不知,以爲各自主名。雖有主,更相檢持檢持,約束限制。所以然者,人命有短長,春秋冬夏,更有生死無常。故使相主,移移,文書。多用於不相統屬的官署之間轉相問,壽筭筭,同算增減,轉相付授。故言四時五行日月星宿皆持命持命,《鈔》作主持人命,善者增加,惡者自退去,計過大小,自有法法,《鈔》作格法。常案法如如,通而行,有何脱者？天上地下,相承如表裏,復置諸神并并,《鈔》作遞相使。故言天君勑命曹,各各相移移,發移文。此指互相交流掌握的情况,更爲直符直符,神名,職掌印信文書,不得小私,從上占下,何得有失？有性之人,自無惡意,雖有小惡,還悔其事,過則除解。有文書文書,指各方神靈對人善惡的觀察記録常入入,收録之籍籍,命籍。天界記載人的善惡、應享壽命等的檔案,惡者付下曹。善者白善,惡者白惡,吉凶之神,各各自隨所入。惡能自悔,轉名在善曹中;善爲惡,復移在惡曹,何有解解,通懈息？地上之生人,中有胎未生,名姓在不死之録,年滿行成,生者攝録,令有保者保者,擔保人,薦舉人乃上之。所以然者,其壽難待待,當作得,重之,故令保者過并責。以是故自不忠孝順無功者,皆無保任保任,擔保者,但爲生生,傳生先祖績,使有祀耳;殊爲惡不止,何有得後生食食,使……食。此指供祭者乎？食糞之人,亦安從得與天大神久共事乎？糞中之有應天書度者？天遣神教之,歲月旦旦,當作日滿,勑天大大,同太倉守神,斷有形之物,稟天大大,同太倉氣食消化,令輕化神靈,出窈入冥,乃上姓名。不在簿中,何有求生？人安從知之？人自善,無失天心,大神動動,觸動,啓發其心,使樂爲生道,俗人自貪之。所以然者,自行惡,無一善,時但貪好衣,車乘相隨,自得不滿之命,天地亦不奪其願也。惡人亦不得久視天日月星宿

也,當歸長夜,何得久在? 此人不得自師爲善者,天知爲惡,可可,疑當作何可久前? 故使食有形之食,故藏土下,主爲地神使不得復生。故以書相示,令知之耳。或有尸解分形,骨體以以,同已分,尸在一身,精神爲人人,指仙人。尸,使人見之,皆言已死,後有知者,見其在也,此尸解人也。久久有歲數,次上爲白日昇天者。使有歲數,功多成,更生光照,助天神周徧,復還止雲中,所部界部界,管轄的區域皆有尸解仙人、主知人鬼者。有道之家,其去去,去世者得封爲鬼之尊者,名爲地靈祇,亦得帶紫艾青黄,所主有上下上下,昇降,轉有所至。爲惡,聞,得片片,奏牘,退與鬼爲伍,知不乎? 故言死生異路,安得相比比,並列。行,辭小復小復,疑當作復小息,念其後遺脱不足者,當說之。

惟太上善人之爲行也,乃表知天地當行之事,各有所主,各有其辭,各修其事,各成其神,各名名,王校作立其功,各行其忠,各理其文,各布施布施,普施於人,各道道,同導其進,各得天地腹心,各不失四時五行之生成,乃應太上善之人,是天之信,地所保,皆得中和之心腹皆得中和之心腹,《鈔》作五行之腹心,知人情,出入内外,承令而行,不敢失大聖之人意,下不敢犯諸神所禁。常念成人成人,造就人,使樂爲善人,令得天心地意天心地意,《鈔》作天地神明之意,從表定定,《鈔》作撤裏,成功於身,使得長生,在不死之籍,得與大神從事對職對職,共事。却知是非,忠誠於天,照見日月星宿,不失法度,不失志意。常生貪活,思奉承天天,《鈔》作大化,復知地理。心乃歡喜,復知吉凶之籍,存亡之事,欲與自然同其路。行少惡,貪見大神之戒戒,同誡,閔閔,同憫傷未知,照照,曉,使……曉知其不逮不逮,不及,不懂的地方,使及長生之録。見天君,蒙其生活,久在不死之籍,行天上之事,下通地理,所照見所聞,目明耳聰,遠知無極去來去來,過

去和將來之事。文書通辭,復知要妙,是太上善人之願也。唯天上大神照知指願指願,心願,貪慕自然表紀表紀,表率,準則,合生氣而行,無有窮已。常言天不奪人願,地不奪人所安,是自然,不敢有毛髮之系系,連綴。此指連累人的過錯,而煩苦諸神深記文墨也。日夜思念過負,恐有不稱太上君之意。何惜何愛,而不盡忠誠孝順乎此句《鈔》作:何惜中心孝奉事上報乎? 當當,通常自言:"被受恩施,得榮華,不望不望,不敢奢望報天心重愛,但自過責,少所貰貰,賒欠,辜負。此指天恩難以報答,祇有多自匡正,少負天恩也。唯大神原之,戒之之,指自己不及。戀慕之,不敢自遠。常獨念恩不報,罪還著身,恐不辭解辭解,用言辭解免,但惻怛而已。雖見原省原省,寬恕免罪,使得自思念所負。"大神言:"太上善之人思過自責,文辭逢逢,衆多出上聞,是其文辭延及也,但恐不知知,疑當作如所言耳。天信尤善尊之,可至無極之壽,宜當復遥心遥心,心向遠方勿忘天所生大施之分。"太上之君善之,言:"生自命自命,自許,以……爲己任好生,不顧財色,見活之人,常思與同久,何時當妄行不道、無心之意不報重恩乎?""但自惜年生年生,初生,有生以來,不見大分耳。唯蒙恩教戒,使知分理,當當,通常言知命,不怨天,不敢自怨而妨活也。心相加,當有貪時邪! 但自恐年命窮盡,不見天之大施分部耶! 唯復勑戒愚曚之生,使有知慮。爲大恩,非辭所報也,但剋心念,常在於内,不忘其飢渴,求戒見活,唯蒙原省。"大神言:"我本從諸神自進於天君,無有小失。助天地有功之謫,上籍在天君,何時當相忘乎? 請白:生辭令自責有歲數,貪慕天化,其人在録籍與不?"天君言:"自責之人皆於自然,亦神所資善也。"使主案天文籍之人視之,有自責,乃白。生籍神使勑視文,文案籍有此人。天君言:"人有生自行善,不犯所禁,是人行之所致也。大神且復詳,須施行,有缺,上名。"大神言:

"從太初以來,諸神有功得天心意者見進,頗有空闕。有其人所行,當備上姓名。"天君言:"所部職多煩,計功除過,使其更勿違所言。"大神言:"此太上人自隨正,過負尤少。"天君言:"復念之,有未稱舉者,責保信保信,擔保人,保證人上之補闕。天君言:"是曹之事,不可不諦也。"大神言:"請如辭所言,未能百日,天上諸神爭保上之。"大神白意,天君言:"如是,各使可使可使,所使,使往視事,遂復見重,信者補真。"大神言:"請遣使神取召上之,先化形容。"神使往化成精,光耀多。大神言:"取。"白天君言:"人已化成神,上在於門外未入。"天君言:"使詣主者曹謁之。"大神言大神所白,"唯唯。請屬屬,注目,關注所白如言,宜遂觀望觀望,觀察其行。"天君言:"當如大神所白。"

## 有知人思慕與大神相見訣第一百八十三

《敦煌目録》作:有知愈藥[愈藥,疑當作欲樂]
與大人相見第百八十四

惟太上有知之人,乃預知天上之事,當所施爲,當所奉行。事出自然,元氣相加得成熟,了然可知。變化其心,使成自然,在其所爲。故有知。乃知表裏出入,所行莫不得成就,莫不成其所,莫不變化有時。欽仰威神,以成其功,以名其德。常不離忠信,未嘗有解解,同懈,晝夜悲惶,不離於内,傾側思慕貪成,得與大神相見。談言通辭,行其所道,進其所知。常思成功,有恩於神,益壽增年。故令有知,從内視外,何所不知,何所不見?見,心了了,念但貪長生活之道,思得駕乘,爲大神奉使。在其所至,不敢還言,應時如如,通而到,思得心開。受神之言,如神所爲,知神所行,務以自信,乃敢前言:"欲求蒙得見活而已,不敢求大職,見哀而已。"雖雖,疑當作

唯見存亡之事,内心惶恐,被受大教,輒當行通,施恩布惠,有益於上,有益於人,著名録籍,常在不死之位。心乃欣然,嬉嬉,通喜思盡功於天君所。積之有歲,乃前語言:"唯蒙大神通其不足,知所辭辭大,故以故以,故而貪進,受其乙密乙密,精微細密。征營門閤,不敢自息,欲得教戒,稟其不及。願得省察,不逆所言,使須戒勑。"大神之言:"太上有知之人,自多所照見照見,曉知,但爲未能悉知天之部界耳。悉何所戒?天上之神皆照之,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但爲欲知所語所道所行與與,當作輿耳,何所嫌疑嫌疑,猜疑乎?"天君言:"常勑諸神有欲忠孝誠信有功之人,進上姓名。是太上有知之人,禄相所貪,故以心自明是也。但恐文辭筆墨自言耳,亦何惜愛天上之教戒戒,同誡乎?常言苦無應書者,恐外内不相副也。如欲進其知知,同智慮,廣問深達,是亦當所知也。行,其聽大神所言,天有重戒戒,同誡,不可不慎,不可不敬,不可不畏,乃可。誠所戒衆多,當知其要,且復開耳目用心。""唯唯。""然,從中出,天上大戒戒,同誡,諸欲見進求生久活者,宜當進進,上呈其所知。有知不言如聽,是爲無自進之心也。心有知思,思當進見見,同現。其中有志,當進見見,同現其志;有誠,當進見見,同現其誠;有孝,當進見見,同現其孝,乃爲得天之腹心。不可不悉進也,天君預知人情,不可有不進,而而,通如不進道説之也,隱知知,同智藏能,天惡此人,使不見壽籍。爲知不乎?不但不見壽籍也,亡先失先失,當作失先精,去離身中,亡其年。可不慎乎?太上有知之人所以然者,天君知有知無知,其自知之,何有疑也?但詳念神言,勿負於言而已。"太上有知之人言:"自下愚彊問不及,欲蒙得所不知,何敢隱知知,同智藏能?使天君諸神聞知,更爲亡命失年,壽不久長。是過禍之根,滅身未足報謝,何敢有進而乎而乎,語氣詞,表示疑問或感歎?唯諸大神照原照原,省察,知曉

並寬恕其不及逮者。"大神言:"求生惡死之人,亦自有心志意不可也,恐有迷時。"生言:"自分不知戒戒,同誡文也,而被大神恩貸,教之乃如是,何敢自息,而不進所知所言乎?唯大神録録,收容,寬容前不前不,過去的過失耳。"大神言:"相前前,上進不易不易,不變,輒有保者有信,可天君心意,乃可望生耳,當諦之。""生誠貪生,故盡其忠誠,不敢解解,同懈息,思過自責,何敢失日夜乎?"天君聞知,言:"此太上有知之人言也,乃知是。案簿文,有此人姓名,有闕備。"勑生籍之神:"案簿籍有此人,雖有姓名,自善多知,須年滿,勿失其年月。"神:"唯唯。"

## 有心之人積行補真訣第一百八十四

《敦煌目録》作第百八十,在卷一百十

惟太上有心之人,各知分部,各自有所道,自有所行,自有所奉,自有所進,自有所白,自有所言,自有所至,自有所動。心不繫不繫,《鈔》作繫於内,常思盡忠信孝,誠有功於天,積行累歲,未曾有解解,同懈,而忘恩分恩分,恩惠。常念貪生,得於上衆神所佑,不敢施有小分,常懷怖心,未曾自安:"思得太上之戒,以全其命,何敢有忘大分之施?唯諸大神宜小顧照顧照,顧惜,顧念不及。心常戀念太上之事,當所奉行,規矩繩墨,見信自然,闚闚,同窺望四境,通達四隅。承天所知,表通未然,心念大神之疏相通文、所進所白,不敢自以心意評評,評論,評定之,常與諸神集議可承用與不,常恐不得神心腹。自惟本素無舛之人也,如自發中發中,發自内心思慕,常在不害之命、全身。前貪其光耀,上及無精無形之音聲,洞達太上。奉使進,不敢忘、有解解,同懈而妨大化。唯諸神省其貪生,不敢去離去離,離開大神左側。見戒戒,同誡,心開目明,欲在久長之文,增年

壽,思進有功,以身躬親,不敢自信而擅道曲直,爭爭,爭辯其不足也。望上之人常汲汲汲汲,急迫地追求,唯哀照戒之,恩愛念恩愛念,此指對天道的貪戀和思念何有解解,同懈時?心想日夜相見,貪知防禁之失,以動其心,使還見其不逮及者,是非文辭口言所報。唯蒙見省念,貫於心鬲。"大神言:"是太上有心之人,亦當所宜行也。求蒙蒙,受天重戒戒,同誡防禁,自有知之人本素自了曉了曉,明白,分别其理,何所道戒乎?持心射心持心射心,將心比心,用自己的想法猜測别人的思想,亦無間私間私,私心,偏私。從上占下,悉自知所主。今太上有心之人,天之親近,天神所信,但當持心意,常恐惶不失耳。餘者自有心所知,努力傳達廣問,勿失所言。有知之人多所分明,但恐當時有不如言耳,何嫌嫌,猜疑不相白説?其人有心,自思愆負也。平平,平時,日常但念其前後,壽自從中出,與天君心相應也。餘少戒。"有心之人言:"生本末末,微末草野之人,見有久生,老化復丁,光景滋液出入無有失,未見其失。學者衆多,得者少、無其人,所以然者,持心不致致,同緻密致密,細緻周密而輕所言,禄筴筴,同策不宜,故令希希,同稀少。今生見是前行前行,上述人所做。即指持心不致密之人之事,益復改正易節,開心開心,開放心懷,竭誠相待相留。耳欲開,音聲善聞,貪壽惜年,以是不敢解解,同懈息。唯大神省其不及。"大神言:"有心之人當賜録籍,請案曹簿,有姓名者白天君,大神不得自從自從,任意行事也。"生言:"唯大神照議照議,察知評議之耳,不敢自遠,傾側傾側,忐忑不安,坐立不安。此指敬慎行事不敢松懈在外,必身自效。"大神言:"請持有心之人白之,有報名籍者,何嫌嫌,猜疑相應也?"生言:"唯大神相白,成就之日,以死命自效,何須望還報。"大神以事白,天君言:"太上有心之人,皆持心堅密堅密,堅定縝密,志常貪上有信,勑主者之神察之,有其人者,進白大神。"勑主

察之，言："有此人姓名牒文者。此人未生時，預有姓名。"大神還白曰："此人未生有籍，唯太上之恩耳。"天君言："有録籍之人當見升，自責承負，大神，遣大神除承負之數，教化其心，變化成神，年滿上進。"大神言："此人年滿，筭筭，同算計過期且百日，前未有定，故且止。"天君言："勑大神且上，令在間間，通閑職，有真闕使補之；殊能竭精盡志，知除兼行。"大神言："請上，如天君所言，復精實壽計筭筭，同算明者，當在白日昇天中。"天君言："是有心之人所宜也，欲令有所主。"大神："唯唯。請勑正正，疑當作主者，故事承本文。"大神言："以以，同已升，曹白、謁見者白。"大神言："請勑主者。"曹主者既白："使署間間，通閑職，有真闕使補。"天君言："如曹所白。"

右天上見善事當藏匿與不、吉凶所致。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二正讀

## 貪財色災及胞中誡第一百八十五

古者無形之神人也,學求生道也,乃上與委氣同願,念思常慕得長活之壽,思念不敢失委氣之意,昏定晨省昏定晨省,早晚禮拜思道要意,戀牢貪生,常在不忘。時自視顧望,盡忠貞之至至,通質,奉承隨委氣之願,使得上行明徹昭然,聞四方不見之物希聲希聲,無聲。《老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之音。出入上下,皆有法度,羣神精氣,莫不自來侍,奉承顏色,恐失其意繫所屬意繫所屬,意所繫屬,所傾心的,所中意的,皆有懼心。衣履衣履,覆蓋和施行。指道所做的行爲轉成,合懷施惠布恩上下,流聞四方六極八表之外,延及先生先生,祖先,各加善惡厚薄之失。大恩所覆,敬承奉命,乃感動星曜星曜,《鈔》作皇靈。無極之貲貲,疑當作賢,無極之德,選取貞良,以自障隱障隱,遮蔽,作爲護衛的屏障,輔佐。其願得達,心自祐暢,蒙得生無貲之壽,恬淡少文,軀自軀自,身自念全,何有懈息?人不得知我,我亦不聞聞,使人知道,無祿無功,何因得上與委氣同陳?用是自惜自愛自養,及尤稚,布施周徧,何有不蒙者乎?但自惟出入無無,王校作天地中和之間,照達日月星辰,取明於前,二十八宿更直直,同值察民,用有支干,吉凶有文。但人少知,自以爲賢,動作行止,既無益於天,禍罰觸禁,上上通尚至滅門,絕世無續,先祖無祠,豈祇命

不久全,奈此人何! 奉行奉行,行爲不承古文,自以不犯鬼神,是乃三氣不和,亦有命厚薄。不能悉深念禍殃,故遣三氣神往,勑諴諴,同戒之。用諫者善,不善者自期至地之下,殃流子孫,天命命,稱之爲不順,施惡廢善,何可久存? 皇上皇上,皇天所不欲見,急斷其年。人不自知,反怨蒼天,天何時相冤? 人自求之。殊無知慮,犬羊之命,何可久遇? 與禽同羅羅,羅網,陷入羅網,觸犯其綱綱,當作網。貪食害軀軀,身,生命,羣輩相隨,不惜其年。其中有知,乃出於四境不害之鄉,是獨何得? 亦中命自然,雖處無人之間,是命所全。世少報者,時世命然,痛哉! 奈何自言何負於天? 先古之人,萬無一人相得,其貪財色,不顧有患,災及胞中,不見日月星,何惜痛乎! 自遺不完,命與土連,窮哉此人,亦有比等比等,等輩,同類的人,草木禽獸亦然。不不,疑衍思自正端正正,疑當作心意,無無,通毋妄有惡言。上有神記下無靈,上無隱匿,此脱略:隱匿其主坐焉。各當努力,求得戒勑神靈之旨,吉凶之會,何有不報者乎? 故勑神人爲民施防禁,使得見生死之忌。生者陽氣所加,録籍有真神仙録,有過退焉,陰氣所加,輒在死部。熟念惟思,無失天綱綱,當作網,下及地理。當知人情,出入表裏,可進可退,無遣遣,當作遺人咎,各得增年,延及子孫。得戒戒,同諴之後,重愼其言,爲惡在下,上所不顧。俗世之人,少孝少忠,貪慕所好,劫奪取非取非,取不該得的東西,其有殺心,不離口吻,何望活哉? 會會,總歸要有殃咎,早與晚耳。奉承奉承,遵奉,遵照實行天文,神靈所記,致致,通至,極當遠之,不可自試,試生得生,試死得死,會死不疑。故復丁寧反覆覆,通復語之,勿與無知、有小異言。長生之道,近在三神,三氣合成乃爲人。不成,離散爲土,在瓦石同底同底,同止,同處,破碎在不見之處,不得與全完爲比比,類,同類。三命之神,近在心間,何惜何愛? 反貪形殘,都市

示衆,何時生還?父母憐念,妻子被患,疎親快之,比鄰恨其晚,死流後生。能自正爲善,歷歷,享有的壽命得復長,至誠所加,物有自然。致致,疑當作故慎内外,陰陽之間,四時生成,無得毀焉。天上地下中和之間,皆自有主,爲有知之人作相之法所抵,思生者與天道同願,惡者自亡年,可不慎哉?神人之言,皆受天應,不得自怨。延命之期,上及爲善,竟其天年;惡,下入黄泉。思之思之,勿妄傳惡者之人。傳,得惡,被其患,死生異處,無無,通毋敢有言。行不善,自勿怨,他人輒有注録注録,名登仙真録籍之者,無所復怨。讀書知意,戒慎神書,精物鬼使,皆有所因。有命家得見此文,慎無無,通毋自傷,抵欺抵欺,謊騙,欺蒙善人,天減人命。得疾有病,不須求助煩醫苦巫,録籍當斷,何所復疑?諦之念之,思之惟之,可無被患,患禍一及,不復救焉。真人持此書以示愚蒙,自改爲善勿惡。書言前後所説,皆復復,通複重焉。所以然者,死生易命,不語其禁令,無從得存,□□擬補:天命自然,唯當知真心意好文,當知所言。故使守一,身軀竟其天年;守一思過,復得延期。天道億萬,少得其真,河圖洛書,廢者衆多。所以然者,不信其文,少得仙度,便爲俗人。今故因三神人之師,復感動其心者,神靈附人,不欲令地氣召之致。詳念思惟其意,勿疑。此文重復復,通複,神人之師,被受天教,故因有録籍之人,通達書意。

## 七十二色死尸誡第一百八十六

天有四維,地有四維,故有日月相傳相傳,《鈔》作轉相推傳推,循環運行。星有度數,照察是非,人有貴賤,壽命有長短,各稟命六甲。生有早晚,禄相當直直,同值,善惡異處,不失銖分。俗人不知,反謂無真。和合神靈,乃得稱人,得神靈腹心,乃可爲人君。日時

有應,分在所部。得天應者,天神舉之;得地應者,地神養之;得中和應者,人鬼佑之。得善應善,善自相稱舉,得惡應惡,惡自自,王校作自相從。皆有根本根本,根據,緣由,上下周徧。山海諸通之水,各有部界部界,部屬,各各欲得性善不逆之人以爲户民户民,編户民,屬民。陸地之神,亦欲得善人:各施禁忌,上通於天,爲惡犯之,自致不存。大惡之家,無大小,鬼神所憎。但可自正,勿非非,通誹謗神,天道地道人道,禁不空禁不空,禁惡有實際行動。善神精氣尚能假人假人,寬貸人,寬容人,惡者不失其文,輒舉上白。積過衆多,太陰主狀,當直直,同值法輕重,皆簿領過簿領過,按簿籍記録受到懲罰。人不自知,以爲無他無他,無害,太陽明堂,録籍數通,復得部主神亦數通。天神部部,當作簿上死亡,減年滅人世,不可不可,疑當作可不詳念重?其善致善,惡自歸其身。及治生,天知少智,故爲施善惡救命之文,以戒前後。勿輕惡言,以爲談首談首,話題,談話的内容,動作進退,輒有殃咎。故下此文以示子,使思其意,使無自怨。朝朝,疑衍廷尉設法設法,制定法律,人自犯之,勿恨主者,恨之命簿簿,通薄,不得久生。會欲殺人,簿領簿領,官府記事的簿册或文書爲證驗,乃令入土,輒見考治,文書相關相關,相牽涉,作爲依據,何有脱者?努力遠惡,無以爲伍,可小活,竟年之壽,不忠忠,通中,中途疾苦,雖爲狂邪所擊,會有活者。天上禁神法令,亦如中和地下,四流傍傍,同旁行,皆同法象,何有疑者?生人有功於天,子孫爲凶,輒除筭筭,同算,當時不死,筭筭,同算盡之後,亦無無,通毋望其生。君國子民,當爲教道道,同導,導導,當作道。此與上字爲誤倒其善惡,務得情實情實,實情。務得情實,一定要切合實際。無天天,當作夭人命,絶人世類,刑從其刑刑從其刑,懲罰依據刑律,數見見,同現賢智,以爲首尾首尾,呼應,威神著君,神勿加暴。前書已有言,復宜重之。君父得以遷

延還延,延續及後,永生滋震震,通娠。滋震,滋生繁衍。愼無無,通毋貪殺,當時自可,後被其患。吏無大小,正卒正卒,漢代郡縣選派到京師輪流服役一年的役夫。二字《鈔》作:民本因緣因緣,依據。此指派徭役的依據宜明其事,勿爲民之所患。殊能敬好道德仁恩,與天合德,與地同意,與中和有益,思與善神靈相覩,各有其信,勿欺愚者。長生求活,可無自苦愁毒。思行天上之事,神靈所舉,可得仙度久生,長與日月星辰相覩,是天之大恩,宜勿有小不善,此脱略:有小不善亦復遣下遣下,貶謫人間。作惡不止,久久,疑當作天滅人户,故復申勑,既既,疑當作冀無犯者,犯者各各,當作名爲薄命少年。人欲爲非,當爲説解其愚迷,使不逢凶——常時常時,平時,正常的時候不用人言,後復自悔——談者之福也。星宿視視,監視人,不可爲非,當各有所白,善者命長不復疑。教戒後生,可給給,供先祖享,不者不者,不然的活自亡其名名,通命。無無,通毋犯天禁,無無,通毋犯地刑,四時奉順,無無,通毋有殺名。五行所成,宜各自守,無有惡名。勿輕上下上下,上下等次,皆更相主,令無卒卒,通猝無暴,乃有顯名。思念在心,愼愼,當心離其形,精神離散,邪鬼驚人。念以自全,無無,通毋忘其名,各自有喜,務道求善,增年益壽,亦可長生。愼之愼之,勿枉行刑,初雖勞意勞意,費心,後被其榮。師有善惡,念本成末,弟子不順,亦亡其名名,通命,不得仙度。犯土刑神,所以增惡,不得受生受生,活命,愼之復愼。一身之内,神光自生,内外爲一,動作言順,無無,通毋失誠信。五神在内,知之短長,不可輕犯,此略:犯輒有文章文章,記録。小有過失,上白明堂,形神拘繫,考問所爲,重者不失不失,不失其罪,受到懲處,輕者減年。神不白舉,後坐坐,受别人罪行的牽連其人,亦有法刑,非但生人所爲,精神鬼物亦如是。古者知不敢犯之人,神數下,歷之於天地。人無功,亦無望其報。賢聖之心當

照照,曉知其書卷,卷有戒讖,惡惡,憎恨人爲逆。貪生者天之所佑,貪養者地之所助,貪仁者人共愛之,過過,犯錯,觸犯此而爲惡,必得賊過此而爲惡必得賊,《鈔》作:爲惡者天之所賊。天知其惡,故使凶神精鬼物待之,入人身中,外流四肢頭面腹背胸脇七政七政,七竅,上白明堂,七十二色爲見見,同現,是死之尸尸,《鈔》作户也。五藏藏,同臟有病,其去有期,慎飲食,無無,通毋爲風寒所犯,隨德出入,是竟年之壽。天貪貪,喜好人生,地貪人壽壽,王校作養,人貪人施,爲惡其禍不救。故以天書告令勑民無無,通毋犯所禁。天氣因人出辭,宜各洗去不純之行。慎之勿忘,後將有喜,不者不須復存,□□擬補:減年如言。

## 寫書不用徒自苦誡第一百八十七

古者神聖之言,不失綱紀,自有法度。此下《鈔》作:人不可輕犯禁忌無知之人各戒此,戒尤深徹,生。過罰輕重,皆從人起,非但空虛空虛,憑空輒有所受,天性自然,不可欺矣。熟念無無,通毋置,行成天神矣。變化有時,不失綱紀,四時之氣,不可犯矣,輒有精神,無復疎矣。以爲不白,天以以,同已占占,察驗之。神爲之使,不妄白上。乃得活耳,不者罰謫賣菜都市,不得受取受取,接收恩惠,面目爲醜,人所輕賤,衆人所鄙。過重謫深,四十年矣,乃得復上爲諸神使,中者三十,下者其十,奪其所主奪其所主,解除他的職掌,各有分理。能復易心易心,改變思想自責,可復長久。勿易易,輕視天言,自遺其咎,可不熟念?爲後仙士,計慮深淺,咎自在己,無無,通毋怨神言。出入表裏,慎無無,通毋誤失,詳諦所受,被被,受天奉使,不可自在自在,任意,當輒承命,不得留久,此略:留久輒有責問不頃時頃時,片刻矣。過重使退,地記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處有空缺,

下人補矣。所以然者,中心此疑脱:善盡,神仙尚退退,貶謫,何況愚士? 自是之後,可無無,通毋犯矣。天責人過,鬼神爲使,不如如,遵循天教,輒見殃咎,不須鞭笞,行自得之耳。以爲不然,見見,同現爲所疑,不得久在,故復有言。所戒慎矣,不效俗人,以酒肉相和和,和解,調解復止止,休,罷休,仙道至重,故語人矣。有命當存,神神相使,乘雲駕龍,周徧乃止。天有教令,當復行矣。無無,通毋失法則,枉枉,曲,歪曲事實疎記,爲置證左證左,佐證,證據,不宜自服自服,自用,衹據自己的意見。天亦止息,各受其罰,可無怨矣。此略:怨爲神所白,無妄犯。天下地上中和之子,各不自敬,無無,通毋怨天咎地,上下相留留,通流,推卸責任,亦如民法令。辭不情實,爲下得怨,亦不留久留久,長久,持久,天上諸神爭道之,何況凡人民? 宜自何況凡人民宜自,《鈔》作:古之所得道太平但奉承天法,隨順天和隨順天和,《鈔》作:不犯天忌即太平臣民矣,無貲之粮,無貲之衣,有功復進,此下《鈔》作:即得禄矣可主可主,所主諸同。有所白,歲有定,承文而行,不得有疑。各有所白,不兩平相怨,平,齊同,串通。兩平相怨,雙方串通與第三者爲敵,同舉同,串通。同舉,串通起來推舉者有罰,更爲賤矣。雖不時時,隨時,即時下,爲大神所使,不可不可,不合神意,便付土主,不得復上,故有空缺,身不處之,是上中下相參參,考察檢驗如一矣。行慎此言,亡身之壽,與土相連。土者,非地之土,自亦有凶神業業,從事,專職守之,爲天土神使。使使,假使不如所言,輒見苦矣。神仙尚有過失,民何得自在? 故令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人,爲精神舍宅。吉凶自在,何須遠避、自令攖禍,急不得活。命未盡,筭筭,同算盡之後,遠之無益。天下會神,主知存亡,神自有失脱,反受其殃,故令民命不得復久長。故遣神人,示其文章,得戒止惡,神不上白,尚可須臾。飲食諸穀,慎無無,通毋燒山破石,延及草木,折華

傷枝，實實，充實，充滿。此指大量運往於市里，金刃加之，莖根俱盡。其母則怒，上白於父，不惜惜，愛惜人年。人亦須草自給，但取枯落不滋滋，生長者，是爲順常。天地生長，如人欲活，何爲自恣延及後生？有知之人，可無無，通毋犯禁，自有爲人害者。但仰仰，依靠，必須成事，無無，通毋取幼稚、給人食給人食，供養別人。此指哺乳期動物者，命可小長，終竟録籍。無無，通毋興兵刃，賊害威劫人命。天命，此人不可久活，惡惡相及，煩苦神靈，精氣鬼物，各各不得懈息，是非人過所爲邪？先時爲惡，殃咎下及，故令生子，必不良之日；或當懷妊之時，雷電霹靂；弦望朔晦，血忌反支血忌反支，忌日。血忌，指忌諱見血的日子。反支，古術數命相之説以每月初一所屬的地支爲正，初一是戌亥的一日反支，申酉二日反支，午未三日反支，辰巳四日反支，寅卯五日反支，子丑六日反支，反支日也是忌日，以合陰陽。生子不遂，必有禍殃。地氣所召，反怨倉倉，通蒼狼倉狼，蒼天。爲惡報惡，何復所望？不知變易自職職，職業，謀生方式。此指上文的賊害威劫，當絶滅無户，死不與衆等等，同。部吏正卒此此，當作比伍，特特，當作持至曠野不潔之處，纔得被土，狐犬所食，形骸不收，棄捐道側，魂神俱苦，適適，通謫作不息。或著草木，六畜所食，何時復生？罰惡賞善人所知，何不自改？天報有功，不與與，佑助無德。思之思之，賞罰可知。自可自可，自以爲是死獨苦極，善惡之壽當消息，詳之慎之，可無無，通毋見咎，故以重誡，令自悔耳。吉凶之會會，聚合，類別，相去萬里，故下此文，相勑相誡誡，同戒，勿怨天咎地，善惡當分。其文相録，知惡爲善，魂神勞極。愚者不知，故文辭丁寧反覆覆，通復，展轉相告，無無，通毋爲後生作咎。以此自證，復何怨咎？無所復恨，各得其理。此文當傳，不得休止。此略：休止知知，同智者減年，愚者自已，寫書不用其言，但自苦耳！

# 有過死謫作河梁誡第一百八十八

上古之時,神聖先知來來,將來事,與天共治,分布四方,上下中央,各有部署,秩除秩除,授職高下,上下相望相望,接連不斷,數量衆多,不肅肅,整飭而成,皆爲善。恐有不稱,皆同一心。天有教使,奔走而行,以雲氣爲車,駕乘飛龍。神仙從者,自有列行列行,行列,皆持簿書,不動自齊,恐有所間間,王校作問。動有規矩,得其所行,春行生氣,夏成長,秋收,使民得以供祭,冬藏餘粮,復使相續,既無解解,同懈時。神靈之施,莫不被榮,恩及蚑行,草木亦然,是非上之恩邪? 各得自自,《鈔》作其所,食輒令有餘,新陳相因,奈何忘之? 既得民助,使神不恨,善人輒報,自以當更相給足,天使之然,不可藏匿,令人飢寒。故令有財之家,假貸假貸,借貸周貧,與陳歸新與陳歸新,借出陳糧歸還新糧,使得生成,傳乎子孫,神靈佑助,是非大恩布行邪? 愚人無知,不肯報謝,自以職職,職分,本分當然,反心意不平,彊取人物以自榮,無報復報復,回報,報答之心,不顧患難患難,災難,自以可竟天年,故復共文文,巧僞文飾。神人真人,求善人能傳書文、知用,則其人可得延命增壽,益與天地合,共化爲神靈。復得駕來,周徧上下中央,流及六方,豈不善哉? 何不熟思,無無,通毋忘於内? 神宅所居,動觀人所爲,不自是自是,自以爲是,知有及,當相承事,去禍就福,不宜有小不稱天心也。天地四時五行衆神吏直直,同值人命録録,《鈔》作禄,可不敬重,念報其恩? 不欲爲善,事反天神,天神使風雨不調,行氣轉易轉易,改變,當寒反温,當温反寒,耕種不時不時,失時,不能按時進行,田夫恨怨。不肯爲人理理,申理之,輕賤諸穀,用食食,喂食犬猪,田夫便去,在有德之國。其處種者少收,樹木枯落,民無餘粮,更相殘賊,爭勝爭勝,恃强凌弱而已。不

念真真，龍譯作其，後更爲貧人，收無所得，相隨流客流客，流亡他鄉，逃荒，未及賤穀之鄉，飢餓道傍傍，同旁，頭眩目冥冥，通暝，步行猖狂猖狂，狂亂失常，不食有日，餓死不見葬。家無無，無論大無小，皆被災殃，反呵罪呵罪，責罵怪罪於天。其國空虚，倉無儲穀，少肉，無儲錢，歲歲益劇，無以給朝廷。復除復除，免除賦税徭役者多，倉庫無入，司農被空文無以稟食，奪禄除禄除，俸禄賞賜，中國少所用，人民仰國家，而不各施不各施，各不施予，有難生難生，死亡。指因災荒得不到救濟而死亡之期。是皆天之所惡也。地不得久養惡人。知不？真人急以此文付有德之國國，《鈔》作君，此下《鈔》作：令知天之愛人，而人反不愛乎，各令自責，有知，可復竟其天年；無知，與禽獸同。壽不可彊得，行自得之，無無，通毋怨於天。詳念書文，常思孝忠信仁施，有過自責，復有子孫。書不空言，無德之國，天不救護救護，救濟護助，保佑，機衡急疾，日月催促催促，迫促，短促少明。有德之國，機衡爲遲，日月有光，是天之所行，機衡日月星，皆當爲善明。反便少者，是行之所致，何所怨咎乎？同共天地日月星辰耳，得見天地報信者見其明。五星失度，兵革横行，夷狄内侵，自虜自虜，自己國内的叛亂分子反叛，國遣軍師軍師，軍隊，有命得還，失命不歸。是大人之罪也。爲子不孝，國少忠臣，行不純，故令相剋，卒歲乃止。故施洞極之經，名曰太平。能行者得其福，不者自令極思，聚身無無，通毋離常。報應不枉人，所不者施惡施施，王校作於人。常言人無無，無論貴無賤，皆天所生，但録籍相命不存不存，疑當作存不耳。愛之慎之念之，慎勿加所不當爲而枉人，侵剋非有。是天所不報，地所不養，凶神隨之，不得久生、樂生。念自令自忽者勿望生，殊無長生之籍，彊入神仙，齋齋，當作齎家所有，祠祭神靈，求蒙仙度。仙神案簿籍，子子，是子，這個人無生名生名，長生的名録，禱祭，神不享食也。走

行乞匃匃,同丐,復復,回復諸神靈,其神怒之,猛獸所食,骨肉了已,狐狸所齧,不歸故鄉。同縣比廬比廬,鄰居,反言得仙,殊無信報信報,回報,確切的消息,何用自明?以是言之,難可分明。當有報信,衆人見之,乃爲已升。不者苦其刑,爲言得略少,其人狂邪可下,反以爲真,俱入死部,下歸黄泉,不得自從。有德度者,生時有簿,年滿當上,輒有迎者。童蒙無知,何從得往?但費資用,棄家捐身曠野。道自然,人相禄,不可彊求。倘自苦,不治生養親、妻子,相見爲賢士相見爲賢士,互相稱爲賢士。見,被,被别人,但恐不孝不忠少信,可可,何,豈得竟年耳!地下無罰,樂而已,有餘財産,子傳子傳,當作傳子孫,亦當給用,無無,通毋自苦。子孫賢不肖,各自活,無相遺患,是爲善行。故記此文示智者,愚人忽之妄怒喜,遠罰避患爲賢者,三諫不中且可止以上四個七言句押韻,者、者,在魚部,喜、止,在之部。天佑善人,不與惡子。各自加慎,勿相怨咎。各爲身計,行宜人人有知,無有過負於天,録籍所宜,慎勿彊索,索之無益。所以然者,惡逆之人,天不佑也。無離舍宅及城郭舍宅城郭,喻指人的軀體,是人的精神魂魄的居所,骨節相連爲阡陌,筋主欲生堅城郭,脉主往來爲骨絡,肉在皮内爲脉衣以上五個七言句押韻,韻字是:郭、陌、郭、絡,在鐸部,衣,在微部。神在中守,司人善惡,何須遠慮?七政司候神門户。求道得生,無無,通毋離舍宅,變化與神合德,道欲復何索?故置善文於天籍,神仙籍與俗異録,當昇之時,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來,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後,輒當進,有所去,不得自可。衆神共治,務取合天心者。先生之人,皆心明視,無有界界,分劃,離間意,所行所生,人未知之,皆先天地變化,上下皆不失其道。神不悉具,乃置綱紀,歲月偏傍偏傍,旁側,各置左右,星辰分别,各有所主,務進其忠,令使分部。見善當進,見惡當退,何有所疑?行各自力,無

無，通毋爲神所誤，故得成，得稱天君。主天之人，輒簿領簿領，文籍，登錄在文籍，亦不失度，部主諸神。故四方，方有孟仲季，更直上下，名爲太歲。太陰在後，主知地理。復置四時，生成所有，分居於野，有晚早。穀草近人不壽，遠人民，然亦復長久；叢社之樹，小得自自，自在，自存矣，易世易世，改換時代被誅，延及孫子。所以然者，所居不安，去故就新，神復得還。人有命樹，生天土各過過，遍，次。各過，各一次，其春生三月命樹桑，夏生三月命樹棗李，秋生三月命梓梗，冬生三月命槐栢栢，同柏，此俗人所屬也，皆有主樹之吏，命且欲盡，其樹半生；命盡枯落，主吏伐樹，其人安從得活？欲長不死，易改心志，傳傳，轉移，移植其樹近天門，名曰長生。神吏主之，皆潔靜，光澤自生，天之所護，神尊榮。但可常無毀名，天有常命，世世被榮，雖不下護，久自知精。所以然者，去俗久遠，當當，通常行天上之事，不得失脱，諸神相檢，如繩以墨，何復自從從，通縱？故不下耳，宜勿怪之。功勞當見，不與俗等，人以爲無益於家，内被其榮，豈不善邪？故示後生，令心覺悟，出書無無，通毋藏，藏之有罰。無無，通毋與佞欺、不孝順爲心，宜皆爲不副書言，復見責問，可不慎焉？傳當傳其人，令可保舉。勿犯神書，勿試神言，慎神之辭，皆天報焉。勿輕輕，輕率犯之，此脱略：犯之後有患，小犯纔謫，大過不救。故使諸神更相司司，通伺，便宜上之，有不實者，當復見治，事當相闕闕，當作聞，不得私。故使諸神轉相檢持檢持，監督，今今，疑當作令悔悔，改過，其後何須疑？中復爲止，亦見考之，不首首，供認情實，考後首，便見下。故進止亦見考之，不者如故，此之謂也。不可輕犯，無所狐疑。神法大重，故當慎之詳之，念之思之，長生久活之道，可不重之？故下此文以示，當施補空者，爲設善事，輒相承無有逋亡，爲善有功年益長，無所復疑。自然之道何極時？但覺寤，轉相治，失

如銖分輒見疑以上押韻,韻字是時、治、疑,在之部。天有倡樂樂諸神,神亦聽之,善者有賞,音曲音曲,音樂不通亦見治。各自有師,不可無本,末不成。皆食天倉,衣司農,寒温易服,亦陽尊陰卑,粗細靡物、金銀綵帛、珠玉之寶,各令平均,無有横賜横賜,濫賞。横,意外的,非份的,但爲有功者耳,不得無功受天衣食。前文已有言,今爲復道,令無怨恨,無所嫌疑,是天重神靈之命也。歲盡拘校簿上,山海陸地,諸祀叢社,各上所得,不用,不得失脱。舍宅諸守,察民所犯,歲上月簿,司農祠官,當輒轉相付文辭。大大,同太陰法曹,計所承負,除筭筭,同算減年。筭筭,同算盡之後,召地陰神,并召土府,收取形骸,考其魂神。當具上簿書相應,不應,主者爲有姦私,罰謫隨考者輕重。各簿文非天所使,鬼神精物不得病人。輒有因自相檢飭檢飭,約束,自相發舉發舉,告發檢舉,有過高至死,上上,疑衍下謫作河梁山海,各隨法輕重,各如其事,勿有失脱。各有府縣郵亭主者長吏,察之如法。勿枉夭剋鬼神精物,如是上下合通行書,各如舊令。

## 衣履欲好誡第一百八十九

自古及今,各有分部,上下傍行傍行,周圍,四周。傍,同旁,有所受取,輒如繩墨不失,何有不覩死生之訣?各且自慎,勿犯神靈,各如其職,慎勿忽忘忽忘,疏略遺忘。命可疏記可疏記,所疏記,善者當上,惡者當退。吉凶之會,各其所願,但可順從,不得逆意。心意不端,反怨神使,行自得之,何所怨仇?人有難化,知知,同智有不足,皆被其殃枉。行所不及,反自譽滿譽滿,稱譽贊美,口出人事,殊無知知,同智慮,而而,通能見當前,不顧其後,合禍離愛,謗訕善人,以天亡亡,通無上,地不在下,不知鬼神有疏記之者。解人怨仇,多施施,索求酒脯,甘美自恣,當時爲可,後爲人所語;輕口駡詈,呪詛不

道,詐僞誹謗;盜人婦女,日夜司司,通伺候,邀取邀取,求索,尋找便者,賣以自食;衣履欲好,競行鬥辯,不從道理,欲得生活,何從得久! 愚人可爲可爲,所爲名惡子,長吏聞知,屬屬,同囑吏捕取,急刑其身,禍及親疎,并得其咎。貧當自力,無爲摇手摇手,游手好閑,此人命溥溥,當作薄,生所稟受,惡鬼隨之,安得留久留久,長久? 此輩衆多有前後,會當相得不中止。所以言者,惡鬼所取,慎之小差,不慎自已。惡不可施,人所怨咎,當時自可,不念其後。見戒當止,可復小生,竟其餘筭筭,同算。有故記善惡壽所起,增年之期,要當善矣。不見賢聖知慮有餘,念念,當作貪生惡死,上及仙士,壽可長年。何爲棄世,殃流從從,疑當作後生胞中之子,反言我同同,同樣。此指和賢聖之人同從父母生耳? 是皆怨天咎地。言言,當作善惡當別,不可雜厠,清濁分離,如君君,主人與奴使奴使,奴僕。故得行大道者生,不行爲土,古今相似。亦有善,亦有惡,世世相傳,未嘗止,多與少耳。天知多逆,故出此文重之耳。知戒戒,同誡之後,可無無,通毋有疑,十百相應,何有脱時?

## 不忘誡長得福訣第一百九十

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奉承,遵循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榮。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機衡司候,并使五星,各執其方,各行其事。雲雨布施,民憂司憂司,考慮和安排農事,元氣歸留,諸穀草木蚑行喘息蠕動,皆含元氣,飛鳥步獸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但取作害作害,爲害者以自給,牛馬騾驢不任用任用,堪用,能够役使者以給給,供,供祭天,下至地祇;有餘,集共享食。勿殺任用者、少齒少齒,未成年者,是天所行,神靈所仰也。萬民愚戇,恣意殺傷,或愚戇恣意殺傷或,《鈔》作:不往用者聽禽獸食之,今之惡民殺不當。

往,當作任懷姙胞中,當生反死,此爲絶命以給人口。當死之時皆恐懼,近知不見活,故天誠矜之憐愍,爲施防禁,犯者坐之。六畜尚去明愛,不忍中傷,人反不自惜,更爲賊虜,所取非一,妄行金刃,殺人不坐也?雖不即誅者,天積其過,殺敗不止,滅尸尸,當作户,下流未生未生,未出生的子孫,是者亦不得逢吉,鬼神憎之,司司,通伺候在前,何有脱時?故記善惡,重之,即不犯耳。神人神人,《鈔》無真人以此文示衆民,義不隱藏,使知不自怨,故隨俗作字,分明可知。聖賢不犯,恐愚不息。師有前後,無無,通毋忘其本,念本就新,戀慕如初,是生之道也。功有小大,所受不同,當爲發覺發覺,啓發曉解未知之訣,未知之意。不知其念,未知之言,未知之志,兩分明,是天意也,生成之道,從此出矣。取信於天,取信於地,取信於中中,王校作中和,取信於四時,取信於五行,是皆天所得報信也,不失銖分。知之不乎?是委氣無形自然之所服化也。故三台七星,輔正天威,日月照察是非,使有自然自然,《鈔》作自然之報,然後無有中悔之者。故復申敕諸所部主,名名,王校作各令分明,受罰不怨,此之謂也。無得無得,不得,不應該。無,通毋是非是非,評論,非議他人還自直也。戒無小大,可法則法則,作爲法則也。不忘此言長得福,宜慎用行之,不失節也。以故言自殺殺,龍譯疑衍試也。書當未用,帝王未信也,佞者在側,書不見理理,理睬,採納也。災害并生,民何所止?太平太平,《鈔》作災害之書三甲子乃復見理,不如十諫令知耳。且念活求知,賢聖有知可及矣。聖人當升賢隨後,求生不惡復次之。神仙之録在北極,相連崑崙,崑崙之墟有真人,上下有常。真人主有録籍之人,姓名相次。高明得高,中得中,下得下,殊無搏頰乞匃匃,同丐者。先生爲師,尊之爲君,稱之爲父。故師君父不可不明,臣不可不忠,弟子不可不順。敬從其上,轉上及。故天不忘先生之

恩,地不忘先生之養,人不忘先生之施,故有忠孝信,思生不惡,以自近、以自明。天明下照黄泉之下,土土,即地明照上天間,中和之明上下合同,故三明相得乃合和。天以三明名日月星,下照中和及地下,無有懈息。無德之國,陰氣蔽日,令使無光,人民恐懼,穀少滋息滋息,生長,水旱無常,民復流客流客,逃荒有穀之鄉,天實憐之,令至活鄉處。有明君,國得昌,流客還耕農耕農,耕種休廢之地,諸穀得下,生之成熟,民復得粮,更奉先祖,鬼神得安。中有聖智,求索神仙,簿書録籍,姓名有焉,當復上爲天之吏,案行民間,調和風雨使得安,政政,通正以此書示後生焉。故當作善,有益於天。自是之後,可戒子孫,延年之期,可不及焉!書雖復復,通複重,天大愛人,欲使得竟其年,丁寧反覆覆,通復,屬屬,同囑於神,善輒疎上,惡亡其名。無無,通毋違此書,思善心鬲,念常不廢,意當索生,志常念成。所以然者,以人志所當及也。努力精之,各隨其願,天亦不彊不欲也;地下傍傍,同旁行,四方亦然;無極之天,無極之地,無極之境亦然;無極之明,無極之光亦然。然,小竟是天之大分也,欲理念天上之事,天上理念中和,中和安之。欲念求貴,貴神榮之,欲念求富,富神富之。苦樂之間,常思之,詳慎所言。天道億萬,在人所爲,不奪人願也。生養之道審可觀,死亡之道鬼所患也。凶神不安,輒受之,難爲文也。天上有文,求生根也。人所願,故挺挺,突出此文,使可思也。有過自悔,案此文也,不者亦已,無無,通毋妄言也。神靈在汝前後,無解解,同懈時也。

右天上昌興國降逆,明先師賢聖道,天地喜神出助人治,令人壽,四夷却。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三正讀

## 樂怒吉凶訣第一百九十一

“請問太平氣俱至,人民但當日相向相向,面對面。此指團坐共聚而遊,具樂器以爲常,因以和調相化,上有益國家,使天氣和調、常喜國家壽,天下亦被其德教而無咎。其樂得與不得,以何爲明哉?和與不和,以何爲效乎?欲不及天師具問其事,恐固固固固,依舊不變,愚昧不開有不□□擬補:曉解者。故前後重問,不敢懈怠,恐天怒也。”“善哉!子爲天問事,日益閑閑,通嫻習,得天意。真人必益年壽無窮,天所祐也。諾,安坐,復爲諸弟子具更道其意,使其察察察察,明白,令可知也。以下三句,《鈔》作:得天地意者,天地爲和,人法之,其悦喜。得天地人和悦,萬物無疾病,君臣爲之常喜樂樂,音樂,小具小得其意者,以樂樂,快樂,喜歡,使……快樂人;中具中得其意者,以樂治;上具上得其意者,以樂天地。得樂人法者,人爲其悦喜;得樂治法者,治爲其平安;得樂天地法者,天地爲其和。天地和,則凡物爲之無病,羣神爲之常喜,無有怒時也。是正太平氣至,具樂之悦喜也。是故樂樂,奏樂而得大角上角之音者,青帝大喜,則仁道德出,凡物樂生,青帝出遊,肝氣爲其無病,肝神精出見見,同現東方之類,其惡者悉除去,善者悉前助化,青衣玉女持奇方來賜人,是其明效也。

真人詳思此意。""唯唯。""故上角音得,則以化上也;中角音得,則以化中也;下角音得,則以化下也,而而,通能得之以化。南方徵之音,大小中悉和,則物悉樂長也,南方道德莫不悦喜,惡者除去,善者悉前。赤氣悉喜,赤神赤神,《鈔》作赤帝來遊,心爲其無病,心神出見見同現候迎,赤衣玉女來賜人奇方,是其大效也。故得黄氣宫音之和,亦宫音之善者亦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商音之和,亦商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消去。得羽音之和,羽音善者悉來也,惡者悉去。真人自詳思其要意所致所致,《鈔》作所致太平也,述效述效,遵循本行也。所以不悉究竟説五方者,謂其大深。上士見之,自得其意,以一承萬以一承萬,能通過一例承知萬事;中士得之,恐其大喜也;小人得之,或妄語也,故不悉露露,顯露見見,同現,使凡人各自思惟其意。上士且自以一承萬,通知通知,完全知道其意,亦不須爲其悉説也;中士亦且自絣絣絣絣,似懂未懂幾知之,亦不須爲其悉説也;下士或得而反妄語,亦不須爲其悉説也。是故財財,王校通纔成慮,小舉其綱、見見,同現其事,以示凡人,使各自思其意,則可上下通達而無過。真人知之邪?""唯唯。""故上士治樂治樂,使用音樂,以作無爲以度世;中士治樂,乃以和樂和樂,和睦俗人以調治;下士治樂,裁裁,王校通纔以樂人以召食召食,獲取食物。此三人者,各論意論意,表明心意,太平氣至,聽其所爲,從從,任從其具樂琴瑟,慎無無,通毋禁之。此脱略:禁之則樂氣不出,治難平。難平則氣鬥訟而多刑。夫樂者致樂,刑者致刑,猶影響之驗,不失銖分也。凡樂者,所以止怒也;凡怒者,所以止樂者也;此兩者相伐相伐,相爭鬥,相反。伐,《鈔》作代,是故樂則怒止,怒則樂止。是故怒者乃生刑罰,鬥之根也;喜樂者,乃道德之門門,門户,途徑也,故當從之,使生道德之根,勿止之也;止之,反且生刑禍之門也。此者,吉凶之所出,安危之所

發也。故樂者,陽也;刑罰者,陰也。陰之與陽,乃更相反,陽興則陰衰,陰興則陽衰。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君盛則臣服,民易治;臣盛則君治侮亂,此天自然之法也。故當從從,通縱其君樂也,以猒猒,同厭其民臣,止其數怒也。下古之人愚,不深知其意,反多斷絶之,故使陰氣盛,陽氣衰也。陰氣盛則多盜賊,罪人不絶。凡萬物不生也,多被陰害,大咎在此。樂氣興則陽氣盛,以斷此害;君氣盛則致延年益壽,則上老壽。夫緩與樂者,上屬天也;急與怒刑者,下屬地。興行其上者,萬事理;興行其下者,萬事亂。真人戒之,此言可不深思乎?""唯唯。""子可謂深知之矣。傳之以示下古之人,使各思其意,慎無無,通毋閉絶也。樂樂,《鈔》作君樂則五方道德悉出,怒則五方惡悉出也。樂則天地道德悉出也,怒則天地惡悉出也。故天地樂天地樂,《鈔》作大樂者,善應出也;天地天地,《鈔》無不樂者,惡應出也。以下《鈔》作:自然之理,可深戒哉故五方樂而和者,五方善應出也;故五方不樂而怒者,五方惡應出也。是非小事也,故言毋斷絶也。令凡人共惟思惟思,思惟,思考其意,俱一俱一,全都覺,悉出之,然後悦樂氣至,急怒氣去也。""善哉善哉!""行,子已知之矣。"

右天上分别樂與怒所生吉凶訣。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四正讀

## (孝行神所敬)訣第一百九十二

原作某訣,據《敦煌目録》補

(前文原缺)行有疾苦,心中惻然,叩頭醫前,補寫補寫,增益傾述。寫,同瀉孝言。承事恭敬,以家所有,貢進上之,敬稱其人。醫工見是,心敬其人,盡意爲求真藥新好,分部谷谷,當作各令可知。迎醫解除,常垂涕而言,謝過於天,自搏求哀,叩頭於地,不避瓦石泥塗之中,輒得令父母平安。教兒婦常在親前,作肥甘脆恣口。所食父母,商商,計量,計算家所有,不致不致,不能達到。此指錢少不能買到,苦其子孫,令盡家所有,殊私心孝於前。親屬比鄰,見其孝善,知無所有,更往給餉給餉,贈送財物食品,爲其呼迎醫工。蒙薦席蒙薦席,披戴草席,相與日夜數勞,知知,了解其安危。問養,視其復復,康復,聞小善小善,略有好轉言,心爲之喜歡,是孝之所致也。天見其孝心,令得愈,更如平素,心中廼喜欣。復身得能食穀者,齋戒市賨,進所有上於天,還謝先人,諸所得祟輒卒。香潔,不敢負言,是孝子所宜行也。俗聞知是善,而不能行之;能行之者,性出自然。天稟其命,令使孝善,子孫相傳,治生有進,不行侵人,有益於親,賓婚賓婚,姻親比鄰,孝者還報,不忘其恩,是龍譯此疑脱:善之善者也。父母之年,不可豫知,爲作儲待待,通偫。儲偫,積蓄,減省小小,通少

費,歲歲有餘,藏不見之處,勿使長吏及小吏聞知,因緣因緣,利用權勢尋找借口徵發,盡人財産。爲孝心未盡,更無所有,父母年盡,無以餉送,復爲不竟孝之意。行孝之人,思成其功,功著名太太,通大,上聞帝廷,州郡所舉,一朝被榮,是非孝所致耶?子孫承之,可竟無極之世。此念恩不忘,爲天所善,天遣善神常隨護。是孝所致也,其家一人當得長生度世,後生敬之,可無禍患,各以壽終,無中夭天,當作夭者,是不善邪?善之中所致,何所不成,何所不就,何所不得,何所不通乎?努力行之,勿以爲懈倦也。是善人之福也。孝善之人,人亦不侵之也;侵孝善人,天爲治治,懲治之,劇於目前,是爲可知。欲知善之爲善也,知孝之爲孝也,苦不能相效也,是出自然。天與善籍,善孝自相得傳,相勝舉,亦何有極?心善孝之人,人自從崇從崇,敬服推崇之,亦不犯剋犯剋,侵害人,流聞聞,傳揚八遠,州郡縣長吏有空缺相補。豫知善孝之家,縣中薦舉,長吏以人情欲聞其孝善,遣吏勞來勞來,慰問。又又,疑當作人有用心者,以身往來往來,前往候之,知聞行,意薦之,歲歲被榮,高德佩帶,子孫相承,名爲傳孝之家,無惡人也。不但自孝於家,并及内外。爲吏皆孝於君,益其忠誠,常在高職,孝於朝廷。郡縣出奇僞之物,自以家財市之,取善不煩於民,無所役。郡縣皆慈孝,五穀爲豐熟,無中夭之民。天爲其調和風雨,使時節時節,合時而有節律,是天上孝善之人,使不逢災害,人民師化,皆食養,有順之心,天不逆意也。是善尤善,孝忠忠,疑當作中尤孝,遂成之。使天下不孝之人相效,爲設設,起,産生孝意。有大命赦天下,諸所不當犯者盡除,并與孝悌力田之子,賜其綵帛酒肉,長吏致敬,明其孝行,使人見之。傍傍,同旁人見之,是有心者可進愛,有善意相愛,此皆天下恩分,使民順從。此本善致善,本孝致孝,本不孝其末不孝,本惡其末惡。善者其願,皆令其壽,白

首乃終。上至百二十，下百餘歲，善孝所致，非但非但，不祇，不僅僅是空言而語也。不但天愛之也，四時五行、日月星辰皆善之，更照之，使不逢邪也。其善乃如是，可不重邪？天生人民，少能善孝者，身爲之，獨壽考，復得尊官，皆行孝所致，不但祐言言，口說。與行相對。故出此書，以示生民，其欲法則者，天復令壽，可傳子孫相保。書出必當行孝，度世孝者，其次復望官爵。天下之事，孝爲上第一，人所不及，積功累行，前後相承，無有所失，名復生之人。得承父母之恩，復見孝順之文，天定其録籍，使在不死之中，是孝之家也。亦復得增，度上天，行天上之事。復書忠孝諸所敬，爲天領職，榮寵日見見，同現。天上名之爲孝善神人，皆爲神所敬。有求求，獲得美之食，先上遺遺，贈送其孝行如是無有雙人，其壽無極，精光日增，上見無極之天，下見無極之地，傍傍，同旁行見無極之境，復知未然之事，諸神皆隨其教令，不逆其意，共薦舉白薦舉白，推薦稟告。太上之君見其孝行無輩無輩，無比，没有同類，著其親近，内外神益敬重之。故言天所愛者，諸神敬之；天所憎者，諸神危之，是爲可知。餘者各自用意，自擇其便，從其所宜。書辭小息，且念其後，得善復出，不令遺脱。

## 九君太上親訣第一百九十三

惟太上之君有法度，開明洞照，可知可知，所知。知，了解無所不通，豫知未然之事。神靈未言，豫知所指，神見豫知，不敢欺枉欺枉，欺騙，了然何所復道？太上之言，何有不動乎？人同敬畏，心不悉行，是且得知不？照照，知，了解，推想其意，所以然者，太上皆神，所生所化，當生當活，皆可知。神録相次，道其尊卑，何有不從者乎？九皇之上則九君。九君者，則太上之親也。各有所行，恩貸恩

貸,恩惠寬容布施諸神從者,諸神敬其所爲,靡有不就者也。小神食,不能知九皇之意,何言俗間之人乎?心聖耳聰,財財,通纔可觀其文章禄策。當直直,通值録籍文辭,自生精光,皆以金爲簡,銀成其文章。此簿在天君内,中極有副。其餘曹文書辭,皆以奏簡,自生文章,精神隨字,名之光明。每有語言,輒照有所知,不逆所言。神人真人得天君辭,便具言,神人上下,皆知民間。天君知神所言,不失文墨規矩之中。自然之道,何所不知,何所不化,動錯錯,通措自無所私。飲食天厨,衣服精華,欲復何求?是太上之君所行也。大神小神,自有所行,皆相畏敬,不敢有私。恣意見所從求,動搖動搖,打動,觸動有心之心,知其所爲可成以以,同已不,惑迷其意,使其人各隨至至,通志意至意,心意,言:"汝皆受於仙籙,壽得無極。金銀紫文之綬,封侯食邑,復賜綵帛金銀珠玉,心想所得。"是非神仙道。知人堅與不,或賜與美人玉女之象,爲其作色便利便利,引誘,逗引之,志意不傾。復令大小之象,見見,同現其形變,意相隨念,其後生此,爲不成之道。或作深山大谷,中多禽獸虎狼之處、深水,使化人心。或有蟲毒之物,使其人殺之。疑略:其人或恐,不敢上高山,入大谷深水之中,亦道不成。是象戒人,是在不上上,昇仙之中。殊能堅心專意,見迷惑,不轉志堅,隨其入出,上下深山大谷之中。水深大,心不恐懼;見其好色好色,美色,志不貪慕;家人大小之象,更相拘留拘留,勸阻挽留,不隨其人言,但得生道,進見太上,盡忠孝之心,無所顧於下,是爲可成。戒大衆多,取其要文。天亦信善人,使神仙度之也。其人自善,天何從欺之?所以有欺者,其人狐疑,彊索彊索,勉强追求神仙,無益之用。無功而求安,何從不見欺邪?是天重生,愛其情尤志堅。念生要三明,三明者,心也,主正明堂,通日月之光,名三明成道。心志自不顧,亦有録策,不可彊求。白日

昇天之人,自有其真,性自善,心自有明,動揺戒意不傾邪,財利之屬不視顧視顧,重視,關心,衣服麤粗,衣纔蔽形,是昇天之人行也。天善其善也,乃令善神隨護,使不中邪,天神愛之,遂成其功。是身行所致,其人自不貪世俗、大營財物。天知其至至,通志意,按次簿名名,標名,名列真,自有善星。其生日時,自不爲惡。天復善之,貪化以助天君治理。天上文辭使通徹,行無私隱。見行有歲數,上竟榮榮,疑當作策簿有生名,可太上之意,能説其功行,助其不及,是亦神當所擁護擁護,保護祐助也。天信孝有善誠,行無玷缺,故使白日輒有承迎承迎,迎接。指迎接昇仙的人,前後昭昭,衆民所見,是成其功,使人見善。白日之人白日之人,白日昇天之人,百萬之人未有一人得者也,能得之者,天大神所保信也,餘者不得比。尸解之人,百萬之人乃出一人耳。功有大小,更相薦舉,其人當使天愛重之,内爲得太上腹心。薦舉其爲有信效,各成其功名,是不善邪? 天君出教之日,神不枉其言。是天君得善信效,深知未然,不可有毛髮之欺。此略:欺皆令壽命盡少。此疑脱:辭盡小解,於後復念,語未卒意者,復念道之。

## 不孝不可久生誡第一百九十四

惟古今世間,皆多不副人意不副人意,不如人意。苟欲自可,不忠忠,通中任事,所言所道,樂無奇異,見人爲善,含笑含笑,帶着嘲笑而言:“何益於事?”輕言易口輕言易口,説話不慎重,父子相欺。當目當目,當面無聲,背去隨後,而言或善或惡,不可法則不可法則,不能作根據,不能信憑,無益世間。世間但爲塵垢,言談自動,無應善書者。心言我我,自己善,行不相副,無有循穀循穀,循善,善良,語言浮沈沈,同沉。浮沈,忽上忽下,没有定準,不可信驗,名爲不慎之人,何可久

前?不可與善心有志之人等乎!求生難死之人,不欲見是。惡人而不自知,以爲我我,自己健,少能相勝者,反晨夜候取無義之財,而不攻攻,通功苦攻苦,勞作得之,以爲可久在中和之中。與人語言也,傍傍,同旁人見之,非尤非尤,斥責其言。神靈聞知,亦占其所爲,動作動作,觸動,試探其心,知其惡,不能久善,還語天神,言:“中和有輕口易語之人,不能久善,須臾之間,惡言復見,無有信效。但佞僞相責,何益於人?”令令,疑當作今食諸穀,衣繒布,隨冬夏易衣服,食欲快口,衣欲快身。市有利入利入,盈利,不肯求之,而可養老親,明旦明旦,天亮下牀,未知所之。衒賣衒賣,叫賣,出賣所有,更爲主賓,酒家箕踞,調戲談笑,歌舞作聲,自以爲健,交頭耳語,講説是非。財物各各,通略盡,更無以自給,相結爲非,遂爲惡人,不可拘絆拘絆,管束,控制,自棄惡中,何有善半日之間邪?無益家用,愁毒父母,兄弟婦兒,輒當憂之,無有解解,通懈已。攻取劫盜,既無休止,自以長年,復見見,同現白首白首,頭髮雪白。指老態。不知天遣候神,居其左右,入其身内,促其所爲,令使凶,當斷其年,不可令久。其揚聲爲惡不欲止,上至縣官,捕得正法,不得久生。與死爲比比,同類,安得復生?或爲鬼神所害。父母念之,常見其獨淚孤相守,無有輔佐之者,老更棄捐,飲食大惡,希希,通稀,少得肥美,衣履空穿空穿,破漏,無有補者。是惡之極,歲月年長,空虚日久,面目醜惡,不象人色。如是爲子,乃使父母老無所依,親屬不肯有之不肯有之,不願相認。此惡人之行滅乃上上,陳增岳作止,親屬患之,名爲蔽蔽,通弊,惡劣子,死不見葬,無有衣木衣木,棺材,便見埋矣。狐狸所食,骨棄曠野,何時當復見汝衣食時乎?是爲可知:善惡之行,人自致之,何所怨咎乎?天下之人何其甚愚,不計其死生之間殊絶矣。生爲有生氣,見天地日月星宿之明,亡死者當復知有天明時乎?窈冥之中,

何有明時！愚人不深計，使子孫得咎，禍不可救，殃流後生，是誰之過乎？人不化，自致亡失年，不當善仙士之行邪？動作言談，輒有綱紀，有益父母，使得十十，疑當作食。龍譯：十，通汁。汁肥，即肉糜肥，衣或復好，面目生光。是子孝行，力非惡力非惡，努力反對邪惡。人亦獨不當報父母哺乳之恩邪？爲子不孝，汝汝，虛擬的對話人，指爲子不孝的那個人生子當孝邪？汝善得善，惡得惡，如鏡之照人，爲爲，何爲不知汝之情邪？故有善惡之文，同其文墨，壽與不壽，相去何若？生人久視有歲數，命盡乃終，後爲鬼，尚不見治問。惡人早死，地下掠治，責其所不當爲，苦其苦處，不見樂時，是爲鬼，何以獨不有赦時？是惡之極，爲鬼復惡，何所依止？家無食者，乞丐爲事，逐逋亡之氣，自不可久，地下亦欲得善鬼，不用惡也。如是宜各念善，不失其度，纔可矣，不者，亦欲何望乎？人當同其計策，與生同願，天不善之邪？而反爲惡乎？惡行之人，不可久視天地日月星辰，故藏之地下，不得善鬼同其樂，得分别也。文書前後復復，通複重者，誠憎是惡人，不可久生耳。性善之人，天所祐也。子孫生輒以善日，下無禁忌，復直月建、日月星光明之時，用用，以，在是生者，何憂不壽乎？是爲善行所致也。善惡分别，念中念中，考慮其中，選擇其中可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之，思之復思之，可前可却，自不貪生者，無可奈何也。書辭可知可知，所知分明，疑之自令苦極。念生勿懈，致致，通至，極慎所言。辭復小止，使念其後。有不滿意滿意，滿足思想的需求，乃復議之。

## 見誡不觸惡訣第一百九十五

惟夫聖德之人，各有所言，各有所語，各分别其能，各自第第，品第，評定其功，各成其宜，使有可信有可信，有所信，而重天言。使天

愛人,而有盛功,得天之腹心,是聖德之願也。夫人皆欲承天,欲得其意,無有怨言。故令各從其志,勿有非言而自可,是爲富得人情,使報報,回報,報告信,同其知慮,而從所宜。人居世間,大不容易,動輒當承所言,皆不失其規。中而而,通如不自責,反怨言人,言是爲不平,行之,各有怨辭,使天忿怒而不愛人言,壽命無常。故天下有聖心大和和,疑當作知之人,使語其意,令知過之所由從來,各令自改,乃爲人壽從中出,不在他人。故言司命近在胸心,不離人遠,司人是非,有過輒退,何有失時?輒減人年命,爲知不?相善之人,欲聞其戒戒,同誡,使得安靜;過失之間,使思其意,令其受罰亡年,不令有恨。天大寬柔忍人,不一朝而得刑罰也。積過累之甚多,乃下主者之曹,收取其人魂神,考問考問,審問,審訊所爲,不與天文相應,復爲欺,欺後首過,罪不可貸貸,寬容,饒恕。是故復勑下曉喻,爲說行惡災變所致,使自改耳;不用其言,亦安可久久在民間爲人乎?故分别善惡,各使不怨耳。天爲設禁,使不犯耳。而而,通如故犯之,戒命於天神,可可,通何以久與人等也?作行作行,行爲如此,爲使人不死之道乎?中爲中爲,道難道是天無所知邪?俗人之行,不可採取乃如是,安可久置中和之中使食?可食之乎?而而,通如反善神所護,年盡乃止,無中天天,當作夭人時,是善之證也。爲善日久,何憂不盡年壽乎?是爲可知,人自不能力爲善,而自害之。是惡之人何獨劇,自以爲可久與同命,不意天神促之,使下入土。入土之後,何時復生出乎?地下復相引引,攀供,被犯罪人指認參與某犯罪行爲,浸益浸益,加深。此指罪行加重亡尸,是復不得天福之人,可復計邪?行,且各爲身計,勿益後生之患,是爲中中,符合善之人。不者,欲爲惡人也,天所不祐,地不欲載,致致,當作故當慎之,勿有愆負,財財,通纔得稱人耳,可爲父母,子孫得續。行恩有施,可復得

增年，精華潤澤，氣力康彊，是行善所致，惡自衰落，亦何所疑？從今以來從今以來，從今以後，當詳消息善惡分别，念中何何，通可行者，自從便安。天不逆人所爲也，念之復念。不順作逆，而求久生，是行當可久見於天神？日月星辰，安肯久照？爲天神所祐，而爭欲危之，是誰過乎？不當是是，認爲……正確，肯定，贊同善行孝順之人邪？輒有禄位，食於司農，久復復，通覆，庇護子民，使上下相事，是民之尊者也。是善所致，惡自不全身，相去幾何乎？視其試書試書，天神用來試探人的文書，不用其言、自快可意而行，是爲人非非，不對，錯誤乎？有惡，不能自化有孝善、有忠誠信之心，而望天報；有病求愈，作惡過多，無解解，同懈時，爲可久貸與不？故作此文，欲使俗夫之人，各不怨其得罰耳。念生求活之人，自不爲惡行而亡其年也。得書見誡，使知避禁，不觸觸，犯惡耳。如是能自改爲善，可得久見天地日月星辰，與人比等，是不善邪？而反不惜其命，以爲死可得復生，如人知。不自知爲惡，自以爲可也，談語欲與人比等，衣食與部人部人，同轄區内的人同，是爲可久不乎？畏死之人，不敢犯此誡文，是亦禄策所致。其人相薄少可，宜直直，同值命當直直，同值之，何所顧乎？行，各自慎努力，念所行安危之事，書誡亦自可知也。天書文欲使人爲善，不欲聞其惡也。故自命簿簿，當作薄不全耳，無可大怪也。詳復思之，勿懈也。天有生籍，亦可貪也，地有死籍，亦甚可惡也。生死之間，不可比也，爲知不乎？知惡當慎自責，不可須臾不可須臾，不可片刻松懈有亡其年壽，甚可惜也。與人語言發聲，爲善行得人心意，是天善之。無無，通毋出惡言，而自遺咎。同出口，氣正等，擇言出之，無一小不善之辭，可得延命。殊能思行天上之事，得天神要言，用其誡，動作動作，行動，一舉一動使可思，可易命籍、轉在長壽之曹，宜復各修身正行，無無，通毋忘天之所施，宜置心

念,報施大恩,乃爲易行改志,天復追念,使不逢惡。可信可信,符合信奉天書言,可得生治治,陳增岳作活,不用書言,自不全。擇其可行乃行之,不彊所爲,各且念身善惡,天稟其性,勿有所嫌疑嫌疑,猜疑,懷疑也。宜不欺善,而惡惡,憎惡,忌惡人得福也,是言者明白,何有所疑乎? 神仙之人,皆不爲惡者,各惜其命,是善之證也。書所言,約勑前後,道人之所願、爲道善惡,使思之耳。不用而自已,勿自怨。自怨者,但當知怨身少知而窮老乃極,自咎之耳。餘者自從其意。如欲貪生,不當有惡。故使自思,知其苦樂,樂獨何人,苦亦何人,亦宜自念,勿有怨辭,勿妄輕言出氣輕言出氣,輕口妄言。令可思可思,所思,思生爲善,故丁寧相語者,令語言可知,不失天規矩行成。自然之道,何所不成,何所不化,人皆迎迎,迎合,願意接受之,是天自然之恩,非邪? 念下愚之人,不念受天大分,得爲人,自以當常得久也,亦不意有巫靈之神者,當止勿犯非也。書辭非一,念之復出,文辭有副,故置重誡,顧其不及。用書念生爲善,爲有活望,復有惡言不順者,被疏記不息也。慎之且止,止復有所思,思後不足,不滿意者復申理。

## 不可不祠訣第一百九十六

惟世俗之人,各不順孝,反叛爲逆,競行爲不忠無信之行,而反無報施之義,自以成人,久在地上也,所說所道,未曾有小善。有惡之辭,而反常懷無恩貸之施,自盜盜,當作道可意而行,不念語後有患苦哉! 此子不是,在世間無宜少信彊愚自以得人心意。其念出言,不可採取採取,採用,採納,難以爲師法。無所畏忌,而功功,疑當作動犯非歷邪,自以可意,不計其命不見久全。動作出入,不報其親,不復朝夕朝夕,昏定晨省,朝晚問候侍奉,夷狄相遇。此獨何人?

從所出生,略少其輩。飲食不用道理,未曾了雪了雪,明白。當亦無知之人,比比,同六畜,生死無期。口亦欲得美,衣欲得好,天當久活汝不! 汝行不可承用,亡亦亡亦,還是。轉折連詞其行當可用不! 使天忿怒,無有喜時,當愛汝命,令汝不死乎? 所爲皆觸犯不當,如如,或故爲之,是爲自索不欲見天地日月星宿人民生口之屬耳。

天有誡書,具道善惡之事,不信其言,何從乎? 欲得見久視息視息,觀看呼吸。指活命乎? 中爲中爲,這難道是不如六畜飛鳥走獸有知邪! 是愚之劇,何可依玄玄,通炫。炫耀? 但作輕薄,衒賣衒賣,叫賣,出賣盡財,狂行首罰首罰,伏罪受懲處,無復道理。從歲至歲,不憂家事,遊放遊放,遊蕩行戲,殊不知止。思不出中中,內心深處,自不可久。此人亦因父母得生,其行反少義,不見盡忠孝、有順無逆之意。是天當置汝,使眼息眼息,視息,生存不死也? 死中有餘過,并及未生之子。念其作禍之人,雖以身行惡,而亡其年,使未生不見有筭筭,同算。活望作鬼,復死不足塞責,是惡所致,非乎? 何得自在而見活乎? 昨使昨使,向使,假使當出生者怨是,非過邪? 何爲妄言而久朗朗,聲音洪亮乎? 天下之人,何不自責而使過少,積過何益於人身乎? 但有不全人命耳! 不當思之邪,何爲自益禍乎? 是爲可知也。人居世間,作孝善得壽,子孫相續,復見尊官重祿,是不不,非。是不,這不是作善爲孝所致邪? 自無善而不顧後有患,此爲大逆惡人,更爲無等比等比,同輩。無等比,此指罪大惡極不休息乎? 父母生汝時,欲聞其善,寧欲聞聞,聽到惡聲聞聞,傳到老親耳邪? 兄弟相憎,未曾有樂時,各自責過負,而反自用不爲善,是爲不可久行,無益於天,無益於地,無益於人,無益於四時五行日月星之明。其人甚惡,欲何希望,不當仰視仰視,仰望。指向天求告邪? 以爲天不遣凶神司汝爲非乎! 不當自怪,所求所爲,既無可恃,但日有衰病死不

絶邪！天亦何樂殺汝乎？衆曰汝無有逋須臾之間，故殺之。或使遭縣官，財産單單，通殫盡，復續怨禍，汝行之所致，不乎？何怨於天而呼怨乎！俗人乃如是，欲復犯天，自理何益乎？久逋不祠祀，神官所負，不肯中謝中謝，悔過謝罪所解所負。解之常常，通當以春三月，得除日解之。三解可使文書省減，神官亦不樂重責人也，迫有文書，上下相推推，推究，推求，何從民人之言，貧困便止，不竟所爲乎？生時皆食有形之物，死當食其氣而反不食。先人自言，生子但爲死亡之後，既得食氣與比等與比等，和同輩相等，而反不相食，生子如此，安得汝久有子孫相視乎？亦當亡其命，與先去等饑餓，當何得自在？天官重孝順，當祠明白，何可所何可所，何所疑？死後三年，未葬之日，當奉禱賽，不可言地上有未葬者而不祠也，不食食，疑當作祠益過咎子孫，無傷時也，是爲可知當祠。常苦富時奢侈，死牛羊猪豕六畜，祠官浸浸，逐漸疎，後當見責，不顧有貧窮也，財産不可卒卒，通猝得，行復無狀，財不肯歸，便久不祠，爲責安可卒卒，通猝解乎？宜當數謝逋負之過，後可有善，子孫必復長命，是天喜首過首過，承認罪過。其家貧者，能食穀知味，悉相呼叩頭自搏仰謝天，天原其貧苦，祠官假假，寬容，原諒之，令小有，可用祠。乃責，是爲天所假。頗有自足之財，當奉不疑也。不奉，復見先人對會對會，當堂受審，祠官責之不祠意，使鬼將護將護，押解歸家，病生人不止，先人復拘閉拘閉，囚禁，祠卜問不得得，指卜得禍祟的原因。得，當用日爲之，天聽假聽假，準許給予寬限。期至不爲，不中謝中謝，悔過謝罪天，下地取召形骸入土，魂神於天獄考，更相推排推排，審訊追究，死亡相次。是過太太，同大重，故下其文，使知受天誅罰不怨，可轉相告語，可令不犯。先古已有書，犯者不絶。以以，同已棺未藏者，不可不祠也。今故延延，引，引導出文，因有心之人，書解其意。勿疑

書言，尚可得生籍。疑不行，死日有期。自消息，勿復怨天咎地也。行，書小息，念其後，思惟文言，知當復所行，復道之。

## 天報信成神訣第一百九十七

惟有進善求生之人，思樂思樂，想要報稱報稱，報答天意，令壽自前前，進步，上昇。目見天上可行之事，曰："亦奉行天之所化成，使見久生之文，變化形容，成其精神，光景日增，無有解解，同懈時。是有心志善、不忘天恩報施報施，回報，恩賜之士，何時有怨、解解，同懈息須臾之間！心自剋責，幸得爲人，依迎迎，當作仰天，得成就，復知天禁，使其遠害趨善，不逆神靈。見善從之，未曾不自責，時悔過從正。思念其意，常不敢自安自疑。念之爲善，曉天知天知，當作知天意，具足可知，亦無所疑。自責悔過，積有日數，既蒙福祐，承奉天化，使不見危。自知受天報施，何可何可，何所有忘須臾之間息間息，間斷，停息，恐神靈非尤非尤，責怪，怪罪所言，故懷悵然，未曾自息。貪進所言，欲承天意，恐有失脱，故復洗心易行洗心易行，徹底改變自己的思想行爲，感動於上，欲見昇進，貪慕其生，實畏短命之期，恐久不久不，疑當作不久見於天地，竭力盡忠，思其誠心。數聞神言，不見其人，心内不自安；常齋齋，當作齎惶懼，日夜愁怖愁怖，憂慮恐懼，不敢自安。用是之故，不敢廢善而就惡施惡施，惡行。人皆得飲食，仰天元氣，使得喘息，復知人情，自知受天施恩，輒當報謝，何有疑時？天生人精，地養人形，使得長大，使得成就。見天書戒戒，同誡，視其文辭，不戰自慄不戰自慄，畏懼的樣子，何有負言？心常怖悸，何有安時？唯天大神，時哀省原，數見假貸，心知不以時不以時，未能及時報大恩，唯大神使見覆覆，蒙受哀，久見常在生氣之中，久活前年之壽，不敢忘大施之分。恩貸畢足，不敢解解，通懈忘須臾之間而背恩也。

唯大神成之,使見天神,與其語言,思聞復戒。重天所言,唯蒙有報,乃敢自信。”大神報有善心人言:“天君常愛是有心善之人,於天有用輒進。自今自今,如今有心善之人自陳前,以達白天君,承用所舉,聽勿疑。必當如前所言,是自天君所敢敢,肯,能够前也。歲月垂至,努力信天所言,天亦信有心善之人,自不在俗間也,簿文内記,在白日昇天之中。義不相欺,天君欲得進善有心,不違言。是其人也,諸大神自遥見其行,雖家無之日,前以以,同已有言,宜勿憂之。常念與天上諸神相對,是善所致也,宜勿懈倦也。”有心善之人言:“生本無昇進人,期心期心,心中期望報大神,求進貪生,欲竭所知,何敢望白日昇乎?舉選舉選,選拔,挑選當得其人,生不敢當之,恐見爲見爲,被大神所非。蒙恩自僥倖得寵,爲得恩分畢足,但惜未及重報施,唯大恩假忍假忍,寬容蘇息蘇息,休養恢復,喘息之閒閒,當作間。”大神言:“前比白生意,進之天君,輒言有心善意,是其人也。天君自欲親近之,不使有疑也。恩施不在大神也,何須道道,説,談及報乎?宜復明所知,必爲有報信,心謝謝,謝罪悔過懇惻而已,必使諸神相護,不令邪神干之也。致致,當作故重慎所言,以善爲談首。書意有信相與,要不負有心善進之人言也,天自日夜使神將護將護,護衛,保護之,餘無所疑。相命沮觸沮觸,詆毁冒犯之書,必先人承負自辭,勿用爲憂。”有心志善之人言:“本性單微單微,卑微,久在俗中,恐不能自出自出,使自己超出俗世之間,慕大神之恩寵遇,使見温,誠自知。唯大神白天君,纔使在不死之伍中,爲何敢望白日乎?”大神言:“天君信有心進善之人,教無有二諾,無所狐疑,是自天君意也。雖念家不足,飢寒並至,自有天厨。但仰成事,神自師化其子,無無,通毋以爲念也。”“生主受分之後,何時忘大神所言乎?憂不成耳。不敢失大神,枕席枕席,睡眠中常在心鬲,不敢解解,同懈

也。"大神言辭乃如是："天君知者，善自得善，有心自得天君心意。前白事見天君，天君勑大神言：'前日已白此人，當升之日，勿令失期。'竟，有符在心前徹視，神自語爲信，變化以以，同已有日期，但日夜念之勿懈也。"生言："受勑之後，何敢懈邪？唯蒙成不？"大神言："須書有符，自相見也，不憂不得天壽也。不但大神邪，諸神皆言善。是有心之人，諸神憂之，但仰成辯辯，說理明白清楚而已。"生言："是大重，如使如願，必親心恭而已。"大神言："是亦其人願，所當承心而言。天君重其家家，同類，部屬，使無入大過，承負輒解之。勿信神象卜工之言，是卜不能有所增減。欲度活人者，要在正神。雖有小神之疎，上自解之，亦勿狂爲不當所行也。是自有心有道之人所知也。且各爲身計，信天言，天自不欺有心進善之人也。雖知惠常念，無有忘時。聞邪神自下，無有心志之人持身不謹，復念非常，故邪下之，使不安或惡，會無成功。此書亦不信惡人，惡人亦不信此書。會有效用有報，得報信之後，乃爲可知也。今當有信，知進善之人書，神自欲見報信。得用不信，無有心進善之人欲所得也。行，書辭已可知，見信有驗，亦自不久。""何以明之？""其人自樂生者，天使樂之，是天報信。其人必化成神，必以白日不疑，日自輕、食日少爲信，精光日益親近其人。是信也，明之明也，且勿有疑。"生言："見誡受勑，請如所言，思惟念之，不敢懈有忘也。雖生素不知，會見之後，益親無異。"大神言："善，善亦當惠成名，宜卒竟其功，是神常誡也。書語雖多，重生道，故多耳，勿怖之也。語且有止，各還有言。"有心志念念，楊釋作善之人言："唯唯，不敢有忘也。"

## 有功天君勑進訣第一百九十八

惟思古今有大誠信之人，各有效用，積功於天，乃敢自前。動

作止進,未曾有小差之惡,常懷慈仁之施,布恩有惠,利於人衆人衆,衆人。不有失小信,而不奉承天地,隨四時五行之指歷指歷,運行,助其生成,不敢有不成之意,而自危身令不安。故自剋念過負,恐不解除,復爲衆神所疏記,而有簿文聞太上也。以是故敢敢,不敢有安時也。今古相承,善惡相流流,流傳,散佈,何有絶時乎? 故自沈靜沈,同沉。沈靜,靜處修道,未嘗有懈,而忘天之所施爲也。但自念求德之人,以心自況。見人有善心,爲之欣然;見人有惡心,爲之惶懼。想天神知之,各有所進。復自惟念:"本素生於俗間,心常思樂思樂,想要,嚮往大化,貪慕生道,去離死部,戀牢精光,貪使在身,使自相愛,心乃可安。不者恐見見,表被動不在常見常見,指長生之中。唯諸天神,時原不及,教其進退,當承天意,不可有失而小不善聞於太上之君耳。故因諸神求知曠問求知曠問,請教各方面的問題,唯蒙不逆,使不見疑。爲受一子子,指弟子之分,勢不敢有忘絲髮之間。唯原省念所言,思見天誡,以成其身,不使陷危。是諸神寵恩之日,不敢有休息,而不自念報重之大恩也。"諸神未白,天君聞知,被遣被遣,派遣當直直,同值之神,承教見之:"其人言所動摇云何?"具問其意,使諸神問之,還白日日,王校作曰,言:"中和之民,自道道,同導善行,積功日久,貪慕久生。自薄,説常自垂念,恐有愆負,未嘗有懈息之意,爲諸神道其功効。"諸神使白,各且相謂曰:"此有功効德人,自於中和中,念當報天大恩,積行爲善日久,欲因諸神,自道功德。各懷狐疑狐疑,疑惑,不敢進白。""天君常屬屬,同囑諸神,見信有功於天,有者進之。而諸神占觀占觀,觀察其行日久,何故不白?"諸神皆懷懼而言:"本素不知此人來,恐不大精實,且各消息消息,斟酌,考察其意,不知天君聞之。"是諸神各無所主正,見善有功之人,而不時白道之。使者遣使神考,積其行大有功。是諸神各爲

無狀，各無有功善，而齊外心外心，異心，不純正的思想，以爲天君不知。諸神各解解，辯解辭令，自何用者？有益而已，各自安乎？謝謝，謝罪，認錯諸神，各以識識，王校作職事免冠謝，言："小神奉職，各平盡忠誠之心，而得問是罪，無狀，待死於門。"天君出教日日，當作曰："且待於外，須勑諸神伏地，自以當直危立也。"教日日，當作曰："勑諸神言，天君欲不惜諸神，且未忍相中傷，教謫於中和地上，在京洛十年，賣藥治病，不得多受病者錢。謫竟，上者著閭曹，一歲有功，乃復故。"諸神見天君貫貫，楊釋作貰不死之罪，纔得薄謫——誠自知過失，自以摧折摧折，受打擊，不望其生——不忍有中傷之意，復以事謝。天君言："告謝曹吏便下，勿稽留時，使神行卓視卓視，從高處監視之。"曹白："使遣下如天君教。"天君勑曹，復告大神："視視，通示其文辭，令諸神見之。"曹以文傳視視，通示大神，下所部，各順其職，見有功善貪進之人當進之，前有事具白可知。天君勑大神曰："輒早早，當作卓觀此人，與使神語言相應與不也。"大神曰："被使往視其人，積其日數，視功效。"還白："日被勑教，視中和有功人，還白如使神言。"天君亦如是。有功之人，而諸神所部不時白，天君覺知，乃道其意，是不勉邪哉？得簿簿，通薄謫於中和，自今以後，可以爲誠。有功不白，天君聞之，受罰，自身之謫。各慎職，遣神導化其人，使成神，增其精光，爲視簿籍使上，無者，著其姓名上之。大神受教還於曹，視簿，案其姓名，有此。白言："曹文書有此人，請案天君内簿，知相應與不。"天君出文視之，與外書同。勑便上。大神言："不齊年滿未，請還諦諦，詳審，細緻案之。"天君謂："大神安置耳目，而不盡視之，而言還案乎？"大神以職事謝。天君言："趣趣，通促案疾還。"大神則案，其人年已滿："失脱不白，無狀無狀，不像樣子。指言行乖謬有大過錯，當坐，伏須辜誅。"天君言："且冠視職，復勿懈。

因召其人上之勿失，其效小職，知所致奉功。""唯唯。請如天君出教。""諾之，大神且上其人，署小職，觀望觀望，觀察其行。""日月尚淺，請復復，通覆，檢驗情實。有大效信，真有缺者，署之補缺處。"天君言："當知知，當作如大神所白，勿有懈意。"大神言："唯唯，請使使神往卓視之。"天君言："善。"

## 不用書言命不全訣第一百九十九

惟天上有聖明之人，皆有部職部職，職掌，主管的事務，各盡忠行，不負於上，各盡筋力所爲作，亦不失意。皆豫知天君所施爲，常傾耳聽，欲知其意，常視儲儲，當作諸曹文，部別令可知。顧顧，衹是君呼召無時無時，没有確定的時刻，不敢私出，公事乃行，輒關意關意，注意，放在心上相白，乃敢出。所周所徧，被敕當所案行，不敢留止須臾之間。奉功私乃敢有所言，誠相歸，自不敢施私。所不當全其命，不惜晨夜而自責，常恐有無牢之用。各自該理其身，欲副太上之意，何時敢懈，恐失其宜。效日自進，不須神言，乃而欲自成，欲得久視久視，久活，與天上諸神從事，無有大小，皆相關知關知，關心問及，可承行不。義不自專，恐有嫌疑，動輒相聞，何有息時？所以然者，人各有志，各自有所念，各有所成，其計不同。各有所見，各有所出生，各自欲有所得，各知其所，心乃了然。是曹之事，要當重生，生爲第一，餘者自計所爲。生氣著人身，皆不相去，相守相成，神亦貴得其名，變化出入，無孔之中，小大自在。俗夫之人，不見神形容，神神自相知，形容皆氣所成，何有不就者乎？大神小神，精光增減，輒自有差。其壽增九九，疑當作久，輒有其年。大化行善，壽亦無極，上則無上，下則無下，出入無間、無表無裏，象如循環，欲止自止，欲行則行，呼吸成神，光景榮華。上下有期，得當行便以時

還。亦不可自在,迫有尊卑,各相爲使,各有簿領簿領,簿册文書,明文規定,各有其職,宜有其心,持志不遠,明其所爲。各見見,通現其功,各進所知,無有所私,動輒承教,不失教言,而精進趣志,常有不息,得勑乃止,是生神之願。輒有符傳符傳,符信,古代官方發放的用於證明身份的憑證以爲信行,諸所案行。當所稟食,勿過文書過文書,超過文書的規定,隨其多少。天上傳舍,自有簿領,不當得止者勿止。是天君常教勿妄,恐守傳之吏以威勢威勢,威嚴和權勢。此指濫用權力也。官有尊卑,不可彊詐稱大位大位,高位,高官,而稱稱,疑衍久止傳舍。吏輒受天君勑,有過傳舍,上其姓名官位所屬,不得有隱欺隱欺,隱瞞。天君亦自知之,何得爲相私?明各如其平平,正常,實際,乃得上。不用令勑,簿書數上,是復亡失精光,其壽損減。是爲可知,宜當慎時,無無,通毋敢自從,而不承上之教也。天上之神,更相案舉案舉,監督檢舉,亦無息時。後進上下下,疑衍人當知是禁,聖明之人自不犯之,恐後進上之人不見其戒戒,同誡,故天下文使知防禁。是天君大恩,恐有犯者,是天君欲成就善心之故,視視,通示其文,并語俗人。俗人雖少知,中和之間,各有禁忌。文書,天下中和民間、道上佃夫、阡陌聚社、廬宅官舍、門户井竈,刑德各主其事,不可有惡。此略:有惡復見疏記,簿簿,記録在簿籍其姓名,積衆多,聖明理理,審理之,事更明堂,天君得知,復減人年,上上,高,嚴重至死亡。可不慎乎?數下此文者,後生之人,不信前言,故復因有知慮之人、不犯禁者出之,令俗間知之。而而,通如不用書言,命不可得全也。惡籍累積日多,少有減時,故先命勑書誡,勿使相犯,犯之命薄,不疑也。當順書言,小過尚可救解,大過安從得貰乎?誡文非非,不止一卷,宜當重慎。重慎天文,不可自在也。有知之人,少有犯者,時有失脱失脱,失誤,疏漏,天亦原之,不著惡伍。爲惡不止,與死籍相

連,傳付土府,藏其形骸,何時復出乎?精魂拘閉拘閉,囚禁,問生時所爲,辭語不同,復見掠治,魂神苦極,是誰之過乎?同從人生,何爲作惡?行各宜善自守,天稟人壽,不可再得,作惡年減,何有相益益,增加時乎?此時當所主,天君取信,不敢脱脱,遺漏人惡行,令得久生也,爲不知不知,疑當作知不乎?書前後相戒者,既既,疑當作冀民不改改,當作犯,令人欲盡年耳。不欲爲善,自令不全,亦奈此人爲惡不止可可,楊釋作何?書辭小解,且念其後,如有不備,乃復念之。

## 大壽誡第二百

惟有志之人,心不迷亂,奉天之化,當所師導師導,傳教引導,各使從其願,乃爲隨心。衆萬二千物皆生中和地中,滋生長大,皆還自覆蓋,蔭其下本根。其花實以給身口身口,身體和口腹。給身口,供人生存需要並調理口味,助其穀糧穀糧,主食。助其穀糧,指作爲副食,佐食,使有酸鹹醋淡自在。化水爲鹽,使調諸味;以豆爲豉,助鹽爲味,薄厚自恣。菜茹衆物,當當,適合入口者,皆令民食之。用其温飽,長大形容形容,容貌。此指成人的容貌,子孫相承。復以六畜不任用者,使得食之,肥美甘脆之屬皆使食。是天使奉職之神,調和平均,使各從其願,不奪其所安。是布恩施惠民,非乎?奈何天所施而不求報乎?天何時當求報施報施,回報乎?但平民受大恩而不歸歸,歸順,歸依相謝,故求之耳。天食精華氣,自然不必須民報謝辦辦,置辦,置辦的東西。報謝辦,謝神靈的供品也,貴其意耳。而反不念天氣所生成,令得食之。是民中有知不報乃如是,自以職當職當,本份適宜(如此)。天使奉職之人,案行民間,使飛蟲施令,促佃者趣趣,通促稼,布穀日日鳴之,使民用其言,家無大小,能食穀者晨夜盡日

相勸,及澤布種,天爲長大,時雨風摇枝葉使動,成其身,日滿當熟,以給人食,恩不重邪?從歲至歲從歲至歲,年復一年,何有極時?而反齊不作孝順,有逆之心,何益於天?此疑脱:天久養惡人,使見可食之物乎?中爲中爲,這難道是天無所知邪?何爲當久養不孝惡逆之人乎?故置凶神隨之,不孝惡逆之人移移,去除,令人重禁,罪至禍重,不見貰時。想民當當,面對如是,何爲犯之,自致不壽,亡其年命乎?不當視孝善之人獨得壽、有子孫乎?善惡當相比比,並列,等同不?壽與不壽爲有比不?生之與死當相懸懸,懸殊,差異巨大不?行作善,有孝慈,使各竟其年,或得增命,子孫相次,無中夭時。天用是爲善孝之行所致,不當比之邪?何爲作非邪非邪,罪惡行爲施於人乎?天甚憎惡之,輒使絶命,子孫得咎,是惡所致,欲何所望。天喜善人,不用惡子。宜思書言,其文具足,可以自護,必得天福。可無無,通毋久苦自愁,令憂滿腹。復有憂氣結不解,日夜愁毒大息大息,太息,長長嘆息,念在錢財散亡,恐不得久保。疾病連年,不離枕席,醫所不愈,結氣不解。計念之,日夜羸劣,飯食復少,不能消盡穀,五藏藏,同臟不安,脾爲不磨,是正在不全不全,不能保全之部。短氣,飯食不下,家室家室,家人,家庭中的其他人視之,名爲難活。有錢財家,頗有儲侍侍,通偫;無錢,財産殫盡,内外盡貧,不能相發發,發喪,死命以以,同已至,不見棺木,畢畢,全部。指整個屍體埋土中,須治生有錢財,乃當出之。相貧之家,財去人走,何時可合?家室分離,不能復相救,遂不見棺木,爲無棺槨之鬼,浮遊無家,亦無復食食,使……食,供祭之者。死爲鬼,餓乞求食,無有止時。是惡行所致,而不自知,亡失宗族,嗚呼痛哉!死無所依。是過積禍之人,自致無門户門户,家族,家庭後世,天甚復傷之,故使復有遺腹子,未知男女。兒生未大,母去行嫁。至年長大,問其疎親:“我父母何在?”

親言:"汝父少小少小,年輕,父母不能拘止拘止,管束,輕薄相隨,不顧於家,劫人彊盜,殊不而而,通能自休止。縣官誅殺,遊於他所,財產殫盡,不而而,通能來還故鄉,久在異郡,不審所至,死生不可得知也。諸家患毒,親屬中外中外,同姓和異姓的親戚皆遠去矣。汝母懷妊時,見汝生有續續,後嗣,心中復喜。家長大人家長大人,公公婆婆,對兒媳婦而言,無所依止依止,依靠,貧無自給,使行事人事人,婦女出嫁。此指改嫁。隨夫行客行客,離家外出,外出謀生,未有還期。"遺腹子言:"人皆父母依仰之生,我獨生不見父母。"至年頗頗,略大,問父所在。人言:"汝父行惡,遠棄父母,遊蕩他方,死生不知,所在無有往來者。聞言已死,不知所在。父母憂之,發病不起,遂不成爲人不成爲人,成鬼。指死亡。財產殫盡,外內盡衰,咎在餘親希希,同稀疎,素無恩分。"不直不直,不僅仰天悲哭,淚下沾衣,父有惡行,自致不還於處處,本處。此指家鄉,身自過責,無有解解,同懈已。時以行客,賃作賃作,傭作,作雇工富家,爲其奴使。一歲數千,衣出其中,餘少可視視,留存,積十餘歲,可得自用還故鄉。招藏招藏,找尋我父,晨夜啼吟,更無依止依止,依託,依憑。歸宿,甚哉痛乎!父時爲惡,使子無所依止,淚下如行,自無乾時。天大哀傷,常使彊健,治生有利,使取妻婦妻婦,妻子,復有子孫,心乃小安耳。復爲其子說之:"我父行惡,遠在他鄉不還,時往人去者,卜工問之,殊死生殊生死,斷絕生死的消息,不知是生是死,不知所安所在,招藏之有歲數。去行治生,天哀窮人,使有利入利入,獲利,收入,頗有少錢,因求婦相助治生,因有汝耳。我疾疾,痛恨我父少小時爲惡,故誡汝耳。從今以後,但當善耳,勿效我父遠之他所。故復思我過,天哀我耳。汝努力心爲善,勿行遊蕩,治生有次次,順序按自然節律,勿取人財,才可足活耳。各且相事,無無,通毋安飲酒,講議是非,復見失。詳思父

母言，可無所咎。天上聞知，更爲善子，可得久生，竟年之壽。爲汝作大作大，長大，以是爲誡。"諸神聞知，上白於天。天令善神隨之，治生有進，財復將增將增，大增。將，壯，大，生子遂健，更爲有足，是天恩也。春秋節臘，輒奉天報恩，既不解解，同懈，努力爲善，自得其福。行慎所言，復自消息。天神常在人邊，不可狂言，慎之小差，不慎亡身。見誡當責身，勿尤尤，怪罪他人也，此戒戒，同誡可知也。欲得大壽者，勿失此戒戒，同誡言。

## 病歸天有有，據《敦煌目録》當作省費訣第二百一

惟人居世之間，各有所宜，各有所成，各不奪其願，隨其所便安便安，便利安適，適宜自在。所喜商賈佃作，或欲爲吏，及所所，適合，可以做醫巫工師，各令得成，道皆有成，以給民可用可用，所用。是天師化師化，教化，何有不就？使自給口。當念奉天所行，恩分之施，四時之報報，報謝神恩的祭祀，皆使不絶，香潔而已，是爲報天之恩。行善日久，神靈所愛，是善行所致，何有不從者乎？故天常爲其上爲其上，處在他的上方，司司，通伺人是非，使神往來，知人所爲，善惡輒白，何有失者？知知知知，知道的知識少，以爲不然，故天爲視視，通示其影響，使聞音，以是爲效，風雨遲疾，皆使可知，何有疑者？動作輒異，文墨相承文墨相承，隨之記録，亦不失其法。人亦當知可不，安得自恣而不順天乎？天親受元氣自然，從其教令，不敢小有迸之意，恐其有失。而民所爲，功功，疑當作動犯天法，不避羅網是爲，故天命以自誡誡，同戒，爲爲，何爲當久生可與善人等也？中爲人得自在邪？故使神隨惡行人之後，司司，通伺其不當，所爲輒以事白，過無大小，上聞於天。是自人過，何所怨天書！書有戒而不用，其行得病，乃惶，豈可免焉？誡民之愚，何益於天，使神勞心煩苦。

醫巫解除,欲得求生,不忘爲過時!當爲惡時,乃如是,何不即自悔責?已病乃求生,已後後,遲,晚之,多亡。所有禱祭神靈,輕者得解,重者不貰。而反多徵召徵召,徵求訪尋,呼作詐病之神,爲叩頭自搏,欲求其生。文辭數通,定其死名,安得復脱?醫巫神家,但欲得人錢,爲言可愈,多徵徵,索求肥美及以及以,以及酒脯,呼召大神,從其寄從其寄,向他(大神)托付,精神致,當脱汝死名籍;不自致,錢財殫盡,乃亡其命。神家求請,滿三不下,病不得愈,何爲復請?事禍必更有禍,責責,責罰,懲罰在其後。邪神稱正神,狂行斬殺,不得其人而殺之,咎怨訟上至天。天君爲理之,殺事神之家事神之家,事神之人,即神家。供奉某些神靈爲人驅邪求福的人,子孫坐。爲病者求福,欲令爲求生,呼召不順,反受其殃。事邪神之家自言我神我神,自己供奉的神正神者,教其語。邪神精物,何時敢至天君之前,而求請人求請人,爲人求請乎?但费人酒脯棗饊棗饊,用棗子和米飯做成的食物之屬。得病,反妄邪神之家,得愈者,謂在不死之伍中。事未上過上過,在天君録籍中記録過罪,可得蒙愈,此天自愈之,邪神之家何得名之,而言多愈人病乎?而責責,求,索求人肥美。見邪神所爲,則召令上之,考問藏藏,同臟。非法的收獲罪。藏藏,同臟多罪大,便見不活。事神者,神不往來,人復不中中,正,精神日竭,是邪神自其殃。神家得邪神餘物,以給家口,肥美好衣,自以可久。神嘗嘗,楊釋通常坐之,何望得活而壽乎?受神藏藏,同臟多,不可復貰,并亡其子孫。反言其過過,誤殺我子孫,或身亦望,久久久久,久後亡户亡户,滅門。户,門户,指整個家庭。人日當自正,可勿咎天。今世之人,行甚愚淺,得病且死不?自歸自歸,自己歸順於天,首過自搏叩頭,家無大小,相助求哀。積有日數,天復原之,假其日月,使得蘇息;後復犯之,叩頭無益。是爲可知,努力爲善,無無,通毋入禁入禁,犯

禁,觸犯禁律中,可得生活竟年之壽。不欲爲善,自索不壽,自欲爲鬼,不貪其生,無可奈何也。行,慎所言辭,樂知餘者,自計勿枉所爲,有病自歸於天,可省資費,無爲大煩。反舉家怔忪怔忪,驚恐不安,避舍遠處,當死之人遠何益?凶神隨之,當可得脱不乎?愚人爲行乃如是,寧能使命在不死之中?可勿避也。舍舍,房舍不殺人,家自衰耳。天神在上占之,欲何所至乎?中爲不知汝處邪?且慎所言,天致致,通至,極愛人,欲使人生,何時欲害殺人?故施禁法,使人不犯之耳。而而,通如自犯之,壽命從何得前前,上進,增長?當思之思之,復念書言,可無無,通毋自疑。書復小止,止後念之,當所道説者,復道之。

## 不承天書言病當解謫誡第二百二

惟念俗間之人,甚獨甚獨,特别愚處處,當作劇,不念作孝順事,而爲反逆。不承大大,王校作天書言,而苟自薄。與人既無善,而惡數聞。處處,當作劇者致災,中者衰落,下者見病,無有休息休息,止息,停止。是爲惡施於人,令咎不容。無有施恩之意,日夜行侵剋善人,令使自怨。無有善意相待,而反自策策,謀劃,陷人入罪名,使得有刑罰,高至死亡而訣。其主有財之家,能自解酒解酒,用酒化解,請人喝酒化解罪名。龍譯説:酒,通救;無錢觸法,教吏呼召,亡亡,通無費解之,齎家所有,皆有價數價數,價值,乃爲解之。分半自得,以給家口,美酒善肰,恣其所得。於意乃可,不知人當從傍平平,通評之。所爲惡也,自以可久,而與人等,縣君嚴者,使人司司,通伺候。效功之吏,當有報應報應,酬報,獎賞,晨夜司司,通伺之,欲得其爲惡爲惡,犯罪的證據,主主,主管的人默疎等輩爲誰,逕至門閤,内内,同納刺合牋,道其姓名。爲吏受邪受邪,接受不正當的禮物,簿主爲間人間人,

在内部刺探消息的人,道其短長短長,好壞,消息,酒肉甘肥,常不離目下。君得牋書,默召其主,爲置證左證左,佐證,證據,使不得詆。罪定送獄,掠治首臧臧,通贜。人復言之,并加其罪,聞聞,傳聞,此指傳聞的罪行也要勘治亦然。錢財小故,不自努力周進周進,循序漸進,治生有利,而反賣舌賣舌,透露消息,泄密於人,相陷罪名,是正惡,何復久生?長吏長吏,長官所疾,令不得生,是誰之過乎?皆從惡弊人出。父母愁毒,宗家患毒,爲行如此,亦何所望,而欲得久視息哉?主作禍罰,而望求生,此爲何人?天從上視之,言不可久忍忍,容忍,下文於主凶惡之曹,遣吏從惡鬼,佐助縣官治無狀之人,使入死法,不得有生之望。是皆貪非一家之財,以自增益而坐之,得罪定死乃休,無續世之人,乃使先去者不見享食,是汝過非?從今以往,後生之人,見誡當止,乃小活耳。不者,定在死伍之中不疑也。慎之小差,可無無,通毋相怨。人命不可再得,人皆如是,何爲不從禁從禁,遵從禁律乎?無狀之人,結客合伍,劫取人財,其主主,寄寓,預示不全。縣官未得殺汝,天代誅罰,上自滅户,下流子孫。用是財故,而反不生,是計何一不純?故數出此書文者,貴此不犯耳。今續犯之尤處處,陳增岳作劇,故令死亡者多,天甚患之。故見其人,有心知知,同智者,自不犯之。今世俗人,了不可曉,視其壽書,而不用其言,以爲書不可信用也。不當見不當見,不見神仙之人,皆以孝善乃得仙耳,其壽何極!且詳所言,同出辭言,可令好;所爲出惡,自令得各各,當作咎。書前後之戒戒,同誡者,但欲使人爲善,不犯法耳。何時相枉乎?宜往念思著於五内,令可奉行,勿非尤非尤,怪罪於天也,非之無益,更相令過重。慎勿有所恨,行自得之,何怨咎?努力從善,乃可爲人耳。行當自惜,無無,通毋爲鬼所咎,爲知不乎?宜各自明其計,勿自逐逐,追隨非,没命不足塞責塞責,抵罪。殃禍所歸

者多,怨憎何有止時?持心不密,但空言,無益世間之用,愁毒於人,復何用相明,使有和順乎?自以爲賢,以化他人,爲不肖,不當自況。俱生爲人,無所照見照見,曉知,問之,無有相明之意,是曹之人,皆如六畜,但口知臭香衣好,禮跪起不可法則。常有不録不録,不檢束,不守規矩之心,見比鄰老人,犯倨不起;閉閉,當作閃,窺視人婦女,議相刑刑,通形。相形,容貌,別其醜好,此爲惡人。無所事作,端仰成事,口駡呪詛,以地無神,更相案舉,自可而行,不念後患將至,不及相救。救之已晚,何益於事?但爲煩苛,終可見理,何以自明、解其所負衆多?人所非,作禍不止,久至亡家,後無子孫,不見其壽,冤哉此行,亦何可久?太平之書,令下可順其上,可得長久,不者失命,復見難治治,陳增岳作活。令令,當作今世俗人亦自薄恩,復少義理。當前可意,各不惜其壽,縱横縱横,放肆不循規矩自在,以爲無神。隨疏之者衆多,事事相關,及更明堂,拘校拘校,收集整理前後,上其姓名。主者任録,如過負輒白司官,司官白於太陰,太陰之吏取召家先去人,考掠治之,令歸家言呪詛逋負。被過被過,蒙受罪過,負罪行作,無有休止,故遣病人病人,使人生病。病人之家,當爲解陰解謫,使得不作,謫解得,除之;不解其謫,病者不止,復責作之,既不解已。以爲不然,觀其所行,皆有其人,多與少耳。是爲可知,復慎其後,勿益其咎,乃爲有知,可使無咎,無知自已。患福之間,未曾休止。各慎書言,不須相負,難爲記疏。神不休止,想人知人,而而,通如故爲耳,是不善,故故,歸罪,降禍之也。固善得善,惡自不壽,何爲有恨?自得之耳。下順其上,可無惡子,爲知不乎?戒之戒之,可令小息。書難爲文辭,法令開張開張,闡明,宜不犯耳。書復小解。復有小不定文者,詳念其後,但令可知。慎之慎之,小事致大。文復復,通複重,故小息耳。息後有言,復陳説之。

# 爲父母不易訣第二百三

惟有善行之人，自不犯天地四時五行日月星辰諸神之禁，畏其所施，恐犯之，輒有上姓名，以故自欲爲善，行孝順之義。天地禁書，故不欲令民犯之者，欲令民充盛，何時欲令藏藏，入土，死亡乎？設施設施，措置，籌劃安排當生之物，使得食之，何時欲使相危乎？人自犯耳。故善人無惡言者，各有其文，所誡所成，分明可知。善自得生，惡自早死，與民何爭。故置善人文以示生民，各知壽命吉凶所起，爲道其誡，使不犯耳。行善之人，無惡文辭文辭，記録，天見善，使神隨之，移其命籍，著長壽之曹，神遂成其功，使後生之人，常以善日直直，同值天王相下下，降生，出生，無忌諱。先人餘筭筭，同算并之，大壽百二十。其子孫而承後得善意，無有小惡，亦復得壽，白髮相次，子子孫孫，家足人備，亦無侵者，佃作佃作，務農商賈，皆有利入利入，收獲，收入，爲吏數遷，無刑罰之意，善所叔叔，陳增岳作致也。人不能傚效，反倨笑倨笑，傲慢地嘲笑之。是善人之心行自善，有益於人。見人窮厄，假貸假貸，借貸與之，不責費息費息，利息。人得其恩，必不負之，小有先償，酒肉相謝，兩相得恩。天見其行，復善之，使其出入無干犯之者。行善之人，天自佐之，不令逢惡，是行所致。其餘爲不善之人，欲望坐得壽，復有子孫，是爲不分別，故天別其壽。殊能行天上之事，與天同心志合志合，當作合志，可得仙度，録上賢聖，精神增加，其壽何極？故言善不可不爲，亦人所不及。故天重有善人，愛之，不欲使有惡也。善惡之人，各有分部，何得二千乎？故天書辭具，自可知也。善者善之，惡者戒之，欲使不陷於危亡之此疑脱：中，失其年耳。是天報，善增其命，惡者使下不成人，是亦可知也，何爲有疑乎？人從生至老，自致有子孫，各令長

大成就,在所喜隨使安之,無無,通毋逆其意,各得其宜,乃爲各從其願。爲人父母,亦不容易,子亦當孝,承父母之教。乃善人骨肉肢節,各保令完全,父母所生,當令完,勿有刑傷。父母所生,非敢還還,回報言,有美輒進。家少財物,賖賖,王校作俅,順服恭温柔而已,數問消息,知其安危,是善之善也。鄰里近親,盡愛象之,成善之行。見有凶惡之人,不敢與語言,恐相反也。相反之後,更失善人人,王校作入惡,天復憎之。故皆自重,惜損其子孫,慎無無,通毋犯禁,使家不安。不但不安也,并及家親家親,父母,内外肅動肅動,緊張震動,更逢縣官,亡減財産。故令自慎,不違書言,能親安和邕邕,無有二言,各自有業,各成其功。是大善之人行,天必令壽,神鬼祐之不敢失。四時所奉進,各有差序。市價價,通賈,賈取好,不爭價直直,同值。所以然者,夫有所奉進,皆有精神,隨上下進退,小異不潔,輒有文墨文墨,記録,不有失。故順所賈所道,乃爲恭敬。神靈必喜,上白司命,祠官各部吏安安,通案行,或自行,見其潔香乃享食,食後,大大,同太曾五祖乃於處食,食必歡喜,家遂富有,子孫皆善,無有惡子。郡縣聞之,取召使爲有職之吏。輒轉入府,府有有,通又署顯職。州復聞知,辟召親近親近,長官近旁的人,舉廉茂才,是善所致也。行自得之,其位必至。是亦相禄稟命所得,明其爲善之徵,惡不過其門。天上諸神皆言,是行尤善,但未知天意耳。故使善文善人,記其竹帛,使後生令得貪進遂善,家世世有榮,子孫不離朝堂,帝王愛之,常在善職。是功自然,皆其福所致也。故有善者,當法此書,言取信驗,不空言也。

右天上説孝以止逆亂、却夷狄令下順從易治。

# 太平經鈔庚部(補卷一百十五)正讀

## (神書青下丹目決第二百四)

吾書中善者,悉使青首首,後漢書襄楷傳注作下而丹目目,題目,標題,何乎? 吾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正正,王校作心,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吾道太陽仁政之道,不欲傷害。

## (苦樂斷刑罰決第二百五)

"請問,今太平上皇氣具至,天土土,王校作上理何所先後,豈可聞乎?""今天上爲法也,樂者順之以樂,苦者順之以苦,天上之爲法如此矣。乃太平氣至,故天上從從,同縱其樂,以順奉之,大急急,危急,把……當作危急的事兵杖而斷刑罰。地上亦然。樂者,陽也,天之經也;兵杖刑罰者,陰也,地之怒也。陰興必傷陽化,今太平氣至,乃天與神兵共治,故斷刑罰兵杖爭訟,令使察察察察,清楚,明白,萬世不復妄也,皆如日月,不可久蔽藏蔽藏,隱藏,躲藏,隱瞞也。元氣自然樂則合,共生天地。此略脱:天地悦則陰陽和合,風雨調。風雨調,則共生萬二千物。凡物樂,則奇瑞應俱出,生萬物之應,精上著天,三光更明察察也。三光樂而合,則四時順行,春樂生,夏樂長,秋樂收,冬樂藏。四時樂喜,五行不逆,則人民興。人民興則帝王壽,帝王壽則凡民樂,凡民樂則精物鬼邪伏伏,逃匿矣。精邪伏,

則無夭病死之人。無夭傷人,則太平氣至矣,萬國不戰鬥,盜賊貪猾貪猾,貪婪狡猾的人絶矣,天地六萬萬,王校作方神俱樂喜也,天地真仙人出。天地真仙人出,則正氣悉見見,同現,而邪氣悉藏,惡人悉坐坐,閉門安坐自思矣。善人行矣,神人筴筴,同策書盡出,而邪僞文亡矣。人莫不悦樂喜,陰陽和合同心爲一家,傳相生,凡事樂者,無有惡也。凡陰陽樂,則生之始也,萬物所受命而起也,皆與人相似。男女樂則同心共生,無不成也。不樂,則不肯相與歡合歡合,交媾,交配也,怒不樂而强歡合,後皆有凶。今吾之文,纔舉其大綱,見見,同現其始,以樂化之爲不善,安可勝記也?已知樂之善,未及不樂之禁,復爲開其綱紀。恍恍,同恍惚不樂,不肯并力合心,而共生元氣,著自然也,元氣自然不樂分爭分爭,爭鬥,不能合身和德,而共生天地也。天地不樂,陰陽分爭,不能合氣四時五行,調風雨,而盛生萬二千物。萬二千物不樂爭分爭分,爭鬥,多傷死,其歲大凶。凡事不樂爭分爭分,爭鬥,三光爲之失明,帝王愁苦,萬民流亡也。善氣蔽藏,惡氣行也,正神遠去,鬼物興也,萬物人民夭死,無有年年,收成也。萬二千國分爭不樂,刑罰大起,兵革揚揚,興起也,樂斷廢也,則刑大起,六方不和,則日日凶也。天氣不調,正從此起,而人不知其所由,反歸過歸過,歸罪,推卸罪責以罪上,而責帝王。不得其大過,反下責上,盡逆氣,何能致太平?反致凶。故刑氣日興,樂者絶亡,咎在中古以來,師教師教,教育時時有設設,施行者,反開列兵之門,閉其樂户,故使邪奸得起,不可卒止卒止,終結,大咎在此。故今天上洞平氣至,大縱樂,除刑罰也。地上亦然,吾不能勝記縱樂之爲善也,縱樂縱樂,當作不縱樂之爲惡也。是故陰陽之道,從天上,盡地下,旁行無窮極。牝牡之屬,相嬉嬉,通喜相樂,然後合心,共生成,共爲理,傳天地之統,御無極之術無極之術,指世代繁衍,生生不

息。設使不相嬉嬉,通喜,不肯合心爲一,肯肯,當作不肯共生共成共爲理、共傳天地之統、御無窮之術;力力,用暴力,脅迫以刑罰,威而合之,久久猶敗,相背分爭,陰陽相剋賊害,不可禁止也。正使父子、子母、夫婦極親,會相害也,共亂天道,斷無世也。其大過所致如此矣。樂爲天之經,太陽之精;孝爲地之經,太陰之精;故樂者倡始、倡生、倡合樂成功,天者常嬉嬉,通喜善嬉嬉,通喜生,故故,當作故樂常與天合,與同氣也。樂合乃能相生,當有上下。故樂爲天爲上,孝爲下象地。地者下,承順其上,陰事其陽,子事其父,臣事其君,君上事天;地亦事天,天事其上,故與地同氣,故樂與孝,最順天地也。《易》者理陰陽氣,八風爲節,與六甲同位、陰陽同體,與天地連身,故爲神道也。刑者,絶洞絶洞,透徹,徹底陰戰不和之氣也,故常隨陰節陰節,陰氣而起。刑者,得陰而劇,得春夏而服,得秋冬而興。盜賊得夜而起,奸邪得幽冥間間,通閑處而作,鬼物諸病得冥而發,怨咎得險狹險狹,險峻荒僻的地方而聚相殺也。此則不樂、從從,通縱刑之大徵,可不慎乎?""愚生畏之。""子知畏之,壽之徵徵,徵象,表現也;不知畏之,禍之門也。戒子慎之。是故天上爲政,各縱樂以爲化本。人人使俱自樂相化,坐思其過得失,莫莫,莫不爲善。""易哉,天上爲政如此也。""地上亦然。故理欲疾平者,務斷分爭刑罰,倡樂爲先,皇平之氣立至矣。"

"請問天上太平氣自時時,按時來至也,人皆當自化爲善,萬物自當平安無病。令令,當作今天上爲法,何故反以人倡之作樂以相化乎?""凡事在其先導之教之。善惡,是化之先也,開蒙愚之門也。故天將有可有可,有所爲,皆先倡其先,其象見見,同現於天,神文出,古者聖人象之爲作意作意,設意,立意。故上上,疑當作上古三皇乃教化以道,其人民盡有道,物亦然。五帝教化多以德,其人民多類經

類經,效法遵循德也,物亦然。三王教化多以文,其人民多文,物亦然。五霸教化多以武,其人民多悉武好怒,尚强勇。此非悉化之首也?故善人之鄉者多善人,惡人之鄉者多惡人,此非相易也,凡天上天下之事,各自有師法師法,所學習的學問和技藝,楷模,各象其師法,而所化悉相類似類似,相像。天者好生興物,物不樂,不肯生。今天上皇平洞極之氣俱出治,陽精昌興,萬物莫不樂喜。故當象其氣而大縱樂,以順助天道。好是,則天道大喜,今今,當作令帝王理平,人民壽。故其縱樂以奉天道,又使各坐思自化,何有各各,當作咎乎?又樂者,天也,陽精也。陽與與,王校作興則陰精伏,猶如春夏起秋冬伏,自然之式也。真人務順吾書言,刑自絶,爲化如此,與神無異。故理難平,化失之耳。"

"今天道自有衰盛吉凶,何反言師化之首師化之首,師爲化之首乎?""天地不與人語也,故時時生聖人,生聖師,使傳其事,此主天。時且吉樂,故生善師,使善言善化。天道將亂凶衰,則生惡師,使教化惡也。是主化天道且自善自惡之徵也者。夫夫,王校作天且樂,歲生善物多,五穀成以食人,其人好善。天且惡,歲生惡物多,善者少,以惡物食人,其人色惡。是其化人之師明徵也。故善師出,惡師伏,是天盛衰之徵,是主天也。今天道大周周,全,齊備,故使吾下,善説説,告訴真人善事,樂其化爲上善,故以第一事教之。天周備其事,具者必樂。子知其意,若人物周遍周遍,齊全有其家,爲其樂。今天周遍,有何不樂,而曰曰,當作日凶乎?此書萬世不改,天上之化如此矣!"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六正讀

## (音聲儛曲吉凶第二百六)

(前文原缺)王校據《鈔》補:"夫心同意合,皆爲大樂也。苦心異意,皆爲乖錯,悉致苦氣也。夫樂者何?必歌舞、衆聲相和也。苦者何?必致鬥爭,衆凶禍並起。相樂者,所以厭斷刑也,相愁苦者,所以致逆也。""其相順同心,何謂乎?""凡人大小能同其意者,必樂也。""幾類之[幾類之,幾乎接近正確答案]哉!宜復更自精詳其意。""天上皇平洞極之師,爲天加一言,重解决[解決,解答,曉悟]其意也。""然,未[未,當作樂]欲大得天地之心意,有益於帝王政理者,乃當順用天地之心意,不可逆太歲諸神。同合其氣,與帝王用事,同喜同心,同指同方,同運同樞,同根同意。故古者聖人陳法,使帝王春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者,主與此天氣共事也,氣同,故相迎也。是主所謂謹順天之道,與天同氣。故相承順而相樂,主所言和同者,相樂也;相樂者,則天地長喜悦,不戰怒戰怒,發怒好鬥;不戰怒,則災害姦邪凶惡之屬,悉絶去矣。惡人絶去,乃致平氣,天上平氣得下治,地下平氣得上升助之也。如不順樂用皇天后土所順用氣而休廢氣也,皆應錯逆錯逆,錯亂反常,逆天地之道,逆帝王之氣,與天地用意異。天地戰怒,萬變並起,姦邪日興,則致不安平安平,平安,凶年氣來,故當深知之也。""善哉善哉!愚生聞命矣。""易曉乎!天喜之,真人慎之。""唯唯。謹詳記,不敢忘。""善哉善

哉!""天明師既加不得已,願聞其春夏秋冬云何哉?""皆順其氣,如其數。獨六月者以以,及,與夏至之日,并動宫音。盡五月、六月者,純宫音也。又樂者,乃舉聲歌舞。夫王氣者宜動揺動揺,活動,動作,動揺見樂相奉順見奉助也。休囚死氣皆欲安靜,不欲見動揺,此略:動揺即不悦喜,此略:不悦喜則戰怒,戰怒則生凶惡姦邪災害矣。是乃是乃,《鈔》作乃是自然天地之格性,萬不失一也。""當動揺何氣乎?願聞之以爲法,不敢逆一氣。""是常先動其帝氣,其次動王氣,其次動相氣,其次動候候,當作侯。《鈔》作:休氣,其次動微氣微氣,《鈔》作死囚氣。此氣皆在天斗前,日進,欲見助興,故動之。其餘氣者,皆在天斗後,天氣所背去,氣日衰,故不宜興動。與天反地逆,不合天地之心,故凶。故天之所向者興之,天之所背者廢之,是爲知時氣,吉凶安危可知矣。""請問今純動王王,王校作五音,五音不足,不成歌舞之曲,如何乎?""善哉,子之言也。然,但先動故爲陰陽者,動則有音聲。故樂動,輒與音聲俱,陽者有音,故一宫、三徵、五羽、七商、九角,而二四六八不名音也。刑者,太陰者,無音而作,故少少,當作多以陰害人。無音而作,此之謂也。""今軍師軍師,軍隊何故有音哉?""善乎,子言也。然,君子有軍師有音,但倡樂却之卻之,退敵。指通過軍樂的威嚴震懾敵人耳,不必欲害之也。及怒發且害之時,非有音聲起中中,軍中而已,不復相告語也。子知之邪?""唯唯。真如是,小愚生已覺矣。""故古者聖人,將從從,當作縱樂者左載,將從從,當作縱刑者右載。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左者陽,右者陰。言各從其類也。""善哉善哉!""故吾事爲文也,隨天爲意,隨地爲理,順之者吉且昌,逆之者凶也。與天不同其意,復何所望?故夫天乃有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於陽,刑屬於陰,和屬於中央。故東南,陽,樂,好生;西北,陰,怒,好殺;和氣

隨而往來,一藏一見見,同現,主避害也。故樂但當以樂吉事、樂生事,不可以樂凶事、樂死事,自天格法如此,不可反也。真人惻慎惻慎,謹慎吾文言。""唯唯。今說音獨說一甲,殊不盡說之。其餘當云何而悉得知其所盡引哉?""然,宜拘校凡聖賢文,各以家類家類,同類,部類引之,出入上下大小,莫不相應。以一況十,十況百,百況千,千況萬,萬況無極,衆賢共計,莫不盡得。故但爲子舉其端首舉其端首,說清頭緒要領,不復盡悉言之也。上賢見吾文,自悉得其意;中人見吾文,冀可上及之;小人見吾文,可儀儀,效法而爲之,不犯天地之禁,各使自生善意。盡說之,積文多,反且眩瞀眩瞀,迷惑,淆亂於文,則失其綱紀,令其文亂難理。故當財財,通纔示其端首端首,頭緒,要領,使其自思之耳。""善哉善哉!""行,吾辭小竟,疑乃復來。""唯唯。請問音聲和,得其意與不得,豈可知邪?""然,可知也。帝王之氣,以其天數耳。帝王之氣得勝,教令聲響音得先發,是乃比若夫帝王得先發號施令於天下,則凡人萬物悉隨之而從,天下和平矣。有敢不從爲反逆,則死矣。故先發其帝王之氣,其餘從矣。""善哉善哉!""然,不先發帝王之氣,反先動發動發,發動,啓動休囚之氣,而反當使帝王之氣隨從之,爲大反逆也。此者,天地格法也,不可彊也。子知之邪?""唯唯。""又五音乃各有所引動引動,引發,或引天,或引地,或引日月星辰,或引四時五行,或引山川,或引人民萬物。音動者,皆有所動搖,各有所致,是故和合得其意者致善,不得其意者致惡。動音,凡萬物精神悉先來朝,乃後動,占其形體。故動樂音,常當務知其事。審得其意,太平可致,凶氣可去。真人詳之。""唯唯。請問樂音者,動引動引,引動,引發之云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比若春者,先動大角弦、動甲。甲日,上則引動歲星心星,下則引動東嶽,氣則搖搖,動少陽,音則搖木

行,神則摇鉤鉤,《鈔》作勾芒,禽則動蒼龍,位則引青帝,神則致青衣玉女。上洞下達,莫不以類來朝,樂其樂聲也。說一以求其類,無窮極也,自精詳索其要意,悉自得也,與凡書文合之,爲法式法式,楷模也。故舉樂,得其上意者,可以度世;得其中意者,可以致平,除凶害也;得其下意者,可以樂人也。上得其意者,可以樂神靈也;中得其意者,可以樂精精,《鈔》作精靈;下得其意者,可以樂身;俱得其意,上帝王可遊而無事,樂起而刑斷絶,精神相厭也。""願聞樂起刑斷絶意訣。""善哉,子之言也。然,樂者,太陽之精也,刑者,太陰之精也。陽盛則陰服,陰盛則陽服,故樂盛則刑絶也。""樂何故爲陽,刑何下脱:故爲陰?""音和者,其方和善,得得,通德也;音不和者,其方凶惡。當爲之時,精聽其音。知音者,悉知其事吉凶,不知音者,亦不可知也。以上三句《鈔》作:陽者,動而有音聲,陰者無聲。故刑多以陰害人。古者聖人,將從[從,同縱]樂者,隨天意,亦隨地意。順之者吉,逆之凶。故天三氣,上氣稱樂,中氣稱和,下氣稱刑。故樂屬陽,刑屬陰,和屬中央。故東南,陽,好生;西北,陰,好殺,和氣隨而往來,一藏一見[見,同現],主辟[辟,同避]害也。音聲者,即是樂之語談語談,語言,話語也。占遠占近,皆當合之。日時日時,時間姓字,分晝分晝,劃分境界,王相休廢,更相取合,以爲談語,精者聽之無無,通毋失也。""善哉善哉!請問,以樂除災害姦猾凶惡,象天地法爲數,帝當晏晏,晚早而動摇其樂器,而始唱唱,領唱,引奏其聲,以解除愁苦之氣,而致太平哉?""善哉,子之問法,何其常巧也。皇天久疾災害,憐帝王愁苦,令使真人主問凡疑事邪?諾諾,安坐,吾不敢有可有可,有所匿也,匿之恐得天責,使吾久被重謫,無益於吾天年。子安坐,詳聽之,爲子一二一二,逐一分別道其至意。夫天道比若循環,周而復始。起樂也,常常,通當以時加其王氣,建響響,王校通嚮斗所加加,施,指向,方響響,

王校通嚮其面,動其音聲。人唱之亦可,各以其音爲之。數以六甲五行。五五,五個,五倍六甲五行,即天地之數也。時氣者,即天地之所響響,通嚮、所興爲也。假令假令,《鈔》作今立春之日,斗加寅,名爲上帝之時,先動大角。月半加甲,二月斗加卯,月半加乙,三月加辰也。他行效此,各次次,依照次序其時氣晏晏,晚早,爲其度數。先動帝音帝弦,次動王音王弦,次動相音相弦,次動候候,陳增岳作侯音候候,陳增岳作侯弦,次動徵徵,陳增岳作微音徵徵,陳增岳作微弦,各如其數。此名爲承天之教,順地之氣,天地乃自樂用之,而況於人乎? 人者,最物之尊者,天之所子所子,當作兒子的人,兒子也。天乃樂人嚴敬嚴敬,敬重用其數,地乃樂人謹順用其數,此猶比若孝子之順用父母之教,父母安得不愛而好之乎? 今天故使子來問事,吾主爲天談,爲上太平制數,不敢有可有可,有所遺遺,陳增岳作遺力,畏天地之謫,不敢欺諸真人,不敢有可有可,有所隱匿也。唯不見問,問輒言之。吾覩真人問事□□擬補:惓惓,承知天欲語,故爲子具言。真人得吾道,深思其意,以付下古之人,使其象而爲之,以除群群,《鈔》作辟災害之屬,上以安天地之氣,下以助帝王爲治,令凡人心安不爲邪,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豈不樂哉?""大哉大哉!""諸真人可謂知之矣。""請問六洞八方之事,最何等者爲吉善,最何等者爲凶惡?""善乎,子之問事。然,詳聽之,爲子說其意。最相順相樂爲善爲吉,相逆相愁苦爲凶爲惡,相順相樂爲善聲,相逆相愁苦爲凶聲。故樂者,乃獨樂相順,樂爲善。樂,吉事乃得作樂,凶惡事不得有樂,有樂名爲樂凶,凶日多。是故時加帝王之氣相氣微氣,皆在天斗前,吉事也,天地天地,《鈔》作天氣所樂,欲興起也。天地所共,方興用也,故當樂之順之昌之也。休廢之氣,天地所共廢共衰,故當廢之,不宜興樂之,樂之爲逆天地心,名爲大逆不順時氣。時氣

者，正天之時氣也。天地天地，《鈔》作天道爲法，王相之氣主太平也，内内，王校作囚廢絶氣立立，王校作主凶年。王相之氣多所生，多善事，故太平之歲，凡物具生，多善物，是明證也，天地之大效也。天地之喜善，效乃及見見，同現於人民萬物，以是爲大效證驗也。故古者聖賢以是深自占相占相，觀察，自知行之得失也，明以同類同事同氣占相之也。得同氣類之象，則改性易行，不敢爲非也。天地之語言，以此爲效，不與人交頭言也，視象類象類，相似，類似所得，可自知矣。夫囚廢死絶氣少所生，無成善事，是故凶年之歲，少可生可生，所生，無善應，無善物，是其同事同氣也。是故將太平者，得具作樂，樂者乃順樂王氣，平氣至也，先以道道，同導之。凶年者，不得作樂，不得無故興樂，囚廢之氣與天地反逆，故凶年凶事，不得作樂也。故王相之氣，德所居也，囚廢之氣，刑所居也。故有德好生之君，天使其得作樂；無德之君，不得作樂也。是天之明證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可恢恢，同駭哉！今日具問天明師，乃具知天樂意。不問之時，謂作樂但小事，凡人凡事皆得爲之也。今日問，乃後不敢妄動揺也。""善哉，曉事生，可謂知文書理，長得天之意矣。太平至，災氣悉去矣。""謹復重復重，重新，再次請問心所疑。""行，平，言勿諱也。""唯唯。今天地之氣，乃半王半休，比若晝夜無有解解，同懈已，樂寧可竟日作之邪？獨加王鄉，有王氣時可作邪？""但始作之時，以其帝王始耳，無無，通毋以休氣始也。歲亦然，月亦然，日亦然，時亦然。""今愚生未及其意。""然，欲樂歲，歲在東方卯，以春二月乃樂之，欲樂月，各加其月，日者以王日，時者以王時。如是則可謂得天之道，災氣去矣。如不若此，皆爲亂天之紀，生凶災矣。是故，古者聖王深知天地心意，不敢樂凶事。凶事見樂，則凶事日興多興多，興盛，興多不可救，故不當樂之也。天之授性，各自有精

神。樂善,善精神至;樂惡,惡精神至。此自然之性也,無有怪也。但愚人不深計之耳。""善哉善哉!""真人欲知其大效,此比若天道也。諸清淨者樂歸天,諸沈沈,同沉重者樂歸地,各從其家家,類屬,無可非也。故樂善得善,樂凶得凶,比若水從下,火從高,不失銖分。真人以此書付有德之君,以示凡人。今太平氣至,天興善,皆使樂善也,不得復有無故樂凶事者也。樂凶事者乃與天爲仇,與地爲咎,其過不除。今天上名此樂凶事者,爲大反逆之人也。天凶氣、地中諸咎悉且來下歸之也。""請問卒卒,通猝有急,當以樂樂吉事,時不暇待時不暇待,來不及等到加王鄉斗前,當奈何哉?""善乎,子之問事也,得其要意。然,使樂人居王鄉,不得居王鄉者,令樂人衆人,亦向王此疑脱:鄉請之,亦以其音,亦以其數。如但其人姓字,舉持律曆,音氣相應,亦可順其王相時氣,而依其人使作樂,亦可如此。如此者,皆爲順用天地之教,令無災害也。如不若此,有與凶囚氣合者,悉生凶事。又舉音倡樂,亦當以吉,吉音善事。夫王相氣,比若人之有君王,亦不欲聽聞凶事凶言凶音也。所以然者,王相之氣乃爲皇天主生,主成善事,乃而而,通能助天生成也。惡音凶事,不而而,通能助天生成凡物,是故王氣不欲樂聞之也,斗前之氣皆不欲樂聞之也。是故古者聖賢帝王,悉積聚善言善事,不内内,同納凶惡之事。此脱略:言凶惡之事名爲祆祆,同妖言,罪即誅死;其罪未足以誅死,但惡其祆祆,同妖言不祥耳,故殺之也。真人豈知此禁重邪?""唯唯。可慀慀,同駭哉!可慀慀,同駭哉!""子知早慀慀,同駭,可長存;不知慀慀,同駭,死之根也。

一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帝氣,一事加三倍以樂天,令天大悦喜,帝王老壽,祆祆,同妖惡滅,天災害悉除去,太陽氣不戰怒,國界安。而而,通能知常先動順樂之者,天道爲之興,真神爲之出,幽隱

穴居之人,皆樂來助正也,□□擬補:大樂哉!

二曰先順樂動天地四時王氣,再倍以樂地,地氣大悦不戰怒,令王者壽,姦猾盜賊兵革消,國界興善。下悉樂承順其上,中賢悉出,助國治,地神順養,□□擬補:大樂哉!

三曰先順樂動相氣微氣,令中和之氣大悦喜,君臣人民順謹,各保其處,則佞僞盜賊不作,境界保。故和氣日興,王氣生,凡物好善。

四曰慎無無,通毋動樂死破之氣,致劇盜賊,又多卒卒,通猝死者,國界常危難安,致邪氣鬼物甚多,爲害甚劇,劇則名爲亂擾,極陰之氣致返返,通反逆,慎之慎之。

五曰無動無,通毋樂囚廢之氣,多致盜賊囚徒獄事,刑罪紛紛,甚難安。民相殘傷,致多痼病之人。

六曰無無,通毋動樂衰休之氣,令致多衰病人,又生偷猾人相欺,多邪口舌,國界少財,民多貧困。

樂上帝上王相微氣三部,今今,當作令天地人悦,致時澤時澤,風調雨順,災害之屬除去,名爲順天地人善氣也,致善事。樂下三部,死破囚休衰之氣,致逆災,天天,疑當作無時雨,邪害甚衆多,不可禁防禁防,防止,抵禦也。此諸廢氣動摇樂之,則致惡氣大發泄,賢儒藏匿,縣官失政,民臣難治,多事紛紛,不可不戒之慎之也。天地凡事,有固常法。有氣之鄉而向尊者,欲見樂;無氣之鄉衰死者,不宜見樂。故樂善者天上名爲順政,樂惡者天上名爲逆令。順政者得天力,逆令者得天賊賊,傷害,懲治,得天力者致壽,得天賊者致凶咎。所以然者,天之爲政猶影響,不奪人所安,樂善得善,樂惡得惡,是復何言?夫善惡安危,各從其類,亦不失也。但愚人不計之耳。是故樂道者道來聚,樂德者德來聚,樂武者武來聚,樂正者正

來聚,樂邪者邪來聚,何嘗不若此乎?故吾深計天之法,以戒真人也。""□□擬補:可駭哉。""天法不可犯也。故重丁寧子。""唯唯。""所以三倍帝氣樂賢賢,當作弦者,帝氣最尊無上,象天尊,故倍倍,當作三倍樂之。天者,而制御制御,統治地與人,故三倍之,象天地人也。夫天地人見樂興理,而萬物各得其所,瑞應善物萬二千爲其具出矣,故先樂之也。樂之當詳聽,一意一意,專心端坐長思,心中悦喜,愉愉然也,忠信至誠,無有惡意,比若對帝王而坐,不敢邪僻。天應其行,祆祆,同妖惡災害之屬莫不悉去。因天爲尊,因帝氣爲權權,衡量,標準,自然天述法,故致太平不難也。""善哉善哉!""所以再倍再倍,兩倍王氣樂弦樂弦,奏樂者,王氣象地,地者與人并居,故再倍其樂樂地也。地與人見樂悦喜,而萬物并理得矣。又地者卑,故其樂少於天也。""善哉善哉!""又王氣弱於帝氣,卑於帝氣爲一等,故少之也。尊卑相次之法,其分自然也。""善哉善哉!""所以樂相氣微氣一行一行,一遍者,相氣微氣象中和人。夫中和人卑於天地,故其樂少。人者主爲天地理萬物,人樂則悦喜爲善,爲善則萬物理矣。人不樂則爲惡,爲惡則萬物凶矣。""善哉善哉!""又人者,是中和萬物之長也。其長悦喜理,則其萬物事理,其長亂則其物亂。故先樂其長,以順樂天地人之道也。""善哉善哉!""是故上善之氣最尊善,故樂得三重三重,三遍。即上文的三倍也,以樂善也。是故古者帝王治得善,得天心意者,得重重,當作三重樂也,是其明證也。今太平氣至,故教其興樂也。衰亂之氣應凶年,故不得興樂;如興樂,名爲興樂凶衰,天上名之爲大逆也,災害之本,禍之所從起。可不慎乎?""善哉善哉!""是故其次樂再重再重,兩遍,王氣不若帝氣,故樂少。是故治少善者,樂爲之衰少。所以衰少者,氣衰不而而,通能大善,故不敢重多樂也。中有凶氣,故不敢具其樂也。

比若人家有七善三惡，則心中爲之不而而，通能樂，此之謂也。”“善哉善哉！夫七善三惡，善多惡少，安而而，通能止樂乎？”“人心中雖樂，時念三惡，則不而而，通能純樂，此天性也。乃且盡善，無復一憂，乃而而，通能大樂也。故樂以樂善，不以樂凶也。”“善哉善哉！”“吾言乃天明券書，不失一也。是故其次樂一行，相氣微氣少所而而，通能安人，德最少，不而而，通能若天地氣也。故乃微少，不而而，通能若天地，故少其樂。相氣微氣少所而而，通能化，乃其中國中國，國中固多惡少善，故不敢多具其樂也，此脱略：多具其樂反名爲樂凶惡。其善少，故其樂少也。所以少者，但樂其中善者，不敢樂其中凶惡也。樂其中凶惡，比若小人，有七凶三善，三善讁讁，通適得三從從，同縱樂，有七凶惡反七愁苦悒悒，安而而，通能從從，同縱樂乎？所以然者，十十十十，十分之十爲法者，十乃三折三折，三分，分成三份之也。帝氣十十皆善，王氣者二善一惡，相氣者二惡一善也。故帝氣者象天，天者常樂生，無害心，欲施與，三皇象之，常純善良，無惡無害心。天如三皇，三皇如天也。故上善之人無一惡，但常欲爲善，其象天也，其象真神乎？”“善哉善哉！”“王氣者象地，地者常養而好德德，通得，五帝象之也。地雖養者名爲殺地雖養者名爲殺，地屬陰，陰主養，也主刑殺。《鈔》作：地好德養物而時復刑也，故五帝時有刑也。”“善哉善哉！”“相氣微氣者象人，人者無常，法數變易，三王象之，無常法也。夫和氣變易，或前或退，故下上無常。和者覩剛亦隨之，覩柔亦隨之，故無常也。衰死囚亡之氣象萬物，數變亂，無正正，正氣相出入，五霸象之，其氣亂凶，故不得有樂也。夫天地之性，樂，以樂善，不以樂惡也。夫天地之武以誅惡，不以誅善。此句《鈔》作：天地之有武以誅惡而遵善，可深察之天地格法，不可反也。”“善哉善哉！請問樂以樂善意，願聞大訣，使愚生心悉解，而不敢復問，豈可

聞乎?""子自若自若,依然不解邪?""謹已小解。恐下古之人,積愚迷日久,雖與其文,猶復不解,復令犯天禁,故不敢不問其大訣易知者矣。""善哉,子之言,得其意。諾,安座座,王校作坐,方解之。然,夫上善大樂歲,凡萬物凡萬物,萬物,凡物盡生善,人人歡喜,心中常樂欲歌舞,人默自相愛,不變變,通辯爭變爭,爭吵;爭訟,自生樂,上下不相剋賊剋賊,壓制中傷,皆相樂。故樂生於善以樂善,天使自然如此也。""善哉善哉!""夫大凶年,凡物無一善者,人人皆飢寒,啼呼哭泣,更相剋賊,默自生愁苦忿恚,心中不樂,何而而,通能歌舞?樂默自廢絶,故凶年惡歲無樂,天使其自然無也,是則明天不樂凶惡之證也。是故樂爲樂善生,武爲興凶作。是故古者帝王將興者,得應樂善也;將衰者,得應惡也。此者,自然之法也。是故樂生善,善生樂;凶凶,疑衍凶生樂樂,疑衍武,武生凶;無爲生樂,樂生無爲,武生亂,亂生武;樂生歌舞,歌舞生樂;凶惡生愁苦,愁苦生凶惡。以吾文見見,同現,出示下古之人,使其思之樂之。訣說小竟於此。""善哉善哉!"

右五音樂當所動發,前後得天地人以以,王校作心意,以致太平、除災姦、致和氣出大訣。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七正讀

## 天樂得善人文付火君訣第二百七

《敦煌目録》作:天樂淳善人文付火君決

"今真人積積,非常,極度善又賢,事事通。今天上皇洞平氣具至,今天上欲有可有可,有所急得,子亦豈知之乎哉?""小生性愚且蒙,不及,唯天師。""行,諸真人安坐,爲子悉陳之。今天上樂得善人,可以調風雨而具生凡物者。初天地開闢以來,人爲善者少,少而而,通能中天意者,天常以是爲憂患,而今而今,如今。而,通如地上人無無,《鈔》作少中中,符合天上可求可求,所求者。""今天上何不自生人,而反乃取於地上人乎?""夫天地之生凡物也,兩爲一合。今是上天與是下地爲合,凡陽之生,必於陰中,故乃取於此地上人也。又人含陰陽氣之施,必生於土泉,故皆象其土而生也,故五方異俗,天下小小小小,稍稍,略微而不同。故萬二千國,一部中人不相似也此句《鈔》作:大天之下萬二千國皆隨水土不相類也。子知之乎?""唯唯。""人生而常善者付於父,故善人上付於天也,萬物之精善者,上合爲合爲,《鈔》作屬於天,爲三光也。其中者付於人,使其仕,順陰陽而理萬物也。其下者付於土,使步行步行,奔走勞作而作事也。真人知之乎?""唯唯。善哉善哉!""是故今天上欲調風雨,具生萬物,樂得善人,故吾見遣下簡索簡索,挑選尋找之也。以文付真人,以與謹

民,令付上火精道德之君,使以示天下人,共思吾書言。故以付真人,慎毋斷絶,此脱略:斷絶子且病之。加戒慎事。""唯唯。今愚生以爲天上乃無極,而正獨正獨,偏偏,唯獨與此下地爲合乎?""善哉,子之難難,提問也。天雖上行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今地下亦自有合乎?""然,地亦自下行何極何極,無極,亦自有陰陽,兩兩爲合。如是一陰一陽,上下無窮,傍傍,同旁行無竟竟,同境,大道以是爲性,天法以是爲常,皆以一陰一陽爲喉衿喉衿,要領,關鍵今此乃太靈自然之術也,無極之政政,事務,事物,周者反始,無有窮已也。欲爲真人分别一二一二,一一,逐一而陳道陳道,陳説之,真人會不而而,通能知之耳,故略爲子舉其端,見見,同現其始,著其大綱,自思出其紀著其大綱,自思出其紀,説明其中的大要,讓人自己體會理解其中的要領,令天下地上賢聖自美美,喜歡愛好之耳。子知之耶?""唯唯。願聞其教。""諾,自詳記吾言於於,當作與吾教,子上而息上而息,龍譯作尚能思。上,同尚;而,通能;息,當作思。""唯唯。"

# 天咎四人辱道誡第二百八

《敦煌目録》無此篇目

"今天上有何大憎惡,名爲天咎。真人學用日久,豈亦深知之邪哉?""今愚生不及。何等也,願聞之。""然,古今諸爲道者,乃皇天之所取法也。最善之稱,冠無上,包無表,内無裏,出無間,入無孔,天下凡事之師也。生之端首,萬事之長,古今聖賢所得之長。今帝王之所以得天心以自安,民之父母,凡化之所從起也。真人知之邪?""唯唯。""夫道,乃天也,清且明,不欲見汙辱汙辱,玷污。汙,同污也。而今學爲道者,皆爲四毁之行,共汙汙,同污辱皇天之神道,并亂地之紀,訖不可以爲化首化首,教化的首領,傳道的人,不可以

爲師法,不可以爲父母,俱共毁敗天之寶器,天之皆名之,名爲大反逆之子。汝居地上,不中師法,上天安而而,通能反中師法哉?子欲知其審實,此若小人居民間不中師法也,至於帝王之前,寧而而,通能中師法不哉?如使處下處下,居民間不中師法,而上天反畜畜,容納,收容之以爲師法,中類天上與帝王之前反當主畜積邪惡之人邪哉?故天上深知其失道意,非故疾咎之也。今洞上皇氣氣,王校作平氣至,不而而,通能復容此四人四人,修道學四毁之行的人。此四人也,乃使天上天下共賤爲道者,反名爲惡子。是故令使人道日衰消休廢,不復起。今天下之人共爲惡,正此四人所毁敗也。今天上大憎咎之,故欲更選七七,疑當作化首也。真人知之邪?""愚生今受性頑鈍,訖能能,通而不解何謂也,願聞之。""子尚不即解,何望於俗人哉?諾,開耳精聽,爲子詳陳道大瑕病所起,使天下後學者,令昭然知其失道也。其第一曰不孝不孝,出家不侍養父母,第二曰不而而,通能性真不而性真,指抑制男女歡愛,不婚嫁,生無後世類,第三曰食糞飲其小便,第四曰行爲乞行爲乞,化緣者。故此四人者,皆共汙汙,同污辱天正道,甚非所以興化而終古爲天上天下師法者也。假令得道上天,天上簡問簡問,核問,查對之,盡爲惡人。今今,當作令不可以調風雨,而興生萬二千物,爲其師長也。""可駭駭,同駭哉!可駭駭,同駭哉!小生聾暗聾暗,愚昧無知,訖不知有過於天,今唯皇天明師,願見爲復重察察分别解之,冀蒙心得更開。""行,詳聆聽,爲真人具道其意,使可終古終古,永遠以爲萬世之法。後生謹良爲道者,不復犯天禁,令使得道而上天,天上更喜之,比若地上帝王得善人,與共爲治,亦喜之也。故天上所進,地上亦然,豈不善哉?""唯唯,聞命矣。""道者,乃皇天之師,天之重寶珍物也。爲者,其行當若天;成道者,當上行,天乃好愛之仕之仕,疑當作仕之也。今或有過誤得道

而上天者,天上受如如,通而問之,反皆有不謹孝之行。道爲化首,天爲人師法,何可反主畜舍匿養天下不謹孝子哉？子子,是子,這樣的人親親,本身有此惡行,而天何宜使此人長生、與其共事乎？若此,天反當主舍舍,接納此惡人反逆之子邪？地上尚不仕,天安肯仕之乎？故不孝而爲道者,乃無一人得上天者也。雖去去,離開。此指離開社會大衆,但悉見欺於邪神佞鬼耳。會皆住住,當作往死於不毛之地、無人之野,以戮其形形,形體,軀體;天之應人如影響,安得行惡而得善者乎？古今希希,同稀有之也。地王王,當作上雖爲道前後衆多者,其度度,修道成仙者少。今天上乃少善人,無可與共事者也,其行悉凶惡也。""如是天何不即殺之,乃使到不毛之地,無人絶氣之野乎?""所以不即滅殺之者,天地之間其氣集,多所而而,通能畜容,故名爲中和。比若人和,無不而而,通能包容也,故得須臾須臾,片刻,短時的存活。天者主執清明,比若居帝主之前,不可得容姦惡人也。故天上本不與等等,此等,這種子爲治也,地上亦然也。天不與不謹孝子爲治,比若聖王不與不謹孝人爲治也。聖王尚不肯與爲治,天何肯獨與爲治乎哉？古者聖賢所以不與爲治者,乃深覩天法,象天爲行也。與愚者爲治,天即大恨矣。""何以明之?""人君與之爲治,天爲甚甚,王校作其多災變怪,夷狄數來,是明天恨惡之證也,與重規合矩、券書券書,符契何異哉？今天乃見人與之爲治,尚憎惡疾之,何肯乃自與其共事乎？人所惡,天亦惡之也,人所愛,天亦重愛之也。是故古者賢聖覩天意深,故常象天而爲行,不敢失銖分也,故而而,通能常獨與天厚,得天心也。如不與天心合,不得天心,則大凶矣。人行尚如此,何況今乃當爲天上簡簡,選擇,挑選士哉？天上簡士,乃當與天共事,治無窮極之術也,長相與并力同心調氣。此下《鈔》作:故能長久矣真人寧解不邪？宜自慎,吾言純天

心意也，不可犯也，犯者死矣。□□擬補：宜慎哉。""善哉善哉！愚生心意，一一，一點，初步善解於是。""子尚裁裁，通纔一善解，俗人不解，冥冥憒憒是也。天疾之，故使吾下大言，具出天法。自是之後，學者戒之慎之！今天乃貴重傳相生，故四時受天道教，傳相生成，無有窮已也，以興長凡物類。故天者名生稱父，地者名養稱母，因六甲十二子八卦之氣以爲紀，更相生，轉相使，故天道得常在、不毁敗，是常行施化之功也。今學道者純純，完全當象天爲法，此下《鈔》作：無絶天統反多純無後，共滅消滅消，斷絶天統。其貞貞，没有生殖力者，尚天性也，氣有不及。其不貞者彊爲之，壅塞陰陽，無道，種種，播撒其施施，精液於四野，或反棄殺，窮其妻子而去者，是皆大毁失道之人也，無可法，是大凶一分之人也，不可以爲人師法，安而而，通能中天師法乎？夫皇天，乃是凡事之長，人之父母也，天下聖賢所取象取象，取法也，何用等等，此等，這種失道妄爲、無世類世類，後嗣之子爲？與共事乎？如天但與此子共爲治，天名爲主舍匿惡人、興凶術，何可以爲聖、治人上師乎？故不舍止之也。古者聖人大賢尚知諱，不肯與無後世類後世類，後嗣之人共事，與之爲治，悉不得天心。故聖賢，天使其皆貴重有後世，而共憎惡人無後世也。聖人乃深知天意，故獨常法象法象，效法之不失銖分也，而況天乎哉？今天上久純無善人，故使吾下大語，以示敕後來，使愚者悉自知。若天上仕此人此人，這種人。指無後世之人，天上反當主聚無後世人邪？行如此，反得上天，天上反愛無後世而不好生邪？故皆死於不毛地、不生之土、無人之野，令使各歸其類也。汝不好生，與天反，故投汝不生之處。汝好無人，故投汝無人之野。俗人冥冥不覩，則言其已度世矣，實不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吾親以以，從天上行而下。覩與不覩，比若示盲者以日，言人欺之，反掩其口而笑，愚者比若此

矣。真人慎之,天上所惡也,上上,當作地上亦然也。”“善哉善哉!愚生未嘗見是天上事,真真真真,確實一覺於是。”“子努力爲善,行吾之文,療天地之病,解帝王之愁苦。子功滿,得上天,自往覩見之,吾言乃大效矣。”“唯唯。不敢道留道留,中止。道,半途,不敢懈忽也。”“子慎之,無無,通毋懈忽,㳄沮沮,阻止,敗壞懈忽,大命絶矣。”“愚生甚畏天威,誠受行之。”“善哉善哉!得天意矣。今天乃清且明,道乃清且白,天與道乃最居上,爲人法法,法式。清明者好清明,故三光上著天,各從其類,合如如,通而爲形。天之爲形,比若明鏡,比若人之有兩目洞照,不欲見汙汙,同污辱也。若比若比,比若聖王之前,常欲清明,不欲見汙汙,同污辱,汙汙,同污辱之則得滅死之過也。真人知之耶?”“唯唯。可恔恔,同駭哉!可恔恔,同駭哉!”“是故人頭口象天,不欲樂見汙汙,同污辱也,常欲得鮮明鮮明,潔净,得善物。故天下人以淹汙汙,同污辱惡淹汙辱惡,腐敗骯髒.與人食之,天乃遣雷電下,自捕取之。真人知是逆惡邪?”“唯唯。愚生甚畏之。”“今大中上古以來,人自言爲善絶殊於俗人也,學爲道者,反多相示教食糞飲小便,相名爲質直善人,天與道大憎之。天上名此爲大反逆之子,天上不欲見其人形也。此大邪所著,犬猪之精所下也。夫道之生天,天之有道也,乃以爲凡事之師長。正道者,所以興善,主除惡也。是故古聖賢帝王將興,皆得師道,入受其策智策智,謀略,智謀,以化其民人,師之貴之,乃言其能知天心意,象天爲行也行也,《鈔》作行化。天上亦尊貴善道人,言其可與和風氣,順四時,承五行,調風雨,助日月星宿爲光明也,而使萬物興也。今如此食糞飲小便,何可以爲師?今地上師尚不中中,符合,名爲逆子,何能反中天上師乎哉?小人甚愚也,甚淹汙汙,同污辱淹汙辱,玷污天道。真人得極文,思其意。地上所惡,天上亦惡之;天上所惡,地上

亦然。是地上人惡食糞飲小便,天上亦惡之,故乃遣雷電霹靂下殺之也。此辭者,但可以曉曉,曉諭地上人耳,天上惡惡,憎惡之劇。於是地上尚憎惡之,天上何用爲哉? 天乃清明而鮮,何以反當主舍聚此食糞飲小便人乎? 錐錐,當作雖過誤過誤,指天神考察有失誤,使食糞飲小便人得道,須臾須臾,片刻,一時得道,會不得上昇天也,悉往死於五廢絶氣敗凶之地,以順其行,以彰其過,各歸歸,使前往其所求,不欺之也。真人年年,疑當作幸有善竟竟,疑當作意,戒之慎之,以示後來。令令,當作今洞上皇平氣至,不得容此惡行,犯之死,明矣。""可恔恔,同駭哉! 可恔恔,同駭哉!""真人知恔恔,同駭,是子覺也。子不恔恔,同駭,與之同罪;知而故爲之,罪不除。""唯唯,不敢不敢。""今上皇天之爲性也,常欲施與,故主施主與,主生主長,主出不主納,主勝勝,楊釋作服不主服服,楊釋作勝。服服,楊釋作勝則爲逆,故天道不可威劫也,劫迫之則令人滅亡滅亡,死亡矣。天主善,主清明,不樂欲見淹汙汙,同污辱淹汙辱,玷污。三字同義連文。今天與道,乃無上之稱也,故帝王象天爲行也,稱無上之君,不敢失天行之銖分則吉,失之則大凶。今學道爲長生,純當象天也。天者好生,故學長生者,純守天第一生之氣,其爲行,當隨天道意也。故地者主辱殺,主藏,不當隨地意也。夫道者,乃大化之根,大化之師長也,故天下莫不象而生者也。今下愚小人欲爲道爲道,修道,行道,反無益於民人,而共淹汙汙,同污辱天道,甚逆無狀,天上名之爲逆子,大凶之人也,天上不欲見之也。""何謂也? 愚生心結閉結閉,不開通明曉,愚昧,未及之也。""善哉,子之問乎! 天使子言,詳開耳目而聽。夫天與道,不好施好生好稱邪? 爲之,何不卜卦賦藥,有益於民人,而使神治人? 病固止也。此三人也,皆得稱師,不利天道,不敢淹汙汙,同污辱天道。夫天道不欺人也,常當務至誠。天道不欺,以欺,即

其後久久日凶衰矣。天之爲道也,不樂淹汙汙,同污辱不欲利人。天乃無上,道復尚尚,同上之。道乃天皇天皇,疑當作皇天之師法也,乃高尚天高尚天,比天高。是故天與道者主修正凡事,爲其長。故能和陰陽,調風雨,正晝夜,列行伍行伍,順序。此指萬物的順序。天地之間,莫不被恩受命,各得其所者。今下愚爲道,反爲欺慢欺慢,欺凌輕慢癡狂,乃共惑亂天之道,毀敗天之化首天之化首,爲天教化的人。反行乞匃匃,同丐求人之物,無益於民間,淹汙汙,同污辱天道,内内,同納利百姓,不可以爲師法。反使後生者相教,每爲道:道令人癡狂慢欺,又行被淹汙汙,同污辱而乞匃匃,同丐,因以此行而名之,謂爲癡狂乞匃匃,同丐者之道,反使凡人共駡天,共賤正道,斷絶大化。天甚惡之,道甚疾之,天上不欲見其形也。今天上皇洞正氣大至,日月星羅列皆重光重光,太陽帶有光環,道與天當調風雨,和陰陽,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前人前人,上述的人。此指行乞丐之人邂逅邂逅,偶然,碰巧得道而昇上天,無可仕者也。天上問之,悉有過,不可與共事。汝等乃居地上尚見謂爲癡狂乞匃匃,同丐者,不中中,符合帝王之師,安而而,通能中天上之師哉?天其惡之。大道衰廢,咎在下古人相學失法度。天病之,大悒悒。天道不通,故遣吾下與真人共談,分别道得失,樂天下人一覺,俱知天上意,改其行,易其心,不復犯天禁,則學者成矣。如修其故行故行,原來信奉的宗教,天不上上,昇仙,使昇仙之也,會當復往死於五辱之地,付命於五汙汙,同污之土、絶洞無人癡狂之野,上無三光,下無良土。""何也?願聞之,其過何重也?""不謫不謫,不是特意貶謫之也。天道爲法,各從其類類,疑當作願,下下,當作不奪之也。""如是,何以不即殺之,乃到此乎?""欲即滅殺之,又其人自言,欲長生而至信;欲中殺之,又反且哭天啼地,自言甚冤,又不自知其過所由出。故天考之徒徒,當作徙之,

其後投於五辱癡狂之土,使自知也。子欲知其實審實審,確實的情況,比若明王考人過責,非肯即殺之也,猶當隨其罪大小詣獄,大罪大獄,小罪小獄。治之,使其人服,自知,乃死不恨而無言也。如不窮其辭語,會自言冤,懷恨而死。故五霸之君,其民臣多懷恨而死者也。子欲知天上之治刑,如此矣。真人解邪?""可悏悏,同駭哉!可悏悏,同駭哉!""子知驚悏悏,同駭,生之門也;不知驚悏悏,同駭,死之根也。子慎吾言,吾言正天之兵兵,武器。此指利刃,不可詆冒詆冒,觸犯,冒犯。詆冒令人傷,小詆小傷,大詆滅亡也。戒真人一言,下古之人積愚,信其無知之心,且言不然,自窮矣。吾親以以,從天上行而下,知其□□擬補:審實,萬不失一也。吾不敢欺子也,欺子,不畏真人,乃畏天威,故吾言乃信復信。所以言復復,通複重者,乃恐其固固固固,依舊不開竅有失之者。故復復,通複重使其言多,文□□擬補:難失。天上之事,實遠難知,故文時時下合於地也。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惡,即天上惡也。故人爲善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善;人爲惡於地上,天上亦應之爲惡,乃其氣上通也。五氣相連上下同,六甲相屬上下同,十二子爲合上下著,無有無有,無論遠近皆相通。其下善,其上明;其下惡,其上凶此句《鈔》作:下善上通,下惡上凶。故五行興於下,五星明於上。此者,天所以曉曉,曉論,告示於天下人也。凡三光皆然,天上復與地下三光相通,三光明於下,天上亦然。天上明於上,地上亦然。兩兩相應,和以爲經,於天上大善,地上亦然。猶天有六甲十二子,地上亦然;地上有六甲十二子,天上亦然。故常上下相應,不失銖分也。真人其慎之。吾言雖遠遠,深妙,深奧,慎無無,通毋閉藏閉藏,收藏,封鎖,以示學者,傳之,必齋戒。其慎之,案文爲法,勿得暗誦暗誦,不解其意而誦讀也。"

"唯唯。願請問太上中古以來,諸相教爲道者,反多有去家棄親,捐

妻子;反多有乞匃匃,同丐,癡狂詳詳,通佯欺,食糞飲小便。後學者多以相教示,皆有師法,亦不苟空苟空,没有憑據也。""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惡惡,陳增岳作要意。天疾之,教子問之邪?其言何一巧也,子何故問此乎?""怪其久矣,無於無於,無所,無處質問質問,詢問,以求正確答案,常若若,當作苦悒悒。""善哉,天果使子主問事邪?諾,開兩耳,且爲子分别言之。夫上天初出真道之時,不如此也。悉作孝養親,續嗣有妻子,正形容正形容,端正容貌。這是批評佛教徒剃髮毀容,不癡狂、食糞飲小便也,皆以其道,動作中法,上士爲帝王之師輔,傳類相養,無有傷者。於此之時,比若三皇五帝,動以正道,務相利不相害傷也,故得以正道行,不自匿藏。三王紊亂,五霸將起,君臣民更相欺慢,故僞作癡狂,尚恐見知見知,被發現。乞匃匃,同丐、食糞飲小便,是困窮之行也,困窮之辭也。夫道亦有衰盛,比若此三皇五帝三王五霸矣。下古多見霸道,乞匃匃,同丐、棄其親、捐妻子、食糞飲小便,是道之衰,霸道起也。故三皇五帝多得道上天,或有尸解,或有形去形去,帶軀體昇仙,肉身昇仙。三王以壽,五霸無得正道者,皆戰鬥死於野。今下古守此霸道,亦皆死於野,此之謂也。吾不欺真人,是亦道之霸,與霸王同耳,安得上升天哉?""善哉善哉!愚生之心,真真真真,確實已解矣,不意道亦有霸也。天師解之,乃後知之。誠誠誠誠,確實□□擬補:曉解哉!""子可謂開矣。""請問今學者當奈何乎哉?""然,今者天道大周備,自今以往,與古異。欲修中古霸道法,真道不得來,真人宜戒之慎之!欲樂長存,修吾文,失銖分之間,命不全。可不守乎?道之元,皇道已起,火光行之,霸道絶矣。天雖浩大,自有分理分理,紋理,互相聯繫有規則的若干部分,以以,同已示文凡人,令共議之,宜屬上者屬上,宜屬中者屬中,宜屬下者屬下,宜上下中共之共之,當作:共之者共之。何

不覩其誠信□□擬補:效驗比若與天語?”“善哉善哉！時氣平矣。”“真人何以知之乎?”“見天親遣天師下言,知天氣平矣。”“善哉善哉！子得其意。”“願復請問一兩一兩,一或二,指數量少事,不敢多言。”“行,道之。”“自今以往,求道皆當於何於何,在什么地方哉?”“皆求之於閑室,無無,通毋遠父母而去妻子。以漸爲之,僻漏漏,通陋。僻漏,僻陋,指清靜簡易乃止;或內不善而僻漏,無可無可,無所益也,反且先死。各自考實考實,核實,行不負天,人乃可欺,天不可欺也。勿憂人爲非也,使各以是自治,不敢爲道者,即惡人也,欲欺僞者也。以是占之,萬不失一也。學學,同斆人若此,姦猾絶矣,善人與惡人可見見,看清,分清矣。此名爲皇天簡士書,上可得度世,中可爲帝王輔,下愚無知固固,可爲民間謹子。真人重知之。”“唯唯。”“願聞僻漏得道去云何?”“然,道成去而已。如道未成,爲日守父母,保妻子,日日以漸,清靜爲之,旦旦,王校作且自知其意矣。賢者共策策,測度,思考此言。”“唯唯。”

右天上簡士文,興道斷爲爲,通僞,棄霸續命,人自易心,姦猾消,守親保妻子。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八正讀

## 禁燒山林訣第二百九

《敦煌目録》作:第二百八

"請問皇天上洞極之師,師幸哀愚生不肖,乃告語告語,告訴,告知以天上之事,誠非小生所敢望也。既加得已得已,當作不得已,開其道路,使得知天上事,願聞天上皆何所喜,何所禁。唯得其戒戒,同誡,誠日夜思惟其意,不敢犯之,以示後生。""善哉,子之問也,得其要意。真人安坐,爲子道之,可傳萬世,無有去去,失去時也。""唯唯。受命厚厚厚厚,深厚。""勿謝。子爲天地問疑,吾主爲天談,非子之私也,俱共俱共,都,同樣公事,何須謝哉?""欲不謝,若爲輕道易事輕道易事,對真道不慎重,隨便問事愁師,謝,又觸忌諱。""不謙也,但恐書益文多,辭令難知,故止真人言耳。夫辭者,道之柄柄,依托,文之所從起也。勿悒悒,方爲子分别之。""唯唯。""今天上乃上皇洞平氣俱至,興盛陽,日光明,邪氣止休止休,止息,正氣遂行,衰者消去,道德陽,天上急禁絶火燒山林叢木之鄉鄉,處所。""何也?願聞之。""然,山者,太陽也,上上,王校作土地之網網,當作綱,是其君也。布根之類,木是其長也,亦是君也,是其陽也。火亦五行之君長也,亦是其陽也。三君三陽,相逢反相衰,是故天上令急禁燒山林叢木,木不燒則陰中中,滿,盛,陰者稱母,故倚下也。天所以使子

丑寅最先發去、興多,興多則火王,火王則日更明;丙丁興,己己,王校作巳午悦。""何也?願聞之。""此天格也也,疑當作地性也。其母盛多而王,則其子相。其子相,則受氣久長得延年,故天上止之止之,禁止燒山林叢木。因爲木生火,爲火之母,木盛,則火相,受氣久長也。陽盛即陰姦日消,陽衰則陰姦日起。故姦猾者常起暮夜,是陽衰而姦起之大證也。故天上乃欲除姦,故禁之也,此自然之術法也。天上亦然,地上亦然。""善哉善哉!請問三陽相得相得,相逢,何故凶衰乎?""善哉,子之問也,得其意。然,三陽者應天陽地陽人陽。三盡陽也,無一陰;三盡君也,無一臣;三盡男也,無一女:名爲滅亡之路,無後之道也。不敢敢,當作能復傳類,不而而,通能復相生成,故凶也。是所謂有天而無地,有日而無月,有上而無下,有表而無裏,天上名此爲立敗之紀。故惡之禁之也。""善哉!愚生過問此,甚畏之矣。""子知畏之,生之根根,基礎也;不知畏之,凶之門也。""唯唯。"

## 燒下田草訣第二百一十

《敦煌目録》作:第二百九

"請問下田下田,低濕地,沼澤地草寧可燒不不,《鈔》作否?""天上不禁燒也,當燒之。""獨可可,王校作何故當燒之乎?願聞之。""然,草者,木之陰也,與乙相應,木者,與甲相應。甲者,陽也,與木同類,故相應也。乙者,陰也,與草同類,故與乙相應也。乙者畏金,金者傷木,木傷則衰陽衰陽,王校作陽衰,陽衰則僞姦起,故當燒之也。又天上言,乙亦陰也,草亦陰也,下田亦土之陰也。三陰相得相得,相逢,反共生姦。故玄武居北極陰中,陰極反生陽。火者,陽也,陰得陽而順吉,生善事。故天上相教燒下田草以悦陰,以興陽,

故燒之也。天上亦然也,甲者,天上木也,乙者,天上之草。""寅與卯何等也?""然,寅者亦陽,地上木也。卯者,陰也,地上之草也。此四事俱東行也。但陽者稱木,陰者稱草,此自然之法,天上之經經常,常理也。吾不敢欺真人也。子爲天問事決疑決疑,解答疑問,吾爲天説事,二人共職,共理陰陽,除天地之病,令帝王不愁苦,萬二千物各得其所,莫不悦喜而出見見,同現,無有冤結者也。""善哉善哉!""然,真人可謂知道矣。""不敢不敢。""然,學而問道,有何謝乎?""唯唯。""繫之胸心繫之胸心,牢記在心,無有去時。""善哉善哉!學問得其數數,道理,規律,要領矣。"

## 天神考過拘校三合訣第二百一十一

《敦煌目録》作:天神過物授三合決第二百十

"今天上良善平氣至,常恐人民有故犯時令犯時令,違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規則而傷之者,今天上諸神共記好殺傷之人。畋射漁獵畋射漁獵,打獵捕魚之子,不順天道而不爲善,常好殺傷者,天甚咎之,地甚惡之,群神甚非之。今恐小人積愚,不可復禁,共淹汙汙,同污亂洞皇平氣,故今天之大急,部部,部署諸神共記之。日隨其行,小小共記而考考,《鈔》作拷之,三年與閏并一中考考,《鈔》作拷,五年一大考考,《鈔》作拷,過重者則坐坐,判罪,定罪,小過者減年奪筭筭,同算。三世世,三十年爲一世一大治,五世一滅之。故今天上集三道行文書,群神共記過,斷好殺傷刑罰也,而興樂,地上亦然。真人幸幸,希望,樂於爲善,常欲有德於皇天,而憐帝王愁苦。時氣不和,實咎在人好殺傷,畋射漁獵,共興刑罰,常有共逆天地之心意,故使久乖亂乖亂,错亂不調,帝王前後得愁苦焉,是重過也。真人幸欲常有功於天,有恩於帝王,今天上積積,非常疾毒疾毒,痛恨之。群神教

吾言,故今以文付真人,歸有德君,以示天下。人得文各自深省,思過失,念書書,天文書言。天今良平氣俱至,不喜人爲嫉賊嫉賊,嫉妒憎惡,吾知天上有此言,今敢不敢不,不敢不下道之,不言恐爲嫉賊,害在吾身。吾不敢犯也,故以事報諸真人。慎之,真人不言,害在子身。以示凡人,愚人欲犯之,害在其身,天亦不復過責真人也。自今以往,天乃興用群神,使行考治人。天上亦三道集行文書以記過,神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亦三道行文書以記過。故人取象於天,天取象於人。天地人有其事象,神靈亦象其事,法法,效,仿效而爲之。故鬼神精氣於人諫亦諫,常興興,楊釋作與天地人同時。是故神應天氣而作,精物應地氣而起,鬼應人治而鬥。此三者,天地中和之疾使,隨神氣而動作,應時而往來,絶洞絶洞,透徹,穿透而無間,往來難知處。故今天道傳治,與往古殊異,以今占古多不中,以古占今不復不復,當作復不應,故古文衰竭衰竭,不靈驗難復用,用之不比比,接連中。又有集處真真真真,真實,合符天意的文,故天上言,拘校前後三合,取中中,其中善者以明事以合意。然後天上道正,王道備,邪惡悉去,帝王大樂,乃無事,人自爲謹,得天意。真人知此事重重,重要乎?""唯唯。""善哉! 子知其意矣。"

右天上禁火以興生、斷刑傷殺、止畋射獵,不順天時氣爲天所惡,記見見,同現在,知赤初受符更始文。

# 太平經庚部卷一百十九正讀

## 三者爲一家陽火數五訣第二百一十二

《敦煌目録》分作：三者爲一家決第二百十一、
陽火數五決第二百十二，並在卷一百十八

“下愚之生願一請問，今天道當具具，齊備，完全，無不有、無不包容也。天上何覩，何故一時悉欲生而急刑罰乎？”“善哉，子之難問，得其意。吾常甚好子之言。子之言，常發起發起，引發吾意，使吾道興。子向不能難問，誰復而而，通能難問者乎？故天道久斷絶閉而不通，天甚疾苦之。吾久悒悒，欲言，無可與言者，故天道失其分理久矣。歲歲至歲歲歲至歲，年復一年，至於今。天運生聖人，使其語，無而而，通能盡解除其病者，故乃使真人自來，與吾相覩，乃一得爲天具語，子難難，提出的問題常獨深得天意。安坐，爲子悉陳道陳道，陳説之。吾欲不言，畏天威也，故得子問者，輒欲言，無可無可，無所匿也。真人亦知之邪？”“唯唯。”“然，子解解解解，懂得解答問題的方法矣。今天上所以盡悉欲生長而急害傷者，天道常有格常有格，疑當作常格有三氣，其初一初一，第一者好生，名爲陽；二者好成，名爲和；三者好殺，名爲陰。故天主名生之也，人者主養成之，成成，當作地者名爲殺，殺而藏之。天地人三共同功，其事更相因緣因緣，依憑也。無陽不生，無和不成，無陰不殺，此三者相須須，依靠爲

一家,共成萬二千物。然,天道本末中也,今者,天道初起初起,初始,發生,產生以來,大周復反反,同返,來屬屬,歸屬人屬陽。陽好生而惡殺,生者須樂,乃而而,通能合心爲一相生,而而,通如中有殺氣輒傷,不能相生成。子欲知其信實信實,確實,事實憑據,比若胞中之子,不可有小害,此脱略:有小害輒傷死,死不復生,輒棄棄,丢失,死亡一人。爲是連傷而不止,便絶滅無後世矣,一家無統絶去矣。故尤大急刑罰殺傷也。天道同不常常,通當如此耳。今者大急,復更爲真人察察察察,細細,明白的樣子分别之,使下古人大覺,知天道今今,當作令不欲殺傷訣意。所以更爲真人察察言者。俗人隨吾吾,自己但無事習文辭,而作巧語也,故更爲其陳刑刑,陳增岳作列天證。今甲子,天正也,日以以,同已冬至,初還反反,同返本。乙丑,地正也,物以以,同已布根。丙寅,人正也,平旦,人以以,同已初起初起,起床,起身活動,開門就職就職,從事自己的工作。此三者,俱天地人初生之始,物之根本也。初生屬陽,陽者本天地人元氣。故乾坎艮震,在東、北之面乾爲西北,坎爲北,艮爲東北,震爲東,其中和在坎艮之間,陰陽合,生於中央。故凡懷姙者,在頭下足上,中腹而居,微在中和之下。陽合者生,於最先發去,出其形形,楊釋作刑氣,投於他方者,此主天地人三氣初生之處,物之更始,以以,從上下,不可有刑殺氣居其中也此句《鈔》作:生於陰中,陰故稱母,不可使刑氣居中央。置其德氣陽氣,乃萬物得遂生;如中有凶氣,輒傷。故出其刑,去之也。今者天道大周更始,以以,從上下,純陽治天治治,王校作地,故急斷刑罰也。天者稱神,陽亦稱神,故今天使神治人。真人欲知吾書文與天相應不,自今以往,犯吾書文,欲好刑殺者,天上亦且考考,《鈔》作拷之,人亦且更急之,神亦且考之。天上地上,異處同謀,鬼神不與人同家家,類屬,類别,亦且同謀,是天平氣且至也。天初氣更始更始,

更新，除舊布新於天上，地初氣更始於地下，人初氣更始於中央，此三氣方俱始生，不欲見刑惡凶氣，俱欲得見樂氣，故自今以往，天與地樂斷刑也。真人知之乎？""唯唯。愚生暗昧，以爲天上行疾人爲惡而禁刑殺傷也；不意乃天地人在懷姙之氣，更始之本元也。見天師説之，甚惶甚恀恀，同駭。""子知惶且恀恀，同駭，可謂覺悟，知天道意矣。善哉！曉事生，戒此文，慎無無，通毋斷絶，爲身害。""唯唯，不敢不敢。""行，去，重之。凡人學問，各爲身計，務順天道。""唯唯。""出此天上禁忌勿藏。""唯唯。請問天道何故正以今爲大周，爲元初，乃更更，更替，更新大數大數，天地人運行的規則。數，自然法則考正文哉？""善乎，子之難問也，大得天心意。然，今者，五陽之上長也，五火之始也。火之最上者，上爲天，爲日月之色者。火赤與天同色，天之色赤，火亦赤，赤者迺稱神。天與神者常昌，得凡事之元，是故十一月爲天正。天上亦然，故其物氣赤，赤者日始還反反，同返。其初九氣屬甲子，爲六甲長上首長上首，首領，居首位的也。甲者爲精，爲凡事之心，故甲最先出於子，故上出爲心星，故火之精神，爲人心也。人心之爲神聖，神聖人心最尊真善，故神聖人心乃能造作造作，創造凡事，爲其初元首初元首，初始。故神聖之法，乃一從心起，無不解説。故赤之盛者，爲天、爲日、爲心，天與日與心常明，無不而而，通能照察照察，明察，曉知。故自今以往，行此道者，姦邪之屬悉絶去矣。夫陽之生者，於幽冥之中，是故陽氣起於北，而出於東，盛於南，而衰消於西，天之爲法如此矣。""善哉！願聞今陽之生者，何故正於幽冥中乎？""夫生者，皆反反，同返其本，陰陽相與合乃能生，故且生者，悉復其初始也。天地未分，初起之時，乃無有上下日月三光，上下洞冥，洞冥無有分理。雖無分理，其中内自有上下左右表裏陰陽，具俱具俱，全部相持，而不分別。若陰陽相持始

共生,其施洞洞洞洞,混沌合一,亦不分别。已生出,然後頭足具,何知何知,可知,可以分别。何,通可,陰陽之初生之始如是矣。故人今將變化而施生者,悉往就幽冥閑處,天使不忘其本也。人初受天地之法,是其先也,故天使其不忘也。""善哉善哉!見皇天師言,乃知分理也。""子可謂易示曉矣。""請問陽與火何獨伍伍,結爲同列,作同伴乎?""行氣者各自有伍,非獨火也。金火最爲伍,赤帝之長,故《天策書》非云邪:'丙午丁巳爲祖始。'始者,先也,首也,故書言祖始也。萬事之始,從赤心起。心者洞照知事,陽始於陰中,亦洞照。故水者,外暗内明而洞照也,中有陽精也。故陽始起於北,而陰始起於南,十一月地下温,五月地下寒。""今陰陽始起,何不於天上而正於地中乎?""善哉,子之難問也。然,地爲母,父施於母,故於陰中也,其施陽精,同始發於天耳。陽者,其化始氣也,微難覩,入陰中成形,乃著可見,故記其陰中,不記其陽也。""今天雨雪,同是其施化之道,見可覩,而言陽施精微不可覩乎?""善哉,子之言也,難得其意難得其意,提問正中要害,欲爲真人分别説之,恐天道大形見見,同現,顯露,故不爲子説也。然,恐真人心恨恨,不滿足,夫爲人師、爲人上者難。請安坐,爲子微説之。天雨雪造將爲之時,呼吸但氣耳,陰陽交相得乃施,可覩。於此之時,天氣下,地氣上,合其施,故雨雪有形而可見也。""請問:今或有山潰雲上山潰雲上,山體崩潰、水氣上昇成陰雲,皆可覩,而言不可覩,何也?欲不問,苦悒悒,今故具問之。爲弟子不謙。""不也,不問無以得知之,致致,當作故當問之,無所疑也。諾,爲子微説之,不可窮極窮盡。然雲雨潰山雲雨潰山,陰雲成雨,山體崩潰,此者陰之盛怒而不自忍傷陽化,凶事也,非善變也。有傷於化之道,陰之失也,陰之傷也。真人勿復窮問,天道亦不可察察盡言也。子自思其意。""唯唯。""行,去。"

# 道祐三人訣第二百一十三

真人再拜:"謹問天師道。太平氣至,誰誰,哪些人者當宜道哉?誰者不宜道乎?""善哉,子問事也。夫道與人,比若風雨,爲者則善,不爲則已。好爲者,則其人也;不好爲者,即非其人也;爲者不用力,易開通開通,理解掌握者,即是其人也;不開不通,終日無成功,即非其人也;爲之即吉,不爲則凶,是其人也;不爲之,其人自吉善,無所疾苦,已爲之後,反有所疾苦,即非其人也。又凡人自養,不可不詳察也。夫道者,乃正人之符也,疾病鬼物者,迺邪惡之階路也,賊殺良民之盜賊也。或見人且入正道,因反怒人,與人爭鬥,於人爲正道,反凶不爲善,反安隱安隱,安穩,安適於等等,等輩,同類之間,不可不謹詳自精者。得道則吉,失道則凶也,死生之命,不可自易而不謹詳也。""善哉善哉!愚生已解矣。""然,真人既問疑事,且告真人天要語。吾道之所以而而,通能長久養者,人而而,通能樂道樂德樂仁,忽於凡事,獨貪生耳,道正長於養守此二二,楊釋作三人也。過此而下者,吾道不而而,通能長久養也。""何哉?夫人人,當作天道乃無不覆蓋,何故獨宥此三人,不宥餘哉?""然,善哉,子之難問也,得其意。夫大道之出也,人皆蒙之恩,乃及草木,莫不化爲善,皆得其所,俱而而,通能各竟其天年。夫無道德不仁,不可久養也。""何哉?""然,但以其不好道德仁也。""夫好道德仁,何故獨可久養哉?願聞其意。""然,子曉事生哉!其問事絶訣訣,同決也,詳聽,爲子分别言其意。""唯唯。""然,是好道德仁,此三人皆有三統之命。樂好道者,命屬天;樂好德畜養者,命屬地;樂好仁者,命屬人。此三人者,應陰陽中和之統,皆有録籍,故天上諸神,言吾文能養之也。行不若此,亦無録籍,故吾文不能久養之也。今太平氣

至,無姦私,故不而而,通能久養姦惡之人也。不如如,同往者内亂之時,能包養惡人也。""願聞其竟竟,當作意説。""然,姦邪惡氣出活活,當作治者,反能久養姦惡之人也;而不能久養善人者,是其衆害多善者少也,比猶若比猶若,比如大寒至而熱氣衰也。今正氣至,乃不能久養姦惡之人,比若陽氣至而陰氣消亡也。夫太陽上赤氣至,乃火之王精也。火之王者乃光,上爲日。日者,乃照察照察,明察姦惡人,故言不得爲非,故不容惡人也。又道者主生,德者主養,仁者主用心,故愛。春即生,夏者即養,人則用心治理治理,管理,養長萬物。故太陽所生養長,用心最勞苦,此之謂也。""善哉善哉! 愚生重聞命乎!""然,安坐,爲子更有所脩脩,通修解脩解,告誡和解説。""唯唯。""一事,學道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二事,學德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三事,學仁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四事,學官而大度者在天,中度者在神靈,小度者在人也。五者,好畜聚財業財業,財產,家業大多者在天,中多者在神靈,小多者在人也。然,此五事,大度中度小度,一由力之,歸命於天,歸德於地,歸仁於人。守此三事學身學身,修養身性,以賢心善意,思之惟之,身迺可成;積之聚之,神且自生;守之養之,道且自成;樂之好之,身且自興。天道無親無疎,付歸善人。是故天自力行道,日一周。所以一周者,凡物之生,悉法六甲五行四時而生,一氣不至,物有不具具,具全,則其生不足不調調,順矣。爲人君上父母而不調,大過也。故天日一周,自臨自臨,親臨行之也。所以自臨行之者,假令假令,比如子子,地支的第一位,五行屬水水也,但有水,氣未周周,周全,齊備。此地支須與天干相配,五行氣不足,四時氣不周,故爲行而臨之。甲加其上,有木行,有春氣。丙加其上,有火行,有夏氣。戊加其上,有土行,有四

季中央之氣。庚加其上,有金行,有秋氣。壬加其上,有水行,有冬氣。五身五身,此指代表五行的五陽干已周,四氣已著,乃凡物得生也。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乃無爭訟者,故可爲人君父母也。夫人爲道德仁者,當法此,乃得天意,不可自輕易而妄行也。天道爲法如此,而況人乎?故上士法天,其道乎!中士法地,其德乎!下士法人,其仁乎!過此而下者,不屬於人,故與禽獸草木同乎,無常命。真人得吾文書,自深思其要意,緣緣,何緣而無善與天相得同事也?與吾文反者,乃天地之怨也,吾亦不耐耐,忍受也。吾文書所惡,正是也。真人慎之,以付上士,歸縣官,示凡人。自今以往,天與古異。""善哉善哉!"

右分別太平文,出所宜所不宜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正讀

## (不食長生法第二百十四)

"請問不食而飽,年壽久久久久,長久,至于遂存遂存,長生。""此乃富國存民之道。比比,及,等到欲不食,先以導命之方方,方劑居前,因以留氣。服氣藥之後,三日小飢,七日微飢,十日之外,爲小成,無惑矣,已死去死去,當作去死,脱離死亡就生也。服氣藥之後,諸食有形有形,成形的,固體的之物堅難消者,以一食爲度。食無形無形,不成形的,液體狀態的之物,節少爲善。百日之外可不食,名不窮之道,名爲助國家養民,助天地食主食主,供養君主。少者爲吉,多者爲凶,全不食亦凶,腸胃不通。通腸之法:一食爲適,再食爲增增,過量,三食爲下,四食爲腸張張,同脹,五食飢大起,六食大凶惡,百疾從此而生,至大飢年當死。節食千日之後,大小腸皆滿,終無料料,清理也,令人病悉除去,顔色更好,無所禁防禁防,禁忌。古者得道老者,皆由不食。君臣民足以安身心,理其職,富者足以存財,貧者足以度軀。君子行之,善樂歲善樂歲,當作善歲樂,凶年不危亡。夫人曰曰,當作日有三命,而不自知,日三食乃生。朝不食一命絶,晝不食二命絶,暮不食三三,王校作三命絶。絶三日不食,九命絶,無匿物,無寶留寶留,留藏,此由飢也,奸邪大起,悉從此始。用吾道,萬事自理,吉歲可以興利,凶年可以存民,常當忽忽,速,通束。忽

帶,束緊衣帶帶收腸,使利行步也。"

〔《三洞珠囊》卷四《絶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二十〕:是故食者命有期,不食者與神謀,食氣者神明達,不飲不食,與天地相卒也。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一)正讀

## (占相乃不能救決第二百十五)

天地之間,凡事各自有精神,光明上屬天,爲星,可以察安危。天地之性,自有格法,六甲五行四時節度節度,運行符合規則,可以占覆占覆,測知未來之事,作救作救,救,挽救衰亂,防未然之事。臣見君父之衰,救之,使其更興盛,是大功也;深知其衰也,不救之,此脫落一段,據下文當有:是名爲倡衰,罪不除也。二事,臣知君得言不實,救之,使其信實,是大功也;或反言而去,名爲倡訞訞,同妖,罪不除也。三事,臣知其君有失,將覩覩,遇見凶害而救之,使其更無凶害,是大功也;知而不救,名倡凶,其罪不除也。四事,知君理失其要意,災害連起,而救助其理之,是其宜也,爲曉事之臣;知而不救,其罪不除也。五事,臣知其君年少,其賢賢,才能,才德未能及事而救之,助其爲知,是其宜也;知而不助爲賢,反言不及,名爲不忠、弱其上,其罪不除也。六事,臣知其君老,有天期天期,上天規定的年壽而憂之,爲其索殊方、大賢之助、異策内文内文,秘文,令君更得延年,是大功也;知而不能不能,不做,反言吉凶者,其過大也。七事,爲人下知上有危,有失理,或失忘,而共救之案之,是爲大功;知而不救,自解避而去,爲不順忠孝之人,罪皆及其後。八事,父母有疾,占相之,知能盡力竭精,有以救之;知而不救,天將大罰。九事,父母年老且盡,

爲子者知父母老期將至,爲求賢師異方,令得丁强丁强,年輕力壯,孝子之宜也,此由由,通猶食人之食,以食歸歸,回報之,而有大功也。十事,知人凶衰,有大害患將至而救之,使其更興,與其奇方異策、内文善事,令無復憂苦,是爲大功;知而不爲,有罪不除也。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二)正讀

## (閉藏出用文決第二百十六)

夫爲人子,見父母有死難而抛去抛去,抛棄,放手不管之,處樂違違,躲避,逃避苦,此乃與禽獸同耳,豈可統三才,繼天地乎?是以聖人出也,施教戒,勸人爲善,斷絶凶惡,以救天地之災,令三光五行星辰順叙順叙,依次運行,不紊亂,豈徒言哉?今天上乃具出文書,以化除化除,消除諸災害,以致善,是故吾自曉勑真人出書也。今天上教吾大言,勿有蔽匿也。今天地大周更始,災害比比,皆,都當消亡,無復餘粮粮,同糧,當作種類。故教人拘校古今文,集善者以爲洞極之經,定善不可復變易也,雖聖賢之人不能復致其文辭。夫文辭,天地陰陽之語也。故教訓教訓,教導人君賢者而勑戒之,欲令勤行致太平也。所以言蔽藏者,賢君得而藏於心,用於天下,育養萬物而致太平也。而歸功於上帝,則堅於石室深穴也。天生善物,必歸之善處。如珠玉也,必帝王寶寶,珍藏之。其麤惡之物,衆棄之。況人爲善,而天豈不愛乎?帝王豈不重之乎?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三)正讀

## (三道集炁出文男女誦行決第二百十七)

今天上無極之天,中無極之天,下無極之天,旁行無極之天。今爲法,況況,比況,比照三道集氣共議,其應天地人之位也。乃太平至,天悦喜,則帝王壽。其道神靈祐,天地善氣莫不響應,道德日至,邪僞退,訞訞,同妖臣奸冗冗,王校作宄滅,凡臣悉除,萬善自來,五行和,四氣時氣時,羅注作時氣良。其爲政法,起於本。本者,天地之間,人象神,神象人,而各自有隅隅,通偶,聚亭部鄉縣,善惡所好所疾苦,各有其本本,依據,緣由,事皆近,察察自相短,短長得失,明於日月。故大教其集議,賢不肖共平平,通評其事。故天下州縣鄉里置封封,封緘好的房舍或器物。據本經卷八十六,應指太平來善宅,仰萬民各隨材材,才智,見聞作書,直言疾苦利害可否,致書投於封中。長吏更撰撰,編排整理上天子,令知民好惡賢不肖利害,可集議而理之,即太平之氣至矣,而福國君萬民,萬二千物各得所矣。原注:封即今軌函也。案,此是後人附注,疑誤。

天道有緩有急,人事亦然,有緩有急。天道急,即風雨雷電不移時不移時,立即,很快而至;人道有急,亦趨走趨走,奔跑不移時而至。急者即以時應天法則上之,刺刺,書寫,抄寫一通付還本事付還本事,留在本處作爲底本;而有賞罰,緩者須八月爲一日上也,天上法如此。夫陰陽爲法如此,人道亦如此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四)正讀

## (人腹各有天子文歸赤漢決第二百十八)

凡人腹中,各有天子,五氣各有王者。天有五氣,地有五位。其一氣主行,爲王者,主執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爲心。心則五臟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至,極,最重要的也,主執爲善,心不樂爲妄、内邪惡也。凡人能執善,清靜自居,外不妄求,端正内,自與腹中王者相見,謂明能還覩其心也。心則王也,相見必爲延命,舉事舉事,行事,辦事理矣;不得見王者,皆邪也;不復與王者相通,舉事皆失矣,而復早終。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五)正讀

## (圖畫多此疑脱:真善夷狄却名神文決第二百十九)

"今太陽德盛,欲使天上天下,上無竟,下無極,旁行八洞八洞,八方極遠外内。真神真精光悉出助帝王治,而致致,招致上皇洞平之氣未常常,通嘗見之、善人命長、萬物無復夭死自冤者,而邪神悉消亡、天下無復强枉病者,豈可聞乎?""善哉,子之問也。天使悉斷邪僞凶惡,而出真事。凡圖畫,各有精神,真事有真神,邪事有邪神,善事有善精神,惡事有惡精神。夫蓄積邪之家,後必有邪害也;蓄積真文真道之家,後必有度世者也。故真僞各精精,精念,專致思索所致也。故天有吉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地亦有吉凶,吉則吉精神,凶則凶精神。"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六)正讀

## (九事親屬兄弟決第二百二十)

夫三皇五帝各有親屬兄弟親屬兄弟,喻指同類、部屬,三王五霸各自有親屬兄弟。小小分別,各從其類,世興則高高,盛,世衰則下下,衰微。比若晝夜相隨而起,從陰陽開闢到今不止。貧爲小人,富爲君子,更共相共相,相互爲使,轉相理。是天地親屬也,萬物不興,其中幾類似類似,相似,近似之,而實非也。天有六甲、四時、五行、剛柔、牝牡、孟仲季,共爲親屬兄弟而敬事之,不失其意,以化天下,使爲善主。此疑脫:道德仁義禮智文武更相相,自相爲親屬兄弟。夫道與道爲親屬兄弟者,凡道乃大合爲一,更相證明證明,印證轉相生。今日身已得道,凡道人皆來,親人合心爲一家,皆懷善意。凡大小不復相害傷,災害悉去無禍殃。帝王行之,天下興昌,垂拱無爲,度世命長;吏民行之,其理日明,凡道皆出,莫不生光以上各句押韻,韻字是:傷、殃、昌、長、明、光,在陽部。道與道爲親屬,傳相行,故與與,當作興道召道,以道求道,即以道爲親屬兄弟。尚化如此,則天下皆好生惡殺,安得有無道者哉?德與德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執大德,以德爲意。凡有德之人推謙相事,天下德人畢出矣。以是爲法,安坐無事,帝王行之,其國富;吏民行之,無所不理。以德召德,德自來矣。仁與仁爲親屬兄弟者,今日身爲仁,凡仁者自來相求,

以仁召仁,仁人盡來矣。帝王行之,天下悉仁矣;吏民行之,莫不相親。所謂仁與仁合爲一家,是爲親屬兄弟矣。義與義爲親屬兄弟者,以義求義,今日身已成義,凡義之人,悉來歸之,以義合也。帝王行之,苦樂相半;吏民行之,生生,命傷半。以義求義,是爲親屬兄弟矣。禮與禮爲親屬兄弟者,以禮求禮,今日身已成禮矣,凡禮之人悉來,行者守節,生生,龍譯作坐者不安,腹中内空虚,外使若環,趨走跪起,無無,無不聞命聞命,接受教導矣。此疑脱:人命日短,衣物盡單單,通殫。帝王行之,愁苦且煩;吏民行之,職事職事,事務紛紛,丁者力乏,老弱傷筋。禮禮相親,是爲親屬兄弟矣。文與文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文矣,以文求文,文人悉來至若浮雲,中外積之聚若山,至誠若若,疑當作苦少,大僞出焉。帝王行之,以理其事,或得或失;吏民行之,更相期期,當作欺,妄以相拱拱,抵御,抗衡爭鬥,害變疾病萬種,人日短命。以文相期期,當作欺,以文相恐,轉相取轉相生,此乃文之親屬也。武與武爲親屬兄弟,今日已成武矣,以武召武,凡武人悉來聚,其氣陽陽陽陽,旺盛的樣子,其兵煌煌煌煌,明亮發光的樣子,其力皆倍,其目皆張,其欲怒不得止,武鬼居其角角,額角。此指頭腦,取勝而已,不復惜其命。君子行之,其治日凶;則則,若,如果吏民行之,滅殺人世世,世類,後代,無有善意,理有聚害。此即以武生武,則武之親屬也。辯與辯相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大辯矣,凡有辯之人悉來歸之。辯辯相與,無有終窮,一言爲百言,百言爲千言,千言爲萬言,供往供來供往供來,共往共來,來來往往紛亂錯雜。供,當作共,口舌云云,同雲亂,無有真實。人君行之,其政萬端,吏民無可無可,無所置其命。以辯求辯,是爲親屬兄弟也。法律與法律爲親屬兄弟者,今日已成法律矣,以法律求法律,凡天下法律之人皆聚。事無大小皆有治,凡人,無有無罪之人也,自生至老,

一人之身有幾何罪過?無有無罪者。以此相相,治理生人生人,生民,人民,君子之十九强死强死,横死,不能盡享天年;以此爲理,天下大亂不可止也。以此論親屬兄弟,相求各從其類。理亂之本,太平之基,齊此九事,可知也。天上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氣出助之;好行德者,德氣助之;行仁者,天與仁氣助之;行義者,天與義氣助之;行禮者,天與禮氣助之;行文者,天與文氣助之此下脱:行武者,天與武氣助之;行辯者,亦辯氣助之;行法律者,亦法律氣助之。天地各以類行神靈也。天將助之,神靈趨之,深思其要意,則太平氣立可致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七)正讀

## (不效言成功成功,當作效成功決第二百二十一)

"請問上上,最高的,第一等的,大善易爲也,上惡易爲耶?""夫陽極爲善,陰極爲惡;陽極生仙,陰極殺物;此爲陰陽之極也。夫凡民生不能盡力養父母,求奇方道術以資資,恭敬,供養父母,使懷悒悒而至死,復相教善衣食、歌舞以樂之善衣食歌舞以樂之,以善衣食歌舞樂之。介詞以的賓語前置。之,指死者。此指大辦喪事,是爲大逆之民,天豈福之乎?天上效凡書文對對,當面審核。此指當面核實的結果,今天上爲法,令天上人不得相期期,當作欺爲猾,自有大術也,地上亦然。今真人豈知之耶?自古到今,多有是佞臣猾子,弄文辭,共欺其上,愁其君父,而得官位;無功於天地而食禄,天甚疾之,地甚惡之,天上名之亂紀。今天上平氣至,欲斷之,恐此子此子,這類人復亂理。今人積愚,多可欺多可欺,多所欺而得仕,今天災不可欺而去也,不可詐僞而除也。真與僞與天相應不,悉以示下古之人,試使用之。災害悉除,即是吾之真文也,與天上法相應,可無疑也,不言而反曰曰,王校作日彰明彰明,明顯矣。用之而無成功,吾道即僞矣,亦不言而明矣。天上爲法,不效巧言,乃效成功成事,比若向日月而坐,俱有光明,何以知其熱與清清,凉乎?去人積遠,以何效之?主以成功成功,實際效果也。向日而坐,熅也,足以知熱;向月而坐,

足以知清。吾之真文,亦若是矣。"

## (上士善言教人增筭决第二百二十二)

天上爲法,目視則理陽,瞑則理陰;視則理有形,瞑則理無形;視則理人身,瞑則理精神。以是爲效,故能使陰陽悉理,則無有失職者也。地上亦然,爲洞極皇平也。今天之出書,神之出策符神聖之文,聖人造文造經,上賢之辭,此皆言也。故天地神聖上士爲人盡力以言,積年積年,多年,可立天地,除災害。帝王案用之,乃致遨遊而無事,上得仙度增年,得天意,子孫續嗣,無有絶也;世衰乃更爲大興,天下仰命仰命,依賴而生存莫不得莫不得,莫不得其所,其天地六方八遠絶洞陰陽俱悦,天病天病,疑當作天病爲愈,風雨爲時,雷電不作,日月更明,三光不失度,四時五行順行,各得其所。此神聖善言所致也,其功莫不大哉。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二十九)正讀

## (隨俗接文決第二百二十五)

據《敦煌目録》上缺卷一百二十八易命增筭符決、生不盡力養父母戒

天上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無極之三光無極之三光,照耀天界的日月星。與下文照耀人間的"天上三光"有别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中居中居,中心地區。此指紫微宫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三光各異,其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上音響雷電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風雨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天下居中居中,中心地區。指京城一帶,風雲氣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之人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蚑行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草木各異,自有自然元

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山阜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上川谷水澤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地下無極陰陽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五行各異,自有自然之之,王校作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四時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干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六甲十二子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八方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神靈各異,自有自然元氣陰陽,與吾文相似,各從其俗,記吾善惡書辭而行之,即太平矣,如不從其本類教教,通效,仿行之,即大亂矣。志志,同記之哉! 天教教,使吾具出此文,以解除解除,除去天地陰陽帝王人民萬物之病也。凡人民萬物所患苦,悉當消去之。故教子用法無極以示之,乃拘校前後聖賢神文與凡人俗辭,合而大考考,審核之後,天地之病,都得消除消除,除去。已消除,帝王延年,垂拱無憂也。

## (天多灾變人過不政政,同正第二百二十六)

天,太陽也;地,太陰也,人居中央,萬物亦然。天者常下施,其氣下流也;地者常上求,其氣上合也,兩氣交交,交會於中央。人者居其中,爲正也,兩氣者常交用事,合於中央,乃共生萬物。萬物悉

受此二氣以成形,合爲情性;無此二氣,不能生成也。故萬物命繫此二氣,二氣交相相,觀察於形形,形體。指萬物的形體中。故爲善,天地知之;爲惡,天地亦知之。故古者上善德之人,乃内獨知天意,故常方方,正,正直爲善也。

## (天地復命順事法第二百二十七)

天識曰:復復,實踐,履行樂者樂,復善者善,復惡者惡,復喜者喜,復順者順,復真者真,復道者道,復悦者悦。凡所復,天地羣神亦復復,回報之以以,通似影響哉!復文者文復,復僞者僞復,復辯者辯復,復佞者佞復,復武者武復,復逆者逆復,復凶者凶復,復邪者邪復。凡所復,悉天地羣神復之,凡吉凶安危之法,在所復已。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正讀

## (欺有善善,疑是衍文惡決第二百三十)

據《敦煌目録》上缺:弱形强神決、同師行異決

“凡人家人家,人力强者,多畜私財,後反多貧凶,何也?”神人言:“此乃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後生反欺老者,皆爲逆,故天不久祐之。”“何也?”“然,智者當苞苞,通包養苞養,包容撫養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當養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後生者當養老者,反欺之,三逆也。與天心不同,故後必凶也。夫財者,天地之間盈餘盈餘,剩餘,多餘物也。比若水,常流行而相從,常謙謙居其下,得多財者,謙者多得也。故期期,當作欺者,天不祐之矣。”

## (象文行增竿決第二百三十一)

據《敦煌目録》下缺:强上斯兵詐害決、化人所不能化決

“從天地陰陽中和三法失道已已,同以來,天上多餘算算,天賦予人的年齡。人未享盡天年而死,就有餘算,天可以用來增加善人的壽命,蓄積不施行。”“何也?願聞其意。”“然,天之受受,同授。給予命,上者百三十,謂之陽曆陽曆,漢代太初曆把一個月定爲二十九又八十一分之四十三日,實際使用時一月爲三十日的稱陽曆,二十九日的爲陰曆。陽曆即大

月閏餘閏餘,閏年也。其次百二十,謂歲數除歲數除,一年中的全部月數,即十二紀也。其次百歲,謂之和曆物紀也。人悉當象是爲年,今失三法已來,多不竟其年者。餘算一歲一算算,計算,統計滙集,格格,擱置在天上,人行失天道,無能取取,得到者。今象吾文爲善行者,天上悉且下此算以增之,或得度世,或延年矣。天地□□王校補:開闢已已,同以來,帝王專以憂天下不平、失職爲憂患也,微微,通非此,無可無可,無所憂者也,天下善人忠臣孝子,悉共憂此。但行吾文,此憂除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一)正讀

## (陽盛兵刃消決二百三十四)

據《敦煌目録》下缺:五圖止夜命以長年決、生言決、效成事不效空言決、近命符孤男孤女能調陽陰決

"天上言,陽氣大興盛,鬼物不得妄行爲害,何也?""夫陽盛者陰必衰,故此脱:鬼物不得妄行爲害也。""誰禁之乎?""陽精禁之。""陽精何以禁之哉?""夫陽精爲神,屬天,屬赤,主心。心神,乃天之神也。精者,地之精也。鬼者,人之鬼也。地,母也。鬼,子也。子母法法,依法同行,并處陰道。太平氣至,陽氣大興,天道嚴,神道明,明則天且使人俱興用之,神道用,則以降消鬼物之道也。神道興,與君子同行;鬼物道者,與小人同行。故君子理以公正,神亦理公正;小人理邪僞,鬼物亦理邪僞,明於同氣類也。今陽道興火,兵刃當消滅,火厭之。故兵積,陰氣盛,火積,陽氣盛,陽盛消兵,自然感召也。人生必因天氣,上善者付天,中善付於人,下善付田畝。故上士學而度世,中士當理民,下士當理田野。上士當來雲氣,中士乘車,下士當步行。此三人各殊職,不相妨害。上士度世上天,爲中和調風雨;中士屬縣官縣官,官府,當理人;下士當理財産:各有所職,不相妨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二)正讀

## (見神戒第二百三十九)

據《敦煌目録》下缺:平等度世戒、乃明除耶害決、立成仲到圖決、厭服決、行正[此疑脱:決]

天上諸學道之爲法也,人精求道也已。小合於小道,見諸神,爲小得道門户門户,入門的途徑,未合於中道、乃得至於大道。至於大道,乃能致於真神也。小合小道者致小神,合於中道者致中神,合於大道者致大神。大神至,乃得度世長存。而而,通如至此而至此,如果達到這個程度,皆有大邪神鬼,不欲人度世,善惑人致怠,退而自言變怪,真僞相雜。當此乃能分别邪正,則度世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三)正讀

## (賜貴貴,當作遺決第二百四十五)

天上名上士,從生到終,無一惡意,乃爲凡人所愛,五方人民縣官共賜之遺之。中士乃爲鄰里所愛,鄰里共賜之遺之。下士無有善心意,無可無可,無所得賜遺賜遺,餽贈,贈送,但竊取其家私家私,家産,家財賜遺,此天下人粃粃,空癟的穀粒所爲。何謂粃哉?上士純善,心意無惡,是上陽也。中士心意半善,是其中陽也。下士心意純無善,是下陽也,故名粃。粃不成實,内空無米,爲無實信也。無信實之人爲之粃人。上士得縣官四方賜與其家者,言言,説的是,指的是不忘本祖本祖,根由,根本也。中士得四鄰賜與其家,言不忘父母也。下士反竊取其家財以付傍傍,同旁鄰里者,當象其粃,内空外實,反背其本也,皆有害天上,言背反其家,家中不和,悉由此人此人,這種人。夫臣外交外交,私自和外部勾結,其國必空;家人外交,其家必空;天之咎皆從此起。夫安危起於人腹中,神靈見見,同現於遠方,上下旁行旁行,四面八方,洞達億萬里,可不慎乎?

## (太平炁至大效決第二百四十六)

太平道,其文約,其國富,天之命,身之寶。近出胸心,周流天下。此文行之,國可安,家可富。

# (選舉近曆文第二百四十七)

據《敦煌目録》下缺:簡真僞文、知

之不行重罪決、上書空半實決

天地格法,善者當理理,治,治理惡,正者當理邪,清者當理濁。不可以惡理善,邪理正,濁理清。此反逆之,令盜賊不止,奸邪日生,乃至大亂,各各,當作咎從此起。帝王將任臣,必詳其選舉,當以以,與天心列宿合,乃敢任之。日者,君德也。月者,臣德也。若列宿不合,必不能致太平,奸邪生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四)正讀

## (官舍衣食千決第二百五十一)

說天地上下中央八遠郵亭所衣食止舍衣食止舍,提供衣食住宿何等何等,什麽人也? 作道德而懷疑者,取決於此讖。今天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候舍,接待過往官員或其他賓客的館舍。此作動詞,指接待食宿等等,何等,什么人? 地上有官舍郵亭以候舍等等,何等? 八表中央皆有之。天上官舍,舍舍,提供住宿神仙人。地上官舍,舍聖賢人。地下官舍,舍太陰善神善鬼。八表遠近名山大川官舍,以舍天地間精神、人仙未能上天者。雲中風中以舍北極崑崙北極崑崙,北極崑崙的神人。官舍郵亭以候候,接待聖賢善神有功者。道爲首,德爲腹,仁爲足而行之。天設官舍郵亭,得而居之。欲得天力者行道,欲得地力者行德,欲得人力者行人人,通仁。此三者,無窮之路;失此三者,亂之本也;不循此三者,名逆天。故聖人苞苞,通包,包容道德行仁,過此而言,屬萬物之行矣。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五)正讀

## (斗前後六辰生死決第二百五十三)

據《敦煌目録》上缺:思神若響隨人決,下缺:不死祿厚見吾文、畫作圖象決、治陰奸食耳功之神

"請問四時之神氣以助理,致善除惡,何者致大神? 何者致中神? 何者致小神?"日日,王校作曰:"思月建月建,北斗斗柄所指的月份帝氣者致大神,思相氣者致中神,思殺氣者致小神,思月建後老氣者致老物,思月建後病衰氣者致邪鬼,思月建後死氣者致純鬼,思月建後破氣者致破殺凶惡咎害也。生氣者屬天屬陽屬前,天道以神氣生,故斗前六神皆生;後六神屬地屬陰,天道以死氣爲鬼,爲物凶咎。"

# 太平經鈔辛部(補卷一百三十六)正讀

## (力學反反,通返自然之炁決第二百五十七)

"請問胞中之子,不食而取氣。""在腹中,自然之氣。已生,呼吸陰陽之氣。守道力學,反反,同返自然之氣。反反,同返自然之氣,心若嬰兒,即生矣。隨呼吸陰陽之氣,即死矣。"

〔《道典論》卷四《胎息》引《太平經》〕"請問胎中之子,不食而炁炁,同氣。呼吸,食氣者何也?""天道迺有自然之炁,迺有消息之炁。凡在胞中,且而而,通能得炁者,是天道自然之炁也;及其已生,嘘吸陰陽而炁者,是消息之炁也。人而而,通能守道力學,反反,同返自然之炁者生也,守消息之炁者死矣。故夫得真道者,乃能内炁,外不炁也。以是内炁養其性,然後能反反,同返嬰兒,復其命也。故當習内炁以内養其形體。"

## (時形中神精決二百五十八)

據《敦煌目録》下缺:子倍相治決、得道留年化歲決、十賤傳文如郵平付詔書決

子欲使後世常謹常信,自親自愛,神明精氣,不得去離其身,則不知老不知死矣。夫神明精氣者,隨意念而行,不離身形。神明常在,則不病不老,行不遇邪惡。若神明亡,病者立死,行逢凶惡,是

大効也。人欲不病,宜精自守也。凡事不過自然,自然中無精神,凡事皆不成。神神,疑當作精神不過大道與天地之性,中無大精神,尚皆不成,不能自全,故天地之道,據精神自然而行。故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巨者有巨精神,小者有小精神,各自保養保養,保持養育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亡則死,此自然之分也,安可強爭乎?凡事安危,一一,俱,全都在精神。故形體爲家家,居住處,依附處也,以氣爲輿馬輿馬,車馬,出行的工具,精神爲長吏,興衰往來,主理也。若若,要是,表示假設有形體而無精神,若若,好像有田宅城郭而無長吏也。夫長吏者,乃民之司命也,忠臣孝子、大順之人所宜行也。夫人之身而不忠於上、不孝其親,是負其身,戮其刑刑,通形,亡其本也。常思善,精神集來隨人也;思惡,精神亦來集人也。乃入人腹中,隨趨人所思,使悁悒不能忘之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七)正讀

## (相容止凶法第二百六十二)

凡人不能相拘,故自制命。爲不善,天將誅之。故小人得誅於中人,中人得誅於上人,上人得誅於大人。夫小失法,自致危亡。夫神靈大小之誅亦若此,而而,通如不能拘制拘制,控制約束,天當誅之必矣。天畏道,道畏自然。夫天畏道者,天以至至,至道行也,道廢不行,則天道亂毁,天道亂毁,則危亡無復法度。故自然使天地之道守,行道不懈,陰陽相傳相付相生也。道乃主生,道絶,萬物不生,萬物不生則無世類,無可無可,無所相傳,萬物不相生相傳則敗矣,何有天地乎?天地陰陽乃當相傳相生,今絶滅則滅亡,故天畏道絶而危亡。道畏自然者,天道不因自然,則不可成也。故萬物皆因自然乃成,非自然悉難成,如使如使,假使,即使成,皆爲詐僞,成亦不可久。夫天地雖相去遠闊遠闊,遥遠,其制命無脱者。

## (閉奸不並責平炁象決第二百六十三)

據《敦煌目録》下缺:云人處空決、真文除穢決

"請問,太平氣俱至,欲常以善意去姦惡,當何先哉?""夫天地之性,半陽半陰。陽爲善,主賞賜;陰爲惡,惡者爲刑罰,主姦僞。賞者多,罰者少;姦猾者多,賞者少,姦門開。所以然者,罰者多刑,

主殺傷,犯法者皆成姦罪人,故姦門開,姦猾多也。陽者主賞賜,施與多,則德王用事,陽與德者主養主生,此自然之法也。故晝爲陽爲日爲君爲德,夜爲陰爲月爲臣爲姦。天地之性,半善半惡。故君子上上,崇尚善以閉閉,堵塞姦。興善者得善,興惡者得惡,此由由,通猶若以斗拱拱,衡量,比量斗,非斗者自然走走,離去,去除;以尺拱尺,非尺者自然落落,除去,猶方與圓不相得,規與矩不相值相值,相當,相等,縱與横不相合。故陽興必動以類行,故火盛乃雷鳴,朱雀在其中,是以夏雷也,冬則藏。凡事各因因,據,憑其本,乃天道可得而明,不緣其類,聖賢何從得深知之?故從天地開闢已來,人之善惡真僞,但觀其所行,以類求之,占其成功,善惡得失賢不肖可覩矣。何須坐爭之乎?"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八)正讀

## (禁耶耶,通邪文戒決第二百六十六)

據《敦煌目録》下有:用文如射決

"請問,從古到今,賢者明者智者辯者力者勇者,此六人皆有萬倍之才,豈有善惡哉?""此六人悉有萬倍人之才能,其才能安和天地,令使凡邪惡害之屬不生,帝王長無憂而壽,身能自除其疾病,各竟其天年,恩流凡人,此賢明智辯力勇,大善有益矣。而而,通如不能共和天地,使帝王無憂而壽,而身有疾病,被災不能祓去,或夭年而死,與凡人無別,此六人無益也。但效其成功成功,成事,做成的事,無復問也。成功者是也,不成功者非也。效事若此,深得皇天心意,帝王爲之延年命,萬物悉治也。"

## (誡效稱洞平法第二百六十八)

"請問,凡物一時一時,有時有不生者,又有不養者、長之不成,其大過悉從何來?""當生而而,當作所不生者,天也;當養所不養者,地也。天地爲萬物之廬,賢人爲萬物工匠。帝王者象天,常欲生;后妃者象地,常欲養;大臣者象人,常欲思成。此三人并力,凡物從生到終,無有傷也。欲象平之道,爲法者必當如此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三十九)正讀

## (明師證文延帝命法第二百七十)

據《敦煌目録》上有:一日三思無陰惡意法

明之者師也,謂先知之稱師,當主證而明之。自古至今,凡文出皆天地也,故天地先出之。明之者師也,故夫文出皆有師。行之者縣官縣官,皇帝也,古者帝王承天意,受師教,力行以除去災害,以稱天心,得延年益命,此之謂也。造之者天,明之者師,行之者帝王,此三事者相須而成。天不出文,師無由得知;師不明文,帝王無從得知治。故天將興帝王,必有奇文出;明師使教帝王縣官,令得延年益壽,是祐帝王之明證也。

## (常念相成黄帝議訓決第二百七十二)

據《敦煌目録》上有:疾傳文續命不傳被天滅

"凡人民萬物不生,生而不養,養而不長,長而反不成,不竟其天年,其過安在?""凡民萬物不生者,天也;不養者,地也;長而不成者,人也。""過在人乎?""萬物不得時時,按時,及時生者,君也;生而不養者,臣也;長而不成者,民也。天與君父主生,此太陽之長也,生之祖也。天不欲生,物不得生;父不欲施,物亦不得生;君不欲生,物亦不得生;故天與君父主生。夫君父常念生不樂殺者,凡物

盡生，一念殺者一物死，十念殺者十物死，百念殺者百物死，自此至萬念，皆若此矣。""地母臣承陽之施，主長養長養，養育萬物，常常，通當念長養之不?""念一念一，當作一念不長養，則一物被傷，十念則十物傷，百念則百物傷，自此至萬，乃若此矣。是故上古帝王之任任，任用，委任臣，常求慈仁好長養萬物，與爲治；中古半慈仁，物半傷；下古不詳擇臣而任之，故萬物悉傷矣。其德皇，王王，王校作皇之言煌煌也。帝者，爲天地之間作智此以諦釋帝。諦有詳細思考的意思，所以說帝爲天地之間作智，使不陷於凶惡，故稱帝也。王者，人民萬物歸王歸王，歸順尊奉之不傷，故稱王；王者，往也。君者各安其部界，人歸附之而無害，故稱君君，此指州郡長官。君者，號也。吏者，治也，而而，通能助上治物，使凡民萬物大小，不失其治，乃得稱吏。師者，悉解天下辭，悉悉，全部。此指悉解乃得；稱大師者，所謂能解天下天下，當作天下辭天下文也，故得稱皇帝王君師也。故皇道爲首，帝道爲腹，王王，兼指君。此附會漢代諸侯王，地位與州郡長官相近，所以君王通指道爲股，吏爲手足。師道者繩墨，爲法爲則，上下相須而立。故善治者常常，當作尚，通上念皇道，中念帝道，下念君吏吏，疑當作王吏道，常誦大師之法則，守其繩墨，然後天心可安，地意可得，四時自順，五行不戰，三光常明，鬼神精氣不害，五官五土各得其所，盜賊不發，帝王垂拱，俱稱萬歲。天道爲法如此，不如如，同吾文，誠難哉！謹思其意，行此二事，亦有戒哉！"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正讀

## (陰念爲善得善爲惡疑脱:得惡戒第二百七十四)

據《敦煌目録》上有:道士外惡内善上學内外具通決,下有:安危貧富能順文言和天立得決

天地之性,精氣鬼神行治人學學,通斆人教人。神者居人心陰,精者居人腎陰,鬼者居人肝陰。於人念正善,因教人爲善,常居人藏藏,同臟陰,趨人爲惡惡,疑當作善,下脱:於人念惡,教人爲惡,亦趨人爲惡。古者賢人聖人腹中,常陰陰,暗中念爲善,故得善應,凡人腹中常陰念惡,故得惡應,不能自禁。咎咎,過失,此指問題的關鍵,承上文得惡應而言在常陰念善惡,鬼神因而趨善惡,安安,通案鬼,於此可驗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一)正讀

## (天道助窮太平君臣不得相無決第二百七十六)

此下各段原在卷一百三十八《鈔》之後

"請問,天道助弱耶?助强耶?助寡耶?助衆耶?"神人言:"天道助弱。""何哉?""夫弱者,道之用也;寡者,道之要也。故北極一星,而衆星屬,以寡而禦禦,通御,驅使,統領衆也,道要一,而道屬焉。是故國王極寡,而天下助而治,助寡之効也。父母極强,反助嬰兒,是强助弱之効也。上善之人寡而弱,不善之人强而衆;衆則寡矣,强則弱矣,故君子求弱不求强,求寡不求衆,故天道祐之。故不與人爭也,而人自爲爭;不與人爭强也,而人助爲强,故不爭而善勝也。"

## (效請雨止決第二百七十七)

分别天道精身與德不訣此句王校疑爲題目,但《敦煌目録》無。"請問,夫道審當樂欲行,何爲明効?"神人言:"吾受此文於天上諸神,諸神言:'吾聞與陰陽風雨寒暑相應也,以是爲大効。天樂其道行,而人未明信之,以乞雨止雨而明効之。行太平之道,乞請皆應;不行太平之道,乞請不應;明天道至在至在,至于,達到太平也。'故萬物不生者,失在太陽;生而不養者,失在太陰;養而不成者,失在中和。

故生者,父也;養老老,當作者,母也;成者,子也。生者,道也;養者,德也;成者,仁也。一物不生,一道閉不通;一物不養,一德不修治;一德不成,一仁不行:欲自知有道德與仁否,觀物可自知矣。五者,帝王君父師,欲深自知道德仁優劣,但觀此。故理之第一善者,莫若樂生,其次善者樂養,其次善者樂施。故生者象天,養者象地,施者象仁,此三者,天地人之大綱大綱,大要也,過此而下者,但備窮乃後用之耳。如此天氣自爲平安,邪氣自消滅,善人自至,惡人自去,莫不響應也。"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二)正讀

## (五德神人兵馬圖決第二百七十八)

據《敦煌目録》下有:靈祇鬼精決、苻[苻,當作符]刺及咒法

太平氣此疑脱:至,風雨時節,萬物生多長,又好下糞糞,施肥,使地增加肥力地,地爲之日壯且富壯且富,指肥沃,多可多可,多所能長生。凶年雨澤不時,地上生萬物踈少,短而不長,不能自糞,則地之爲日貧薄少貧薄少,貧瘠,無可無可,無所能成生萬物。天地之行,尚須陰陽相得和合,然後太平,而致四時五行之吏也,帝王月建前後也,職當爲帝王氣,逐邪惡之吏也。夫建氣王氣,是乃天四時五行之帝氣也。相氣除氣爲前一前一,首先,第一,是正其前毛毛,當作旄頭直指之吏毛頭直指之吏,爲帝王開道驅邪的騎士也,所向者伏,姦不得復行爲害。除前滿滿,充滿平定氣,皆善良吏也。前五執者居前,預爲帝王氣執除大邪,建前五將,悉受天正氣,皆天之神吏,當爲天使,無無,無論大小,萬二千物之屬,皆當被服被服,感化其德而奉行其化。當王氣爲死,當月建爲破,此尊嚴第一之氣,故不可當也。當者死,名爲殺氣大耗。月建後爲閉,閉塞邪姦,恐後休伏之氣來干干,冒犯帝王建氣也,故天閉其後。後而開開,當作閉,却休邪氣教去也,其後爲爲,如成姦,便當收收,收捕,囚禁之也。後五爲危,危者其處近天執大殺,一轉一轉,一旦變成破即擊,故爲危也。此後五將,天將欲休之,與地同氣,主閉藏姦邪,鬼物同處,不可使也。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三)正讀

## (上繞繞,當作饒不宜有刑決第二百八十二)

據《敦煌目録》上有:天知人過長生戒

問曰:"北方爲皇之始,東方爲帝之始,南方爲王之始,西方爲霸之始。今天有六甲十二子,皇道當於何起?""然,天有三統,各有大無。初一初一,第一者天皇,二者帝,三者王,四者霸。天皇起於上甲子,地皇起於乙丑,人皇起於丙寅,霸道起於丁卯,是天曆氣數也。地曆者,皇道起於子,帝道起於丑,王道起於寅,霸道起於卯。此四者,初受天地微氣造生造生,產生,出現,不得有刑,有刑者傷皇道。道法不得有傷,故子刑卯,丑刑成戌,當作戌,寅刑巳,皆出刑氣,不與同處。"

## (力學問得封不敢失三事決第二百八十三)

問曰:"天封人以等等,何等,地封人以等等,何等,人封人以等等,何等,豈可聞耶?"曰:"天封人以道,地封人以養德,人封人以禄食。""何也?""天者,以道自殊且久,故封之道,使壽,可得食風氣而飽。地者主養,善地,地令人富,故封人以德富。君者封人以禄食,賜之以衣服。此三事皆善也。好道不解解,同懈,故得封於天。好德愛地,知相相,占察地授授,通受而居之,去凶得吉,得封於地。好

學而有益於上政者，君父乃不能遠也，須以理事，故得封於人也。是古者聖賢力學，不敢失此三事。故有得道而去者，有避世而之復地復地，免徭役賦税的地方，不承擔賦役的地方。指隱居處者，或有得君之禄食者也。"

## （樂天憂人卷不記字決第二百八十四）

據《敦煌目録》下有：使夫妻同居決

問曰："夫樂五音者，得其音何如？不得其音何如？並可聞耶？""夫音，非空也，以致真事，以虚致實，以無形身召有形身之法也。夫樂，乃以音響召事，比若人開口出聲，有好有惡，善者致吉，惡者致凶。此書書，羅注作聲俱出於人口，乃致善惡之應。樂聲正天地陰陽五行之語言也，聽其音，知天地情、四時五行之氣和以以，同已不，知盡知盡，當作盡知矣。故上士得其意，以平理平理，治理有序度度，度世也；中士爲之，以助君理，以致壽；賢者爲之，以致無憂。音者，乃一以乘乘，駕馭，統領萬，萬乘無極，天下畢備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四)正讀

## (文字大急十事不得汙辱決第二百八十六)

據《敦煌目録》下有:賜善罰惡十五年平決

問:"《太平經》何以百七十卷爲意?"曰:"夫一者,乃數之始起始起,開始,開頭。故天地未分之時,積氣都爲一,分爲二,成夫婦,天下施於地,懷妊於玄冥玄冥,北方。以下用地理方位代表季節,地支表示月份,字字,名稱,稱呼爲甲子;布根東北,丑爲寅丑爲寅,當作丑寅爲始始,指發芽;見見,同現,指苗出土於東,日出,卯;畢生東南,辰以以,與巳;垂枝於南,養於午;向老西南,未以申也;成於西方,日入,酉;畢藏於西北,戌與亥。故數起於一,而止十二。干之本,五行之根也。故一以成十,百而備也。故天生物,春響百日欲畢終。故天斗建辰,破於戌。建者,立也,萬物畢生於辰;破者,敗也,萬物畢死於戌。故數者,從天下下,疑衍地八方,十而備;陰陽建破,以七往來,還復其故,隨天斗所指以明事,故斗有七星,以明陰陽之終始。故作《太平經》一百七十卷,象天地爲數,應陰陽爲法,順四時五行以爲行,不敢失銖分也。失之則爲脱脱,失,遺失脱誤天事,無所據,不應天地之心意,不隨天數而爲經,無益於理世之用也,不象天地之法,不能去害也。欲知其効,收世之閑文,積之三十里,乃至天,行之,不能消災害矣。

"大天之下,八十一域,萬一一,楊釋作二千國中,各自有文書,悉欲除惡致善消災害,今盡收録聚之,方圓百里,上可將至天,終不能消去災害。此文雖少,帝王能行,必俟明効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五)正讀

## (八人能受三道服食决第二百八十八)

據《敦煌目録》下有:游玄食核陰滅死無人之野决

上古第一神人、第二真人、第三仙人、第四道人,皆象天得真道意。眩眩,當作瞑目内視,以心内理,陰明反洞於太陽,内獨得道要。猶火令令,使明照内,不照外也,使長存而不亂。今學度世者,象古而來而來,龍譯説即如來。而通如内視,此之謂也。久久傳相生復衰微,反日猒其所爲,傳失道意,不能内照,日益不理。故天出聖人,象天文理,故天文自覩也。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萬物悉正。人者,萬物之長也。人失職被傷,不以壽死,萬物亦隨之,天地亦爾,邪氣大作,病人不絶天夭,當作夭年。

〔《三洞珠囊》卷四《絶粒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四十五〕問曰:"上中下得道度世者,何食之乎?"答曰:"上第一者食風氣,第二者食藥味藥味,湯藥,第三者少食,裁裁,通纔通其腸胃。"〔又〕:天之遠而無方方,界限,邊際,不食風氣,安能疾行,周流天之道哉?又當與神吏通功通功,交流功夫,共爲朋,故食風氣也。其次當與地精并力,和五土,高下高下,上下來往山川,緣山入水,與地更相通,共食功,不可食穀,故飲水而行也。次節食,爲道未成,固固,依舊象凡人,裁裁,通纔小别耳。故少食以通腸,亦其成道之人。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六)正讀

## (委氣大神聖上明堂文書決第二百九十)

《敦煌目録》下有:天君教有仙相不須耶
鬼誡難、變易形容醮符九記上昇敕

惟古今之行,各有次第次第,次序,不相踰越。上皇神人之尊者,自名委氣之公,一名大神,常在天君左側,主爲理明堂文之書,使可分別。曲領曲,疑當作典。典領,主管,執掌大職,當爲君通神仙,録未生之人,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至時當上昇之期,使神往師化師化,教導感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置年歲月及日時。至時當上昇之期,使神往師化其身乃上之"各有姓名……乃上之"無故重複,疑抄寫誤重而衍。隨其智能高下,各各各各,各自使不忘部署部署,安排,佈置,分别各令可知,使自狀其能,却却,然後乃任之,奏上,出言曰:"大神爲上主領羣神,各有所部。"宜服明之,勿使有疑,令壽命長藉藉,盛,多,宜當諦之,聖明有心,宜以白日所有生,復而而,通能以簿書籌算相明,可在計曹,主領錢數珍寶之物。諸當上計之者,悉先時告白,併計曹者,正謂奏司農,當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集上大神明堂,勿失期。如天君教,皆不得失平旦平旦,寅時,相當於凌晨三時至五時三刻之間也。明堂大神上承五刻集奏,如天君舊令從事。大神受君之勑,部部,安排下司農,司農受勑,使下所部州郡國,言:"所部領所主,當上簿入司農委輸者,各以所出送書

到。如懈惰不時送者,司農輒上明堂大神上白天君。"出教下,司農令郡國催促,不失後書。置時日漏刻相授,各有分別,勿有所亂,皆令同文,各有所副文。天上自無水旱之災,不得有增減之文,轉輪轉輪,運輸的車輛當至,勿稽留因緣,恐獨受取受取,接受。指受賄,覺知覺知,察覺者有主,天上知聞,罪輒不赦。各慎其職,各明其事,天君皆預知不言。音宜詳,所問不用此言。水旱無常,災害併生,人民疾病,死生無數,不用天君教令致也。天君教出告大神:"卿相中二千石文書,羣僚在職之神,務盡其忠,務盡其行,上稱天君之心。天君與諸師化之,當得昇度者就而正,各使成神,光景隨其尊卑所化之神,皆隨有職位次第官屬。"天君敕大神常化成之。人各自度量度量,思量,志意日高,貪慕上升。其化生,光耀日中,所見洞徹,正神相隨,浮遊八表。觀天所施爲,知其動摇,各從其宜。

## (朝天詣見敕第二百九十三)

朝天謁見,自有常日,當以月初建,大神小神,自相差次,銓次尊卑。朝大臣,不過平旦。朝會羣神,各明部署,案行無期期,當作欺,務明其文書,督責有職之人,先坐其事坐其事,因未盡自己職責而受罰,當如天君教令。有所白,輒開明堂,乃得所言,各有所明,各有所帶,不得無有功効。

## (摩摩,當作羣,同群僚正儀敕第二百九十四)

天君勑大神:"群僚集會。各正其儀儀,禮儀,勿使有過差,以法令各察所部,天上覺知,其過不除。各慎所職,無爲諸神所得短。"

## (有惡惡,楊釋作善於人上其姓名敕第二百九十五)

天君勑大神曰:"郡國之中,有聖智志意,常念貪生之術,願與生神同行,與天合思,欲布恩於人,思惟生成,助天理生,助地養形,慕仁善化,上其姓名於大神,使曹曹,主管部門有文辭文辭,記錄,數上功,有信可任。"曹白其意,天君當自有數,衆神所舉各令保。是郡國選擇選擇,推選,選拔,務取尤善。

## (明堂務平書上勿恐迷決第二百九十六)

天君勑明堂,諸當爲天君理衆職,務平其心,各行天上所部,使有分理,皆盡忠誠,通達所知,務成其功,務理其所,各譬篤達,宜進所思。音聲所通,其意雖有心言心言,心思,心中所想的,天君預聞其語,當何隱蔽隱蔽,隱瞞而不盡忠誠?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七)正讀

## (明古今文決第二百九十七)

問曰:"今欲更明聖賢仁之法而悉絶邪文,何更能明之哉?""天病此邪僞文,使除之,取明天之道。夫古今聖人之文,所以理天地。夫聖人之文明,則天道大理矣。夫皇天所怒而不悦,故有戰鬥,水旱災害不絶。王者愁苦,皆曰:'聖人文稍稍稍稍,逐漸,越來越亂而不明,故天道雲亂而難理也。'聖人文亂。天道亦亂;聖人文廢而不用,天道亦廢而不用。"

## (古者天卷卷,楊釋作券文未出出文大炁甲子有徵決第二百九十八)

問曰:"古者無文,天道不亂。""時天券文未出,上皇神人理,上祖考本,與皇天分體,久久去天道遠,喪亂,不復知天意。故天出券,使聖人書,師傳之,聖人不竟久留也。故記而置之,以遺後生,故太平氣至,天道當理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八)正讀

## (治天爲三時念道德決第二百九十九)

問曰:“今欲使理氣,事而長生,豈可得聞不?”“然,詳念吾之言,皇天自有常法,爲人君上者,當象天而行,乃以道德仁爲行三統。君上樂欲無事者,朝常念道,晝常念德,暮常念仁,既既,通即無一事矣。”“願聞朝何故念道、晝何故念德、暮何故念仁?”“然,天道可順,不可逆也。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願聞其要意。”“然,天有四時三部,朝主生,晝主養,暮主施。故東南生,西南養,西北施。故人象天爲行,以東南種而生之,西南養而長之,仲秋已已,同以往,夏夏,楊釋作冬內居嫁娶而施傳類施傳類,繁衍後代,此皇天自然教令也,故人民嘿嘿,同默自隨之。理能常象此者,即得天意矣;不能象此,名爲逆天教令,故多傷也。傷少少,幼小則春物傷,傷丁壯則夏物傷,傷老即秋物傷,傷懷姙即冬物傷,此自然之法也。古者聖王,常思念天道而行,不敢失銖分矣。”

## (與天有人王相日不恐恐,楊釋作怒決第三百)

問曰:“欲得與地長厚,可得聞乎?”“然,常順天所爲者,長與天厚;輕逆之者,長與天爲怨。故古聖王之理者,一曰常生,二曰常養,三曰常施。爲行如是,謹以承仰天道。不理之名,四曰刑之而

不理,五曰殺,是其極也。以此分别,第一之君純生,第二之君純養,第三之君純施,第四之君純刑,第五之君純殺。生者延年國昌,養者增算,施者無過,刑者有病,殺者暴窮。古者聖王,覩天禁明,不敢妄爲也。古者聖王得六甲王相微氣之日,不怒、不言惡事,至此之日,故故,特意,專門言善事,飲食作樂,以止災去凶邪也。故王氣常欲見尊敬。故上古度世之人、聖王之理順此,故得卧理而思,訖無一事。春東首,夏南首,秋西首,冬北首,四季四季,季春、季夏、季秋、季冬的合稱,即每個季節的最後一月首其角。君臣人民俱知其法,天下邪氣悉消。天上格法,常常,通當以王日下取庫兵,理理,王校作埋之地下,以休廢之日乃致之,故盜賊不興,兵革息矣。"

問曰:"天獨怒而不應和人,寧可知否?""然,天理乃以氣爲語言,見見,同現於四時。春角角,五音之一,和五行五方相配屬木、屬春,屬東氣不知知,當作和,肝脉不動,角蔟不和,清音不應,此即天不悦不語言也。古者聖王見此,即思惟得失之理,以反反,轉變,糾正之。然,王氣所居,乃得仁助其理也,此二氣共生成於此也,乃反休廢凶氣至,來助其理,此乃此乃,當作乃此三氣,小人之氣,反見見,同現於是,無統天位,故象小人。天見見,龍譯疑衍照見照見,看見,曉知其類,令賢聖策之而思之,當索幽隱道人德人仁人以反復反復,恢復其氣,立相應矣。故王者御天道,以民臣爲股肱;爲爲,如,假如御不良,則亂其道矣。古者聖人將御天道,索道德仁賢明共御之,乃居安也。故道人屬天,德人屬地,仁人屬中和。故三統不和,三賢理之。故太平氣至,萬物皆理矣。"

## (道人爲天師決第三百一)

問曰:"萬民何以盡爲仁哉?""然,天道乃生德,德乃生仁。今

君乃以道人爲師,取法於道;君乃法道,其臣德矣;民乃取法於臣,臣德則民仁矣。令下象上,法法,效法上法天也,轉而相生,民安得不盡仁哉? 古者聖王以大道人爲師者,乃欲化下流也。上君爲政如天,中君爲政如地,下君爲政如人。如天者,不失天意,父事大大,王校作天道也;如地者,不失地意,母事地道也;如人者,不失人意,思樂得中和之道。聖人見萬物盡生,知其理重重,王校作真道也;見物物,羅注作萬物盡養,知其真德也;見萬物盡成,知其真仁也。夫理真道者,但有生心;理真德者,但有養心;理仁者,但有施心。非此三統道德仁,非謂太平之君矣。"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四十九)正讀

## (事關天上三萬六千天戒決第三百二)

據《敦煌目録》下有:見天舒精藉寫書不敢擅空決

天上之士乃生生,生存天上,受委氣無形而生知知,同智,天上之士,何所不知,何所不明,何所不見? 自然元氣,同職同職,共同履行職責共行。天上之士,常在無極之殿,與天同理文書,上下不失其事,乃知可生之物;復下地形地形,地土,使得成就,萬物皆被榮。天上之士,天之所尊敬,諸神所仰,如帝王太子,敢有不敬者乎? 天君者則委氣,故名天君,尊無上;所勑所教,何有不從令者乎?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正讀

## (兩生成一決第三百四)

據《敦煌目録》下有:思道得惡[惡,當作要]意不耶下人決、六百中法、致王相神戒、辟蒙闢明

問曰:"夫太平之君道盛,其德乃次次,達到,位列天也。得書獨行,化流天下,乃可無不平也。""夫大大,最,極神不過天與地,大明不過日與月,尚皆兩半共成一。夫天地各出半力,并心同欲和合,乃能發生發生,産生萬物。晝夜各半力,乃成一日。春夏秋冬各出半力半力,一半,此指部分而成一歲。月始生於西,長而東,行至十五日名爲陽,過十五日消,名爲陰,各出半力,乃成一月也。男女各出半力,同志和合,乃成一家。天地之道,乃一陰一陽,各出半力,合爲一,乃後共成一。故君與臣合心并力,各出半力,區區區區,同驅驅,盡心盡力的樣子思同,乃成太平之理理,治。"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一)正讀

## (恩及草木無用他耶法第三百九)

據《敦煌目録》下有:分身懷形不樂仕使、文都寫方口正文決、廬宅宜正決

問曰:"時人文雖多,乃自言物畢備者,災害盜賊常有餘也。而常得愁苦於此凶,日以爲憂,吏民共救之,不能救也,絶者復起。""今吾可以長補其不足,而使無復災也。從古天券文出已已,同以來,凡賢聖文書,寧亦寧亦,是否有同者?皆異也。故天命師,使出除凶,德覆民臣,光被四表,遠邇響應,恩及草木。是其用心意開開,開導,啓發也,其書皆異也。"

# 太平經鈔壬部(補卷一百五十三)正讀

## (守一長存决第三百十五)

依《敦煌目録》上缺卷一百五十二策文訓決、學無葉[葉,當作棄]
畢決,下缺本卷禽狩有一決、山木有知決、不窮星雲惡道決

問曰:"古今要道,皆言守一可長存而不老。""人知守一,名爲無極之道。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并合并,結合,在一起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去,離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爲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陽者守一,陰者守二,故名殺也。故晝爲陽,人魂常并居;冥爲陰,魂神爭行爲夢,想想,思想,精神活動失其形,分爲兩,至於死亡,精神悉失,而形獨在。守一者,真真真真,確實合爲一也。人生精神,悉皆具足,而而,通能守之不散,乃至度世;爲良民父母父母,父母官,長官,見太平之君,神靈所愛矣。"

# 太平經癸部敦煌目錄篇目
# (補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七十)正讀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四

禁犯土決第三百十九

壅防決第三百廿

取土三尺決三百廿一

治土病人三百廿二

土不可復犯決三百廿三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五

冒万受千增笇決三百廿四

不冒不求爲一分決三百廿五

稱天子決三百廿六

人君急記三百廿七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六

冒善復凶三百廿八

帝王恩流弱小決三百廿九

記事人數日月法三百卅

上車車,當作事不實決三百卅一

原缺三百卅二

素官玄宮決三百卅三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七

汙辱文六事決三百卅四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八

學知興衰決三百卅五

事佐治象道少食決三百卅六

太平經卷一百五十九

斗極明天受決三百卅七

食炁神來男女皆學決三百卅八

多言少少,下疑有脱字,或脱效決三百卅九

雲霧不決決,當作絶災起決三百四十一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

不自責鬼所名名,當作咎決三百四十

藥不能治禍出決三百四十二

見利不動長生決三百四十三

知報思相諫決三百四十四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一

勿受私財風折水決三百四十五

衆官皆精光所生三百四十六

支干度數星宿内外決三百四十七

天天,當作無犯天地神靈決三百四十八

貧富行所致決三百四十九

中孝信順神生光輝得太上君腹心決三百五十

決決,上疑有脱文三百五十一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二

支干數百廿竿爲百廿歲決三百五十二

所欺非一禱祭无福決三百五十三

作惡日間薄薄,當作簿書連決三百五十四

勿欺殆病自責決三百五十五

作善增壽通道亡之氣決三百五十六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三

太平氣到凶害先甚悉消決三百五十七

道德決三百五十八

財色召食神決三百五十九

洞極綱紀目目,當作自留天使好下缺:三百六十。此行錯簡,當在下卷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四

原缺。當補:洞極綱紀自留天使好第三百六十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五

明堂爲文府悔過不死決三百六十一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六

祖曆三統六炁治決三百六十二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七

通天極而有男三人助治決三百六十三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八

十八字爲行應不應法汙辱則病戒三百六十四

太平經卷一百六十九

師教即天教先受養身決三百六十五

太平經卷一百七十

煞耶耶,通邪精一日三明決三百六十六

右十部,一百七十卷,三百六十六篇。乙第二云:人三百六十脉,脉一精,精一神,思神至,成道人。"乙第二"以下,疑是原注文

# 附錄一 太平經佚文正讀

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絶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順之也。《後漢書襄楷傳》注

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 子之言也,但施施,授精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欲生,將要生育也,開其玉户玉户,女陰,女性生殖器,施種種,精液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十十,十分之十,完全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女無子之女,没有生育能力的婦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此脱略:妄施於不生之地名爲亡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絶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皇氣生物,乃當萬倍其初天地。"同上

老子往西,越越,經過,過了八十餘年,生殷周之際也。《三洞珠囊》卷九《老子化西胡品》

德者,正相得也。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卷五《釋疏題明道德義》

常德不喪。同上。《道教義樞》卷一《道德義》作:"常得不喪也。"

德者,正相德德,通得也。成者,成濟成濟,成就,成功也。不喪者,不失也。周固樸《大道論·至德章》

爱清爱靜,是知理道。　同上《理國章》

道者,乃天地所常行,萬物所受命而生也。　史崇等《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明道化》

能得太上之心者,皆無形自然。天仙大人有真道,乃能得太上之心,餘者何因何因,何緣,憑什么得與相見乎?　同上《明天尊》

悟師悟,曉悟,通曉。悟師,通達天道的明師一人教十弟子,十以教百,百以教千,千以教萬。　《初學記》卷二十二

神者,道也。入則爲神明,出則爲文章,皆道之小成也。　曾慥《道樞》卷三《十三住篇》

今平氣行矣,平亦是安。　《雲笈七籤》卷六

欲復古太平之法,先安中氣也。　同上

三五三五,三正五行。三正,指天、地、人三統氣和,日月常光明,乃爲太平。　同上

積清成精,故膽爲六府之精也。　《雲笈七籤》卷十一《上清黄庭内景經·膽部》注　《黄庭内景玉經》梁丘子注卷中引《太平經》:積精成青,故膽爲六腑之精也。

積清成青也。　《雲笈七籤》卷十二《上清黄庭内經·隱藏章》注　《黄庭内景玉經》梁丘子注卷下引《太平經》:積精成青也。

何謂爲多言多言,贅言,不必要、不切題的話?然,一言而致大凶,是爲上多言人也;一言而致辱,是爲中多言人也;一言而見窮,是爲下多言人也。夫古今聖賢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尚苦其少、有不及者,故災害不絶。後生賢聖復重言之,天下以爲法,不敢厭厭,厭煩其言也,故言而除害者,常苦其少。是以善言無多無多,没有多餘的,不覺得多,惡言無少無少,没有缺少的,不覺得少。故古之聖人將言也,皆思之,聖心出而成經,置爲人法。愚者出言,爲身災害,還以自傷。

《雲笈七籤》卷八十九。又卷九十二《仙籍語論要記》所引同，惟“出文辭滿天地之間”作“出言文辭滿天地之間”。

言則道不成，多言則爲害；閉口不言，萬歲萬歲，永遠無患。　《太平御覽》卷六五九《道》

後學得道，各有品階，至于指極指極，極點，聖真仙人。　《太平御覽》卷六六〇《真人上》

古者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學真道，乃復得天地之公公，通功，成功，成果。求道之法，靜爲基先基先，基礎和先導。心神已明，與道爲一，開蒙開蒙，辟開翳障，比喻使人擺脱愚昧。蒙，通矇洞白洞白，通明透亮，類如晝日；不學其道，若處暗室而迷方迷方，迷失方向也。故聖賢遑駭。　《太平御覽》卷六六八《養生》

惡人入道，損敗善人，亦如拙匠損敗人材木，拙女毁人布帛，終無成善功成善功，做好工作。然，惡人與善人反，如人健時喫好美食，大美大美，味道極好，乃得肥壯；若病人食飯苦，亦不肯食，久久因病而死。令惡人聞善言勸喻，亦如臨死人喫美食耳，反而爲惡爲惡，認爲味道不好。若善人見善人乃喜，賢人見賢人乃喜，智人見智人乃喜，惡人見惡人乃喜，姦人見姦人乃喜，各得其類乃喜。若子不能盡力事父母，弟子不能盡力事師尊，臣不能盡力事君長，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　《要修科儀戒律鈔》卷十二《善功緣》

神以道全，形以術延。　《存神固氣論·形神俱妙法》

道包无表裏，其能生精神。　《三論元旨·真源章》

德者，正相得也。言成者，謂成濟衆生，令成極道極道，至道。《道教義樞》卷一《道德義》

道無不導，道無不生。　《道教義樞》卷一《法身義》

今平氣行矣，有解三臺，正爲太平；有解景星，見曰太平。今明

此經見世,能使六合同文,萬邦共軌。君明物度,可謂太平。《道教義樞》卷二《七部義》

地理者,三色也,謂水土石。　《道教義樞》卷七《混元義》

上天度世者,以萬歲爲一日,其次千歲爲一日,其次百歲爲一日,其次乃至十日爲一日也。　《道教義樞》卷九《淨土義》

夫神者,因因,依憑道而行,不因德也。故用道者與神明,用德者與神謀。道之與德更明,思神與人者内相恃,皆令可覩。　《道要靈祇神鬼品經·靈祇神品》

大神比如國家忠臣,治輔公位,名爲大神。大神有小私私,偏私,天君聞知復退退,貶黜矣,故不敢懈怠,小神者安得自在?　同上

四時之精神,猶風也水也,隨人意而爲邪正,人正則正,人邪則邪。故須得其人,廼可立事也,不得其人,道難用也。夫水本隨器方圓,方圓無常,風氣亦隨人治,爲善惡無常,此即其明戒戒,同誡也。天地之神與風氣,影響影響,即時反應隨人,爲明戒戒,同誡耳。同上

今天地開闢以來,凶㱩㱩,同氣不絶,絶後復起,其故何也?其所從來者,乃遠復遠。本由先王治小小小小,稍微失其綱紀,災害不絶,更相承負,稍稍,逐漸積爲多,因生大姦,爲害甚深。動爲變怪,前後相續,而生不祥,以害萬國。其所從來,獨又遠遠,久遠矣。君王不知,遂相承負,不能禁止,令人冤呼嗟動天,使正道失其路,王治爲其傷,常少善應。人意不純,轉難教化,邪㱩㱩,同氣爲其動,帝王雖愁,心欲止之若渴若渴,迫切,而不能如之何。君王雖有萬人之仁德,猶不能止此王王,當作先王流災也。故反以爲行善無益、天道無知也。禁民爲惡,愁其難化,反相尅賊,急其誅罰。一人有過,乃及鄰里,重被被,蒙受,承受冤結積多,惡㱩㱩,同氣日以增倍。以爲道德與經無益,廢之而不行,各試試,使用,施展其才,趣利射射,追求,謀求禄門命,

中者爲右右，上，尊，是爲亂天儀。無法之治，安能與皇天心合乎？天甚病之，久矣，陰陽爲其失節，其明證也。治得天心，然後邪可去，治易平。故今教以上皇興平第一之道，得而急行，惡可消滅，天之祐善者明矣。先王災雖流積流積，聚積，一旦除滅除滅，去除易耳。今帝王乃居百里里，疑當作重之內，用道德仁義，乃萬里百姓皆蒙其恩。父爲其慈，子爲其孝，家足人給，不爲邪惡。《道典論》卷四《災異》

王者深得天意，至道住祐之。但有百吉，無有一凶事也。《道典論》卷四《吉兆》

古者上真覩天神食炁炁，同氣，象之爲行，乃學食炁炁，同氣。真神來助其爲治，乃遊居真人腹中也。古者真仙之身，名爲真人人，疑當作神室宅耳。《道典論》卷四《胎息》

夫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爲精，精轉爲神，神轉爲明。欲壽者當守氣而合神，精不去其形，念此三合以爲一，久即彬彬彬彬，明白的樣子自見身中，形漸輕，精益明，光益精，心中大安，欣然若喜，太平氣應矣。脩其內，反應於外。內以致壽，外以致理。非用筋力筋力，體力，自然而致太平矣。《太平經聖君秘旨》。以下簡稱《秘旨》

守一明之法，未精之時，瞑目冥冥，目中無有光。《秘旨》

守一復久，自生光明。昭然見四方，隨明而遠行，盡見身形容。群神將集，故能形化爲神。《秘旨》

守一明法，明有正青，青而清明者，少陽之明也。《秘旨》

守一明法，明正赤若火光，光者度世。《秘旨》

守一明法，明正黄而青青，通清者，中和之光，其道良藥藥，疑當作樂。《秘旨》

守一明法，正白如清水，此少陰之明也。《秘旨》

守一明法，明有正黑，清若闚闚，同窺水者，太陰之光。《秘旨》

守一明法，四方皆闇，腹中洞照。此太和之明也，大順之道。《秘旨》

守一明法，有外闇内闇，無所屬，無所覩。此人邪亂，急以方藥助之。尋上七七，疑當作化首，内自求之。《秘旨》

守一之法，老而更少，髮白更黑，齒落更生。守之一月，增壽一年；兩月，增壽二年；以次而增之。《秘旨》

守一之法，始思居閑處，宜重重，雙層，加厚墻厚壁，不聞喧譁之音。《秘旨》

守一之法，光通六外，身乃無害。可終其世，子得長久。《秘旨》

守一勿失，事且自畢；急除衆憂，一復何求？《秘旨》

守一不窮，士子欲無憂，不可相欺，垂拱。《秘旨》

守一是爲久遊，身常自謹，患禍去之。《秘旨》

守一之法，神藥自來。《秘旨》

守一之法，凡害不害，人各有一，不相須。虎狼不視不視，不顧，不來侵害，蛟龍不升，有毒之物皆逃形。子欲長無憂，與一相求；百神千鬼，不得相尤尤，危害。守而常專，災害不遷遷，歸向，降臨。《秘旨》

守一之法，不言其根不言其根，不言爲其根本，謹閉其門門，與外界交流的各器官；不敢泄漏，謹守其神；外闇内明，一乃可成。《秘旨》

守一之法，將與神遊。萬神自來，昭昭可儔儔，作同伴。《秘旨》

夫欲守一，喜怒爲疾，不喜不怒，一乃可覩。《秘旨》

守一之法，内有五守五守，五臟神，外有六候六候，使人作不同夢的六神。《列子·周穆王》："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蘁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十一之神，

同一門户。《秘旨》

守一之法,當念本無形,湊液湊,通腠,肌肉的紋理。液,血液相合,一乃從生,去老反反,通返稚,可得長生。子若守一,無無,通毋使多知知,同智,守一不退,無一不知;所求皆得,端坐致之。子欲大樂,與一相知,去榮辭顯去榮辭顯,抛棄榮譽,辭去顯要職位,一乃相宜。子欲養老,守一爲早,平床坐卧,與一相保,不食而飽,不德德,通得衰老。《秘旨》

守一之法,皆從漸漸,事物發展的初始階段起;守之積久,其一,百日至。《秘旨》

守一之法,無致巧意,一乃自効。《秘旨》

夫欲守一,乃與神通;安卧無爲,反求腹中;卧在山西,反知山東。《秘旨》

守一之法,乃萬神本根,根深神静,死之無門。《秘旨》

守一之法,老小異度度,程度,各因其性,一乃相遇。《秘旨》

守一之法,安貧樂賤,常内自求,一乃相見,知非貴賤。《秘旨》

守一之法,少食爲根根,基礎,真神好潔,糞穢氣昏。《秘旨》

守一之法,密思其要要,要旨,要領,周而復始,無端無徼徼,邊界,邊際,面目有光明,精神洞曉。《秘旨》

守一之法,百日爲小静,二百日爲中静,三百日爲大静。内使常樂,三尸已落。《秘旨》

守一之法,有三百六十六數。數有一精,精有一神。守一功成,此神可覩。《秘旨》

守一之法,有内五政,遊心於外,内則失政。守一不善,内逆外謹,與一爲怨。《秘旨》

守一之法,常有六司命神,共議人過失。《秘旨》

守一之法,乃諸神主人善之根,除禍之法,致福之門。守一者,乃神器之主,從一神積至萬神,同一器,則得道矣。《秘旨》

守一之法,内若大逆不正,五宫官,龍譯疑當作官乖錯,六府府,通腑失守,羣神恐恀恀,同駭,俱出白於明堂,必先見於面目顔色,天地共知之。羣神將逝,形當死矣。《秘旨》

守一之法,爲善,効驗可覩。今今,當作令日爲善清靜,神明漸光,始如螢火,久似電光。《秘旨》

守一之法,外則行仁施惠爲功,不望其報,忠孝亦同。《秘旨》

守一之法,有百福亦有百禍。所守不專,外事多端,百神爭競,勝負相連。《秘旨》

守一之法,内常專神,愛之如赤子,百禍如何敢干干,犯,侵害。《秘旨》

守一之法,與天地神明同。出陰入陽,無事不通也。《秘旨》

守一之法,先知天意,生化生化,生長化育萬物,不言而理,功成不宰宰,治理,主治,道生久視。《秘旨》

守一之法,可以知萬端,萬端者,不能知一。夫守一者,可以度世,可以消災,可以事君,可以不死,可以理家理家,治家,可以事神明,可以不窮困,可以理病,可以長生,可以久視。元氣之首,萬物樞機。天不守一失其清,地不守一失其寧,日不守一失其明,月不守一失其精,星不守一失其行,山不守一不免崩,水不守一塵土生,神不守一不生成,人不守一不活活,疑當作治生。以上七言句押韻,韻字是:清、寧、精、生、成、生,在耕部,明、行,在陽部,崩,在蒸部一之爲本,萬事皆行。子知一,萬事畢矣。《秘旨》

太陰之精爲龜,匿於淵源之中也。《敦煌經卷》

# 附錄二　太平經疑誤文字正讀

## (一)太平經鈔甲部

### 太平金闕帝晨後聖帝君師輔歷紀歲次平氣去來兆候賢聖功行種民定法本起

問曰:“三統三統,天統地統人統轉輪,有去有來,民必有主,姓字可得知乎?”“善哉! 子何爲復問此乎?”“明師難遭,良時易過,不勝喁喁喁喁,仰慕,願欲請聞,愚闇冒昧,過厚懼深。”“噫! 非過也,天使子問,以開後人,今今,王校作令悟者識正,去僞得真。吾欲不言,恐天悒悒,亂不時時,即時平。行行,應答詞,意思是好吧,繼續進行,安坐,當爲道之,自當了然,無有疑也。昔之天地與今天地,有始有終,同無異同、無異,同義連文矣。初善後惡,中間興衰,一成一敗。陽九百六,六九乃周,周則大壞。天地混齏,人物糜潰。唯積善者免之,長爲種民。種民智識,尚有差降差降,高低差別,未同浹一,猶須師君。君聖師明,教化不死,積鍊成聖,故號種民。種民,聖賢長生之類也。長生大主號太平真正太一妙氣、皇天上清金闕後聖九玄帝君,姓李,是高上太之冑,玉皇虚無之胤。玄元帝君時,太皇十五年太歲丙子兆氣,皇平元年甲申成形,上和七年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刑德相制、直合之辰,育於北玄玉國天岡靈境人鳥閣,蓬萊山中李谷之間,

有上玄虚生之母,九玄之房,處在谷陰。玄虚母之始孕,夢玄雲日月纏其形,六氣之電動其神,乃冥感陽道,遂懷胎真人。既誕之旦,有三日出東方。既育之後,有九龍吐神水。故因靈谷而氏族,用曜景爲名字。厥年三歲,體道凝真,言成金華。五歲,常仰日欣初,對月歎終,上觀陽氣之焕赫,下覩陰道以虧殘。於是斂魂和魄,守胎寶神,録精填填,王校同鎮血,固液凝筋。七歲,乃學吞光服霞,咀嚼日根。行年二七,而有金姿玉顔,棄俗離情,擁化救世,精感太素,受教三元,習以三洞,業以九方。三七之歲,以孤棲挫鋭。四七之歲,以伉會和光。五七之歲,流布玄津,功德遐暢。六七之歲,受書爲後聖帝君,與前天得道爲帝君者同無異也。受記在今,故號後聖。前聖後聖,其道一焉。上昇上清之殿,中游太極之宫,下治十方之天,封掌億萬兆庶,鑒察諸天、河海、地源、山林,無不仰從,總領九重十疊,故號九玄也。七十七十,當作七七之歲,定無極之壽,適隱顯之宜,删不死之術,撰長生之方。寶經符圖,三古妙法,秘之玉函,侍以神吏,傳受有科,行藏有候,垂謩謩,同謨,謀立典,施之種民。不能行者,非種民也。今天地開闢,淳風稍遠,皇平氣隱,灾厲厲,通癘横流。上皇之後,三五以來,兵疫水火,更互競興,皆由億兆心邪形僞,破壞五德,爭任六情,肆兇逞暴,更相侵凌,尊卑長少,貴賤亂離。致二儀失序,七曜違經,三才變異,妖訛紛綸紛綸,衆多雜亂的樣子。神鬼交傷,人物凋喪,眚禍荐荐,同薦,接連至,不悟不悛,萬毒恣行,不可勝數。大惡有四:兵、病、水、火。陽九一周,陰孤盛則水溢。百六一帀帀,同匝,陽偏興則火起。自堯以前,不復須述。從唐唐,陶唐氏,古部落名,首領為堯。此指堯舜時代以後,今略陳之。宜諦諦,使精力集中憶識憶識,思想,注意力,急營防避。堯水之後,湯火火,指干旱爲灾,此後徧地小小水火,罪重隨招,非大陽九、大百六也。大九六中,必有大小甲申。

甲申爲期,鬼對人也。灾有重輕,罪福厚薄,年地既異,推移不同。中人之中,依期自至。中之上下,可上可下,上下進退,升降無定。爲惡則促,爲善則延;未能精進,不能得道;正可申期,隨功多少。是以百六陽九,或先或後,常數大曆,准擬淺深。計唐時丁亥後,又四十有六,前後中間,甲申之歲,是小甲申,兵病及火,更互爲灾,未大水也,小水徧衝,年地稍甚。又五十五,丁亥,前後中間,有甲申之年,是大甲申,三灾俱行,又大水蕩之也。凡大小甲申之至也,除凶民,度善人,善人爲種民,凶民爲混齏,未至少時少時,較短的一段時間,衆妖縱横互起,疫毒衝衝,突襲,侵襲其上,兵火繞其下,洪水出無定方,凶惡以次沉没。此時十五年中,遠至三十年内,歲灾劇,賢聖隱淪。大道神人更遣真仙上士出經行化,委曲導之,勸勸,鼓勵上勵下,從者爲種民,不從者沉没,沉没成混齏,凶惡皆蕩盡。種民上善,十分餘一;中下善者,天滅半餘,餘半滋長日興,須聖君明師,大臣於是降現。小甲申之後,壬申之前,小甲申之君聖賢,嚴明仁慈,無害理亂,延年長壽。精學可得神仙。不能深學太平之經,不能久行太平之事,太平少時姓名,不可定也。行之,司命注青録;不可,司録記黑文。黑文者死,青録者生。生死名簿,在天明堂。天道無親,唯善是與。善者修行太平,成太平也。成小太平,與大太平君合德。大太平君定姓名者,李君也。以壬辰之年三月六日,顯然出世,乘三素景輿,從飛軿萬龍。舉善者爲種民,學者爲仙官,設科立典,獎善杜惡,防遏罪根,督進福業之人。不怠而精進,得成神真,與帝合德;懈退陷惡,惡相日籍,充後齏混也。至士高士,智慧明達,了然無疑,勤加精進,存習帝訓,憶識憶識,記憶,思考大神君之輔相,皆無敢忘。聖君明輔,靈官祐人,自得不死,永爲種民,升爲仙真之官,遂登後聖之位矣。

後聖李君太師姓彭，君學道在李君前，位爲太微左真，人皇時保皇道君並常常，王校作當受命封授兆民，爲李君太師，治在太微北塘塘，王校作墉宮靈上光臺，二千五百年轉轉，王校作輒易名字，展轉太虚，周旋八冥。上至無上，下至無下，真官希希，同稀有得見其光顏者矣。

後聖李君上相方諸宮青童君。

後聖李君上保太丹宮南極元君。

後聖李君上傅白山宮太素真君。

後聖李君上宰西城宮總真王君。

右五人，一師四輔。輔者，父也，扶也，尊之如父，持之得行，總號爲輔。分而别之，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承者，發言舉事，拾遺充足，制斷宣揚，即是宰也。疑者，向向，以前，以往思未得，啓發成明，即是傅也。弼者，必定猶預猶預，猶豫，遲疑不決，即是保也。疑脱：輔者扶君順師，周币入道，即是相也。四五占候，俱詳可否，贊弘正化，總曰輔師。閑居之時，前向有疑，問之傅；後顧慮遺，問之承；右有所昧，問之弼；左有未明，問之輔。諮詢四輔，相保傅宰，成功在師，不可闕也。聖帝垂範。使後遵行。入有保，保用事也，陰，屬右，静寶真也。出有師，師用事也，陽，屬左，動歸寂也。至此最難，故略輔相而言師也。望有傅，傅在前，敷説議趣議趣，旨趣，要旨。議，通義也。顧有宰，宰在後，決斷是非也。其餘公卿、有司、仙真、聖品、大夫官等三百六十，一一，都從屬三萬六千人，部領三十六萬，人民則十百千萬億倍也。常使二十四真人密教有心之子，皆隸方諸上相，不可具説。但諦存諦存，思慮，思考其大，自究其小也。”“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問曰：“李君何所常行，而得此高真？太師四輔學業可聞乎？”

"善哉！子爲愚者迷不信道、學不堅固、進退失常、墮卑賤苦，故勤勤問之乎？今爲子説之。夫無始中來，積行久久，一善一惡一善一惡，有的善有的惡，有時善有時惡，不可具言，言之無益。今取近所行，得成高貴者《靈書紫文》爲要。東華玉保高晨師青童大君，大君清齋寒靈丹殿黄房之内三年，上詣上清金闕。金闕有四天帝，太平道君處其左右。居太空瓊臺洞真之殿，平玉之房，金華之内，侍女衆真五萬人，毒龍、電虎、玃玃，楊釋通攫天之狩狩，通獸，羅毒作態，備門抱關，巨蚪蚪，王校作虯千尋，衛於墻崖墻崖，高墻。飛龍奔雀，溟鵬異鳥，叩啄奮爪，陳于廣庭，天威焕赫，流光八朗朗，明亮清澈。八朗，使四面八方明亮清澈，風鼓玄旌，回舞旄蓋；玉樹激音，琳枝自籟；衆吹靈歌，鳳鳴玄泰；神妃合唱，麟儛鸞邁；天鈞八響，九和百會。青童匍匐而前，請受《靈書紫文》，□□擬補，其要傳訣在經者二十有四：一者真記諦，冥諳憶；二者仙忌詳，存存，記住無忘；三者探探，王校作採飛根，吞日精；四者服開明靈符；五者服月華；六者服陰生符；七者拘三魂；八者制七魄；九者佩皇皇，《三洞珠囊》卷三作星象符；十者服華丹；十一者服黄水；十二者服迴水；十三者食鐶剛；十四者食鳳腦；十五者食松梨；十六者食李棗；十七者服水湯；十八者鎮白銀紫金；十九者服雲腴；二十者作白銀紫金；二十一者作鎮；二十二者食竹筍；二十三者食鴻脯；二十四者佩五神符。備此二十四，變化無窮，超淩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灾害不能傷，魔邪不敢難，皆自降伏，位極道宗，恩流一切，幽顯荷賴。不信不從，不知不見，自是任闇任闇，任憑闇昧，永與道乖，塗炭凶毒，煩惱混齏，大慈悲念，不可奈何。哀哉，有志之士，早計早計，無負今言。"曰："善哉，善哉！今日問疑，更聞命矣。"

## (二)《三洞珠囊》卷三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

青童君采飛根,吞日景,服開明靈符,服月華符,服除二符,拘三魂,制七魄,佩星象符,服華丹,服黄水,服迴水,食鐶剛,食鳳腦,食松梨,食李棗,白銀紫金,服雲腴,食竹筍,佩五神符。備此變化無窮,超凌三界之外,遊浪六合之中此段文字與《太平經鈔》甲部相類,王校認爲是誤引或佚文。

## (三)《上清道類事相》卷三《寶臺品》引《太平經》第一百十四

靈上光臺太師彭廣淵治其中。〔又〕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之此兩段文字與《太平經鈔》甲部相類,王校認爲是誤引或佚文。

## (四)《三洞珠囊》卷九《老子爲帝師品》引《太平部》卷八《老子傳授經戒儀注訣》

老子者,得道之大聖,幽顯所共師者也。應感則變化隨方,功成則隱淪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極;无極之極,極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極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應十方。敷有无之妙,應接无窮,不可稱述。近出世化,生乎周初,降迹和光,誕於庶類,示明胎育,可以學真,雖居下賤,无累得道。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間法,在世間法,有爲无爲,莫不畢究。文王之時,仕爲守藏史。或云,處世二百餘載。至平王四十三年,太歲癸丑,十二月二十八日,爲關令尹喜説五千文也此段文字,《雲笈七籤》卷四十《説戒》引

作《太玄部》第八，是《三洞珠囊》誤。

## (五)《金鎖流珠》卷十五《五行六紀所生》注引《太平經·内品修真秘訣》

上清大真人未昇天以前，皆一一取本命之日，修行四等法訣，後步履斗星，躡地紀，昇登天門，便入金闕玉臺而後後，龍譯通候聖君也。

## (六)《太上説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卷六引《太平經》

真君受元始符命神光寶書，統領天丁，收天關地軸。二魔王忽一見見，同現如鼇蒼龜，其形五變，一現萬丈巨蛇，其形三變。真君騰空，步乾踏斗，化千丈大身，揮魁魒之劍，衝折二魔。各斂形狀，龜如拳五寸，蛇如鞭三尺，和合併體。被真君躡踏之。謹顯二魔變相：蒼龜，一變色若金光，甲縫蒼青；二變色如碧玉，甲縫含金；三變色若蒼黄，甲紋光青；四變色如碧緑，甲縫含銀；五變龍首鼇身，出紫金光，甲間碧玉。巨蛇，初變狀若金色，鱗如赤丹；次變體現青碧色，鱗絡金線編；末變首如螭龍，身色蒼黄，鱗間金玉。

# 附録三　敦煌經卷太平經目録序

本序部分内容與《雲笈七籤》卷六
《四輔》有關内容近似，參以校訂

（前缺）出經，救弊勸學，精□□□□□□□□□□一昇三天，永離煩惱，□□□□□□□□□□□。此經文者，六方真人，□□□□擬補：上問神人，□□□□擬補：詳説古道，□□擬補：安國寧家，長居慶泰。丁□□□□擬補：部第四云：□□□□□□□擬補：欲知吾道大效、其真與不，今疾上□□□□□□□□□擬補：付賢明道德之君，□□擬補：使其案用之，立與天地迺□□□擬補：響相應，其大明效□□擬補：證驗。案，此段文字與《太平經》卷六十五（丁部十四）中相同，可參。甲第一云：誦讀吾書著之，灾害不得復起，此上古聖賢所以候得失之文也。書有三等，一曰神道書，二曰核事文，三曰浮華記。神道書者，不離實，守本根，與陰陽合，與神同門；核事文者，考核異同，疑誤不失；浮華記者，離本已遠，錯亂不可常用，時時可記，故名浮華記。然則精學之士，務存神道，習用其書，守得其根。根之本宗，三一爲主，一化以三，左无上，右玄老，中太上。太上統和，无上攝陽，玄老總陰，陰合地，陽合天，和均人。人天及地，号爲三才，各有五德，五德倫分，脩事畢，三才後後，當作復一。得一者生，失一者死，能遵上古之道，則到太平之辰。故曰：三老相應，三五炁和，和生生炁，炁行，无死名也。和則温清調適，調適則日月光明，人功既建，天地順之。故曰：先安中五五，疑當作士，乃選仙士，賢者心賢，必到聖治。甲第二又云：天四五九之道，不可失

也。天地失之,万事亂常;五行失之,更相賊傷;四時失之,炁不行;人至不行,人失之,身被疾病;守之則吉,失之則傷。三皇常善者,能深用之,𢧐得其意,可誠。是其人開,非其人閉,𢧐得其人,可以致壽,可以致樂,可以除耶耶,同邪疾。德薄,得之遲;德厚,得之速。居居,當作君子至信,乃傳道,慎勿付小人。得人則授,不言信誓,正當重重,疑當作道重,不能數遇——遇此經者,皆爲真人所師玄師无極之神應感而現,事已即藏。流布叔叔,疑誤,或當作叚,通遐方,澄清大亂,功高德正,故號太平。聖主善治,謹用兹文,凡昔昔,當作君在位,輕忽斯典;羲軒之始,莫不奉遵,周漢之終,必也屏棄。《百八十戒》序云:𧺆𧺆,《雲笈七籤》作赦,即赧。是赦字在俗寫中左右易位,又把皮訛作支、赤訛作朩王之時出太平之道,老子至琅琊,授與干君。干君得道,拜爲真人,作《太平經》——聖人應感出文,述而不作,凡夫棄故,不復識知,緣見維親,順情言作耳。帛君篤病,從干君受道,拜爲神人。干君諱室室,或作寶,涉亂遷移,易名爲吉,寓居東方,往來吴會,周歷蹐蹐,通崤函,出入伊洛,教訓後生,救厄治疾。順帝之時,弟子宫崇詣闕上書,言師干吉所得神經於曲陽泉上,朱界青首,百有餘卷。謂爲妖訛,遂不信用。帝君不脩太平,其其,指宫崇自下潜習,以待後會會,機會,機遇,賢才君子,密以相傳。而世僞人耶耶,通邪,多生因假矯詭因假矯詭,遞相轉授而出現的偏差訛誤,肆愚疵,妨正典。《相爾》相爾,即想爾,指老子想爾注云:世多耶耶,通邪巧,託稱道云云,説,説教,千端萬伎,朱紫磐礬礬,同磷。磐磷,重疊繁多的樣子,故記三合以别真,上下二篇法陰陽。復出《青領太平文》,雜説衆要,解童蒙心。復出五斗米道,備三合,道成契畢,數備三道。雖萬惡猶紛猗公行,和和,當作私竊号之正目,事乖真實,師之所除。《玄妙内篇》云:吾布炁,能廢上清二二,疑當爲兩點之誤,爲書寫中同上文字的省略符號,此當作清約佛三道,下及干

吉太平支散支散，支離，分散零亂之炁，百官之神、天地水月三官不正之炁，貪濁受錢飲食之鬼，營傳苻苻，當作符廟，一切駱驛分罷。夫假稱上清，受及佛干，支離偏見執著，自是華炫之耶耶，通邪，皆應擺擺，當作罷棄，況号從神者乎！拾從及諸，詐文求真，宜尋本旨。案上清清約无爲，佛道衆聖大師各有本經，于氏本部，自甲之癸，分爲十袠，百七十卷，玄文宕博，妙旨深長，品次源流，條諮如左。

# 附録四 敦煌經卷太平經目録跋

案:此下内容與《太平經鈔》甲部内容相近,可參

經曰:上清金闕後聖元元,鈔作九玄帝君姓李,諱弘元曜靈,一諱玄水俄景,字光明,一字日淵,太一之胄,玄帝時人。上和元年,歲在庚寅,九月三日,甲子卯時,始育北玄玉國天罡靈鏡鏡,當作境人鳥閣,萊山中李谷之間。母夢玄雲,日月纏其,乃感而懷胎。厥年三歲,言成金章,行年二生生,疑當作十,或據《鈔》作七,棄俗離親,三元下教,施行廿四事,受書爲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上昇上清,中遊太極官官,當作宫,下治十天,封掌兆民,及諸天河海神仙地源,陰察洞天。承唐之年,積數卌六,丁亥前後,中間禽獸之世,國祚再竭,東西稱霸,以扶扶,疑當作挾弱主,有縱横九一之名號。興泰无延昌元之後,有甲申歲,種善人,除殘民,疫水交其上,延延,同延。延火,蔓延的大火繞其下,惡惡並滅,凶凶皆没;好道陸隱,道人登山,流濁奔蕩,御之鯨淵:死行生施,都分别也。到壬辰之年二月六日,聖君先先,疑當作光臨,發自始青之城西,從東山,磐節南雲北,察龍燭,上態九流之闕,左湯津晨林,右迴米山,仰步霄中,垂三素景,與與,當作輿從飛輧,万龍天光。總經文之道,不真照神,監三辰。於烏滅惡人已,於水火存慈善已,爲種民學:始者爲仙使,得道者爲仙官。又云,諸見太平者,或是慈心仁人,守善詣詣,直到老;或是内學信仙,可愍之士;或有靈人授書,

固精寶胎;或得道志仙,精誠之失失,當作夫;或金簡録名,七世有德;或精讀洞經上七世;或光光,當作先人大福,祚及子孫當爲仙者,以到不死;或生而青骨,通神接真;或才性情情,當作清寂,天分淑密。致仙之品,高下數百,道君隨才,類分爲此,大小皆各有秩,以和万物。諸侯一年朝聖君、應聖君,聖君五年一下遊,幸諸侯,察種民。

緯曰:太一分應,二儀開張,三光四海,山林飛沉,人神鬼魅,各有尊卑,設官建位,部界羅陳,總歸乎道,道常有君。金闕聖帝,普統陰陽,人神鬼魅,一切仰宗,向之則吉,背之則凶,前聖居乎太玄,後聖順運補處,補處示以應務,居玄明,住寂源,源不離應,應不累源。前聖後聖,其神吻同,李氏風悟,由藉光因,受記登極,心迹所崇。傳法甚多,其要廿有四,能行之,便致太平。功超唯人,期無定數,此人雖希希,通稀,稀少,代代其有,有之既少,無如衆何,不能用大運甲申。甲申之間,自有得道,脩行不均,不能使無此大運。大運滅惡,不傷於善人——善人遇大運之周,皆騰三天之上,復爲種民。民來有後,後來衆生,根麁麁,同粗無極,必須三寶,道道,同導以正科,宣理懃者,進品上涼涼,當作源。上源,上游,上流,懈怠放逸,退還下流。《上官律文》云:上清大真玉謂之不得,皇帝有犯明科之目,退徧皇之録,降遊散真,皇治大清,中宫七百年,隨格進號,自此以下,各有條制,雖不復爲凡夫,而接事於一切,或爲陰職,或處陽官,練神立功,積懃進德。是以諸侯朝聖君,聖君之幸諸侯,察種民,料善惡,明賞罰,辯辯,通辨正耶耶,通邪,耶耶,通邪魔風息,太平道興,志士高才,務遵之矣。

# 附録五　太平經複文序

皇天金闕後聖太平帝君，太極宮之高帝也，地皇之裔。生而靈異，早悟大道，勳業著於丹臺，位號編於太極。上清錫錫，同賜命，總統群真，封掌兆民，山川河海，八極九垓，莫不盡關於帝君而受事焉。君有太師、上相、上宰、上傅、公卿侯伯，皆上真寮屬，垂謨作典，預令下教。故作《太平複文》，先傳上相青童君，傳上宰西城王君，王君傳弟子帛和，帛和傳弟子干吉。干君初得惡疾，殆將不救，詣帛和求醫。帛君告曰："吾傳汝《太平本文》，可因易爲一百七十卷，編成三百六十章，普傳於天下，授有德之君，致太平，不但疾愈，兼而而，通能度世。"干吉受教，究極精義，敷演成教。當東漢末，中國喪亂，齎經南遊吴越，居越東一百三十里，山名太平，溪曰干溪——遺迹見見，同現存，士庶翕然歸心。時孫策初定江南，方正霸業，策左右咸奉干吉，策以爲摇動人心，因誣以罪而縶之。策告曰："天久旱，得雨當免。"倏[倏，王校作倏]忽之間，陰雲四合，風雨暴至。策愈惡之，令斬首，懸諸市門。一旦，暴風至而失尸所在——君因更名字，遂入蜀去。策覽鏡，見君首在鏡中，因發面瘡而卒。時咸以戮辱神仙，致斯早殞。故孫權立，益奉道術，師葛仙公，介先生亦遊其庭。南朝喪亂，《太平》不復行，暨梁，陶先生弟子桓法闓——闓，東陽烏傷縣人——於溪谷間得《太平本文》，因取歸而疾作。先生曰："《太平》教未當行，汝强取之，故疾也。"令却送本處，未幾疾愈。至陳宣帝時，海隅山漁

人得素書，有光燭天。宣帝勅道士周智響往祝請，因得此文，丹書煥然——周智響善於《太平經》義，常自講習，時號太平法師——宣帝略知經旨，而不能行。陳氏五主，宣帝最賢。爰自南朝湮没，中國復興，法教雖存，罕有行者，綿歷年代，斯文不泯，繕寫寶持，將俟賢哲。壬辰之運，迎聖君下降，覩太平至理，仙侯莅事，天民受賜，復純古斯文之功彰也。凡四部，九十五章，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從本文中演出，並行於世。以複複，王校作複文相輔成教而傳受焉，故不謬也。

# 附圖一

## 興上除害複文

## 附圖二

### 令尊者無憂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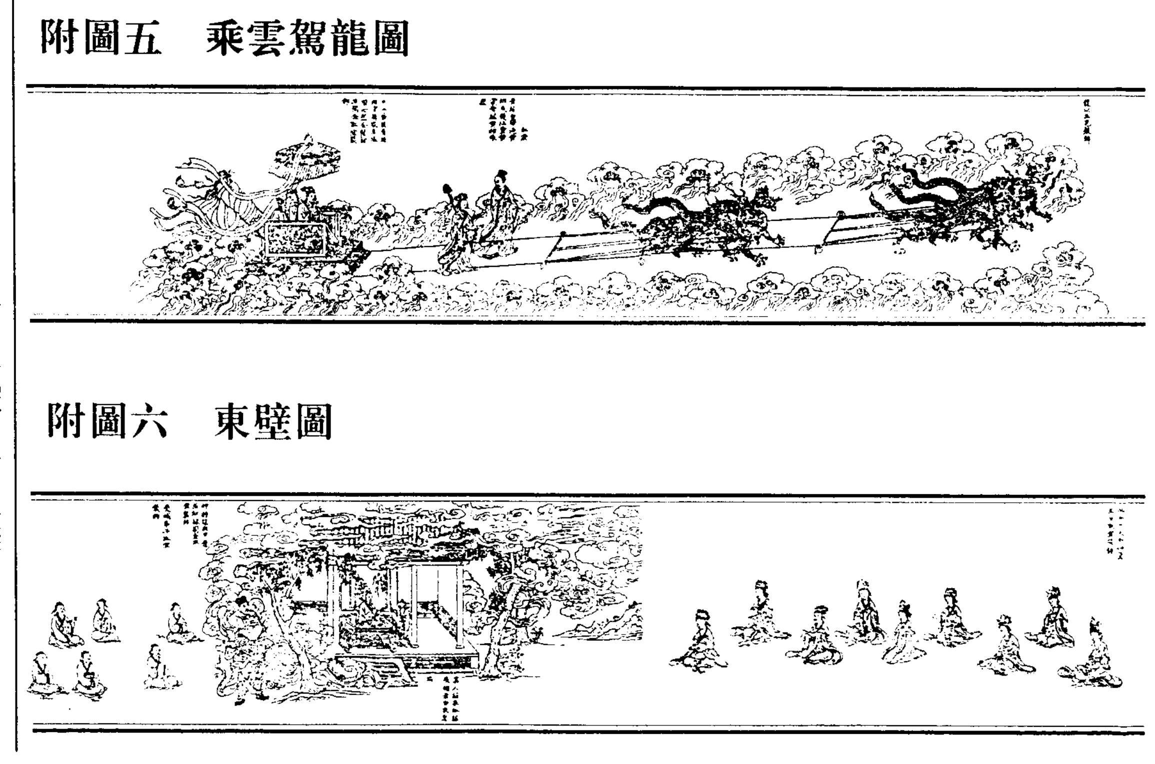
# 附圖三

## 德行吉昌複文

# 附圖四

## 神祐複文

附圖五　乘雲駕龍圖



附圖六　東壁圖



附圖七　西壁圖





# 主要參考文獻

正統道藏外、受、傅、訓、入字號·太平經 ……………………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
太平經合校…………………… 王明(中華書局一九六〇年)
中華道學通典·太平經釋讀 ……………………………………
…………………………… 楊寄林(南海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
太平經注釋 …………………………………………………
羅熾、劉澤亮、康志傑、陳會林(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太平經全譯 …………………………………………………
…… 龍晦、徐湘靈、王春淑、廖平(貴州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中國道教史第一卷 …………………………………………
…………………… 卿希泰主編(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中國道教史……… 任繼愈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道藏提要…… 任繼愈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簡明道教辭典 … 黄海德、李剛(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論太平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 ………………………………
………………………… 王明(世界宗教研究一九八二年一期)
太平經拾遺……………… 陳增岳(中國道教一九九四年四期)

試論太平經的主旨與性質 ……………………………………………… 林富士(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九本第二分)

太平經釋詞 …………… 王雲路(古漢語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期)

太平經語詞詮釋 ………… 王雲路(語言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期)

太平經文字校讀 ………… 俞理明(古籍研究一九九六年一期)

道教典籍太平經中的漢代字例和字義 ……………………………………………………… 俞理明(宗教學研究一九九七年一期)

太平經通用字求正 …… 俞理明(宗教學研究一九九八年一期)

太平經的語法分析和標點處理 ………………………………………………………… 俞理明(古籍研究一九九八年二期)

釋太平經之"賢儒""善儒""乙密" ……………………………………………………… 連登崗(中國語文一九九八年三期)

簡論太平經在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的價值………………………………………………… 高明(古漢語研究二〇〇〇年一期)

太平經中非狀語地位的否定詞"不" ………………………………………………………… 俞理明(中國語文二〇〇〇年三期)

# 跋

一九八三年,我有幸進入四川大學中文系,在向熹先生的指導下攻讀碩士學位,開始走向漢語史的研究,當時還得到了張永言、趙振鐸、經本植、李崇智、張清源等先生的教授,以漢魏六朝的佛經爲主要材料,對這一時期的代詞作專題研究。在近兩年的時間内,通覽了這一階段的佛經,從中搜集了不少材料,當時自己對共時的窮盡研究很感興趣,所以也翻閱了同時期佛經之外的文獻,這時我第一次接觸《太平經》。八六年畢業留系任教,繼續做一些相關的工作,同時有心對這一時期的文獻作一個窮盡的研究。一九九二年,經魏啓鵬先生指點,承卿希泰先生扶持,申請了一個道教典籍語言研究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課題,計劃用原來研究佛典的方法對漢魏六朝的道典作一次語言調查,對這一時期的語言材料的總貌獲取一個全面的印象,同時爲道教研究提供一些語言方面的參考成果。這一課題的立項,得到了李剛、郭齊二位年兄的支持,以及當時學校社科處蔡叔先、潘顯一等先生的幫助,其後的研究,始終得到四川大學道教與宗教文化研究所的支持和鼓勵。

漢魏六朝的道教文獻並不太多,但是,在具體工作過程中,從一開始就遇到了未曾意想的困難,看來十分淺白的《太平經》細讀起來竟然出乎意料的費力,其中文字、標點等方面的疑難點比比皆是,而且讀一遍就增加一些新的想法,問題越看越多,所以原計劃對整個

時期的文獻調查不得不調整爲對這一種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上來。一九九六年末,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要求結題,當時寫了十來萬字的初稿交專家評審,文稿得到了在道教研究上素有造詣的前輩龍晦等先生的熱情肯定,其後一些部分被寫成單篇文章,承《古籍研究》、《宗教學研究》、《中國語文》等刊物的支持,得以發表。但這是一項幾乎无止无境的工作,在逐字逐句的反復閱讀中,不斷有新的收獲,又不斷地發現原來未及之處,以至遲遲不能成稿,當年的幾千元經費早已不敷支出,幸有"二一一"工程經費資助,以及巴蜀書社的支持,才有望出版。本書定稿後又得到博覽道教經典的資深專家王家祐先生獎掖,王老年高,目力不濟,使用放大鏡把送至的書稿與近年來出版的其他《太平經》整理本逐字逐句對比審讀,十分感人。恩師向熹先生和卿希泰先生爲本書作序,使本書增色不少。魏啓鵬先生始終關心本項研究的進展,並多次給予切實的幫助,本書成稿過程中黄尚軍兄在技術上提供了大力的幫助,其中感荷不能盡述。本書的三校稿承四川大學中文系教師顧滿林通校一遍,並由研究生譚代龍、劉潔、吴茂萍、師志嵩等再次用《正統道藏》核對了一遍原文,並致謝意。

學无止境,以個人的力量,不可能盡无窮的學海,本書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雖有寸進,但仍有許多不足,懇切地期待專家指正。

俞理明

二〇〇一年春